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一三冊目次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七卷 (元)趙汸撰 附録一卷 清康熙二十年趙吉士刻本 ……〇〇一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補遺一卷 (元)陳基撰 附録一卷 明鈔本 ……一六九

危太樸雲林集二卷 (明)危素撰 明鈔本 ……三四一

林登州遺集二十三卷 (明)林弼撰 附録一卷 清康熙四十五年林興刻本 ……三五六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七卷

（元）趙汸撰

附錄一卷

清康熙二十年趙吉士刻本

東山存稾七卷附錄一卷（內府藏本）

元趙汸撰。汸有周易文詮，已著錄。初，汸於洪武二年應召修元史，歸未逾月而卒。其門人汪蔭裒輯遺文爲一編，後其門人范準又蒐羅補綴，汪仲魯爲之序，但稱若干卷而不詳其數，似作序時尚未編定也。又有嘉靖戊午鮑志定序，稱文集散佚，閒輯於汪范二君而未備也。先翰林於先生爲莫逆交，故諸所撰述，留余家藏書樓中大率悉備。先君子棠野公追念世好，收拾先生遺文，總彙成集，擕遊北雍，潛川葆菴汪君亟請繡梓云云。則此本乃志定之父所編，非汪蔭范準之舊也。凡詩詞一卷，文六卷，附錄一卷。詩文閒註本事，有似汸自註者，有稱汸爲先生，如贈推命焦月巖詠蟋蟀二詩及庚集私試江西六君子策之類，灼然爲後人所加者。詳其語意，殆汪范二人所附歟。康熙辛酉趙吉士重刊跋稱第六卷庚集行狀中闕二頁。今考此篇之末，其文未畢，蓋尚闕其末一頁，不但二頁也。有元一代經術莫深於黃澤，文律莫精於虞集。汸經術出於澤，文律得於集，其淵源所自，皆天下第一。故其議論有根柢，而波瀾意度均有典型，在元季亦翹然獨出。詩詞不甚留意，然往往頗近元祐體，無雕鎪繁碎之態。蓋有本之學與無所師承剽竊語錄自炫爲載道之文者，固迥乎殊矣。

趙東山先生文集序

洪武二年冬休寧趙君子常以史事召至京師既竣事歸未逾月以疾終明年春二月葬于里之東巖親友畢來會葬其門人汪蔭乃集其所為詩文若干卷屬予序之已諸多疾未遑也未幾蔭以賢良召而范生準乃續

錄之旁搜靡遺復申前請嗚呼吾子常平生篤志古學豈專在於詩與文哉初予年十有五學于族祖古逸先生之門子常先受業焉先生每稱其苦學善思有疑問弗得弗措且約今年再來因問其年曰長汝五歲躍然喜曰果來願兄事之以求益迨至而

先生已捐館予方耕稼為養乘間讀書而子常乃遊江西學于九江黃楚望之門再客虞文靖公所比歸搆精舍于東山期與同志共學焉予適與一二友生讀書于邑東崇壽觀相見甚懽交勉厚規志惟古人之求凡所得于師若友者各無隱自後別歸則

嚴守程期會敘則通宵讐餝未久而風濤橫潰奔竄無所不相聞問者再越歲予不獲已尋授州牧膺省檄什伍其民以禦寇攘而子常亦輯贊郡鎮帥以寧鄉里既而予以憂制退處荒僻子常亦避地吾里之閩山時結屋攜書相期畢志廬室苟完變故莫

測遂有遠役六載方還疾疢衰憊情況異昔子常復于東山所著春秋集傳與屬辭左氏補註咸就厥緒復留心於四聖人之易予則感激愧汗尚願養氣畢力旦夕叩擊以卒業而遽殁矣噫是果餘生之不幸抑亦吾斯文之不幸耶人非不學其溺于俗學

之卑陋者不足論苟不溺于佛老尚空寂則必事權謀勢利況有文辭一世而心尚虛玄誠心乎聖人之訓以極天地之元全天地之德闡天地之用者幾何人哉此吾夫子所以莫克立君道以正萬方故發吾已矣夫之嘆其立師道以教萬世意尚隱昧而

弗昭爲可慨也子常深潛本源力探閫奧體察涵渟充養日因學于黃先生凡誦聖人之經必以積思自悟得聖人之心爲本因諸儒訓釋尋繹其所已言者而融通以得其所未言者故於易之象春秋之書法禮之大綱小紀節文度數之詳具有端緒惜乎

年止于是而未遂成書也文多因人推迫或應酬問答不得已而爲之詩因感發而形之詠歌雖不專乎是然長篇短哦亦不一字苟爲也子常名汸學者稱之曰東山先生因汪范二生之請故推在昔交承之契期待之深以見其設施之有在嗚呼觀其文

者尚亦效於是也哉星源汪仲魯序

刻趙東山先生文集序

吾郡休邑東山趙先生滋漸名訓振發純英大包淑和高厲豪逸憤□□之亂雖海內重林宗當道推叔度確志溫辭莫可屈致屬時多難與汪左丞者聚甲捍保鄉邦既定卽返卧東山遠紹旁搜仰稽俯究著春秋集傳屬辭師說左氏補註及詩書傳說序

記狀碑銘文等集其集傳自叙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沐浴請討陳恒正當脩書之際豈托諸空言者哉先生之所撰述固夫子之志也昔人乃曰君子消長之道値乎其時而文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

得其時則脩言寄意以攄志氣今先生脩書之日亦微見㦲討矣使際會悉展則勲業之建視詩書所稱豈遠耶然集傳等書久矣傳播于世惟文集散逸間雖輯于汪范二君而未備也先翰林公於先生爲莫逆交故諸所撰述畱諸余家藏書樓中大率悉備若先生所註杜詩數百餘篇昔已鐫于樓中揚奏藝林矣先君子棠野公追念世風收摭先生遺文總彙成集攜遊北雍就質于名公鉅卿僉謂有德之言當垂不朽適潛川豫菴汪君慕古好文亟請繡之於梓以廣其傳不敢復秘敬申慨慕于末簡云

嘉靖戊午歲日南至新安後學鮑志定書于篁麓山房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一二目錄

新安趙　汸子常著

吉士天羽

後裔時腆介菴　男端　又呂重校刊

埼士安侯

詩　五言古

題平山堂次黃先生韻

送汪子翼赴釆石書院山長

呂景武哀詩 并序　　飯犨述德詩 并序

題縣令周君儒所藏清溪卮雪圖

愼子瑄　　題宋完卿江山小景

病士　　峽源瀑布

詩　七言古

題雲林小隱　　浮丘祠

中秋雨分韻得秋字　　故人

余村道中寄晉齋　　讀阮嗣宗詩

古津渡夜談貽金元忠　　寄題鄭天駿雲山樓

送皮典史歸泉溪隱　　題碧山圖

贈上人丕大基

詩　五言律

覩輿圖有感 四首　　江彥明來訪 二首

過閔川程義士祠遺址　　過張中丞祠

過斗山訪程明遠　　答金元忠

病中和伯友絕糧韻　　次韻王瑯雲隱圖 并序

張節婦　　過程河池墓

詩　五言排律

蕉菴 并序

詩　七言律

和唐縣尹山居 十首　　次韻答唐 二首

登黃龍洞後巖絕頂望太湖

題黃龍洞

子賢兄賜詩謹依韻和謝并述近況呈諸兄一笑

德懋彥明太家兄韻見示再和二章

代送尚文之句容縣教諭 三首

謝趙公子　　黃氏棣華碑 上

遺懷寄程明遠　　感懷

游宮寺源贈任達可教諭

次韻以清韻

存中過余山中言及亂時所遭賦此為贈

除夕贈倪明善程仲元　　別仲本

和葉中茂過訪見貽四章

屏山即事時周明府來訪

次韻答尚文　　題黟縣舒仙翁東巖處

丙申冬遊黃山　　遊浮溪

贈推命焦月巖
次成大用推官黙縣印事　寄別葉宗茂
次韻謝成府推見貽　棲真別館贈松高鍊師
題九龍巷新樓　非士非農
與葉宗茂遊山村　代書戲答友人
秋興二首　贈曹元達
月潭舟中　次韻答王伯脩見寄二首
開山香巖院　聞箏秋興
贈汪仲魯　省古逸汪先生墓
除夕　謝王伯庸郡丞
病中謝伴友　節日臥病和元忠二章

送程明遠歸　次韻謝朱楓林
秋懷　次韻謝王都諫
寄朱先生允升　次韻謝朱伯初惠橘二首
省朱文公官坑祖墓
讀弘齋遺槀
贈德懋赴鄉塾因懷尚文
伯思生朝有感次思敬韻　贈程仲木遊齊雲巖
次陳先生韻二首　寄壽王總制
代贈鄭士恆居霞山　築室次陳貫卿先生韻
次陳貫卿韻
送楊希武左參政行省山西

送汪朝宗參政行省陝西
送蔡齊賢參政行省福建
息交亭　次韻皷答雷題東山者
唐伯庸以詩謝作讀書林記次韻答之
詩五言絕句
除翁
詩七言絕句
詠螺蚌
程仲本借館楊君季先兩夜登芝山賦
山間雜題　遊小溪浙源山中
次韻程齊賢登高山見寄　讀唐人詩

讀宋人詩　山居雜題十二首
送金元忠赴程㬚聘家塾兼寄㬚贈
劉敬思邀訪南屏隱者黃景行同遊南山
題盧心亭　次韻答何判簿見寄首
詞
松風慢代送吳德夫衡陽教授　柳梢青
文
周正考　私試策問
對問江有六君子設　華川文集序
送葉宗茂還安豐序　送撒公號歸番陽序
休寧縣令朱君考滿序

送朱子能赴來安縣主簿序
王節婦汪氏序　送鮑翰林赴官陝右序
送王駙馬都尉赴會稽序
陶氏孝友堂詩序
送陳大博遊黃山還詩序
送戴尚文赴句容縣教諭序
送高則誠歸永嘉序　送張子儀還姑蘇序
滋溪文稾序　治世龜鑑序
送江浙參政蘇公赴大都路總管序
送江浙參政偰公赴司農少卿序
別葛廷哲序　贈錢彥賓序

留別范季賢序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二目錄終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一

新安趙　汸子常著

吉士天羽
後學時腴介菴　男端　又呂重校刊
靖士安侯

詩　五言古

題平山堂次黃先生韻

虛堂聘平岡，積翠凌天半。彷像識瑤臺，熹微窺玉案。頗疑巨靈力，刻削非一旦。森森石樹舞，奕奕朝霞爛。地近歗易陟，泓清瞻不變。鶯啼午葵成，客至琴聲斷。勝境契中機，雅懷知弗畔(?)。脩然忘物我，詎肯存崖岸。禹跡遍幽

燕，華頗樂村(?)閑。居夷非嶄曲(?)，悍猛得前[illegible]。蜒蛇世所趨，真淨目彫散。跬步視安危，片言幾理亂。苟能領斯會，木覺身爲患。嘉謀諒貽厥，豈曰誇殊觀。

送汪子翼赴來石書院山長

汪子篤儒術，雄文藹有司。橫經得專席，往主聖哲祠。昨者過相別，清言不及私。惟念紫陽翁，周程以爲師。云何陸子靜，所學乃異茲。後生將焉從，此事宜精思。斯行憑在圖，寧復計班資。嗟余素寡陋，求道多困岐。離索亦云久，陸況乃其宜。一聞君子論，反躬恍深微。神心界象罔，誰能握其機。關洛有遺言，本根貫在茲。及門多通明，經說乃見識。朱子晚所造，卓絕知有希。象山如可作，豈復

嫠支離使其或有異在我已無疑前修去已遠冊籍將
嗚依予有千里行誰能糾予非求石古重鎮精盧俯危
磯子登峨眉亭勿作雍門悲應懷謫僊人貧錦何淋漓
橫絕宇宙間飛黃不受鞿君子愼修已深潛厚自持斯
人固天放跌宕將安歸適道必有途稽德必有基所貴
敦實行無爲尚虛辭俗學昧本原希微罕其知休儒笑
俳優長者豈吾欺念子實命我斯言非我宜敬恭奉明
德白首以爲期

呂景武哀詩 并序

呂君景武山東卽墨人郡倅景文其兄也曾祖整至
元間以千夫長從征叛赴軍敗不屈被執因投海死

子孫世其官至景武好讀書爲諸生受業江寧郡學
山東陳子恭江西朱景暉晉邵唐仲實其師也景暉
死君請於其父具費以禮成殮景暉言其變甚亂
必自兩淮始久之果然姑蘇潰景文得脫難倅太大
人郡陷泉藏焉又合家以免既而有薦其才者授官
新安景武出入兵中竭力以養其親歲時省兄新安
求唐先生之請於兄而實禱焉戊戌十月以病卒權
厝問政山下唐君詞以哀之其序之大略如此丞漢
俞仲謙問余疾山中且言郡人德呂侯而欲慰其子
兄之思也因出此卷以觀之爲賦詩以哀之

山東有壯士門出古諸姜超從樓船師伯欺恥生降挾

伊投海死終不媿鷹揚有孫若邢侯糾慇攻文章師亾
於我耆碩具創貴裘犬兄綰銀符慨然白大良忍死脫
絲綸明神羅高堂佐郡縣山下慈母未敢將其旨弟所
營時亦來兄傍一疾竟不起呼天但茫茫何以慰母懷
相看涕淋浪世亂彼蒼終安知短與長郊原多白骨豈
解歸山岡

銀峰述德詩 并序

晉之屬邑德興其望曰銀峰當艱難時攻伐四使內
離外訌相爲仇敵莫知所歸總制和陽王公既開幕
府于星源號令一新威德兼著民獲所歸遣通學論
乃撫其武力忠義以爲衆所推者爪又察才可仕者薦

而官之邑人得保遺命復爲齊民耕田鑿井老子長
孫皆公賜也於是元帥張瑀請作詩紀實庶幾流傳
四方以昭盛德云

戎馬生淮甸煙塵暗江湖銀峰萬家邑轉目成丘墟番
君祠既燬張相敦應無千年家燕堀但見豺與狐四鄰
更罔罪疲整焉能甦犧牲待境上玉帛既與俱諸將庭
苦民敗頭待來蘇兩鬭固非策爪分竟民鬭干戈日相
尋山谷皆儲胥卅心他彼職斬刈互相踰援同處蒼弊
綢繆燬燭殊相傾各恃援竹復爲無嫌酬星臨婺遊千
騎專城居威行征伐外澤被焦煒餘招携自有道不亟
亦不徐迴步理必復寒谷春陽噓溢消羅巢穴宮亭征

根株。永謝江西水。還同涸轍魚。含垢廓洪度。推誠開憋
思。汝材吾與達。勉思致名譽。汝武吾爪牙。所當應時需
難若春冰釋。宛似水涕除。父子再天日。妻孥歡室廬。向
來鋒鏑地。盡作瓜芋區。始羨生人樂。力耕供賦需。譬如
涉淵水。公作濟川桴。又如溝中瘠。忍死待公哺。况非過
公賢。此邑今何如。我欲晉公像。英姿照里閭。窃碑銘偉
績。嶠首而趾趺。所示只一鄉。所傳唯道途。作詩叙公德
紀實辭不誣。子孫又子孫。歌詠無時渝。方伯及連帥。視
公為規模。

題熊令周君儒所藏清溪白雲圖

結屋清溪上。白雲與為鄰。雲影常在地。溪光淨無塵。餘

暉及山木。曉映忽冬春。逍遙窗戶間。亦足娛心神。相望
彭澤宰。仕止孰由人。忽憶桃花源。悠然思問津。

悼子琯

無了未髫髮。有子悲不育。妙質世所稀。我窮稍得鞠。所
嗟百日間。奔走無停躅。賀者猶在門。坊中已聞哭。汝病
吾不知。汝名人已錄。我無鳥飛翼。安用煩燭束。來身如
拱璧。世亂遭指目。禍福來無端。夠處連骨肉。殤子古稱
壽。彼蒼非汝酷。勿羨彭與聃。食牛恒局促。

題米元暉江山小扶

滄波浩無津。揮手揚帆去。廻顧江上山。蒼蒼但煙樹。結
茅傍洲渚。嵌少乘綸處。終然屐迹近。未及扁舟趣。世遐
如飄颻。朝新夕成故。白雲何亭亭。倐爾天際佇。寄謝山
中人。矣為獨多慮。

病士

病鶴不念翠。病驥不念驤。病鶴倪不啄。仰睇霄漢長。惟
有病士心。死灰不復颺。居處終鮮歡。起行若痛傷。逢人
口輒動。內陽外周章。口雖強諾唯。退省但茫茫。已疾且
忘療。焉知民未康。多謝遊談者。勉旃思白雞。是乘畢處
茨。為稱允圓方。

峽源瀑布

幾峽隱崖隆。亦源得飛瀑。懸空下千尺。飛鳥驚不度。雷
激卅撼雨。電穿青山破。陰崖排積雪。霧雨恒時注。我來

歸時熙。對此忘百慮。塵襟欣一洗。徘徊不忍去。崇山限
吳楚。避遠誰能顧。應有避秦人。應前覓微路。

詩七言古

題鄧林小隱

杉松寅寅煙霧濕。青合兩崖巷壁立。方池雁石小窗妍。
家具圖書劣容膝。下年官道馳黃塵。錦甲蕭條少四鄰。
峻嶺截雲天覆罩。樵歌一曲斷行人。古林先生身種德
之田。斷唬無荊棘。心閉雞犬亦清淨。尺寸狐妖供屏迹。
木葉歸根蟲閉關。霜深半夜失前山。兒童挾策莫言冷。
信有和陽地底還。

浮丘祠

浮丘說詩桑灘間。麗君鶴髮映朱顏。適逢偶語幾巫市
又見慢儞來澗冠。飄然長往不知處。道迹宛在軒轅山
年穀常豊物無厲。石泉一瓊爲君寒。

中秋雨分韻得秋字

蓬萊別館天香浮。仙家好景惟中秋。舉杯邀月不知處
濕雲滿地寒螿愁。大地山河忽破碎。蒼茫微彩將焉求。
盲風怪雨竟終夕。中軒坐見寒光流。

故人

故人別我秋江湲。幾載重逢春㞦裏。忽睹明月憶高情
愁絕長空三萬里。荒山久病莫能興。狂風揉雨何憑處
塵慶吻吻陰厭類。雉鵲戛戛求其所。

余村道中寄畨齋

青山並斷如蒼虬。石門翠樹如相樛。似與幽人護游境
玉梅翠竹禁寒流。溪行半日足生繭。木望千迴山百轉
滿君處處種桃花。莫使重來迷近遠。

讀阮嗣宗詩

明月照北林。孤鴻有哀音。攬衣起坐彈鳴琴。憂思徘徊
獨傷心。可憐堂上生荊杞。空自繁華桑桃李。種瓜寂寞
青門外。采薇悵望西山趾。亦惕雲歸大澤空。後五百歲
無英雄。途窮慟哭誰知者。沈湎狂言元白公。

古津渡夜談贈金元忠

相逢旅舍詩更誦。燈盡枯椹談愈縱。短莢低覆結冰花

寒歷溪雲不成夢。竹影烟銷點翁思。紫芝一曲老商於
坑外竟逃與學士浮丘雅頌濟南書

寄題鄭天駿雲山樓

欽睢之交。長陵之水出焉。故地名陵口。山中有蕭王
墓廟祠甚饒。其東即方家洞。溪山巖險處也。鄭天駿
訟檄於此。凡羅場識察官餞供億之事。悉王之流於
既歸。商旅胥悅。乃作樓江滸。號雲山。仕客之往來者
咸得以舍息而致餞焉。能賦之賢。善君居下位而善
於其職。相與詠歌而賴美之。天駿由是有名于時。余
既留郡城。寓思徵偶携此卷來。請文以叙其事。余病
久不能文。然嘗識天駿。知其非碌碌者。爲賦此以繫

賢。

賢文之孫村且武。身隱關梁謝行伍。作樓江滸號雲山
坐眺江雲誰敢侮。江中舟楫日經過。道上車馬何其多
官綱私截一時集。主人迎客忘譏訶。拖繳白骨楚林莽
招揖流亡俱安堵。主人展席客長哦。但云信美休懷土。
惜君不生宣和間。坐鎖風塵應無難。至今聞說方家洞
能令壯士髮衝冠。請君試上樓下眺。青史無名誰守護
爲鼓蕭祠春復秋。男兒何必生封侯。

送皮典史歸泉溪舊隱

皮尹昔辭上高秩。隱居欲擬陶彭澤。石潭空洞九峯奇
[illegible]底行雲映朝日。雲去山空今幾秋。隨風萬里何悠悠

一朝飄落還故處。雲本無心風亦休。笑殺峰下耳洗戲。
父老送行君弗顧。君歸况有鄕門期。回首人間但煙霧。

題碧山圖

嘗愛李太白與來棲碧山。山中別有一天地。惜無圖畵留人間。誰爲碧溪翁。久向山中住。栽花種柳待春風。忽見新圖識其趣。靑山淡淡雲離離。小橋流水涵淸漪。把琴擇勝可終日。安得似汝圖中時。嗟儂好詩仍好畵。嗜酒不愛盲長怪。欲圖李白碧山居。酒禁方嚴筆如借。知翁有子倘曾遊。幾將舞筆心日休。圖成還與翁爲壽。願翁長樂無處憂。

贈上人碧泰叢

陰山赤光加赫曦。會人快日中天戍。靑元兩事乾坤塞破佛力大。西來象鼉將安歸。百年王氣與垂霓。千尺法輪掌頂轉。劉郞先知祕難竟。幸有妖台執先見。

詩 五言律

觀輿圖有感 四首

朝雨茅茨漏。披圖羨禹功。山河一掌上。宇宙九疇中。水性惟趨下。民生本易窮。胼胝豈無事。大智與天通。

又

四載勤難績。八年績克成。功推城濮傳。澤想召陵深。關猶懷恐。投鞭肯易心。向無微管歎。孰憶到于今。

又

轍已環諸夏。窮身憶九□。難求伐木處。尚想鐵麻時。咬谷眞成訪。中原不易知。惟存刪述事。赫赫起周衰。

又

鎬首陳王道。將君孰可匡。艱難思稷契。容易托齊梁。越鑒貧羅見。泰方用虎狼。空聞歸大老。不復見羹揚。

又

雖已容南渡。東都亦北轅。已稍前五閏。空憶後三元。謂 漢唐宋爲後二代 分合巧相似。今昔難彝倫。女眞如拓拔。一統位中原。

江彥明來訪

六自逃空谷。誰能見似人。月來爲上客。松長是高鄰。已信貧非病。難將懶是眞。嘗君能脫屣。杖屨莫辭頻。

又

蔽門知有客。已謂是君來。亂後交遊少。秋淸懷抱開。劇談無可諱。信筆不相猜。木落山容淨。樓居且莫廻。

過開川程義士祠遺址

義士名猶在。方基祠不存。人心俱感慕。帝澤已推恩。古木煙霞雜。遺編姓字存。信知開府後。奕世有雲孫。

題張中丞祠

孤城經百戰。忍死復揮戈。節義如日月。聲名等山河。雲深遺祠古。地遠乞靈多。往往成功者。焉能保不磨。

過斗山訪程明遠

結屋斗山下。山深人自閒。有時歌白石。高臥任青山。大
道無□越。虛名自觸蠻。悠然得真趣。異境是仙寰。

答金元忠

賢館二賢後。宗家五柳門。鶯鳴聲出谷。鵬徙翼如雲。學
博年方妙。時艱志不分。一身輕宇宙。匡濟賴多聞。

病中和伯友絶盤韻

貌比年加老。髮如病轉深。風簷驚淅瀝。竹徑怯陰森。獨
立誇家難。朋來阻歲侵。遺書思過闕。危坐自沉吟。

次韻玉琊雲隱圖 詩并序

眷易王本舊故居懷玉山之北。號曰玉琊雲隱。鄉先
達旭上黨公爲之記。和陽王使君爲之賦。又得星源
胡徵君爲之圖。予嘗造本善所。見其淨掃一室。琴
書圖畫。環列錯雜。前培桂植菊。怪石織簾。幽潔可愛。
蓋能審己推分。識所寓而安。况爲名尺籍。而有所顧
願者。不全科也。乃次使君韻。附于卷末。以釋其幽思
云。

馬上劍三尺。山中雲半間。無人侍草逕。有虎卧柴關。解
甲歸牌後。懸弓定地還。胡爲思侍隱。時覽復詩删。

張節婦

家難年方茂。時艱志益堅。九原無起日。一節欠終天。述
下恩猶昔。隆師子業賢。姓名歸太史。琛碼不須鐫。

過程河池縣 公名德任宋爲州池令元兵入邑度不能支與夫人同縊于官舍

殺盡忠方薦。墳荒草木繁。邑儀惟守死。雙節聚精魂。古
事人猶仰。殘碑字半存。巍巍爭日月。烈烈等乾坤。

詩五言排律

然菴

金華老儒胡洪子鼎雲。以夢中所見名菴。自作紀述。
生於亂離。備嘗艱苦。中年乃有此趣。故名菴以自見
云。

居住唯非汝。州盤初白達。近本昧方求。將中節適堅。多
艱思往昔。夢境有開先。徹攬紅塵後。栽陂白露前。指庭
森玉樹。里巷綱華軒。室小元非陋。文高況可傳。廣廷開
斎老。綵服戲斑年。術術方來日。寰穹已定天。烹雞記黑
白。食筭念中邊。朋兄太無慈。化蝶匹文言。

詩七言律

和唐縣尹山居

自愛山居斷素樣。總將幽事付詩篇。花間酌酒偏憐盡
雪後登樓似欲仙。短笛有時吹嶺外。小舟無客繫籬邊
傍人欲識閒中樂。一刻應須直萬錢。

又

山上新亭蔭白茅。亭前栖鶴可窺巢。泉流谷口喬爭從
幹推籬邊犬自跑。日出山童歌竹外。雨收林鵲影花梢
卜鄰亦有餐霞客。識與璇光賦解嘲。

又

早從上國接英遊。晚卧滄江擁一丘。無復謝公携處妓
空餘陶令去時舟。千章古木排雲起。一派寒泉傍石流
客至不須談世事。小亭已扁四宜休。

又

名逐汗馬孰云非。蝸角成功事已微。誰向急流思返棹
競誇好手羨微機。洛林筍嫩充庖美。出水魚鮮入饌肥
飽飯藤床無愧竹。先生可是獨能歸。

又

高人歲晚事多慵。學稼便果說筌鏟。花憐河陽紅灼灼
柳看衆里碧重重。百年做邑思遊愛。叢處生祠寫妙容
最是斷崖詩句好。總誇秋水出芙蓉。

又

絕無塵土到幽扃。手把離騷做獨醒。簾欲捲來雲自白
六湖春盡草長青。沙邊忽復飛鴻雁。屋角臨常鳴鶺鴒
莫對江山重回首。乾坤萬古一郵亭。

又

青山如玦水如環。醉倚溪蓬自往還。松菊尚留三徑外
蓬萊只隔片雲間。無弦琴在誰能聽。遊興詩成不復删
孫服相携庭下戲。慰情時復一開顔。

又

塵事紛紛未有涯。一舟聊復信年華。開過舟里先生宅
謾訪孤山處士家。有酒何妨留俗客。無錢猶自買梅花。
新詩寫就人先覓。醉筆淋漓整復斜。

又

酒醒書聲到兩楹。絕勝虎節鎮專城。南山納子時相覓
西塞漁翁似結盟。漫鼓歸鴻頻戶立。偶看戲蝶倦堦行
逆花博士歸來早。雪髩尋春最有情。

又

半山松竹一溪雲。門巷蕭然絕世氛。適意靜觀玄蟻陣
忘機不亂白鷗群。寒花有態窓前發。古路無情戶外分
天上故人頻問信。未容高隱斷知聞。

次韻答唐

扁舟出郭避紛華。兩岸青山似若耶。臘雪尚遮樵客路

晚煙猶鎖野人家。地偏陽谷花重先。廚近陰林筍迸芽
若得王人分半席。便携書劍老煙霞。

又

歲晚相求益為貧。每懷高誼出天真。幾回問信慚來使
半載幽居愧負薪。桃李不言人自醉。芝蘭滿眼意常春
直來儘有滄洲興。長伴詩翁賦采蘋。

登黃龍洞後巖絕頂望大湖

嵒湫汪目一時同。絕頂孤峯似發蒙。歷歷蝸廬迷遠近
依依蟻垤抱西東。穹青一色秋無價。積水千尋日耀容
振袂無言聊引望。游天雲盡見飛鴻。

題黃龍洞

巒弁西來拔地雄。重巖直下俯虛空。根連笠澤天光合
潤接蓬壺海氣通。靈谷有時開世外。真人無位守視中
油然一縷山前起。乞與人間作旅蹤。
予賢兄賜詩兼柬謹依韻和謝并述近况呈諸兄
一笑
獨抱遺經托遠岑。敝廬猶得日相尋。天寒白鶴歸華表
日暖黃鸝轉樹陰。弱質每慚經史富。多情應念語言深
山中二月桃花發。無限春聊寸草心。
又
樸學常憂歲月侵。空山漸喜斷追尋。路穿方樹飛紅雨
門掩疎籬護綠陰。隨所適從元有近跡常酬對不須深

春來處處聞啼鳥。白日青天萬古心。
又
側結茅茨傍綠岑。舊書失德故溫尋。水鳴幽澗疑長雨
日上重巖散積陰。承謝朋來漸相問。每思林客更山深
中宵忽憶奇瓜詠。愧爾高人世外心。
德悠彥明次家兄韻見示再和二章
長日悠悠望翠岑。敢期勝友復來尋。林端笑語日初上
竹外分携山半陰。性癖自宜機事淺。才疎飲愧故情深
危途雨急憂泥滑。肯信翁言浸苦心。
又
畫棟岡巒上玉岑。小齋終日日幽尋。反關已愧驚遊木

誤學還開鶴在陰。俗士天機何淺淺。高人踵息自深深
勞生可愧非吾有。莫負鄒公說本心。
代送尚文之句容縣教諭
鄉闈試能緑衣回。仙縣吟詩蕭鶴催。平世漫推文學掾
清時方急棟梁才。蘇槐影裏琴書靜。紅杏花邊車馬來
山近龍盤多暇日。秋高擬上鳳凰臺。
又
南朝取士野無遺。百里成游學有師。才子有爲終得意
文翁興作漫停施。蟾宮桂在宜通籍。泮水芹生且詠詩
獨說經林多俊傑。譚冠拾芥總堪期。

秋闈擢秀獨青年。未覺南宮進士先。奉檄自同毛義喜
著鞭從疑祖生先。明時俎豆宮牆近。靜室絃歌學舘聯
秋已三年多遜興。停雲賦就更裁箋。
謝趙公子
公子才名四十秋。清門自昔重南州。書藏內府連奎璧
劍起豐城動斗牛。春日暖雲生玉樹。曉天新月墮銀鈎
珍閟不使豪家得。遷延遲客一七求
黃氏棣華碑
喬木凋零故國閒。黃家兄弟最高風。花開市隱如潘閬
湖上仙居近葛洪。放鶴客稀棋局在。吹簫人遠石壇空
棣華原上遺雙碣。西留文章宋兩公

遣懷寄程明遠

樸學常憂力不勝，朋來共感歲年侵。塵編屢撿成三歎，古調初傳每獨吟。鴈過林中無落影，鶴鳴天際有遺音。河原萬折通銀漢，不廢偲偲自任尋。

感懷

猶竹墩邊逕路斜，往來猶得傍先塋。青青孜孜心爲惻，鬱鬱松楸眼獨明。山接儀型瞻嶽峙，水回步履逸雲行。當年屬望成何事，老大無能淚暗傾。

遊富寺源贈任達甫敎諭

青山外護大牙街，中列千峰劍戟攢。紅樹高原秋入畫，蒼松出澗晩如藍。昔人避世今無迹，往事傷心與莫談。

齊修煙壑應復息，待君重青廣文驂。

大蘋以清獻

山城二月百花開，歷代元戎報捷來。縣小適逢多暇日，時危須仗出羣才。烏絲寫就雲生泥，白紵裁成月滿臺。爲付幽期常極日，晴空雙鶴自飛迴。

在中過余山中言及亂時所遭賦此爲贈

衣冠早日見升平，談論雍容接老成。已擬闗書歸切火，偶從鋒刃得餘生。大裘千丈仁人志，九食三旬達士情。共看寒梅開臘後，東風漸轉北枝榮。

除夕贈倪明善程仲元

舊交誰可共殘編，亂後相逢意惘然。竹伴燈除憐我病，欲傳家學識君賢。治身土苴知何睨，涉世風帆愧不前。莫嘆長饑逢積雪，淸談相與度新年。

別仲本

同上危峰雲滿衣，雲飛川泳總眞機。圖中太極談何易，紙上先天理亦微。未達陰陽寧有道，不明悔吝豈知幾。敢憂歲晩忘師友，樸學常憂與願違。

和葉中茂過訪見貽四章

早識長材歎陸沈，逢時況復重南金。少年漫說從軍樂，志士常懷報國心。已見奇功書幕府，每傳佳句到山林。孤燈偶共抽青簡，夜雨寒窓感慨深。

又

久知富貴等雲浮，漫自空山擢一二。志定不辭溝壑辱，身閑亦抱古今愁。每憐山色頻移杖，爲惜蟾光獨上樓。倘于道來同寂寞，茯苓黃菊總休求。

又

山開初成景物新，況逢好友賦詩頻。丹霞射屋迎初日，淸露沾衣望北辰。野客過從無俗慮，林僧談笑總天眞。昔人樂處吾何有，千仞峯頭自在身。

又

材如樗櫟敢求知，況是經年値亂離。朝市豈無心似水，山林皆是命如絲。田間植杖躬耕樂，雪後提竿獨釣奇。久矣忘懷同木石，故人不用苦相疑。

昇山卽事時周明府來訪

地近仙巖日自長。短墻時度竹風凉。樓頭古木禁秋雨
檻外危峰倒夕陽。高枕坐閒金琖響。小橋行近翠盤香。
淸談况復陪賢達。始信他年未易忘。

次韻答尚文

論文有自豈相違。兩雪爭雄欵素扉。每恨常流輕造化
故將苦語辨危微。道通天地元非物。德合誠神始見幾。
恐負初心慚傀傑。一竿甘食故山薇。

題縣縣舒仙翁東巖隱處

仙家樓觀倚崔嵬。萬仞峰頭一逕開。陰壑每防雷電起
夜壇靜看斗物迴。祗應跨鶴雲中返。尚想吹簫月下來。

遠壑平原秋樹短。斷碑荒塚漫興哀。

丙申冬遊黃山

東麓迎門月臨初。同來有客共歎虛。幾年避寇今無地
何處誅茅可結廬。霜虐風饕撫客路。山因瀨鎖野人居。
一竿肯許同栖息。寂寞殘生不願餘。

遊浮溪

剪刀峰下浮溪路。昔隱仙成說不開。樹古根柯皆鐵石
水淸沙礫盡瓊瑰。壇空代遠鶴時至。地僻山深人鮮來。
遠外旌旗稍滿目。結茅無分又須回。

贈推命焦月巖

寺送水迎仍値箕。斗躔火日竟何爲。祗應少日懷經濟

垂近中年迫亂離。至樂每從天外得。長生難向命中期
巖居避地俱無計。禍福煩君仔細推 先生己未生安命在戊太陽大星同 擬室度辛在丑水推實當時歎惡青吉行限至其簡有水後有辛必不佳故起何及此

次韻成大用推官縣縣卽事

無復居人接近郊。空餘白骨沒淸蒿。旌旗蔽日軍容壯
營柵排雲地勢高。敗屋毁垣遺故邑。小溪春漲入空濠。
浮丘近有黃山約。千斛松肪可釀醪。

次韻謝成府推見贈

名途早日競淸脩。尙爾屛刑佐一州。幾處干戈猶擾擾
百年機抱自休休。時平風物應難見。歲晩功名或可收。
聞道朝廷思用老。蒼顔霜髩待寂旒

寄別蔡宗茂

文舊相看不忍分。此生眞合斷知聞。坐中總是江南客
縣下誰空冀北羣。數口完歸良細事。百年多病等浮雲。
由來民濟須人傑。莫把虛名誤使君。

題九龍巷新樓

樓觀凭虛倚玉臺。遠涵空翠絶浮埃。璿璣宵轉星辰近
沆瀣朝飛戶牖開。雷劈老崖龍起立。風翻碧海鶴飛迴。
仙家自信春長好。應笑胡僧辨劫灰。

樓頭別館贈松高鍊師

爐梓苟林翠欲流。尋眞勝復英遊。上方道士紅雙頰
別館仙翁對兩眸。絳節朝回瓊島近。金丹時就石壇幽

投書欲與鄉人別。長作尋仙鶴十洲。

與葉宗茂遊山村

村南村北春事幽。故人亂後得追求。倉惶徒作經年別。邂逅能無一日遊。了令歸時空惆悵。虞卿隱穩不須愁。卜築共愛清溪好。先向沙邊具小舟。

非士非農

巖石蕭條井邑墟。名山何處可藏書。神傷喬木高風喪。日亂荒榛細雨餘。賣藥有人知姓字。灌園無力任耕鋤。敢道非士非農誚。會聆翠高赤鯉魚。

秋興

多難逢秋易感傷。蕭條怨對近重陽。荒村風雨行人少。故里煙塵病日長。太史藏山書未就。少師入海夢難忘。愁極每疑彭澤令。但將何道出羲皇。

又

山寒擬欲傍陽岡。病骨驚秋怯夜長。歸去已無揚子宅。亂來難覓鄭公鄉。有生宇內孰非寓。永死人間何處藏。木落天高無雁過。閒思往事立蒼茫。

代書戲答友人

莫怪端居傍友生。莽黃逃難各身輕。浮雲枯木登相戀。北斗南箕空有名。金谷危樓多薄命。玉川破屋最高情。蠹魚寂寞經長夜。銀燭誰家笑語聲。

月滿雪中

煙霧空濛雪滿山。溪行清絕不知寒。披雲釣艇遊仙去。激水風輪入畫看。野宿遺黎兵後泣。宵征武士道傍餐。多愁多病誰知者。強對清尊一破顏。

附曹元達子

故人別我今幾秋。見爾難禁雙淚流。家寄食悲南國千騎擁虜雄北州。轉戰不知何處在。相逢未擬此生休。滿門生理依諸舅。長大廢書吾擬憂。

閱山香巖院

千峯四面碧參差。十頃水田展五池。下界風生塵似灝。半山雲合雨如麗。雷師降筆留丹篆。佛祖開基見白龜。寶殿重新煨燼後。可憐無處覓殘存。

次韻答王伯脩見寄

萬壑千巖一徑幽。烟霞爛熳不須收。舊雪瀑疑無夏。窓近風林欲借秋。鐘鼓有人迎海舃。江湖無地著沙鷗。方平近約來相訪。聽徹簫聲月滿樓。

又

數間茅屋倚巑岏。莫道天寬地亦寬。孫子嘯餘山寂寂。阮生哭後路漫漫。扶搖萬里非吾事。棲息一枝聊自安。羨爾龍淵寶玉好。牙籤插架日同看。

贈汪仲魯

短語長言總勿疑。相交動是隔年期。坐來竹雨初晴定。看到松雲欲盡時。雪後孤芳誰復惜。空中靈響妙難思。

山花滿眼春將半。莫厭從容步屧遲。

閬峰秋興

嶺峭崖傾徑任迴。柴囊書卷一筇間。神鴉喜日朝爭樹
山鬼依人夜撼關。露重無霜林果熟。雲凝不雨洞雷開
莫嫌巖穴多殊異。天遣沉痾此閉關。

除夕

守歲雖名歲不留。停盃說與數更籌。艱危作客當今夕。
隱約依人非昔遊。亂後親交難會合。春來書札莫沉浮。
開懷預卜風光好。隨處鶯花得自由。

省古逸汪先生墓

百年高興古華特。喪亂空餘死後悲。煙草已籠頹氏巷

雲山猶寫杜陵詩。飲水食柴老逾光。鍛鐵椎金幼已奇(先生年十六賦新竹詩云行成竿後節方露自作筍時心已空又論人云推金鍛鐵作晚器意氣衝霄眞丈夫)
賴有諸孫營葬地。清風誰鐫首陽碑。

病中謝伴友

畏客山僧忽若驚。松門下馬雨初晴。說來衰病端何用
誰使迂疎浪得名。慷慨滿行知雅意。從容排難見眞情
風波況是同舟日。伐木寧敎愧此生。

謝王伯庸郡丞

悠悠伏枕忽心驚。好是靈烏報曉晴。謝客本書來隱遁
令人致死薄虛名。已知苦節能行義。敢借浮華不及情
邂逅識君能恨晚。輸君臨難若平生。

送程明遠歸

一百五日客欲歸。別君誰憐吾事非。淚隨流水依山去
眼散落花作雪飛。溪谷春深惟草樹。郊原日暖自煙霏
松楸在望身猶繫。青瑣無緣一逕微。

節日臥病和元忠

一百五日誰與期。淒風苦雨不遮時。桃花亂飛流水急
越鵑忽鳴芳草萋。春靄可堪寒作惡。愁來偏與病相宜
已將夢幻觀人世。莫向親交怨別離。

又 缺

一百六日誰與遊。殘花滿地意如秋。病意惜惜慵把卷
春寒淒淒怯登樓。鵬翼似挾生前恨。蝶舞曾惚夢裏愁

怪御射人超世外。海中原有鳳麟洲。

秋懷

莫怪人呼作病翁。長年藥裹愧無功。夢迴左角鴻濛外
秋入南柯石火中。陽九適逢當日厄。大千曾悟本來空
胼胝豎井寧多事。安得相携一笑同。

庚子日南至。思得子。楓林朱先生允升賜書并詩
舉賀中黃先生嘗成得子爲況。且其令郎以寅年
寅月夜半生。而是子以子年子月日中生。偶亦相
類。次韻謝之

藏山竹簡頭堪白。海上桃生不計年。節日禎祥雖偶似
科名宦達總輸先。成詩〻付將來世。有後應愧已定天

文字竟夫今不愧，敢辭端拜百王前。

寄朱先生允升

先生詩教世所尊，闡道書成思服膺。將倒杯觴可相見，
龍老入城知不能。山林九鼎士輕重。宇宙六經時廢興，
我欲登門行復止。新愁舊病巧相仍。

都諫汪公郎廟用朱先生韻賜詩依前韻和謝之

星華媄重輶車選，能賦兒當奕妙年。霜木晨星文有道，
金芝玉樹覩爭先。已觀淮海同歸德，未必江湖別有天。
此去山中應可憶，陳編重理穫謙前。

省朱文公官坑祖墓

巖簇千峰一嶂開，乾坤閟氣此胚胎。百靈受職環莪宅，

五緯同光拱夜臺。魯國共悲祠廟毁，闕關不見子孫來，
干戈未息諸生老，獨抱遺書詠七哀。

次韻謝朱伯初惠橘

溪上山中兩絕塵，惟應黃綺最相親。治生每愧奴無木，
行酒空聞腑有鱗。丹實結容朝得句，錦囊馳贈座生春。
年年移作朱門供，設想山林色正勻。

又

病骨逢秋怯早涼，登高無分伴徜徉。忽驚風雨重陽近，
自覺山林引興長。嘉果年年勞遠贈，新詩字字寫幽香。
何如四老無名姓，千古商山有耿光。

讀弘齋遺藁 公姓曹氏碧塘之客處谷之友弟淑士除呂化滿而求以故公云不仕無

官勞服得人君貧無錢勤爲人寫書安分無儀謀恐勝得人一二十年來小人道長日甚一日愛貨不少一妹壁思

村館文場迹已陳，時粧不入白頭新。梧翁去後情懷落，
虛奧歸來感慨頻。故國神遊身似客，荒村夢斷孰爲隣。
已知消長從來事，安得機謀恐勝人。

贈德懋赴鄉監因懷尚文

鹽輿曉過悠然閣，楊柳依依十寒門。此日端居先業在，
當時避地幾人存。扁舟夜雪須乘興，鄉里煙塵正斷魂。
尊酒喜君文會近，莫驅一技好重論。

訪如見黃先生問生何歲對曰已未先生曰吾六
經補註以已未年刊或曰書已刻矣恨無識者吾

應之曰恐識者亦生爾，安知予之生年乃吾刊書
之歲，又獲相交，豈非偶然乎。乃命春秋之學，今年
二十有七年矣，值想生朝次恩敬韻以寓其感云

昔聞黃了翁成日，正值麟經托始年。皇覽揆初悲後死，
斯文未喪孰先傳。春秋霜露如將見，歌舞衣裳忍自妍。
詩句與增生口感，劬勞啄啐兩凄然。

次陳先生韻

十年癡癖負遺經，羞見生朝客滿庭。設灼膏肓驅二豎，
懶從磨蝎問三星。病逢竹葉疑無分，老插花枝亦暫馨。
安得如翁壽且逸，尊前長對舞衣青。

又

學傳東阜舊家聲。稷下蘭陵獨老成。前漸儀刑觀睨飾。
後生狂狷異中行。童顏竹佔童心在。鶴髮偏宜鶴夢清。
吾郡斯文應不墜。藤溪溪上月常明。

贈程仲本遊齊雲巖

君去齊雲莫漫回。好依仙境結靈胎。山開宮觀疑金闕。
雲捧香爐出玉臺。羽化有緣天上去。神遊還向世間來。
臞儒自昔居山澤。坐老塵凡空自哀。

代贈鄭士恆卜居靈山

一榻高懸入翠微。故人情重不相違。煙霞爛熳新樵逕。
水石荒凉舊釣磯。靈草飄香林有主。金爐分焰座生輝。
神仙自在人間世。曾約秋清狄索歸。

寄彭王總制

西征千騎繞秋霜。父老爭瞻昔迓迎。關道山陰空返棹。
恒應河內合留君。酒傾綠帶來稱壽。碑歷花屏待策勳。
但願福星長在郡。春生四野樂耕耘。

次陳實卿韻

麟出非時祇漫傷。書成世亂孰爲祥。石盤穿透能辭鈍。
寶藏沉埋自發光。千載有人非覡遇。名山何處可深藏。
流傳未廣慚推予。醬瓿誰家正倚墻。

築室次陳實卿先生韻

煙銷甲第是豪奢。苟美蝸居亦尚華。楊子昔貧猶有宅。
杜陵遭難久無家。續將貂尾元非舊。析補天功豈有涯。

追遠敬宗慚未就。新詩合與廣筵謏。

送楊希武參政行省山西

威讖碩策合居中。出入宣勞翳望隆。幾獨六軺歸薊北。
還飛雙旆去河東。曾侯齊賜提封遠。漢相新膺禮秩崇。
廊廟待公歸補衮。邊陲暫遣播皇風。

送汪朝宗參政行省陝西

清忠自合侍旌旄。方面頻看寄遠猷。西塞新圖分陝重。
東歸共識相齊優。藩垣勢合雄圖遠。竹帛功成壯志酬。
回首蓬萊雲海上。金陵千古帝王州。

送蔡齊賢參政行省福建

近臣年節鎮閩中。落府東南控制雄。車士已歸新版籍。

茶時趁歸[illegible]藏。天開百粵瓊煙晚。地接三山海日紅。
聖王齊衮動政理。太平思與遠人同。

息交亭

久病形骸日覺非。杜門真與故交違。已無筋力供迎送。
豈有文章更發揮。多難鍾情宜絕物。殘年顧影合知幾。
寄言返棹山陰客。鷗鷺逍遙共一機。

次韻獻答留題東山者

詩翁扶醉上危巔。得意閒題拂短椽。自古木陰春夢後。
是非猶記劫灰前。弓刀幾處排卮陣。風月何人共小軒。
失腳黃塵應有恨。元龍終不羨求田。

虞伯庸以詩謝作讀書林記次韻答之

壓居原不見紛華。矮屋疎籬只一家。雪後松筠初換葉
春深桃李自開花。讀殘靑竹無人到。覽罷黃庭日已斜
此道已來成寂寞。似君端合向人誇。

詩 五言絶句 七言絶

隣翁

世亂雲浮海。年荒虎迹多。隣翁近相戒。日暮少經過。

詩 七言絶句

詠蟋蟀

赤翅晶熒何處歸。秋來淸響傍庭闈。莫言微物無情意。
風虎雲龍共一機。先生年十二歲從舅井叟學于家塾賦此詩舅大驚異賦孔爲詩以奬之

云龍年高爲雲霄上 貞貞高年兄弟思

陪程仲本借館楊居士宅雨後登芝山賦

道人居處若雲浮。枯木侶寒忽春秋。西山雨後見紅日
芳草長林自牧牛。

山間雜題

外合中函四顧下。大明東出月西生。莫言直上難回首
千仞峰頭踏地行。

遊小溪淅源山中

舊遊何處見皆磯。水涸山童事事非。忽到小溪深樹側
鴛鴦驚起逐羣飛。

次韻魯齋登高山見寄

山上元來更有山。梯雲拾級不辭艱。五車合荐煙霞外
三尺游流水石間。

讀唐人詩

悲秋褦罷又傷春。洛浦迷魂澤畔身。塵世轉頭都是夢
總將哀怨屬何人。

讀宋人文

六經明晦總關天。白首窮經積斷編。石介不生王令死
荒邪古塚鬼談玄。

山居雜題

山高積茅不厭低。山下如今路已迷。新月夕陽都不管
晚來愁絶數峯西。

又

荷枝寒紫一時空。倚杖沉吟落木中。亂後山居無紀曆
偶來林下見西風。

送金元忠赴程晉卿家塾兼寄晉卿

古閣山高廢蕨薇。與君同隱惜君歸。桑榆送媛空鮑槃
百里層霄看鶴飛。

劉敬思邀訪南屏隱者莫景行同遊南山

閒思水樂訪深幽。淸淺還登泛月舟。欲與西湖添勝迹
南屏老子最風流。

題洗心亭

亭中客去日西沉。雲淨天空月影臨。孤鶴無聲夢動息
千山一色靜高深。

次韻答何判簿見寄

紅光猶在斗牛間。未劚龍泉豈遞還。金馬玉堂隨世換、清風明月幾人閒。

又

少駐沙邊載月舟。依依父老話平疇。霜清木落山容淨、三十六峰渾是秋。

詞

松風慢 代送吳德夫衡陽赴任

溪亭春晚共雕觴、何許是衡陽。香羅初剪征衫好。東風裏快馬輕裝、市遠樂張閒暇。年豐虎落相羊。　蒼梧雲盡暮天長。山色似吾鄉。鬚帶綠樹飛紅雨。三千里處處耕桑。祝興年年歸雁。重來應念瀟湘。

柳梢青

回雁峰前。裝弓下馬春滿前川。雲盡湘潭。深村無警。白晝安眠。　殷勤祖道開筵。應記取松蘿釋煙。一曲離歌。柳梢青淺。花勞紅嫣。

後裔時腴男俊士句讀

玹

翊士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一終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二

新安趙　汸子常著

吉士天羽

後裔時腴介菴　男端　又呂　重校刊

埼士安　侯

文

周正考

春秋雖繼史爲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爲元年。歲首爲春。十月爲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周史之舊。乃時王正朔。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有此則春移也。後於傳外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記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爲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王。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春烝春狩夏蒐以此。益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變。鲁未滅。以傳於當

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伊尹祀於先王以冬至越弗行事其所引書雖有序皆與偽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曰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歸于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二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曰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傳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從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

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曆其在古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人大衍曆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摭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著一正皆可言春此亦曆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為邦之問

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譏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夫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述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

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爲百王大法遂以爲作春秋本意在此故毋易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朱子以謂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曆改冬爲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義知春秋改周時爲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曆然謂魯有曆實劉歆之誤按律曆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曆及魯曆爲六曆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煬公至繆公冬至殷曆每後一日則由歆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之迹之合否因號魯

曆非魯人所自爲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曆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嘗用者哉劉歆或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曆而杜氏因之謬矣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即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辨而或者猶以爲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爲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

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況僞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眞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一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益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秋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爲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人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錄晉史數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

秋之時月也蓋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尙齒之由貴德而貴爵而貴親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迭進法所以順天近適世變在當時自不異故孔子以爲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泰人以三代爲不足法旣不足以知之而後之儒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王月爲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私試策問

孟子之書於篇末歷叙羣聖相傳之統而終之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先儒所謂明其傳之有在而

又以俟後聖於無窮者也。至于近代而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者。蓋有其人矣。何可以不知其傳之所在乎。或曰由孔子而上。聖人以心相傳者也。由顏曾而下則學者傳焉。道統之云。未可輕議也。其信然歟。昔者舂陵周子之興。河南二程子實受其學。自孟氏而來。未能或之先也。其所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伯子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兩字。却是自體貼出來。叔子亦謂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則所謂受學者果何事歟。其同時則有若司馬溫公康節邵子橫渠張子焉。三君子之所造。其優劣何如也。訂頑正蒙之訓。精思而妙契矣。所謂非明睿所照。而考索以求至者。何所

指歟。內聖外王之學。醇一而不雜。家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其數。且有[illegible]伯之譏何歟。登程氏之門。而得其傳者。可悉聞歟。其所造之淺深。亦有可知者歟。龜山楊氏之傳。爲羅仲素氏。李愿中氏。而子朱子出焉。其授受之際。微言精義。猶有可考者歟。道南之歎。程子之屬望於中立者何如也。而乃深以著書爲戒何歟。嘗是之時。道學雖明。而六經羣聖人之書。俱未有定說。乃有轉使人薄之疑何歟。豈他有微旨歟。胡文定之傳。爲其子仁仲氏。而知言大紀二書作焉。其立言之要。可得而論歟。其於程氏之學。果能脗合而無間歟。于朱子折衷諸賢之言。而集其成。益有不可得而辭者矣。然四書之註。至

于易贊。猶改竄未已。將無尚有待於後之君子歟。嘗謂詩集傳。後有子雲。必好之矣。而若不滿於易本義者何歟。書屬諸蔡仲默。而克有成。其果能繼朱子之志歟。春秋嘗屬諸黃直卿矣。而卒無所論著何歟。至其晚年。尤惓惓禮書弗置。深以不克見其成書爲憂。今其書成矣。其述作之本意。亦可得而推見歟。其同時有張敬夫氏呂伯恭氏。其所造之淺深。猶有可論者歟。又有象山陸氏者。相與上下其說。終身不能相一。而且美之爲爲己之學何歟。爲己之說。可得而聞歟。朱子嘗徵詩說於陳君舉。君舉辭焉。而以書幣求反己之道於陸氏。果何所見歟。從朱子之門者衆矣。得其傳而不悖不畔者。亦有

其人歟。其後又有魏華父氏。眞希元氏。皆學乎朱子之學者也。其於聖人之道。亦皆有所發明歟。夫傳道有宗適。道有塗。而立言垂訓。則又成己成物之餘事也。然則即其傳而求其統之所由續。本其身而論其德之所以成。此格物致知之先務也。有志於學者。願相與講明之。

　對問江右六君子策

先生初遊眞公之門。乃試江右六君子策。篇末拳拳朱陸之異同焉。問先生素[illegible]於[illegible]務書明言始異而終同焉耳。世之公論也。

問孟子取友善士。自一鄉一國。至於天下。猶以爲未足。而尚論古之人焉。其言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即一鄉一國之人可以謂之天下之士者。古有其人

焉何可以不知其人也以江右論之士之勵名節者莫盛於東漢矣豫章有徐孺子者千古所謂高士也異儒苟且之衰世非斯人吾誰與歸觀其一木一繩之歎其於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者何如也晉有陶淵明者實生於九江出處大節世益擬之諸葛孔明而先儒觀其詩乃或疑其出於老子其信然乎宋有廬陵歐陽公以其冲和之氣發揮治世之隆盛其文以謂上接於孟韓者也孟子之緒可考乎南豐曾子固當濂洛未興之先孝友之行經學之懿帝王之制其見於文者無愧於方來也清江劉原父博學洽聞春秋三傳之釋儀禮之缺遺秦漢以來之典故文學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彼之學文

者積學之功爲德之厚未至於三君子而曰文乎文乎哉其南渡也陸子靜先生生乎臨川之青田高明卓異前無古人與朱文公起而相達於當世學者從之入德之門或小異焉嘗觀陸先生之在白鹿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學者聞之感動流汗朱子親執筆而請其書焉其相尊敬如此夫義利之分甚微所謂幾也孟子分舜跖於鷄鳴周子發剛柔之善惡此求端之至精者也而二先生曷嘗有異哉然而朱氏之學實宗於周子周子之書莫先於太極而有極無極之辨學者有莫逆於心者乎鵝湖之會固將以一道德也而簡易支離之說終不合而罷然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闡

學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之矣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所以不可不知其人者其在斯乎夫治道必本於學術環數千里之間必有同志之士得鄉先生之微者幸相與講明之

對大江之西環地數千里名公鉅儒相望而起者衆矣執事發策承學乃獨以徐孺子陶元亮歐陽公曾子固劉原父及象山先生六君子爲問始之以孟軻氏尚友古人之實以開其端終之以朱子象山之異同而尤拳拳於斯道之所以不明不行焉大哉問乎執事之用心厚矣晚學小子曷嘗知是以知之然則請因孟子之言而

姑誦其所聞以復明問之萬一可矣夫所謂天下之士者不由乎一鄉一國也以一鄉一國之士而以天下名則其所立必有大異於常人者矣以天下之士而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矣而猶有不知其人之變焉則孟子之所謂尚友者其亦有在於言詞之外者乎（學士虞公）（批上在後）應此所謂必論其世者也今以六君子觀之孺子元亮以風節稱歐陽曾劉以文章著若陸先生則學乎聖賢之道者也（批應在後）然因其言而考其世則皆有未易知者焉昔漢室之將微也所謂天地閉而賢人隱之時與有聖人焉生於其時吾不知其出處之何如然黨錮諸賢以身徇國而卒無救於炎祚之亡則孺子之高風

爲不可及矣。觀其辭立經之微，避黃瓊之辟，問國事則不答，問稼穡則答，其窮乎時義，蓋非一日。雖以郭林宗之明哲，猶有待於一繩一木之言，而後感悟，則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非孺子其孰能當之。千古而下，想聞其風而頑廉懦立者，其以斯歟。逮夫典午氏之亾也，南面之君，欣然操筆，以位逼强臣而不悔，一時在廷之士，誰復爲綱常計者，獨彭澤令陶潛，以大臣之孫，恥事二姓，其於君臣之義，得與綠諸葛而以其名爲字，詠荊軻而惜其劍術之疎，則子房恬退之心，孔明復漢之志，元亮猶有不能忘於心者乎。然觀乎其詩，則歛英氣於冲陶奇深，心於淡泊，有類乎知白守黑之爲者，而世俗

之論，亦惟以其杜德機爲此。子房所以滅秦蹶項，以報私讐，而終身不以告人者也。故先儒謂其出於老氏，其亦可謂知言者矣。批見翁心事惟東坡山谷知之出於老氏乃吾朱子論 然其言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自昔淸談之士，謂淳漓樸散，槩體法使然，孰知魯叟彌縫，將以淳之邪。批是亦 此孔明之正大，所以不爲三代以下人物者，元亮其無愧焉。嗟夫，使晉室之胄而有一人焉，庶幾乎昭烈之賢，則夫子房孔明之所優爲者，吾知元亮其兼之矣。批前數子惟孔明爲雖知其獨繁道假 後之君子，向無此健，而以爲不可企及者，其亦有感於斯乎。後數百年，當宋室之盛，而歐陽公出焉，雄文與道，世並謂孟韓復

生也。論其學之所至，麤知言養氣之君子，非所敢知，然其立朝也，與希文以背貶而不同其進，與定天下之大策而不自以爲功。批擇立英宗 其接後學也，不以疎而棄，不以遠而遺，世皆謂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焉。批東坡語 五代史之作，反覆乎有國者所以興衰之由，若生乎其時而憂其世者，其視昌黎了所謂畏天命而悲窮人者，蓋無間然矣。子固出於其門，文章經術，庶幾公之爲盛，而義理之淵微，典故之宏博，又有以發公之所未發者焉。然觀其力貧以養母，而人無閒言，嫁孤妹九人，而皆得其所，薦王介甫而深知其非，則後之大儒，觀乎其文而願學者，批朱子謂 豈惟以其誥命之不愧三代哉。批亦公語 文

若原父，則公之畏友也。其經學之邃，則士相見等篇，可補記禮者之缺，遺春秋權衡，七經小義之作，又有以破專門學究之陋，其典故之博，則上而秦漢以來帝王之制作，古文奇字之音訓，下而山經地志，陰陽醫卜，稗官小說之書，莫不淹貫，雖以永叔之才學，而原父猶以其不讀書爲惜，則其抱負亦偉哉。然當群賢彙征之秋，館職之任，七年不遷，仁宗親定夏竦謚，則以爲侵臣官，加上尊號，則以爲非古禮。批公是立朝可見者二事 其官守之際，嚴矣。後之君子喜談而樂道之者，豈惟以其立馬揮九制之爲能哉。雖然，以三君子積學之厚，制行之高，所謂實大而聲宏者也。使非文章之盛，猶足以暴白於當世，然後

之論者徒知貴其言詞而不復稽其行事則亦戾乎孟軻氏尚友古人之意矣批應前甚好若夫陸先生之學與子朱子不同則有非愚生之所能盡知者然朱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則學乎顏子之學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顏子爲師至朱子之待張敬夫也則又以伯子渾然天成恐謂大難依而有取於叔子以成其德爲其自知也明矣陸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年則超然有得於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爲師且謂幼聞伊川之言若傷我者觀其尚論古人者不同如是則其入德之門固不能無異矣批講明有異者出語自別夫儒者之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學術之差率由

氣稟之偏孟子辨跖舜鷄鳴之分周子著善惡剛柔之論其析之也精矣陸先生之在白鹿朱子請其一言以徵後學先生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察乎學者心術之微而欲其致謹於二者之辨聽者爲之動心流汗朱子請其書而藏之今觀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惡之心油然而生誠不愧於孟子之訓矣然周子太極之說親授於程子而朱子釋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以其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所謂關百聖而不惑者也陸先生兄弟謂太極上不當更加無極字移書爭之往復數四累千萬言而不能

相一何歟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中非太極所以得名之實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無者是知論太極者之不當淪於高虛矣而猶未知周子立言之妙也然觀朱子嘗謂子靜不知有氣稟之性批善看節自茁引此則其於周子之書庸有小深應前象學剛柔之說見陸氏眞周子之書不甚關盡考者矣鵝湖之論辨以不合而罷者則又有說焉夫所謂墟墓而哀宗廟而欽也卽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而指其未發之性則其要歸亦有不容於不同者然而簡易支離之說遂啓深沉之責辨有未合於是毫分縷析者深辨乎疏

日附節之多失石稱丈量者又以銖銖寸寸爲必差則其所謂異者殆無過於斯矣執事之言曰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矣至哉言也其深有得於二賢者乎晚學管窺復何容喙無亦徵之於二先生之所自言者可乎朱子之答項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德之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伯恭也其言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批此遙登後聞書之可及觀乎斯言則先生克己

之易可知矣。夫以二先生之言，至於如此，豈模糊之論至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并於群疑，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任矣。抑不知子朱子後來德盛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為如何也。於甚好其好正要人知上意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緒之明則顯嘗思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微也。其工夫之審則自夫灑掃應對進退而達乎脩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於愚言而後知哉。獨陸氏之學，則知之者鮮。故愚亦不足以喜之也。然嘗聞孟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

者不能奪也。此陸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異乎人之致知。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豈等之矣所謂毫釐千里者在此他日朱子嘗曰，子靜是為己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則其所以夐出千古者，豈不在於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存，則擴充持守為可畏，學貴自得，則思索講習之皆非，則雖學知利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况於小子後生之至愚極暗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易簡之云乎。此先生之高明所以為不可及也。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之乎。

奈何前修日遠，後學求師，求之而不得其要，發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傅會纖緻，而終不知本心之存。在致力持守者，私心自用，而卒無以異於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為深發而過計者，蓋有在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執事有感於斯言，而以江右之先賢為問，且深致意於孟軻氏不可不知其人之一語。其亦深患後生之陷溺，而思有以救之者乎。然過當過當亦嘉與同志者講明耳之不然，何其言之忠厚惻怛，至於斯也。且江右鄉先生多矣，而執事所舉，自六君子之外，無及焉。豈非以風節關乎世教，文章本乎學行，而聖賢之道，又有大於此

者歟。且文以並所尚論古人，而至於是焉。其亦可謂微矣。夫政治之失，由乎學術。千里之謬，起於毫釐。斷木為棋，刑土為鞠，莫不有法焉。有志於學者，而於求端擇術之際，無以致其思，則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愚不敏，竊嘗有志於斯，而未之能進也。惟執事其幸教之。

古人云，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居江右而論江右之前賢，非敢僭妄。辨學以正論，亦君子絲絲不忘鄉黨之意也。處憂患之世，忠有所不得行，孺子淵明之心，豈苟然乎。宋代古文之興，至歐陽公盛矣。經學之用，曾公何可當哉。而徒見於文字者，亦君子之所慨也。近時學者，從事先儒之成言，可謂千古之幸。然秦漢以

求諸儒區區盡心之所存者，忽而弗之究，先儒之成言，力不能有所盡知者矣。此亦鹵莽滅裂之失不小也。是以有慨於劉氏焉。陸先生之與，與子朱子相望於一時，蓋天運也。其於聖人之道，互有發明，而吾黨小子。知者微矣。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又有得於陸氏之說，其務斯闕也。於前數君子，既已各極其所蘊，而於二家之所以成己而教人者，反覆究竟，尤爲明白蓋素用力於斯事者。非襲緝傳會之比也。一時友朋若子常之通達而起予者鮮矣。輒書其後而歸之。離羣索居，安得與子常常相見乎。進士科得人，斯文之幸也。得於已而有餘，隨事酬應之無窮，舒之斂之，惟義所在可也。雍虞集書

華川文集序

自漢西京而後，文與世俱降者近千載。一旦豪傑之士，相繼而興，爲文大册，視西京幾可無愧。而學則過之。何其盛也。然誠能觀乎辭與聲之變，則自春秋而戰國，每降愈下，殆如老者之不可復少。是以不能無慨於斯焉。嘗竊思之，如列國之辭命，莊生孫武蘇張之徒之書，皆其人，各以平日所從事者立言，其身之所親，心之所驗，無不在是。故能深切明著，併夫言所不能及者而傳之。知是諸子者，易置其事而爲書，殆將不能以自達，然則非辭與聲之爲難，而學足以周其用爲不易。有是學，則有是言。春秋戰國諸子，其斯以爲不可及乎。金華王君子充，早受學于黃文獻公，既卒業，即以文名於時。汸與之別十有餘年矣，而子充學益進，文益奇，自歐陽王曾氏遡而上之，以達於太史公。往往得其風裁，猶若未當其意乃即春秋戰國西漢之書，擬其辭命書詔。二十有餘篇，其辭與聲之高下，步趨俯仰之疾徐，無弗類者。皆譏至齊侯微諸侯會于首止，晉侯請天王狩等篇，寓其可以補傳注之缺謬，而有益于經。其他皆運辭流而不失於正，然後知其振起衰陋，又有不徒在文字間者。雖其得於天者，有過於人，非學有師法，而才足周之，則亦豈能遠求昔人之能事也哉。子充以文學進用已久，要

天子既混一華夏，即詔脩元史。迺起宋公景濂總其事，而以子充佐之。書將成，而宋公入翰林爲學士，子充爲待制。此文運將開之候也。二公者居同郡，學同師，而又皆有志於復古，以周秦先漢之文辭相與鳴國家之盛，使來者有所興起，其不在茲乎。

送葉宗茂還安豐序

新安葉宗茂歸自安豐，講業父母之邦，居無何，復還省其親，將星曰出，別所與遊者，而告於越汸曰，親庭不可以延遠，吾懼夫師友之日疎也，子何以教我。汸告之曰，君子之爲學，固將以事其親，然有急先之務焉，非服勞奉養之謂也。子亦觀乎聖門之學者乎，顏氏之子，居陋

甚、一簞食。一瓢飲、子路衣敝袍、負米百里之外。之二君子者之事其親。非有井臼之奉也。然且從其師周遊天下。畏於匡、絕糧於陳、幾殆其身而不反何歟。蓋聞人之得於天而貴於物者。即其得於親者也。得之於親。而失之於己。雖盡瘁以服勞、列鼎以致養、不可以爲孝。孰若得聖人而師之、全其得於親者、以事其親之爲盛乎。二君子之志、庶幾在此。予不足以知之也。今予自視家孰與二君子、德孰與一君子。二君子者師乎聖人、其一時同遊之士皆成德達材而予無有也。二君子者學成行修、師表百世而予未能也。予之親、年尚强、桑田足以供衣食、僮僕足以備使令。日用百需、不待予而可

足。然則即予之身、而求其所當務、不待予言而後知矣。若夫志於近而遺遠、舍其大而圖細、此古人所謂一夫之行者、豈足論於知學之士乎。然自世降道失、學者習於俗之已成、迫於勢之難返、雖聞顏淵子路之事、鮮能興起。於是乃有徇外以爲學、懷利以事親。矯氣强力、以徼倖其不可必得。卒之併其得於親者、失之而後已。豈不可哀也哉。夫學然後知不足、孝然後知困。學而不知不足者、不以事親爲學者也。孝而不知困者、不以事親爲孝者也。予質美而行修、識明而稽古、求聞擇善、不啻渴饑。無亦聞二君子之風而興起者乎。是固予之所畏也。請書以爲贈、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聖天子既平海內、盡徵勝國圖史典籍、歸于京師。乃詔修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詔、汸以衰病、屢謝徵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然莫肯受其告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華宋公景濂亦至。曰有詔召王子充於臨漳矣。予曰、汸衰病日滋、非可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見於契闊之餘。事固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蓋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既至京師、聞番陽操公琬先生在書館臥病、旦夕以聞、即

可歸。私又自念番歙接境。自弱冠則知先生。先生學通諸經百氏述作諸家、諸兄之家於番者、與先生有連姻相好也。每相見、輒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今乃得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諸公從事館閣、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間。輒俾予進對卧談論經史、晝夜亹亹、相扣擊不少休。予益有愧焉。俄而禮部尚書崔公、侍郎備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告、至且爲別。先生乃爲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歸、咸賦詩爲先生贈。予辱知有自、遂進言於先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山林。與在朝廷、異其於述作也亦然。綜釋羣經折衷百氏。處則充棟梁出則汗牛身難

其說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也。崇古學。貴文章。凌厲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謏聞淺見之士。自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譁。自揆終身不能爲者。又況陶冶性情。吟詠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爲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見貴。亦何有爲。此皆山林之士。所爲得也。若夫朝廷之士則不然。太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爲謗。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旣入史館。不敢有爲。柳子厚苦辭迫之。曾不少動。備以職事成順宗實錄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

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鄙人碩德名賢乎于上下。以著書爲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今吾人挾其山林之學。以登于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凜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懼而然哉。尙賴天子明聖。有旨卽館志爲書。凡筆削悉取睿斷。不以其所不能。爲諸生罪。紫德至渥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吟味如彷者。亦得以頹閒簇倚自說。豈非其幸歟。然則彷於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姑退之。皆待子於香歛之閒不遠矣。

休寧縣令朱君考滿序

古之宰百里者。以導風化。察冤滯。興除利害爲職。故曰六合之衆。懸命於縣令。則令之責亦重矣。惟用武之世。興廢無藝。錐歛率制。令出二三。使夫人旦暮凜凜有居職之憂。凡令所以爲職。皆不暇施爲。則其重且難又有異於前所云者。昔吾讀書至唐宋之末造。未嘗不撫卷而太息於斯焉。休寧在萬山間。民因山爲田。而仰漑於天。旬月不雨。則陂塘之利。恒以死爭。故雖豐歲地陿而土瘠。摘山外無他產。舟車不通。四方之貨罕至。當承平時。吏頗以事簡爲樂。一旦天下多故。則絲纊膏漆銅鐵之賦。凡軍興所急者。莫不遠貿他郡以上供。令方急而民已恐。限旣窮而輸未畢。甚哉。吾土地之不敏。其爲邑

大夫之累。可勝言哉。於是乃有使鷙以集事者。其閒科歛繁夥。出納不時。民不能與官會。而使坐乾沒。以重困彫瘵者。視斯人以詐力相仇。苟爲自營。甚至滅天性忘瓜葛。而不知怪。夫豈令之所欲闘哉。亦知夫職任之重。有在於興廢之外者。而不暇恤也。若淮海朱君之宰吾邑則不然。君坦蕩樂易。不倚法以立威。而民趨事赴工。惟恐後。勤力官謹。戴星出入。雖疾病未嘗少解。故貪墨舞文者。無所夤緣。閱其俗日漓。人心不古若也。於紀綱倫類之際。尤致意焉。是以民皆樂稱之。雖然。今法令日修。賦歛日簡。親民之官。且得盡其職。若在邑旣久。於白里閒情僞淑慝。宜無不知。以其暇日。舉其所當爲。使

利無不興而害民者必去善柔不阨於横逆而鰥寡孤獨得以遂其生必有以副斯人之望者而君以秩滿告矣邑人既重德君又幸其征徭粗給不致大爲君累且異君之再任也故余述自昔百里之職其重且難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爲君贈意君由此而佐大藩典大郡以臨屬邑亦必有取於斯焉

送朱子範赴來安縣主簿序

求木於山林者鉅細無或遺匠石一過之則扳其莘者必出闤之材也市馬於邊陲者駑駿常並收伯樂一顧之則空其羣者必千里之足也爲國家者取士天下其亦有異於是乎吾邑朱君子範用舉者言得主滁之來

安簿同時以舉得官如君者夥矣其儒且賢不必人人皆君若而來安實治郡中如古行縣疑若不足以煩儒且賢如君者其門生子弟與交遊之上或爲余謂不然余聞古之取士其始常寬其終必嚴不寬則入官之途隘而不足以盡天下之材不嚴則考績之效微而不足以成天下之務今君所由進者入官之途與人同也三載考績儒者之效必將有異於人乎君自此且大用雖欲人人同於君得乎十圍之木不登匠石之場與拱把同千里之足不入伯樂之廐與下乘同士之未達何以異此先正有言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豈非君素志歟江右古文明之都豈匠石之場而伯樂之廐也豈有儒且賢又有志如朱君而但在下位者乎毋患其寬而有以成其嚴則上下俱得矣僕與君居相近交相好而衰病日增不能追交遊之後設祖道傍與君握手爲别顧不可無一言乃書是說以贈君其尚有取於斯也夫

王節婦汪氏序

漢世復除之令蓋本於周官鄉師辨其可任與施捨者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則又由鄉師書其敬敏任恤者而推廣之唐之盛時乃命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勿事則風俗之道備矣自是以來數百年間雖田里山谷之民莫不知有綱常之重豈可不思其故歟吾邑有

汪氏焉邑人王天民之妻也年二十七而喪其夫辛勤刻厲鞠二男一女乎子成立雖遭艱難涉憂患未嘗少動其心閭里賢之遠近稱之凡三十餘年如一日於是有司援著令復其家表其門誠斯時之曠典矣嗟夫吾聞孝弟力田之科唐人以爲無益而罷之割股廬墓論者謂非中道不取獨婦節之貞古今表顯無異議豈非以父子天性猶能感慨嫣勉於一時而無服勤敬恭之實與閨門秉志一節終天者不可同日而語歟況自喪亂以來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民俗爲之一變視秦人德色於擾鉏誶語於箕箒又有甚焉則天理幾乎滅矣而孤嫠老嫗獨以女婦之微繫民彝之重不亦可尚也哉長

其門復其家使之享恩榮於桑榆非徒以報終身之勞瘁亦所以勵婦節於無窮也雖然豈惟妾婦哉感明時優異之渥竭其自奉養之誠下以報慈母顧復之恩上以答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則爲人子者尤宜知所勸矣汪氏二子長曰有則次曰得奴皆有男女矣而汪氏康强未艾天之所以報貞節者未可量也故爲推本歷代復除感諷之微意而學士君子有感於彝倫之重者詩以詠之。

送鮑翰林赴官陝右序

韋布之士起家而仕於王都則固以遠其親矣雖其人志存終養初不以得於外者爲父母歡然亦且郡太守

奉天子之命以臨之而親勸君之爵則父不得以有其子子不得以私其親論諸古人亦曰以義斷恩而已況乎既居官而食祿則臣子之分已定設有中外出入之異遠近勞逸之殊君子豈復容心於其間哉翰林脩撰鮑君尚絅初以郡太守王公薦辭其親來京師爲中書典籤入翰林爲編脩遂升脩撰至是自翰林出貳郡爲關中交遊之士咸以關中距京師數千里若憫尚絅無以慰其親庭之望者抑嘗見之親聞吾觀尚絅少學于家雖服勞養志曾無寧日其辨乎出處之際而審乎義理之安不爲不明居翰林者數年接于公卿大夫之論議而酌乎當務之緩急不爲不久所謂中外勞祿之殊益無足以動其心雖其家君所屬望於子亦有必在此而不在彼者尚絅何患乎無辭以白其大人哉近代明公偉人有仕于州縣而因得留心政理以成其志業者有以在內爲無補而請郡以自效者皆士君子所當取法凡仕於遠郡者不難乎得民而難於獲上今大參汪公輟中書之重建行省以撫關中以都司出使軍中且贊襄省事者鄭君士恒其人也尚絅嘗厚知于大參公而與鄭君遊甚善宜上恩德以加惠黎庶寧有不自遂者哉。

送王駙馬都尉赴會稽序

士之能以功名顯於天下者豈必皆以殊異非常之績

震耀一世爲賢哉當夫創業之初闢地日廣新服未定反側未安瘡痍塗炭之餘未有所休息使人見之如儀鳳祥麟彼之如和風甘雨知歲稔之有期而時平之可望也則功近而德遠矣而豈知勇果敢之謂哉蓋必寬仁有度慈祥惻怛出於其性庶幾如竊脂之不穀騶虞之不殺者而後可以言此此論入物者之所難也而吾於和陽王公見之公王室懿親也由星源送鎮新安凡七年矣方徵饒之間內疑外訌人情未有底止公以數百騎入星源撫而定之一邑士民如脫其水火之厄而寘于慈母之懷其在郡也適縣邪之衆犯于鄰境之匪民者猶不遑四顧觀望卒皆相率而歸公焉蓋吾郡白

是無事則其中心誠信於人久矣。是以其民悅而服之，親而愛之。如其始至惟恐公一日去我矣。既而有旨以公移鎮于越。則雖欲留公一日，其可得哉。雖然，公之德在吾郡者大矣。夫和風甘雨，貴乎及時，非一郡一邑之得私也。儀鳳祥麟，要以瑞世，非一鄉一國之爲祥也。吾安知上之人，不以公之惠吾州者，而施於越耶。又安知越人之有待於公者，不異於吾人之望公於未至耶。然則在越人爲可賀，在吾人庶幾可以無憾。惟幕府之士，以其不得從公于邁，無以爲其思，則來謀述公之德在郡人者，以爲公贈，且以賀越人之得公焉。雖然，公之善衆矣，書之則不勝書。若夫郡邑之離合，民生之存亾，皆

天也。然必有開先之兆焉。當星源未定時，士有卧病山中而不能去者，悄然隱憂，慮其將及也。夜夢有所如往，在道而暝，急投旅館，則已昏黑矣。久之，聞門外有車馬聲，開門視之，則天明矣。問其從者曰，自何而來。答曰蘭亭來也。問何處蘭亭。曰古人脩禊處也。明日以告往來之士，嵡星源之君子，莫不聞焉。無何，公將至，則其姓與右軍同，而官又爲右指揮使。於是郡邑甲大定，則天明之應也。而又安知公終得右軍所治之郡，而爲蘭亭脩禊之主人耶。嗚呼，此越人之天明也，則吾以謂爲越人賀者，夫豈無所徵而言之乎。

陶氏孝友堂詩序

士行乎家庭之間，近而鄉里說之，遠而大夫君子，歎美歌詠而不能已焉者，其惟良心之克達乎。夫秉彝好德，心所同然，機動籟鳴，無容間息，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此陶氏孝友堂之詩，所由作也。始陶君生富家，八歲喪其母。繼母張，弗子也。長遂斥居于外。夫人吳氏，右乳抱左執爨，猶自力于織紝，以助其不給。雖憂勤艱苦，而不敢疾怨。積久之，父母俱老，生理日匱，而君之髮亦斑然矣。乃奉二親於所居，竭力以營旦夕之養。於是食其食而甘之，卽其疑而安之，視已遺體殆弗善也。遂歡然篤懇愛之道。弟妹之長者，君皆及時爲畢婚嫁，無敢以異母而不盡心也。父沒，子凱考禮經，佐君治喪事，親戚鄉

黨，稱君行義，又喜其有子，皆相率致賻。其厚賓客之自遠至者數百人。其夫人早失父，母沈無子，守志以居，夫人迎養於家，以終其身，人無間言。凱所居，學者從之甚衆，因束脩乘蓋之入以足其自。妹嫁顧氏，早卒，有二男一女，皆育教之。不使其親少動其心焉，庶幾能竭其力者。凡皆陶氏孝友之實如此。於是進士臨川葛元哲，聞而嘆美之，題其所居曰孝友之堂，親爲製文以記之。四方之士，得諸傳誦者，作爲歌詩，以反覆詠嘆其事。有得而吟諷之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是蓋良知良能本乎天性，應從爲感，如環無端，莫之使而莫之遏者歟。至正乙丑冬，汸始從葛君聞其詞，既又從陶君門人得

詩一卷，凡若干首，乃爲次其篇什而傳之。嗚呼，子之於親服勤至死，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夫豈以愛惡而二心哉。世變極矣，徒顧貲行之士，孝弟出於其性者，相與系綱常之重於一時，若陶氏父子夫婦，力行於家，尤可貴也。然則孝友堂之詩，可無傳乎。

送陳大傅遊黃山還詩序

徽之黃山，巨鎮也，北倚九華，西拓彭蠡，南挾廣信諸山，其東左挾浙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堧，要皆支脈所分。謂其巋然中居，以降勢委和于四表，有坤維主德焉，故名之曰黃山。然其上則嵯峨極天，巖崿深窅，下則連岡疊巘，亂斗絕環阻，雖土人有不能遍求而盡涉者。蓋自歷世

隱淪之士，咸樂居之，或以爲昔軒轅得道者遊息所傳也，郡非會通之地，四方賓客，無因而至。獨唐李太白嘗一遊其間，爲之徘徊而去。迄無復躡其蹤者，由是茲山之勝，幾世罕聞矣。至正十一年，歲辛卯，夏四月，浚儀陳公于山，實來游焉。始至，風雨彌月，而山之主僧適遠歸，亟率其徒以先導，歧發郡城，出西郭，明霽開霽，郊原穆清。旦日旣旰，始遊其麓，澗瀑平而波流易涉，林莽盡而蘿蔓可緣。若有陰相之者，乃休僕人，減騶從，相伴乎松陰竹林之間，靈菌不採而自芳，丹泉在山而常潔，他人君子之常操，猶有可見者乎。進而據虎頭之巖，以下臨白龍之湫，風雲凄興，雷雨將作，凜然神物不可褻而觀也，乃循左巘，絕大壑，陟層崖，登進化之危峰，以望八極渾渾焉，噩噩焉，若有見夫崑崙磅礴，兼覆並育之仁，然後知茲山之大，根同乎五嶽，潤達乎四海，而英華發揮，精爽洋溢，與造物相爲流通，而莫知其終始也。烏可以方隅論哉。振衣下道，授館精廬，信宿而還。蓋充然若有得者，不知我之觀山耶，山之觀我耶，與吾遊者，皆自視其所觀耶，抑將同所觀於遊者耶。嘻，以公高情遠識，如斯，其有異乎昔人之來者。因宜放仰首注目，望巖而還者。於公所存何如也。公妙齡積學，已超邁等倫，俄而貢春官，對大廷，以第一人及第，列官朝著，聞譽日隆矣。顧猶遠遊名山，以發登峰造極之想，則夫究經綸於功載

抱根柢於詞林者，何可以識近量哉。於是郡之縉紳儒士，咸喜公之能來，而惜其別去也，雖取山中景物有名圖誌者，相與賦詩，餞公，以寓其攀往之私。詩皆一章，章十句五言，以余獲與斯遊，又俾敘其事于右簡，是用著茲山得名之實，極一時之榮觀，以告夫繼公而來者。

送臧尚文赴句容縣教諭序

休寧臧尚文，試進士于鄉，在遺材之選，將以廣朝命，主句容學。實自師友交游，暨郡邑之良，咸有言以贈之，其後出而別爲卷者，余復爲之敘。其言曰，上之貴乎仕者，非爲觀美也，將以行其義而已。是故官無崇卑，惟其時；材無大小，惟其志。二者一失所安，而苟焉徼榮名於旦

又則君子有弗幸者焉。況夫以不足之質而罹無窮之變。有不併其得於口耳者而失之也幾希。今校官秩雖卑。然邑大夫僚佐在前。經師弟子員在後。進有賓主之禮。退有師友之義。潔俎豆。崇明祀。得以致極其誠敬。講殷晉。嚴朔望。得以脩著其威儀。四方賓客之往來。觀風論俗。得以識時措之宜。窮政理之要。社稷人民。自可馴致。而則仕之思哉。三年大比。脩其舊業。賈餘勇於一策。而患失之念息。予以事上治民。則定志以揆時。因時而立義。斯君子之道行矣。傳曰。仕而優則學。信乎非優於仕者。不足以言學也。又曰。學而優則仕。信乎非優於學者。不足與言仕也。劉尙文齒少而識明。業專而行歛。益優哉其有餘地者乎。尙文之大父曰廷芳。猶昔者嘗學於鄉先生定宇陳公之門。始科詔行。陳公一領鄉薦。歸則著書授徒。終其身。類非以仕爲悅者。是故戴君隱居教于。從容深厚。率有異於常流。則尙文所以爲何容士大夫敎者。固無待於他人言矣。或者以不得與南宮進士偕。爲夫人惜。其言幾遠於義。故余托於仁者之後。誦所聞以爲君子贈焉。

送高則誠歸永嘉序

高君則誠。學博而深。文高而贍。自爲舉子。已爲學者所歸。及登進士第。調官括蒼郡錄事。學道愛人。治教具作。郡守前憲副徐公。深敬異之。比滿。不忍聽其去。即學宮設絳帳。身率子弟迎君而請業焉。行中書聞其名。併承相掾。儒生稱其才萃。法吏推其練達。而君亦雅以名節自勵。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緣他掾有故。輒以兼其事。君稱與册。定是非。酌應如流。意所不可。輒上政事堂。慷慨求去。時東南又安。藩府無事。然政趙郡蘇公方以文治作興其人。君與臨川葛元哲。俱見稱譽。日承言議。辭閒益隆矣。俄台民弄兵城邑。驅丁壯。集其徒海浦。連巨艦數百以自固。帥閫吏弗能治。有旨行省臣總諸郡兵平之。省臣謂君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君亦思幾因得自效。時浙東帥達公以除寇爲己任。一見君歡然。既開幕府。乃以論事不合。避不治文書。於是帥閫踰三時。卒須大臣自京師來。以上意撫之而後定。解散。分憲諸將校規急利便。獨君無一辭。以秩滿即日還省。且告歸矣。於是交遊之士咸造君。且謂儕者雖臨事不見用。卒能完所守以自旌別。爲君賀。君設俎豆觴客。酒行。笑謂座中曰。前輩謂士子抱瓊苟起鄉里。達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榮至矣。孰知爲憂患之始乎。余昔畢其言。於今乃信。雖然。余方解吏事歸。得與鄉人子弟講論詩書禮義。以時遊赤城鴈蕩諸山。觀澗泉而仰雲木。猶不失吾故也。時客多君里人。樂君之歸。皆甚喜。有起自席末而言者曰。朝廷以科目取士久矣。時方承平。自軍國要務。至百司庶事。舉無不兼。士亦得以浮沉簿書文墨間

稍有牽制，輒放俗吏，與文自解，由是賢否混淆，有志者無以自見。宜乎君之悠然遐想於去就間歟。雖然今中原多故，聖天子、賢宰相，一旦慨唐虞刀筆之敝，盡取才進士用之，則如吾高君者，雖欲決遯山林，亦將不可得者。然則入踐廷宇，陪老成之讜議，出臨郡邑，布恩德於罷瘵，使赫功茂績炳然一時，以荅清朝設科盛意，豈非君平昔之志，而亦吾黨所望於君者哉。衆皆曰然。乃共舉酒屬君，賦白駒而別。

送張子儀還姑蘇序

士之負強果振邁，欲有所爲者，必奮發以厲其志，靜專以成其能，由是日有所積，用有所累，如拾級以登九層

之臺，雖弗克遽躋其巔，而都邑盛麗之觀，風雲變化之妙，已在吾目中矣。若濮陽張天驥子儀之學于汪君仲魯也，其殆類是乎。汪君世家婺源，以詩學脩進士業，嘗因教授休寧里中，子儀自姑蘇侍其家君從政是邑，得委贄焉。屏交遊之悟嬉，忘寢食之常節，激昂憤悱，弗得弗措，所以厲其志者有方矣。既而術業就精，則韜斂緒於敦柔，發見聞於確慎，紛挐之悅，寒暑之變，舉不進焉，所以成其能者可冀矣。如是而擢巍科，登膴仕，極布衣之榮名，振文儒之風猷，如引繩取物，寧復不得之患哉。踰二年，其家君以秩滿還，子儀亦辭去，同學有悅其勤篤者，留與卒業，子儀固樂焉，而親弗可。汪君於是率文遊之士，賦詩餞之，授簡於余，俾代叙其意。昔聞漁巨澤者，必善其網罟，織鉤細餌，不足以冀吞舟之獲。游大川者，必良其舟楫，敝帆壞槳，不足以敵風濤之變。夫文場巨澤也，名途大川也。彼或鵬奮乎試藝之秋，而汨沒於在官之日者，殆亦非其具爾。朝廷設進士科，取天下才，豈直以縻位厚汝書生哉。授以州縣，則蒞官治民是務；擢之館閣，則論思獻納是責；登於政府，則發政施仁是賴。是三者，或任其一端焉，則必有其具而後可。苟無其具，而徒汲汲焉以庶幾一旦之或得，則大人之自待者固已淺。其如利口何？子儀以英妙之年，負堅勇之節，又能取諸師友，以鑄成之。其網罟宜無不善，如涉功名之

洪波，操一致於險夷，以收利涉之功，則姑務堅良其舟楫。汪君率事師友之義，庶其在此，余故申之以辭。

滋溪文藁序

滋溪文藁三十卷，浙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爲郡掾時所類次也。初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躬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胄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妙超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已者，故其辨異端，闢邪說，皆真有所據，而非掇拾於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于天下，而不肯決意於長往，則得之

朱子者深矣。當是時，海內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虞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故成均，然後大經聖賢下學上達之旨，縷析毫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數，脩辭游藝之方，本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文獻莫盛於斯，而俊選並與，殆無以異於先王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擴之有要，行乎家鄉邦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其人乎。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即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既入胄監，又得與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淸脩篤志，足以潛心大業，而不惑於他岐，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建而闇之愈顯，行已尊而飾之愈謙，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于天下，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頹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粹溫，謹言而敷暢，若珠璧之爲輝，菽粟之爲味，自治朝國化之原，名公卿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夫儒先述作，關與不在焉，而浩然刪脩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即爲四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知，袁公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擅文章之柄於十年後，而王公遂相與爲忘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尚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士大夫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抑未知

三公，視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朱爲楷從，而力求在己，不務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啓其得失之機也明矣。故方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

治世龜鑑序

昔者帝王盛時，紀綱法度悉備，子孫得以據依爲治，號曰成憲舊章。其君臣上下，相與鑑視前代，以保大命而繫民心者，警勸惕厲，無時敢忘，以爲家法。其治於未亂者如是，故雖攻蘖芽其間，而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可以無患。夫豈有一旦土崩之禍哉。秦人學不師古，取二帝三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與其深微之意，皆蕩滅掃除之，不但燔詩書、殺學士，爲足以亡其國家也。自是以來，創業者無所因襲，守成者無所持循，而廟堂之籌策，侍從之論思，遂爲治亂安危之本。其不輕而重也明矣。然簡編之所存，忠言嘉謨，曷可勝紀。當其時，或見用，或用之而未既，或遂不用，得失可以具知。由今觀之，則所善者可以爲勸，而戒無不可懲也。若夫貫串古今，博觀約取，以示方來，使先王經世之意，一一有見，則誠哉君子之用心已乎。參政趙郡蘇公，早歲居館閣，嘗即經史百氏書，采其切於治道政要者，匯爲一編，名曰治世龜鑑，至簡而不遺，甚深而非激，通疏練達，而公平之規著，親切確古，而正大之體存，信爲謀士帥門者之元龜實鑑

也公爲御史知無不言持憲飭以洗寃澤物爲已任㒸議政府屹然不阿兩典大藩皆勤於庶事嘗奉詔宣撫畿甸旁求民瘼秋毫無隱而又酌理道之中正不迎合於前無顧慮於後雖一時若不見察於用事者而退居之日凡可以尊王庇民者未嘗少廢其討論之工也蓋公學本先王而志存當世其見於行事者如此則是編之作豈欲托諸空言者哉新安諸生趙汸序

送江浙參政蘇公赴大都路總管序

邦畿王化所先郡國之本也自昔盛時輦轂之下五方黎民與豪右雜處憑藉附崇形便勢軋紛莫爲制由是號稱難治漢世選健吏以摯埒誅罰先之何有於化民

成俗唐宋宰相欲假劇地病僞者乃得因以自見豈聞誠心布公道之謂哉國朝并包區夏薄海内外罔不臣屬神州赤縣之間繁殷儼盛列聖相承皆屬重臣以蒞之乾尊職隆非前代比矣至正九年冬十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除大都路總管命下之日街談巷議咸以江浙大藩方賴公爲治不宜用彼易此其殆未知祖宗重内之弘規選上官人之意斷者乎夫發施政化樞機轉移務當其會古之聖人所以不疾而速無爲而成者用斯道爾皇帝臨御日久明意所照於民生休戚臣子行能秋毫無隱既爲親擇循吏布諸列郡深懼京師冠蓋萬國長民苟非其人則四方無所視傚

乃暇飭臣於外省俾以其道行將變法律以詩書通政刑於禮德益不言而示天下守身以樹模也傳曰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又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昔之爲國者何獨昧於斯與公起家成均諸生致位宰輔清忠粹學簡在上心久矣蒞官王都爲二千石師表非公誰然公平日論治道必本三代所謂明道術正人心育賢材興教化益拳拳焉今天下承平朝廷開聖天子將登用真儒上稽唐虞近鑒中古建久安長治之策極維持鞏固之方以垂無窮京師雖衆且大殆不久煩公矣士民懷公之德惜公之去而弗可留也咸相率爲歌詩以泄其戀思於是臨川葛元哲述公所以臨政

而得民者冠於篇首汸敢推明德意竊取昔人後敍遺義爲辭末簡以終之

送江浙參政倪公赴司農少卿序

國家既收中原兵革之後所在爲墟聖天子惻然思有以安衆之傍求故老宿儒忠臣暢達習知畎畝事者爲勸農使給印綬置官屬行田里間呼其父兄子弟家人語告諭之開榛莽疏溝洫立阡陌假牛貸粟皆因其所欲而利導焉道屬吏行傍郡招徠其人時江南民苦重役患之者衆不數年屯聚大復官府之設公上之供始得施其政令于是罷徙以其樹歸還府郡邑之長貳以勸農繫銜大司農司實總其事蓋古者稷之官至我

剗始復覗前代會計出納廼張權利者不可同年而語
矣然承平日久良法美意寖失其初嘗見江南郡邑
歲使者行部縣小吏先走田野督里胥相官道傍有牆
塹籬援類圜圖者輒樹兩木大書農桑二字揭之使者
下車首問農桑以爲常吏前導詣畔處按視民長幼扶
携竊觀度不解何謂而種樹之數已上之大司農矣使
職農事者皆若是所得則兩家富有四海之實何自而
可允乎夫古之帝王所以長治久安者無他皆能使天
下之人均齊方一以奉其上無所偏而已方今經費所
出取東南爲獨裁大河以北水旱屢臻流亡未復居民
鮮少五帝三王之脩井牧溝遂畜聚果木畜衛之所資

以爲當鎮其遺墟故跡多蕪茂不治安得褒衣博帶從
容俯仰周旋來綴輯復如中統至元時哉大司農位尊
而職專長貳卿佐皆公卿輔相其人必有念此者矣至
正九年冬十一月詔以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偰公
爲司農少卿公北庭文儒由初科進士高第歷官省憲
所至具有成績古所謂天子之寶臣者也與國家之術
典以復唐虞三代之治安知不在公乎士民懷公盛德
多見于歌頌翁羨之言要在畝畝非公之賢則不能自
達也故竊附其說于卷終

別葛廷哲序

汸昔遊臨川聞進士葛君元哲之賢心竊識之未幾君

復以鄉貢第一人擢第授官閩中辟行中書掾貯大臣
領江浙者皆稱名卿思得儒者爲助故君至閩官未及
上而檄書至矣至正九年冬汸來錢唐君在職已逾歲
覗其執持操於等夷之中抗高情於事物之表進而省
閱則簡書委積官守嚴密而贊畫不怠於忠純退而燕
處則諸生在庭交友在坐而論著[redacted]事於精詳皆之所
聞於是益信而余亦始獲與君遊矣君又不鄙授築于
館暇日親以屨詣相與論平生爲學大槩乃喟然語余
曰人心與宇宙同體而梏於私者不足以知其人也與
造化同運而溺於流者不足以知其精也今夫清明在
躬於穆無間豈有一毫之蔽隔哉惟其甕然之復不足

以勝思慮之多於是一體而同運者始判爲二物而攻
取之欲行矣然則君子之學其可舍此而他求也乎汸
謹謝曰善夫君之論學可謂識此心之妙者矣向余見
君之外而已今又知君所以進乎內者顧余不敏將何
以與於斯蓋嘗聞曰學必已聞道然後能立己能立己
則擴充變化之機在我矣尚何化物之足慮哉益不聞
道則毫釐千里之變常伏旦夕而聞非耳目之所官也
今君之所以自致而屬友者如是其殆有微乎若余者
勉焉而不足於力察焉而不足於明殆無以進於斯也
久矣君將何以教之意以余聞君之詳而後定會乎新
乃得相與幾乎於道也又慮別以大能無慨於中乎君

苟不棄余猶尚有以相之也

贈錢彥賓序

古之所謂輕世肆志者雖有奇才博識常深自斂匿不欲人知是故擇其可以怡神遺興者隱焉使夫人皆即其所隱以命之而不辭然不百年爲其子孫者亦幾無以名其德則亦可悲也已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一何至於是歟豈其審夫盛衰之故存亾之幾俯仰一世若無足爲者而然歟其人雖曰長往而不來遑乎大中然視夫毀冠裂絶人紀自以于方外哉玄思遐舉欲後天而老以觀世變之所極而終失於憤激之過者其優劣何如也吾邑令吳興唐君子羹嘗爲

余言趙文敏公以淸才雅望見用國朝名聲流于四海其同時有牟成甫張剛父姚子敬錢舜舉文學之美皆與公相先後舜舉以繪事擅名公甚敬其爲人嘗爲之詩有曾因嵩釣王月亜漢天一點客星孤之句而不及其畫蓋皆一時之傑也至正己丑冬余訪唐君吳興因得牟先生之書而傳之未幾又得姚張錢三公之詩而諷詠之皆淸遠愽洽奇興深遠非淺聞可冀而錢公跌宕其氣格力儁暇無怨懟不平之意要爲不可及云獨其所謂經說者不可得見訪其家問諸其兄子國用則曰公嘗著書有論語說春秋餘論易說者俯泌間覽之日後皆焚之矣蓋當時同遊之士多起家教授而舜舉獨隱於繪事以終其身世之見其杜德機者亦惟稱其善畫而已嗚呼其與所謂輕世肆志者乎何其抑抑蔵遯如是之深也國用字彥賓敬愼淡泊不愧其先能寫花木翎毛蓋公之古學經說既已無傳則食其所隱者以世其家而有待焉亦若子之志也然則錢公之所以遺其家人子孫者不亦安且遠乎余既有感於舜舉氏之卞竊嘆文敏公之知言而喜唐侯之不余欺也故叙其說以遺彥賓俾其子孫之嗣祖尚德者有考焉

贈別范季賢序

至正九年吾能亦晳若月嘉平僕還自吳門訪邑大夫唐公於苕溪之上公爲除館授餐俾改歲而歸因得與

其家諸塾之師范季賢氏遊季賢溫恭愼重教小學弟子常數十人取束脩乘壺之微以養其親然幾能竭其力者與人交無論事巨細言必信僕敬之愛之而季賢猶以日惟人因是思不克速成其學爲嘆比僕將歸則又慨然有離別之感厚辭無以答其意者用告之曰夫朋友之交非羣居族處之爲貴也切磨於講語之際收斂於宗居之頃考德於契闊之餘刻日乎再見之日斯古人之道矣僕不敏無以相發請以不肖之身所得於前輩者爲子誦之僕之鄉先生皆善著書所以羽翼夫程朱之教者其有成說僕自幼即已受讀然未知所以爲學也嘗適嚴陵謁夏氏家學其偏即往訪之其老

成惟教授君大之在謂僕曰子生朱文公鄉於公書宜無不讀且公嘗自言平日所得多在文義中故所爲經傳訓辭精切服妙無一字之稍然余竊惟論語爲端以教訓學可也所謂之爲言者於義何所當邪僕時卒無以應心愧甚退而默思聖經賢傳中如夏先生所舉可以關余口者多矣蓋自是稍知反其鹵莽滅裂者以致力乎究竟詮釋之道焉他日以事過東陵之北數從原之里間有黃楚望先生者嘗起家文學俄棄去僑居城中杜門著書餘四十年矣因即求之得其纂釋之目千餘條皆六經傳注中疑義先儒所未言或言之而未究與夫聚訟不決者謹讀曰人皆有言理學至近代大明

時理以釋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固無待于後人也且以大儒先生竭其心思所極而猶有弗得者焉則亦未如之何矣今先生尚發其所未發者乎先生曰爲斯言者衆矣豈非以先儒所未盡者終非後人思慮可及不如謹守其已言者之易爲功乎以吾所見正恐其所已言者或不容遽知其所未言初未嘗不可通爾今姑舉一二爲例傳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爲無所受命蓋喪父而無兄者是也使其言已當則女之喪父無兄者衆矣皆不得嫁乎如以爲未當則固學者所當致思也思之思之而又思之而終有不得焉則闕之可也以俟後之人亦可也一或思之而有得則知

先儒之所未及者或有時而可通此今未嘗用一日之力而遽詆以爲不可更通且皆他人之用力者是殆以已之無見而欲廢天下之視也夫集諸儒之大成以立言者莫若朱子論語集注篇端有曰明善而復其初者爲聖門之學發也其所謂初何所指乎以爲稟生受分之始邪則其氣質之雜固與理以俱賦矣以爲赤子之心邪則昔人蓋有闇經術之辭而知其爲大惡不仁者是孰爲初之可復耶彼謂先儒之已言爲易知而輒誦習以自文者殆於富人了無其田疇循其作業徒抱其遺契之齒而日數之以爲能不墜其家聲時先生年近八十貧無置錐之地令指所需朝不及夕而嚴毅清苦

介然以居聽其言者莫不爽然自失也僕蓋由是益知講學而不切於己治經而不究其事者無可得之道焉其後遊臨川見雍郡虞公因舉所聞質之公曰所貴乎師友者正如是爾吾平生取友甚衆然因一言之善而得以自勉者有一人焉早歲從吳文正公於豫章時清河元公復初爲行省掾嘗與余談諸經要義余悉以闕略以來之說答之明日復初告吳公曰伯生緣學殆未博也余始聞之不以爲然繼取古今百氏傳注之說旁逆錯綜而究觀之然後知不能博通於彼而遽以爲有得於此者非愚則妄是則復初之得後與四明袁公伯長同仕于朝有交友之義伯長一日歎曰我輩以文學

見知于世。不及盛時力自充拓。他日老於鄉里。門生子弟。四方朋來之士。質疑請益。更迭而前。一或無以應之。則雖欲學焉。而歲亡辟矣。余深有感于其言。故雖在憂患膠擾中。而潛搜默討以裨補其不足。未成者未嘗少後。此余得之于伯長者也。夫公之壯日。文學經藝之富。何可當也。而一聞規益之言。輒大肆其力如此。其所就之遠宜哉。僕之不肖者。雖嘗一二有聞于人。然錄思難精。畢力。以極其機鈍蔽塞之所未至。而未之能也。是以志念之間。常若負積逋鉅萬者。故每樂為質其所增學者言之。了識有意斯事。則請因僕之所聞者而思之。尚有取焉。固無待督於求處。而後為益也。儻以為子之趣

諸身者得古人為學之本。故假顧言之。于幸毋忽子之友曰。彝君伯常者。安然其善學。薛然其有文。僕敬之愛之。顧以亟辭。不獲盡切磨之道。會文之日。試由君言相與論之。其必有裨於僕之學。不加罪徒負師友之訓者哉。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為翰林待制。時先生臥疾。特命使者與郡僚守。致朝廷之意甚厚。先生堅辭不能拜命者久之。適憲使番陽周公在郡。親勸為之駕。其門生子弟進而言曰。今聖天子求賢策以清海內。大丞相集衆彥以圖治功。不替禁苑次對之職。起先生于山林。豈惟以先生業觚翰。攻文章哉。先生學通古今。以詩書禮樂為教。于史長于治亂興衰之說。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將先生疾且已。乃翻然曰。欲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辭官趣詣闕見聖主陳所欲言耳。乃命趣裝。諏日。借吏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與寓公搢紳之士。張郡南門外。設祖道。為先生別。里中者俊文學諸生。又相與作為歌詩。以詠歎其行。休陽趙方病不能陪搢紳之後。又不善詩。則贈言曰。先生應詔也。[illegible]言天下事。此于哉一時也。今為天下患者盜賊而已。自淮蔡發患。延於江湖。所在盜起為禍。蓓烈[illegible]然烟熛恬[illegible]名[illegible]足以橫鶩四方者。亦無間焉

矣。自[illegible]中世[illegible]不能作[illegible]殆若不足[illegible]者。國家以四海全盛之力。命將出師今五六年。民力已屈。而盜猶未息。可且。不惟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退戰不求智勇之士。與可任將兵者。而使省臺貴人。與州郡僚史紛然雜起。其軍旅之權。自軒轅氏以來用武之世。未有能以是而令師制勝者也。使行省討賊。御史臺督視知平時而賈兒驕頑。詠求枉奪之弊。僨維殺將。反覆壞亂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擾郡縣之間。緊征橫歛一切以爲假病民。而上官大吏。方且拘文法。守故常不思變通長久之道。賞罰者。用兵之大權也。賞罰不明而是非淆亂。天下之士。不復以功名自期。而中世以來

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吾未知其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何也今羣盜大者跨郡邑小者據一城植根固矣苟不盡反前失而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爲國家計欲並兩淮而南盡江湖之間求要害形便之地爲四五鉅鎭鎭各屯精兵二萬選士大夫公廉有成方畧能撫士愛民招納降附可爲人將者付以一鎭之權愼簡中外有文武才學者爲之副凡辟士募兵刑賞律令訓練程式進退節度出攻戰守禁防約束皆自朝廷考求故事爲法以授之郎官博士出入覘視以資廟謨而事無大小皆得專達列鎭屯軍屹然相望脈絡貫通首尾爲一內可以尊京師之勢外可以銷姦雄之……狗盜……將不戰而自[illegible]其尤倔強者諸鎭出兵犄而攻之無不殄矣其要在得人而已郡邑之兩者什伍其民以相守護毋使散越于外一家而三男子則簡其壯者一人爲郡守之兵以大戶之稅衣食之郡皆選賢守以防禦警衛各將其兵以固封圉蓋郡守必兼有兵民之柄而後緩急可使不然雖責其失地之罪無益也此制一定則列郡有備而民心不搖矣夫使諸郡各制其兵以保一郡之民而四五大藩皆握成軍據形勢以掃蕩羣盜奠安東南誠當今之急務也若夫知人之明任使之術在朝廷矣昔漢公以六萬人討西羌微族趙充國定計必分兵屯田以待其敝費萬全

也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終不肯爲衆分兵辭于勢也李德裕平澤潞軍中利害有將帥不知而廟堂獨知之者得居中制外之宜也今羣盜散據非有漢七國唐藩鎭之强而充國亞夫德裕之故智則有今日所當師者矣汾無謀夫策士之術也當其避地閩關朝不謀夕每恨民間利害不得上聞以至如此是以于鄉先生之行而竊致其畎畝之思爲先生倘以爲然雖言之可也若大本原深切有非草茅所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先生之使朝廷收得士之效于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乎天下則鐘銘彝鼎被弦歌可也豈惟一時一鄉之……者哉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二終

後裔時腴孫遺數句讀

景元

景行

趙微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三目錄

新安趙　汸子常著

後裔時腆介菴　吉士天羽

男瑞　又呂重校刊

靖士安侯

文

送休寧監邑坊侯秩滿序
送龍以清歸建德序　春秋集傳序
[illegible]雲集序　潛溪後集序
送總制王公移鎮新安詩序
送王晚[illegible]　送[illegible]之赴盱江序
送胡[illegible]川序
送鄭士恆隱居靈山詩序
上虞尹士書　答汪德懋性理書
答任本初書　答徐大年書
與汪仲玉書　與朱風林先生書
答趙伯友書　賀鄭師山先生書
寄上蘇伯脩　與梁按察書
代王總制同王左丞　與師山鄭子美先生
答蔡參政書　寄上蘇伯脩
答宋子乾　答倪仲弘先生書
與袁誠夫先生書　春秋纂述大意

舊稿纂述之意備見舊序
共學齋記　華川書舍記
永貞菴記　滄江書舍記
商尹生塋記　起雲軒記
素隱齋記　縣令周侯政績記
月源八景記　稱隱堂記
松雲軒記

趙微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三目錄終

新安趙汸　子常著

吉士天羽

後裔時腴介菴　男端　又呂重校刊

靖士安俁

文

送休寧監邑坊侯秩滿序

于門坊侯奉輝之治休寧也，下車未一月，而士風民俗、閭巷鄉落之殊，屋廬服用貧富豐嗇之等，家世新舊强弱淑慝之分，靡不周知。坐公堂，出號令，色夷氣溫。日聽之從辯訴，當庭從容決遣，有不服者，輒發其奸私窟穴所在，與故情弊惡。聞者蓋愧懼服，咸以為神。行阡陌間，視畦桑，勸惰，雖遠必至，益知民事利害。公退閉門掃地，焚香，書冊左右，以吟詠自娛，吏卒非官事不敢踵外戶。于是豪强少誚，微弱以安，請謁不行，姦邪屏迹。則又將籍新闢之田以增學廩，進其師弟子而風厲之。雖以汸之樸學窮處，侯亦過而存焉。蓋其設施注錯，一以儒者之道，不因仍乎流俗，則其教易明，其政易行也，宜哉。迨年而紅巾盜起，東南震動，名邦大府往往守禦無備，則諜不精，訛言相驚，民情大駭，蓋芽葉乎豐熾，漸靡于恬嬉，古今一途，可為深慨者也。侯于是時親領民丁扼險以拒盜，而汸亦奉親避地，間關困苦，有不可勝言矣。

抑婺嶺谷之通郡境也，侯謂婺源守張君曰：婺源近賊，而無險可據，不利于守，郡治屬邑根本也，公能盡率其大家，扶老弱，斂財物，到婺休寧境上，細民入山清野以待寇，悉索其少壯，與五縣之衆分扼諸嶺之隘，完一郡以為會府西蔽，則有可為者。又謂郡將之長萬夫者曰：今守令不上兵，且臨民有久近，惡能得其死力。公以世將居守，與大家為姻婭，通民情，知其厚薄勇怯，以公而用其民，則猶可為也。將善侯言，而張君終不肯去其守地，婺源遂先陷矣。蓋大國家承平既久，城郭已隳，兵起倉卒，為吾儆計無出於侯二賢者，然一府不能用，則亦其勢使然。若軍民吏既分，郡邑無尺寸之柄久矣。節使省憲一貴臣馳傳來徽，以便宜用侯計，總攝其守將，商精銳，求智能，審形勢，明賞罰，以盡職守之方，則卑竊浮寄之盜惡能深入吾郡哉，雖四方殘民害物若斯烈哉。又聞侯之以郡檄告遠於行省，於是行省以侯領軍信州，遂以其主將命計事南行臺，太尉大夫公知其賢，命侯往治牛渚之戍。牛渚為中流要害，鄉兵萬人皆舍壁外，侯言於分憲，使入宿門內，以備非常，醵家夜汲達旦，不避扞掫，則請嚴刑以禁之。上下二港口，舟楫所通，而無根概之閑，則命立柵為門，設卒守之。軍士久屯多疾，或逃遊彈射，擧飲覓及衣仗，郡拘民船斷港中，為守江備，檣楫日壞，兩船皆生。侯請以軍容教士數閱，以生其氣

猶其能使皆可用官給錢葺所假民舟備凡用器以水
軍之法習之僉憲虞公與郡之守將咸敬異焉凡侯所
言必行而武備益脩屹然增巨鎭之重矣嗟夫當官兵
始復吾州時亦有以兵事爲言者而君吏弗能用是以
屢潰于戈兵民物故者十六七然其得失之由大率如
侯所以議牛渚者而已可爲悲夫浙江左丞赫公鎭徼
聞侯之賢檄召還邑行臺從之比侯至郡則代者亦至
官而左丞公還行中書矣休寧之人喜侯復來而惜其
又去也日詣會館望侯顏色或請建生祠畫侯像以示
子孫且侯在休寧未得究其所施也盜賊兵火之餘疾
癘水旱間作遺民之存者息猶未屬也且猶于侯惓惓

如此則侯之爲治又豈世俗凡近之謂哉雖然方于侯
之去而不勝其缺缺之情矣顧今濱池猶有未釋兵者
關梁猶有先儆備者履屐需材蕭衞同器若何而能簡
擢摯悉相挺爲合未渙若何而能招徠師旅饑饉新條
餘生若何而能存全時絀舉贏征斂無藝若何而能休
息乘時射利者欲未盈于溪壑存心愛物者莫從見于
簿書若何而能著廊清寧一之實侯有學有文通達古
今固已燭照龜卜于此況平生故人布在要路豈無念
亂者哉因吾州之未用與牛渚之小試者而益推廣之
其必有以報國家矣廷備篤目四方不遑寧處是以有
望于淸時之君子焉抑非吾邑大夫之賢無以發其幽
思也臨發石莽涼惘子眞之谷只滄溟浩渺憶幼安于
遼東則余于侯之行不能無悵然者良有以哉

送査以淸歸建德序

査君以淸用文瑜鳴歛陞開已久矣至正十有三年行
省大臣親帥師勦滅羣盜之于徽郡者承平之兵久不
試驟興發無藝武力竭張頗聞乎欲大帥有能禮儒冠
典縣吏者謀者莫不嘉之未幾自績溪遷吾休寧則惟
査君其人也君撫威儀明禮讓不以師旅饑饉而廢紀
法故爲之長者無或慢焉甘淡泊脩文不以留滯艱處
而怠爲業故與之遊者加其敬焉斯亦可以見爲士者
之有恆心矣居無何郡邑命吏皆致官君亦移書告其

去談者莫不惜之嗟夫稅而獨月百川沸騰或舟而遊
或筏而浮網者得者衆者筌者侯而獨者因而拾者皆
有以滿其志充其欲翩然一葉廷絲韓間獨若無所見
者果何爲耶宜乎脫屣埃塩濯纓滄浪遡齊實躋寥廓
而上征也哉雖然君聽人也其心固有所儆往矣客是
嚴子之高風欽名富貴之族石也郡牧范公之政理公
卿侯伯之楨模也躡雙臺而頫瀨瀨歌雲山江水之詩
於蒼茫杳藹間亦足以念隱約而釋幽憂者乎波決起
於海嘗大變滅於須臾且援觴抽毫肆爲之倡者貫汪
鎭彥維云猶歸然自得者曾何足論於査君也於是邑
人趙汸序以送之與之遊而惜其去者詩以系之

春秋集傳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背畔□□使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國而天下復歸於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滅曹吳入而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用而患夫當世諸侯莫能用之蓋嘗嘆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始蓋有意于齊晚尤拳拳于魯也又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脩桓公之業令天下諸侯以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可膺荊舒可懲也當今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其心豈一日而忘天下者乎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予雖聖人亦無以見其志矣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爵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於天下賜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蓋天下之所令也是歲之夏齊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脩書之際夫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子 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人情有不能忘于其 之也

殆其極也三綱五常頹倒失序而上下相忌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殆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脩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

書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
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卽是而求之
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
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
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
于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常據經以生義是
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二傳則無所師承故
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
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
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

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
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
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
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
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也左氏亦未之見也
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義公羊
穀梁所謂常事不書乃筆削之一義耳不可通於全經
陳氏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多斷以常事不書之法
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
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四而筆削
之義有十策書之例十有四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

書二曰命卿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
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
夫人禮則書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
六曰公子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
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夫人妻書來逆而已此史氏之錄
乎內者也七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薨不赴則不書禍
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敗勝不告
克不書于策八曰雖伯主之役命不及魯亦不書九曰
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適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適
諸侯唯告不書十曰諸侯之大夫奔則玉帛之使則告
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一曰凡天下之命無

不書王臣有事於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二曰大夫已
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
者書人十三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
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四曰凡物不爲災不書
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外者也筆削之義有
十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命
曰民力曰公卽位曰逆夫人如曰公夫人薨葬曰公子
夫人曰女歸曰卒曰外諸侯卒葬曰內師曰內特相盟
會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其書于策書皆有筆而無
削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
秋也二曰常事不書公行必反書至常事也不書必危

之然後書。歲正月公在外。必書公所在。亦常事也。不書
必在楚在乾侯。然後書公女納幣。來逆。來媵。卒而葬。皆
常事也。不書。必有故。然後書魯之郊禘。非禮也。然用為
時祀則亦常事也。不書。必失禮之中。又失禮焉。然後書
蒐狩不書。非時越禮。然後書。此二者。春秋之所以治乎
內者也。二曰輕重。凡春秋之盟會征伐。皆非禮也。書之
則不勝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或書其會。不書
其盟。或書其盟。不書其會。凡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也
書攻則不書伐。書伐則不書戰。書戰則不書敗。必有為
也。而後悉書之。自僖而後。外取邑不書。自文而後。外滅國
邑不書。書其重者。四曰嚴名分之辨。以諸侯會天子。不

可言也。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出君。不可言也。書曰
君出居。以國君伐其君。不可言也。書曰鄭伯克段。以戎
執天子之使。不可言也。書曰戎伐凡伯。五曰辨名實之
際。卒稱王子猛入王城。居于皇。稱王猛出奔。稱鄭忽復
歸。稱鄭世子忽。晉里克弒卓。稱其君之子。六曰謹夷夏
之辨。書楚與中國異。書天與楚異。書越與吳異。七曰詳
盛衰之變。桓公之策。略不書王。志天下之無王也。天下
無王而後霸者興矣。晉靈公之會。略不序諸侯。志天下
之無霸也。天下無霸。而後□□盟中國矣。征伐自諸侯
出。則君稱將。君大夫稱人。自大夫出。則大夫將稱大夫
必中國無霸。而後楚書君將。君將稱君貶。而後人之治

在諸侯也。大夫將稱大夫。而後人之治在大夫也。楚書
君將。治在□□矣。治在□□者。春秋之所甚不得已也
此四者。春秋之所以治乎外者也。八曰辭從主人。春秋
諸侯名號班爵。赴告之非禮者多矣。而吾一切以得禮
之辭脩之。將以示天下後世。則是初未嘗失禮也。春秋
奚治焉。是故爵號從其爵號。名氏從其名氏。是并其不
請命世大夫者而治之也。滕侯也。降而稱子。薛侯也。降
而稱伯。鄧弒君來朝而名之。郕休偽太子也。來奔而君
之。非其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世子序國君之上。吾
從而志之無改焉。是并其事進退諸侯者而治之也。魯
桓閔實弒也。而書薨。鄭伯髡頑、齊陽生、楚子麇、實書卒、

吾從而志之無改焉。是并其臣子之不能討賊。而姑為
隱諱者治之也。故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不知已
之有罪焉爾。夏五郭公。甲戌己丑。有月而無時。或有日
而無月。或宜日知其非而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慎之
至也。九曰無遺例。內書師。必將卑師衆。諱之。則君將而
稱師。外書人。必有微者也。貶之。則君大夫將同稱人。繼
故不書立。書衛人立晉。爭國不書立。書尹氏立王子朝
師不言棄。自鄭棄其師。夫人必致。苟非禮也。則不致。內
女歸必書。苟來歸也。則不書歸。述例不足觀春秋矣。十
曰譏而不辭。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策書有恆體也。不特
加一辭也。善而見錄則為褒。惡而見錄則為貶。其褒貶

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而已矣此一經之體要所以通治乎內外者也故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以存策書大體爲義而治乎內恒異乎外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以輕重爲義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錄實事而已矣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所以通治乎內外者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襃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知聖人矣故學者必知兼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旣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論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

深辨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微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下數百年之上也哉汸自蚤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退而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諸家及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復推明又復歔欷然後一經之義始完竊辭比事莫不燦然各有條理世經亂離深恐失墜以爲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所傳之事各繫於經而地名之釋附焉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有得其本與者皆附以己意暢而通之爲春秋集傳凡若干卷尚慮學者溺於所聞未能無惑別撰屬辭二篇發其隱微博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郭子章望雲集序

昔者朱子說詩于性情之道風雅之用備矣然未嘗不以體制音節爲言他日評漢魏以來至近代詞章家各極所長權度甚精而獨謂古五言不可輕變蓋述作有體變復之際昔人所難雖大儒先生不敢忽也汸游臨川時嘗以此說質于雍郡虞公且問所以爲合作者公曰三百篇而後有漢魏六朝朱子嘗有取焉然其爲體不一大抵世有治亂人品風俗不同極才情則淫傷

而無節尚詞藻則綺靡而失眞二者學者愼之可也余獨愛陰何徐庾氏作者和而有莊思而有止華不至靡約不至陋淺而不浮深而能著其音淸以醇其節舒以亮有承平之遺風焉然後知杜少陵所以稱誦不置者蓋在於此大曆元和而後知者鮮矣暇日觀公詩藁試以此說求之殆得去取大意往來江湖間身論諸能詩者或雖皆或否否雖或咸余公所賦乃若一以公言爲師無復他有出入而高雅渾厚自非齊梁間作者可及嘗禁苑游從時嘗論及於斯邪揄所見之偶同也自是每恨不得全藁觀之兵興以來此事姑置歲辛丑正月初與古皖郭公子章邂逅于星源子章嘗游余公之門者也

因論公平居崇尚選學。於後來變體一無取焉。而五七言近體。每欲棄絕不爲。公大節既立。而詩文皆峻邈深存矣。聞者相與太息。於是乃得子章所賦曰望雲集者。與一二朋友。共吟詠焉。古五言遠宗魏晉。得其高風遠韻。不雜後人一語。近體亦質厚微婉。足以達其志氣所存。亦以淵源之有自也。又可見余公居常教人恐本朱子。至其斧藻盛時。陶寫幽抱。獨與虞公相表裏。而不必他人之已同。斯其所以爲合作者與。以子章之才能。守師法而不變。亦可謂賢矣。友人有爲而傳之者。乃述所聞書於卷端。庶觀者知其所自來也。或曰。鄭公志士也。今四海橫流。生民塗炭。起管夷吾、舅犯、先軫諸人。相與

爲累。雖執鞭弭以救之。猶恐不及。顧相與論歌詩之源制作之體。無乃非公意乎。雖然。吾聞子章少無宦情。嘗欲泛大江。上三峽。相徉蜀漢之間。覽觀山川之奇秀。弔昔人經營遺迹。求嚴君平、峨眉老、譙天授、爾朱先生之流。相與上下其議論。然後大發于詩。遭亂志弗遂也。語曰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使子章嫁功名之會。與有以自見于當時。而誦其詩者。考論師友淵源。與其蹈之志而傳之。不亦可乎。新安趙汸序。

潛溪後集序

潛溪前集。止丙申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起丁酉。箋藁日新。卷帙未有終也。而宋公以書來。俾汸序其意。汸久病廢學。再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日。嘗過覩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因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乃爲序曰。脩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于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則脩辭而文。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盛。雖諸子繼周程之緒。猶且歸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蓋正則類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

不踐故跡。而飛馳使畔。自窺其源。其視韓歐。特埋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假繞於陳言。而同與之合。則餘年間。莫善於侍講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嘗游於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博極羣書。鉤深索隱。益將以自致爲文。宜以才高思敏。舒之斂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爲作也。而不但資爲文辭。○嘗其發憤擇術。直詆詞章爲潛言。龍藻爲宿識。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於呂公尤惓惓詠思嘆羨。若不能自已。

於言者。則其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其明矣。別集之行。
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汸所知於黃漁父者如此。
若大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黃漁父既不以
自多而汸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虞
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
嘗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
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
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
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湆齊，澄之有
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
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余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

者知之。袁公蓋巽然稱善也。曰虞公爲是言，學者細諳
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汸仲嘗學于虞公，而授
漁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有異於他門者哉。善
觀斯集者、

送總制王公移鎭新安詩序

古舒王公子敬，治星源一歲，以其軍鎭新安，州人思其
功，懷其德而惜其去也。涕泣歔欷，望屬首羅拜者，踵相
接于道。其縉紳文學，既相與作爲歌詩，稱述其事以爲
公贈，而猶若有未盡其意者，乃相與來言曰，王公有德
於吾州大矣。自壬辰以來，星源兵亂無虛歲，民死亡者
十七八。尚未知所屆。郡既陷，州人有釋衆自歸者，曰吾
以令鄉里也。大府信其言，使遐鎭星源，以遂其志。凡錢
穀甲兵，皆得專制，以優之。州人德焉。曰，自今而後，吾知
免矣。踰二年，會師番陽。一夕棄其軍去，或言死，或言亡。
瞋目語難者，責皺其間，訛言洶洶，變且復作。王公一下
車而中外大息，遂以無事。州人如獲更生。乃勸強植，封
殖良善，輕徭薄斂，重法以禁逋剽者。他部過兵，不敢涉
其境內。於是流亡來歸，行旅滿道，耕者在野，村落漸葺
廬舍，墳墓遺黎，始有生人之思矣。蓋星源且十載，至是
甫定，則公之恩德在吾州者，豈其淺哉。雖然，又有聞焉
始公至時，嘗謁五神廟。問曰，何神。曰，五通神也。見從神
行衣紫者，問曰，何神。曰，此檢宅爲廟者，王居士也。公曰

吾在京口日，嘗夢有衣紫神自西來謁，吾問神來何爲
曰，請五百錢。問何錢。曰，通行錢也。既又借吾馬乘去。吾
來時，一馬斃於道。今觀從神貌，宛夢中所見，不謂其應
在此也。其見於先兆有如此者。嘗考郡乘，唐之末造，星
源自爲一軍，不隸新安。初移鎭弦高者，邑人汪司空也。
今星源亦自爲一軍，其屯戍似矣。前郡將亦邑人也，而
氏族復同矣。繼汪司空者，關西劉公。當時有兩指揮，五
十余師。今王公官爲右指揮，而以其軍來副者，左指揮
也。官名既合，而將校之多，復不異矣。劉公記新城在戊
戌。今新城亦起乎戊戌，歲又同矣。當時有陶雅者守新
安，加賦于民，以固其位。至今新安稅重于天下。惟星源

以分鎮得免故其秕稅五縣爲輕近歲供億浩穰新安爲甚屬縣休寧歙皆稅十一而婺源兩皆專制得以恤其凋瘵焉勞佚不分亦似矣其於數百年事脗合又有如此者由是觀之亦可見公出鎮誠有關於天運而非偶然者矣請書其事於卷端且使續郡乘者有所稽焉嗚呼可謂異聞也哉夢刀者得州夢松者爲公事固有見諸朕兆者今王公之未來也山川鬼神已前知而預告之無亦厭亂思治鬼神亦與人意同邪宜乎公之能爲州民福也自古治亂相因其離合廢興之迹固有似者矣若夫其出處其屯戍便宜城築歲月同事官名代書姓氏征賦重輕求之前世無一不同是則言運數者

所未嘗及而論三五之者亦莫之詳也然吾於此得以觀天道矣則王公之來而見乎朕兆既至而卒能爲斯民福也豈不宜哉雖然今大兵西討一巢下數十郡縣而王公由屬郡起典大州是則前志所未聞而與昔人所遭遇者亦不可同年而語矣吾於此又有以知世運之將亨也亂極必治斯其時乎新安領州一縣五婺源既別爲鎮郡門以隸他將上供賦歛之調度不給者咸取足休寧而並緣之姦有不可勝言者無藝甚矣傳曰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古之善爲國家均而已矣將分裂破壞郡縣使定于一以息其民去其爲害者以平其政蕩陶氏數百年之流弊正其秕籍使賦不獨於一州安知不在今日乎吾觀王公恕以待人而嚴於治軍薄於奉己而厚於養民其志之所存有足稱者乃敘其說於卷首而凡以詩歌餞行者皆繫焉

送上饒張孟循父還盱江序

昔者吳公子札使魯觀於周樂自周南召南及雅頌其聽之大小治之盛衰與夫憂勤怨恚之情莫不如親見之至孔子教其弟子亦以誦詩雖多而不能從政專對爲無益詩道與政通固如是乎蓋嘗聞之古之爲詩者辭與聲皆出於其情夫人情者禮樂之原而治道所從出也士將學爲卿大夫以任天下國家之事秉四方之政則必盡人之情以通於禮樂詩三百篇雖辭異事殊

時其發乎人情之天則一而已後世爲辭與聲既非出于其情則固不通于禮樂而無關乎治道君子又奚取焉雖然時有古今道有汙隆而人情則無以相遠大風作于漢而河汾王子知其霸心之存石濠新安作于唐而魏國韓公有感于兵制之失夫豈皆不出于情而一公所言若是上不以三代卿大夫自期無事于四方而學不足以盡人之情則後世之詩雖有合于古者亦鮮或能通其意焉耳若張侯孟循父之言詩其有志于古者乎侯上饒之賢也癸卯之春自盱江來新安爲其使君左轄公結同姓之好于總制王公王公所以深檄乎左轄者不于其幣而于其使禮成將返則命郡中士咸

賦詩以餞之。又出其在鎮所得詩文以觀之。侯于星谿之篇。蓋有取焉。既爲詩一章題其後。復手書之以寄余海寧山中。余嬰疾累年。舊學都忘。因三復孟頫父所賦而竊有感焉。夫盡人情達事變。明乎得失之迹。本其廢興之由。此詩道所以與政通。蓋古者卿大夫之學也。而孟頫父得之。其卒成二公之好而以素質見重于主人宜矣。廼即其詩辭所及。推本季子之對。孔門之教。盤近世名公鉅人高識遠度。以廣夫言外之旨焉。嗟夫。吾聞國風止于澤陂。蓋春秋之季也。今四方多故。雅道陵遲。有偉人焉。上下古今。究觀與廢。以其發於人情之天者振而起之。其文運復昌之候與。吾於張侯有望矣。敢以

斯言爲贈。

送葛元哲還臨川序

國朝以科目取士。兼用於中外百司。其秩八品。而以才名稱者。則行中書得辟爲掾。掾之員多者數十。命士中之由進士來。歲不過四五人。公卿大夫好惡旨殊。則獲上之道難。刀筆綺紈。品流趣異。則取友之義闕。婣江浙地大物衆。簿書期會。米鹽雜集。月更季謝。雖俊傑無所置才。以儒者爲之。動無不宜。僅能免過。一毫疑自吏。則羣言飛沸。讒讒不得安。視大僂身末僕單肘下邑者尤難居矣。若夫守經制行。卒能完其名。以終其事者。殆鮮矣。而吾於臨川葛元哲見之。始君以進士掾江浙時

兼政趙鄭蘇公。以碩儒宿德出典大藩。思進文學庠序之士。用表勵其人。故君首見知。日承直議於中州文獻之懿。所得多矣。鄆城樊公繼至。淸飭自氣倨甚一時。於君尤親厚。村於職守。討論遠嫌。愼微毫髮無苟。而不砭砭以立異。不翕翕以爲同。故鉅公大夫莫不稱爲佳士。而競遊之彦亦無間言。樊公乃自爲書薦君宜在館閣。非不試之譽也。嗟君以儒冠掾史。贖論是非。屬難處之地。且猶所立如是。況夫君得爲之位。當可言之時。有不行其所學以大厭輿者乎。世常謂儒者闊於事情。故公卿賁人下士之風益衰。而士或至自貶以求合。二者蓋胥失之。識使上之所以遇下者以道不以勢。皆如二公

之待君。而士之持身者。亦如君之有立。則儒者豈眞不足用乎。君既秩滿。學者幸其解職事。願少安承教。而君以太夫人在堂。歲晚急歸。且將蒐釋群經。折衷百氏。以究觀古人之能事。極其功志之所存者。又非予之所可量也。雖然余聞君之鄉。有王丞相陸先生焉。其爲道不同。然皆不苟安於流俗。所謂有志於此。不以有不善廢者。聖人復起。其言不易。君歸辨學正誼。有以發鄉先生之蘊。而極夫是非之公。則予不足爲君贈矣。

送鄭士恒隱居靈山詩序

鄭君士恒。下居靈山隱焉。或曰。士恒才美而氣淸。讀古人書。達於時變。進而功名之會。可與英俊齊驅。退而援

館諸侯。則德禮政刑。得以咨訪。樂山林。甘游泊。匪宜。余聞而言曰。爲足說者。於鄭爲似矣。而恐未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夫慕遠者遺近。務大者忽細。學乎古人。而後知流俗之論卑也。且隱道固多端矣。自兩漢來。代有其人。惟鄭氏然節莫高乎子眞。學莫懿乎康成。使天下後世有識者無不嚮之。而況其後之人乎。雖然。二子者既遠矣。吾鄉有二先生焉。其一曰鄭公子美。賢賢樂善。節槩甚高。鈞於學山之陽。耕於師山之北。而嘗寧聞其名則子眞之巖石也。其一曰朱公允升。研精六籍。超軼百家好古博雅。莫爲儒匹。下居石門。其書五車。則康成之通德也。士恒慕鄭先生。而不及見。則求其門生子弟而與

之遊。告於當路者。而恤其孤。茂朱先生而願學焉。則先生出而教子鄭公之里。發其書而廣其傳。其度越流輩有如此者。豈非學有餘緒。足承高明之業。頤思先德而興起者乎。士恒不徙隱矣。士恒自挈家。避地東南以至於此。雖涉歷艱險。而不忘問學。以遂其初。益有志者歟靈山在郡西北。鄭先生門人鮑伯原父別墅在焉。泉清而土沃。地僻而俗淳。藏焉脩焉。游焉息焉。莫善於斯矣。其能謝侯牧之招。造賓師之位。遠市朝而於山谷。用宜於士。或者釋然爲士恒喜。乃相率作詩餞焉。而余爲敍

上虞學士書

訪聞之。航大海者。患其望洋而無際也。有智人焉。以磁石之針。定其所向。而後波濤風雨。頃刻萬變。而吾之所趨者不迷。以其所守之得其要也。聖賢之道大矣。其深而難測。遠而難至。非海之所可喩也。是非善惡之故。利害得失之端。變眩出沒乎吾前者。雖波濤風雨。不足以擬其紛紜而轇轕也。然則爲學者。獨可以不知其要乎。訪又嘗聞其說於父兄矣。吾之至尊至貴。而擧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而擧天下之事。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眞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眞有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舍是而他求焉。雖有考索之富。而擴充變化之無術。雖有辨析之精。而持守堅定之未能。則夫隱微之間。私

欲之萌。滑溺滋長而不自知者。卒至於波流風靡而吾之所謂至尊至貴者。亦從而喪矣。然則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而實有未易知。未易能者乎。此訪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今獲登于門墻。仰覩乎道義之崇高。而胸襟之和樂。卽之而愈遠。測之而愈深。而知閣下之所存者。有未易窺者矣。退而伏讀閣下之書。則粹然理義之言。粲然名物之辨上古聖賢之統緒。近代諸儒之閫奧。莫不在焉。而詞氣沖和。英華醲郁。又有以兼該乎詩人文士之所畢力而未能者。然後知夫巍巍乎泰山喬嶽。閣下之爲高也。渾渾乎長江大河。閣下之廣且深也。非深識乎統之有宗

會之有元者。孰能與於斯乎。然汸之幼也。嘗聞大江之西。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己誨人。深有憂於空言之無益。及覩乎閣下所爲行狀。而知爲學之方矣。今先生之書。將家傳而人誦之。然其心學之淵微非以其所聞者而表章之。則世蓋有未易知者矣。汸生於世。二十有七年。老母今年七十有三。所以辭之而遠去者。其志誠在乎此。而不敢失也。伏惟閣下察其有志閔其無成。以其所得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至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而至能至貴者。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

答汪德懋性理字義疑問書

陳先生性理字義。取先儒周程張朱。精思妙契之旨。推而演之。蓋爲初學者設。然欲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使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釋然於中。則惟深潛涵泳。不亟不徐。以俟其一旦之通暢可也。摘摩比較。雖若得其皮膚。終非實見。彌鮮見務以前輩格言。摘其疑似。擧以下問。殊陋何足取哉。不欲少負嘉意輒於條目之下。各綴臆說數語。更俟切磋。不可便以爲是也。昔有傳侏儒觀俳優者。言其立於衆人之後。非有見聞。而亦大笑。或問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今吾儕爲致知之學。而徒取先儒之言以爲己言。持先儒之見以爲己見者。何以異此。又況於借視聽於盲聾者。其可不審乎。每勸相愛之隆。深愧無以相發。故併以是說復焉。未審高明以爲是否。

答任本初書

承尊翁惠書。喻以賢昆仲來歲從游山中。賢昆仲亦皆有書。三復不勝愧恐。嘗聞聯菴先生之言。有曰。補塡前日欠闕。栽種後來根株者。爲過時而學者立方也。其自言曰。予之學。自銖積寸累而成。亦可見十寒衆楚者之無益於事矣。吾見淸謹而謙厚。甚得友朋之愛。然每相見輒以學不加進爲言。今者又欲抗雅志於山林。究遺經之終始。不圖近功。不思倖得。非所見者大。所期者遠。安能特達如是耶。但願常懷此心。勿使放失。則上可以

答朱庭之心。次可以副交游之望矣。自顧空疎。蔑能相發。故以子朱子二言爲貺。此在足下加之意而已。昔高適五十。始學爲詩。乍以詩名。蘇老泉二十八。始知讀書。旣而文章高古。爲一代之絶學。雖不同。理則無二。足下方妙齡。尙何扞格之有哉。新歲初十日後。始得暇登山。賢昆仲過汸。可在何日。不宣。

答徐大年書

鄭村良便後。每恨相見之晩。辱書孔艱。慨思昨言。惟重嫠系當臥疾。敝鄕時適有鄭氏便人。匆匆不能具書。急取黃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兩屋源山中。友朋自歙至者。

嘗言見足下所寄書。而悤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於稽經考禮。如面論者乎。幸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大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者。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芳嘗嘆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又與典午氏爲婚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與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難釋疑。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旣不作志。其書復

不傳。千載而下。無所稽考。可惜哉。是以先生行狀中。凡諸經疑義。皆略存梗概。良以此也。其於歷代衆訟之說雖千百一一。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惜覩者忽而弗思耳。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所望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折衷乎。謹據周禮。述舊聞。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而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疎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與無費辭。

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別言。旣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卽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四方之神。卽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燔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貍沈疈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

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師甸。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祇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爲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爲一代大典。豈爲是辭費以來後世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

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名從其類。決五帝爲人帝。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爲五帝。而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尙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太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是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

別也。國語曰。郊帝之牛角繭栗。謂郊爲禘。而牲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郊禘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韋昭注禘爲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擧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爲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爲圜丘祀天。以其祀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於夏。契之於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此姑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駮殊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爲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況周人立閟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闡。使無陳邵一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今書。往往望風詆排。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蓍龜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賢於孫仲然

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苟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辨明堂位之誣也。足下乃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魯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魯帝文王於周廟者。因魯有文王廟。而辨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魯無廟主。藏於稷廟也。魯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爲藏上之所乎。明堂位之夸。無不至矣。上言配帝於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配周公於大廟。自車服旌旂。以至樂舞廟飾。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禘以說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群廟之說。子

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感楊信齋譏鄭玄讀祭法不熟、杜佑讀人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罔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爲續禮儀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臨陋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內外之說、註腳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爲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稜便圖之。然此書頗難看。訪遊湖間、常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黃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槩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輯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早衰久病、雖嘗竊有撰錄、未能脫藁、其尚克廣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明聯爲已任者、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又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致知矣。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臨楮神馳不宣。

與汪仲玉

汸爲病所縶、久疎謁見、下情不勝馳仰。昨者伏閱親至鄉城、鎮遏奮擊、日下遠去。諸縣吏民皆受德惠、萬口懽賀、感服無已。又聞駐節古城北屯、兵民無不仰望、於二十五日扶病至德賢爲尺、滿擬一見顏色、少慰久別之懷、既承旌旗南還、回首悵怏而已。恃蒙度有冀、表姪程賀、字彥文、久仰二天之芘、竊欲托身潭府、備竹頭木屑之需、倘蒙矜恤收錄、如獲更生之賜也。已泥彥仲兄與李溫博士代覆萬告爾聽、幸甚幸甚。草草布字不處、總希鈞照不備。

與朱風林先生　允升學正書

三月二十七日、程兄轉示尊藏、乃得動履之詳、甚慰甚慰。向所附挑悔書已達、而書冊未至、承非久歸高隱、必可徼賢覽也。春秋疑義難决、有自來矣。所謂事大體重、人敬言輕。一過目、未極底蘊、便欲决其是非。此黃先生所以寧終身不以示人也。若小子則不然、鄭漁仲有云、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如得老於是經之士、相與指摘、無論合否。擇其大有關係者、得百十條設爲問答、以附書後、則一得之愚、可以自見、而經旨明矣。豈不快哉。是以於劉公高論、拳拳欲得聞之。承批示二說、其一謂春秋隨事筆削、决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件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曆家即

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
聖賢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
訪所纂述却秪是屬辭比事法其間異同詳畧觸類貫
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
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
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而序次
具見微意明不可與釋例纂例等書同論也其二謂宋
華元出奔歸國間無異事再書名氏爲特筆此等處最
好商畧但恐有理難伸耳春秋之有變文非得已也然
猶是史文中改易一二字至於特筆則非史氏恒辭所
及矣然非有大正於君臣父子之間亦不苟爲異同也

凡先儒曰變文曰特筆云者皆無根據直是以意取之
與愚見不可同日語至若所謂間無異事有異事云者
不過史家從便宜二傳本爲盟會發例若推之以釋他
事則如晉來聘齊平執曹伯畀宋人一事而再見者苟
間無異事者皆得蒙上文矣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
使公壽來納幣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各是一事者雖間
無一事亦不得蒙上文也凡大夫出奔者未必悉得反
國其出與歸事本末亦多不同故出奔與反國各是一
事史法不得相蒙是以聖人修經出奔與歸國亦各有
筆削或書其出不書其歸或書其歸不書其出是雖一
人之事而書法亦不相因此宋華元自晉歸于宋雖間

無異事不得蒙上文亦不過史事恒辭而已竊料官此
者必援鄭良霄事爲證若愚見則大夫書入法與書歸
不同況良霄之罪鄭人既討而殺之春秋書鄭人殺良
霄以討罪爲重苟間無異事則自許入鄭得並上文出
奔爲一事不必更端可也華元雖挾晉爲重然其出其
歸皆爲國事非懷惡以入之比乃以間無異事故書之
與良霄同文縱史雖因循宜不至此亦無待於聖筆而
後進書其名氏矣然良霄事與屬辭後記陳宗豎事史
法正相表裏夏書陳宗豎出奔楚冬書宋宗豎自楚復
入于陳陳人殺之若歷三時間數事於史法自合更端
書之雖再書陳宗豎故下文但書陳人殺之併復入爲

一事而不復再載其名氏詳於下則畧於上詳於上則
畧於下所謂史家便宜蓋如此由此推之使華元歸宋
上有一二事則與特筆復何辨乎借令良霄與宗豎易
地則書法符同矣此既非筆削之旨則華元再舉名氏
何特筆之云苟爲不然則凡先儒曰特筆特筆云者宜
無不可通矣愚見如此未審先生檢閱後以爲如何其
他云云不偕一一批示使得致思區區之望也近年以
來昏憒殊甚已竊出者輒不復記倘得人指擊亦一
助也況歷大衍歷考經異同疎密之由已悉改入日月
差繆類王周正月說却入左傳補註中草藁謹封上求
教江氏長歷康得令人抄示幸甚德想久不相見其文

亦恐不存矣、適舍弟歸攸里、承勖併、得拜此良便附書
草草不宣、

答趙伯友書

四月朔日、羅丞宅專人送至二月初四日所惠書、捧誦驚喜、遠自初別以遠近歲十八年、間死生契闊之情、歷歷如聲面談、近日自江右道通後、始獲權伯文中則張孟循諸公問訊、至是乃副所望、其惟忻其感、衆、蓋有不可言喻者。翹企鬱塞之懷、渙然冰釋矣、承示刪行狀作黃先生傳、足見高情、此先生清介絕俗。非尊兄無能継其遺軌者。廣其學以承其傳、蓋有望焉。一覽已得其要、于雲面不待異世也。故特奉納春秋師說一部、屬辭一

部、通五冊、尊兄既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其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已得大槩、然後細勘屬辭一過、乃知師臨抱此二十餘年、非得已不已、強自附於傳注家、以徼名當世之謂也。觀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覩、□人意祇是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論以正經及二傳置几案間。遇擩荷不過處試一檢閱、則得失判矣。私竊自擬以爲有取日虞淵浴光咸池之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耳。非尊兄吾不姿發。雜懲紛糾之極、不可以遺他人。承欲爲通鑑綱目者一書甚善。此間有鄉先生汪公、嘗作綱目考異、不在手、未暇寄去。然愚見却又有說。須校定春秋文字後、却求教也。欲與左右商訂若此者何

限。汸既羸病不能去。水陸千里、行旅蕭條。兄亦豈能一來。觀之。垂喻終當一會晤。良感盛心、知令弟一別八年、不得音耗。此又訪問之所宜先者。侯昆仲相見、卜居有定處、行者居者、兩皆無慮、天其或者可遂吾願乎。然以尊兄簡淡易足。所謂月粟一宿石、資於人者廉矣、若更得令弟生理有緒、則定居之說良易。惜相去遠、無由與知耳。羅氏人來者、亦告去、奉此殊闊略、程彥文秋後復西行、當圖嗣問、伏惟順時自愛、不宣、

賀鄭師山先生受詔命書

汸自聞先生被詔命、即欲一見左右稱賀、病甚、不能去、此月八日、冀更至中途、見東行者皆却走、言南軍且至、

倉卒莫知其實、輒亦引歸、十二日來說言南定、而疾復作、恐旬月間不能亟見、故敢道其所欲言者、先生幸加察焉。汸聞鄉里之論、有謂可爲先生賀者、有謂當爲吾郡賀者、有謂當受命即行者、有謂可無行者。然此非惟不知朝廷之意、亦不知先生之德也。國家自世祖以來、不惜高爵顯位、而起山林之賢。誠令典也。曩者如汴梁吳彥暉、關中杜原甫、皆嘗被斯命矣。然則或謂可爲先生賀者、未爲知朝廷也。吾郡先達衆矣、以布衣名入翰林誠未有如先生者、當今四方多故、求賢如渴、豈無益哉。然則或謂可爲吾郡賀者、亦小之也。若愚則當爲天下賀爾。前輩謂士大夫惟出處一事、不可謀於人、蓋以

時義不齊而士之自處者異也自處者異則其爲人謀也難乎其適中矣則可以輕議哉然則或謂當受命卽行者未爲知先生也昔以處士徵而不至者蓋有之矣若夫言論風旨漠然無聞徒使上之人謂賢者不爲世用而弓旌爲虛器豈君子之志哉然則或謂可無行者亦未爲知先生也若愚則非惟不敢贊之以必行而亦不敢尼之以毋行直以謂先生當有以報朝廷爾夫天下之大患莫患於下言之而上不信也今也士大夫一言而丞相信之丞相一言而天子信之此先生所以有今日之命夫以公卿大夫圖天下事而猶若此何治平之不易而寇亂之足憂也其可不爲天下賀哉且士大夫言於丞相者必曰鄭先生進不出爾出則天下事可平也丞相言於天子亦然天下事先生與有責矣其可不思所以報之哉夫謂當爲天下賀者衆人之情也謂當有以報朝廷者先生之志也公卿大夫不計天下利害者五十餘年是以至于今日今其敝事雖多以先生之明而慮之如燭照而龜卜爾以先生之德而處之如辨着白而數一二爾何難之有哉然則事固難于口陳而易以書道者竊謂先生當條列治安之策極言時弊通爲一書如果行也則以獻於天子不行則上之中書先生言之而朝廷行之而天下被其賜雖不仕猶仕矣朝廷固無負於士大夫矣士大夫固無負於君相矣否

盡其職以行其治安之策則天下不足治矣雖然先生之仕不仕猶不計也而况於策之行不行哉昔蘇明允以詔書名試不起猶且以君命不可虛辱於是有十萬言之獻今朝廷之所以待先生者至矣其可已乎然則所以報朝廷者莫善乎是明矣果若是將見先生之道措之天下而有功垂之百世而無窮然則雖爲先生賀可也豈惟天下哉雖爲吾鄒賀可也豈惟先生哉汸之所以爲賀者如此雖然非以爲先生慮不出於此也蓋欲探先生之志以解衆人之惑爾若夫可行而行可止而止先生固素定於胸中矣愚胡敢贊一詞尙圖走見以請耳書不盡言伏惟亮察

寄上蘇伯修

卽日未審尊候何如伏惟納福汸向因高則誠如京嘗附短狀上問起居計當得達左右邇者伏聞暫持玉節出判濟臺日與士民同增鼓舞逢掖之論率謂鹽莢誠經費所賴第以閣下居之則爲非宜汸竊以爲不然夫古之君子所以任天下之重而繫一時之思者初無分於出處也豈有中外之間哉矧積弊因仍禁榷無藝海隅蜂聚尚煩干戈閣下碩德雅望輿論所歸蘊深思遠形于辭色撫綏丁戶于凋瘵之餘俾之安土樂生益堅邊鄙則潢池赤子喘息無地請命有期矣夫豈居一官敎一職乎他日者可同日語哉汸與一二同志山居讀

書期稍竭駑駘以無負于門牆而意廣力孱木之有進
惟叢歲所聞誨語則不敢斯須忘耳廣屯得歐陽公爲
神道碑計已徹尊覽但所據行狀未經刪改誌皆譌舛
上呈伏惟閤下必有不刊之論可慰老先生于九原也
劉靜修先生墓表曹學士誌銘偏州晚學皆不得見方
欲謀重拜門下以畢其所欲求教者秋暑尚隆未敢輒
易參謁伏惟爲國爲民善自寵珍以副善類之望謹奉
手狀不宣

與梁按察

二月初八日新安諸生趙汸謹齋肅頓首再拜奉書憲
使相公先生閤下前月末胡縣丞使人傳白旨欲汸詣

節下一見緣汸寢疾歲深每感風寒輒成重疾動止不
出戶闥藥餌多于飲食肌膚日削手足痿軟不能步趨
間介衝使莫知所爲伏惟閤下茲英勝茂卓已超乎崇
流體中備和脫益弘丕德業今者持節一道以激濁揚
清爲己任所至官吏震恐黎庶蘇醒而區區疾病沉淪
猥以樸學餘生特蒙存錄乃弗勉強扶掖一望顏色以
慰平生豈非其命耶反覆思惟無以報稱雅意謹獻所
錄春秋師說一部又屬辭一部四帙其間所刊筆削義
例稽經考傳悉有據依雖于按治事宜無所增益如賜
校正使克有傳于後在尚世君子尊崇經訓扶樹教道
或有補于萬一豈惟晚學小生皓首窮年之一遇而已

方命有罪非敢矯飾惟高明有以教之幸甚幸甚謹奉
書上謝伏紙無任悚息伏惟台慈鑒察不宣

代王總制同王左丞

某頓首再拜某大左丞相國宗兄鈞座即日孟冬漸寒
恭惟藩屏清嚴戎兵爽懌肯役協相鈞候動止多福某
竊惟建武始割豫章爲郡益江南有國所以進邊地也
別今鼎足洪都軍督府外綏嶺徼內控江湖自非敦龐
偉異之資恢廓深沈之度終始一心險夷一節孰堪重
寄克建殊勳乃者苗酋干命率其鋤耰之衆掃境以犯
金湯俄而我師西征一鼓而殲諸宮亭之渚視周公瑾
赤壁尚功虞允文采石偉績殆乾此蓋我國公創平僭亂

但有湖湘倚乎有天人之助矣然當戒嚴日久關梁既
阻調發不通而鳳山麻源千里間皆無鳴桴之警吠犬
之驚是則吾宗兄鳳著忠誠益堅保障之明效也功名
日起曷可量哉區區無任欽仰某切聞古之以氣義相
結者猶曰異姓天倫況乎宗姓受氏同出一源所以統
繫百世而使之別于他族者在人心固宜有先後也然
則英豪之士遭遇知己相與締交結言以堅朔克之誠
者豈可獨後于他人哉如某者雖慚圭機迎候門每思
要結忠賢共酬恩遇是以于宗兄尤惓惓焉不圖高誼
先之錫以華緘重之專使首攄報效之誠以昭同志終
約兄弟之好用竊懿親載盟之辭鑒如金石篋笥之寶

重于瓊瑰。某敢不指日銘心，永以周旋，毋或失墜。厲張
君歸速，未究謝言。澣采亂蕪，久稽問敬。山城弊陋，鮮敵
服施，惟增慄息。文學鄭士恆于張君有責冠之舊，輙伸
因之以達鄙誠于節下。所冀益壯丕圖，克恢盛業，使狀
杜同姓之思，不忘于今日，則常棣孔懷之義，豈愧于良
朋。異時太原氏衣冠之盛，勲業之隆，復振于江左，則自
若姬而下，實寵嘉之。區區不勝至願。惟宗兄其鑒之。家
俸夏末省親來此，感佩至意，附楮引忱，牘奉未涯。伏惟
爲君民自愛不宣。

與師山鄭子美先生

郎日歎涼，伏惟徵君師山先生，動履安福。某疎遠儀刑

依經兩歲，屢謀謁敎，輙以事牽，益罹亂之餘，出處兩艱，
亦其勢然也。重以學問荒蕪，自慚寡陋，而交游過愛，往
往稱譽過于是。有滑稽君子恐其無實，巧搆飛語，展試
輩流，且使其言若皆自不肖出者。雖荷諸公照知，不爲
所惑，然私心則謂當此時義，倘得朋友由此見絕，使得
遂其迂闊拙樸苟全遠害之圖，則滑稽者之賜大矣。以
此益復深居簡出，雖以先生平昔見知之深，見愛之厚，
亦不覺其間闊之久也。邇自遠歸，欲一造館下，稍述鄙
陋，而宿疾未除，方謀灼艾，謹錄謬藁數篇，豫納几下，上
求繩削而并及取疎之由。如此俟炎瘥愈，即謀剡謁。伏
惟高識雅量，度越一時，必有以敎之。爾未誨侍間，伏冀

爲斯文自重。

答蔡叅政書

四月初六日，新安諸生趙汸頓首再拜，復書于大叅相
公先生閣下。中書諸相公先生閣下，伏蒙星源驛差官
及婺源州官同雄峰驛使者與安府委官休寧縣吏齎
公文幣帛，爲叅議官左右司官同衆都堂鈞旨以汸爲
隱士，下其書所在官司，以禮敦遣，者疾病阽危，聞命悸
怖，踰數日，又以叅議公與諸公所題手書來示，捧頌三
嘆，深以病廢日久，上虛大丞相求士之盛心，次負叅議
公與諸公薦揚之厚意，感激憂懼，不知所裁。謹以不能
上赴之由，瀝誠具告，上謝萬一。伏惟少加察焉。汸之生

也，禀氣甚薄，二十五六時，風疾之證，積成痼疾，手足頭
目日漸長大，而軀幹與兩臂獨細弱，如初步履極艱，飲
食甚少，如老耄老衰者。其殘廢不堪人事之日久矣。邇
歲以來，加以寒濕外感，身兼數證，藥餌無功，醫者厭于
調治，友朋倦于饋給。溫熱間作，瘖結怔忡，弗能食飲，顧
視餘息，亦不甚惜。此皆使者與諸官吏連日所親見。若
是者其可當大丞相之求與叅議公之知遇乎。然汸所
以御虛譽于時賢者，蓋亦有說。早歲從見一二前輩，于
經學稍知用心。既而以久病，故僅守春秋一經。其他經
皆不能復更讀。史書僅考左氏傳，亦不能記誦。其他自
史記而下，治亂成敗之說，皆力不能及。蓋以久病早衰

不能勉強。非自棄也。此則必與汸有往還之好者。然後抑之。其嘗趨庭一面者。不能詳也。而況于僅聞其名者乎。若是者、其有取于武功經營之日乎。其亦有裨諸明公之末議乎。然則虛大丞相求賢之盛心。負殊遇公與諸公之舉者。非小子之罪也。自古創業之君。其功臣謀夫。未聞有一人出于經生文士者。逮其中世。誤于鄉生文士。則或有之。何則、以其素不講當世之務也。吾人所謂宜東之高閣。以俟太平者。夫豈不試而言哉。若汸者足跡不遠。無四方之遊。無俊傑之交。自度病不能進。早歲則絕意場屋。其于時務。未嘗用一日之工。然則使汸不病。且不敢以無實之名。昧昧而前。以負弓旌之招。而

況于篤廢俟盡。夫復何言。是亦可見其命之窮。無其才而有斯疾者矣。顧無辭以復于執事者。輒敢以先師黃楚望先生行狀一通、春秋集傳序文一篇上呈。所以見其早得盛譽于當時者以此。而以其久病廢。不能脫藁恐有遺恨于身後者。亦在于此。伏惟燕覽之暇。一賜覽觀。使小子得藉諸明公餘庇。稍求醫藥。進飲食。一二年間不死。幸而克成其書。以示天下。以傳後世。使天下後世。知大丞相與諸明公待士厚。病者得養。廢者得起。老先生待樸學。皆得遂其志。成其業。以垂無疆。用則仁人君子之澤。非但一物一士。被其賜而已也。干冒尊嚴。不勝悚息。不宣。

寄上蘇公伯修

卽日仲春。伏惟尊候動止多福。汸自姑蘇舟中拜別。節轉吳興度臘。改歲回錢塘。會葛元哲。昉聞旌節所次。用釋馳系。汸竊聞古之君子。居廊廟則功顯。在山林。而言立。是以或出或處。初無容心而爲風偉績顯自一時炬煜于紀。尤可尚也。紹禮失樂流。文散史缺。非弘才卓識夙有聞見。不能輯而存之。閣下素抱述作之志。倘及今耳聰精明。體履清暇。網羅遺逸。成一家言。以幸後學。恍非小補。前輩欲著書。多以閑居日少。志弗克就。九重側席良輔。乃躬瘁劬勞。則汗青未有期也。汸窮山晚進。仰恃一日之知。輒敢僭效其愚如此。惟家貧親老。不得供

灑掃於淡堂。備檢閱於書府。旦夕瞻企。無時可忘耳。因高則誠入京。謹奉手狀起居。干冒清崇。不勝悚息。伏惟垂察。不備。

答朱子範

往歲專詣門墻。拜領存之辱。庶幾獲質所聞。夫何中道而同行者以親姻爲嫌。由是此心。弗克獨遂。尙蒙枉騎出見寒林古木中。依依數語而別。則亦人情事理。有當然者。非敢介然於左右也。春初聞從者重赴廣陵。深以未由祖餞爲媿。雪中從領手翰。三復娛然。所以惠我者厚矣。其於義利取舍之間。析之精矣。顧念不敏之資。將焉而不足於明。勉焉而不足於力。雖持情之耿耿。終抱

志以悠悠。則未從吾兄何以匡其不逮也。然喩令兄有其學之志。顧何以得此。剏寒宗於先世有述。姻令亦初兄弟。又為至戚。亦何敢假然拒之。大抵學問之事以志存身安為本。空山凡事草創。來者往往不獲便安為嘆客主為之兩難。其迂疎之學。不達時宜。終鮮及人。實又不待言也。以此不敢相與為苟且。以誤其遠往之志。倘兄必察其愚。不以方命為罪爾。承聞此兄質美而志堅又有吾兄為之表師。可謂有餘師矣。他日倘獲承接。自當一一謝不敏。望執事為善達此意。幸甚幸甚

答倪仲弘先生書

訪頓首拜覆仲弘先生翰制。每在近宿扣謁館下。獲附

至諭。殊慰離索。雖相距不遠。然別去不能不悵然也。去歲蒙尊翰緘示。教答疑義。佩服之餘。內具求教。而書竟未達。茲復掇其一二條呈。并平昔所欲請益而未能者。以徵終惑。倘辱不棄。幸執人焉。尊翰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則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明矣。按此語須子朱子而實出勉齋。勉齋曰。天命之性。自其理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爾。何亦未得其說。後見朱子有云。某解太極圖云。某此句當子細看。今於某解說尚未通。如何論太極。因此求之。方悟朱子微意所在。蓋非有以離乎陰陽也。一句是正說太極本體。二句是發明周子方言之旨。謂無極而太極五字。乃是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之耳。非謂太極與不雜乎陰陽也。故曰。即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者是深致意處。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勉齋恐讀者未達此旨。誤以稟受於天者為兩性也。故以朱子釋太極圖之意釋之。蓋謂此理既賦於人。則已墮於形氣中。非復本然之全體。不可純以天地之性言。今曰天地之性。乃是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爾。非謂天地之性。與能不雜乎氣質而可以舍彼而全此也。尊諭又云。若以理之不雜乎氣者言之。則天命之性。得於有生之初。若以理之不雜乎氣言之。則天所賦於有生之初。而我受之以為性者。本

無不善也。此初字是指天命人性賦受之初言。所謂不離乎氣者也。用前二句觀之。則是得於有生之初者。果有兩性也。通後二句觀之。則是理之在人者有二。而所謂復其初者。乃是舍彼而全此也。氣質之性。雖曰形而後有。然使得之於天。無是本然之性。則亦何以為是氣質之性哉。故程子以本然之性為極本窮原之性。又謂二之則不是。意可見矣。恐意如此。未知是否。尊諭云。尊德性者。存心之事。靜時工夫也。道問學。兼致知力行而言。動時工夫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存心而致知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存心而力行也。此一節尤不能無疑。蓋動靜工夫。皆是就心上說。如所謂存養省察是也。與致知

答義事意不同。可疑一也。且以尊德性。專爲靜處工夫則與存心而致知力行者。自相牴牾。可疑二也。謂存心爲尊德性之事則可。謂尊德性爲存心之事則不可。可疑三也。昔有以問爲致知學爲力行者朱子不以爲然今欲并包力行爲說。可疑四也。汸昔年讀書。最患多疑每一開卷。則如蝟毛而起。雖聖賢書亦然。嘗謂程朱二先生。發明斯道。庶無復餘蘊。若於其所有一字不通。則是道體之全。猶有所昧。故亟欲求教。倘以不爲瀆。則幾此當有不一之請也。惟是非承誨論深歎夫踐履之難則小子猶不能無憾於斯。然不敢遽請其目者。誠有所待而不敢輕也。良以平昔仰慕高致。非止爲一二文義

請益而已。向以間闊之日多。故不敢姿請。今則相望甚邇。眾會可常。則其性習之偏。必已深察之矣。雖不敢數扣函丈。而時問啓教當在所許也。然嘗思之。士之爲學必於斯道之全體大用。稍能窺其大綱。而又必於其知之所至行之所進。淺深分數。無毫髮之不自知。然後知行交勉。日有程課。而進修之序有所考。師友之教有所施也。不然。則浩浩泛泛。貿無立足之地。而欲以疑於近似者自誑。貿於流俗者自安。謂之知道且不可。而況於君子成德之事乎。蓋嘗反己而思之。其蟲心俗見。輒知解剔。乃由長年歷事而然。似非義理浸灌所得者。向承尊誨謂若稍能變化而終未敢便認以爲是也。區區稍類觸厚。亦以資稟之偶然。而疑思之餘。其是非甚惡之心。不能自泯。此古人所謂匹夫之行者聖賢賤之後恐非謂此也。夫踐形由乎知性。讀聖賢之書而惟止其六藝乃知性中一事耳。未可便以聖賢之學爲止於是也。汸之所自知。與其所願學者如此。其所不知與知而未嘗徒言而不能踐者。寧無望於師友之訓哉。夫病者之求醫。必盡告以受病之原。而後劑量淺深。得盡其技是以雖知辭多之爲瀆。而不能已也。若夫有千金之璧而不能信服。則諱疾滅身之罪。其將何辭。先生念其附託之意。不在於他。則必有以教我矣。楮短心長言不盡意。伏惟恕察不宣。

近承附至良方。已領。稍涼便當依法合服也。大學輯釋敬已伏讀一過。區區妄有所疑。卽已隨處標識。其一二當講者。謹條其求教。幸有以訂其謬也。

一凡例二字。固是著述通用。但施之聖經賢傳之首。似大覺輕。朱夫子著書。義例甚精。皆未嘗自列於書首。況乃編次小節。無大關涉。又皆先儒成法。或只用自敘之語引起。却逐一寫去。未審可否。

一泛濫二字。已盡編集成書之罪。謂之龐雜。則波及於立言者矣。

一點掇訓釋。以便初學。亦是一說。但朱子著書。或詳或略。必有深意存焉。非是不爲初學作計。若必欲剔抉無

遺。使人一覽意盡。則入耳出口者。得以肆其滅裂。沉潛玩索者。無所用其心思。徒增浮躁之風。罕有自得之妙所謂語意平常者。似可省去也。四書海涵地負。初學所未解者多矣。豈能一一點撮耶。如兩三句以上。雖非待筆。決不可無。陳先生曰四字。蓋書名已更故也。

一以挑剔精妙。警策明快。贊胡先生通旨甚當。但此八字。乃宋季作經義之法。未可專以此等爲好也。自有四書集註後。唯勉齋、西山、雙峰、雙胡先生。多所發明。皆是於四書中有眞見者。雙峰融貫朱子之論。時有失其眞處。胡先生必欲章章出一通旨。是以過求處。尤不少耳。輯釋於諸家議論。皆有去取。則所謂不敢錄者。似不必

獨於胡先生說破也。俏武皆對子韶言之。亦不可不知耳。

一所引胡吳新說。皆是本無可說。而强生議論。故於枝蔓上更出枝蔓。如所謂格致二條。貫徹乎誠正脩齊治平之間。非誠意以下。不事乎格致。如以敬止一字。爲文王明德新民之極致。皆似是而非。不通究詰。且大學工夫。所謂其敍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者。在朱子俱有成說。無復餘蘊。若謂格物工夫。[illegible]隨所遇而用力。猶可也。今以格致二條。爲貫徹乎六者之間。則是知致遂無其期。而物有未格。知有未至。而意已可誠。心已可正。身已可脩。家國天下。已可齊可治可平也。又謂非誠意已下。不事乎格致。則夫誠意正心之術。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具皆學者所當窮格之先務。非可以臨渴而掘井也。所謂明德新民之極致者。如下文所引淇澳烈文之詩是也。文王新民之極致。則上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是也。敬止二字。乃是就文王德性上說。并新民言之。非經旨。通前後二家之說觀之。似於章句或問之旨。元未看得貫通完全。但欲尋行數墨。剽竊立論耳。信乎學以爲己者之難得也。汸本不敢僭直至此。近蒙書示朱子及張呂二公問答。三復悚然。知三先生胸次。如青天白日。無復毫髮覆藏回護之態。眞是聖門諸賢哲氣象。蓋所謂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者。豈復校其能不

能。多與寡。而爲之進退哉。益知先生之盛心。爲有在矣是以肆其胸臆。至於如此。亂道處幸有以救。庶不負其求敎之初心也。人行速。又有俶事。不謹詳。乞賜照。

卽日天氣乍冷。伏惟尊候淸安。汸向者伏讀大學輯釋書尊緘命。以鄙見求敎。繼辱手書。多蒙印可。且有隨所見不憚忠告之屬。此在先生固爲盛德餘事。而小子問學空疎。謬承推奬。不能無愧爾。顧欲具謝不敢。而以冗擾未能也。中庸所采前輩精義。大略無遺。比大學殊勝然此書實未易言。擬無以復于左右者。故稍久不敢率邇。近日偶觀東萊讀詩記集義綱領。有云儒家以太學爲門戶。中庸爲閫奧。入其門庭。造其閫奧。由是而讀哉

記之四十七篇。大本立矣。宜無難者。反復數過。林才知
其旨意所在。若只以誦習其說。便爲入其門庭。近貫其
義。便爲入其閫奧。則子思子所謂立大本者。恐不謂是
未審老先生所謂門庭閫奧。當是何事。乃復有待於誦
讀戴記而後大本可立耶。莊生曰。語道而非其敘。則非
道矣。先民有取焉。昔者朱夫子從李先生受中庸之書
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自以爲未達。而先生沒。有如窮
人無歸之歎。其後如長沙與南軒論之。三日夜不能合。
由是觀之。則朱子之所以審問而明辨之者。豈特文義
之間而已哉。若只以文義求之。則是書有章句。有或問
有門人之錄。有石氏所輯。因其所已言。而求其所未言。

思過半矣。若必欲觀爲己事。則程子所謂放之則彌六
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而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恐非可
以尋行數墨而求之紙上也。朱子嘗謂范淳夫一生只
將聖賢言語。做中郎抄一番便了。所以見處全不精明。
淳夫高明博雅。度越流輩。久從二程夫子遊。一時名世
之士。莫不推服。而後之大儒論其失乃如此。則書近之
大。誠有未易知者哉。又嘗謂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
聖賢底不出。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其所謂
聖賢工夫。某工夫。必有事實。決非虛言。然則苟不求其
工夫所在。以實用其力。而遽欲苟附於聖經賢傳之
間。皆朱子之所不許也。若曰著述郛郭與反己之學外

焉。則亦未說其何所據依。以爲折衷。學者之本。大抵
近世君子。多以辨析義理。便是朱子之學。纂述緝綴。便
是有功斯文。故於向上工夫。鮮有發明。日用之間。無所
容力。其資質近厚者。亦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聖賢
中庸之教。豈如是哉。若汸之氣薄質弱。尤切憂懼。而用
志不勇。未之有聞。先生誠不以其言爲妄。尚幸有以敎
之也。蒙誘掖諄切。不敢自棄。屢欲面啓。而拘事未遑。茲
因便風。謹勒此承動靜。倘得近聞。知當進謁。併請中庸
下卷。參玩前後。續求所以敎也。不備
向因送客。得邂逅一見。少慰翹渴。値仲本拉過其家。不
獲踐回途謁敎之約。繼又以事奔走郡城。是以中間雖

嘗兩奉惠書。而皆不得以時上答狀也。昨方抵館舍。則
知從者亦嘗過邑邪。但未知繼此可得侍晤否。縣公亦
欲少款。若得偕爲此來。尤幸。汸屢讀中庸輯釋纂錄。前
精義大略不遺。良不易矣。思欲竭愚慮。少副謙德之
萬一。而涵泳所聞。未之有得。袁氏所錄與先生緒說。多
宗程子。其異同之故。亦非一再省覽所能驟決也。是以
雖欲妄有指陳。而自知其非。未敢輒竟其說。嘗觀朱子
自序有曰。沈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
要領者。此蓋語人以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使毋以易
心求之也。既曰恍然。又曰似有。則有非指要綱領四字。
所能發明者矣。夫是謂之知德。夫是謂之知道。而知言

問其然也。其曰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則可見前是蓋有所未服哉。蓋其於明善誠身。與修齊致知行者之赴家。其至可期。饑者之得食。其飽可必。至夫一旦豁然貫通之日。而後衆說之異同得失。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攸歸。非揣摩比較。從事於行墨者。所可同年而語也。區區自處。以爲如汸等輩才質之凡近。心思之疏淺。苟不能於爲己爲人之際。一刀兩段。擺情刊落。然後貫求反己親切之訓。以致其絕利一源之功。而徒爾朝繙暮閱。口誦手抄。則是終身無由知至。畢世不能意誠。而釋迦達摩果賢於孔孟矣。若夫先生志意之誠確。工力之專勤。而虛己擇善。無間物我。其所存所就。豈晚學所

能與知。但近日前輩著述。殆夫借僕鋪而張君錦繡者。恐不足爲先生道爾。仰戴親愛之厚。常切愧歎。深懼有負所期。故敢傾倒其胸臆之私。其是其非。尚幸明有以教之。是所願也。中庸輯釋二帙。周禮訂義古義書各一帙。同納。餘俟後便。恐從者解去書館。則侍游有未可期者。故特專人賫此。汸此間去留遲速。却俟得報命。從爲之圖爾。千萬請閒。無任悚息。

與袁誠夫先生論四書日錄疑義書

即日仲冬。伏惟棲山聽雪先生尊候安福。往歲僕人還蒙賜手書。就示近年日錄。許以難疑請益。可於文明閒達。竊惟先生古道在心。篤志晚學如此。而小子昏庸厚教。有白。敢不竭其胸臆。思所以承誨諭者乎。謹以日錄諸書。叅之向者所聞要語。所得餘論。諸有疑慮。悉呈先生。其終教之。戊子賜書云。足下天資非不聰明。學問非不博贍。究竟非不精詳。但覺本領尚未分曉。宗會元之地。欠有工夫。此處未甚融貫。則讀經書。未免有窒礙。汸竊謂此一節。深中淺陋之失。但上三言。亦子之大過。爾又曰。雖朱子不能不微有此失。所以專守其說者又加甚焉。汸於先正大儒所造。智不足以及之。不敢輒擬。所聞立議。以取侏儒觀場之誚。竊謂先生學於吾文正公。而文正則於朱陸二氏之學。互有發明者。汸聞陸先生曰。今士大夫不志於利。惟朱元晦。此言真如震雷

驚蟄。當時名儒。俱出各立門戶。甚衆。至此皆粉碎矣。從之者。子頂門上若當不得此一鍼。則於元晦地步。未易抗衡也。況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其可從下窺窬。以臆議卜度乎。若學者於經旨。專守一說則專又不同蓋蔑理無疑。故不當以先入之言爲主。但得於彼者未見其無疑。則合於此者。烏可以輕易也。若大向裏一關無所開發。而徒欲守先哲之見以爲己見。誦先哲之言以爲己言。則小子雖陋。亦未忍自畫於斯。先生尚有以教之否。戊子見教云。論語志學一章。前三句是窮神之事。究竟至此。則吾心之所存。與天地爲一。後二句是知化之事。下悟至此。則吾身所行。與天地爲一。汸竊謂若此。則

是聖人四十已前窮神至五十已後始爲知化四十已
前究竟至五十已後始了悟也易所謂德之盛者其後
前逆迷乃若是邪究竟了悟乃釋氏所謂心學一逆事
儒者不道恐非所以論聖人又曰知天命與天地合德
是致知是萬物育耳順與日月合明是致中是天地位
汸竊謂以此意配此章之敘言之則當其與天地合德
時未能與日月合明當其致和而萬物育時未能致中
而天地位也此章雖爲聖人之學然其進有序不可如
錯綜言之又蒙見敎耳順之說且曰從微言而未及請
益後聞之錄師說者有曰此謂天下之聲耳無不聞而
心洞知之爾彼釋氏尚能通他心吾聖人豈有不能汸

竊謂未易以言語辨也夫太虛之無外往古來今之無
終始聲色貌象之充塞滿盈而無紀極皆子思子所謂
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者也而釋氏則以爲知之故幾其
師者以爲山斤海滴地塵芥界盡無量劫無所不知而
猶未嘗即此以爲具足今使聖人果有以知其所知則
彼猶有賢於聖人者使聖人果無以知之則亦無待於
知彼所知而後爲聖也夫天以左旋而成歲功日以朝
升而曜羣動聖人者順性命之道以參天地而贊化育
者也是故仰觀俯察以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以知死
生之說而非有師於中而後求有待於人而後徵也然
則範圍大化不必周知三世曲成萬物無取衆攝十方

豈非以其所本之異乎彼且以堯舜爲凡夫也又爲非
類益亦自知其不可同於儒者矣今儒者則曰彼所能
知吾聖人豈有不知則是見月之生明於西而疑天以
右旋求日之照夜也豈其然哉此在晩進固不當妄爲
幸先生尙有以敎之日錄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訓以從
與不踰屬天地心與矩屬聖人在聖人分上固有此理
但非此章之義如必用此說則是從心上元無與天地
兩字也大學日錄云明德新民各有至善其爲至善各
有分限明之新之者循其分限而不相侵越是爲止於
至善汸竊謂如曰明德新民各有分限是明至善可也
今由其爲至善各有分限是於至善上更有分限矣大

學經解於明明德新民未嘗各出至善二字微旨可見
如曰明明德新民皆止其分限而無欠無餘可也今曰
循其分限而不相侵越則未審明明德不止至善何以
爲侵越新民界限新民不止至善何以爲侵越明明德
界限乎戊子賜書云未當止而止未滿其分限非至善
也當止而不止越其分限亦非至善也過於此則侵於
彼如諫親不從而止是使入諫君分限諫君不從違之
以號則又使入諫親分限汸竊謂以未滿分限對過其
分限語意穩備可見使越一字只說得一邊過於此則
使於彼就諫親上猶可至明何則君親雖同諫諍事目
的不遂天屬義合之分而昧所施之宜雖謂之相侵越

可也。今明明德新民雖有內外本末之分。然首尾相因只是一事。蓋明明德止於至善。則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新民在其中矣。未有餘於明明德而不足於新民者亦未有有餘於新民而不足於明明德。何以謂之過此則侵彼乎。又云。格致則欲其學而知之止於至善。誠意則欲其勉而行之止於至善。正心則欲其操而存之止於至善。脩身則欲其泛應之無不止於至善。汸竊謂至善以事理當然之極得名。日錄以當乎理而妙於事稱之精矣。但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下工夫。各欲止於至善。則恐非大學本旨。大學以在止於至善。上承明明德新民。下卽繼以知止能得。而以知所先後繼之然後因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遂推八事以先之欲却由物格以順說相因後之效。而無復止至善之云傳文中亦以無所不用其極之效。其下引詩以見新民用其極者則直蒙上文言之。不復更云至善。自第十六章傳以後皆無一語及至善矣。其詳畧從先必有深旨蓋嘗論之。必脩身以上五者皆備乃爲明明德。必齊家以下三者皆備乃爲新民。故總以明明德於天下一語起之。必明明德新民。無不用其極。方是止於至善。故經傳說至善處皆合明明德新民言之。不復析爲二也。若八事則不然。當其物格知致。意未必誠也。當其意誠。心有未正。身有未脩。而家國天下。未能齊治平也。安可以

一事之功而能至善之名乎。苟一事未至。且不得爲明明德。且不得爲新民。又何以謂之至善乎。傳所謂仁敬孝慈信。乃是明德旣明之後。所止莫非至善。其目雖五其爲至善則一。蓋未有爲人臣止於敬而爲君不仁者未有爲人子止於孝爲父不慈者。使得之於此而失之於彼。則其所謂得者。亦必非其至也。况所止之善。必有其名。若仁敬孝慈信是也。今謂格致以下。各有以止於至善。則其至善之目。隨事得名。當有八義。將何以爲之名。故然則以物格知至爲知至善之所在則可。謂知之止於至善則不可。謂意誠以下。爲得所止之效則可。謂各止於至善則不可。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功各造其極。只可謂之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無至善之名。齊家以下亦然。何者。八事反覆相因。初無二緒而止至善爲明明德新民之極致。不可以物各有止之泛言者。而汨言之也。日錄云。有定者意誠。能靜者心正能安者身脩。能慮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汸按近日前輩多有同此說者。竊謂有定。則意可得而誠矣定未底于誠也。能靜則心可得而正矣。靜非正之謂也能安能慮。則身可得而脩。凡事而措之者。無不宜矣。安固不可以言脩。而曰齊曰治曰平者。乃所慮之事而非能慮之云也。日錄云。知所先後則進爲有敘而不悖乎大學之方法矣。汸按以方法訓道字。是欲與第一句道

字相應然旣曰知所先後則是已得其方法不可任謂
之近不拂亦非近字之義曰錄云修身之功在省察其
身之所行而整飭其過不及之差又曰欲人於此動靜
省察其身之所行免致五者之辟戊子賜書云聖人雖
曰安而行之亦雖常加省察修身之功聖人亦雖有但
易如賢人爾汸竊謂如上所論則五者之辟雖聖人亦
幾不免而後中也是猶有所存然後能不以有所理然
後能不亂也何以爲大而化之何以爲有迹無迹何以
謂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向者備易說此意與濂洛先
生論聖人氣象處不同正謂此爾已丑賜書云聖人有
心而無爲才說有心則是省察汸竊謂聖人有心是對

天地無心說若曰聖人有心省察却是有爲矣據愚見
則賢者不怠省察爲有間斷顔子不能無違於三月之
後是也聖人純亦不已自無過不及安用省察若曰心
不自聖亦只可言明德不可言修身可言顧諟不可言
省察是故大學明明德傳中無學者工夫修身傳中無
聖人氣象故汸嘗謂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是學聖人
事爲大學標準自格物至平天下乃是學者工夫舉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敘則所以明
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
人是則所謂大學之道孟子曰錄浩然之氣章云正心
卽大學之正心言勿強正其心汸竊謂必加強字作勿

強正其心而後語意可通則非大學之正心矣向承賜
教謂必有事焉是急所先務勿正心正是勿期其效之
意但不以預期訓正爾旣曰勿正是不預期其效之意
則以預期訓正左傳有明文此之加一強字而後通者
固不肖力乎大抵此章之旨本不必以大學之敘言如
欲合而言之則誠意正心之功之效未嘗不備孟子此
章所謂不動心者心正之驗也持其志者正心之功無
暴其氣者正心之助也下文言浩然之氣則志又在其
中矣蓋養而無害已包言誠意正心之功塞乎天地之
間卽其效也曰錄曰所行皆直則吾之動作與天地同
運而天地之氣卽吾氣矣謂非心正身修之驗可乎然

其所以至此者豈有他哉義者人心之裁制而形乎事
道者天理之自然而具乎心得是氣以爲之配則內外
昭著充周不窮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所謂直養有
二集義者養之始事也但事事合義曰自反常縮則意
無不誠矣必有事爲養之終事也循天理之自然而不
以人爲加之非正心而何始之害有二義襲而取不慊
而餒是也不知義者不足與言此告子所以外之也終
之害亦有二忘與助長是也若專以必有事焉爲集義
則煩複失敘而不可通矣昔二程先生皆以有事爲敬
其曰敬則內自直者必有事焉而勿正是也其曰以敬
直內則不直者正與助長之謂也伊川所謂不集義却

是無事者。爲不先集義。而徒欲持敬者言之耳。非謂必有事。爲非言敬也。上蔡亦曰浩然之氣。須於得其正識取。而初心之要。實在勿助勿忘之間。舍是。他無以爲正心之功矣。孟子之論。初未嘗廢却正心工夫。但此章養氣之論。乃是舉其所自得者以告人。故不以大學之敍言之。其實未嘗不互有發明也。以寡欲爲誠意之事。亦非大學之旨。蓋寡欲是惡惡如惡惡臭。方是誠意。只言寡欲。則其自慊不自慊。未可知也。篇末云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雖遠而心之神明實相接。迹雖異而心之天理實無不同。窃謂有以見萬古爲一理。則不必言相接相接者。兩物相連及之義也。有以見千聖一心。則不必

言無不同。無不同者。兩物相似之名也。將欲一之。適以二之。蓋亦語病之一端乎。中庸脩道之旨。向者豫章臨川。皆得劇論。今亦不復多爲之說。以煩傳聽。但謂此書篇首三言。從上生下。語意相涵。可法如云所率者即天命之性。所脩者即率性之道。兩性字無異義。則兩道字豈容有二乎。今必以此道爲有汚壞之道。必脩而後復則與率性之道異矣。又惡可以同條而共貫哉。大抵此三言。是欲推原性道教所以得名之實。曰性曰道。皆指其本體之自然。故教字亦從君師立法爲言。如所謂誠明謂性之性。明誠謂教之教。皆是更轉一義而已。謂之得名之實可乎。中庸傳道之書也。是以繼之曰。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實從天理自然處言之。故下文有戒愼之敎。無克治之功。此孟子性善之教所從出也。使其指有所汚壞言之。則當遂而之善可也。安得遽舉二道字。而斷之以不可須臾離乎。不可一字。是儆戒之辭。而日錄以未嘗須臾離釋之。則未嘗離云者。乃以自然之理言之也。然則上文獨不可謂因其未嘗須臾離者而脩之以爲敎乎。夫道以自然之理言。日錄則以汚壞釋之。不可者。儆戒之辭。日錄則以自然之理釋之。其非此書宗旨甚明。始借聖賢之書以寫己意。則無不可。若曰脩者整飭敝壞之辭。不可謂之品節。則此字之始。迺段肉爲脯之名。未然而段之。十脡爲束。於品節之義爲近。初非以肉之敝壞而爲之也。竊覩先生四書中庸日錄。特爲

精密。多所發明。惟首章之義爲一書大綱。而未易通解如此。故中間雖有微文小節。不能無支者。皆不及通舉。惟德人君子。以講學明經爲志。不厭不倦之美。論法學問。庶幾有以終教之乎。窃自以長讀書窮理。未嘗少忘。丁中山揭陛況。殊罕小徐西峯引領不勝馳肯非尋常人事語也。將附問豫章。知文明已秩滿歸。計無從達今兩錢塘因元哲還便。謹具錄平日所欲上請者。附納左右。倘有曾論批答。則敝邑假共。乃楊隨翁高明初親成。其家當有人往還。可以轉致。未由省謁。伏冀調適寢興。爲斯文自重。不宣。

春秋纂述大意 寄宋景濂王子充

春秋師說三卷

黃先生所著六經補註。翼經罪言等書。篇目雖多。其攻擊辨難。使人致思。只是一樣文章。大畧與公是先生意林權衡相似。雅意欲得同志二三人。共傳其學其入門只是教人看許多疑節。從却自思之。雖告危太樸亦不過如此。初受春秋。只令熟讀三傳。於三傳內自有向上工夫。比請益則立例。使人思之。如行狀中二百四十二年內外之說。一二年不能曉得。其易簀後。則註脚元只在前說中。益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自伯禽至魯國亾之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也。二百

四十二年之內者。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聖人之法也。凡一事皆具此二義。以爲單傳密付。盡於此矣然退而讀本經。終是倒斷不得。許多書法異同。始且旁及他經。辛巳秋。歸朱文試回。疑小子輩年少學淺。故此老不輕授。卽慨然同往。擬同受其易象之學。比至杓見頗喜。朱文精敏。然問答之際。不易前規大意與行狀中謝李學士之說同。朱文先回。汸獨留。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象。諦而求之。大抵於象學無人處入之。所考左傳杜註等義例。頗見魯史遺法。欲以此復命請益。而此行先至道園。爲虞公留住一歲。來年專往九江。則先生捐館矣。易學旣難精。乎。而春秋

微言。頗有可思者。乃摭取諸說中論春秋處。參以所聞輯爲春秋師說三卷。附行狀後。所以備述其事者蓋黃先生是深究經旨失傳之由。以先儒多才高說得經學太易爲戒。以深思自得爲準。故嚴立一家門在熟於先儒成說。往往看得不然。此是第一節首獎所望者甚。

春秋左氏傳補註三卷

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爲主。所謂魯史遺法。旣於左氏傳註中得之。而筆削微旨。殊未能濟窺其罅隙。後思禮記經解。始悟春秋之學。只是說辭比事。法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限止齊。因之以考左

傳。正是暗合此法。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杜元凱。正是吾得一邊。乃以陳合杜舉經註史。以章指附入左傳集集解中。屬辭比事以考之今屬辭書中八體。由此得其六七。後考日月之法。傳中事實。鉅細往往脗合爲益甚多。其他俱會處與凡例之謂爲先儒所攻者。倂論之。然前輩知左氏義例之背謬。而不知其事實之可據。知從什論世變之可取。而不知其以書法解經。在二傳後。獨能發筆例之樞。此補註所以不容已也。

春秋屬辭十五卷

初嘗爲會萃諸家說合經意者作集傳。歲久未能脫稿

日月之說亦未定始悟屬辭比事欠精大略竊謂先王制禮後王定律事雖不同然其倫理分義治體法意莫不在乎尊卑上下內外之間緩急輕重大小之際況春秋兼該禮法事有常變道有經權而學者遍爲一切之說以釋之宜其不能通也於是離析部居精別其義類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細推之則凡滯礙膠結處皆奐然冰釋因之以考日月之法亦昭若發蒙如有神助矣蓋屬辭比事之法至是愈見其妙而經之八體始定既又思八體之名雖不可易涉出於一得之愚若非彙別臚分使人一見了然非惟觀者未易深察雖吾書亦未必無矛盾也迺分爲八篇

而類釋之名曰春秋屬辭嘗謂聖人作經雖不可測以今觀之二百四十二年間重如山亦必屬辭比事而後可施筆削所以學春秋者若非屬辭比事亦不能達筆削之權故其間紀綱義例皆是以此法求之於經的有證據然後取先儒之說以貫之洙與聽斷無疑惑者不同此屬辭之所以名也第一篇與末篇即是黃先生之意考之經傳並不見筆削之迹第二篇筆削之旨迺本二傳陳氏擇其所當存而補所未備第三篇至六篇間有先儒之說而後傳之指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發桃於二傳何氏及西疇崔氏然黃先生日月例亦只守孟氏之說嘗取林少穎

論日月二篇皆六經補註中亦不甚取後傳不全廢褒貶所取三傳義例今皆不能盡合譬如適國都者其道路行程軌轍一遵指授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只合據今日所見言之乃爲弗畔兩懸見如此恐俟是正

春秋集傳十五卷

作集纂述之意備見傳序

新纂日月之法既明八體既備義例俱有定說之後取改舊說尚未盡脫藁然屬辭已有全書而集傳終不可無傳者屬辭是先考定史法以明聖人筆削之權集傳是推原事情世變以達聖人經世之用二書

各有所主互相發明而後經意乃備

右其如上此經唐宋說者雖多大抵有二途一曰褒貶一曰實錄褒貶之法每相矛盾其說自不能通而實錄只是史官之事與孟子說春秋處不合諸家各以其意立論言人人殊既失事情又昧書法故黃先生一切斷以屬辭必經旨既明義例既定然後可擇其存者存之若黃先生力主杜氏得聖人制作本原止齊根據二傳從書法立義得學春秋之要皆卓然有功於經然嘆趙以前說者已數百家近代復數百家游往來江湖所見不過數十家然無踰三傳三註及陳氏者最後見莊氏文雅堂書目內有未見者四十餘家一時甚不能忘情

疾病顚沛後。心力凋殘。不復動念。惟有以是正之。幸甚。

共學齋記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上君子能反諸身以爲學者。千百年來。大畧三變以復于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不忍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貧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韋弦以矯偏邇。變枕閫以警惰。豈有所爲。夜必焚香質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其消長。益動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也亦明矣。於是有君子者出。主忠孝以飭其躬。以匹夫而立師道。使在三之義。赫然白於天下。後有作者。不叢悉焉。其視專一善名一行。則又遠矣。於是又有爲孔子者

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己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爲先樂後之教。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蓋自秦漢以來。學術多失。於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極之恩矣。自其教行高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學者。乃復開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己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學。夫豈易言也哉。汸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懼夫氣体力薄。不足以底于成。乃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居而勉焉。意人固與庶物並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識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別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倏忽而不自知。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憤悱堅制。爲道卑絕。以自拔於凡汙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禮卑。智崇效天。禮卑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羣居終日。而義有不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爲共學齋記。

華川書舍記 因宋君濂文而辨叙其本

婺州義烏縣有澤曰華川。王君子充。書舍在其上。同門友宋君景濂。歷叙上世以來爲文者之得失。而卒歸於聖人以爲記。辨博精詣。殆不可加矣。至正十一年冬。汸與子充相見於錢塘。子充又俾汸伸其說。汸不得終辭。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制作大備。其載諸方冊。以垂戒當世者。謂之禮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詩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

史氏。未嘗使學者執筆習爲之也。吾夫子順先王詩書六藝。以設教。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爲者而已。蓋自一身以達天下。彌綸綜者。而非外求。由小學以底大成。品節愈嚴。而無二本。成德達材之衆。率由於斯。而徒以文學稱者。非聖人之意也。是故夫子刪詩定書。贊易脩春秋。以爲萬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皆以言出諸口者。謂之文哉。戰國爭雄。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而異端起矣。自秦以來。吏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爲國者始思息民以黃老。經義未明。流爲變亂。而反身者。雖知洗心於釋梵。由是馬班揚雄之倫。以文名家。凌厲縱橫。浩不可遏。

而先王經世之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掇拾於殘闕而莫
之得。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盡力、而未足以有明也。春
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煥然
於時。關中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精思以致道。脩辭而
斷事、以一鄉而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學者之
楷模矣。迨新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
而浙河以東、若呂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
示諸掌。學者始由得以窺見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
時、陸子靜氏、由於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克然
自足。而諸君子之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而呂氏則
無間焉。康君東、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此又

論先哲於鄉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辨也。況夫有志於斯
文者乎。予交早受業於同郡學士黃公。黃公之見於文
章者、嶽峙淵渟、不大聲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
予見明經潔行卓越不羣。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以
端述作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必有微矣。則雖俯仰一
室、而所以系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東多文獻故家
他郡莫及。昔余嘗欲往游而未能也。異時考德會文之
樂舍華川奚適乎。

永貞菴記

道吳興郡而西百里、至安吉縣之東北、有昆山焉。左蜒
蜿以前據。右蹲踞而外塞。隆然其中。如錡釜之覆者。奉
訓大夫延福大監湖山張公之子世華子英、葬其母陸
氏夫人之壟也。子英以至正九年己丑正月畢窀穸。孫
爲屋數間於墓西。規與守者以給祠事。子孫歲時展省
得以止而休焉。取易坤用六之義、名曰永貞之菴。墓前
地可十畝、鉅竹萬竿。卽其南爲亭四楹。名曰雲亭。其東
有泉瀰盤。靚深甘潔。冬夏常流。名曰長生之泉。益菴以
明禮亭以著誠而泉以知本也。葬者事親之終、不可不
慎。殷易首坤、厥名歸藏。永貞以大終藏之道也。水泉蠖
蠖古人慮之。而非以爲利。故曰菴以明禮。墟墓之間生
哀。其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者、蔚然其如雲。沛然
其將雨、而未嘗有所聚散往來也。況於孝子慈孫之致

愛致愨者乎。故曰亭以著誠。禮原於天、誠立於己。自吾
身而反之吾親。有存有亡。其氣同也。自吾身而達之吾
子吾孫。有今有後。其心一也。君子之事親。行乎自然。而
發於不容已。起乎一念。而放之無終窮者。豈有他哉。觀
乎流泉之不息而可見矣。故曰泉以知本。君之意益將
使其子孫進于菴。而知禮之不可誣。拜於亭。而信誠之
不可掩。退酌斯泉。而悟夫一本者之未嘗異也。則張氏
孝思之深、寧有既乎。浙河以西、俗敝久矣。而喪親之變
又君子所不忍言。其能瘞于土者、則美田廬以崇梵釋
治園圃以益游觀。歲爲大舟。引婦子、與一觴以酬醻、托
憔悴於干戚之藏。而求大安且固者、益茂如也。若張君

因安居之樂，以致終身之慕，印覩瞻之敬，以明禮義之原者，其可少乎。故為之記，使其鄉人子弟觀之，幸而有感焉，則賢者之澤，不特善其一家而已。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其益廣之哉。

涂江書舍記

新安江合徽婺之水而東，未至海二百里，為桐廬縣，滿瀨既盡，湖汶欲平，恬波漫流。君子埧岸江之山，完厚深固，雖峙挺出，又足以挾而有之，故自昔遯世之士，成樂居焉。邑故有間禮坊，宋儒方公愨，即唐比部侍郎方公勛別業，為居室註禮書之所，後人因以旌之。今徐君方舟作涂江書舍，即此地也。始方舟舉進士，不得志於有司，乃退食郡吏之祿以為養，然歲大比，猶賦吏牘趨場屋。至是乃盡棄舉子業，一意於為詩，遠師漢魏，近宗盛唐，視他作以為格卑，不足法也。其在新安，俳從文學儒者，相羊山水間，吟諷終日，殆不知有簿書期會之勞。間惟屬家人益植花竹果木，環舍前後，令諸子肄業其中，以遲吾歸老。于是時亦與君游，益習奇君為人，而竊歎其不遇。自後一再會君錢塘，演詩論文，亹亹不倦。因扣其中，曰吾非樂為史，每意有不合，輒欲舍去。適朝論復省鹽，欲拯禁椎之獘，為庶民請命，而趙郡與定公廷來，吾幸以末學見庸，書生踈達不足論，得大人君子為知己，不與尋常刀筆吏俱汨沒無聞，斯足矣。刻後數年，

吾山中花木俱長茂，諸兒讀書有成，服勞奉養，各供其職，吾當反衡茅，理殘編，閉關却掃，詠歌古人，暇日泛扁舟煙浦間，望二山於海門，弔胥濤之忠憤，覓雙臺於江潯，挹嚴瀨之清風，豈為晚耶。予聞其言而喜之，且喜其氣之不衰，而信其事之有成也，遂為記之以俟云。

唐升生堂記

事有起乎千載之上，而說猶未明，非聖賢所傳，而終不可止者，非葬地之法乎。夫人之愛其身，與子之愛其親，無間於死生，人情所同也。魂升矣，魄降矣，而終不敢謂升且降者為無知，亦人心之所有也。是故蠅蚋之嘬，狐狸之食，則上世之人而泚之，水泉螻蟻之害，昔人無奈何，則周末之為志者嘗憂之矣。見於上世者，歷代帝王既已定為棺槨衣衾之制，殯葬塋兆之儀，使人人得以盡其情，而無缺於所不見，其於周末而無可奈何者，則漢魏間多識之士，始竭思慮以為其所得為，而葬法與焉。然其歸在於利生者，而用之有信有不信，其信求之有得有不得也。是以家自為書，人自為法，而不可盡通，又以其有時而信也，故其傳終不可止。然則其說之用與不用，將在禍福疑信之間，而凡上世以來人情所變，惻而不能已者，初未嘗論，奈何疑其說者遂以死者為散滅不靈，而悖其送終之道乎。夫信而有得者，必其家之積德厚，而宰物者畀善地以為之符，不信而無得

者反是理亦無足怪者。而浙右之俗。以其說之不信也。凡有喪皆措諸水火。則是死者恒不愛其身。而生者不知愛其親也。嗚呼。可為悲夫。此吾於吳興唐公子華生坐之作。而深有感焉者也。始公官休寧。見其故家子孫與祖宗墳墓相為久遠。至數百年。竊歎美之。而又惡夫誅於禍患。至藏久不葬者。其棄官而歸也。余嘗即而訪焉。暇日相與泛舟。游河山之陰。西望沈村之原。若厦屋千間。重門列廡。而突與之尊且嚴也。若營萬塞。車環騎繞。而中堅之完且固也。予仰而歎曰。美哉茲原。殆所謂山川奇會處乎。時猶未知為某氏物。而公已心識之。余既歸之明年。公乃以書來曰。向云山川奇會處者。客有以風水家言相之。曰是謂吉土。蓋天日之所委也。吾既以値得之。異時將規以全吾歸。子盍為我記焉。既又以書見招。至三四不倦。今季冬余至武林。公以夫人蔣氏喪赴。余往弔如禮。時公方為夫人營宅兆。於所得地原穴之左。葬有期矣。或曰。三吳葬不擇地。其來已久。昔公葬其先君。已得佳兆。今又豫為斯塋。可謂愛親以及其身者。雖然。賢者所尚。俗必效焉。吾恐葬書不可盡信。占地不可多得。是死者雖幸脫於焚棄。而終不免於暴露也。則如之何。余曰。是不然。夫所謂吉地者。乃天道報施善人之一物爾。非可以智力求也。府公自起家敎授。借秩亭長。佐郡森掾。行宜政化。皆有心忠厚。無世俗短薄

行。其宰休寧。僻田祖不實。革三十餘年守令冊應不行之敝政。設施毅然。不懼不惑。有德於人甚厚。夫人以鮮兄弟。而養其親。近三十始嫁。待衆媵有恩。撫庶孽如己子。語言不出戶外。而四時祭享。必敬必親。皆古所謂善人者。而其先又多陰德。則天畀佳城。以安體魄而利子孫。固宜。彼或無公一日之積。而惟欲以力求之。則雖終身無得。或得之而謬不足信。亦何怪哉。夫葬必以禮者。先王所以因人情而厚倫紀也。葬地之法。不經而詭秘。未能家喻戶解。而終不可泯絕。亦人情物理。有固然者。今或不葬不以禮。士蓋有所不為。惟善不加勉。而徒恃不經之說。可以勝造化而昌後人。則余亦有所不信也。故為公記之。而具述余所感者。以諗其鄉人君子。公名棣。字子華。晚號遁齋。去官二年。以奉議大夫平江路知吳江州致仕。今年纔六十有五。其地負壬揖丙。董是役者。夫人之弟蔣。字國順云。

起雲軒記

汸嘗泛舟嚴陵。仰觀烏龍馬目。宗高極天。新安金華二水合流其下。雲氣之興。渾渾灝灝。千變萬化。日新不窮。而莫可名狀也。竊意其間。必有卓越之士。高居自致。極一世之榮觀。以樂幽閒而忘外慕者焉。欲舍舟求之而未能也。至正癸巳之秋。識君庭芳。自其郡歸。為汸言於嚴陵得友曰馬君用翰。以起雲名軒。軒成而欲予為之

記也。余時聞其軒名。已犂然有當於心。已辭不獲。故問君由處之詳。戴曰。馮君素無宦情。嘗起家敎授。而非世俗之仕也。其家居雍雍于于。與物無競。圖書以爲苑囿。禮義以爲舟輿。其所存固未易知也。蓋嘗得蜀郡虞公、趙郡蘇公。稱其先塋。世家之遠。可以槩見。以吾子者。二公之客也。故求記其名軒之義。子又奚辭。彷非能爲二公役者。而戴君之言若是。其可無一辭。以復于馮君哉。嘗夫濁世之士。樂富貴而患失之。厭貧賤而不能去也。則好惡忻戚。交仇其中。其起居若驚。其聞爽若如癡。其觀山川之流峙。如在夢中。則雲物之舒卷。亦野馬塵埃而已矣。而又何取於斯。今馮君之賢。度越流俗如此。已不偶於靑門故家矣。卽軒居之名以求之。其胸中必有得於觀感之妙。而非世人所能知者。皆余所欲求而願見者。君殆其人耶。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飮食宴樂。其取象於雲也尙矣。唐之詩人。有得於詠物適情者。於言雲尤善。君其尙有取於斯耶。抑嘗燕坐靜觀。物與性合。有不能驗之於言者耶。余不能爲郢書燕說。而雅善名邦山川之勝。又樂聞君之爲人也。姑書此爲記。異時從戴君買舟率水之濱。順流東下。求君於是軒中。而請其說。君如有以告我。當續書之。

素隱齋記

世嘗言隱者。士之不遇也。余獨以爲不然。苟志於隱矣。遇不遇不足道也。彼不遇而隱者。皆其中之所樂哉。孔子於乾之初九。曰。龍德而隱者也。然夫子嘗欲居九口矣。嘗欲浮于海矣。而皆不果。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遇陽貨曰。吾將仕矣。有乾初九之義。而不以何哉。問津於長沮不對。問於桀溺不對。使子路反見荷蓧丈人。曰隱者也。至則行矣。其長往不來有如是者。旣而子路卒委身於孔悝。而冉有、子貢、樊遲輩。亦相與盡心於季孫之僭。其不隱不以遇也。則彼三子者。豈皆不遇而後隱哉。古今時不同。而士之出處。亦有不可以槩論者。世之亂也。羈旅匹隸之流。雲蒸龍變。莫不奮其一旦之死力。以易終身之富貴。章甫逢掖。雖欲不退聚。不可得也。世之平也。宗廟朝廷。百官有司。悉用文治。聰目語難之士。欲進而自售得乎。而世常言士必不遇而後隱。則其所以爲士者。從可知矣。孔子於大過。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彼不遇而隱者。其能無悶也哉。是故論士之隱者。不必以遇。不必以不遇。顧其中所存何如耳。星溪汪君子文。居深山之中。以素隱名其齋。其亦異乎不遇而後隱者乎。子之結髮讀書。不斷乎聲利。隱自其素志。中遭世亂。起家從事軍府。而不貪天以爲功。不闕人以封己。雖是非萬變。禍福相尋。而超然其間。與人同變而不同其患。其出也不易其常。其退也不從于素。如是而隱。寧有不遇之歎乎。余嘗論君色和而氣溫。無娀

府于中。不表襮其外。視古幽人逸士無愧焉。信乎能素
其隱者。故爲道隱之時義。以爲名齋之記。

縣令周侯政績記

國家旣平羣盜。所復州邑。大帥得承制具官。時承嘉周
侯君偁。宰吾徽之黟縣。卓然以廉能著稱。汸益耳熟焉。
而未知所以爲政也。今年六月。以病求醫於黟。寓縣北
僧廬。日與父老相接。頗能言侯設施之詳。且曰。侯有陰
德於人。請記其事。余曰。凡于云云。皆侯之政爾。何以爲
陰德。且居是官。則不苟於其事。侯非有爲而爲者。又何
以文爲。父老曰不然。郡邑不幸陷賊。居人無更生之思
矣。賴朝廷厚恩。復得列於編民。當天兵遠臨。刑威莫測

饑饉爲至。徵發繁興。殞身喪家者。何可勝紀。而縣人以
侯故咸免于非事。其爲陰德甚著。記而傳焉。以示吾邑
人子孫。使無忘侯德。不亦可乎。余嘉其辭直。且喜道侯
善政。乃比其事而書之。曰。至正十三年三月。侯始至官。
卽宣布朝廷恩德。使民戶曉。凡紀綱綜令。悉復舊規。選
吏蒐民守要害。人民翕然還業。無復疑慮矣。數日有使
者至。勸民入粟實軍儲。侯言盜賊兵火之餘。民甫安集。
不宜遽有科擾。使者怒。以語侵侯。且語之於其民。侯卽
移文願解職事。明日使者果至。禍叵測。侯毅然上道。曰。
得一言而死足矣。旣而主帥察侯無罪。第以不當辭職
加誚讓而已。還縣。會府帖下。錄諸從事者家。侯曰。詔書

已釋罪。錄其家非德意。吏言始官軍至時。給民印號以
明歸正。邑民不至者數十家。當籍。侯曰。此等或轉徙他
郡。或避寇逃山未還。或方從軍效用。何遽論爲盜。親治
文書上之。皆得免。又有命徵郡邑。大家城郡治。侯力言
小縣瘡傷後。不堪重役。往返數四。卒得請。郡將捕叛卒
之匿民間者。大索境中。比屋蹙蹙。侯出令民無得輒動。
日與將居處。覘其粗間。不得妄有稱引。民恃以安。守驩
卒吾官之太平縣。一巡檢從百餘人突入境中。不可止。
民駭之。侯請主簿將民丁護歸邑中。毋令擾民。比至。問
所以來。乃太平報盜時。縣失其印。以盜始從縣來。欲執
縣民牛李二人去。問印所在。侯謂巡檢曰。公從二人者

求縣印。當卽其家索之。不必以其人去。乃與巡檢至李
氏居。坐門外。遣卒入索印。無有。再命索之。無有。又命索
之。巡檢辭。固遣卒入。印終不可得。至牛氏居亦如之。巡
檢媿赧。一日引去。從人有泄其情者。曰太平人有惡於
富人某某。與其吏謀。遣卒繫執牛李歸。拷令妄稱縣印
在某某家。乃致死牛李獄中。則彼引者嚮不可解而家
破矣。知計不行。故去爾。黟地壤沃。一歲而飽三歲。亂後
畊稼失時。溝渠壅底。北門堨之水。經邑中曰楓溝。積穢
與焉。尤甚。侯按圖考問。差次其役。疏浚有方。歲復其舊。
縣第七都爲浮梁祁門走郡官道。郡盜反復以來。里無
居人。田皆蕪穢不治。侯按視其地。歎曰。今茲艱食。而田

復不明。則失業者無逾期矣。乃下令遠近之民。有能畊吾廢田者。比秋成十分其入。畊者取其六。田主收其四。明日負耒耜至者數十人。侯親至田所勉勵之。無種者假之。不十日。境內荒田皆闢矣。前此侯嘗禁邑中糶穀毋得糶入他境。人以爲非。至六七月。米斗値十餘千。縣人有餓者。始服其遠見。第七都所畊荒田大稔。民賴以活者千餘家。榷茶使者治休寧吏卒出入旁午。求茶商短長。以怵吏民。其來久矣。守疆卒報有茶司吏。止茶商境上。責賕。吏去而商與茶在。侯使問商曰。私茶以兩計汝憚稱量。則毋入吾境。俄有報邏茶卒十餘輩。先後至者。商訐窮引匿谷中。焚茶而去。卒至縣。詬吏胥。索食飲

侯視其行裝曰。此輩得毋從掠吾民耶。設有言者。我必以法治之。卒聞大懼。求茶商不可得。潛散去。各以所掠還民家而遁。自是私茶不復入境。吏卒亦罕來矣。縣小吏沈甲與民李丙家爭磨石。私遣尉卒索之。居十日。丙男婦死。李乙言婦有孕。尉卒暴之致死。事由沈甲。侯曰。與人爭磨石。不言官。私使尉卒。卒不禀尉而往。皆有罪。即收繫之。謂乙曰。汝言婦由卒死。惟驗乃辨。設驗不實則汝罪亦不輕也。吾視汝特怨沈與卒。欲以人命破其家爾。乙不服。侯問婦有他親屬乎。乙言有姊兒在。即并收乙。呼問其姊兒。云死果有寃當驗耶。皆曰。女病斃。并有侯縣隸。亦忍從驗也。乃從之。釋乙而論吏卒如法。其

聽訟謹審。多類此。縣地阨。號大家不過三四。官吏迭來常恐失其意。於是數一縣非。惟所欲爲。而細民告病矣。都邑甫定。吏舞持豪民。陷賊斲。民得以財自脫。則所負挾。無災平時。侯知盜所從起。無深惡於其民。臨政明辨而遣決剛毅。大家者不敢嘗以私。服役公庭者謹。小大相安。而邑無事矣。公退杜門。白奉甚約。至不可堪。有竭見者亦弗恤也。凡皆縣人之言如此。侯以發陰私。不畏强禦。爲怨家所傾。然事本末。吏牘具存。雖巧詆莫能文致。不過直以非罪之而已。是故縣人尤惜之。欲來者之不能忘。而公論之遂不泯也。是有假於余言焉。訪聞遷康建議。以盜賊滋蔓。由守令非才。有旨牧守得不次試

用。稱職者滿歲爲眞。嘗切歎曰。起一世人才。其成治安之業。亦無急於斯者。聖天子愛民至深至切。顧方伯連帥。舉措何如耳。侯才識通練。尤長治劇。以諸生爲府吏歷茶鹽漕。所至舉法除弊。卓卓有聲。爲書論浙隄積藏究其蠹皆甚詳。大要以二歲一任無爲況。嘗細爲吏者無所師法。述臨民出政之方五十條。以授初仕者。從軍策畫多中。以功擢用。其素所樹立。欲自表見於當世。故爲令期月。具有成績。乃卒與佗官俱罷。又遭擯抑如此誠遠近所共歎也。爲之記。不惟以慰邑人之思。庶幾在上者知縣雖小。爲朝廷牧養小民。有若侯之用心。誠爲難得。而公卿大夫有意乎興賢育材。以報國家於無窮

者。亦將有感於斯焉。

月潭八景記

由屯溪趨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爲浙江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峻急。灘淺者可揭也。當山水有會處。輒匯爲蛟龍窟宅。自浮游至龍深。以潭名凡十數。而月潭最奇。潭上兩山相揖。如牛飮於溪。其身皆巨石夾溪對峙如門。其南有山。合諸小水來會。離立參拱。故潭形正圓。其深不可測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東於石門。湧而復隊。則震蕩廻薄。聲振天地。勢摧山岳。水之所入深者歸寄。虛白之所出。旋如車輪。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倪。其水落波平。則停深一碧。瑩徹無瑕。鳥飛魚躍于溪光山

邑間。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沙翠竹。販舟魚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尤爲淸絶。此月潭之大都也。朱君伯初父。世居潭上。心獨有樂於是。乃闢其南曰臨淸亭其北涯曰觀瀾。造小舟。置筆床茶竈其中。曰釣雪。其取於是潭者備矣。其於游觀之樂至矣。潭之北曰平林。竹樹蒙密。有隱君子居之。平林東五里。有古叢林曰星洲寺。舫與客艤舟其下。意適則瀟然忘歸。南七里有顔公山。相傳昔有隱者於此仙去。君暇則杖屨獨游。游輒數日而還。益君之所好樂者如此。而廓然無累於其中。又如此。是故其神不勞。其形不衰。優游無爲。若將終其身而不厭也。於是好事者。卽潭之景物。曰月潭。曰石門。曰

臨淸閣。曰觀瀾亭。曰釣雪舟。曰平林小隱。曰星洲寺。曰顔公山。爲詩凡八詠以貺君。而屬汸記之。汸益未之暇。也。至正十七年夏五月。始來游於潭上。而切有感焉。時郡邑游經兵火。水村山郭。名鄕甲第。高堂別墅。凡昔之以紛華盛麗相誇詡者。莫不化爲丘墟。及礫荒田野草則人與物之變滅相尋者多矣。惟君與是八景者。俱無恙也。然則君之不以此易彼也宜哉。吾聞之。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辨。則不樂。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亢。則夸者悲。皆囿於物者也。豈惟囿哉舟已敗矣。而乘風破浪者方新。車已覆矣。而夙駕疾驅者未已。乃若有物使之然。然則世之人。終不以彼而易此宜也。益於是重有感焉。遂爲之記。使後之人知月潭八景之所於時實自君始。

橘隱堂記

朱君廣仲父。築室於溪流之上。環舍前後。皆種橘樹。題其堂曰橘隱。日與鄕之老人。徜徉其中。以奕碁飮酒賦詩自娛。益有慕大古者商山四皓東園角里之倫也。客有謂君曰。昔秦爲無道。海內思亂。故此四人者。避而去焉。高祖能興羣雄景附。高此四人者之行。而求之數歲不得。卒爲呂后太子以卑辭厚幣致之。於是四人者皆老矣。觀其對高祖之辭甚陋。目覩張子房計中行不惜者雖一時徼安劉之名。其道不足稱也。今君日以種樹

爲樂。視世之榮枯得失廢興成敗。泊然不入于胸中。又何羨乎四老人者。而比擬之耶。君憫然歎曰。若是乎子之論人。所謂終無已者夫。秦失其鹿。劉季與一二刀筆吏。羣椎埋屠狗。樊噲 吹簫周勃 販繒灌嬰 之徒。相與猜而逐之。不可以儒說也。彼誠知儒者迂闊於事情。設有以儒見者。輒嫚罵解其冠溺焉。叔孫通挾禮樂之說。惴惴焉在鯫生豎儒間。縮項吐舌。不敢出一語。急取故秦盜大猾薦之。其不爲陳涉之孔鮒項羽之韓生者幾何。是宜此四人者。遠避而不爲出也。迨天下既一。上乃欲以愛易太子。在朝之臣。畢無能回上意者。而張留侯陳戶牖之術。至是亦窮矣。此四老人者。一出而國本定。漢

祚遂安。既乃飄然去之。不知所終。則非有所利而爲之亦明矣。而子猶有疑於其出處去就之間乎。今吾子不爲世所知。惟戒家人子孫。異時有橘實大如四五石甕盎者。愼勿摘也。吾得深根固蒂於是足矣。客笑曰。若是則子過此四人者遠矣。遂書之以爲堂記。

松雲軒記

星源郡邑東北有川曰龍潭。龍潭之上。爲鴻村。山水奇會處。汪君仲會。既葬其母夫人於此。又築室塚傍以居。室外構隙宇。宇間面丈。賓友之接燕閒之處。皆在其中。扁曰松雲軒。或者疑之。則曰君蚤以進士舉。世皆謂公輔可立致。中遭亂亡。避地無所。挈卒數十立保伍。寨亭隧。左支右吾。風食雨宿不倦。鄕人賴之。雖擢居州牧。猶謂不足爲君報。今 且退居山澤。與林翁野叟。折旋斗室間。非人之情。沿龍潭而下。兩山壁立。如丹雘之屋。一溪曲折其間。宜小舟卧游。循鴻村而上。千崖獻奇。萬谷爭秀。泉石之怪譎。林木之靚深。可以娛心神。悅耳目者多矣。乃獨寓意於松雲。是皆有未易解者。客或疑之曰。士之所以出處進退者。非貴富功名。游觀閒逸之謂也。然或志不足以自强。才不足以自固。而出處進退之間。未能超然無累於中。則變故之來。能不摧折潰敗鮮矣。此何貴富功名。游觀閒逸之可言哉。今君當擾邦萬方。舟流靡屆之時。能與鄕里宗族。同其憂患。而夷險一致。人無間言。松之獨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庶或似之。其

用舍以時。去就不膠。則雲之無心出處。亦庶幾焉。人見其偃然一軒中。日覩夫二物者。蓊翕蔥蒨。淡蕩冲融。倏往忽來。合散無迹。而不知其心有獨感。神有冥契。則雖無是軒與二物者可也。又何必窮極穹顯。搜抉奇奧。然後爲得意哉。夫輞川之瑰物。勝絕一時。而後凋之節可媲。平泉之草木。累于貽厥。而無心之道兩闕。是皆高人達士之通弊也。又何疑於一軒之易足乎。疑者不復能詰。他日余過君鴻村。庶得其說。及與君相見是軒中。俯仰終日。竟不見所謂松雲者。而君淡然自得。亦無異舉進士時。乃喟然太息。以客爲知言。遂記其說於軒中而

夫。

後裔時腴孫道敷句讀

景從

景行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三終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四目錄

新安趙汸子常著

吉士 天羽

後裔時腴介菴 男端 又呂重校刊

靖士 安保

文

方山樓記

雪巖書隱記

雲山巷記

樂軒記

顏公山重造真菴記

聽雨軒記

知本堂記

休寧縣邑坊公閔雨記

九思齋記

休寧縣達魯花赤八侯武功記

商山書院學田記

卷之五

書東坡尺牘後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後

跋東坡墨蹟後

題三史目錄紀年後

題耕讀堂卷後

趙郡蘇公藏經史遺事後

書蘇奉使本末後

蘇恭攷藏虞先生手帖後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書羅鄂州小集錄目後

題妙絕古今篇目後

題吳君儀教授植芸軒卷後
書揭學士贈柏士吳大卷後
跋劉郎中所藏邵菴先生栽竹圖詩卷後
跋趙文敏公臨東方先生畫贊
跋謝翱西臺慟哭記後　跋謝翱冬青樹引後
葬書問對　醫說
崔尚書寅齋說　范叔豹字說
代舉留沙元帥狀　祭養源汪王廟文
東山寓舍安神主祝文
外祖汪公祖妣宋安人改葬墓祭文
祭外舅文　宋處士誄文

御書贊　鄧子贊
陸先生贊
河南省參政封吳定郡公像贊
江浙省都鎮撫晗齊公紀功之碑
克復休寧縣碑

卷之六

邵菴先生虞公行狀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四五六目錄終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四

新安趙　汸子常著
吉士大羽
後裔時腆介每　男端　又呂重校刊
靖士安侯

文　記

方山樓記

吾州在萬山間。飲食起居。無不與山接惟浙江之上游率水出黟。酈道元水經注。所謂率東者川平山開。洲渚隱見烟雲蔚吞。有江湖之思。兩涯多脩林密竹垣屋鞱深前並孔道。舟車所轢行旅所憩。日用百需不求而至

居人皆有以自豪負溪里不偉中更喪亂。蕩爲丘墟而荒郊斷岸。衰草寒烟。四顧寂然江山不可復識矣。程靜翁世居北涯之上。距絕大溪而南。作重屋兩山間以居屋前有山。端重特異顧而樂之。因題曰方山樓樓距故居不數里。右阻大溪。左挾邃谷。長松鉅杉參錯掩映四方賓客往來之士。風食譙宿之餘。登樓而賦者皆徘徊而不能去。壬寅之春。余還自郡城道過率東。沉覽溪山有感於今昔之異。呼舟叩門訪君。登樓少憩。亦喜其能擇勝而自適也。爲之嘆息不已。君曰不然吾豈樂乎是哉。夫人之嗜慾無窮。而生業廢興有限以有限給無窮是以利害交乎外。而好惡取舍戰乎中。雖有林泉之美

耳目之娛其心焦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我則不然樂室
足以居妻孥供祭祀而已不必有餘推此類也則名與
不必矜恩讎不必快子孫孫子不知何人之計不必豫
爲之憂是以吾心休休焉無往不樂不待林泉之美耳
目之娛而後爲適也余曰善哉信如君言居室可益也
不能必其身之安田疇可廣也不能必其子孫之能守
恩讎可快名譽可矜而不能無失意之時激昂青雲得
志富貴而已有議其後者矣昔人有藏舟於壑者以爲
莫能奪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今君之自處者
如此雖有大力其如君何道經幸東而有感於江山風
景之不同者登樓之檯而獲聞斯言亦可以悠然而自
釋矣不亦善夫遂書之以爲方山樓記

雲巖書隱記

鄂州蒲圻縣南有疊秀山山之壯觀吾邑主簿何君故
居在焉始何君去其鄉數載桑梓之念已切于中有爲
圖疊秀雲林之勝使時自覽觀以自釋者因題曰雲巖
書隱以見其志云既歸大邦遂佐茲邑每與人言之不
忘且俾訪爲之記訪聞而嘆曰嗟乎君何以隱爲哉君
精神敝於藥餌寒暑遍於床簀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一
切易其常度蓋瀕於危亡者屢矣雖如是君子以隱疑
之故雖病之至於斯極而有不察也嗚呼豈猶有待而
後信耶夫隱之能爲不祥若是而君又何取焉吾觀君

以文學從政兢兢畏慎不敢少越繩尺而亦不爲崖異
以徼名厘薑重役未嘗以鞭朴示威而吏不能欺事無
不集觸風雨犯寒暑出入蹤遊狠狘之區與從御同甘
苦或不爲上官所察未嘗遷怒於民其居官任職超乎
流俗有如此者乃欲一旦飄然與世相忘恐不可得又
況一室蕭然瓢屢空有慍見者弗暇恤也則雖欲千
里西還爲隱居計事亦恐未易遂意君徒有所激而爲
是言或姑以寓其意焉耳故不暇深叩君所以然者而
論著之無何君復以書來言曰吾先世蜀資中人也宋
末曾大父第進士官于廣而蜀已殘於兵乃留家於鄂
自吾祖吾父以及於吾家於是者四世矣餓而逃難駭

散吾宗奕世之祀不絕如綫今子孫存者唯吾一人而
已況先人敝廬久爲荊棘之墟丘墓所在又皆孤兆之
藪不孝之罪尚忍言耶倘旦暮得代去且當號於當道
君子以圖歸於結茅茨修墳墓力耕以供祭祀暇則求
父書而伏讀之庶幾克遂其初志而曠官速謗虧體辱
親之罪亦可免矣此君之自敘云耳然則士之志于隱
者非得已也而世之君子倘然若不察其情焉不以何
君之事觀之乎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祖故敬
宗敬宗故收族又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況君家自毅齋見山至龍岡先生三世蔡極有轉
穆而科名相踵不絕詩書禮義之澤非他族比也而露

春秋之感，精神翰墨所存，委諸草莽而不圖，其可乎哉。然則君之彷徨西顧，而不忘乎雲巖之下者，夫豈有所激而然哉。昔者蜀郡虞公家於江右者再世矣，嘗與人言：蜀被兵時，故家大族，狼狽奔走，流寓東南，而蜀之君子官于中朝若郡縣者，皆不復能歸，若某姓某公子孫今在某郡，僅有某人，未嘗不爲之感歎焉。時九江有黃楚望先生，其先亦資中人，爲公所留念者，蓋公惓惓桑梓之義，未嘗以疏遠而有遺，類如此，況乎何君以子然千里之身，獨承家世之遠乎。余察君之意，苟得伸其情事，區區窮達得失利害之間，若有不足計者，然後知余所以是君者淺也。雖然，又嘗聞之，士之所以自立者，才與志也。昔者孔子之門，有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者矣；有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者矣。聖人皆不使之處，以枉其才。至聞漆雕開之言則喜，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則怒。夫二子者，屈一官，效一職，豈由求之比哉，而志之所存者弗獲信，則有遺恨矣。故聖人皆不使之仕，以遂其志。後之有國家者，措諸行事，未必一一皆合於聖人。至于簡才賢以成治功，獎恬退以勵風俗，亦未有偏廢者也。然則何君之志，其有不遂者乎。故爲之記以俟。

雲山菴記

出邑西門，涉兩溪而南，郊原衍迤，岡巒迴復，烟雲竹樹，間有屋數楹，負巖石而面溪曲，曰雲山菴者，寓上人宇

內立錫之所也。上人以疾病爲道，擬以湯液作佛事，救療一切忠苦，無二無別，不啻古方書。每因證爲劑，君一臣二，佐後使先，如箭透贄，如矢破的。衆醫所不療者，輒起之。其以爲可治，未嘗一失，是以遠近數十里間，請其藥者十室而九。以疾求視者，踵相接於途，日與人藥，多至不可計，未嘗記主名。即有不能報，他日復請，應之無倦色。諸以粟米、金帛、食飲、瓜菓來饋謝者，無多寡，咸歡喜受之，如獲檀施。上人以粟米飲食瓜菓飼徒屬，款賓客，以金帛益市善藥，補其術以應人之求，出其所資，沛然不窮。乃積其贏餘，作此菴，供養觀音大士，置田若干畝，擇其徒之謹愿者付之，使耕且食，而職香火焉。嘗謂余曰：浮圖號出世法，而不能不在人間，故世嘗以不耕而食病之。吾觀世人以陰陽方技食於人者衆矣，求其有功而不可以僞售，雖食焉而無愧於吾教者，惟醫其庶乎。此吾所以既不敢安居以食，而欲必從事於斯也。然既假是以救疾苦，以報佛恩，且自給焉，而不精其術則去，爲奇衺者幾何。此吾所以遇有疾必盡吾心，而不暇計其報施之有無也。雖然，吾道既行，吾願已得矣，而焚修之地，弛於妄廝，見隨家奪，使奉吾教者疑且怠焉，不可也。請爲我書之石，庶後來有儆，其可乎。余曰：可哉。師撫之金谿人，幼失父母，十三出家，十六爲僧，敎元年始學醫，其師曰曾允中，在策元，嘗一新其寺，遊滑山，建

觀音堂於市。來者如歸。辛卯之變。始至依與。丁酉秋。乃
克作庵於茲地。其志願所發。槪乎其言可見。積久充周。
至不可爲限量。報緣所及。必將大有震爍於方來。而況
是庵乎。然則庵之永久。亦凡師一念中耳。又豈他人能
爲廢興也哉。乃爲記其始末如此。凡田土物色處所。勒
于碑陰。

樸軒記

鄭之恒僑居潁水之南。爲聯之北。題其隙宇曰樸軒。其
言曰。樸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
莊生云。居無何。大夫士爲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
衆。言人人殊。鄭之恒不懌。以其閒日之麓陽山中。見支

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樸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
之槪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世之
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
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之有言夫。
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楩柟豫章。閱千百年。未有過
而問者。道旁之樗櫟。木拱把而伐於斧斤。其所託者不
同也。夫樸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
然社有變置。而旣或廢之。則樗與櫟豈能自全耶。謂不
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莊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
俗之士。以材爲累。不若不材者之無用也。故爲是不得
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得免也。將自處於

材不材之間。然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
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邦君之於國也。聖哲之於
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使仲尼辭交遊。去弟子。而逃於大澤。其憂患乎一世者。
豈有涯哉。噫。夫亂世多害。智愚賢不肖俱罔而莫知除
其憂。此大人所深悲而非爲一己之私也。子之以不材
自處。豈其意耶。曰。然則莊氏昔所謂者非耶。支離無謂
曰。莊子固嘗言之矣。其所係者與衆異也。且子亦嘗聞
所謂物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
者。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蘧廬也。古今一
息也。死生旦夜也。虎兕無所措其爪角。兵無所容其刃。

無傷於物。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
爲樸有道。即子之居。行子之志。使韋梧無所用其助。而
合者爭席。則材與不材。皆不足爲子累矣。又何恤乎人
之言。鄭之恒矍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於道矣。雖
然。吾於樸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爲記。

顏公山重造金輿庵記

顏公山金輿庵。事載宋鄆州守郡人羅公頌所爲碑石
殿而文佚傳。二百年來。庵新作者三。無爲記之者。歲癸
巳。僧惟忠乃因吾家宋君請書其事于石。余謂茲山在
邑南五十里外。而環邑中無遠近。舉首即見之。其高出
衆山之上。固不待言。惟僧忠言山以顏公隱居得名而

不言公爲何如人迨僧慧圓則像設如聖僧大士矣山故有龍池二求雨者必先禱于公而後請水于池泉奉水至其鄉則雨隨而注其靈應之跡今皆無二而碑不言菴所從始旺有爲菌谷中者得古佛像高數寸蓋能金所爲僧度奉于顏公神室中自是求雨者必請得金像與水俱尤稱靈異而碑不及其事又志言池濶五畝羅公謂今二池各不過尋丈疑後人湮之若是者皆無所徵暇日嘗從君登山一覽勝槩以釋所疑然後爲之記未晚也既而君屢以登山約余以衰病久弗克行甲辰秋七月幾望訪君義門故居夜同宿顏溪僧舍旦日緣隴直上十五里得金與菴從直危峰峰中引而下爲

小阜其左蜿蜒前抱右斷處直下爲壑有隄塞其斷高二丈餘二池在隄內當菴前右菴所直峰名高湖峰爲山絕頂後倚古副山乃星源巨嶂其兩端之隴並出而內拱者盤據復餘里視境內諸大山行而不上分而不完者特異古所謂山川百源能雲雨天子將大雩上帝必先命有司祈祀者非茲山之靈歟世變禮失凡名山有神靈者皆以佛老子之祠當之其像顏公如古聖僧而又重以金佛事無足疑者是山之能出雲雨以濟生人而靡間於治亂安危固自若也山高而支壟下故防山以內穀使無是堤則水潦下瀉如建瓴而又安取池五畝哉或言高湖峰疑以昔人隄水爲池得名今遇霖

雨彌月水皆入二池而洞山中人方以爲異則謂後或湮之亦未有以證其必然既山之神靈有在則凡若此者姑置勿論可也乃爲考其本末而爲之記曰始開山奉顏公祠者僧如昇其歲月不可知矣重作菴者慧圓則宋建炎庚戌之歲也名其菴曰金與且爲書扁者金部高郵吳公并今之請文于羅公則知惠州邑人朱公權也寶祐丁巳菴燬于火碑碣皆灼壞而金像與顏公儼然獨存集衆力創梵殿廡鐘樓如式者僧道寄也菴無田以贍衆僧徒應供者以出入爲艱廼卽顏溪之地神祠爲別菴居之以便諸僧自是上方非齋祀不至而屋室有壞者矣大德丁酉有從僧淨貴之請舍田倡衆

食淨人以職梵修且刻之石者里人杭州路人匠提舉朱君震實首爲淨人者程普應也至正丁卯悉撤其敝而新之者僧良辰淨人俞道堅俞道美也鐘樓舊在菴前危峰上後又建于其左皆憑虛下瞰數百尋以不利於久廼作于前峰蜿蜒中其故復爲丁酉而創重屋五間於殿後以爲齋堂則前邑令吳君遵也蓋菴之規制至是略備矣高湖峰兩腋泉會于山麓是爲顏溪上壤沃而畜害鮮其族居於溪上者巴余汪三家世修祀事以答靈貺而惟忠巴氏子也上距如昇傳代二十有一今淨人吳普壽本洪都建昌盧氏子以勤謹稱山高苦寒雲霧所蒸衣服器用常濕潤屋善敝勢不及百年其

人非樸實而堅苦者。亦不能久居也。而惟忠之徒曰印宣者。將以己資買田巷中。而反于是山老焉。乃并爲書之。朱君名從於提擧爲從子云。

聽雨軒記

雍君仲燕嘗治一室。書冊几杖凡百日用之需具在。兄弟二人同處其中。自爲師友。以爲人間之樂。未有加於此者。適秋夜大風雨作。相視脩然有感於眉山三蘇公宗師驛舍之約。題其室曰聽雨軒。其後稍出游江淮。見武威余公而告之。余公爲篆書聽雨軒三大字。歸而揭諸楣間。造其室者。莫不油然增乎足之愛焉。中更亂亡。并已爲墟。季子之不幸蚤世。而余公書獨存。仲燕飢其

焉舍重開一軒。仍舊扁以寄其幽思。且使防記之。防以病廢筆硯久矣。而仲燕每相見輒以爲言。念終不可無一辭以釋其意者。乃告之曰。昔者二蘇公之大科擧也。其君爲仁祖。其相爲韓忠獻公。以二人薦者歐陽公。而其進退者司馬君實范堯仁諸君子也。蓋自三代以下。未有盛於斯時者。二公者起西南數千里外。明天子賢宰相將皆以宰輔儲之。區區小有得失。何足深計。而乃爰別離之不免。慨功名之難期。於韋蘇州之詩。遂有感焉。何與夫蘇州之示二季。特其適然之辭爾。而公以爲終身之戚。每遇離合感慨。必形於言。又何歟。傳曰。未及而憂。憂必及之。彭城之漂泊。黃州雷儋之相望。同已兆

於斯矣。今君兄弟。幼同學長俱有志於四方。千里之途。未嘗覩也。而又姑取昔人感慨之無已者以名其軒。居雖曰天倫之樂。存乎寂寞濟泊之中。有非他人所能知者。而亦豈可謂之適然也哉。雖然。未及爲憂與憂而弗釋。君子皆弟與也。故子由彭城所賦。讀者凄憐。而長公亟思有以解之。然長公既謂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矣。而猶必以退休相從日長爲辭。則其未達者猶在也。吾觀仲燕。衢然其如蕭。陶然其若忘。於曠達而近道。蓋庶幾焉。況乎進退存亡處之有素。方之二公。其海崖之後乎。軒名雖舊。而其人所存。則已進於道者矣。故卜子夏之告司馬氏者。不復以云。

知本堂記

宗法之廢久矣。近代盛時。雖號爲世家大族者。其子孫往往散越。無以相維。與凡民等。而況於衰亂之世乎。可歎也已。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宗法所由立也。苟人道不明。而尊祖之義闕。則雖有世家大族。而窮稱患害。不能相收。亦何足異哉。故曰鳥獸則知有母而已。庶人則知有父矣。若夫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今兄弟雖或異母。其與己同出於父則一也。而世或以同產爲加親。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親兄弟與族人之爲兄弟者。雖有戚疏。其與己同出於祖則一也。然親兄弟則知愛之。族人之爲兄弟者

則不知愛也。是知有父。而不知有祖也。知識且不足以
及其祖父。於族人何有。爲是故貴不與賤。富不與貧
敘。爭奪之端。多於異姓。忮忍之害。憯於他人。然惟不能
收也哉。然則尊祖之義。固不可淪於凡民也。嗚呼。其亦
可哀也夫。若夫有志之士。因其所可爲。以爲其所得爲
使親親之道復明。而爲尊祖敬宗。興行於一家。以達乎
一鄉一國。是固學士大夫之用心也。同郡汪侯仲玉。早
歲嘗有志於斯。中遭多難。雖軍務填委。未嘗一日而忘
乃即星源大畈田中。剏重屋爲楹間者五。其上爲三間
以爲室。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及初渡江者及始來
居大畈者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廿有□世。又爲廟於屋

南。像其祖之有封爵在祀典者。配以其子孫之有功德
者四人。重屋之下。有堂。有齋舍。延師其中。聚族人子弟
而教之。廟有廡。有門。時享月薦。買田以給。凡費者若干
畝。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屬尊而年長者。主祀事
焉。別爲專祠於大畈西偏村先人故居。曰永思堂。祀高
祖而下四世。其田與祭。則繼高祖者主之焉。蓋知本者
以明大宗之事。而永思。則小宗之遺意也。夫宗法之不
能復古。自今世以來病之。侯之意。蓋欲因四時之享。以
寓合族之義。使其族人之登斯堂者。思世家之遠如彼
而有功德者之盛又如此。則必不有一日自同於凡民
子弟之學於是者。晨夕瞻敬。知千百人之身。本同出一

人。則親親之念。藹然自生。必將力求所以無負於先上
之教者矣。嗚呼。若侯爲此者。豈非學士大夫之志也哉
自禍亂以來。所在大家。殲夷不能相保。何可勝數。大畈
之族。以侯力獨完。又作斯堂以尊祖敬宗。教示將來其
所以遺夫族人子孫者。可謂遠矣。故爲書之。侯名同。始
得姓者爵成公子。諱汪。父名嘗食采潁川。初渡江者。漢
龍驤將軍諱文和。始居大畈者。諱中元。有封爵而在祀
典者。唐越國公。國朝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配食者
團練使積官御史大夫諱濆。神號端公。中元其仲子也。
曰順義軍使檢校司空諱武。皆以靖寇捍患有功。曰宋
西京文學四友先生諱存。有經學行義。曰端明殿學士
招討制置使立信。以忠節顯。皆其譜實云。

休寧縣邑坊公閔雨記

春秋紀載有以閔雨得書者。君子曰。其有志乎民也。閔
雨則其有志乎民。何閔雨而雨也。閔雨而雨。則不閔雨
者爲無志乎民。罪也。以無志乎民者爲罪之在。則閔雨
者之有志乎民。不可不書也。若坊公彥猷之爲休寧者
其知春秋閔雨之義已乎。曰。若坊公。可謂能閔雨者矣
公之閔雨奈何。公在官之明年。雨不違時。野無附農苗
以羨矣。俄雨環休寧之邑。四郊同日大水。漂禾稼。蕩民
居室。不可勝言也。而邑之言。則曰。大潦之後無豐年。既
而果彌月不雨。苗將槁矣。公惻然憂之。若鋒刃之在已

也。亦既率僚吏行禱禜祀。暨名山大川。于社于門矣。而不雨。既又名佛者。老者。方技者。各使以其法求焉。而又不雨。則旱甚矣。於是民嗟以怨。而公不怨也。巫窮以息。而公不怠也。晝曝於野。宵露於庭。不知其病也。乃齋宿走禱所。再拜稽首。興手爇香。跽而禱之曰。以蒙從政于茲。而歲不雨。蒙不足托於士民之上矣。今旱日甚。殆不可生。是天絕之也。民無罪而天絕之。吏有罪也。請以絕民者移諸吏。言訖。淚緣睫。又再拜稽首。退而屏處却食。期必得雨。乃以厥明日雨于南郊。又明日大霈于邑。西雷霆盡寘。四合齊注。於是稿者蘇。秀者實。歲不凶矣。若坊公可謂有志乎民矣。然則他邑亦有閔雨者乎。曰有。

則何以不見稱于君子。其閔雨非閔雨也。事至而後爲之者也。他邑旱則民叫無奔於天。而吏弗聞也。乃纔集於公堂。議而假聚焉。吏爲發廩以賑之。而後定。則其閔雨者井也。事至而後爲之者也。夫民易動而難定也。易使而難悅也。是故善保者。必愼其幾焉。若他邑之民上者亦殆矣。古者二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坊公獨非事至而後爲之者歟。曰。公爲政期歲矣。不得責三年於是也。其爲政奈何。民之情僞。無或隱也。然不恃以爲明。獄之大小。無不察也。然不倚以立威。吏民之欲求寵於公者。苟假其一嚬一笑。斯足逞矣。而公不與。讒說詆詰之辭。不至於耳。苞苴請托之問。不至於戶。褻衆武斷取貨之徒不行境中。於是閔雨而雨焉。則亦異乎他邑之在民上者矣。君子曰。若坊公之有志乎民者。不可不書也。是故筆其辭。附諸春秋閔雨之義。以俟夫通四方之志者取焉。

九思堂記

九思堂者。高昌仲禮公明居之所也。至正十一年冬。公涖兩浙鹽政。命前所治邑休寧諸生趙汸爲文以記之。汸聞諸君子。一言而可以決天理人欲之幾者。曰思而已。然或昧其當務。則剛者徑決而失中。柔者纏繞而無所去。夫不思而蹈於惡者不論矣。故吾夫子之教。欲人即身心日用。以愼夫所宜思。其目雖九。而思則一。夫曰

視曰聽。曰色。曰貌。曰言。曰事。六者皆人之所以交於物也。曰疑。曰忿。曰得。三者又交物之所不能無者。人惟忽而不察。與夫思之不以道也。是以欲動情勝而蹈於一偏。設有見焉而天君內正。以念其所當然。則必明必聰。而是非不爽於聞見。必溫必恭。而惰慢不攝於身體。必忠必敬。而悔尤不見於言行。以至於疑不滋惑。忿不忘身。取不傷廉。而動無不當矣。故思者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防也。詳其目。則接於外者有恒。一其心則主於中者不二。譬如明鏡在室。上下四旁靡不照。而豈有一偏之失。兩斷之疑哉。自古聖賢所示脩身爲政之要。莫切於此。公能取之以名其堂。信乎知所先務者矣。然汸

觀公之治休寧也。不姑息以爲寬。而民懷其惠。不任刑以爲猛。而民畏其威。不避嫌以爲刻。而民信其廉。既去而復相與立石頌焉。字刓而重刻。比淪於水。又出而樹之。愈久而愈不能忘。爲御史。彈駁無所顧慮。言既不行。退居於家者八年。未嘗以一辭通貴人親戚。在水監。行視河患。不避險艱。及當興重役。則喟然嘆曰。大禹聖人亦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以公之見諸行事如此。則存諸念慮者正矣。其於夫子之言。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歟。近世論大夫者。咸觀其取舍以爲得失。然公嘗謂汸曰。凡人材性長短。皆得於天。至於義利取舍。則爲之在我。又何難耶。蓋非見善明而用心剛。不足以與此哉。

崇猜集忠。以察爲明者。可同日道哉。公之祖哈剌脫因監戰。公以萬夫長。與御史丞相同樹勳績。考忽都不花公。仕止鎮江監郡。有賢聲。而公以胄子入官。其世家之澤遠矣。因名堂之義以進其德。而偉然自立於一時也宜哉。

休寧縣達魯花赤八侯武功記

國家既一南北。極天所覆。罔不順承。數十年來。郡邑之間。豐樂暇豫。相安於無虞以爲治。益昇平之日久矣。乃昔盜起淮蔡。群偷相挻。以逋天誅。而蘄黃無賴之民。始蠭出爲之外應。大江而南。要郡緊縣。皆震動摧陷。轉相寇賊。則亦漸靡之極也哉。徽州治山谷間。一旦聞警。守棄其民。將悉要害。居人倉卒以兩。市井爲容。盜乘虛縱入郡邑。以焚蕩屠洗。驅民出藏貨爲兵。民不勝憤。相率會起圖之。事不效。舉義者咸死焉。而盜益恣肆。民驅門出。無顧慮矣。時不聞官府之令已三月。王師自嚴之淳安乘勝。獨克日戰。欲南境中。得附賊農甿。輒釋不殺。使歸告父兄子弟。無輕從盜。官軍至矣。郡人藉以少安。實江浙行省宣使八侯之兵也。又兩月。行省兵始復徽州。侯從元帥沙不丁公。撫定休寧。以達魯花赤官治其民。其後盜去而復來者一再。行省兵亦再克定。皆仍侯休寧。先時軍士逃所復新陷州縣。輒用入賊境法。而交午之使。一切以軍興草芥其民。侯左支右吾。寧以身任怨。

而不忍重傷遺民於瘡痍之後。故休寧之民德侯獨深。既取侯制勝之跡。繪爲圖以觀之。又請記侯武功。以文者其歲月。以傳邦人户孫於永久焉。侯名八武麻失里。字某。高昌人。世居河西。爲貴官家。早游京師。以材勇聞。至正十二年春。盜始侵掠浙江郡縣。行省臣用薦者言。以侯爲其省宣使。發兵嚴婺間。得壯士數百人。還報受命濟師徽州。時徽州已陷。盜犯嚴之淳安。行省平章月魯公親視師。浙西憲臣來督戰。賊屢北。師進。侯以所募上爲前鋒。賊乘高下石。傷侯首。馬侯與壯士隱身負崖。緣兒而度。大呼出其後。奮擊走之。行尋賊所據雲頭塔山。壞其石寨。焚廬舍二十餘處。視地形勢。還見省憲白

之。六月初二日也。十五日，進焚邑人為賊將者方請之所據道觀，得賊六人，冶工二人，弓矢刀鎗甚衆。十七日，至第七都，與賊衆大戰，得賊十餘人。明日進徽州歙縣之街口。二十日，焚邑人為賊將者余高將宗，執其家人子弟付吏。二十六日，至深渡，斬首二級。二十九日，戰於郡東三十里大佛，殺賊甚衆。是日復還街口。時賊將項奴兒自歙黃來，率衆急攻杭州，其驍將拒王師自南來者，欲南請相地形便，導官軍屯營。以鄉人助戰，侯以省臣命，帥兵赴之，邑人爭負米，取間道餉焉。七月初六日，追盜孫村，斬首三十級。明日復與賊戰，敗之。初六日賊據蘖干山險阻以衛，侯仰射者皆墜死，破其陣，得賊三

人。十二日，賊五千人陣于逕村，既戰，射賊將二人墮馬獲之。追至卑山渡而還。十六日，得賊將一人，追至逕村，擒殺甚衆，生降一百九十二人。喩以恩德，縱還其鄉。十九日與賊遇上村，賊潰。二十三日，追至烟村，賊以舟渡馳馬射之，墮水死者三千餘人。二十五日，戰於浦嶺下。賊可萬人，陷陣奪其大紅旗二。午還余岸，賊大至，與千戶菅顏虎力、百戶蘇世傑俱力戰，殺賊甚衆，所射二十餘人皆殪之。賊縱圍官軍，侯與二將疾射得脫，時犯會府者，皆自潰而還，始陷徽州，大掠金帛去者，實南康人也。至是復來，羣盜十餘萬萃於徽州，復分寇諸路，俄而行省平章薨于師。侯與諸將退保淳安。盜復進據雲頭

塔山。淛西僉事與行省參政親勒兵，侯仍以前鋒破其塔山砦，射殺賊二人。八月二十八日也。自是併日追賊，以九月初三日，復至深渡。初八日，以省臣命，次杜村，循進與大軍犄角，得賊二人。十八日，行省兵大破賊，元帥沙不丁射偽萬戶之據徽州者殪之。二十四日，以省臣命，引兵歸其大軍。明日，戰賊徽州城外，先陷陣，多斬獲。賊奔郡門，其攻宣州者，亦潰而還。郡既復，行省臣承制其官，故侯有休寧之命。十月初二日，至休寧，民皆還業。侯裝弓坐輿，且暮巡警，重法以戢軍士之暴民，誅惡少將賊殘大家者。二十三日，賊復以衆至縣西十里楊村，侯先諸將躍馬，揮雙長刀突陣，出入排擊，追奔二十餘

里，擒獲不可勝計。挾耙者，賊中利器，以製刀架，一可當十。賊畏侯善戰，每選恃其技者以當侯。是日有操挾耙大呼直趨者，侯左刃格挾耙，右刃劈其首。賊徒屬目皆失聲，遂大敗之。十一月十三日，民有言項奴兒自廣德陷常湖，為大軍所逼，棄其衆逃來，已入休寧境中者，侯與邑義士分道邀捕，斬首三十餘級，生得項奴兒及其將二人，婦女二，馬四，騾一，銀牌一，偽符牒五。別帥以兵下郡門，未定，遽分兵還，賊盜一夕奄至，師潰還休寧。黎明，侯聞賊至，即彀弓上馬迎戰，時大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馬。盜由邑西繞南門，取東門，同時大呼，奔入。我軍無營柵，帥與吏士在邑之民皆遁焉。侯單騎先，盜數人追

縣。且及侯回刃擬之。盜不敢追。復徐去。間道從省臣退保淳安。始羣盜出郁門。將散去。會湖口劇盜以其衆來助。故禍愈烈。分掠休歙二邑境中。同日皆遁。殺人滿山谷。既多得財。稍引去。其前寇者。皆爲官兵所敗。十二月二十四日。從省臣進復徽州。與三萬戶之兵軍休寧。至正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賊復大至。官軍戰小却。明日戰邑西藍渡。殺傷相當。賊來愈衆。又明日。遂薄邑治。侯力戰至藍溪橋壞。舍馬步鬪。跳出重圍者再。奪賊所得我軍名馬以返。天又大雪。官軍不利。師退。侯亦行。募兵嚴之遂安。會行省平章公。以大軍平蕪湖廣德。移軍擊賊淳安。走之。命侯與狗兒千戶蒙古軍。及趙萬戶軍俱進

次茲村烟村之地。是月二十日。會大兵定徽州。三月初五日。至休寧。仍以達魯花赤治其民。自始受命募兵至是周一歲矣。先是郡邑不時定。士多亾失。三易主將。故侯功狀未著。然意無纖芥不滿。識者多知。而村落間兒童婦女。皆知其名矣。夫當盜賊方張之時。以新募數百之衆。深入深山。據其胸腹。而日與之戰。使郡人知官軍行必至之期。無敢輕於從賊。他出之寇。有所顧慮。而奔潰以還。又能撫循遺民。俾休息傷殘。使瘡痍易合。則其所繫遠矣。豈獨是邑之人於侯能不忘哉。矧侯方妙年。以忠勇絕倫之姿。繇廣愛人之術。異時建大功名。取高爵顯位。爲國家者得人之效。將自茲始乎。故爲之記。

商山書院學田記

新安自南遷後人物之多文學之盛稱於天下當其時自井邑田野以至于遠山深谷民居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其學所本則一以郡先師子朱子爲歸凡六經傳註諸子百氏之書非經朱子論定者父兄不以爲教子弟不以爲學也是以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爲然故四方謂東南鄒魯其成德達才之出爲當世用者代有人焉然考其學所由則在宜政間婺源有汪公紹者始作四友堂於其鄉以居四方學者其子存遂以明經教授學者稱爲四友先生一時名士若金公安節胡公仲贇皆出

其門此吾郡義塾之始見也其後則有尚書錫山陳公之茂初尉休寧命鄉舉秀民爲學官弟子而躬教之故休寧之學特盛歲大比與貢者至千人蓋有自來矣迨夫世降日下文治既微俗亦少衰焉薦經禍亂自井邑田野以至于遠山深谷民居之處莫不蕩爲丘墟學者逃難駭散未安其生又奚暇治詩書禮樂之事哉識者於此蓋深憂之而郡別駕汪公義學之建田租之廣所爲惓惓者也公四友先生七世孫也其平居時嘗欲推先世遺意創義塾以教鄉人子弟多難未遑關雖從事軍旅日不暇給而未嘗少忘于中至正丙申歲既以義兵克定鄉郡駐師休寧什伍其民使相守護郡邑蓋少

安爲重。惟人亾禮失，經殘教弛，莫甚於斯時，作興之機，不可少緩也。乃求溪山清邃之地，得邑人吳氏遺址於商山之南五里，規創書院，以爲學者講習之所。其旣廪之供，則買於旁近，得田二百餘畝，在縣者五十餘畝。命邑士黃樞圖其地形廣狹，識其物色處所，歲入若干，爲籍以示久遠。而司其出納，其學舍堂作土木工役之事，始終鉅細之相其成者，皆屬諸宗人周。周亦四友之族也。其廟學之制，釋奠之儀，師弟子供億之節，教學之規，一切皆使學者相時攷禮，以序爲之。公若無所豫焉。公之所尤汲汲者，在乎定厥居，以收其人於散亾之餘，繼之棨以續其食於旅處之日，俾士得安身一志，以從事

於其所當爲者而已。於是周與黃樞，以告於邑人趙汸而請記其事。汸竊而嘆曰：於乎，斯文之興衰，天也。世變極矣，豈其遂泯絶於斯乎，抑將有待於人乎。夫有國家者，化民成俗之方，莫先於學。而學之爲道，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安爲之者。知新安之學，本乎郡先師者。父兄師友之授受，猶或有傳也。其可一旦廢而不講乎。此固大夫君子之所宜盡心，而凡民俗吏，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者也。今别駕公以剛明之姿，承家世之遺，雖兼職軍民，令行郡邑，而凡所以爲妻孥之奉，子孫之遺者，漠然不動其心。旣建知本堂以睦其宗族，而興學育才之志，不懈益虔，蓋如此。其觀夫興衰之變，存亾之故，而審夫得失之機也明矣。天其或者尚存斯文遺緒於東南，則商山之學者，必有光于四友之堂，而汪氏爲世有功於新安之士矣。是豈非公之志哉。乃爲之記，使刻諸石，以勉夫在學之士。而凡學田之物色處所，歲入之數，咸勒於碑陰。

景徵

後裔將腆孫道啟句讀

敬

遊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四終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五

新安趙汸子常著

吉士天羽

後裔時腆介菴　男端　又呂臣　校刊

靖士安侯

文

書東坡尺牘後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辭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始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晩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思舉，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跡

者，其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刪易尚書，序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言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與往來其間，軾何足以見之。與谷陰子用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豈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粃糠土苴。至正己丑秋，過倪氏野川寓居，敬書此于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後

歐陽文忠，晩歲好習書，意有所會，輒形紙尺，若今日所蘇公所藏二帖是也。宋翰林學士思陵獻不及居然於天下國家事，無不得言，則言語侍從、論思獻納之職未嘗廢。文忠猶以禁職，不當外同百司，欲漸修故事，蓋君子居是官，則思盡其道如此，使如太史公所謂文史星曆，主上畜聘，不如公孫丞相者，其有一朝居乎。且公在致和間為職事官可也。治平初入政府，熙寧補外矣，猶紀聞錄覩，眷眷不忘，欲廣其君之見聞而引之當道者，夫豈以遠近親疎而有二哉。時王荆公方得政，職詔都俞之間，有樂于無知之意，蓋與文忠用心正相反，則其排衆議，獨運化樞，以至於敗，乃翁事亦何怪哉。

跋東坡墨蹟後

大參[illegible]公，出示東坡墨蹟一卷，前一帖玩其詞意，疑是元祐間未被謫之時與嘉父，公嘗有書與嘉父，論春秋

學甚詳，繼聞其作春秋博士而喜者也。次一帖過嶺後書，不知與何人。後二詩在化州進寄惠州所賦，則行渡海矣。按東坡以紹聖四年丁丑五月，再貶儋耳，時子由亦責海康，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相別，遂即子由長子仔行者。二詩實當時所書也。羅浮棲禪之遊，覩是樂榜釣魚，逍遙堂承杞無異，與焚香默坐小室，飽飯獨為乖老安逸，皆是翁實語。始翁過嶺村云，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蓋已信死生禍福非人所為矣。臨卯[illegible]公，獨以嬰觀南游窺衡湘為傷於大衰欠耶，徵天之成氣象，世儒先君子所學不同執德亦與邪正，其老之年，當轉徙流離之際，而浩然

然參酌處。非此事素定於中者。殆未易能。

題三史目錄紀年後

作史之難尚矣。司馬遷班固則其宗學。范曄歐宋。潤色成書。皆歷年之久。而後克就。其擬取該備固宜。又況唐惟吏治武功最盛。是非易明。然而王勃劉子玄輩猶討掎摭於其間。猶未已也。陳壽而降。甚無幾焉。宋有天下三百年。人材學術。上媲成周。論政議禮。明道正學。皆未易一言蔽其得失。中間二三大賢。欲以脩於身者措諸當世。稽古考文之士。羣羅林立。抱遺經以求致用之方。而故家世德。衣冠文物。與其國祚相終始。表世系志藝文傳儒林者。亦或未之見也。况理度世相近。而典籍放亾。

遼金傳代久。而紀載幾闕。欲措諸辭而不失者。亦難矣哉。參政趙郡蘇公。早歲入胄監。登禁林。接諸老儒先生緒言。最爲有意於事。皆取三國史志文集。總其編目於前。而合其編年於後。事之關於治亂存亾者。則疏而開之。題曰宋遼金三史目錄。所以寓公正之情的。確纂修之權與也。後雖入出中外。不克他有撰錄。而所至訪求遺文。考論遺事。未嘗少怠。近歲朝廷遣使行天下求訪放失。大興删述之事。則宋遼金史皆成矣。若夫合三家於一致。以考治亂之原。而不相牙所。極其賢人君子之心志。以徵文獻之所。而無所遺逸。則由目錄紀年而反之。豈僭當論者。公其尚有意乎。

題耕讀堂卷後

余諗耕讀堂記於鄭邑故家興廢之由。竊有感焉。昔豪傑特起之士。奮自田里。擢危科。躋膴仕。視功名富貴如拾芥取物。皆讀之功也。而奚暇於貽遺其後哉。家世之族。因遺業。襲紈綺。厭膏粱。凡可以悅耳目娛心志者。皆坐而有之。則并忘其讀矣。欒郤狐續。降在皂隸。叔向所嘆。賢游子弟。轉乎溝壑。推之垂訓。古今一轍。可爲悲夫。鄭氏之先。以慈孝稱。其見於鄭先生方公同程公文所紀述者。太史氏已特筆書之。其勤生緝學。皆以積累馴至。而無所願乎其外。子孫守之。以爲家法焉。是故伯原父嘗與妙之年。即悟於進取。築室讀書。從師取友。而不

忘稼穡之事。所以承家保世者。深且遠矣。縉紳先生。莊邑而書之。固宜。歲戊戌。余自鄭郡趨道過鄭先生所過。名鄉甲第。皆蕩爲丘墟。而耕讀堂獨巋然無恙。時伯原父方家居。父子自爲師友。翕然爲鄉里所稱。益嘗竊而歎曰。鄭氏慈孝之澤。未艾也。因尚絅寄示此卷。輒書其後。以明諸公爲知言云。

書趙郡蘇公所藏經史遺事後

金章宗朝。史官所得內送顯宗爲皇太子奏東宮閣官帖黄一紙。合綴入實錄。進士劉國樞記其父司經遐所開皇太子處置得詩文凡八條。詩不錄。翰林學士張行簡起居注草稾。起明昌六年正月朔。止三月十五日後

有張公題識及部數脫藁提空式今趙郡蘇公過輯爲一卷而藏之金匱世宗南北戰爭甫定蓋天所以培斯人也皇太子簡賢德職輔導其深知所以爲天下本者乎及觀國樞所記則於南面之術得之已多惜乎弗克嗣位而崩祖爾起居注記章宗言動甚詳其禮儀國用除罷賜好可備參考所云禮部尚書張空其名爲讜直官重勘鎬王獄者乃張公之父諱故下文書名字皆闕其有體新史言允中之獄成於宰相無將妄想之奏朝臣惟胥利用乞貸其死而章宗不從則猶有未厭人心者時張公已遷兼職不及記覆伯何狀不然尚書當時名士以讜直舉豈得默默無一言耶張公自言以明昌

二年閏二月兼記注凡歷三十九日而本傳不書百官志亦不言起居注嘗用學士兼則闕文多矣且當時左右有擇筆之臣纂修有實錄之編史官不爲虛設而典籍散失如此良可惜哉公家藏書萬卷於遼金遺事宋代遺文猶孳孳收購不倦此其惓惓爾蓋有志述作者其平居暇日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當朝廷修先代史一時文學之士莫不與能乃獨留公外藩論者似爲惜之而汸竊以爲不然者君山公有云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與人合甚於世事藉令公被命入書局果無昔人頭白汗青之誚而兩承旨獻敏於撰述有如今日之所就者乎汸所不能必也善乎資中黃先生之言曰刻作之文上關天運非可以私意衍且傳會其間者然則網羅遺逸成一家言藏諸名山以俟後之君子將不在於公乎

書蘇參使本末後

自帝王巡狩省方之禮廢後世人主尊居九重憫憂民一念無以自達下情或不得而上通也於是始遣使分行天下以問疾苦明黜陟爲事所謂揭日月於久晦當丞於重職誠承平之曠典聖哲之宏規矣若乃委任隆重戒敕詳嚴由乎睿斷則未有若皇上至正五年明詔之盛者焉故輶軒未出國門而四方萬里至于海隅蒼生寒饑滯屈鰥寡孤獨皆翹然有惠鮮之望矣是時

江東西閩浙間官吏發百姓治道路張設赫奕如待神明使者所至持訴牒遮馬首號呼者千百餘輩皆漫不加省不過即官署一布德音而去未知聖天子爲以何事乃貿然如是乎頗聞他道有捽持長吏發擿可憲者莫不稱快然民生多艱弊原非一苟咨詢諏度何所未至則興廢舉墜之方洗冤澤物之實果何如耶八年冬來錢塘於省掾爲元哲所得觀參政趙郡蘇公奉使京畿還朝所報公事綱目詢民疾苦其事二　八十九次興廢除利病五十七禁革科擾四十九均平差役二十三平反冤獄一十六昭雪枚正二十二追問贓污七十六貢舉遺逸七十一斷革兇惡三十六體察糾劾

王釐理罪囚九十七。建白時政二十一。勉厲學校三十
課農桑四。而薦舉官吏一十四。終焉所歷神州赤縣二十
十處。罷斥官吏。四百八十六人。觀其後先。可以知施用
之有序。考其詳略。可以見緩急之得宜。大抵好惡取捨
一同民情。而已無所與。非惟不能造端以求異。亦未嘗
矯焉以市恩也。既又聞僉憲楊公。嘗躬詣問俗。稽案牘
殫智竭慮。所得恐在於此。當時黎庶感悅。稱爲包待制
優作鼓舞。方諸韓魏公。則聖天子深仁厚澤。固已宣布
浹洽於邦畿之內矣。夫以公之用心如此。而亦與不稱
旨者。同得罷歸。未審廟堂之論。謂奉使當作何體。此其
意或有在。非草茅所知也。夫善爲國家者。如醫之理疾

必審其元氣盛衰。感受新久。以施標本之治。故病去而
身安。彼庸醫以溫平藥。沉痼固無足言。然或昧於緩急
後先。而疏導湧泄。率然以施者。亦非病家之福也。矧京
畿上承輦轂。貪冦諸道。設復有當撫循者。公其得已乎。
未幾臺憲交論。賞罰未當。上復起公於家。不一月三進
其職。則公之行事。雖不見察於一時。而未嘗不顯白於
天下後世也。竊惟皇上恤民深切。至於親遣大使。而耳
目所及。公論亦待久而後明。則四海之內。不得均被德
澤。豈無執其咎者。於是重有感焉。乃書其說於至正奉
使本末卷終。

書蘇參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後

邵庵先生。文章學問。冠見一時。而臨池之工。近代莫及
今大參趙郡蘇公。以成均舊游。同朝日久。得先生手筆
爲多。比來江浙。而先生沒。乃出前後十有七紙。以淸河
元公暨先生與其先公二帖。弁於卷首。韜而藏之。至正
九年又十月。訪謁公于臨安私第。公出以見示。因得諦
觀。退日。竊思曩歲獲侍先生燕閒之論。每及當世人材。
必曰吾伯修。訪起請曰。蘇公今見用於朝。有大名于天
下。所錄當代名公言行詞章。山林晚進。得窺國朝文獻
之盛者。賴此二書而已。若公學行之詳。則或不能盡知。
於是先生爲言公所以賢於人者。因顧侍史。抽架上文
字一帙來。曰。此伯修所作。鎮湖南時。錄以見寄者也。訪

受卷疾讀。先生憑几聽焉。至論帝王統緒之正。先生止
汸讀噴曰。論茲事於前代。先儒具有成言。若夫世變不
齊。異論蠭起。自非高見遠識。公萬世以爲心者。安能明
決如是乎。纔此每讀盡一篇。先生必爲申其旨意。以告
在坐者。且曰。伯修之文。簡潔嚴重。如其爲人。吾嘗欲敘
其述作之意。顧老病未暇。今當成之。俄其子徹祖。從參
政幹公。辟爲江西省宣使。嘗受事。趨京師。歸求契舊書
問以待先生。曰。自吾歸田野。未嘗以尺牘通中朝故人
惟蘇伯脩。王君實。乃無間爾。即口占二書。授徹於汸。俾
執事焉。首末外封名皆自署。未幾竟以病不起。欲不及
爲。徹祖既丁艱。故書亦未達爾。然先生臥病時。嘗謂諸

子昂□□□□久矣知心之友存者無幾汝霖□□□□中□□□參政可也今□先生與參政公父子論□皆歷□詩□情詩□□見其於公世□深□□此近□長生乃□□□後第一書惟寄□君實衆仲所謂□□於此可徵衆仲嘗從先生游亦親學故及之蓋雖家人子弟□□未嘗爲他人爾卷中有曰閣下力學修行推於實用有曰閣下爲人物學問所歸皆與稱公之賢以語汸者蓋不少異蓋先生知公甚深期公甚遠匪爲一時游從之好故其平居與學者言卽其所嘗告公者也托貞石於幽隧豈偶然哉先生好魏晉法書如卷首在切數帖雖臨事造筆楷畫各殊而指腕妙處使米元章黃

長睿在亦無所容喙目昔後字書多倚側重疊然筆意猶髣髴可見代書從出門生侍史得於口授故時有訛字所謂剛端門人南游應遺候之應當作四關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錄所聞先生語與手書中有相發者系于卷終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汸既從公假歸復總其篇目如上如汸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其□□□□□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味黯然以□□一出然以閎自足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英

□在而已既又見豫章黃公□皇祖實錄文□女在□德又子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滅情之旨出於釋氏所亦推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全集爲恨至是適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翺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間爲史館修撰嘗言既以武功定禍亂當草敝事復高祖太宗舊制門文德與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而□□可□本大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郞中由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爲韓公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己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肖爲振與己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

而□因就不能忍退其於師友及知己厚者骨鯁無隱至□此則視逢吉讙復何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鬱無所發由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抵牾非事實□明皆人謂韓公於學其如文章於德莫如好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譏易名而華李並稱可謂愧矣參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汸竊著其爲人大略且采摭史氏之姿以明歐陽公爲知言云

書纂鄂州小集目錄後

右鄉先達□□□□□發運鄂州軍州事羅公文五卷樵通判鄂州軍事□江劉公清之所編次公與劉公同官于鄂公既卒□□□□公由以是漏刻監郡齋於公季

生所著不能十一故題曰小集其藏于家者餘五十卷不幸一再傳而中絕遂俱亾矣惟新安誌爾雅翼二書吾鄉嘗刻諸梓此小集者鄂人亦嘗再刻之故家有其書兵火後板本既弗存三書皆不易得矣汸避地莚藏書多散失求小集於友人又得鄉先生陳公櫟所得本而正其疑繆顧二家本皆前闕篇目乃爲敘錄如上宋南渡後士大夫經術政理無媿東都惟文辭若與世俱降者雖能言之士黍立角出各名一家高文大册照耀先後而慶曆元祐之風軌邈不可追矣公之爲學自三代制作名物帝王經世之迹古今治忽之變下逮草木蟲魚之隱賾博考精思靡不淹貫起歐陽王曾氏上接

東山存稿　卷之五　書　十二

漢秦求其合作而與爲劑量之故其爲文質厚中正而節度謹嚴本人倫該物理關世教而未有無所爲而爲者使天假之年俟廟光大見諸設施議論風旨自本朝而達天下則韓歐諸子所以彌綸昭代者赫然復見於當時夫豈至於散落僅存如今所傳而已然則劉公既哀之而子朱子每見其文而推讓之此聞其即世而歎惜之者其不以斯歟公早歲嘗以廕授京官矣考滿[illegible]即請祠既第進士得縣矣復請祠越几歲乃起倅贛州既滿歸又七年乃得郡其於進退取舍之際如此志之所存何可量也而天固嗇之壽則當世君子所以[illegible]爲公惜者豈惟以其文哉雖然公之於文則有進矣[illegible]

爲作者之學去己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疏之際前聖有作大經大法皆具今之學者亦求合於彼而已其有不合者積思以通之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矣嗚呼昔之以文名家者蓋未嘗及此也以公學於古人而反求諸已者類得其具如此於文辭其有不合乎讀公之文者試以此言思之公諱願字端良號存齋劉公字子澄後鄂州卒時

甲子歲十一月日南至趙汸書

羅君傳道鄂州使君七世諸孫也將赴官洪之靖安使其表弟汪弁秦寫本鄂州小集來校其闕誤將刻諸官舍汸以所藏本讎之去其續編之弗類者而補

東山存稿　卷之五　書　十三

其闕逸以還劉公之舊昔四明王公伯厚以博洽名一世守吾郡時於鄂州遺書尤致意焉嘗與郡人前太學博士方公稱與求諸羅氏得爾雅翼而刻之學官其雜著則命劉公所編外片言不可復得矣況茲再更變故也乎併錄所序篇目以歸之嗟夫吾鄉先達如金忠肅程文簡汪龍溪吳竹洲方秋崖呂左史諸公文集失傳者多矣亂亾之餘安得子孫皆如傳道之克自樹立以世其家而因得重刻家集以廣其傳乎哉題後十有一年八月幾望汸再書

題妙絕古今篇目後

右起作秋傳止者由羅氏凡七十九篇宋故端明殿學

士致仕湯文靖公浹伯紀所編始余弗角敬
諸兄所錄鄱陽馬公文有妙絕古今序已卻而有
然觀馬公辭意若無取焉者因忽不復求其後於書
中見之卷首不載馬公之序自書謂千載英華萃矣焉
公蓋不喻然後題稱紫霞老人者趙公汝騰也然言其
擇之精然自春秋戰國而後能言之類衆矣七十九篇
之外夫豈他無可取者雖反覆細玩其篇目而終莫知
米擇之由因置不取暇日登見山望海門歎其宗社爲
墟術求遺文逸事得失衰微之迹與湯公出處大槩而
後乃識其意思往書肆求之則已爲人取去矣自是嘗
往來于懷每遇藏書家必詢之與輿府君棣李晉邑聞
余言既歸訪諸好事者則已刻梓行從其家以板質錢
于富人故傳之者鮮唐君從富人草本以歸余始得之
乃爲次第其編目如上嗚呼是編所錄若鄭子產樂毅
諸葛武侯范文正公類非以文辭名世者當宋之季世
內脩不立外禦無策生民重困疆場日蹙天下所願見
者四君子而已爾遐蒲之禍之大義相繼植國貧懦弱
貨與中外爲市而又有進聚財之說於其君者於是以
萬乘之主而納私貢豐內帑近習女謁濁亂朝政賄賂
何重幣韓起求玉郤至以寶魏舒以琱弊瓦以貨見譏
於識者而左氏亦以懲其失爲春秋之法然非迷途
之疾呼也夥端乎諸鉅公學術足以匡君才猷足以定

國而既於權臣志弗克遂竊觀國勢日蹙亡形畢見矣
事不伴叔向兩賢深語交論齊晉之衰而莫能振起者
同一轍也然而本原始禍則理宗德竊遠立已而崇國
以聽蔽觀周襄王不以私勞變舊章有漸色矣於是自
天子公卿大夫而下盡失其職曠其官若季氏之婦所
以識其子左史倚相論衛武公子產誚子反鄭無正箴
成僑子者乃其君臣之龜鑑邪又究而論之則自商宗
恐恥事仇稱臣割地使二綱不正國威不立以至於斯
昔時士大夫非無申胥魯仲連公子鉏忠虞卿之忠諫
而楚以六十里爲讎人役卒有愧於論弋之夫此南渡
以來志士仁人沒世不忘之遺恨也觀是編者惟以其
文取之可乎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襄王用莊辛之計而國復強勸戒昭矣賈誼之論秦所
以亡韓信之對酈生之說漢所以興出漢中出散關二
疏不以炎精垂亡而廢大討也唐高祖紀贊唐所以興
平淮西碑中興而能復振首論藩鎮之擁兵以成亡之
傳贊則其潰裂壞爛之餘殃也二代之興亡其兆著矣
原傳休燕惠王書客難獲麟解送孟東野序嗟了艾
集序士之不遇可勝言哉然聞東郭先生之論惟有之
訓王承福之言伯夷嚴光徐孺子之高風者過不貲哉
何足動其心也若韓非生論方術太史公自序劉大
常博士書韓退之進文暢序目錄序則道學之說久矣

然孫子戰地之說、術也、而通乎微。泰豆氏之御、庖丁之解牛、論扁之斵、技也、而進於道。列禦寇論無爲之無不爲。莊生本陰陽動靜。以明內聖外王之道。又皆古聖人之微言也。蓋嘗閱之、湯氏家學、祖朱宗陸。而且有取於莊氏之書。其以斯歟。荀卿之學、長於禮。其論之精者。與戴氏記當並傳、亦不可以文論也。夫以文爲學者。若唐韓柳、宋歐曾王蘇氏其人歟。然觀其答李翺書。送徐無黨序。答吳充書。亦書目錄序。文甫字說、雖皆以文爲學而能探其本。潭州新學詩、書洪範傳後。吳職方赴闕序。思堂記。則又閑學之陋。而稍知反諸身。豐樂亭記、故成而歸美於上。瀧岡阡表、身體而能驗其說。族譜引、則知尊祖敬宗矣。梓人傳。言爲相之有體。鵝峰院記。閔土俗之好爭。皆非無實之空言也。雖然、當宋室盛時。有若王元之、范文正公、張方平、又皆人材之出於學術者。而歐陽公、足繼昌黎伯、蘇子瞻以其雄文直氣。鼓而發之可以無頑立懦矣。此七十九篇者。所以爲絕妙古今。而非他作可及也歟。然而自序、但以爲千載英華萃是者、斯上方好文學、君臣相尚以虛文。而危亡之恤。不因其所好而砥礪之。庶幾乎知所自反也哉。其後賈似道專國湯公以從官、一再去位。五辭召命不起。則天下事、不可爲矣。而馬公終身受其軒輊。於國亡而後止。則其觀是編、而不悟歟是言者。若趙公者亦惟以言語句讀取之

而且欲進之於經。其當時費生開、偶未之及邪。抑未知其意而不欲序言也。不然、則六經國家傳而人誦者苟不踐其實。其不爲言語句文者幾希。余嘗考宋季之事而深悲其賢人君子之不遇。以湯公是編之作。猶且不見知於當時。而未白於後如此。而况於他乎。故爲發其微意以聽觀者。

題吳君儀欽授梅其軒卷後

汝陽吳君儀父、君儀父之賢。心竊嚮慕之。而不及見也及而得與其子希道游。敦其和易而能立。疏通而有守學盛衰禍福變故相尋。而晏然不易其平素語曰。居稷家兒不惰。稍佃夷家兒不奢席。豈不信哉。自是以來、希以不獲識吳公爲恨。無何、病臥故山。雖希道亦不相見者數年矣。一日黃子中來訪希道。以毗陵陳思忠氏爲其家君作椎芸軒記、屬子中見示。余一讀其文、而竊有感焉。吳公年踰六十、始以醫仕。且猶不忘畎畝、而陳君反覆稱述。將若不可及者、何也。蓋嘗聞之、四海既一。風俗縣習。非復南州之舊。勝國遺老。每戒其子孫、以儒術尚不見用於時。則當退業農圃、或隱於醫卜。不然、亦小作爲賈自資、慎毋倚權勢、習刀筆、以壞心術、代家聲而貽後禍。今觀吳公所以自處者如此。所謂非有知之賢允蹈之者乎。吳公之先君子、號達齋、未冠即領鄉薦。爲先達左史呂公以其子妻之。不及繼其世科而困以道乾

然山林非自光耀則吾儀父所以持身保世者固有所受矣池上之亭亦及曾孫可也希進趣尚不墮流俗固宜。廼書所聞于卷後而歸之陳記後十有八載乙亥下澣里生趙汸敬題

書揭學士贈相士梁大悉後

人之生圓顱而方趾陽上而陰下乾坤之位定矣心爲火居南而在上腎爲水居北而在下肝爲木居東而在左肺爲金居西而在右坎離震兌成形於內而三辰五行見象於外矣然而二五之變錯揉不齊其短長清濁異稟其吉凶利害殊遇則夫衰旺生克精粹休祥見於一尺之面者與星曆家所推往往相似此人之所以肖

形天地此命乎天者所以不可推移而姑布子卿之術所從出也荀卿子乃獨以謂古之人無有學者不道爲非相之篇以排之至其言相之說不過長短大小善惡之間而所謂善惡者又不過以疾禿跳偏爲惡美姣妍冶爲善而已然則稟生受分萬變不同即其人而無不可見者卿固不及知賦自卿爲是論儒者多宗之然自秦漢以來善相人者固未嘗絕於世宋之盛時名公貴人頗或假此爲知人之助希夷先生陳公天人之學近代以來莫之先也於錢副樞种諫議亦皆以相取之則相之爲術誠有不可忽者斷然豈惟知人爲有助哉其於自知也先審矣使人皆知分之命乎天者一定而不可推移盡一聽命而可決焉咸少安而無躁其於人心世道良非小補頃學而精之使言無不中而足以取信於人則亦未易能耳嘗聞北方貴人有精於斯事者患無可告語晚得一士使居暗室隱方色絲一縷其中鑰戶塞牖而穴壁以進食告之曰相眼學也坐久眼目能辨絲色而數其多寡則可以出而受術矣蓋期年而後悉知其色遂得盡其術嘗於大比之歲閱進士於殿坐中歷言其人是歲科名得失與其父母之疾病壽夭無一失者其非進士而與坐者亦能言其挾某術精某藝聞者莫不驚異以其術之幽微若是故傳者鮮焉則荀卿子之論猶不廢於縉紳間理亦無足怪者吾邑吳大

存嘗以斯術遊衆大之都名公貴人莫不尚焉待制趙公侍講學士揭公爲文以贈之後二十年其子心鑑甫自外歸畢人以休咎詢之無不驗於後者一日攜揭公序文過余山居曰吾先人之術以五行十一曜爲法象蓋術而近於理者也揭公未嘗進而抑之故未及有言表章吾先人誌識其文于家而未嘗敢出以示人也余曰無傷也公之文視荀卿子之偏則有間矣夫相之爲術固有難言者不以其所不知而即其所知以爲言此所以爲可貴乎鑑子能取信於人其得失常懸於三十之舌端亦非他人之言所能爲[illegible]然爲吾子述所聞書其後俾覩者卿子之論人其術與常流異而子

之先人所以見知於當世者[illegible]揭公之文以作不亦可乎。

跋劉郎中所藏郤菴先生戴笠圖詩卷後

右[illegible]菴先生戴笠圖，畫者陳可復，乃宋邑管安撫陳公元爵之孫。先生長孫也。所題詩四章，後既改第二章，好事者復請先生小字別書，以刻諸石，流傳頗多，而行字訛一章，則傳者未之見也。第四章絕句云，此是先生戴笠圖，是字闕下半，體由題手書，筆不著紙，病日後作字苦此者多矣。先生家素貧，仕雖顯，[illegible]食指衆，係入初不自給，所居臨川之崇仁，負郭有田一頃，餘通夫人趙氏存時，蠶績奩具所置者，戚車後，歲收僅支數月，爲服原帶、金帶各一。時入降里貫庫中，四方來見之士，道路相望。坐上常滿，有篩亭館，植花木，作重屋，以規郡舍之利者。其束修乘壺之入，黹賜之費，與夫碑板之義取，遺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每風日清好，則領賓客從以門生子弟，山僧野老，徜徉山水間，或彝樽放歌，觴詠而歸。一日出遊，遇雨，借笠田家，戴之乃得還。戴笠有圖以此。先生平居，口未嘗言錢，而詩中識字緡字二[illegible]爲紀其貧，蓋有無入而不自得之意。石本自跋云，人間之境如雲渡水，如花隨風，不足記也。觀者更以此意觀之，則一時高致，可想見矣。江夏劉公明善，偶得此圖，常寶玩之。公方顯用於時，而於前輩流風遺韻，不忘敬慕如是。

[illegible]可知。詩後名公題者已衆，非先生昔所簡拔，則嘗與其詩，觀其書而知其人者，汸登門最晚，劉公亦已見示，故述當時事于卷尾，以明圖與詩所由作云。

跋揭文敏公臨東方先生畫贊

汸往歲遊吳興，登松雪齋，聞文敏公門下士言，公初學書時，智永千文，臨習竹窩，盡五百紙，識者亦謂今觀宋仲珩所藏東方先生畫贊臨本，見公於書，[illegible]老不倦，前言於是益信。然公子仲穆父嘗謂汸曰，先人書法不當論，晚歲皆書大洞經，必求佳紙，遣人於姑蘇[illegible]入滇，每用清墨起繳歲香下筆，以二紙爲飾，是書多不愧古人情乎，書之未畢而捐館矣，因出以示坐客，皆歎服以爲筆勢超絕，乃平生所未見，惟湖州學記爲近之。雨郊外行幻住菴，唐君子華偕余遊焉，卷中唐人大王四幅，子華言此亦公所鑒定者，每指其衣文妙處以爲古篆籀遺法也。子華以善書著名，蓋得於公者，伸有[illegible]學書，小篆八分草隸，皆通習之，故以所聞見於吳興者，且以見前輩於翰墨之事用力[illegible]如此，不以賢於時人而自足也。

跋謝翱西臺慟哭記後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巷祭野哭，當時不能禁。宋丞相文公欲爲武侯事而不可得，卒不愧其志以死，江南人哀之，有甚於蜀人之哀武侯者，三山謝翱皋羽，[illegible]思其

□□中然但也吁大老恩過越王臺登子陵臺觸物悲
歎不能自已固宜然既自歸騎焚朱鳥又作爲哭詩懷
□懷古人廢名記其事以自諱豫求葬地於子陵臺側
將自附於梁伯鸞類若有意於警發憤悱于張子孟堅
恐其事湮沒取其文稍釋廋隱而傳之蓋有見於此雖
然先王有言觀大節必於平日

跋謝翺冬青樹引後

余爲兒童時嘗見文字一篇記楊璉眞加發宋諸陵將
建塔錢塘舊大內越中有義士夜集諸少年別求遺骸
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與牛馬枯雜座塔中恐非
眞龍所蛻矣其義士與作傳人皆不著名氏自爲相而

下題其後者十數公亦隱其名所敘逃却甚詳且言是
冬青幾株有蹤垣折足者然余後遊錢塘聞於父老乃
無人能言其事或云是塔凡二經雷震其後乃並其金
異浮圖火之若瓢壺者使皆無名氏遺骸何以能動天
如此余無以應之張孟堅所注謝臯羽爲唐珏玉潛作
冬青樹引蓋是臨記此事向所聞義士者即珏耶然
其中或言是王修竹又何人也此大奇事非季布劇孟
之徒不能辦獨十年間寧無族人子孫能言其事者乎
孟堅更詩名好事君子倘得其實宜詳注謝詩以傳信
能一過越中訪問南山陲求得植冬青故處封域而表
揭之且記其事于鄉乘又一大奇事也胡得曰疑以信

□形已

葬書問對

或問□法之說有是乎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
曰□□矣問曰葬書眞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
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
□位□□□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
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其事而著其法
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
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
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則葬地之
法其肇派於斯乎余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

岡隴之狀大略如今葬師尋龍捉脈之爲者豈衰漢之
末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技世見其葬
母暨陽卒遠水患所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耶
然無所考矣問者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
子不道至宋司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
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其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大盛衰
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爲蓋
天命之所係而神功之不可測度者也後世諸子百氏
好爲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爲言者而葬書
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嗚呼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
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爲天道一定之分猶有

術以易之。則凡人之爲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以顚倒變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旨。有以誤之歟。禁而絶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旣已如此。而又以爲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旨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爲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旨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旨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

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無失爲。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其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二言者。足以蓋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尙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旨耶。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況山阜有形之最大者乎。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山者吾知其爲木。銳者吾知其爲火。曲動者吾知其爲水。而圓之爲金方之爲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爲天。爲金爲圓。因其從革。

以執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位坤而得地之數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illegible]皆順生金丹與地理爲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臟。外應五行。散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挺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縕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飛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爲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聞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位。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寘是語於雜篇之首。蓋特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

可謂得其本矣。嘗諸方技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脈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係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仰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爲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輒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況乎隨意所擇。不[illegible]形法之眞。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

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耳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取耶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贛者抑欺揣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情窺豹者猶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為師者模鬼神而憚作狗馬況溺於求合之弊豈肯攻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為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

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也者固在其術中也何乃於奪神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是耶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皆辭過而遇真術者為尤鮮是其術之明勝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令其盛時竭力有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耶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大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

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探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如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規利之端綱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于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溝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公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理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

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擇未嘗有加于報施之常則其托斯事於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所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以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耶對曰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歟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豈具稱家之有無大吉地之難得豈特逕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於墓以

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恭不及期問過其曆祈天永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愼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槪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亦可無憾於愼終之敎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而不以獨智先擧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爲生民立命而窮窘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强人

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楊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開後世而可以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嘶折水泉砂礫凶兆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廻谿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爲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譬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寶賴賭殺於一坏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徑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爲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葬師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於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敝者也邪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蘊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吾友程君仲本最爲留意斯事學之十餘歲矣而審問明辨弗得弗措蓋有志乎明理以擇術者非世俗凡近之爲也故書以遺之仲本之師鄕先生朱君允升其人也朱君明達精博於六經之蘊與文字之源委遂古之初萬化之源陰陽方技之本昔賢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存乎典冊者莫不心悟神解誠鄕鄕晚進之蓍龜水鑑也於山川情性蓋有不得者哉以仲本之善學而卒業於朱先生如

王良造父駕輕就熟將有以得夫天人物理之大全豈曰俯察而已

醫說

醫之爲術古之君子類皆能之以爲養生事親慈幼之切務非可漫焉諉諸人者是以百家衆技莫得而先焉況人之有身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元氣之藏神明之舍經之所起脉之所止絫絡周流屈伸聚散與天地比序纖靡常上風抹理五臟六腑勝負衰旺死生疾病之所以皆儒者格物致知之道所當必究未有寔然於一身之內而得爲大儒君子者也去古既遠由有家衆技而上率以空言相師而不究其實惟醫則利害得失決於

旦暮間耳。達不過旬日。以文辭隱較。欲學者屬焉於是
判為專門。而世俗養生事親慈幼之際。亦能使人人言
其不能無憾者衆矣。宋之盛時。嘗命文臣知其説者取
前代方劑。雜民間所獻。遴選而校存。以惟証治之道。業
斯術者賴焉。奈何庸人謬為增損。一以溫平和解穩其
所不效。而終無益於治療之效。漢長沙太守之書。觀証
察脈。以知病之所在。而湯劑施為。其道最為精當。而近
世以來。遂為絶學。間有剞劂一二。皆未得其要領。而疏
尊洞泄。率意妄施。殺生人於掌股間。而日不瞬。其流所
豈有涯哉。故凡儒者所當為而不知講。則世俗之士將
起為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不獨醫也。河南處士郭公

子和。嘗以其修己治經之餘。取張氏書。精意研覈。補其
闕畧。子朱子為序以表章之。沙隨程公可久。亦有論著
今傳者罕矣。四海既一。河間劉氏東垣李氏之説始行
東南。其遺書未嘗散布者。猶數十種。有志者由是以遡
長沙之學。而有得焉。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可以及人。庶
幾古者大儒君子之能事。不遂泯於方來已乎。雖然。醫
仁術也。其體甚大。其理甚微。其用物也猥而雜。其取效
也近而難。非通乎天地之化。辨乎事物之賾者。不足以
成其能也。非貫乎方論之博。極其心思之至者。不足以
致其用也。蓋必有明敏之資。篤實厚之行。而又反諸身
以求古人格物致知之所必究者。而用力焉。使其心靜

而理明。志堅而神定。然後聖神工巧。脈病証治之説。可
以意會。金石草木。形色氣味之性。可以類推。而又博濟
而距私。善施而不伐。庶幾醫道復古者乎。余嘗重有慨
於斯。切意通都大邑。或有其人。而未之見。聞浙東朱公
彦修。親得河間東垣之傳於其師。將欲一從之游。亦因
循未暇也。至正己丑冬。來錢塘。臥病。進士臨川葛元哲
會舍。君所為行省掾。以長沙法視裹藥飲予。且曰。予書
佐盧叔原。善論醫。嘗使為予發藥。既而叔原至。按脈處
方。乃東垣治內傷法也。藥三進而病愈。予歸山中。無思
叔原不忘。辛卯十月。予復來。而叔原方給事公府。少暇
日。則指徐君子貞告予曰。此予表姪。可與共論斯事者

予始與子貞相識。因造其家。得觀李氏諸書。歎其用
力之久。客中感疾。屢從子貞得藥。如鑰透鎖。湯沃雪。又
喜其取效之速。聞朱公昔游會府。子貞之先君子愛慕
之。因遣子受其説。又知其學為子傳。書肆老人陳思復
為予言。子貞之父孝於親。養生送死。不隨流俗。尤篤友
誼。則其過庭之間。所以為學問之本者。必有在矣。蓋是
數者。皆非今世方技家所能備。而子貞兼有之。且年甚
富。氣甚清。讀書論文日進。因之以成其能。致其用。使得
於己者。可及於人。續於前。不絶於後。其事甚偉。而乃優
游獨善。使其道闇然而不章。余蓋深惜之。故具以平昔
所見為子貞言。子貞儼因予言而有感。其必善施博濟

不失久敬之意，有以副交游之望乎。

崔尙書寅齋說

自二程夫子，以敬爲聖賢心法之要，朱子又發明之，以爲聖學始終，皆在於此。讀二氏之書者，鮮不知於是有以敬名其齋居者。程門高弟衆矣，求其由敬入道，尹公彥明一人而已。登朱子之門者尤衆，逆其所以論敬，則曰惟畏爲近之。夫畏非敬也，常人之情，必有所畏，然後能敬。於是以有畏名其齋居者。然則敬其果易言乎。然先儒言敬，實本虞書，虞既言敬，又屢言寅字，書敬惕也。歐陽公之爲言，恭爲且畏之辭，爲敬畏二義而一言以舉之，莫切於寅者。蘂城崔公宗明，名其齋居之室曰寅，蓋取諸此。雖然，方嘗聞之，敬與畏，皆非由外鑠我也。孟子所謂禮之端者，人皆有之，苟於此而有見焉，不患乎持守之無術矣。顧學者苟非賢質之美，則無以爲用力之地，非感發之深，則無以愼其終。求諸古人，在漢有秺侯者，其爲篤愼，雖天子亦必敬之，有萬石君者，恭敬無與比，家人化焉，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二君子者，於聖賢之學，初未嘗有聞也，惟其得之於天有大過人者，故[illegible]中[illegible]後其如此。在宋則有若司馬文正公，自言其平日[illegible]後敢行，措足而後敢立，有若趙淸獻公，豈有所[illegible]存告之於天。二君子者，於聖賢之言，則[illegible]二程夫子所謂心學[illegible]亦未必盡合也。然而持守以近，而警戒嚴密，乃如此。向所謂敬近之者，益有徵焉，豈非深有所感發而然乎。今崔公質美行馴，視漢二君子，固無足多讓，其以寅名齋，則肅然敬惕之義，常接於目而著於心，是必有聞乎文正淸獻二公之遺風，而興起者也。其見知于明天子，而拜大宗伯也，宜哉。縉紳文學，爲公發明名齋之義甚悉，以爲公之於寅，所謂非苟知之，實允蹈之者，故取昔人操[illegible]之說，申釋其義，以明公之志云。

二星說

丙午三月，太白在酉，光耀異常，芒角上拱，如佛像之圓光然。歲星在卯，亦如之。時鎭星亦在卯。說者謂卯，火垣也，而爲木旺之地。木火土金遞相生，故太白尤異於常所，喜者歲星之得其所也。五緯故有常占矣。然則虛中之術，不但可推人命，雖世運亦不能逃也耶。

范叔豹字說

吳興范君元質，字叔豹，請於縉紳先生，求文以道其義，至屢數十篇，其辭富，其義博矣，而君猶求之不已，且俾余亦贅言焉。予屢以不敏辭而弗獲，乃爲之言曰：夫卽名字以求言，因稱謂而知警，進學之一端也。爲其說者，容可易於言乎。夫本人心，稽聖訓，察剛柔善惡之宜，以極擴充變化之妙，使夫人終身誦焉而有餘，上也。辭有微義，有止約，不至於陋，[illegible]不失於矜，次也。辭於義[illegible]而未

周。指諸辭而多失。無文矣。前二者。余旣不足以及之。強而言。且出於無文者之後。若又奚取焉。雖然。姑以心中一斑者。爲君告可乎。夫君之字。所以取義於豹者。以其有文而善變也。然豹之文。生而有之。非由外飾其變也。蔚然而著。足以美其身。人之生而有之。足以美其身者。非仁義之謂乎。反而求之。擴而充之。雖有不美之質。猶將變焉。時至而化。則仁義不可勝用矣。而況於質之美者乎。此古之君子。所謂人之文者也。君和易疏直。而爲質之美。而無昏蔽之雜也。然則因氣質之善。以盡問學之功。卽名字之美。以致反求之實。有餘師矣。追乎進而能變。則和易者爲忠厚。非有加於前也。疏直者爲骾正。

非有待於外也。目視耳聽。而品飾存焉。手持足履。而儀章著焉。罔不由乎中也。然則其爲文也盛矣。彼以敎重樸鈍爲不足。而貪口吻。準繩以爲能者。曾不足以美其七尺之軀。而況能美人乎。先民有言。一爲文人。無足觀矣。夫文豹猶見取於人。而文人至於無足觀者。無實也。文之在己。苟無其實。且不足觀。而況於在人者乎。是亦有不足爲君願者矣。雖然。文人之文。未易能也。君之求而不厭者。亦不試以文也。然余之言。必至於斯而止焉。其尚有以諒余心而督省也夫。

代舉留沙元帥狀

嘗聞削平寇亂。須資忠勇之才。牧養民黎。必藉廉明之政。惟久任乃全終始。故借留非比泛常。切見其入此始以江浙行省都鎭撫。統兵克復江山玉山等縣有功。繼而回兵救援省治。破賊建德淳安。克復徽州。撫安屬縣。再從本鎭政事三旦八。策勵勤除逆賊。規畫錢糧。接濟軍馬。進復饒州樂平等處。盡心體國。固亂其他。險固無常。堅貞不易。可見其忠。當紅賊擾攘之時。本官每善以寡擊衆。生擒斬首。不計其數。或策馬附陣。爲上卒之先。或振威一叱。而賊徒奔散。初復徽州。親入賊陣。射殺斬黃賊首僞彭萬戶。賊徒畏其威名。可見其勇。自奉儉約。門禁甚嚴。號令賞罰。悉由至公。子女玉帛。秋毫無犯。官民共知。遠邇稱誦。可見其廉。本路僻在萬山。戶口實爲

殘戮。始緣官吏輕棄城池。遂致愚民無辜附賊。繼而官軍戰少。由是賊去復來。然而脅從之徒。不過百中之一。本官察都邑之冤枉。洞見秋毫。布國家之信恩。確如金石。招安詿誤。則指天誓心。聞者感泣。禁革科擾。則家至戶曉。民賴以安。比之戰功。忠尤深遠。可見其明。加以好賢下士。見義敢爲。識朝廷之大體。達將帥之弘規。眞可爲斯民父母。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況兼本路兵戈之後。饑饉相仍。城池公廨。正此用工。未及成就。非本官盡知民情事體。終始監臨。大關利害。今者朝除達魯花赤將至。本官屢嘗辭職。民情惑懼。恐或一旦失其所依。爲此不辭遠道。陳乞舉留。謹具狀上告。

祭婺源汪王廟文 代總制王克恭奉使汪廣洋作

惟王鄣山之英，黟水之靈，生爲人豪，歿爲神明。保障六州，不爲己榮。識機慕化，克全民生。廟祀遐綿，足以表其忠烈之盛；子孫千億，足以彰其惠愛之誠。回視當時，如世充、建德輩，不知天命，困猶力爭，殘民毒衆，卒爲頑冥，疆風遊塵，徒汙汗青。昔王生存，嘗以殄寇道出星源，邑人畫像，千載猶傳。則夫一時六郡之內，蒙其福澤者，又可名言也哉！克恭欽承朝命，來鎮于茲，撫軍字民，匪神曷依？廣洋世還高郵，奉命出使，水木本源，敢忘所自？維王誕辰，實在茲日。虔率官僚，即祀廟宇，薦奠斯陳。神其來格。

東山寓舍安神主祝文

維至正十有二年十月乙未朔，越十有五日己丑，孝孫某暨合家眷屬等，新作先妣以上四世神主，於東山寓舍祠堂，奉安先高祖考帥屬百六府君神主、先高祖妣程氏恭人神主，居西第一室；先曾祖考稅院一府君神主、先曾祖妣余氏安人神主，居西第二室；先祖考縣丞定一府君神主、先祖妣朱氏安人神主，居第三室；先考僉使相二府君神主、先妣汪氏安人神主，居第四室。敬以清酌庶饈之奠，即祠堂合祭，昭告祖考四世之靈：惟我祖宗，始居休寧龍川，歷唐末五季入宋二百餘年，以及本朝，又幾百年，傳緒十有七世，至于某等，當其盛時，貴，亦捆一鄉家學以儒名，在官爲命士，而喪祭之儀，通乎禮俗。子孫既衆，聚散不常，固未能爲一定可久之規也。昉等不幸遭此阨運，兵火之餘，兄弟離散，祭奠無所，繼以先妣喪亡，哀哉逃生，哭泣無地，深悲至痛，何可忍言！歲月不居，練祥已周，兵戈既遠，疾病甫平，始獲漸謀休息，而几筵之位，屢設屢遷，褻瀆甚矣。蓋練而後祔，祔而遷廟，禮有明文。然家廟不在，勢既不得舉，居兄弟散處，不容別安靈座，乃即茲山新成隙宇，爲四龕南向，作主之式，神位之次，大略取法先賢，庶幾垢面往來朔望，得以伸哀，歲食薦羹，子孫不致忘本而已。於禮意之合則不敢知，孤苦餘生，情文荒忽，伏惟尊靈鑒之。尚享。

外祖汪公祖妣朱安人改葬墓所祭文

嗚呼，禮有繼絕，乃先王所以重傳世而厚倫紀，故爲後者得見於經。昔吾外祖與祖妣之歿，不數年而舅氏夭逝，奈何貲分產析，而主嗣不立，祔食于伯氏者再世七十餘年矣。豈無近屬，而貲之爭，此吾母所以痛心疾首乎斯事，因皆悲思嗟泣，俯惋涕席，以逮老，乃卒抱恨於九京。夫世降俗遷，有難言者，而兩家多故，以至于此，則其責實在諸甥。然諸甥各已老大，而五與其二則內之幹從兄弟亦十亡五六，而況乎禍亂之相仍，今其人存而衆不學，宜爲吾舅氏後者，惟曰禮，字季和，一人而已，乃慨然悲從叔之不祀，而願身爲之後，以主其祭事。昇

何爲而惡存乎忠誠。嗚呼。使非母族然。有所入□□□之情事。終身不白。而將何以見吾母於幽冥。若於外祖與祖妣。改葬之議始建。而山川委和。近在咫尺。乃若神藏鬼秘。以爲承祀者之吉徵。日吉辰良。秋高氣淸。慶奉二親。遷于新兆。庶神氣之歸復。佇天光而發榮。使世家由是而益昌大。以永世則不翳于昔而續于今者。乃天理之復明。痛吾母之莫見。空涕泣之交零。爰衒哀以致契。冀昭格於冥冥。尙享。

祭外舅文

維年月日。壻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外舅故純二朝奉之靈。老成凋瘁。舊德誰存。公如寶

光。黯然獨韜。馬腎擊鑑。夏畦鼎食。飾外爲務。公則異是銖累寸積。雲升川增。若非已有。不振不矜。聞鷄而息。戴星而起。橋項華顚。劬躬未已。近憂遠慮。必謹其端。淵冰之戒。聽者爲寒。善不近名。人惟求舊。厚以鎭浮。質而不陋。退不貴者。非其後人。一夕不起。天胡不仁。旣絶之旣。聞者孔悲。天乎痛哉。飮恨奚爲。大物有儲。猶相代嬗。别伊傳鄭。而足追聪。一氣閭闔。廓然大公。孰短孰長。孰爲窮通。徵纆糾纏。乎陂相倚。有命在天。公奚戚只。公奚戚只。陟降相羊。鑒余深衷。酹此一觴。

宋處士誄文

處士金華宋氏。諱文昭。字文遠。曰鶴峰處士者。集賢院所賜號也。處士以賢行信于郡邑。見稱于名公貴人。以聞于朝者。下是集賢院爲褒處士號。下其書以旌之。其子曰瀕。字景瀕。亦用布衣召入翰林。不起以遂其養。而父子一時俱見重于縉紳矣。訪辱與景瀕游。由不及升處士之堂。親炙其德容詞氣。以窺其所存之萬一。然嘗觀景瀕博物洽聞。足以名一世。而不以自多。爲文章下探魏晉。上擬周秦。而視若蜩翼蛇跗。衒可以慰其親。雖憂患在已而不辭。志有不得行。雖靡之以好爵而不顧凡世之所謂械機榮辱。漠然者不入於其中。可謂賢矣遺其迹。處士之行。且猶歉然自失。以弗克承明訓。紹先德爲憂。則處士之身敎。蓋有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者

乎。處士年八十有一。以微疾終。終之日。瀕與兄弟及子姓孫。咸在左右。蓋世所謂全人備福者。而遠近聞訃。莫不嗟悼傷悲。哀善人之不可復見也。乃作誄曰。

維處士之先。世居于秦。載自唐初。厥有聞人。憲丞大理貸逮與興。爲易講師。朋來振振。五季弗靖。再徙烏傷。時維體仁。敦義益彰。卒諡文通。河汾有光。奕世皆儒。幽而不揚。溍淡之濱。伯仲來止。宋熄其炎。世族中否。吏虎而冠。蚕聚蜂蟻。孰擧厥君。完而弗毁。積厚未施。雖代必發爰有吉人。恢其謝韓。雍容紆徐。有待無捷。委祉乖齊。以開來葉。猗歟處士。粹浮純和。內剛以毅。外則柔嘉。淵源薰陶。夙成厥德。孝以事親。誠以接物。其孝伊何。服勤盡

瘁。惄惄靣飢。載覩其志。其誠伊何。内省必端。一話之信
重如丘山。鄉鄰有急。臨難毋苟。彼狂阻饑。聚賊林藪。吏
貸其責。卒殲孽醜。捍患之勞。用昌厥後。教子詩書。文道
爾思。積久充大。蔚為儒師。彼富我仁。彼爵我義。貽厥之
志。就為榮卑。闔人一善。喜見顏間。過不仁者。若跽俛顏
井犁而為稟乎自然。簡儉沖默。自全其天。里閭推尊。宗
姻是則。絃流天朝。雅號攸錫。配彼教峰。長樂無極。勝維
艱屯。顛沛離析。履險如夷。有懸有契。天胙高年。世昭世
德。世德方興。有子明哲。大發於文。施而不食。增崇本初。
以考元吉。如何不淑。木壞山頹。善人云亡。四邑之哀。嗚
呼哀哉。我未識公。辱交公子。載欽道義。匪但文史。出入

惟親兢兢。懼喜脫遺。疾疚躬奉。甘旨孫子。千孫均慶。同
美。胡不百齡。遽爾摧毀。興懷悲慟。痛如在己。欲置生芻。
況有求已。述德序哀。敢忘夙紀。嗚呼哀哉。

御書贊

徽州路休寧縣達魯花赤臣雅合亞以其先臣某所
得今上皇帝御書和齋二大字示縣尹臣某臣某請
拜手稽首而述贊曰

於穆聖明。神文冠昔。由潛而升。乃見天德。聰玆守臣。和
沖以茂。爰錫嘉名。雲章暴如。披體結字。肆筆而成。日月
分耀。山川貿形。龍圖出河。蝌書攸則。天縱多能。千載一
日。聖明御寓。並育羣生。鳳至麟遊。萬邦以寧。小臣在官。
敢曰政遵。攸順陶道。溫恭是勉。至寶所在。榮光必騰。勗
爾是德。曾孫是承。

邵子贊

陰陽晝夜。死生天地。人物開闢。渾然一以貫之。餘暇弄
丸游戲。

許先生贊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
俟聖人百世。

贈河南省參政追封真定郡公蘇公畫像贊

義足以守身。故不乘時而建化。忠足以體國。故能因事
而有為。是雖勢有所弗趨。忠有所弗避。而卒能活邊庭

數百萬之衆。振殊俗以書詩者歟。寵錫爵受封。頌榮褒
大者。報施之彝道。爾嘗罷備有安之日。微斯人其孰與
歸。

江浙省都鎮撫哈密公紀功之碑

至正十四年。江浙省征行都鎮撫哈密公既建定黟之
明年。干戈稍弭。樂平盜殄。逆寇厥城。既大殲。生息稍復
父老言於縣令長曰。自蘄黃盜起。江東浙右。[illegible]
縣數十里小邑。居山谷間。其人坐受虔劉。弗不[illegible]
聖朝厚恩。幸復為編民。臨不在奉。若天威以嚴飭制
鎮撫俯平羣盜。以身衛功。剗又保我賢令。安而全之。休
而養之。使有今日。然平章殿業有大史氏者。凡民敢議

請以鎮撫嘉積物與石以示方來且明國家將帥有人草竊烏合爲不足平也既以言於縣卽退詣海寧避訪請文曰公初以用陽縣達魯花赤從省臣鎮京口既而行省從江浙省三旦八公平章討賊平章賢其才版授征行都鎮總制諸將所復郡邑得便宜具官十二年十月會元帥劉胜因兵復武康十一日舟師次湖州横山賊以五百艘拒戰公手火銃砲曰賊兵多脅從吾不忍爲衆無知就死將驚之使自散爾發二砲出賊舟上賊進不止則連以砲敗其數舟餘悉隱遁俄賊衣數萬循山奄至公登岸謂將士曰賊雖破皆新衣不過倉卒被驅迫爾愼無多殺仍使騎前呼曰汝等皆吾良民宜舍兵龍射賊將二人殪之衆皆棄兵走又追騎呼曰有能得賊馬執賊將來者有重賞衆皆倒戈奪馬十餘匹以獻十三日會元帥韓邦彥兵敗賊湖縣治所斬馘以千計平章至郡二十六日大破賊兵與明日擊賊五里橋擒殺殆盡湖州平十一月初八日大破賊僊頂山廣德平十一月初三日擊賊溧陽大敗之擒賊酋甚衆溧陽溧水皆平十二年二月以平章命將所部軍擊賊徽饒軍次嚴之淳安遇成徵將士水陸奔潰公提偏裨一人責敗軍狀斬之其將皆懼請自效十八日與賊戰威平鎮破之明日賊恐其衆來亦戰獅望公突入賊中左右排擊當者皆靡上下山谷或騎或步解而復合者數四

諸將之兵繼至遂大敗之二十一日天微明賊猝至營外公不及甲躍馬陷陣有號黑楊者驍賊也以所操撲杷中公右臂公仰刃斷撲杷中其領黑楊殞地下馬將斬之賊鋒交至乃卓劒洞其腹循兩刃所賊多所殺傷大兵乘勝逐北俘斬不可計時寇杭者亦爲參政董公所敗慓悍略盡自是賊勢衰矣二十二日擊賊徽州城外走之明日次徽州治所以詔赦從賊者罪使其參謀巡檢周希濂府史侯業熙磨張德明等宣布恩信以安衆之平章至郡命公以所將兵同韓元帥進討三月次休寧用其縣達魯花赤八剌麻失里仍戍之移軍祁門縣人皆出迎得僞爲賊將者二人斬之以杭州路西南關錄事司達魯花赤亦思哈爲黟縣達魯花赤周希濂爲縣尹平章傳從死只刺爲上海治其民轉粟餉軍徽州平時益攻饒州立鎮置如竹府婦虔祁門境上四月十一日公與韓元帥帶古軍鎮撫合甲別于吉奴萬戶之兵俱進自以所將兵行遇賊候騎三十人悉擒之益知賊虛實乃置營柵爲疑兵間道走分水嶺伏臨道旁候賊過輒斷要害掩殺之回兵苦竹港盡戮其衆擒賊將號宰相者二人倍道直擣浮梁二百里賊壘連絡剗削如破竹然五月初一日與賊戰饒州三十里岡自寅至巳大破之分兵三道入城追鋭卒要其去路賊多赴水死俘擒僞平章一人萬戶八人得饒州路所失印

平章公命以達魯花赤治饒州。領征行都鎮撫事加故所將先鋒王千戶孟千戶、皆爲萬戶。按地利陽鎮、盜中夕所儻。身被十餘創、奪賊槊格殺數十人。賊遁、且日進兵盡殄之。江東憲上其功。時湖濱盜猶熾、江西省移書會捕。公猶以所部兵平之。南康黃溪賊恃堅壁殺掠尤甚。選勇士襲破其營、南康平。江西省憲嘉其功、遣使宴勞甚厚。以事聞于朝。十四年二月也。公西域人、有功雲南知名、爲人慷慨、得壯士心。臨賊境、必先諭以恩德、不服乃加兵。周令便人。其治以兵戈後務爲休息。溺已愛民。設施無所擾撓、邑人賴之。詩曰、

寇攘紛披。大邦之瘵。寇厥兇燄、忍肆罔恥。矧是窮山邑

于巖石。不戒於隳、轉而相賊。搜屋刷戮、財狂潰毒。孰有其命。牢牲視人、顯天何高、扣地何厚。方伯遣帥、曷日予林大盜再舉、貪懦弗懲。盜嗜民慾、卒瀆于成。帝命南征、平章總戎。從以虎臣。將其選鋒、蹴厥浪屈、罔與行倫、哀此下愚、大恩斯霈。孔武哈公、旨奮其威。矢無虛發、刃不徒施。一夫授首、萬衆逃命。三閱既平、黠欲底定。畀我賢令。時民渴饑、罔俾愉王。漁奪其私、我有居室。昔盜攸處婦子具完。匪令誰保、我有田疇、亦既蕪穢。黍苗欣欣、匪令誰藝。痍傷未合、疾疢相仍。令曰時謝、母或舉瘵。嗟令之仁。公實惠之。公門匪我、平章之恩。惟平章公、天子所命。不振不矜、式前廟勝。江湖澄清、我衣來歸。帝錫哈公

虎節熊旗、爲國藩屏。爲民司命。靜考無愆、受天之寵、

克復休寧縣碑

蘄黃盜亂、江東徽州受害尤大。徽屬六邑、惟休寧得禍最深。自行省兵始復徽州、即以達魯花赤成保寧、卒完遺民、以成底定之功者、前行宣使高昌八侯也。侯在縣一歲、郡邑命吏皆至官、邑人惜其去、咸走大府言侯得民心、緩急可仗、不宜置散地。吏議莫奪。則相與代石、紀文、著侯功德、以示來裔。其序曰、惟至正十一年冬、盜破江州、殺守官、掠南康鄱陽寇兇觸、頑轉相仇賊。明年四月、婺源犯休寧。軍民一夕皆遁、遂陷徽州休寧地。四達羣盜蜂午、殘破尤甚。俄頃賊將項奴兒自蘄黃來。盜

收兵急攻杭之昱嶺關、分寇建德宣州。從奴兒來者孫祚與邑人吳相、及諸良家子弟誠、得壯士可二千人、自期執項奴兒以迎官軍。六月二十二日、戰郡西七里溪、衆敗皆死之。盜盡焚諸起事者家。奴兒遂奪昱嶺關、犯命府。時不聞官府之令、已二月矣。行省兵破淳安、侯以所募六乘勝獨克嚴、欲南溪山開凡三十餘日、橫挫賊鋒、使不得合寇浙西境。其始謀、得被驅農隸、輒釋不殺、咸印識其衣、縱還鄉里。賊氣愈奪。當是時、八侯之名已震于賊中。而山谷逃難之民、冀不忍死以待王師矣。既而寇諸郡者皆奔遁。官軍退保淳安、項奴兒復自資總陷常湖等郡、浙西僉憲哈剌忽納公、親勒兵、部帥大振

九月復徽州侯從元帥沙不丁公進撫休寧民既歸業
元帥還郡侯治縣事誅惡少導賊燒大家者十餘人十
月二十三日盜迫西楊村包山絡谷不見其後侯騎還
侯方臥店即決起上馬西望發三矢而進手揮雙長刃
先諸將突陣人馬俱奮出入排擊當者無不披靡賊大
敗僵尸三十餘里自是邑無不倚侯爲重矣項奴兒之
衆潰於浙西間道逃來民爭起逐之侯與邑義士進捕
生得項奴兒檻車送行省伏誅別帥以兵徇郡門未定
遂分兵入縣盜一夕奄至師潰還休寧時大霧四塞盜
由邑西繞南門趨東門大呼合擊我師無營柵帥與吏
士在邑之民皆藏匿侯殺二人以單騎免盜相視不敢

追楊村之敗盜將散去適湖口刷賊羅使同來衆可五
六萬大掠休寧境中殺人滿山谷求執項奴兒者殲其
鄉十有二月行省兵大破賊於昌化復徽州侯還休寧
十三年正月與三萬戶之軍俱次邑治居十餘日盜又
大至天雨雪官軍戰不利失一萬戶侯力戰至森溪橋
毀舍爲步關隘重圍中殺傷甚衆奪賊所得我軍名馬
以還行蒐兵茲安三月行省平章三旦八公總大兵平
淛西復廣德擊賊淳安以詔書赦其人卒定徽州侯以
蒙古千戶之軍戍休寧乃除穢蔵正塗街築宮室招商
居肆農還田畝剗壁壘諸生講先聖先師新作公署稍
復郡邑之制焉此休寧克定之大凡也而侯之勤勞亦

可槩見矣侯名八忒麻失里家世北庭貴族年甫二十
長身有膽氣爲法不苟使吏畏而民安之其師之兵三
進久次休寧未嘗殺一不辜軍使勇士不敢赫其境內
則侯誠有德於人矣詎可忘哉某辭曰皇有萬方邇是
東南郡守縣令厥長惟監小大相承如臂使指德洽羣
黎威行萬里遂隆列城天下爲公孰爲怙嬉不習而同
惟仕惟家惟行惟市不虞横目示以其技業業新安據
遶杭溪壯哉休寧去險即夷列肆連雲冠帶衣履積居
充溢吳會伊邇大山長谷名卿故家富貴豪右角爲尊
奢盜發淮潁祟妖孀興煙起黃岡官亭鼎沸夏畦馬醫
伴鋒饑驅爾相攸公殺人以嬉列炬長趨巖石如砥既

焚休寧遂及郡治積僵如山溪以壅尸盜燹似羅膾肝
若飴羣行于野捨擲而食釋爾耒耜執我矛戟少年風
生士不宿誠義則信矣孰計成敗矯矯八侯駪駪黃華
大藩還將衆磬羣奔快馬如龍雙刀如雪駐坡爲剛且
馳且射既剪其頭遂營歙東山木林叢雜蟠蜂燁觸熱
排炎緣高絕深百戰不回羣愚和心師却而旋孔武寇
臣卓彼東帥西域之珍既復郡治進撫休寧屬侯築壘
與帥俱行上思孔仁帥維遲之凡民有心帥維度之寇
潰而奔民其子來女不盜從子心女懷稚耋歡呼帥言
允仁釃酒椎牛鐃列彀門盜遁西郊侯奮而起委賊橫
尸于三千里號爲造計斥堠弗戒爾師爾償我則弗敗

弗敢則那式昭其剪躍身重闕。于誠弗縱，盜則曰害郡亦從生再失再復擧師之力相臣後至，於赫天子，之靈赫契之風霆。維此邑人，侯實生之，令我弗忘，從我步思，蔓草寒煙，我耕我稼，亦有來牟。伊誰是類，敢忘厥鬼哭神哀，日中成市。伊誰是開，婦女兒童，其知侯德。統云侯歸，使我心惻。天子大聖，丞公至明，相臣凱還，大賚是經，朱芾彤弓，錫爾光寵，國虎臣以守四方，民生多艱，矧伊兹獨邑人作詩，敢告司牧。

後裔時腆孫道玫仝讀　景衡　道嚴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五終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六

新安趙　汸子常著

吉士天羽

後裔時腆介卷　男端　又呂重校刊

婿上安侯

文 行狀

邵菴先生虞公行狀

曾祖剛簡，宋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贈中大夫，妣趙氏，贈宜人。

祖琵，宋奉直大夫知連州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侯，妣氏，追封雍郡夫人。

父汲，故國史院編修致仕，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雍郡公，妣楊氏，追封雍郡夫人。

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事太宗爲著縣尉，子孫爲蜀人，事見本傳。永興生工部侍郎昶，工部生江陰令陟，江陰生盱眙丞卿，待聘，聘生某，殿令禮，長興生令昌衡長史明，金看四子，叔曰收，中書管守蜀仁壽郡，因家焉，遂爲蜀人。仁壽九子，伯曰寶，寶五子，次四曰琥、琚二子，幼曰虔，虔四子，次一曰承濟，承濟二子，幼曰繼崇，繼崇三子，季曰耶，白宋銀青光祿大夫國

子祭酒，贈太師周國公。周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
公。三子，季曰祺，及進士第，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秦國
公。秦公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贈太師，謚忠肅，功烈具
宋史。丞相三子，伯曰公亮，性高簡，不樂仕進，晚以奉議
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中奉
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祿大夫。季曰杭孫，大理寺
丞，至中奉大夫，贈通議大夫，開國六子，次二提刑也。與
臨邛魏華父、成都范文叔、李微之，並講學蜀東門外，非
洙泗伊洛之道不言。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由
是蜀士盡知周程張朱傳授之旨。所居官輒舉其職。從
四川戎司辟為參議官，自請行邊，卻強敵數十萬。知簡

州，擢夔州路提刑，遷利路，立保伍之法，三年，民歸之者
三十九萬餘人。為屯田，聽民自耕，遂實人足，敵不敢犯。
學者稱為滄江先生。滄江二子，伯尚書也，以文學著稱，
知永州，興學校，靖寇暴，更以簡易治之，去而民不忘。遷
連州。六子，伯曰貴，兵部侍郎，直寶文閣，兵部三子，仲曰
從龍，朝請郎，通判惠州。子三人，伯為通直郎，黃岡尉，尚
書無子，以黃岡繼宗事，即參政也。宋亡，自海上還，隱于
臨川之崇仁，禮義忠厚，鄉里信之。與翰林學士臨川吳
公伯清為友，吳公謂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石邡
人之登於諸生中，遂教江浙行省參政務公子，聚今翰
林承旨歐陽公原功，而深期之。夫人楊氏，故工部侍郎

國子祭酒文仲之女。楊公世以春秋名家，而從弟參知
政事平舟先生棟，以濂洛之道自任。夫人未笄時，即盡
通其說，至近代典故，亦貫穿不遺。平舟以尋變上書，夫
人侍側，進曰：叔當去位久矣。平舟嘆曰：汝惜不為男子
生我家乎。及歸參政，事舅姑以孝聞。雖在患難，動不忘
禮，族姻嚴憚之。生三子，伯諱集，字伯生，即公也。仲曰槃，
進士及第，官至承事郎，武昌路嘉魚縣尹。季曰葉，咸淳
間，楊公守衡州，以參政從未有子，楊公為禱於南嶽，鐵
夢客將啓曰：南嶽主者來謁。既覺，而公生於館，壬申歲
二月二十二日也。乙亥，楊公守漳州，明年趨嶺外，參政
亦在行。公三歲，即知讀書。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母夫人

口授論語、孟子、左傳、歐蘇文，聞輒成誦。九歲北還，至長
沙，就外傅，始得書之刻本，則已盡誦諸經，通其大義矣。
又五歲，始來崇仁，吳公伯清見其所為文，謂參政曰：賢
郎後當有大名於世。時江左學者，猶守舊業，郡邑學校，
有用前代科目法，出題講課，以程其藝者。所取輒百數
十人。公與嘉魚令以所業應之，咸考中。出諸老儒上。時
猶未冠也。故國名卿學士，多寓是邦。公入則受教家庭，
出則從諸公游，於經傳百氏之說，帝王之制，行國家者
興衰得失之由，與其為之之術，無不學焉。而典故沿革，
世家爵里，考覈於近代者，尤精詳矣。楊夫人嘗曰：吳伯
清今世大儒，可為師表。故公與嘉魚令從吳公游，吳公

於先儒之言，有所辨釋，公悉能推類以達其意。吳公亟稱之。宋之將亾，蜀先被兵，其世家大族，狼狽奔走，僅保遺息於東南。內附以來，日以衰微，忘其所自者衆矣。尚書之解組永州也，道過臨川，爲公邑管安撫陳公元晉之夫人，其女弟也。率諸子迎伯兄以歸。因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別第於崇仁邑南門外。故參政自長沙來居之，稍收養其族人於傷殘驅迫之餘。彌既不可返，而家益貧，無以爲生，益不勝遺緒之憂也。公生有異質，長益自奮于學。參政少慰意焉，手植紫薇於庭以期之。嘗與露爲令，辟居一室，曰講所學，因讀邵子書有契，題其宇曰邵菴。故四方稱爲邵菴先生。大德六年，以大臣薦，擢大

都路儒學教授。十一年，除國子助教。明年，丁內艱。至大二年，再除國子助教。四年，授將仕郎國子博士。延祐元年，除從仕郎太常博士。二年，奉詔西祀名山大川。四年，除承仕郎集賢修撰，考大都路鄉試。五年，被旨以集賢直學士召吳公伯清於家。六年，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丁外艱。服除，以薦官召，泰定元年，考試禮部進士。除承德郎國子司業。二年，除奉訓大夫祕書少監。四年，考禮部進士，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歷奉政大夫，兼經筵官。明年，兼國子祭酒。天曆二年，陞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仍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

兼國子祭酒。歲中進階中奉大夫。至順元年，爲御試進士讀卷官。奉旨脩皇朝經世大典，任總裁。二年，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纂大統，被旨赴上都。秋，以病謝，告歸田里。元統二年，有旨召還禁林，遣使者至，即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終于崇仁私第，年七十有七。初，藁城董忠宣公以左丞相領江右，延參政與吳公而賓禮之，因以知公之賢，及拜行臺中丞，請於參政，以公俱行，命其子受學焉。俄入朝，公始來京師。方海內承平，中朝無事，四方名勝萃焉。爲文章，相尚以雄瓌新奇，不必盡合於古。柳城姚公在翰林，廣平程公、吳興趙公繼之，與公言，俱大悅，即以

興日斯文之柄歸之。涿郡盧公處道、清河元公復初，素相善，有所述作，輒即公論定。元公嘗謂公曰：子文無雷霆之震驚，無鬼神之變怪，將何以稱於世乎。公謝曰：誠不能也。後元公在，以公所爲爲善。業觚翰者稍爲改弦易調矣。時元老大臣爲中書參國文貞公、翰林承旨唐公，多因初侍從傳人，因董氏識公者，頗見親厚於先代文獻，有所徵，爲公亦得以盡知國家之傳，典西北之遺事。臺臣言公材堪御史，雖不果擢用，而公名高一時矣。始教授京庠，平陽王文憲公以相臣尹京，賢公之爲，待以客禮，故公得盡心論述，益自致於所願學者。時前代故家子孫，仕于朝者不拔人。公與四明袁公伯長最厚

盍交友之義。嘗追考故國上大夫德業之懿，各述其鄉邑之舊，而論著之。大史院教授洛陽楊茂弘者，知選揆候氣之事，嘗與太史郭公試用之而驗，以為律曆不可偏廢，將為書上之，自恨其文繁失宜，不足達意，以公素討論斯事，求為之潤色。公既為整飭其書，又以告諸有位者。會茂弘以病死，不得達，其所著書，猶藏大史簽院。齊公伯亨家成均之士數百人，多宗戚子弟，施教者每不安厥職。公為助教，能以師道自任，申國學之成法，以嚴正大之規，本聖賢之遺書，以發精微之蘊，明事理之并二，通雅俗於性情，修辭者陳義必精，辨惑者無微不顯，學者資質不齊，俱獲其益。有志者恃公之退，多挾策

趨門下以卒其業。他館之士，靡然宗尚，多相率詣館下請益，為之師者，一無間言。為博士，言於祭酒曰：惟學務修德，誘以利祿，使之進雖勉，弗能也。聖天子嘉惠監學，使得歲貢上以次授官，盍求其足以為勸者而激勵之。李泰公時領學士，聞而是之，趣以名士當言之於上，乃於諸生中得端靜有守，嘗試以事者二人，併疏上之。委於史議，不得達，而泰公已歸翰林矣。大成殿祈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性情不相能，不能成音。公為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將有所考正。會仁宗方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以重其事，屢起名儒為之師，皆欲有所更張，以副上意。公力助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執政為之動，好進者乘間媒孽其間，訪議沸騰，前後兩司業，或稱病，或投檄去。公亦以病免。在太常時，與忠憲王為使，盛年不飲酒，好靜默。聞獨從公問禮器祭義甚悉。及至宋，必留坐款曲，或盡日無倦色。公為言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節，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迹。忠憲嘗為嘉歎。務伯儒者有用。公以其剛氣充佗曾得一硯墳墓之

原缺

原缺

用者將以

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攝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而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以次對復入翰林即薦蕪湖令歐陽原功於朝除司業又舉以自代嘗約待制馬公伯庸同推挽之馬公復書曰玄翁博洽有古學司業先生力薦不置在先生則得矣如祖常等心愧何玄翁者原功別字祖常馬公名也歐陽公聞之亦寓書於公曰閣下學足以變文體身足以爲道邪此固海內士所屬望者也分義則然

蕪湖終更乃聞有自代之薦樊英無奇終貽他日之累淮陰新進難免當時之驚朝廷竟用公言召歐陽公因予博士一時二三名賢更相推讓縉紳翕然相慶經筵肇開勸講進讀之臣其極一時之選未幾駕幸上都次北京以講臣多高年召公與集賢侍讀學士王儀伯執經從行秋還皆有金織文錦之賜自是歲常在行晉邸知公貧特命出中統鈔五十錠即其家賜之公氣貌溫和敷陳剴切聞及時務必曲盡事宜嘗因講罷論京師特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

遂了

乃以屬公而譯者始克訖事奎章閣初置授經郎上命公選漢人授經者公以豫章揭公曼碩莆田陳公衆仲名聞上竟用揭公陳公仕至翰林應奉而終公猶深惜其不壽也嘗以先世墳墓遠在吳越者歲久蕪沒乞一郡自便上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時關中大饑

民枕藉而死。有郡縣無孑遺者。大臣有受命赴拯。而衆
無所從出。致哀痛以死。公侍廷顧問所以拯關中者。公
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
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
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政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
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
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方而來歸
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徭。封域既
正。有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正。截然有法。則三代
之民將見出於虛空之野矣。上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以
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

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天子於所體貌之
臣。多呼以字。故奏對者。亦得以字行。孔林新修。大成殿
告成。有旨行香。公請免使。上許之。既而復曰。是欲爲歸
計爾。乃命公傳旨以他學士行。公初除閣學士。以祭酒
之職。朝夕訓迪難於兼領。乞辭免。有旨奎章閣事切要
特免祭酒。至是復以國史所重。恐兼職廢務。辭不許。上
將策士於廷。公被命爲讀卷官。擬制策四篇以進。其策
漢士者畧曰。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
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舉賢莫先於
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弘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
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道之者。亦既久

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
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和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
上覽畢。命用其次一篇。即所問九聖之道者。是歲有旨。
修皇朝經世大典。以公與中書平章趙公子敬。全任總
裁。公移文閣中。言建大厦者。必務衆工之長。田甫田者。
盡資一夫之力。大典之書。所以見宗祖創業之艱。列
聖繼承之次第。聖上廣思之深遠。國家治體之詳委。事
體大重。關繫非輕。今院監官員。多兼他職。不無分其心
力。其專執筆者數人而已。切見禮部尚書馬伯庸。識見
詳密。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廷鎮。素有曆象地理記問
度數之學。可共典領。修撰謝敬德。應奉蘇伯修。太常李

惟中。國子助教陳衆仲。前詹事院照磨宋顯甫。侍儀通
事舍人王繼志。俱有見聞。精力優贍。可共筆削。如蒙
以上聞。許令添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議未定而上命
閣學士專掌其屬爲之。公遂與修治典。治典者。大典臣
事六篇之首。凡國家詔旨。官府建置沿革。宰相拜罷年
月。世家功臣勲業始末。官吏黜陟之例。廷臣條列之議。
莫不繫焉。文字浩繁。卷帙山積。祁寒盛暑。未嘗少休也。
俄趙公告歸。公遂專領其事。閱兩歲。書始成。爲八百冊。
以進。是日宴於興聖殿。受賚之人。悉復命禮部尚書
巙公子山。別制爲小方冊。以便觀省。行幸則以二駝載
之。[illegible]前將公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上章舉治書侍御

史馬伯庸自代。其辭曰。臣某猥以疏遠。仰荷聖恩。拔諸凡庶之中。寘在清華之列。參侍書幃之顧問。仍仝史館之編摩。儒者至榮。叨承過望。乃者目生內障。今歲彌深文字不分。視聽如隔。或蒙召對。每懼顚躋。敢因求退之誠。切效薦賢之報。伏見侍書侍御史馬祖常。高科進士。昭代奇材。已被簡知。敭歷臺省。觀其退食之暇。手不廢書。每期上接於古人。不肯苟安於常見。其制作刻之金石而無愧。其雅頌被之弦歌而有餘。撲諸等倫。允爲超異。切見本閣學士。多以近臣宰輔兼職。如以本官。兼代微臣侍書職事。使之出贊淸廟。入陪秘殿之論思。黼黻皇猷。實愜衆望。以開局而振要職。或貽誚於衆人。以君

子而有多能。固宜兼於數用。庶幾貢入畢效謀爲。而臣得以桑榆。遍求醫藥。稍全目力。可竭心思。追葺末學之微。歌詠聖朝之盛。時御史中丞趙伯寧。爲上所信用。乘間爲公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醫藥。他日復召用未晚也。上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能容邪。乃已。初上在潛邸。已知公名。嘗幸治亭見所題榜。命左右摩取觀之。館閣文史之間。號爲放地無所與于國。而上方留用文學。開奎章閣。置學士員。立藝文監。以治書籍。設藝林等庫。任纂印將大修聖賢經傳之說。以爲成書。知名之士。多見進用。自中朝至于外方金石之銘。承詔撰作。幾無虛日。以公弘材博學。無旋

不宜。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公每澁筆論思。不急於切。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冀有所稗益。用事者患其知遇日隆。漸多論建。思有以間之。而帝方興文。賴公夙誠雅望。敭歷有自。故不能有所中傷。嘗被旨。撰一佛寺記。其處有前代遺迹。適進對。上問曰。人言汝前代相臣子孫。今爲是文。適美前事爾。公對曰。前代遠矣。其臣庶子孫。不忘本初者。已鮮有能思其祖父。而不忘其祖父所事者。必忠孝之士也。臣不足以及此。能爲陛下言此者。必忠孝人矣。今臣等幸以疏遠際遇聖時。致位通顯。澤流後嗣。庶幾子孫世世。不忘朝廷厚恩。則誠犬馬至願。故臣以爲非忠孝之人。不能

爲是言。上目一侍臣歎異之。勲舊有得賜封王者。公已受命草制。適同列二人至。言有旨姑封爲國公。二人亦上所親近。公不復延。即草制以待。俄丞相自擕前來。趣督側其急。公以草藁進。丞相愕然。公知爲同列所紿。不復言即改易以進。向非公爲之隱。二人者且得罪矣。陵轢之類此。既歸江西。復有終隱之志。先世有賜田宅在吳門。而力不能東。踰二年。乃克於故廬之西築宅以居。益討論舊學。循而誦。仰而思。不以閑退自佚。暇日引賓客從以門生子弟。徜徉山水之間。詠歌聖神。宗先哲。不知年歲之邁也。聖明在上。頻念儒臣無間疏遠。屢有勅。即家撰文。以賜近臣及老氏之宮。公卿大夫。思有

所論裁者冠蓋相望於道四方之士不敷千里登門其
欲考典禮之遺遺以盡乎一代之制作者亦必以公爲
歸朝廷脩先代史大臣有欲起公任其事者既而弗果
議者惜之然公素重茲事慨復失明猶不可爲矣崇仁
當故宋時有令者嘗勸其大家出錢買田收租入以待
荒歉名其倉曰平糶內附初其惠猶在既而以其田上
不在官下不在民衆米力役之征無所從出遂淪入於
道士之觀官吏無復建白歲久不能復公歸屢爲郡使
者言之又以告故交之在行省者率復其舊邑人受無
窮之利矣始感疾即呼長子付以後事卧病旬餘飲藥
輒不效醫層易他藥以進公心知爲重劇却不服且解
東山存稿　卷之六　五
之曰吾脉甚平息甚均吾中甚安然不復起則命也復
何求哉又旬日大風動地飄瓦拔屋前後巨木數十株
居人震恐公神氣愈益微語言簡遠如平時諸子復進
以藥公曰吾病殆非藥所能治矣持去毋溷我五月丙
辰夜起危坐甚急署問家事子弟侍立竊其送遺有
哽咽者公從容慰之曰未須訣別也已未遂革治命以
深長欲勿用浮圖公性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
亂亾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少與康魚令同學于家
父子兄弟間自爲知已公哀康魚早歿不得大施于世
視其孤不異已子孟兄乘以治庸輸賦京師稍火檢察
比至折閱數千緡公盡力營貨代爲償之無難色撫庶
弟梁媛亦妹其有忠意常以祿不及親爲嘆遇珍膳未
嘗盡器雖盛暑不以童子揮扇曰勞人以自佚君子不
爲也自幼爲學則有雅度山林之士有所見聞者必傾
已下之老而不厭巖穴隱淪抱材積者不能自見者咸
就其所至爲之表章好接後進雖齒少且賤與之論辯
抑挐如敵已論爲人才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
以沽名譽鑑別文字是非得失不折之於至當不少止
其離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然亦以是二者忤物連禍
致取忌於時最善清江范公德機稱其制作妙入神品
其卒也尤哀之舟過清江撫存其孤子爲之慨然方權
門赫奕公視之避然雖爲張蔡公廼暨公所愛敬過公
東山存稿　卷之六　六
之鄉公請召復職上從之而趙公不復起矣自餘知公
者雖或淺深不齊然與之言必盡其誠會議朝堂論政
爲士多見咨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濱死亦不以
爲德也娶趙氏系出宋宗室秦鄭累封雍郡夫人前公
四十一年卒子男四人安民以陰屢官奉議大夫廣州
路東莞縣尹[redacted]大夫惠州路府判延平廣東宣慰司
從事殊淵扞武緣縣博合衆趙輸歸參政幹公至江
西辟爲其省宣使商門未代女一人適談極孫男五人
虎孫純陽原陽貞陽[redacted]女一[redacted]嗚呼昔者孟
子沒歷戰國至于秦漢遺經僅存當時號稱能言之倫
已莫能盡知其說況習而降洼義漸衰而好簡者相尚

以淸虛詞章愈繁。而厭末者遂宗於寂滅。豪傑之士。有乎其間。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至於近代。作者勃興。而後六經羣聖人之書。本諸其身而可以措諸天下國家者。煥然復明於世。所謂罔極之恩乎。宋熄其炎。山林興學之儒。日以老死。言之而不詳。舉之而不遺。幾希矣。於乎。知學之有自而辨其微。因其所知。以極其所未至者哉。公以絕人之資。承家世之遺。自其親庭傳習。已極淵微。又得一世大儒以端其軌轍。其於前哲之所發明者。彙聚部分。鑿如金石。因言見志。慨然有千載之思焉。遭遇盛時。以經筵內監翰苑臺閣。歷事聖明。名聲殷于當世。間乃遂志於退休之餘。玩心於義理之微。以

終其身。而無間於死生之變。吾黨小子。蓋有不足以知之者矣。公於諸經之說。不專主一家。必博考精思。以求致用之道。謂易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完具。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嘗得江東謝仲直氏傳授之說。以先天八卦圓圖爲河圖。九數而九位爲洛書。而十數而五位者爲五位相得之圖。心推善之。或請著論以伸其說。則曰易道廣大。何所不該。誠得其自然之效。則無往不合也。然先儒有成言。姑當存之以俟知者。其不苟異如此。論學而節之。則可以行之者。惟禮與洪範經者嘗以爲先務。其經傳雖多殘闕。惟二

戴氏禮說。以文王武王變通之得於傳聞者。不可盡據以爲信。其餘則堯舜三王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大略具在。不可以淺近窺也。然欲因時制宜。使不失帝王之意。則非明智之士不足以及此。嘗欲上泝下沿。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觀會通者有考焉。以見用於朝邦克家。近代儒先君子之衆。自濂洛新安諸賢外。然立並出。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也。公以高情遠識尚友古人。皆能說其所存。以極其所至。而慨夫吾鄉之士知之者微矣。嘗欲取太原元公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其篇目雖具。而書未及成。臨川吳公嘗弱冠時。即以斯道自任。據經析理。窮深極微。莫之能尚也。

及乎壯歲。猶幡然以爲非是。知循入德之方。上達日新之妙。蓋有同遊之士所不及知。而公獨得聞之者矣。吳公沒。其書大行。讀者各以所見求之。往往失其本眞。公每爲推本吳公成己之要。以告人而後願學者得以致其意。嘗言先儒於致知之目。其考乎二氏者皆將有所辨正。非博聞之謂也。蓋嘗援其徒。抑其所以爲說。然後歎夫聖人之教不明。學者無所據依以爲下學上達之地。而欲切究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其於爲文。正之以理。成之以學。卽規矩準繩之閑以盡方圓平直之體。不因險以見奇也。因緣應以著之用。以近紆徐容之妙。不踰深以爲高也。剛錯稍竟

極淵奥時丑伝化。雖君無意於作爲。而體制自成音節自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比登禁林。遂擅天下。學者風動從之。由是國朝一代之文。藹然先王之遺烈矣。嘗題其稿曰。道園學古錄。門人類而輯之。爲應制稿十二卷在朝稿二十四卷歸田稿三十六卷。方外稿八卷。餘散逸者尚多。存其可得而編次者爲拾遺若干卷。嘗言古之君子有所不爲其所當爲者。未嘗苟也。故於字書音律星歷醫藥之說。皆留意不倦。篆隸得漢人筆意。行楷直抵晉唐。雖以書名家者咸推讓焉。以窮鄉晚進。無所關於當世之作。

後裔時腆孫道茂句讀　景衍　道學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七目錄

新安趙　汸子常著

吉士　天羽
後裔時腆介菴　男端　又呂重校刊
靖士　安侯

文

汪古逸先生行狀　黃楚望先生行狀
長樂縣程令君行狀　節婦吳氏統傳
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汪同傳
純孝子傳
錢庭芳母金安人墓附葬誌
倪仲弘先生改葬誌　處士汪君墓誌銘
芝山李君生墓誌銘　尚友齋序
居士程君可紹墓表

附錄

東山趙先生汸行狀　東山趙子常贊
東山先生像贊　贈別趙東山子常
管趙仗君　東山精舍記
縣令周侯政績記　春秋屬辭序
春秋集傳後序　春秋集傳後序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七目錄終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七

新安趙　汸子常著

後裔聘賜介港　吉士天羽

身端　又昌重校刊

鑄士安侯

文

行狀

汪古逸先生行狀

先生姓汪氏，諱炎昶，字懋遠，自號古逸民，學者稱爲古逸先生。曾祖冲，祖天儆，父季安，世居新安之婺源。新安汪氏繇唐越國公華始顯，大中間有諱道安者，自歙州兵馬使克婺源鎮都虞候，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某。柱國初自婺源鎮將徙三吳鎮，因家于上溪十里大畈，今大畈汪氏皆其後也。先生幼有奇志，然短於記誦，常以堅苦自勵，至忘食寢，遂於書無所不讀，鉤深探賾，洞極淵奧，雖素號博學者，茂能加也。其學淵源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於言意之表。取朱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采擇精[illegible]，發揮微旨，務有得於心，[illegible]之不汲汲於成書。[illegible]身修[illegible]，衣冠[illegible]儀，動靜語默進退之間，超然不隨流俗，巧利鄙詐之士聞其風而意消，見之者莫不悅然如有所失也。宋太學生孫公嵩，元京國以歸，隱海寧山中，杜門賦詠，假借陳[illegible]敘論，以寄其沒世無涯之悲。先生早從孫公遊，亦嘗爲詩，述志意當世。婺源有江君凱仲發者，[illegible]之終也。許公者，宋嘗進士，國亡歸隱婺源山中，制六[illegible]之以居，奇江君，歸以其女，故江君亦不求仕，而與先生遊。江氏所居號雪所，有澗泉竹木之勝，日與先生徜徉其間，共[illegible]飲酒，上下古今，抵掌劇談，以相娛樂，世或[illegible]之古者山澤列仙之儒，以爲非今之士也。然先生雖老矣，猶不廢講學。時海寧有陳靜翁先生，方家居著書，嘗請先生所註四書觀之。先生與陳公初不相識，即盡送其書。陳公所且告之曰：吾生無他技能，惟不護疾忌賢，見其所長，千萬不必致疑於直言也。時先生年近七十，猶求益不厭如此。陳公每誦其言，以勵發門之士。先生教人，必使循序而進，去華務實，勿徇虛名。於古文章得昔人用意深處，每指其律度繩削以示人，而成功輕作。其自爲文，奇而有法，詩微婉道勁，亦時出於悲壯激烈。云先生既喪父，事母孝，每先事周旋，常恐少失。母由一言，本之惟謹，家常不足於食，然自視無可爲者，教授之餘，長嘗有所計度，或反關不出，動十數年，然[illegible]必力致，又有代以本其親，雖老不息。太夫人年[illegible]九十，若不知其家之貧也。至正戊寅夏四月，先生寢疾，呼[illegible]子淮琛，使具飯食，少焉既設，整冠起坐，稍進飲，吸矣，乃翁謂淮琛曰：此生登不必贊矣，做之謂也。言訖反牖，正[illegible]數[illegible]安然而逝，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八

歲貢江氏。子男三，淙、琛、照乘，爲弟爵五後。崇金適卒。女
適詹英。孫男三，崧樹、其樹、芳樹。先生卒時皆幼。所注四
書集疏、春秋纂、詩文多散佚不存。淮琛嘗刻詩五卷于
家。同郡方公蔦里見先生所爲詩，輙歎曰：不意吾州復
有此人。已而鄒公善之與孫公右世契，宦江東，曰行部
休寧，弔孫公已捐館，因得先生所作賦一篇，及他文，曰：
此柳子厚之筆也。又有傳先生詩數十篇至江西者，蜀
郡虞公伯生見而歎曰：此豪傑之士也。山林中乃有名
作若是者乎。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新安自朱子後，儒學
之盛稱天下，號東南鄒魯。朱以老儒猶數十人，其學一
以朱子爲宗。其論議風旨，皆足以師表後來。其文采詞

華，皆足以焜煌一世。國初汸祖長卿、承令尾源，自許公
而次如胡公擀鼎、吳公遯翁者，無不得而友之。而滕公
山臞、方爲辛齋，故家承平時，所藏諸公文翰最多。汸嘗
撫卷慨然，以生晚不見前輩爲恨。及從先生遊，然後知
先進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己，流風餘韻，莫不
皆有所自云。先生之沒，從孫敞與淮琛來請汸宜狀先
生行。汸訂曰：嘗閱錄賢者，必詳其所終。今宦炎之事，猶
未有期也。幸而克襄，其何敢辭。後十有九年，敞始克買
地於同里黃荆山高路之原，奉先生柩窆焉。而以書來
告其事，則淮琛之死已踰一年矣。嗚呼，以汸之不肖，其
能知先生所蘊而稱述之耶。若先生卓然上友千古，則
有不待學者之言。而有不以者矣。姑錄其梗概如此。後
有君子，尚克表章之。

黃楚望先生行狀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
州內江縣，曰舒。僖宗幸蜀，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爲資
州人。師明長子知標，知丹山縣事。知權長子延節，宋初
以德行道藝聞，拜宣德郎，通判渠州，討寇有功，召入，面
奏當世利害剴切，太祖大悅，除大理寺評事，兼監察御
史。以子德潤、德全官稍顯，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季曰德
乘，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捨、揆同年登進士
第，蜀人榮之，爲賦詩稱美其事。考某字儀可，以孝友聞，

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
江，而貧日甚矣。先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
即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
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
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既以
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
以爲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
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
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
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錄公猶有尊賢敬學者，
屢以書以山長之檄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濂溪之東湖

考滿卽歸閉門授徒以爲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辨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六經絕學自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先生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二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致政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窻不蔽風

雨先生敬恭奉持菽水驩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饑家人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者之稱謂先生一青儒爾月廩太豐削其三之二時先生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饑寒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黙黙不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拊誠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溫飽雖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爲戚蓋自昔所聞儒學之士貧賤窮之以終其身未有若斯甚者而先生晏然曾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卓絕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

卒於至正六年丙戌■月■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儀甫廉歸相檢九江學者益少先生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雖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娶朱氏子男二聖子幼者早夭女二劉奔貞徐可久其婿也孫男二女一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閑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

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賦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典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達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爲天開其愚神啓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旨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以爲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

象也立象以盡意得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
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拘攝
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弼嗣忘象之說興至
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
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辨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
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
而爲象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誠
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纂緝於王氏
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
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
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

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否孔子無由獨
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
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
於異而自異作辨同論皆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
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說卦有
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蓍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
各詣其極三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
事實爲先以通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
向上之工而其脉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爲
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
月之說是史法與理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

以爲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合史以論事不離傳以
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
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
家自爲書而春秋遂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例
本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
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凡如
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
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
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
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
有權易雖爲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違於經

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
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
之書卽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
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
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亾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
而象義隱微遂爲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
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
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
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
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
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

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懼夫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藁示人也。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爲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爲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

之制也。計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爲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屬多寡之目。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先儒。當其祭祀之法。則兼載記而考之。作二禮祭祀述畧。禮經復古正言。其辨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並崑崙神州爲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爲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所謂

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所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祇并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以後。則惟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湮闕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於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

以圜丘爲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首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有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爲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謂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

氏知樂九變之祭爲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爲禘小於祫
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
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圜二丘而祀南郊。歷
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爲古
今不決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
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君子以爲聖
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
五天之精。感而爲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
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爲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蓍策
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其辨胡仁仲以社爲祭地曰
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

子諸侯率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
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
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厭之也。旱乾水溢
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
厭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
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
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
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
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
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卽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
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

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
又有分衆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於方澤矣。而
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
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
望。皆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祀水土之
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
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度
事所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
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大抵先生
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疎。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
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圜

轉之天。總南北極赤黃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下
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蒼蒼在上
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
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
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
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
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岳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
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
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辨趙伯循王者禘其
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
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上昔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於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禘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祀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

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皆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至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其稱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以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治天下，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自壯辭剛推之，則

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論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禘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辭剛，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祀之祀。成王樹的感意若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於魯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僭亦有禘。蓋文公有勳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

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辟則以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於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為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稷帝而一牢，雖僭而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為成王賜者，本明堂位所言，以為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秋，釋鄭周廟，亦有可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多如此。其所論

詩之失以爲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二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出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太史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是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

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淸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旣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晉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先生經學自得之說爲多以其書不傳故掇其關於體要者著之當是時唯臨川吳文正公辨學

正誼羅通諸經最爲知先生者後吳公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薦敘九江濂溪書院初見先生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補注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爲序以歸之其略曰楚望貧而力學讀易春秋周官禮記爲之辨釋補注弘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譴審灼有眞見先儒舊說可信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廢說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晩年見此學不爲之大快乎予

歎美之不足因以驗于學者蓋必於諸經沉潛反覆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然先生雅自愼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公泂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濂溪書院會郡公縉紳之士躬定師弟子禮假館廬山受一經之學又將繹繹先生家爲子孫計先生謝曰以君之才斂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六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學士爲之歎息而去或謂先生幸經道已明於已而又罔於人如此豈無不傳之懼乎先生曰聖經

興廢上關天運乎以爲區區人力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君了觀請刊補注藏先生家先生猶愼重之非其人不傳也蔿經冦亂故宅爲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先生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於闕塞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贊易刪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將以爲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泯絕於斯時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橫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囊括羣經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傳古窮經斯亦勤

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爲定論至宋淸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注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曰覦矣及子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遂定于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備其蘊微其義辯使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議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矣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有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

也嗚呼其遂不傳也歟汸始拜先生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爲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汸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一二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汸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

若喪父而無兄則朞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嘗以質于先生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愼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由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悉如此豈易所謂象外之錄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

矣謹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槪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爲已任者尚克表章之至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朔學生新安趙汸謹狀

長樂縣程令君行狀

令君諱願學字希聖別字飾卿徽之休寧人其先自晉新安太守元譚以治郡有績錫璽詔賜田宅于郡因留家焉十三傳而至忠壯公父子以節義顯於梁陳廟食其鄉子孫碁布天下而休寧之族尤蕃衍多聞人君上距忠壯公二十有六世十一世祖南唐檢校中丞濮始占居邑南汊川曾祖大明祖自得父廷午字信叔再領鄉薦一爲魁不第即棄去累于業弗爲家居教授所學

日益精詣族父勿齋先生雅敬之每過公所談論輒竟日數郡交薦版授紫陽書院山長著中庸義說數萬言益暢朱子之旨以爲教學者多所發焉秩滿授嘉興路海鹽州文學命下而卒追贈承事郎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母吳氏追封宜人子二人令君其嫡長也少卓犖有奇志傾交游重然諾以行義自砥礪甫冠游京師鉅公名士莫不傾倒咨嗟明與其友出郭外道過大第友入謁諉令君少俟比出已暮令君猶儼立不去爾人趙公炘職秘府聞而竊之即造令君與語大悅即日挈行李過其館授徒焉居無何有旨修職方氏書趙公薦令君入書局書成同僚俱被優用令君獨後久之乃擢

從事兵部部從事數十人惟令君爲南士毅然特立儕列不敢慢嘗奉旨將段帛勞諸侯王之戍和林者正事歷往來嶺北不以艱遠辭也秩滿調鎮江路司獄且兼出入阡陌察其寒饑疾疢者而時其衣食嘗歎曰彼因罪人然或以非罪死則豈天討之謂哉比滿幾無以爲歸適有詔下府君乃以令君宣詔諸邑時使者所至郡邑皆歛諸民以爲之贐府君夙敬令君欲以是爲歸計也比至屬縣卒事吏以常例致贐令君呵曰我以賫詔來而取民財以去乎督其還諸民而後行比至他邑亦如之遷湖洲武康縣主簿明法令申約束革其弊政豪右武斷者媢之相率重賂大府俾令君以他役入

京比還則以憂去職矣服除轉循州長樂縣尹循介閩廣之交遠官者黴夷其民弛法廢度肆其貪虐依托官府剝下歸上者縣率數百人而長樂以僻遠尤甚居民逃瀕海困征歛率逃竄他郡其尤桀黠者負險隘操鋤梃以自衛間有出身奉上不避徭者賊猾利其貲產中以他禍足迹城市而家破矣君始至則盡得其姦黨巢穴發以他事悉斷遣還其鄉里整飭案牘申明德意植貧弱覈徭賦分遣耆老入其鄉申諭朝廷治意民信其所爲流亡之衆來歸者不可勝紀縣治所寓生聚日蕃漸可比內郡都邑乃建先聖廟于治之西南勝地擇其士之有學者爲之師山谷之民大冠長裾來游來息彬

彬然見先代之遺風焉時上司人往來屬邑輒托散土宜以鈞重賄邑則掊諸民以賄之君獨却不納而自割俸薄賄之人知君風裁不敢受而遂不復來矣如往他邑則閭道不敢令君知之邑有賴某妄訴黃某劫掠財物事連數十人黃被訟不知所爲舉族逃匿已五載矣州移檄下索罪人甚急黃聞令君至卽詣公庭自歸君呵曰汝盜也而逃耶黃泣訴曰某與賴爭攔堨耳非盜也不逃卽舉家虀粉矣今聞邑有賢君願得自明君曰汝竄者甚衆今一人來安能明乃與刻日令盡領同竄者至黃諾而去上司以君掫縱强盜問罪黃所領先期至郭夕聞之皆散走黃獨嘆曰我寧死不忍累程縣尹

也乃受逮州嘗以他名色歛民財憤君不受命欲因此中傷之令黃誣君前嘗受賕黃曰某陷非罪不能自明寧忍賊陷忠良耶考掠備極酷毒至死終無一語涉君州猶訊連坐十餘人會部使者儋候行郡直其枉君乃免民有死非命者其妻訴不願理君呵曰此卽殺人賊也一訊卽服事連富人請以萬緡賂君君不納富人懼重賂大吏移鞫他縣冀得行已志且以成君罪君仰天歎曰使殺人者皆可以財免罪則有財者皆可殺人耳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他縣果聞如富人意吏抱成案辦署忽大雷雨甚驟樹折瓦墜官吏震駭失文書所在竟竄不敢復問羅江五峽諸猺時出掠邊境大府發兵捕

治民益不敢過逞介誘諭令納鈇折弓刀卽以獲寇反命褒飭視官府如無爲暴益甚民甚苦之會有搴猺入鄰境刼財物殺人盜道郡邑吏不敢問反致羊酒囑使他去益果入長樂境君自領卒要之於道縛其渠魁七人餘悉散走邑簿尉懼變盡室宿舟中視緩急爲去留君不爲動曰寇來吾自當之集吏民授以方畧使各分守隘要益遣卒捕逐其餘猺大懼終君任不敢涉足長樂境邑素多火災民言城隍神衣朱所致請易之君曰火災由民不謹爾乃下令浚溝池脩火具廬舍苫蓋者易以瓦在職五載火不復作民以爲神相之矣長樂去家數千里僅以一僮自隨五六年間介然如一日也秩

滿歸舟行至盧陵之十八灘以疾卒時子植在侍遂斂以時服元統乙亥年六月十七日也君生於至元丙子五月四日壽六十歲植奉君柩歸葬于里之深坑源後十年甲申君之執別駕王公伯顏察兒來官于徽訪得君之子滿通家之好比滿調選于京求得君歷仕政績于吏部朝命以承直郎眞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實至正八年六月也令君氣稟剛明貌挺特而操行淸苦且承故家令德凡所交皆國初老成鉅公其所薰陶以成就者爲有自來故歷官中外忠而不詭勤而不擾廉以自持誠以接物又明練法律以輔之是以遇事有立不以禍害變其所守而宰物者亦赫然臨而鑒之非其

操心行事不愧不作者能如是乎君沒後容竊游江西
虞公伯生之門者公聞令君已沒歎曰斯人有用之
才若在今日急緩可仗惜其年未甚遠位不足以展布
其才耳其爲當世名流所知類如此夫人滕氏贈宜人
令君無子弟幼學早卒子男女四人君撫之如己子植
其季也遂爲君後孫男二性上經孫女三人汸雖不獲
識令君而締交於植且聞君家世及君持身涖官之實
爲詳切謂於古循吏無愧也故爲述其梗槪俾上之太
史氏以圖不朽焉至正十四年夏五月望日里生趙汸
謹狀

節婦吳氏傳

王綱妻吳姚者與綱皆和陽含山人也年十五歸綱時
淮西已亂居二年兵至含山姚從舅姑匿梅山深谷中
兵猝至家人駭散姚爲一賊逐得道使出山行遇綱叔
克昭及弟維姚問曰父與母安在克昭曰不知也復問
綱安在曰亦不知也姚曰旣父母與吾夫皆不知所在
我將安歸遂投道傍之水中賊以矛接之不及乃刺殺
之踰一月克昭始得與家人相見具道姚死時事如此
綱竟不知所終綱父克仁字子安憫其婦之死於難也
每爲人道其事金華儒者多爲文辭稱美之且目曰吳
貞媛云新安趙汸曰自喪亂以來婦人女子能執節不
撓者往往蹈白刃而無悔其不幸倉卒不獲死地者可
勝言哉王氏婦旣甚弱遇强暴能得其死亦可謂賢矣
故爲述其事以遺子安且以慰綱云

贈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汪公傳

左丞姓汪氏名同字仲玉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
德潤以子不育故禱于雷壇是夕夢神降雷作烲而同
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業儒同獨不肯事筆墨跅弛不
檢束傍大人葉氏怒其不成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
與人異與羣牧戲爲分隊立長教以坐作進退法曰吾
爲將帥則於某處立營於某處豎旗皷羣牧悉聽命見
者異之十五渡淮北行買馬交游諸軍校習騎射所有
貲貨盡棄不能歸過廬江縣鶯鶯橋間遇貧道者與

伏道者曰吾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名傳
天下官二品惟保令終語訖出門卽不見及歸所假稱
貸不能償父怒同曰兒爲償之吾力耕以養父母不累
于兄兄敝儒者也信其言且曰勿語父母發償益其數
計錢二千四百二十緡終亦不事耕耨至正壬辰兵起
蘄黃號紅巾破江饒閏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張
士謙力禦不克被擒死江州鄉里遭焚掠逃竄乃推同
爲首依山谷保聚捍禦之同分署部衆後乘五嶺前倚
溪谷寇不敢犯兄敝走官軍所陳策以決進取乎帛三
日八郡曰得子兄弟無憂矣癸巳三月二日八兇軍自
嚴復徽以元帥韓邦彥鎭撫哈迷軍復湖州廣德以會

于徽。三月同率衆破賊柵。馘渠首。開五嶺道路。歙減繞門。於是徽古鐵甲軍由旧嶺進。元帥劉脫因領由亭子嶺進。同先領兵直趨州城。四月一日。復婺源州治。開平章遣使賚白金五色段新楮二萬參賞之。署義兵千戶。率義兵協輔官軍由浮梁界迎合邦彥哈迷軍馬徂饒郡。四月十六日。率先官兵由淮鎮迎會浮梁。二十二日。寇兵大至。邦彥分隊逐敵。大破之。積尸滿野。二戰乘勝前趨。五月一日。復饒州。捷聞。平章遣使賚勞。同爲餘干州同知。歙爲浮梁州同知。歙即辭歸。邦彥苦留之。對曰。歙本田家。不閑軍旅。遭寇恭專。忠憤激切。以至此。仰叨戰勝之威。饒既平定。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上養親下

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望。第同爲國。吾當爲家耳。秋寇再至。時歲旱饑甚。故饒之民競趨賊。同從邦彥軍。七月至十二月。大小八十餘戰。每先鋒破敵。往往運鐵簡冒矢石。出入賊中。或出其後。衆皆披靡。無能當者。由是同之勇銳舒戰。無不稱服。左丞老老至饒。首嘉勞之。三月八日。同戰功多。亦數危殆。宜稍優之。甲午正月。委鎮圓潭八硎橋驛。饑饉之餘。盜由沒掠人以食。八硎橋驛道百餘里無人烟。使人行商不敢過。同設法招諭撐害人者。殪其一二以警。由是驛道無虞。七月。調守浮梁。賊至輒敗去。先是萬戶汪保移鎮西營。賊無所忌。不忌同至戰敗。自相謂曰。不料汪老子又來。同夜率壯士突伐

營。入之。汪保憤已無功。乃曰吾守西營。同知自往守景德鎮。汪保居西營。未逾月。賊破西營。擒之。帥擬浮梁同往復之。請官鎮禦。且辭病歸。使者踵至。同曰。吾恃軍守饒。身經百戰。不敢使朝廷官爵。但士卒饑疲多亡潰。吾亦病弗能堪矣。時福童元帥鎮徽。知同還家。舉爲府判。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鎮祁門。元帥馬國寶信左右謗語。同謝病還休寧。七月。宣州陷。江東憲使周伯琦。俾脫賊庭。來駐徽禮。請同會元帥楊英軍。復宣。進遇苗軍帥楊完者。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還婺源。饒自平章三旦入去後。朝廷以脫脫阿魯灰並爲元帥。分統三旦入軍。過賊勦捕。搶攻恩寧普軍鎮州城。鎮撫恰進。素以戰

功。不受約束。由是軍不統一。賊得乘隙而進。官軍潰。恩寧普軍還駐婺源。以東吊玄總起。同知婺源州事。賊已至境內。諸軍無鬪志。十二月。同與賊戰于橫槎嶺坑。還謂諸帥曰。軍士宜并力爲國除賊。婺源不守又退往何地。人無應者。明日。賊至城西。同方給諸軍糧。未甲。仰上馬出北門溪捞。遇賊與鬪。道狹劍戟弓矢。皆莫能施。賊乘高下矢石。同稍卻。馬失足墜荷池。同躍出。拔劍鬪。且卻。賊還視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日也。因步追及恩寧普軍于開化之翁溪。身被數創。恩寧普弟傅普張劉脫因解衣衣之。界所乘馬。揚於衆曰。汪知州驍勇才略諸將孰能及之。同駐開化之馬金嶺。兵守險阨。休寧倉

㨾集民兵據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不能勝以其從兄士英侄卿來告急同曰我軍士未集之器械不可往士英强之曰㨾於公爲懿親以公故據險抗賊以待公一往兵氣自倍不往則鄉里之人且夕蒞粉矣同不得已出白齊嶺應之丙申正月十三日也軍士粗之㨾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衆我軍士未集糧器械皆無趙不成功徒禍鄉里此行不過爲聲援耳十五日同退駐馬金賊衆大至㨾走士英與戰賊追獲殺之其子茂越從同爲先鋒長參政恩寧晢以休寧縣尹起叙招諭休寧婺源人人響應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隊伍令汪德賢汪圭爲左右翼器械稍備與觀國與止營叢

宗茂汪周來從者衆而觀國嫉妒爲播弄提携叙心恐其姦貪邪媚不與同事四月十七日兵渡馬金嶺至芊樣嶺賊來戰敗之至鳳林又敗之高枧渡又敗之二十三日復休寧五月二日復徽州會深渡官兵進駐徽城升府治中實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日復祁門同每先鋒破賊軍士乘銳氣所向無前縣萬戶朱文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遠近感悅叙方奉二親開化恩塢曾遣使要叙至委集餘兵督守諸險阨以爲同聲援其父謂叙曰婺源乃祖宗墳墓所在汝爾意況汝第在有持忠心者甚少叙於是招諭婺源遺同載刻日會兵中

平五月十九日同軍渡五嶺二十日復婺源會合元帥余粘等軍駐守二十五日還駐軍休寧升浙東道僉都元帥叙駐中平結集民兵以衛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賊復來婺源守兵潰一十六日叙領兵與賊遇輒勝進復婺源升攝婺源知州分兵設策守饒境賊不敢過會元帥朶粘帖木兒萬戶王敬田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治於河西寶坑口樹柵自固縱軍四出殺掠不已八月叙見諸軍無法自領兵破汪可梅田砦九月同領卓二萬餘衆破西坑克田鳳游山諸賊砦直抵浮梁連與賊戰皆捷將乘勝復饒城因朶粘二帥忌其成功要絕餉饋乃還軍欲與戰叙力止而和解之遂還休寧元帥

劉玖來鎮徽貪暴爲甚同往浮梁與觀國以帥府都事權府不以禮待玖又御私專殺以造釁端人以忠言告者皆爲觀國所抑遏叙嘗言趙汸學識高遠可爲師表事宜咨而後行汪幼鳳正直可爲輔至是汸極以書言繼又面論其故并幼鳳皆爲觀國所短毀不聽用玖先以小忿收其梟將汪圭曹馬汪德賢殺之將以計取同同乎殺其騎兵五人奪其馬擒其一人而語之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俱爲國家除强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遂意即以計殺害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敢避勿爲此盜賊見識玖知同不俱其計曰吾不可留也還軍駐巖趙小九元帥以私憤與玖戰

攻敗走，獨宋臨司殺之。十二月，使者至，升同爲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浙東同知副都元帥，郡帥八爾思請同俱守徽。同至郡，即議修城壘，且曰，近有强敵，退無所歸，宜完城爲固守計。有司皆憚其煩勞。八爾思懦而無斷，同曰，决在元帥。元帥世守此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爲嚴陵客也。八爾思應曰，汪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計，豈可以酒廢議。元帥如不欲修城，則元帥精兵皆在祁門，宜令還駐郡，同以所領休寧兵進守祁門。庶亦兩便。八爾思曰，甚善。同還休寧，八爾思又聽左右言，以祁門軍不可移而止。同曰，是豈可與同事。丁酉二月，鎭南王專使致書嘉勞。江浙省平章慶同三旦八

書問不絕。五月，丞相達識帖木兒以天予所賚酒賜同。七月，鄧院判由宣來取徽，邀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帖木兒不花由婺源攻其後。敵方以母憂家居，吳觀國潛逃遂安，李克魯本以進士爲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余善往。克魯果於黃墩候之，曰，吾謂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須面可言耳。宗茂還言克魯候于黃墩，元帥勿惜一行也。至黃墩，從者曰，前途具備候元帥。數步即是，過黃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請元帥相見。同抽劍欲自刎。克魯走抱止之曰，天下豪傑自有人，元帥平日以意

氣相許與，親見，然後知之。即馳馬偕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平婺源寅坑口營柵，還居郡城。戊戌從鄧取嚴，還送妻孥往金陵居，而已以院判領婺源築城治兵。始戊戌十二月，歲己亥冬告完，爲四門，門各重譙樓屋城上，環樹楊柳，官舍倉廩一新。於是饒之德興浮梁皆來附，儲貯并歸，軍集食足，分兵教戰，名譽甚隆。初，吳觀國逃遂安，依長槍邢同僉。邢自歸于婺州，觀國叛邢，以歸繇同族父周以請，同欣然招之。敵聞，與同書曰，觀國當危難則逃，事有緒則來，豈可再令辦成業乎。同得書笑曰，學人致我。觀國再至，日言事，覬厥成。又竊

建以省參政致同。江浙以樞密同僉徐同。庚子六月，同領軍征饒，駐太陽渡，覓單騎潛往浙，丞相達識帖木兒奏爲樞密同僉，且曰，虛此以待君有日矣。張太尉又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潛追致丞相達識帖木兒諸大臣於苑，乃往淮安，與史右丞見，氣義殊洽，與議中原事。曰，李參軍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乃行見李公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英傑，爲天子掃清寰宇，建萬世不拔之業。李公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下江南，當自姑蘇始。君遠來，必朝見王上，將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朝京，拜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褒諭曰，江南忠義之士，還江南見李公，公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旦夕當聲罪致討，君與史君

宜協力爲同曰識璟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而李爲賊降將田豐所害史曰不圖及此志不獲施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則不假我誠可待中原事定許爲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途嘆曰吾寧往姑蘇爲保妻子計張得其所遺金陵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屬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樂姑待將可也未必便害我輩況四平章我昔嘗救解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于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即拘同問曰我待汝極厚何

負於汝而反我邪同曰我之來以汝爲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邪四平章力嘗救之且具酒饌爲別同曰爲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爲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刑顏色不少變方去高郵而朝廷以爲榮祿大夫淮南省平章命下而同死矣傷哉其子璟隨母留金陵歲癸卯八月宋先生升爲取之還鄉里

論曰昔關羽爲曹操刺殺顏良於萬衆中以報德而卒往從昭烈者義氣之所存也昭烈爲漢室之胄雄才大略足以有爲羽之不違昭烈義也卒死於戰謀不勝勇故也同出保鄉井亦戮於國義雖昭著心之終始不變其初其勇而義與羽畧類爲天理民彜不可泯於人心固如此視苟乎富貴者爲何如哉

鮑孝子傳

鮑孝子諱元鳳字叔和世家歙之棠樾爲領宗曾大父諱壽雲故儒者宋季試漕闈補特奏官不仕而庇其鄉大父諱珪父諱同皆雄于貲叔和生有至性於家庭極相睦元正壬辰二月紅巾賊起蘄黃破江饒四月踰婺源附郡城于時老弱狼狽奔竄叔和母吳氏年及耄矣兄弟與儀謀避兵叔和泣曰妻子固宜生全然母一而已脫有不虞爲子者寧獨生遂奉母氏挈家黙居劉村青山且鞠瘁力爲奉養而賊將項奴兒縱兵四掠人人

股慄莫克自保叔和語其妻子曰勢旣急矣若等各保若生假天祚吾家骨肉圖再聚也遂竄于天藏星裹糧躬先負母遠行深入岩穴間履絕梯攀艱苦備至澗由間行蹤詢妻子薄暮偶會恍若神爲之導者母氏驚且喜曰吾兒捨妻子脫我于難天實知之獨惜盧舍已燬將奈之何叔和跪以請曰願高年眠食無恙雖亂離奚足慮也後兵寢還鄉葺理舊廬髣髴爲樂復如初閭門嘖嘖稱其孝叔和從子伯原山長余老友也每爲余細其事俾次第爲之傳云

東山趙汸曰昔江次翁負母避亂于下邳人稱其孝鄧伯道棄其子以存弟之子人尤義之余觀鮑叔和事其

與次翁相類。至其權于重輕。臨難亟保其母。而卒全其妻子。此則伯道之所難者。總之。有傳叔子。鄧二先生。並以孝義書于宋史。叔和克濟其美者耶。嗚呼。民俗既降。德色誶語。于其親者不尠也。觀風于鄉。非者孰表倖叔和以爲勸哉。

戴庭芳母金安人墓附葬誌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戴君庭芳葬其母安人金氏。以子琥尚文妻孺人金氏附。安人兄子之子也。地在戴氏居里南山山鄉畈宕之原。壬山同坎巽之間。以疏號。距安人殁七年。孺人殁十月。初安人喪夫踰月而生君。卒喪。提孤子號泣歸其父母。既而憐安人無依。親爲

鞠君於家。君既長。還故居。自傷生不見父。常哀戚。無聲笑容。與人言及其親。輒泣下。安人卒。君服喪營葬。將有以自致者。江南地多砂礫水泉。藏善壞尤拘方位時日。君三世單傳。思得久大之兆。而里巫客師。人人異言。葬是以緩。紅巾之亂。君先事挈家逃難。建德城中。喪其子婦。事平。以喪歸。尚文念妻有淑質。男女輒不育。又不幸死外郡。別葬他隴。在遠。或忘。請於君。是以附葬。君之歸自建德也。居室既燬於盜。服用百物無在者。君一不暇省。日惟卜葬是務。常與琥意行先人墓北。陰端陽倪。邪嘶呈露。如挈領振裘。側覆出物。蓋有得於山川中合之妙焉。而風水家求覩者。莫不嘗發棠。脫口稱善。無復以

偏辭橫議。君是以克終大事。卒如其志云。戴故休寧望族。入國朝猶稱大家。方與未艾。吉士殆天授。尚文爲明經選士。閔賢娘早亾無嗣。請從祖姑其處心厚。防患遠亦宜。惟君孺慕終身。上不敝於天。下不沫於人。其未葬也。如有負而不酬。其既葬也。如有釋而獲免。世之荒忽假藏。與貪戾屢遷。或數世不葬者。聞君之風。庶幾少愧而古者地域有利。葬不踰時。未葬衰麻不除。自帝王中國之制哉。君世系見故翰林直學士貢公所爲君考南山處士墓誌。尚文今由鄉舉爲句容校官。金氏宋迪功郎嚴州司戶參軍脩和。曰成忠郎武岡軍新寧縣主簿璜。曰國子生應鳳。安人曾祖祖考也。曰皇贈武畧將軍

江浙行省副都鎭撫南庚。曰平江十字路萬戶府鎭撫晨祖。孺人之祖父也。前事尚文從外舅金侯過余山居。言祖母葬未得地。重爲家君憂。包辭甚戚。汸曰。君家流澤深遠。艸不求吉地。將自得。事畢。君復余曰。子言其然惟子婦葬附祖姑。恐後來莫考。願有述也。故爲之誌。

倪仲弘先生改葬誌

新安有賢行君子曰倪仲弘先生。以其學教授于鄉。二十有三年。既沒而家貧。不能葬。逾四年。乃克反葬於休寧故里赤丘之原。地下濕。欲更諸爽塏。力未能也。鄉人思先生之德。久而不忘。門人汪志道。其弟存心。相與謀曰。先生設教吾邑。遂爵家焉。蓋所謂沒而可祭於社者

吾里西北黃坑有善地，請改葬先生於此，以慰邑人之
思可乎。其孤闕之，謙不敢當。又二年，爲至正十四年冬
十有二月，邑令永嘉周侯希遊赴官饒州，道過汪氏之
居，聞其言而嘆美之曰：吾於此得以知先生之賢，且以
弟子之地，而葬其師義無不可者。即日命志道存心，以
已急爲書授先生家，又命諸孤急詣日營葬而後去。於
是遂以今年乙未正月癸酉改葬先生於縣南黃坑余
思塢之原，從縣人之志也。先生守身制行，不爲名高，而
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
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鄉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凡卑汚
苟賤之事，不接於身，利害得失，揣摩計較之辭，不挂於

口。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見疾
言遽色，是故縣人信其言而尊其行，既沒而復思之。倪
氏世家休寧，至先生而益貧，無以爲生，居常授徒以養
親。縣人江君泰初聞其賢而敬禮之，築室下阜里中，請先
生奉二親來居，躬率子弟與邑人同學焉。志道存心，皆
其子也。先生諱士毅，仲弘其字也。曾祖機，祖文虎，考艮
翁，皆以文學教授。其師曰陳壽翁先生，亦休寧人。所著
書曰四書集釋，閩坊賈其初藁刻之，嘗別爲纂釋之例
甚精，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其卒以
戊子歲四月九日，得年四十有六。娶吳氏，子男四人：尚
綱、尚德、尚義、尚臘、尚絅，後汪氏尚義爲從父士安子。女

嫁徐宗顯，孫男鈞，女幼。始先生居父喪，未終而感疾不
起。又三年，而太夫人與吳氏相繼卒，故縣人尤哀之。葬
之日，凡爲先生之賓友與門人弟子皆切感。縣人之知
義，周侯之樂善，而先生身教之道益彰矣。既葬，乃謀買
石刻文墓次，以汸自幼爲先生所知，又號爲能知先生
者，則授筆焉。汸聞戰國秦漢以來，大道既隱，而忠信孝
友惇厚之士，未嘗無也。聖學復明於近代，士始以知道
爲宗，久之又失其傳，而學者益以空言自敝。由是高節
卓行，鮮復見稱於時，則民偽滋而世變極矣。若吾倪仲
弘者，何可得哉。故因誌改葬，畧見其爲人如此，使君子
有所攷焉。

處士江君墓誌銘
新安鳳亭汪氏，祖饒州刺史思，饒州當唐末，以上書言
事，見知吳相徐溫，爲其府局以顯，子孫多上他邑，然積
善弗耀，克世其家，莫盛於鳳亭。歷五代宋，十有七傳而
逮于亂，鳳亭西南接饒境，寇掠狎至，汪氏聚族而謀伍
其子弟，聯絡柵遂自保，益相戒不敢犯者數年。事既平，
顧旁近大家，殲夷頗衆，而鳳亭之族獨完，於是族之長
明初謂其子曰：吾族居當四達之衝，丁斯阨會而卒能
全活老稚，不隕其世者，豈區區人力所致哉。慨思前人
深積厚累，以賴我吾子孫者，靡不至矣，焉可忘也。然嘗
高而上家譜可以概見諸祖父墓碣在焉。惟我先君勤

勞足以濟多艱，任恤足以周急難，立義之規，至於今不廢。而墓門之刻闕焉，其何以示子孫於無窮乎。汝其圖之。予匯退而述狀來請銘，予感汪氏事，可勸爲善者，故不終辭。序曰：君諱天祐，字祐翁，五世祖邦光，宋太學內舍生，嘗伏闕上書，論與金人和好非是，不報，然用此見知張魏公，因出入其門，退如建安，問學於朱子，以孝悌忠信教授其鄉，高祖安節，早游四方，有奇志，慶元初趙丞相南遷，遂不復仕，曾祖龔，有學行，特取先代忠孝義烈事，約爲千文，以教子弟初入小學者，祖應龍，父可貴，皆以長者稱，母齊氏，有賢德，君生乙亥，大軍渡江之歲也，生一月，兵猝至，鄉人皆竄匿以逃，或揚言曰：貴亦

子者，不可以俱，齊夫人曰：汝等宜速行，吾與吾兒同死耳。行抱兒獨後，未數里，兵來急，倉卒匿道旁土穴中，兒熟寐，兩日夜無啼聲，兵退乃出，而前行者皆被掠，人莫不異之。三歲知讀書，四歲屹然有成人志，嘗與羣兒戲池上，兩兒[illegible]水中，君視旁有長水竹，即持投池中，二兒援竹得不死，其機警不羣，幼已如此。內附初，綱發劇繁，巨室皆重困，君甫十歲，即出應里役，長益練達，有能聲，公無闕事，而世業不墜，鄉里尤賴之。嘗有邑吏受賕者，知君與吏有隙，指爲證，君曰：訟庭者，公論所在也，以私滅公，人謂我何。卒白吏無罪，邑人偉之，盜發先世墓，君訴於有司，必獲賊乃已，凡費皆已出，一錢不以煩族人。庚午辛未歲連大祲，皆出粟以濟饑者，不足則爲日劑，貸諸窮家以繼之，但其不能受粟者，烹粥哺之，所活以萬計，素善事親，父年登八十，君鑿池築室其上，曰奉老人，從賓客奉酒稱壽爲樂，以適其意，君頎貌美髯，倜儻重然諾，慕義輕財，而事親能養，里人高之，爲扁其堂曰餘慶，又以其不求仕，而有及物之仁，號君春鄉處士，一時儒先生若程君登庸、吳公存、宗人汪君澤民、同里程君文，皆爲詩文以嘆美之。以丁丑十二月十有五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三，配方氏，先君卒，子男二，明初也，女二，皆擇配婿上，孫男三，匯爲長，次帥，次勇，後九年丙戌十一月某日，始克奉君與夫人之柩，合葬於鳳嶺之源，始

君以能奮闘，至明初所以發其父母者，一如君志，吾觀汪氏世有隱德，而不食其報，至君所樹立者，又如此，宜乎其宗之遭變而能存也。匯生一歲而失母，君撫之尤篤，晝則坐諸膝，口授詩書古文，夜引手腹上，習字畫，故其述君事，不虛美，無伐善，曰以報吾大父之恩也，嗚呼，其亦有感於君立心之厚也夫。銘曰：世孰爲善，孰不爲善，維天既定，吉凶乃見，鳳嶺之宗，遭亂益昌，曰匯我能，昔人之光，嗟處士君，將其世美，我銘其封，以詒孫子。

芝山老人李君生壙誌銘

番士之老人李君圭卿，謂休陽趙汸曰：吾今年八十有一矣，妻亡而長子與親戚故人，逃難阻絕，子孫存者幼

不勝哀。乃親卜宅於風雨山多蛇衝先塋之側。以依於
藏。既又請於官。願舍所居宅為道院。身奉老子祠其中
以俟沒餘齒。郡府為上其事集賢院。聞獨念早歲由吏
入官。錄思服勤奉職。以報國家。而所至輒破訟。其在維
揚。竟罷兩官以歸。於是遂不復仕。而歲月所積思數所
罷。與夫休致幹典。亦皆恥於自列矣。今茲又以老病遜
世。吾懼夫無以詔吾子孫於後日也。請以文累子。趙門
有石。吾將觀視其刻焉。言畢。則盡出歷官行事本末。與
一時賢人君子贈言。汸受而讀之。誠有可徵者。蓋於是
切有感焉。乃不復固辭。而以復於君曰。君以高年。丁旣
倉。苟得怡神老子法中。雖行其意可也。此事無可論者

君由御史臺典吏。為中書省斷事官史。都水監史。皆以
刀筆佐人。功歸所事。雖有善。不復書。由大都路倉官選
補大都路供億府知事。半歲以疾去。皆天下劇職。所尹
大縣。平賦均役。戢盜鋤姦。具著勞績。而決獄尤號精審
雖有所不及在君者。皆為能事。蓋有不可勝書者。獨君官
所至。輒與人訟。而人或未知致訟之由。請比而書之。不
惟君之為人。得以顯白。而志存當世之士。亦於是乎有
所考觀矣。京倉出納浩穰。吏常以腐壞損折為姦。收
以大斛。小量出。囚積其羸。以謝監臨諸司。及吏卒之冒
行者。其得善去者。十常八九。君至倉。恐負累。乃依二十
倉王吏問計。皆不知所出。君令倉各簿記日月正名所

賤如干。即事取明。無一錢入已。比秋終。斂財計大臣。謂
諸倉吏非有羸糧不得概書滿去。以一尚書治其事。君
等坐繫逾月。皆由簿自明。大臣知連坐衆事不復竟。而
君所監倉獨餘糧千五百石。用破選掄。此君為永濟倉
監納支時事也。淮安之虹縣。有鷹山湖東南鶴歲來巢
為。邑豪民爭占籍鎮南王府。為打捕戶。以王教禁民無
得入山樵采。驚散鷹鶴。因為姦利。君至。宜即請憲府極
言其害。得啟王。免采鷹罷戶。豪民盡怨君。而王府亦惡
之矣。縣有東期湖。灌田萬頃。邑民漁獵樵蘇其中為生
淮東宿民若重役者。咸徙家邑中。歲賂吏。幸見容。號白
居戶。久之。請於官。瀦澤為田。輸其租賦。民訟之十餘年

不決。君獨按復湖。使發白居戶各還其鄉。由是白居戶
與前豪民怨君者共結權勢。告君羅織不公。憲府移泗
州聽其獄。告者不得志。又移淮安路。卒白君無罪。此君
為虹縣尹致訟之由也。太湖縣小吏詹甲。殺方乙誣戊
卒踐死幼女。又合富人與卒有怨者出錢賄吏。成其獄
具得甲行賕之狀。羅甲奪人田。反以事陷田主。庭冤獄
中。豪民持官府得失。衙吏為兩造師尉。卒與姦分貨。君
皆痛繩以法。而擒甲連僚吏。由是僚吏與被法者咸欲
以計傾君。所決獄同官輒異議。君視囚有久繫者。日促
吏具案。獨自署決遣之。乃共造飛語。譖君於行部使者
使者下車。索君獨署案。求過差毫髮不可得。復逮君所

決囚。與告者問得失。皆言君守法無私。使者亦賢君。而嫉之者愈甚矣。君毋遣吏上事大府。度有當請謝者。較下縣取一大家任其費。名能幹人。縣官吏共署劑。與大家者約。得罷一歲恒役取當。君不肯署劑。遇有不可止者。府下縣切責之。君不得已。令勿爲劑。第置簿記貸民錢歲月出納所由。久之。僚吏嫉君者。以爲是可媒孽君矣。乃共走淮東憲府。告君擅用所貸民錢。移安慶路聽其獄。告者不得志。又移和州。率白君無罪。此君爲太湖縣尹致訟之由也。鎮南王宿衛士。歲費衣糧鉅萬不可會。二大府相視莫敢發。乃以屬君。君盡汰其冒濫。一無阿。王府益惡之。郡有疑獄。遇赦當釋。錄囚使者。復取繫

之。其怨家有力焉。君抱案詣憲府。言獄當釋狀。廉訪使是君言。君又以事上行中書省。言使者審錄不明。憲府遂惡之。因君斷他獄。送按君受不枉法贓。君竟自訴服此君爲揚州路推官。奪官以去之由。其終不得自明。則有非前事比者矣。而世或以好訟疑君。故備錄其事。以爲業已爲吏今世。苟思竭誠奉公。不宜俾與人訟。彼恒怯畏事。過不可。不能必達其志者。雖不被訟。亦何賴哉如君者。庶幾能達其志者矣。君世家汴之太康。高祖毅宋廸功郎。饒州司理參軍。始家于饒。曾祖逵。祖榮。皆不仕。父仲。饒州都大司磨鏒局都監。勅生好施。母蔡氏。生君五歲而歿。繼母齊氏。鞠君不啻如己出。君在虹。得貽

都監。承仕郎徽州路知婺源州事。蔡氏。齊氏。暨妻錢。皆宜人。錢宜人二女。長適平陽元仲謙。次適郡守燕人曹某子文儼。側室牛氏生二男。不育。侯氏生男克昭。博學負才。及壯而卒。女嫁番陽陳炳文。有學行。娶汪氏一男子某。因亂不知所在。某幼孫男某。克昭子也。君名鎮。安圭卿其字。晚號芝山老人。銘曰

爲吏今世。號行其志。能獨遠于戾。委趨歸休。高年百變出入間以游。文以著績。爰勒貞石。還君反斯宅。

尚友齋銘 并序

余子韶名其讀書之室曰尚友。與其學者居而習焉。俾其友趙汸爲之銘。嗟夫。昔者孟子論一鄉一國至于天

下。必其善士。斯可以友其善士。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曰尚友。夫友者。度其德則齊。比其義則叶。以相交益爲道者也。度其德則十百。比其義則千萬者。豈可以友命之哉。且一介之士。謂之匹士。匹士而以一鄉之善名。則善出乎一鄉矣。由一鄉而底一國。以暨天下。其間相去亦遠矣。而況於舊乎百世之上者乎。然則子韶居斯室。爲斯名。必有不徒然者。子韶少有特操。所居癸如非其人不交也。非其有不取也。今又進而論於古人。其志之所存者益遠矣。乃爲推本其平居所嘗用力者。作尚友齋銘。銘曰。

有宏斯宇。有嚴斯室。君子攸居。白晝而旦。至于中夜。罔

不於是惟昔先民善立有相德成不孤四方萬里道同則合以類相求矧在僻陋隤然以處焉知其流經歷宿春寒無逸舉親即而謀我思古人有聖有賢爲世楷模其道孔昭其言孔富煥乎在書爰即我所寘旺以誦夜恬以休匪究曷明匪存罔覺勿亟勿徐惰有不廹窮年畢世邈不相干議其所趣如聽以耳近而非近愼厥銜靭居中以制逆其步趨必端汝外必齊汝內寧邈而踰燧以爝日方諸感月道豈外鑠於惟此心千載一息厥理不殊穆穆靈明對越在天動息與俱是曰尚友夫隹致飭以相夸詟惟子韶氏尚克允蹈斯名不渝

孝則居士程君可紹墓表

君姓程氏諱可紹字致和徽之婺源人也其先世居邑之鳳嶺至君之高祖宋待補上舍子敬遷高安鎮西居焉曾大父仲賢大父震昌父子英皆義士而承先世詩書之澤幼從伯父林隱公復心與雲峰胡先生學脩身謹行克自樹立鄉有不給者賙之有急赴救之里有稅場官每事資君得無敗事他如葺橋舫以濟涉施湯茗以惠渴者一鄉德之中年由高安鎮西徙居中市溪北築亭水濱曰觀瀾爲延師教子之所從學士太樸爲書二大字揭之楣間至正戊子汪尚書叔志胡山長世佐朱進士公遷皆詠識之居之左起屋立龕奉先世神主取大雅詩語題曰孝則堂丹陽尹黃公子厚爲之記刻朱子孝經刊誤以勵後學鄉先生仲舒江公伯武王公爲之序而林隱公實之編輯世譜勘訂經傳惟日不足歲壬辰紅巾盜起時下令民有擒賊首從者予爵有差趣令要爵者比然君曰人生富貴各有命以人命而易功名亦奚安哉鄉之蜂屯蟻集者君以正道化之多屏息癸巳冬母孺人以壽終君居喪盡禮一門四世雍睦如初是歲旱魃野殍悒君齋禱于禾嘉潭龍湫而雨甲午又旱君發所積以賑不足則散所儲絡帛問羅他郡人以是益賢之丙申挈家避亂僻僥之境邑之豪士首辟君辭不赴語使者曰人生百年遭此厄會偷生爲幸何意功名乎再避難德興之文塔處坑臨終語諸子曰

風塵澒洞至此極矣謹身保族若等勉之言畢而逝君生元貞丙申三月二十一日歿至正丙申十一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娶同邑祝公壽朋女諱隆性慈惠篤孝雍睦門肅然一宗族之生大德丁酉四月十二日歿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五日子男二禮用達道女四柔德適潘閏德適呂意誠適張意德適李君墓在里之南岸之原噫君昔與予遊師山鄭先生之門情好深厚其壻貴武呂公西岷李公復以武備咸集維峰羅織又以文學會徽府而禮用達道明敏博達信君之德爲有後也一日達道過予東山精舍奉君行狀再拜曰先人捐世今已五年生不能致孝養歿不能發幽光爲罪大矣先

生於先人知之爲深願賜以文予既悲君之不遇而又重其子之請也敬叙其梗概如此庚子歲七月既望書

繼武

後裔貯腴曾孫繼成何清

繼榛

東山先生存稿卷之七終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附錄

東山趙先生汸行狀

先生諱汸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諱思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方寇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光祖爲宋京庠學官歲大祲出廩賙貧提刑汪文振嘗銘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夢龍將仕郎夢龍二子長彌孝浦江稅官彌孝子象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下江南徽既下降邑有持兵未服者將加屠戮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

和令未至卒于揚州二子幼曰定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一女先生最幼初大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禀卓絕自孩抱聞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傅讀朱子四書涉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遍諸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嘗恒產以爲裹糧執贄之具視友或譏其非弗顧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積思自悟爲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

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臨陵，請益于吳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吳先生歎以徒費心力為戒。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繼如杭，謁黃文獻公于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卒喪，謁翰林虞公于臨川，授館于家一歲。其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將開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與有所見，無以為日用常行之地，非與

有所得，無以為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為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昉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昉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為行修道立，為世表儀，而成己薦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觀閣下所為行狀，而知先生為學之方矣。伏惟閣下，錄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議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為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尊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二說為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己教人，反覆究竟，明白益索，用力斯事者，非縉紳傳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為託。諸子請先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館矣，有良識夫者，文正公高弟，纂師說為四書日錄，旨意與朱子多殊，請商訂，先生為條別是非數萬言，良公心服，多所更定。越郡蘇公伯脩，虞公之徒也，為浙省參

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為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昉蚤歲學於鄉，求程朱之餘緒，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閩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為大學標準，八目乃致

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所脩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為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為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只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為二則傳中言齊家在脩身脩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為一可乎且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為有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為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與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為當四方擾攘皆論為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混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其寵旅之權使行省討亂御史臺皆視如平時而沐求切係之弊反覆喪亂之由蔽於將無自知之兵財兩匱城邑一切以矯假病民所亡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

之道賞罰不明或是非淆混而治安撥亂之術行以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倒平安可得哉大抵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為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避地靈心澗礁及郡邑繼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于柵之柯山己亥結茅于星溪之古岡山山深閒寂人事幾絕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脩之功不少輟壬寅春歸東山時大明龍興削平金陵吾邑已附踰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召中贊竣事得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配同邑程氏女二人長適汪纘次適蘇政男一人學古甫入學側室朱氏所出也先生孝養二親出乎天性居喪哀毀過禮事諸兄備盡敬友撫幼以慈三兄殁于他鄉諸子不能為喪具先生奉柩歸葬從兄子弱有遺孤先生撫之成立當賦歛煩重之際俾能保其恒產吳氏甥失其恃怙無所依為之收養若此者在先生皆所優為有不能殫述者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為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辭析之義纂輯章言即為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 切

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已，亦有以信其必然，不以當時鄭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為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而命之，而後可釋然耳，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必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年，答曰已未，黃先生曰，生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已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為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當之。如使其言為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援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為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

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每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為畢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即質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為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考為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為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學載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傳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其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為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殆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為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為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傳補註十卷，吾鄉鳳林先生，亦以窮經為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慨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註，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於筆削之權，集傳

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逸朋辭成書復取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賚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貫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旣明於易癖痳不忘故思索有所悟則喟然曰黃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顯著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嘗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指以爲羲皇設卦繫辭

名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羲皇之易別定卦序自爲一代之書遞夏而商其辭則世有損益益無不備皆爲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羑里之難乃本羲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下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與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爲是言也雖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說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彖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爲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連山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益先生所求論周易本 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其爲文曰必以理勝爲主然後命意遣辭則沛然矣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勉夫切已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鄙而教之往來講益遂得聞羣經之要及春秋筆削

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惜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尚誼偕其子夔請屬烜爲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受知最久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願學君子尚表章之俾垂永久非爲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

諸生星源詹烜謹狀

趙子常畫像贊　王文忠公禕

形癯而體胖神清而氣完稟其純美之質奮乎彊盛之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已似不能言而心斷以合乎天人徒見其長往山林歟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

玔。

東山先生像贊

萬世一理。古今道同。然必相承。爲聖一心。聖賢之學。大小之分。格物致知。躬行實踐。止其至善。無有不同。値遭世變。罔能展布。有命存焉。天玉於成。俾造其極。以詔後世。春秋蘊奧。豁然有悟。發前未發。以補缺畧。有功於道。立身行己。紀綱法度。出言吐詞。禮樂文章。借問之初。大臣推舉。臺端詞命。久病之餘。閱月告歸。天豐其實。而嗇其名。天廣其才。而拘其辭。聖賢之生。有關氣運。紅巾之亂。策保鄉井。有功於郡。不得有功於朝廷。有功於一鄉。不得有功於天下。噫。有用之才。而恒不見用之嘆也悲夫

贈別趙東山子常　陳基

洪武二年春。基被至上命。詣京師。與修元史。東山亦自新安來。時館局天戒寺。凡閱七八月。乃克竣事。有旨老病者放還。基二人與焉。八月中浣將別。意有不忍舍者。因賦此以寓惓惓之意

君家江左吾浙東。兩地遼絶牛馬風。朝史館得聚首。語默疑興情適通。君之博洽漢馬融。春秋三傳以例通。百源雖異委則同。蜿蟠蛟虬象無龍。變化叵測紛相從。雖還待問辭蘊鍾。傾竭底裏無靳容。惜乎我病力不逮。期以後會毋匆匆。君行歸歟我吳中。并州故鄉無定蹤。加餐勿藥各愛躬。作詩叙別心忡忡。

寄趙徵君　宋潛溪

東山先生多病餘。四十始至巳白鬚。落花滿庭無意掃。風雨閉門長著書。先生自是天下士。呼吸冰霜歸肺腑。吐出寒芒欲照人。百丈嵌巖落瓊乳。前年去客王將軍。將軍白面正攻文。衣添龍尾溪頭月。屧染紫陽山頂雲。憶君歙州同聚夕。花陣酣紅春脈脈。語濃但怪鑰屢涸。不知海色東方白。三年不見情依然。多爲相思腰帶減。城頭寒鼓聲沈沈。怪殺行雲向風淡。

東山精舍記

徽之黃山。大山也。其南百里。爲白雲峰。龍溪之源出焉。南山夾溪而行。將二十里。其西則休寧趙氏之族。自唐以來世居之。其東有山。今子常作精舍之所也。山高二里餘。而路險。遊者罕至。有水泉土田。耕者二家。趙氏之舊物也。至元丙子。國家一將之兵來徇徽。未定。子常之大父長卿。起家謁軍門。保鄉井。靖寇亂。釋旁邑之持兵不下者。活其人。事平。人德之。祿仕不究其志。益購東山之餘地。規以隱居。不果。今七十年矣。子常因即其地。以爲讀書之室。躬耕以具饘食。與一二同志之士。居而學焉。其言曰。汸早學於鄉。所求朱程之餘緒者。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以致力焉。恐終身不足以知至。畢世不能以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

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成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子朱子者，而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世，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予聞而歎曰，士生於洛學既出之後，傳授之精微，具見方冊，終身誦說，而亦無聞焉，則亦自棄之甚矣。子常生治平之時，承家世之遺，學問不墮於流俗，行履不雜於凡汙，其所見者過人遠矣。知貨殖名位利祿之不可倖至，無所容心於其間，雖有超遺卓絕，可以速化，而不出性命之正者，有所不學也。此

其志之所存，何可量哉。其自託於幽閒寂寞之鄉者，則異乎衆人之所求矣。天下多名山幽谷，大抵遺世絕俗之士居之，而微之東山，乃有學聖賢者在焉，其可以無記乎。至正八年夏四月朔日，前史官雍虞集記。

跋縣令周侯政績記後

余友趙子常作縣令周侯政績記，讀之者往往慕其為人，悅其為政，而慨然於其所遺也。謂士君子之仕也，亦唯其心焉耳。以有常之心，為可繼之道，懲撥聽斷之頃，不知有吾身焉，則仁愛之發，無所抑遏，清明剛決，才力自倍，符德澤施於所及，而來者可以取法焉，斯已矣。彼為迫者，心乎斯民，異於周侯，而其逢遇乃相十百，侯固不肯以此易彼，則作記者之意，直叙其成績，使有是心而才力不至者，是規是倣，以廣其澤云爾，故表而出之，以告讀者。新安朱升書

春秋屬辭序　　潛溪宋濂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修之，以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亾，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

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受春秋於九江黃楚望先生，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

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怨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偶見晉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爲八體以布列之據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闕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覩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

大概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乎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絶倫之識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往往卒昡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聞與一二友生時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譬猶張樂廣夏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重輕之序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纔忝得驗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子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勒說而竊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汸子常字也徽

休寧人隱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者尊之稱爲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于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春秋集傳後序　倪尚誼

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藁始於至正戊子再删削迄丁酉歲成編旣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藁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將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乃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文

亦不及此。洪武巳酉仲冬，先生遘謝世矣。尚誼受業門墻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特得其校刊編抄，間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鄙，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衆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秘。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藁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雖至愚極陋，然執經館下，厥有自來，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于獲麟，并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疏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畧相因，固知畫虎不成，難逃識誚，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旋櫽括而已，初未敢以臆見傅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爲一十五卷，既脫藁，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脩飭焉。學生倪尚誼謹識。

春秋集傳後序

汪玄錫

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証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聞。弘治間，篁墩先生嘗遍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藏于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休邑劉判簿時濮恐其抄錄日久，不免訛係專家之派，屬夏司訓鉞重加校正，損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于世。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丁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魯史以脩經，寓善貶惡，垂法萬世，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慨□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吾夫子脩經之意也。予嘗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濂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兩登東山，徘徊竟日，恨生也晚，不得供灑掃之役，判簿君以刻書之故相諗，遂不辭而爲之序。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予爲妄也。後學東峰汪玄錫序。

後裔時陵曾孫　繼揩　僉排句讀　繼孔

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附錄終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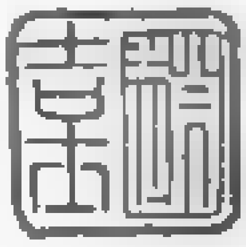
先徵君東山公存稿七卷吾祖父世藏家塾遇亂輒攜以行繼 先君子手授吉士命刊新板流通中閒兩經大故一遭寇變未及壽梓蒼黃閒失去第一本懊恨久之忽聞有手抄者急求覓適符所失人以為奇已未客金陵餘姚邵子得愚偶至取讀讚歎不置且謂聖學將墜此書當亟傳也許為讐較以無貲中止吉士固未嘗刻忘剞劂也及赴補筴之京師庚申奉差揚關朱太史錫鬯贈行詩曰處士東山卜宅溪百年論定首儒林屬辭最善春秋教作史無慚高尙心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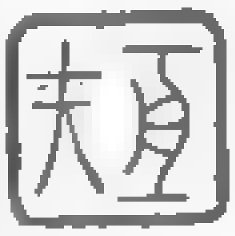
木流傳終有待蟫魚泯滅試重尋發揚端藉雲孫力早晚書成報好音亦以刻書勉我云至關萬端交集吉士亟鳩工專力從事凡三月遂竣第原本初刻不精字多亥豕兼以歲久漫漶考訂閒有未確又虞伯生行狀缺二張朱太史稱徵君遺稿季侍御滄葦家有之亦莫從求借姑存闕疑

先徵君猶有春秋屬辭一書家藏舊編模糊欲求善本較攷重刊四方君子如鄴架有存並弗靳郵教俾證訂獲全精審無謬卷帙攸在即

先徵君神明皎皎千古其於道學經濟或不但小補也所為踵頂報德奚

論世世萬子孫哉
康熙辛酉九月後裔吉士百拜謹識
於揚州關署之職思堂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補遺一卷

（元）陳基撰

附錄一卷

明鈔本

夷白齋藁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陳基撰。基字敬初，臨海人。受業黃溍之門。所作詩文，皆操縱馳騁，而自有雍容揖讓之度，能不失其師傳。至正中，以薦授經筵檢討。嘗為人草諫章，幾獲罪，引避歸。張士誠據吳，引為學士，書檄多出其手。明興，太祖召修元史，賜金而還。明史文苑傳附見趙壎傳中。基寓舍有夷白齋，故以名其藁。凡內集詩十一卷，文二十四卷。外集詩文合一卷。大抵皆元世所作也。朱存理樓居雜著有跋夷白齋藁一篇，稱得鈔本於王東郭家，臨寫一部，計二百九十六番，裝為五冊，而不言其卷數。又有跋夷白齋拾遺一篇，稱尚寶李公前修郡乘時，先得海虞人家本一冊，復有遺文三十五篇，予悉錄之。今得王氏本相校異同，於海虞本錄出為拾遺一卷。吳中尤氏有遺墨數紙，內有陳基傳謝徵詩，併存拾遺後云云。據其所言，頗與今本相近。然存理但云拾遺為遺文，而此本外集有詩，或後人又有所更定歟。

夷白齋藁目錄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卷之一

賦
別知賦送王子充
蟬賦
樂府
白鷴操
鴻鵠操
崇丘寄倪元鎮
山高寄陸玄素
春草辭為延陵華彥清作
鴈孤飛為徐夫人作
慈烏曲為仲說作
黃雀行
鷄鳴行
白頭公辭
刈草行
新城行
見月行
裁衣曲
征夫歎
征婦怨

邊城曲

卷之二

古詩四言
九月壽沈母也
西村之堅美德方甫也
古詩五言
秋懷七首
讀國語二首
詠史三首
懷美人次韻答友人
待王子充不至
夏日喜友見訪
投贈同志
次韻呂彥真
分省與同幕諸君小集
梅南書隱為上虞俞氏賦
夏日齋居用蔡都事彥文韵
分省早集懷錢員外蔡都事湯管勾
棲居
彥文點兵餘杭富陽新城道上賦詩見示因次韵四首
分署望鳳凰山
次韵彥文古詩三首
西齋對雨
池上

對菊
送邵同知分韵得來字
次韻沈仲説荅蔣子中遺山水便面詩

卷之三

古詩五言

發吳門
大江
狼山
通州
如皋縣
海安
爛泥洪

泰州
上梁
今丁鎮
務子角
高郵
寶應縣
述老嫗語
淮安
九日徙陳醫師所寓得甘井課童子分汲
傷菊

卷之四

古詩五言

公退述懷
戚大倩所居屋成吏華獻贈
次韻荅趙木初
海安過牐得風出爛泥洪
聽歌水調有感
翠雨亭
下塘道中
謝村
塘西
東阡
南潯
荷葉浦

中塘道中
風口
東塘
大麻
包家裡
上塘道中
尹山
吳江
垂虹橋
平望
嘉禾
石門

宗德
長安
題蘇昌齡西澗詩意圖畫乃黄子久所畫子久自識
云華陽逋客作
題黄侍講所著王文熙先生墓銘後

卷之五
古詩七言
楚州舊將謌
東皋隱者詩爲范思賢作
次韻玉山倡和詩
次韻垂虹橋泊舟倡和
分題賦得太湖送鄭同夫

送毛生歸越
織錦篇
青絲絡馬頭送李彦章
送李景先録判
送謀還吳
謝從義叅軍自京師還言中書危叅政見問且許無

書回述詩寄謝
孟冬觀淮水
鄭遂昌以趙魏公所題高尚書畫遺沈東林要予賦
詩

題五王游春圖
題馬都事壽椿堂

卷之六
古詩雜言
沈孝子行送醫師沈伯新
黄雪窩爲玉山作
我今有所思寄于山人
空明山人謌
烏夜啼引
玉笙引
律詩五言
興福院會叅文仲文學古二首
送謝叅軍
次韻荅高元善
送鎦治中

癸卯二月十二日常熟阻雨寄吳門分省同官
琴川懷古
十六日開船值北風大作復泊北門
二十一日渡江
三塔寺訪寬老
訪本覺欽長老不遇時欽公在南堂退居
留别仲銘二首
送姪謀從軍武安二首
卷之七
律詩七言
秋日雜興五首

寄沈仲說二首
次韻金上人見詒
寄家兄敬德
次韻呂希貞西園同游
歸燕
用秋日雜興作游仙詩五首
寄玉山
次韻鄭遂昌奉謁范杞公祠
白芙蓉
次韻錢伯行白芙蓉
婁江即事二首
次韻仲說喜陳仲方遁東林隱居二首

次韵鄭遂昌喜雪二首簡白野監司
送曹宗奭
次韻懷秀成
次韻侍琦上人不至
次韻懷玉山
陸氏別業
寄仲說
寄玉山二首
水木清華亭小酌
仲說留陳公原余往訪之
留宿陳公原
題陳公原仲說所居壁

卷之八

律詩七言

次韻鄭有道喜王李野府判南歸二首
次韻伯行扶贈存齋
三用韻喜李野歸
寄李野
次韻劉德方經歷
送徐勉之慈湖書院山長
送錢士能遂昌知州
送王壽翁歸閩
次韵恭文仲二首
婁江雜詩二首

與文學古恭文仲游至正觀
次韵恭文仲郭羲仲聯句見寄
次韵錢都事誠夫安上書事
送誠夫使吳門暫消事兼寄分院同恭諸公
春日郎氏園池
送胡宣使赴都進表
送高起文歸越兼簡陳伯昂王彥強二首
寄揚文舉經歷
寄顧仲贄
次韵謝懋管送梅州判還崐山
次韻謝俟寄梅州判
次韻謝俟書懷

十一月晦與同僚諸公登南高峰因過湖上小集賦
詩二首
正月五日省院諸公飲吳南城
泊舟垂虹橋訪南北兩山寺候參都彥文
次韻彥文寄謝省院諸公二首
次韻孟天偉郎中看潮十首

卷之九

律詩七言
次韻高元善郎中見寄律詩二首
元善嘗俾予記其所居松雲巢繼屏以詩為謝因次
韻答之
舟中讀漢武帝紀

次韻葉德新江上觀兵
三塔寺
過本覺寺懷啟了庵長老
寄顧高士
寄鄭明德
過三塔灣留題
再用韻答鄭先生
用韻答沈仲說
寄錢誠夫員外
寄蔡孝文都事
九日
九日簡同僚諸公兼寄吳中兄弟

阻風仲寨舟中小酌
牆角種菊三四本頗可觀
淮陰雜詩五首
寄吳中分僚諸同志
寒菊適開可喜
寄唐伯剛斷事官
寄陳庶子參軍兼簡饒介之郎中
寄謝徒義參軍兼簡唐伯剛斷事
寄周信夫王仲明二長史
寄錢伯行檢校葉德新長史
寄沈達卿陳子方二理問
和周太常貢訟卿詩五首

卷之十

律詩七言
送猶陛保世衡聞人德撝二解元赴省試
送丁太初唐德常二貢士赴省試
送牛述善郎中還朝
自淮安使江南舟次通州寄同僚諸公首
由通州渡江
福山港口待潮
癸卯二月十一日官軍獲吳門
二十日福山港寄省院諸丈
舟中看虞山有感
二十二日狼山口觀兵

遊狼山寺三首
狼山港寄淮安分省同官。
寄朱佑之經歷
寄張長年都事
二十六日自通州赴淮安
寄夏仲信太守韓歸翁經歷姚伯升照磨
高郵湖夜行天明過寶應
二十九日至淮安城南十五里述懷
到南鎮寄分省同官
三月十五日由淮安使江南別同官
三月二十五日由吳門使杭
閏三月四日夏仲信太守邀游飛來峯和頤子經照

磨韻二首
分省諸公邀西湖宴集
閏三月七日過三塔寺留别寬老
閏三月七日泊舟三塔寺新仲銘長老出城相看
吳江
初八日阻風宿吳江無碍寺
西寺送信元長老還吳興楊墳寺。
次韻謝元鼎鞍居見寄二首

卷之十一

長律

送頤用之知滄州
送謝參軍十八韻
安童右丞挽詩
卹周知挽詩

聯句

至正十一年正月一日遂昌鄭元祐龍門僧良琦臨海陳基聯句送匡廬道士于彥成歸越燕蘭蕭靖
復盧益脩

絶句

高郵湖
次韻吳江道中
次韻臨平道中
題柯博士畫竹
題宋陵梅竹圖

題摩㕍馬圖
題寒林讀書圖
題畫馬圖
題倪元鎮畫
次韻劉德方經歷
次韻送袁成玉山二首
戲和玉山韻二首
東林蘭若題謝仲和墨竹二首

絶句五首

題滿柳鷺鷀圖
題畫山茶折枝
題月季花折枝圖

臨平

誄
悼鶴文
代弔岳飛文
弔徐節孝先生文
清暉樓辭
歸鶴辭

卷之十二
頌
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嚕花赤脫因公紀績頌

銘
頤菴銘
貞白室銘
吳興沈仲說得蘇長吏舊硯銘
緩軒銘
箴
潛心閣箴
贊
劉文正公小像贊
謝泰政小像贊
蘇昌齡小像贊
月上人畫像贊
雜著

原習贈葉熙居德新
諭圃文
說舟贈謝從義
諭童文
丁秀明字說
鶴勳說

卷之十三
序
遊虎丘圖詩序
玉山名勝集序
送黃德廣序
送丁經歷序
送劉志伊序
横山紀行詩序
送幹上人詩序

卷之十四
序
送鄭同夫歸豫章分題詩序
趙泰州平反冤獄詩序
送金西白上人遊方序
浮青閣詩序
送理上人序
陸仲洲字序
徐公達字序
贈葛孟顒序

卷之十五
序

贈宋太醫序
送王季境詩後序
馬千户遺愛詩序
乾坤草亭詩序
江月樓詩序
送張彥栗北上詩序
送宋縣尹詩序
卷之十六
序
送張郎中詩序
白羊山紀游詩序
送邵知州序

送徐仲剛詩序
送鄒九成詩序
送涂州良序
贈盧仲章詩序
卷之十七
序
顧友文字序
李僉事攷績序
崔衢州政蹟詩序
送陳惟允序
送李德中序
卷之十八
序
送鄒掾史還江西序
送本上人東歸序
送張知事序
友迂軒文集序
奉親園詩序
贈曾彥常序
卷之十九
序
送陳景初序
送哲上人序
送陳希文北上序

朱氏格致餘論序
送章道寧詩序
左丞潘公射吳江佛寺浮圖詩序
卷之二十
序
陳惟寅字序
晴雲軒詩序
送浦朝宗序
南臺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勲德詩序
丁仲德歸養詩序
卷之二十一
序

送覺上人序
贈醫學提舉張性之序
送周信夫序
西湖書院書目序
弔徐節孝先生詩序
卷之二十二
序
程禮部集序
孟待制文集序
金佗粹編序
飛雲樓詩并序
安素堂詩并序

息耕亭詩有序
送脫歡察歌詩有序
卷之二十三
記
雪屋記
愛日堂記
崑山州重建城隍廟記
崖齋記
思順堂記
卷之二十四
記
春暉樓記。
佩韋齋記
存存齋記
靜遠齋記
拙軒記
貞吉齋記。
卷之二十五
記
蓬萊山房記
綠筠樓記
斡勒氏續祭田記
雅會堂東軒記。
竹間居記

庸德堂記。
卷之二十六
記
思善堂記
餘雪軒記
本源禪院記
省委官河南杜君政蹟記
天惠賢首教寺記。
卷之二十七
記
書紳齋記
水雲亭記

光福觀音顯應記
白雲牕記
虞巖精舍記
卷之二十八
記
聽雪齋記
風林亭記
韡韡齋記
種德堂記
同樂堂記
卷之二十九
記

三咲軒記
憶親堂記
清嘯軒記
蠡菴記
松泉亭後記
卷之三十
記
重脩三皇廟記
杭州路重脩仁和縣記
松雪巢記
六柳莊記
卷之三十一
記
退思齋記
志學齋記
卧雲軒記
渫雪軒記
卷之三十二
題跋
跋陳汝賁先生書其弟汝泉詩後
跋李伯時追霖圖
跋蘭亭序
跋同刹峯講師所藏蘇文忠公帖
跋饒參政草書後
跋蘇文忠公自書前赤壁賦

書朱雪傳後
書趙魏公墨榛後
卷之三十三
碑
精忠廟碑
墓誌銘
陳隱君墓誌銘
處士袁君墓誌銘
姪天馭壙銘
墓表
恭君墓表

卷之三十四
傳
湯婆傳
周處士傳
丈孝子傳
沈母傳
欒閒處士傳
卷之三十五
祭文
祭故平章崇掾張公文
祭斡勒巖使文
右夷白齋藁合肆佰伍拾肆篇通奉大夫內史

臨海陳先生所著良既訪之先生盡得其藁而編次之以為三十五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汩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逮其後之曹劉沈謝之剞鏤王楊盧駱之纖豔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久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秦何元氣僅還而剥喪戕賊已浸淫於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緞氣日以卑而南渡之宋卒至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文運隨時而高下槩可見焉哉

朝興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曆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方是時

祖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而戴白之老童兒幼稚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熙然無以異於漢唐宋之盛時故一時作者卒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摛辭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於周之末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

朝之盛極矣繼是而起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揭公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指授者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秉筆居中朝自餘數公嘗想見其風釆習聞其聲欬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論謝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先生黃公之高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涉浮江游吳中久之又自吳踰淮許黃河而北遊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

之士不問識与不識見其文者莫不辭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豈惟黃公蓋自虞揭而下數公亦皆得而師友之故其為文雍容紆餘如冠冕珮玉之周旋堂陛之上馳騁操縱如風雲蛇鳥之挾行兵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与向之數公如出一律也後由京師還吳居無何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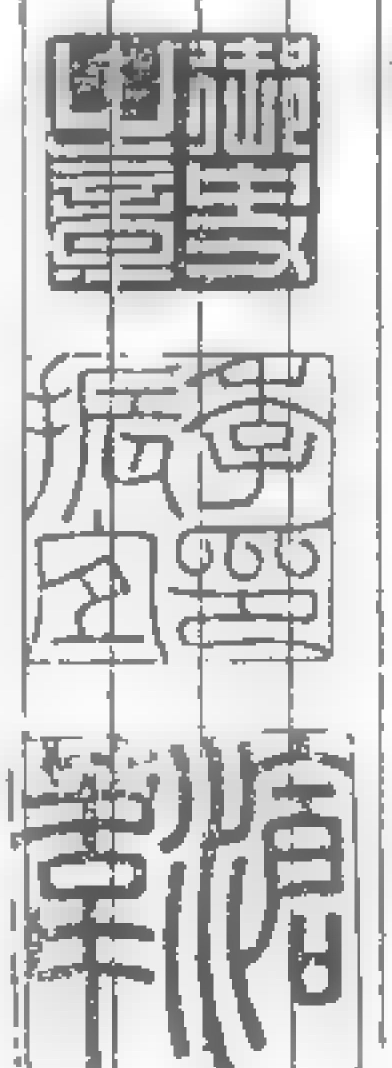
吳王聞其學即以樞府都事起于家不數年間遂以屢遷而長其省幕其後調太府府參軍由參軍陞內史遂愈顯而文愈工

國家之制作及四方之求之者皆隨而應之蓋沛乎其無窮矣夫自周家以來至于今幾二千載其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及宋及我

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者又常不過數人焉何世之不數而人之難得若是歟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又幸遭逢於時而得大肆其所作世其可不為之貴重之歟良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莫有所去取於其間雖片言半簡咸附而錄之者所以明先生於一字畫之微皆可為斯世之貴重也先生為人溫良愿愿其從政寬易樂人與人交於恩意最篤雖遇賊獲亦未嘗有違色疾言平

居蓋雍雍如也若先生豈所謂有德有言者耶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於序先生之文而併及其大要可紀者如此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齋乃自其號也故以題其藁云至正二十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同門生金華戴良

書



夷白齋藁目錄卷終

夷白齋稿卷之一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賦

別知賦送王子充

紛吾好兹良友兮慮無違之不求匪夫人之不聚兮羌獨愛子之好脩迪仁義以為塗兮挾忠信以為轄朝縱轡於群譽之郁兮夕沿迴於洙泗之流登泰華以望八荒兮薄青冥而上遊扶雲漢而分天章兮將黼黻於　皇猷虎豹怒而雷鬨兮叫帝閽而無由出國門而南騖兮逝將返於故丘曰　國家之耻士兮蓋亦有夫當更策驥耳而駕輕車兮翔從容於燕路飲風起而江水波兮歲月聿其云暮鴻羽用而為儀兮廓雲逵而軒翥寒子生之子子兮何涉世之孔艱馳予轡於九衢兮太行劃其在前豈王良之不善御兮反予躬之或怨昔韓愈之悲梁兮感二鳥於潼關汨予驥蹄而無類兮又何足以永歎屬吾友之遠別兮申一言以自勗佩風好之不替兮尚俟子於空谷

蟬賦

笠澤之野夏無鳴蟬嘉木欝其如雲衆鳥雜而爭喧維微行之在邪景風生於樹顛劃枝葉以高嘯復逍遥而清歎赫乎對越甫之日慄焉訢齊女之冤蓋非金而非石亦非管而非絃變化乘乎氣候音奏發乎自然初而聽之若流泉之含清風遏疾瀨而為湍徐而察之如靈絲之抽獨緒引餘緒之緜緜若乃微雨乍止涼飈徽圍暢舒陰伏雲霽日解擇脩幹以仰集將柔柯而延緣或噎噎而弥厲或琅琅而未闌飽咽碧梧之露夕唫琪樹之烟與玉署之秋憿響金闈之晝眠韻欲斷而復續喙璺默而逾宣將自鳴其不平意有蓄而莫傳者乎蓋萬物蠕動品彙類殊維爾蟬之為物何賦形之耿如始並育於汙濁卒獨慕夫清虛羡含氣而飲露曾不豐而不腴奚斧蟲之捻妻恒不剌爾軀豈丈忌太著爾首緌飾兮物忌太廉爾不黍食于居忌太倫爾不巢忌兮衆忌太信爾守不忒兮性忌太潔爾跳無跡兮嗟乎爾有五德又復善鳴激中林之逸響振寒廊之餘聲縱有桎於人耳寧無逆於物情爾其謝高枝於靈囿託茂蔭於郊坰藉流暉於叢薄蔭清樾於廣庭予以安貞而養素予以遠害而全生然同詩詠其應時美冠尚其餘介集升則府史徵祥倫要則昔人垂戒蓋進則揚於聲明退則游於塵外雖隱見之有時亦趣舍之無悔也

樂府

白鷺操

昔君出獵其臣公孫龍善其君之聽其言而作

有群白鷺王其弋諸蚕彼行者王其釋諸匪伊是釋惟王之德王德伊何曰寡景公一言之善上格帝衷人獵得獸於言何有王獵得言王千萬年

鴻鵠操

晉平公浮于西河感船人固桑好士之言而作

鴻鵠于飛以翮非毳君子好士宜別其類鵠翼沖天其有以夫美我山河守以士夫執謂彼夫言有旨夫

崇丘寄倪元鎮

丘崇崇兮下有流水封森森兮匪樂伊梓彼燃學兮且尋梓棄

為薪兮於材何有造物乳仁兮將焉歸咎

山高寄陸士衡

謂山高兮其上有天謂地厚兮其下有泉天不可升兮地不可極哉思古人兮為之太息古之人兮謂誰山之中兮水之湄孤舟兮容與偕御步兵兮仰拍鴻裳非夫人兮尓焉從之

春草辭為延陵華彥清氏作

當軒不栽花只種忘憂草栽花恐傷春草根草色年年為親好東方日出芳菲菲堂上阿孃堂下兒兒來為壽阿孃喜何用遠遊千萬里春草種易生春暉報難抵不將春草報春暉且若春衣舞春日舞春日樂無央阿孃壽與春日長教人喚殺學胡蝶歲歲飛來入畫堂

鴈孤飛為徐夫人作

鴈孤飛在何所一在江之南一在河之滸江南一去不復歸河水悠悠自東注結髮從君作夫婦豈料孤飛失儔侶夫為忠臣妾貞女忍昔聞之令自許我欲同歸泉下土翼下之雛誰與哺日暮不離河之洲日出飛飛愛毛羽毛羽幸無矰繳傷其下之雛乃可防

慈烏曲為沈仲說作

慈烏尾畢逋朝夕相呼哺尓雛今日慈烏一何樂飛向樹頭棲屋角飛去飛來鳴且啄門前忽有吏手奉詔與書中有兩束帛爛爛生天光錄之出見吏拜拜升母堂祖母康強年九十受帛拜天仰天立太平恩澤高年叉歡樂盈門動鄉邑懸懸哉剪製為衣長短於身無不宜母著衣錄起舞日日見烏來反哺萬歲千秋荷

明主

黃雀行

黃雀何飛飛雄鳴呼雌野草低暮歸莫向空城細空城狹彈多小兒朝飛莫傍東家屋東家驚鳥食尓肉不信只看梁上燕昨日養雛今不見不信更看桑間雉綺翼錦襜爪中死東家公子非少恩彼驚不仁誰敢嗔吁嗟尓生為甚微彼驚不仁謹避之

鷄兔行

鷄與兔晉發育兔愛水遊鷄愛陸兔昔未辨雌與雄母不顧之雞為伏雛雨不飲飢不啄以腹抱兔雛敢觸兔脫穀雖鼓翼日日庭中求黍稷喚喚呼兔使之食兔羽日離褷一朝下水不顧雞雛在岸兔在水賊性本殊使尓耳雖知為母不知兔恨不隨波共生死

白頭公詞

杜陵三月春風暖燕語鶯啼雜弦管落花撩亂紫騮嘶平樂歸來酒尊滿雨殊風慧忽已秋幽鳥多情亦白頭不隨翡翠樓中宿却愛鳧鷖水上遊春去秋來不知老安禁即多憂患少紆惡保處語言許付與紛紛恭吉了

刈草行

原上秋風吹百草半青半黃色枯槁城頭日出光杲杲腰鐮曉踏城門道門頭草多霜未晞尓鐮利𨰻尓自知一人刈草一馬肥馬不肥兮人受苦城中官廐三萬疋一疋日猶禾一石

新城行

舊城〻舊人民新〻城〻新無舊人舊城〻外兵一群新城〻中麻灑光萬光觧〻次第成將軍令嚴鷄犬寧將軍愛民如愛

子百貨皆集新城市浙米淮鹽兩相直楚人之弓楚人得何時四海無荊棘北賈販南南販北

見月行

在家見明月誰論圓與缺他鄉見月明却驚歎又盈世間兒女不知愁夜夜月明同上樓那知此夕遙相望樓上排佪不惆恨人生願與月同圓不願別離年復年此身誰為飢寒逼奔走東西與南北它鄉見月與家同慟哭亦無阮嗣宗

裁衣曲

慇懃織紈綺寸寸成文理裁作遠人衣縫縫不敢遲試衣不怕剪刀寒寄遠唯憂行路難臨裁更憶身長短只恐邊城衣帶緩銀燈照壁忽垂花萬一衣成人到家

征夫歎

世上父母心貴男不貴女生女不過嫁夫家生男可以當門戶東家有女不嫁夫夜夜織帛輸官租西家有男雖娶婦歲歲從軍身荷戈有夫不若無夫樂無婦何如有婦惡却羨林間百鳥飛雌雄相呼不暫離

征婦怨

征人娶征婦昔歎同甘苦他婦嫁他夫心期事舅姑舅姑在堂夫遠戍欲寄征衣不知處裁衣不寄恐夫寒有婦客易無夫難人生莫作他人婦夜夜裁衣淚如雨

邊城曲

莫將匣中鏡怕見頭上雪莫放弦上箭怕射邊城月邊城月闕還再圓頭上鬢白何由去君不見自古邊城有餘樂夜月聊詩晝棊槊且令月照鄴城頭相國功名屬年年

淡白齋藁卷之一

夷白齋藁卷之二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古詩四言

九月壽沈母之

十年九月廿有九日沈氏大母爲歲九十歲事告成登杰與塈
孫進裳衣婦具酒食母衣維何
天子賜帛母食維何伊
帝之力母陞于堂朝日有光宗族于俎賓酒于觴孫拜起婦
與在行酒旨殽嘉母樂且康中堂何有有瑟有竹琴瑟管簫聲
音妙曲間以金石鏘之佩玉黃耇鮐背姑母是祝載舞載詠拜
誦載拉母辭且飲母笑且言母曰孫孝母曰婦賢宜爾盛于室

宜爾穀于田爾孫爾婦式如母之年

西村之墅美德方甫也

西村之墅有稷有黍雖其藝之維德方甫維甫在穎式田以康
入奉粢嘗出具樽俎以歆我祖考以仁我賓侶頫水幽幽載浮
載游或杭以葦或方以舟或沉幽沚或泳中流以御我田祖以
戰我屢豐甫之出矣載膺好爵聖亦有言耕不如學人情爲田
有耨斯揆以詒我後昆以承我先覺

古詩五言

秋懷七首

寒暑有代謝人事亦推移嗟此慨寤昔俛仰金虔茲蘺落委秋
蔓餘萹含夕姿物化諒難窮吾生知有涯皎皎碧山侶依依肎
挂杖相從忍遲暮悵望起遐思

梧桐墮金井寒螿栖露叢離居在萬里一夕生秋風秋風忽已
暮離居遊何處獨寐在重幃相從乃中路

秋夜何迢迢迢迢不能寐起坐彈孤琴寫此千古意鳴鳳久無
寥綺閣亦頹須往聖既莫作後賢孰當繼獨憐商山翁去去復
迷遊空谷亦何有紫芝聊可餌如何求路中亦隨留侯計羽翼
倘不成鴻鵠將安翅苟可利生民寧辭輕紆雪區區後世名於
翁胡足記

秋水不可涉美人安得從春波芙蓉花盛盛秋水中非無舟與
楫所畏蛟與龍臨流不能采零落委芳叢

群動夜已息秋聲適何從仰視天宇高微雲浩無蹤明月在庭
戶河漢上縱從既莫知所始何由究其終我獨拔我琴微風入
泬桐爲作淸商調感激意無窮

昨日苦炎暑端居厭煩渴手短河漢高井深綆難折此夕秋已
淸一洗塵世熱紈扇委深笥輕羅換疏葛天運無停機人生自
悲悅念景一以遷流芳逐衰歇洞庭生微波明河湛初月落葉
辭故枝驚鴻亦飄忽爲謝同心友胡爲久離別

我有一樽酒獨飲不成歡豈無骨肉親悠悠隔河山亦有平生
友合併良獨難古人千載上世遠不能攀何如與明月徘徊松
桂間月既知愛我流輝照衰顏我亦知愛月試心同歲寒長願
玉宇淨河漢生微瀾四海仰餘照親友各平安哀哀見明月人
人無苦艱此月不可負此樽不可乾天地等蘧旅流年劇驚湍
古人難云遠其言若芝蘭舉觴以和之對月更盤桓

讀國語二首

成周昔全盛欲以母權子用此實王府爲計無乃鄙埜川以爲

潢川竭潢亦毁至我單𢹂公論列一何偉當世不見用後王宜
鑒此爲王怒開謗乃使衛巫監欲遏一己欲異彼萬口箝防民
甚防川川壅宜潰大民言苟不宣禍至無乃烈先王置謗木政
心有闕遺瞽史典矇瞍賦誦左右規百工及庶人人賤言不廢
聖亦擇芻蕘賢當受書之

詠史三首

百金購馬首為計良已疎如何不崴間一至三馬俱然駘亦中
主謀國乃不愚一聽郭隗言虛心闡良圖黃金築高臺東帛走
中區蹈房閒由館宿寵貯名姝五鼎列珍饌駟馬駕高車今年
迎樂毅明年迓由余泰持百二除六國日丘墟燕小獨後亡得
士諒非虛昔者智襄子獨擅六晉独一舉滅范氏再舉圍晉陽
韓魏為執轡意氣何揚揚以水灌人邑自負力莫當誰知蹀躞

間身死國亦亡恃力不務德覆轍乃其常
吾憐晉陽圍沉竈且產鼃不浸僅三版民志卒無它乃知繭絲
利不如保障多鄙郭非不實民膏髓斁斁之遠不遐近君子意
則那先王有所屬尹鐸與民知智氏不好德獨李晉陽何

懷美人次韻答友人

出門■初昕入門日已陰懷彼千載人勞我一寸心歲月忽云
邁江湖一何深北度恨太行南遊阻桂林既負慷慨懷肯羨饒
遐禽感此獨繭絲中有太古音寫作梁甫調歎息淚沾襟

待王子充未至

屏跡去城闉幽栖向林阿永懷同心友褰衣越嵯峨恍聆走京
邑詠年阻關河結客燕趙閒頻渡許慈衍遐騖謝羈紲冥鴻鍛
細羅所念望甘遠中心良匪它夏屋蔭嘉木芳池茂新荷須君
此拜節日夕共委佗

夏日喜友見訪

兀兀少寤語悠悠多遠懷歛迹謝僧夏掩神企心齋美人忽至
止良友與之偕開然頹遐盧登尔觀所諧迹迩志弥惬情敦禮
無乖衣褐貴懷璧屬辭慚類俳積雨霽初夕清飇掃餘霾顧言
念幽獨日此慰高懷

投贈同志

仲夏暑氣溽平居愛高明東此西日炎四壁鬱如蒸鳥雀亦苦
熱群飛繞簷楹念彼褐衣侶引吭一長鳴諒匪立異姿栖懷霄
漢情高覩鬱成愜梢梢清風生嘉卉亦自媚為我類色頼攬物
感時序興言劇心旌美人一水間異日儼逢迎投此以贈之聊
濱慰屏營

次韻呂孝貞

衛國不好士養鶴皆乘軒夏禹后之聖甸劄拜昌言峨我十二
旒上有凝風雾見德一下之飛肯栖其禁世無偶儒人嗟此筏
誰論洪河西北來萬里日崩奔學海有源委踏勉宜自敦况有
典刑在共此北海尊

分省與同募諸君小集

日出詣公館春言歛何為名法非素習吏牘漫紛披况當兵戈
際生民屬瘡痍視匪適時器徒家君子知今夕復何夕群彥厚
遐隨繫馬及亭午開軒納涼飈須臾急雨至四座却蕭飂呼吸
異舒慘俛仰關盈虧開尊酌芳酒聊此慰衰邁知己諒難酬厚
顏祗忸怩

梅南書隱為上虞俞氏賦

草木本何心人情殊所託豈伊同臭味政尒高風挹眷彼東山隱貞節獨林壑攬此亦吳為幽棲達城郭玉立衆芳先氣壓群卉弱詒謀豈無意遺續斯有覺圖書日前陳琴瑟時閒作寤寐賢聖俱超塵坌卻故俗仰竟封名山餘為鬱擬起歲寒期莫負東家約

夏日齋居用蔡都事彥文韻

微生一世間俛仰異今昨爾微羲軒際慷慨孫吳略越含蚌哉珠浮湛得無怍含靈屬類稍畏遠乃艱錯仰天河漢高涉海蛟龍悲三遷日蕭蕭五湖烟漠漠沿蕩漁鳥性俚鬱麟麟縛衆卉華更碧孤芳紛已落動植迭榮悴崇深立飛躍回觀靜中趣卻慕方外樂況非軒冕姿誤嬰韍菲託己與向平期終赴名山約

分省早集懷錢貢外蔡都事湯管句

閒歲步我叔終年應丘壑一為塵網嬰竟負烟霞約今晨遑公署時暑秋已薄山翠落蒼插湖光映蘋蕨同襄二三侶分携異今昨況逢屬賢勞端居念離索蹉跎歲暮儺俛參書諾瑞事每參差憂時空審諤覽此山水勝寫我情慮惡遲子早還歸閒樽共斟酌

樓居

樓居爲朱夏宴寢宜清晝微雨散空靄遠峰獻餘秀深巷煩紆轍良朋亦時覯尚論黃虞前足以發蒙陋何當稅塵鞅遠跡栖雲岫爲謝荷鋤翁遲種南山豆

彥文縣兵餘旋冨陽新城道上賦詩見示因次其韻

四首

出門難行路四郊人跡絕畏虎如畏賊盜米如貪珠驅車候明發默共歷遠隔替犄剪妖厲聞者喜復歡誰能行伍間奮身先萬夫使者有所適陸行復桑流遲遲餘杭道泛泛富陽舟盡弃乃明訓宴安匪良謀不貴禍名揚所期無悔尤自古君臣際同樂必同憂天高河漢秋月白風露涼引弓激長矢願言射天狼仰視此熒惑卻立屢攙搶揩此七尺軀爲彼百夫防孤忠一以奮萬死甯何傷生人屬塗炭群妖方弄兵大將肅旗鼓三軍嚴視聽所重致天討慎勿姑覆畔綜觀塗兩觀虎熊行四征努力平南服持之奉

聖明

分署望鳳凰山

秋氣日以佳微雲不成雨青山天際來與我爲賓主飛龍及舞鳳突兀在庭戶須臾寒露收草樹紛堪數審予廩康姿詎意嬰

圭組靈縮匪天真驅馳漫塵土偶坐屬無喧曠容湛空宇欲去復踟躕此意當誰與

次韻彥文古詩三首

西齋對雨

江雨水雲國陰晴無定期靡靡歲將晏悠悠夜何其驚飈一以動落葉漫紛披人情異舒慘物運互推移君子懷端居玄覽父忘疲客至即共飲酒行勿傳卮爽勝不計遠句巧寧厭遲窗橙瞰餘綠秋菊含晚姿豈不念儔侶日夕共委蛇所覯蒸冲默勿漫費煩思

池上

空池納光景皎皎無緇翳性潔不容滓體虛能照人古人以水鑑鑑心不遺身所以辭纓侶亦欲濯其塵纓解擾可結塵汙不

可覩凝觀池上者當知清濁回

對菊

我有舊栽菊蕪穢北山隅蝸來三十載誰復護根株非但歲月久况茲川路殊憶昔少壯時覩爱日歡娛每逢佳節至掇英汎尊壺持觴送飛鳥飲畢卧蓬蒢今辰屬遲暮目斷歸雲孤終然耆真賞時復過君廬

送邵同知分韵得來字

我折錢塘柳君上越王臺越臺今寂寞昔人安在哉空餘鏡湖水蕩漾小蓬萊千巖雨新霽萬壑淨氛埃山色時時好荷花面面開流芳殊未歇彌望待君來

次韵沈仲説答蔣子中遺山水便面詩

瑞居宴脩景尚論天人際紈扇遠寄將咫尺山水麗出入懷袖中盈盈落空翠樂此虞齊琴傲彼羲皇世攜攜來清風妙與天者契

夷白齋藁卷之二

夷白齋藁卷之三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古詩五言

發吳門

少壯不觧武衰老却從軍將相出師部伍各駿奔伐鼓震城闕樹羽陰秋旻水師敕龍驤鐵騎紛雲屯軍容亦已肅士氣悉欲伸載詠東山什感激為逡巡顧余廉康姿厚忝羆虎群頽然介胄間見此逢掖臣微禄不逮養匪材胡足珎驅馳寵辱途俯仰媿君親秋風吹海濤落木滿江津去去勿踟躕浩訶天宇新

大江

夏后道九川江源起西極想當疏鑿際毫髮無遺力奔流赴東海吐納潮與汐萬古天塹雄洶湧限南北時秋八月望烟霧四開闢皓月麗中天華星列東壁衝擊亂流檝仰送搏風翮脈空牛渚舟氣儆南攫席平生臨深戒兩至每覩惕此夕獨騃狂四顧無與敵風伯引輕帆百怪皆辟易前瞻狼五山亭亭倚秋碧

狼山

狼山一何奇崛起大江滸橫截捍奔濤離列戍四五人言秦皇帝鞭石走中土意欲跨東溟鐵彼神霓倡此石乃其遺為山儀狼顧斯事雖云誕儔説自前古我疑融結初磅礴元氣聚地脉引東南歔吸不可覩層巔屹浮屠下瞰具岫雨行行入淮甸此勝無與伍

通州

渡江湖始平入淤澇已落泊舟狼山下遠望通州郭前行二舍餘四野何漢﹅近郭三五家滌潞帶蘩藿對州日停午餘暑猶更塵市井複喧囂民風雜南朔地雖江海商俗有魚鹽樂如何廛里間生事漢蕭索原隰廢不治城邑斷可託良由兵興久羽檄日交錯水陸飛芻粟舟車互聯絡生者負戈矛死者棄溝壑雖有老弱存不足躬錢鎛我軍寬

王師畊戰宜並作惟仁能養民惟善能去惡工官非不明下吏或罔覺每觀理亂原媿乏匡濟略撫事一興慨悲風遶寒廓

如皋縣

曉行過如皋草露凄已白井邑無人烟原野有秋色緇褐兩三人牢落復四辟侶訝官軍至哄立衢路側伊昔淮海陬土俗勤稼穡潟鹵盡桑麻閭閻皆貨殖及茲值兵燹道路紛荊棘十室

九逃七一頑三嘆息

王師重拯亂主將加隱惻戎吏剪蒿萊分曹理鹽筴春﹅恤瘡痍遲﹅歷阡陌上天合助順九土期載闢白首忝戎行臨風增感激

海安

淮海水為利轉運有常程積渠如積金守防如守城近聞渠堤壞水決劇建瓴我軍賴神速戮力障頹傾舊防幸已復新備亦宜興古人重舉累日費千金并勉敵務回糧足遺資力畊鋤茲淮甸間沃野富吳荊草萊日加闢餽餫歲彌增勿使土遺利坐令諸儲竭東南力可舒根本計非輕缺弘中興業斯事力當行隨儒無長算觸物有深情冊﹅趨畏塗戚﹅懷宵征

爛泥洪

猛虎尚可搏蛟龍亦易屠惟有爛泥洪為蟲天下無醫嘗甚蠍螫為聲數雷如壯士不敢觸觸者無完膚一齧使筋露羣齧令骨枯牛馬齧盡死刲茲吐者軀造物仁萬類愁此獨吳需得非無草蕃變化劇蚍蜉譬如蟻與風所貴日祀祓否則必滋蔓﹅革古難圖我欲訴真宰憤切搬色脣

上帝必震怒下令致天誅薪杖將中軍風伯為前驅一鼓清八極斯醜除要通尔蟲法必職尔洪理雖瀰聽吐秉系狩廊草巻詠鋤要令泉蝌都化為粃稻區作貢奉明祀廟更報鋤鉢

泰州

吳陵古名邦利盡揚州域舊城雖丘墟新城如鐵石昔為魚鹽聚今為用武國地經百戰餘士恥一夫敵征人還舊鄉下馬問親戚觸踏慨蒿萊排細認阡陌柜﹅霍將軍出入光百辟位重

言益畀功高志彌抑晉故教仇讎不肯懷第宅人羨過家榮驚喜爭太息白日照旌旗閭里有顏色皓首太古經雖勤竟何益

上梁

夕次泰州郭朝行上梁里岙而瀾兼葭秋風落孤木顧聞承平際魚鹽賤如水蕭貨聚叢祠謳謌動成市中原正格鬭擊柝閧四郊官道日榛蕪生人等蟻蟻依﹅烟際舟兩﹅舟中子來往賣魚蝦出入官軍裏生長離亂間不識紈與綺失喜見

王師被服多華靡買物不論錢僕﹅更拜起何當罷戰伐萬國收戎壘山河歸帶礪車書復文軌有地盡蠶桑無人不冠履腐儒亦何需歸山守松梓擊壤盡餘年此樂無窮已

令丁鎮

水路轉下衆遠赴令丁鎮落日淡平蕪荒村帶寒燐平時富魚

稻粃薄民不困蓬炎亦時豈足以樂饑饉江湖歲或歉老弱行螌螌相携就淮食不得辞遠近四野今盡荒百畝無一壟鞠為蒿與萊無復限封畛師行輜重隨士飽筋力奮經費固有常變通亦宜論吾聞古賢將羊陸開吳晉食足邊備多高標邈千仞

務子角

頻歲事行邁敢辞筋力衰官軍渡淮海父老迓旌旗騎士盡艤艫舟師皆水犀踴躍越敵場謳謌雜華夷行行務子角所過悉蓊薆草木未黃落風露已淒其僕夫既謂我歲暮寒無衣故鄉日以遠道路日崎嶇我方戎徒侶師行有程期貴賤皆形役遑敢恤其私類有問花者議論各瓌奇有酒即共飲聊慶慰覊離

高郵

秦郵水為國層城高嶙嶙三面阻重湖深湟中蕩滿常憐秦太虛材兼文武術廩慨談孫吳議論每奇崛逆遊二蘇間文采尤駿敬平生英邁風想像見彷彿余亦何知僶俛扶戰伐歲晚過其鄉徘徊為終日憶昔元祐際中國久寧謐二廣獨猖狂公心常憤切中原屬塗炭四野多白骨使公當此時豈惜焦毛髮秋風吹淮甸征騎四馳突九原不可作悲翫暮蕭瑟

寶應縣

秋風日蕭颼百草各頹靡零露泣寒螢客子心欲碎寶應古名邑妥亂生聚殘市井皆官軍道路盡蕭艾主將行遣郵遺民望旌旆共願早休兵還鄉供負米

述老嫗語

歲暮涉淮淮不辭行路難從軍豈不樂即事每長嘆老嫗八十餘日晡來朝飧自云遭亂離零落迹路間豈無子與孫丸軍皆不還男戰陷賊壘孫存隔河山數月無消息安能顧飢寒語畢與涕垂使我心悲酸上天本悔禍對帝方攜患近聞山東變世路漸多端悠悠顛沛人何時即平安

淮安

此邦惟楚州水陸居四達回淮以為塹天險不可忽昔聞里中人功蓋天下傑能受市兒辱羞與絳灌列常慵躡足際事與追亡別走麻既已擒狡兔安足恤疾風吹空郊霜下芳草歇行過寄食地尚想還鄉日王孫迹已陳漂母名未滅遙望濟飴間風壓丘隴屑

九日從陳醫師所寓得甘井課童子分汲

世亂遠為客迫迫淮海濱空城百戰餘多非舊人民十井無一甘憂心渴生塵蕭條值九日無酒亦無親偶過同宗友款吠意何真為我備茗事芳潔無與隣一啜喉吻潤再啜肺腑新三啜眾體平四啜百慮伸連啜至五六高歛如有神吾宗知趣流豈遇孫盧倫得非上池水沾丐及時人呼童挹飛盎走汲勿辭勤飢渴及渴飲屯井棄勿論澤我枯槁容滋我衰病身沃我冰炭腸餘潤及朋賓古人飲菊水其壽及千春今余遇菊日飲此樂欣欣哉詩謝宗友勿以瞥見嗔

傷菊

終歲事行役所歷厭蒿蓬偶過衛子廬庭有幽菊叢淮海風日高秋旋黎黄中摧落凡近態粹有靖者風自負文人行肯為兒女容卑然搖落際見茲群卉雄是時歲將晏不意有此蓬縫緣去後迴眷若情愛鍾衛子屬屯邅我亦闕逆從歷廬既易主庭菊暖無蹤鞠為雜家區腥穢產蛆蟲我聞長太息扼腕為忡忡

不菊雖植物正色映霜空氣含逸世韵力著扶衰功託根君子
庭誓言期始終中道或改度殘賊遂負函物理有屈伸世故無
終窮悲湯亦何益極目送飛鴻

夷白齋藁卷之三

夷白齋藁卷之四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古詩五言

公退述懷

鷄鳴夙從御日入還楽制事無希世心亦復勞其形閒閑用武
日百伎有期程空言不足施退省汗怕縷中衢積塗滋滑滑不
堪行猶雷策羸馬一步一凌兢入門無它慮偃卧就南榮永娛
進名但冥栖無所營

武夫脩所居屋成之華戲贈

我昨炙東里君方客中吳我至已投館君來始嘗居我屋雖湫
隘可以置琴書並軒五六尺種菊三四株公退即飲寢或擬陶
潜徒君居擇高明堂堅加邃嚴背陰而面陽中容而外氣首閏
真如室八寶羅明珠天女散妙花粹紛霏且姝令欲人其人必
且㕓其㕓去草當去根愛屋廣愛烏我器若鉛刀僅堪一刿需
君材如太阿可制千於莬利鈍迎不俾趣舍宜兩殊雖居市㕓
内各在東西隅朝游或同慎暮歸仍異塗終然念羈旅時處狂
軒車摘我黃金英浮君白玉壺議論天人際咲傲羲皇初趣生
有妙理不飲復何如

次韻答趙本初

藹藹霜露下蕭蕭鴻鴈征春從越城戍秋隨淮甸行斛却紫霞
佩換得曼胡纓蚫酬一飯恩遑恤千載名新詩辱遠寄金石鏗
有聲欲報之瑤玉臨風空復情

海安遇颶得風出爛泥洪

舟過海安牌路轉欄泥洪水行九十里決滸趁泰潼月黑星漢
高四顧無人蹤縱有百丈揮不如數尺蓬是時天宇霽餘霞散
晴空萬師無乇術仰面呼南風夜久水鳥鳴出沒西復東其聲
類人嘔見者怒挽弓吾聞亦駭異莫究吉與凶得非旱溪區池
汙蚊蚋鍾暑夕替人膚蜂蠆尚可容此鳥痛蚊毋吐蚊利於蜂
柱柱陂澤內雖呼命其雄春氣一以和託巢蘆葦叢此鳥信可
憎使蚊放未逢所愛士命徒手刃菹草中晝伏夜狙伺為毒甚
斯蟲我方事師旅禁暴哀人窮此輩倘不除疵民安有終所遇
戎吏卒反覆閱盲聾亦實備官守責在兵與衆自古處過圍盜
職商乃通陽德始發生人事宜肅雍備書雖有捏戒行憂慮徒
歎息長路人何由辭轉蓬

聽謌水調有感

江流清復清江草接江亭何人謌水調餘韻入青冥歌者不知
苦聽者有餘情坐令離別客白髮鏡中生

翠雨亭

華構帶脩竹窈窕清湖潯時雨捎空翠綺疏生晝陰飛蓋集芳
侶鳴珂雜春禽中有孤栖鳳懷哉多好音

下塘道中

謝村

舟行謝村路卻訪義橋營妖骨埋荒草秋風沈殘腥青山不改
色紅樹遠含情當日閑風鶴俱疑是晉兵

塘西

盪舟復指楫日出還亭午風迴五林秋雲擁塘西雨蕭蕭拂蓬
槳坎坎迎神鼓對此欲忘歸傳橈更容與

東阡

喧呼東阡道蒼茫魏明發萬斧入中林千夫攜鉅筏閑山日頹
頹世路增險爲此物誠何尤徒以材見伐

南潯

南潯古名鎮舊為商賈區今日留兵戍壁壘控江湖邊空含馬
驚秋波秀芙蕖此地為過圍何方非畏塗

荷葉浦

昔年荷葉浦椎剽伏蒲萑日夕相狙伺承平為禍患茲辰乃蒐
狃慈歸咲釣閒但開明月夜時唱采菱還

中塘道中

風口

漢塢晚含風山營夜依谷栖鳥息復驚歸雲斷還續盡舸止宵

征連艣咿尾宿戍鼓雞鳴笳秋聲一何肅

東塘

輕舟下溪口卻轉東塘路雞犬近相聞煙樹連城戍雖經兵亂
後漸有承平趣處處白蘋花家家紅槿樹

大麻

大小兩麻村中藏萬家塢樹連起山雲草著高亭雨地力本宜
蠶民風近知武欲問漢文翁何時復淳古

色家堰

依依楊柳津靡靡色家堰水出風溪口山聳臨平西地經兵甲
餘人佀官軍從往歲羽書頻今年魚未賤

上塘道中

尹山

人傳周吉甫遺墓在句吳蕭條入墟里泱漭帶烟蕪豈伊姫臣裔散落處江湖負耒林丘下容非隱者徒

吳江

城邑帶秋水盈〻笠澤涵西風一夜起鴻鴈盡南飛晉日東曹掾唐朝左拾遺長揖謝軒冕悠〻千載期

垂虹橋

出郭而如注入舟天欲低飛梁跨雲渚嵽嵲亘長霓三江風水急五湖烟月迷風音鳴黄子兩舟此入齊

平望

下田不憂旱高田正宜雨四野已足霖三吳復無苦且酒及豚蹄瑩盍雜鷄黍鼙鼓樂社翁燒燈迎田祖

嘉禾

禱〻由拳縣亭〻檇李城秦漢相吞噬吳越競戈兵靡〻風露夕離〻禾黍生千載陸夫子遺書昭日星

石門

迢〻石門路舟〻烱村暮耿〻櫂謳聲泠〻不知履水宿信風波宵征犯霜露自愧匪賢勞何由拯黎庶

崇德

崇川據四衢城郭開莽蒼水陸兆芻粟軒車遰英蕩氏加州牧賢而足田畝長我欲觴芳舟相尋慰懷想

長安

上堰如上山下堰如下陵躋攀劇分寸倚僕加戰兢有形必有役無竟亦無驚為謝津頭吏誰是魯連生

題蘇昌齡西澗詩意畫圖乃黄子久所畫子久自識云

華陽逋客作

逍遥西澗翁泙漫華陽客渴飲杖頭瓢醉卧溪畔石澄觀無聲娛默聽寥有跡琴回雲鳥飛側耳川流激人籟靜瑜闐天機動於爵冥捜屬畫匠繪寫遺刻畫此客不可作斯翁老無斁寥寂西澗畫今人心莫逆

題黄侍講所著王友樵先生墓銘後

隱君千載士太史百世師刻辭銘友樵其吉王無疵我觀讀騷作古道殊未衰斯人不可見斯文其永垂

夷白齋藁卷之四

夷白齋藁卷之五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古詩七言

楚州舊將行

楚州舊將守楚城身與犀兕殊死爭父母遭烹妻子戮終天之恨何時平近從　王師却復楚歸尋父母身死所忍疼剝血濆白骨髑髏無言泣如雨烹父之卒今尚存忍懼渡饑前白陳將軍將卒泣勿畏我忘為國非為親群兇所重在其首泣葦匹：漢何有若令殘戮止渠魁親骨有如當違將將軍將軍孝且忠天地有盡悲無窮吾聞古有王陵母伏劍殺身成漢功

東皐隱者詩為范思賢作

錢塘隱者東皐子讀書賣藥黃門裏不是兩朝防禦孫至今住近蒲橋市蒲橋東頭楊柳青門前好山終日横承家善起小兒疾妙古不求當世名韓康之後誰流亞宋有已共無來者世上如今市隱人紛紛見辯思賜夫根砌有此東皐生百年飛電而金經江湖鼓渡餘千首風月無細鶴一笑須含亦泛忘枚客賣藥青門始相識為君長嘯上東皐極目千峯倚空碧

次韵玉山倡和詩

東方日出浴咸池夸父逐之死不歸彼仙之人列與莊寓言非寓狂非狂雜南有箕不簸揚此語在詩理不爽彼幻乃尔為詩張風飆飆千仞翔鸞之蠱蠱獨棲梧桐風八月霜露凉芙蓉始花水滿瘠美人贈我明月璫何以報之白玉瑞舉觴不飲意氣飈出門一哄江㕭㕭人言名教樂未央明哲所貴惟守常安

泪淶勸封醉鄉我聞夏啟時聖亦師務光密子乃得友鳴琴不下堂人生莫歎居無傳林宗乃為竹度留李膺亦復同仙舟平生癡絕顧虎頭我歌此曲君聽否為君更賦遺遙遊

次韻壘虹橋泊舟倡和

何年伐石駕危橋鯨浪翻江白雨飄勢拄三吳虹倒影氣吞七澤水通湖重闕有怪犀難照黃草無名火不燒伯國黃金開鑄像王門白玉想為標功成海上身先退膽厭江東舁可邀歲月幾何流水逝山川如舊古人遙遙來增歎何由內篆鑄去樊籠不可招飲宕蕩病身歸錯曲窮冥方丈倡中佯起人尚以鷄為卜楚俗相傳鵝鶩鶩白雉文章論倚伏欺椒文能賦浮瓊五湖帆景隨騎異萬里風箏鐵處景却憶春暉樓上去為君截取玉為簫

分題賦得太湖送鄭同夫

朝餘太湖水暮飲太湖秋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居上頭上東試地五車氣下浸日月涵斗牛鷁首之舟從此逝功成身退合天道聲名萬古蘇伊周江東此兵輕冕旗長揖齊王歸故丘蓴羹鱸膾何足道上與造物同遨遊唐家拾遺集許泒館湖上食杞菊不與濁世俱沉浮三人之生不並世出處雖異心則侔至今血食太湖上上下雲氣乘蒼虬今君遂到太湖渚試翀三高祠下路借得龍威一帝風送君彭蠡湖頭去

職若疑當家譌之互

疑人所較　坯

送毛生歸越

昔人受易田王孫孟喜梁丘同一門卓哉古學貴師授嗟尔毛生敏而秀侍父居官千里餘從師問業三冬後越王臺上瞰滄溟百川趨之終不盈毛生東歸究源委看見陽烏浴底生

織錦篇

絡緯秋啼金井振佳人當窗織鳳麟流雲拂拭春無痕消刻化作錦鸞文銀漢含風星斗搖虛空迸出黃盤鵰為君裁作宮錦袍李得當年盧摯傑妾家本住牽牛渚與君誤船同心纜人間乃多離別苦夢落陽臺不成雨腸斷無心為君織向君拋卻丈機石何時頭戴蓮花巾相伴雙成種白雲

青絲絡馬頭送李貴章

青絲絡馬頭進宮古蘇州蘇州城東萬斛舟前年運粟直沽口送別江亭折楊柳承恩頭插上陽花錫宴尊傾光祿酒江上今年楊柳黃辟書千里有輝光勇騎闌外將軍馬能食閩中荔子漿閩中女兒顏白苧把酒勸君為君舞將軍好文不好武自古閩中稱樂土

送李景先錄判

閶門柳枝短君行不可綰贈君不折楊柳枝勸君飲此金屈卮丈夫持身誓許國要用當謂傳別為青絲絡黃金勒進官都陽山水國何處春風最憶君琵琶洲上蘼蕪碧

送謙還吳

西風蕭蕭鳴鴈鳴行子悠悠隨秋旌百年衣食仰斧斤四海甲兵紛戰爭銀將筆札事卿相以備戎行陪俊英軍中草檄吾何有馬上操觚汝所能人稱阿買八分好我愛永興戈法精吾女呻吟學言語汝兒讀書知姓名中年竊祿正為此使有石田歸力耕汝今還家我羈旅各勸加餐調寢興陛堂再拜謁從母兒妹駢跪啟吏迎扁舟石湖上先隴霜露既降草木零丁寧為我戒樵牧慎勿剪傷松柏青我欲還山結茅屋玉岳逍遙期向平乞身時寧苦未許南望白雲勞我情

謝使義參軍自京師還言中書危參政見問且訝無書因述詩寄謝

參軍遠歸來白巷為言廊廟高峨峨故人誰為國柱石臨川先生危大參猶蒙問及且見訝十載尺書無一緘憶昔相從客燕趙削去遐晰無猜嫌辱陪五更佐三老勸講六經陳二南御史不容丞相忌司隸側目宦臣讒敗身黨籍之冥望託跡丘園求孔睇執令猥會三見黜自分嵇康七不堪平生不解帶刀劍晚歲強使聞鞞鈴鞞錯怕騎將軍馬面皺羞著從事衫折衝師旅非夙習奔走戎行真可慚危言重畏速官謗徵倖不遂供親甘慰情愛託筆織女與國未鮮添丁男胡為長年在道路磨不磷腰突不黔幾回乞身向落省未許瞭背歸茅簷終當扶衰謝寮友往去結屋依山嵐鄙夫出處蓋如此為報先生聊口占先生事業日異是論道經邦民具瞻早令四海偃兵甲盡遣百姓趨農蠶時和歲豐我所願功成身退公當語它年若訪赤松子一笑相逢掀紫髯

孟冬觀淮水

孟冬日日東風狂長淮水與風爭雄層濤如山勢欲立怒潮逆上相顧頡頏大舟亂流流輕急人馬蝗集駭欲僵篙師挾拖誇好手迎風數浪抑且揚小舟任波誇勇捷翻如一葉凌空翔須臾掀舞浪花裏迴瀾百折爭低昂我聞夏后分四瀆百川受職皆循良邇來洪河恣陸梁清濁混殽淮舊防昨者　王師塩淮口坐制鯨鯢如犬羊天吳罔象不敢動河伯故道誰之殃漢武當年塞瓠子勞民兆亂終搶攘中原父子化魚鱉至今千里無畊桑我欲愁

帝勅河伯便渡故道安天常清者自清濁者濁勿罥約束千明章不然　帝怒速致討河伯戮死吁誰傷

鄭遂昌以趙魏公所題高尚書畫遺沈東林要予賦詩

高侯高侯畫無敵魏公之書何可得半幅冰紈不盈尺千年老幹化虬龍氣扶太陰雷雨黑彼美幽篁尤正直挺身故有千鈞力赤松子孤竹君鄙夫與爾情最親道遂戕㘴東林下秋菜相從鄭子真

題五王遊春圖

五王坊宅五雲中天伏時來駐六龍君王不厭家人禮兄弟惟知友愛隆每日朝回從飲慱今日胡為遠遊樂曲江池上杜陵南花氣醉人柳陰薄天子無為四海平梨園法曲教新聲教時宰相寧憂此誤國奸邪計已萌當年若實千秋鏡友愛如初梟

變倖只緣花色鮮移人萬里家歷蜀山永一幅丹青感慨多開元事業竟如何自古宴安為鴆毒至今荊棘嗅銅駝

題馬都事壽椿堂

堂前古椿樹問年不知數枝枝茁芝蘭枝枝承雨露茁南之椿昔同根淮海移栽子渡孫共持春酒為親壽但願親年如此椿椿陰滿地休教掃留與年年蔭萱草

蛻白齋藁卷之五

蛻白齋藁卷之六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古詩雜言

沈孝子行送醫師沈伯新

呉淞江來自天目山奔流倒海無時窮川原藪澤侶东布鷄鳴犬吠俗與太古同鄉人沈孝子築室居其中辛勤自食己之力仰事祖母年九十黃髮兒齒顏如童日出適田暮所作日入歸家奉温凊一室之內慈孝歡愛究有孫曾風厲日閉户讀書史閨門上下皆肅雍省身攝戒書且惟飲膳湯藥必先嘗此心謂可對吳穹至正十年夏六月祖母遘疾泣來孝孫泣側息憂忡仲弟杵躬迎伯新甫醫貴三世術乃攻伯也切脉不用藥急進

臘本甘如飴以意取劫起痱工起居食飲復如故妙術陰與孝感通壽為五福首孝乃百行宗醫師寧百藥為人恤瘝病吾聞孝子世積德慈愛固應天所鍾如何命扁去已久世上復有太倉公我許孝子行送君勿悤悤但願人皆躋壽域樂有孝子心融融嗚呼樂有孝子心融融

黃雲窩為玉山作

草堂之仙人隱居玉山陲平生盜泉不肯飲惡木不肯栖就山為窩黃山雲雲脉玉泉茶脉芝黃以菌蠢彭亨之石鼎然以盛緬懷蜁之封故洗開松風汹湧出澗壑化作雲氣爛熳千虹蜺臣歷道士來會稽姑㕮怒罵皆成詩尋常一飲即一石蹴破甃中天地皆醯鷄不厭陶家治米薄却愛玉川文字奇舉杭猛吸如鯨鯢悠然相對執賓主窩中自來無町畦乃知渾沌鑿不破

纖使先天之子亦莫窺端倪逍遥吠叔南華老亭與胡蝶隨春
遠

我今有所思寄于山人

我今有所思刀在越山陰越山遥遥青入海參望特起上與浮
雲齊客有臣盧盧白子昔如吳門歸會稽口誦黃庭經頭戴白
接䍦往來倏忽不可知上下風雨騎虹蜺仰參赤松子俯接青
牛師左手揮盧敖右手拍安期醉攬北斗酌滄海長嘯濯足脫
巾掛在扶桑枝我嘗過之玉山下要我八極同遊嬉塵緣未割
妻子累一去不得相追隨天台仙人禹子微陽明洞天曾見之
遺書遠報雪巢子烟波萬里來無時扁舟我欲東南歸鑑湖之
水清漣漪授予玉匱書茹子苗山芝逍遥廣莫趣弄冕翻然却
哄賀狂客為誰白首居鴻積

空明山人辭

丹丘子空明生結髮為吏千公卿懸河之辯從漢衡法家之書
刑與名少年騎馬入公府白首尋真歸赤城赤城仙人下青冥
手奉寶簽邀相迎盧望勅往委羽洞服事劉郎為弟兄劉郎乘
風朝紫清雲為旗兮霓為旌盡留瓊田教種玉約以不死三千
齡三千齡在何許來往東吳陵西楚看成珠樹著三花芳風鞭
鸞却輕舉

烏夜啼引

閩人王呪為淮東元帥府參謀被誣繫獄部使者役
泰州尹趙子威獄之平反其冤

烏夜啼在庭樹烏啼啞啞天欲曙阿兒被誣身繫獄盤室煩冤
受荼毒烏啼胡為棲吾屋下堂唤婦起聽烏忽喜誰南兒有書
書中報道兒罪脫此樂欣欣天下無兒歸拜母為母說泰州使
君當世傑執法霜臺舊司臬明如青天皎如月兒獄平反解縲
紲已死得生誣得雪海可枯山可裂使君之德不可滅烏啼愛
我庭樹枝我愛使君君不知使君歸朝奉
天子日日聽烏為君喜

玉笙引

金華仙人周子奇能吹三十六簧之參差孤音間節傳白女媧
氏上引浮丘公下接王子晋來往伊水之濱維氏山頭
雜宮徵亂澄風嗷䳒能使兒神上下莫得窺端倪昔年西王母翩
翔會瑤池親遣侍女董雙成學得妙曲崑丘歸至今縹渺十二
之玉城餘音長繞蟠桃琪樹枝請君休汗漫我欲與尓期着非
鈞天即洞庭仰參軒轅帝俯叉虞庭夔後天而老不死長追随
周子奇此曲莫向人間吹

律詩五首

與福陵會參文仲學古二首

蘭若臨江次層城壯海壖地通重譯貢門泊孝廉船人事崇田
役春光敎雨前未忌栖遲跡來此欲逃禪
兵革難虞除忌君減帶圍折衝存俎豆贊畫參樞機交義陳雷
古功名管晏微江城花爛熳莫惜典春衣

送謝參軍

參軍趨府日父老借恂時重爲蒼生起當酬國士知功名君不
忝筋力我將衰送别春城暮深杯莫厭持

次韵答高元善

跡忝芙蓉幕心依庸影閑老驚詩鬢短貧覺酒尊慳特達高書

記清新庾子山多情憑塞鴈時寄一書還

送錫治中

翼〻平津黃鵠〻千里駒起家叅上郡振譽騁康衢別駕恐非
忝處君德不孤青雲有知己寧許憇南湖

癸卯二月十二日常熟阻雨寄吳門分省同官

一棹吳川路頻年此往還海風寒挾雨戍火夜連山澤國龍分
節邊城虎據關故人南省幕連食佩珊〻

琴川懷古

揖讓思虞仲弦歌憶子游學文須到魯試禮必宗周俎豆今如
此干戈尚未休衛非劉鵠子安敢話屠牛

十六日開船值北風大作復泊北門

風急江難渡春寒雪更飄琴川雖有檝跨海恨無橋使節辭吳

近官軍去楚遙北門仍繫纜山雨夜蕭〻

二十一日渡江

渡江風日好掛席近扶桑萬古天為塹中流葦可航導川思夏
后跨海詫秦皇跋涉艱危地低頭愧孟光

三塔寺訪寬老禪

人世難行路禪房獨掩扉鶴飛知客至雨歇見龍歸天地干戈
滿江湖故舊稀愧非韓刺史臨別更留衣

訪本覺欽長老不遇時欽公在南堂退居

來訪南堂老扁舟興盡還耳聾猶說法地僻鐘掩關稀竹遶春
雨閒門見遠山題詩託端叟為報鬢毛斑

留別仲銘二首

南國新開士前身休上人賦詩追鮑謝揮翰擬梁陳雨歇水西
寺花飛劫外春相逢又相別離思滿江津

方外碧雲句人間白雪詞江湖相見少塵世別離多水宿隨危
磵岩栖憶薜蘿何當謀一壑老我共婆娑

送姪讓從軍武安

送爾從戎去秋風幾日程水通彭子國山擁楚王城虎帳觀
睽犀船五兩輕從軍古云樂今我不勝情

世亂難為別他鄉漢暮秋愧余叨入幕念爾獨登舟李子袁空
嘆班生筆誤投恨無田二頃歸老石湖頭

素白齋詩集卷之六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律詩七言

秋日雜興五首

彈鋏歸來歎薄遊西風吹老黑貂裘試詩見慰慚錢起拂榻相迎媿隱侯擬學楚人歸種橘虛勞蜀客望牽牛五湖烟景依然在還許扁舟伴白鷗

關山搖落鴈飛遲江漢飄零有所思倦客自憐蘇季子故人誰問介之推露催絡緯窓間織風緝蟏蛸户外絲獨荷慈親念遊子倚門日日歎歸期

江頭久客日思家坐覺微霜上鬢華節序又催秋後燕風光爭荻雨前花倦遊已夢莊生蝶不飲何憂廣客蛇怪底朝來衣袖薄一川白露下蒹葭

一夕西風木葉飛盡猶落月淡餘輝銀燈夜夢還家夢金剪秋裁寄遠衣霜信早隨新鴈至素書深訝故人稀無因為謝東曹掾鱸鱠蓴香莫便歸

明河如練月娟娟坐對清光只自憐夜久不知沾白露夢回猶記到鈞天汝南遺老推黃憲海内諸公憶鄭虔萬里歸來無寸補論文慚愧到忘年

寄沈仲說二首

欲采芙蓉寄所思秋江風露正離離每回見月懷玄度何但看詩說項斯溪上燕辭華屋早枝頭魚上碧波遲太平無事差科了歸共原泉理釣絲

野人籬落並江濆竹裏泒泉竹外雲好學豪馳惟種樹莫詩司馬最能文小橋斜接漁樵路落日爭呼鴈鶩群獨憶訪歸亭上客久留城府思紛紛

次韻僉上人見貽

昇迹吳淞江水頭勞君幾艇遠相求擬為葛井三生夢更作雷溪一宿留掛錫好依黃葉寺題詩曾到白蘋洲它年重約吳門道杯度秋風不用舟

寄家兄敬德

庭闈一月違溫凊兄弟終年歎別離落日有時成獨立秋江無處不相思雲邊白鴈初傳信籬下黃花預有期甚欲卜居依北郭故人誰送草堂貲

次韻吕夫貞

西池風日何瀟灑公子不來誰共遊旗訝泖唱互斷續山色湖光相蕩浮秋華屋辭飛燕隔水好花如莫愁腸斷濯纓亭下路蘼傷猶繫故人舟

歸燕

年年此日便知歸欲去仍依舊壘飛故國定知通碧海秋風應不到烏衣吳宮避火鶯前夢衛幕營巢語昔非莫咲野人門巷小杏花春雨得泥肥

用秋日雜興韻作遊仙詩五首

飛佩飄飄入遠遊青藜為杖鹿為裘采芝新逐春遺老辟穀心期漢列侯又見秋風歸乙鳥幾看春雨戰蝸牛有時濯足溪頭晚一曲滄浪不動鷗

金東挂石好栖遲鐘鼎無勞入夢思每把素書聞裏讀細將玄

牝靜中推溪頭斫竹栽籠蹈石上栽松引兔絲去去盧敖同汗漫十洲三島與君期

鵬鷁高低各自飛龍泉何必吐光輝三株樹下曾滄玉千仞岡頭好振衣抱犢書存人見少崐崘桃熟客偷歸仙家不是無樓觀底事公孫不肯歸

中宮姹女氣嬋娟何意東君不見憐貞潔正同秋後月澄清直似水中天每持玉節朝群帝自掃丹臺謁寸虔臣妾自知無所觀顧君安壽樂千年

白雲深護地仙家千樹玲瓏老歲華羽客穿林收桂實山童扣露采松花烟横瑤草柔如駮石走蒼藤囘似蛇記得夜來歸路險緑江風雨撼秋葭

寄玉山

江上秋陰十日多思君不見奈愁何風高澤國來鴻雁雨入汀洲落芙蕖公子文章栽錦繡美人衣袖剪輕羅畫船亦欲溪頭去聽唱花間緩緩歌

次韻鄭遂昌奉謁范魏公祠

皇皇巻服儼專祠生氣渾如未死時天下功名韓相並關西威烈夏人知英雄未盡臣君榮父老頻瞻出狄旗昭代尚賢蒐祀事詩人聊得薦江蘺

白芙蓉

生嗔青女太精神玉立西風不受塵秋水洗粧朝白帝露盤加液泣銅人清涵漢武池中影淡寫崔徽鏡裏真腸斷深宮舊時伴年年相望越溪濱

次韵錢伯行白芙蓉

帝子西遊太液池一杯秋露為君持空令越女羞容貌不與唐昌共本支姬妃衆憐無語處風流全在半開時自移長信宮中去學得班姬淡畫眉

婁江即事二首簡郭羲仲瞿惠夫秦文仲陸良貴兼寄顧草堂

婁江江上樓居好滄海海頭城邑新蠻卽打鼓爭趍稅客抹珠來售人風燈照人不敢寐霜月湧波才一輪人生會合豈易得有錢引杯寧厭頻

秋風已過菊花期坐把婁東酒一卮排細月色樓中淌顛倒天光水底移筆翻已知簪背稳詩成偏憶席頭凝明朝又鼓吳松棹應采芙蓉寄所思

次韻仲龍喜陳竹方過東林隱居二首

洲府辱常數往回江湖相見重徘徊叔雞不為林宗至拜母曾期范式來烏鳥暮栖池上樹兒童晴掃竹間苔明朝又入城闉去一幅蒲帆帶雨開

空林風日變陰晴散策相從款款行心惡白雲飛處近眼隨孤鳥沒邊明敎期諸葛隆中卧且學龐公壟上畊老覺丈人才力健浩歌一曲大江横

次韻鄭遂昌喜雪二首簡白野監司

瓊真著地不沾塵玉樹臨風欲照人千古賦高梁苑調一枝梅冠漢宮春占年已喜無時厲祈穀何須拜水神却憶上番裁詔慶瑤階飛絮白於銀

澤國雲同氣若蒸賦成應不為憎蠅花間瑞木皆為瑞露滴金盤欲化冰甲觀影搖鳷鵲樹銀床聲斷轆轤繩懸知水部明於

雲錦認瑤臺皓月外

送曾宗炎

愛此丹山五色毛綵衣初剪勝仙桃奉親喜有銀絲膾贈別慚無金錯刀洲渚春深生杜若江湖波暖淡蒲萄王孫擬奏賢臣頌肯學山人索價高

次韻懷孝誠

少宗為築木蘭橈別後令人瘦沈腰采幾枝歸雲趨去載桃重赴武陵醉乘蓮葉春波闊夢落蓓花夜雨飄猶記共游鳴玉洞滿山明月共吹簫

次韻待琦上人不至

羨君方外得詩流杖錫相從海上留白鶴一聲寥廓曉滄波千頃洞庭秋鴈門未逆龐公隱蓮社行尋慧遠游望々佳人搁不至碧雲遙遞迴添愁

次韻懷玉山

滑々春泥滿郡城出門騎馬不堪行未能學道從根母且讀忘憂對艸生流水小池金動影春風深巷賣花聲停雲賦罷心如渴安得滄浪濯我纓

陸氏別業

寫宛西池一徑通赤闌如畫倚晴空風微燕雀飛塵外日淨扁魚在鏡中入谷謾夸盤往濮卜鄰宜住瀼西東綠陰滿地新荷發猶勝閒事飲碧筩

寄仲說

自昔龐公少入州偶因人事亦綢繆惡鳥棲止庭前樹扶木新悲牢上秋雨露山空驚物候江湖風急滯書郵此心酷似長庚月永夜相思獨不收

寄玉山二首

我愛玉山佳樹林草堂終歲有餘陰巢安翡翠春雲暖窓護芭蕉夜雨深寶篆焚香留睡鴨綵牋行墨寫來禽萬竿脩竹休教洗日々平安報好音

碧梧翠竹日扶疎長夏高堂可宴居雪上故人時載酒山陰道士近無書蒼頭指石安棋局稚子穿花奉板輿若見惠休煩問訊碧雲詩句定何如

水木清華亭小酌

柳陰門巷雨初晴蓮葉田々著處生濁酒且容稽井夜名荷不數未嘉榮波紋瑩逆微風起霞彩紅蒸落日明水木清華賓主勝莫孤詩社舊時盟

仲說留陳公原余往訪之

孝子之廬何處覓陳公原上白雲深山林不受炎歊氣雨露能生怵惕心流水到城無二里長松出屋總千尋蔡義白昔多遺恨三復猶令淚滿襟

留宿陳公原

五月城東訪隱淪衡門留榻具僧隣長林爭宿此山鳥短棹獨歸何處人松蘿屋月當户揚柳夾溪風滿津秋菊從今來往熟草堂猿鶴未應嗔

題陳公原仲說所居壁

忽憶美人來碧山松桂滿林幽且閒論心合在羲軒上浪跡漫居夷惠間夜雨思親雲氣白秋風泣血土華斑歲寒有約從諧老來藥竈茶日往還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律詩七言

次韻鄭有道喜王季野府判南歸二首

故人日下拜官歸河水南來侶帶圍策馬遠游天府膳食魚偏愛錦江肥叢叢故國山猶在望帝荒祠鳥自飛萬里欲將慈母綠笑簪城裏製春衣

海榴花放客南歸畬木森雲揔十圍綠蟻奉親浮膳味黃羊充餼劉秋肥恩承闕國榮三釜心切際都望六飛錦里它年須報政中天風露匝朝衣

次韻伯行投贈存齋

風捲浮雲雨歇堤柳陰池館白蓮明放舟有客尋師至問字何人載酒來剡曲頗從安道隱茂陵空歎長卿才角巾歲晚東林下短策逍遙步紫苔

三用韻喜季野歸

手攬紫韁扶忘歸燕山射獵雪打圍駝鳴關口曉風急馬牧原頭春草肥卿封舊諳親舍近蜀人爭候使星飛慷慨平生王子韜奮身叱馭肯沾衣

寄季野

積雨東皐如早秋公子不來令我愁題詩每憶許玄度賣藥欲期韓伯休柳陰繫艇水數尺竹裏讀書風滿樓長夏林塘何所似浣花溪上瀼西頭

次韻劉德方經歷

綺席無塵宴景光佳人宮様學時粧座傳白雪高難和瀾米香
芹爭可湘綠水紅蓮新漕幕紫薇青瑣舊朝郎鳳凰城裏曾聯
騎一路看花到上陽

送徐勉之慈湖書院山長

兩度秋風剔羽儀一官江海尚棲遲簿書猶屈龍縣掾術今
為學者師天上文章回北斗人間聲教極東夷慈湖東畔竹堂
日絶學憑将已易推

送錢士能建昌知州

建昌使君能且賢青春結客五雲邊致身得近二千石事主已
垂三十年天削臣廬開滿箔月明彭蠡浸嬋娟行春處處花如
錦禱梓謝中咽管絃

送王壽翁歸閩

十日輕颸送海舟之閩南去近東甌拚頭欲學孔巖父養子不
慚陳太丘蠏房石暖隨時米崖蜜風酣帶露収故園歸老平生
願殊勝官封萬戶侯

次韻荅泰文仲二首

艤舟復向三江口載酒依違二仲來丘園果吊已加餘将相求
賢無棄才柳色綠欺頭上雪桃花紅映掌中杯也應別後無知
己從此柴門不浪開

婁江舊觀已十日故舊偶逢泰與文數歷元龍餘子服賦高司
馬九重開西山柱笏聊容我東閣招賢欲待君解却金貂換官
酒賞花時節正春分

婁江雜詩二首

畫鷁東來薊拂茲郊原十日喜春晴彎弓看陌雲邊騎射馬同

登海上城歎向草萊詢隱德每因掾檣見民情自慚肉食還無
補慟哭空悲漢賈生

百雉堅城鎮海頭當風中夜爲維絲乾坤浩蕩鯨波息井邑蒼
茫蜃氣浮氐瘼東來皆可念妖氛西望未全收将軍莫負黄金
印一鼓歸封萬戶侯

與文學吉泰文仲遊王正觀

西郭維舟水滿津從容鄭圃得尋真蓬萊路隔人間世桃李花
開却使春風雨戴閣蚊拧磬詰詞魯與草堂勝交游不忝羊求
輩識戲相期跡未泯

次韻荅泰文仲郭羲仲聯句見寄

客路尋常江海上春光強半雨聲中習池無酒醉山簡蓮社有
心期遠公香爐旋溫婆律火茶烟輕颺石楠風不因二仲聯詩

至安得從容一笑同

次韻錢都事誠夫海上書事

左掖郎官漢客卿樓船頻泛海濤平夢騎黑鵠三山近臍落鯨
鯢一舸横南斗星移天使下東吳兵振蛟黿驚須君早奏平妖
策仗節歸 朝奉
聖明

送誠夫使吳門督漕事兼寄分院同幕諸公

掛帆南斗路秋來奉使寧辭道路長轉漕度輪滄海粟勤王爭
羡紫薇郎風生漢節蛟龍避花繞吳宮雨露香同幕故人如見
問爲言相憶鬢毛蒼

春日邵氏園池

獨眞園林帶夕暉昔年曾此戀芳菲柳塘水暖鸂鶒浴花徑風

酣蛺蝶飛蔓草拂衣人不翦畫梁無主燕空歸洛陽池館閑興
廢我欲春山賦采薇

送胡宣使赴都進表

使者樓船上九天鯨波不動一帆懸表章入奏三千里海宇中
興億萬年夏后山川仍職貢漢家勳業重安邊遙知此去多恩
澤帽壓宮花錫讌還

送高起文歸越兼簡陳伯昂王彥強

昔年同客百花洲繡幕朱簾映綺樓歲月幾何成契闊兵戈相
見獨綢繆閒撐坐對吳山雨掛席行歸禹穴秋最憶吾宗陳伯
子咲談真有晉風流

甬里祠前憶舊盟朝食把菊暮尋羹忘形直到葛天氏共飲況
有申屠生古來結交貴知己亂後離別難為情西風又鼓潯江
柁王衍為君雙眼明

寄楊文舉經歷

會稽從事獨逶遲拄笏西山秀入眉欲振家聲遵伯起不將文
法泥宗師風塵此日海駃騠實漢它年見羽儀一曲桓伊江上
笛夜深應有老龍知

寄顧仲贄

為問平生顧文學離居近日復如何秋高禹穴官情薄雨過越
山詩興多久客念君髮未白從君老我鬢先皤鑑湖一曲元無
恙歲晚相期載酒過

次韻謝挹菁送梅州判還寬山

畫船撾鼓待潮回山色留人不受催官酒醉澆羅袖濕離筵愁
聽竹枝哀秋風老憶淮南桂暑雨晴收海上梅莫學君家子真

叟變韓名姓不歸來

次韻謝俟寄梅州判

昔日吾宗陳太丘為言梅福政偏優（陳都事元禮嘗權知梁山州事）魚鹽爭集
海市曉雞犬不驚田社秋爽世羨君仍吏隱一廛老我欲歸休
裁書更謝錢塘守佳句難將雜佩酬

次韻謝俟書懷

使君五馬早承恩儒橋聲傳遠近村可為長生居鄭圃每回清
嘯過蘇門香凝燕寢秋將薦露浥銀床井不渾同樂堂中賓客
盛放京新著當開尊

十一月晦與同幕諸公登南高峯回過湖上小集二首

共上南屏第一層海風吹鬢雪鬅鬙山盤地脈來天目城抱江
流伯錢陵近郭晝行多畏虎並湖寒重未知冰倚闌聞說承平
事如是昆明劫外僧

落日湖頭艤畫船買魚沽酒不論錢共過天下登臨地却憶國
家全盛年綠水映窗紅勝錦遠山凝黛濃如烟相看此夕干戈
際一聽笙歌一慨然

正月五日省院諸公飲吳南城

每回公事少從容今日傳杯興頗濃飲散城南催畫鷁夢回江
上聽殘鐘長風萬里飄歸鴈疊浪千層駭蟄龍同幕故人期不
至晚山回首響蘢蓯

泊舟垂虹橋訪南北兩山寺候慕都事彥文

泰伯城中不少留垂虹橋畔却維舟佛灯下照蛟龍宅蓮社平
分鴈鶩洲王事有程塵泛馬僧心無垢月涵秋多情為待同袍
者遍倚闌干不下樓

次韻芮文寄謝省院諸公二首

西山雪後色愈媚杜筠相看每自憐豈有異才叅廟略謾陪時俊列胥筵玉蓬錦瑟留人醉翠葉敲花壓帽偏却咲當年諸騎省為誰嬰驕乎瞎狀

此日東吳接勝遊風流欲與古人儔城南宮酒春初熟湖上魚曾晚未收才娘㛐雪還入洛功高緣濯重安劉謀系惟慚輸公華業父歸歟盡掉頭

次韻孟天偉郎中看潮十首

海上初看一線低須臾排突與山齊平呑百粤天為勢雄偉全吳石作堤浩浩鯨波流似帶紛紛蝸角鬬如雞世間別有風濤險莫向平途信杖藜

天風吹海怒崩奔一擲乾坤勢欲翻正尔斷鼇安地軸可容持鼓過雷門驚濤怒激英靈氣斜日潜銷壯士冤却咲故鄉閑士女冶遊歸去近黃昏

江源來自敘山幽湖勢憑陵江上頭紫蓋黃旗收王氣青車白馬踏清秋至今故老猶興慨自古忠臣不自謀渺渺雲邊孤鳥泛豈知人世有恩讎

八月十八怒潮生猛於突騎白於繒風掀雲岳神龍化雷吼天門赤鯉騰樓船入海仙難問鵝革浮江史可徵揚旗勇踏濤頭去險卻吳兒世不能

千古英雄恨未銷海風吹上浙江潮怒驪驤鼎雖能敵雄壓鯨鯢不敢驕踏浪掀旗空逶迤臨流捐袂若為招扁舟浩蕩身先退輸與陶朱共采樵

雪湧潮頭萬疊多秋風蕭颯吼霆鼉直疑碧海金鼇撼渓怒陰山鐵騎過句踐功名今寂寞麻姑消息近如何憑君更問神明力翻卻蓬萊弱水波

秋風釃酒待潮生渾似羅江弔屈平地下有靈漲海若人間無主聽阿衡恩讐莫辨君親分忠佞難逃今古評寂寞長洲麋鹿不堪明月擁鷁旌

千古東南號海潮摩牙猶想未全銷氣兼日月分盈縮聲振山河欲動搖擊楫中流誰慷慨倚闌斜日對飄蕭鐵塘官酒秋仍綠更與靈胥酹一瓢

風起城南思悄悄獨携長劍倚長堤未誅秋水驚河伯先許濤江掣海鯢力障狂瀾扶砥柱手揮妖祲斡坤倪東流不盡凭闌意長咲歸來日已西

每因潮候卜災祥今歲潮頭百尺強千隼弩發鯨鯢吼兩乳峯開龍虎翔氣挺直欲討河鼓怒水不須諮呂梁使倚江亭吾已老海風吹面鬢蒼浪

葵白齋集卷之八

夷白齋藁巻之九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律詩七言

次韻髙九善郎中見寄律詩二首

憶昔同叅幕府賔群每將騷雅佐人文詩成嶰谷鳴風竹琴罷瀟湘夢水雲南浦離情波浩渺北山歸思日紛紜可憐滿地秋如錦只有黄花好寄君

詩酒相從歳已賒幽居人擬地仙家别来九陌風塵外望斷五湖烟水涯書就蜀牋文勝錦宴歸漢署帽簪花七年戎逆扶芊志著我棲江倚釣槎

元善嘗俾余記其所居松雲巢繼屏以詩爲謝回次韻答之

蕭〻棄馭嘗泉家豈有文章競綠霞髙世袁君期太白寓言家我航南華神栖玉老仙爲侣夢繞三珠玉作葩爲問松雲在何許此中非近亦非賒

舟中讀漢武帝紀

髙皇馬上爭天下丞相養民方致賢帝業不曾階尺土兒孫何以莽猶餘長生始誤神僊術巫蠱終虧父子天可惜春秋二三策獨留龜鑑後人傳

次韻葉德新江上觀兵

一水朝宗控百川著鞭此日許誰先手麾鉞節風生海腊落鋒餞剱倚天潮汐怒隨龍變化雲山高作鳳飛騫元戎一鼓收南服待奏音

君億萬年

三塔寺

江湖四月半陰雨山寺今朝方喜晴秋錫入城非避客瑯玕繞屋正啼鶯寶樹著花當座落蒼龍分水入厨清爲留一榻雲深處共話三生石上盟

過本覺寺懐欽了庵長老

三過堂前歳屢遷阿師行道近如何僧中此日如公少方外向来名筆多一室買山飄笠納六時花雨落茶陀寺門畫掩如違尉南地松陰露灌羅

寄顧髙士

每憶吴門顧辟彊舊開池館帶倉浪綠波芳草盟鷗鷺錦瑟玉笙悲鳳凰座客詩成誰最好故人酒後我多狂扁舟来往鶴湖

上老倒猶能賦草堂

寄鄭明德

零落乾坤獨鄭虔丘園風雨故依然腹藏元晏書千卷身受滕君宅一廛雲卧蝶迷遺世夢林居鶴避煮茶烟揚雄白首多奇字老我猶乘載酒船

過三塔灣留題

綠水灣頭雉畫舫白雲堆裏訪禪林上方樓閣丹青古下界蛟龍窟宅深五月鶯聲山寂寂一簾雨氣竹森森地靈不受昆明劫留得長松松十尋

再用韻答鄭先生

鍊石無心補漏天幽栖環堵獨蕭然松蘿而後生剃菌恭耆年深淺故壘足嗟滄浪池上水衣薫家豁寳中烟林居似廠城南

淺重擬歸桑谷口船

用韻答沈仲說

結客東吳憶盛年多君蕭處每超然千金昔棄朱公産一葉今無許子廛淮上洞庭天柏水掛帆笠澤柳含烟相逢一咲榮枯外猶勝虛乘訪戴船

寄錢成夫貢外

千里從軍客楚州故人吳下獨維舟關山別後鄉書少淮海年來相業優龍虎帳中勞遠望鳳凰池上莫多留平生愛投轄司馬老我何妨讓一頭

寄蔡彥文都事

蔡子才多病亦多尺書千里慰蹉跎同遊楚阻紅蓮幕相寄衡無紫玉珂交義人々推管鮑新詩字々擬陰何淮南賓客如君

少未許淹留桂樹詞

九日

百年鼎々成何事九日匆々不在家莫遣秋風吹短帽羞將白髮對黃花詩因排悶聊時賦酒為銷愁代護賒欲向楚城高處望不堪離思滿天涯

九日簡同幕諸公兼寄吳中兄弟

官舍蕭條淮水濱一樽九日護相親那知黃菊籬邊客不咲紫薇花下人秋鬢白嗔烏帽側衰顏紅愛綠醅新中吳兄弟應相憶悵倚秋風北望頻

阻風仲舉舟中小酌

千里旌旗映日紅一天秋雨怒濛々鄉書未有東南信客路不堪西北風泛水芙蓉依繡幕背人鴻鴈避雕弓淮南酒薄猶堪飲聊復相從共一中

牆角種菊三四本頗可觀

一官迢遞客天涯頗覺種來興味佳有菊便同陶令宅無錢誰咲杜陵家幽叢密護霜前葉嫩蕊輕含雨後花賴有新詩相料理淮南酒薄不堪賒

淮陰雜詩五首

千里相逢淮海濱一枝誰寄嶺梅春老來易感山陽笛年少休輕跨下人失侶鴈如秦逐客畏寒花似楚遺民每過百戰鏖兵地立馬西風為損神

尺馬淮陰秋復冬每尋陳跡不知々下鄉賓客貧無行南郭先生老病饑漢室功高羞絳灌射陽門貴擬喬弓至今七尺城東墓一酌寒泉感慨中

落木蕭々鴈度河西風蜼々水增波甘羅營畔秋聲急韓信城頭月色多淮市有魚聊可食楚山無桂不須歌古今無限關心事付與當年春夢婆

江左妖氛掃未清山東射虎又縱橫欲令斥堠收烽火須挽天河洗甲兵老馬獨嘶時北望賓鴻相喚盡南征腐儒愧乏匡時術搔首風前百感生

兵火燒殘百草根人煙無復萬家村黃金莫鑄忠臣骨白馬空招帝子魂易水有情人已逝睢陽無援事難論何當親斬樓蘭首仗節歸朝報

至尊

寄吳中介幕諸同志

故人入幕蘇臺上老我從軍楚澤隈江海十年同聽雨關山千

里獨持杯遣書到日多恐爲驛使來時好寄梅愁惚紫薇花畔
侶却依南斗望三台

寒菊逾開可喜

讒向隣翁覓菊栽晚花殊禀一時開寒欺楚澤三秋露暖透山
陽十月雷多事狂蜂忙來去惱人輕蝶競飛來蕭齋對此渾無
賴莫怪頻傾濁酒杯

寄唐伯剛斷事官

寒菊花開照眼新客窓風物未全貧披除陶令樽中酒取比羲
皇世上人官事有程仍咲傲鄉書無便任囙循試人十月錢塘
路誰體城西探小春

寄陳庶子參軍兼簡銳介之郎中

楚天漠漠水迢迢千里懷人不自聊惟悝書聞廷尉遂行間寫

參事操姚江空不采芙蓉寄歲暮惟詩挂樹梢華蓋仙翁如見
問爲言群向近都鎖

寄謝從義參軍兼簡唐伯剛斷事

江左風流謝使君賦詩渾似鮑參軍一麾舊作錢塘守萬里新
空冀北群官柳枝枝垂楚岸胥鳴笛笛入吳雲雖寄爲報西掘
虔十月山陽雨有妓

寄周信夫王仲明二長史

帷幄賢勞夙夜賓古今儒律兩彬彬漢庭重厚惟斯老江左寧
馨尚幾人霜落吳門天接水雷鳴楚澤雨連旬黃梁雨熟淮魚
白南國推風不受尊

寄錢伯行掄枚葉德新掾史

少日錢君同汗漫中年葉掾共翱翔北窓坐傲羲皇世南省行

陪漢署郎生澤芙蓉秋萬頃楚天鴻雁日千行幼輿若許歸巖
壑便結茅齋野水傍

寄沈達卿陳子方二理問

二妙相看如弟兄白鷗波上忝同盟老來轉覺襟期好別後令
人鄙吝生萬里離鄉方北戍九秋鴻雁盡南征洞庭橘熟香醪
嫩心渴應憐阮步兵

和周太常寄貢秘卿詩五首

兩翁臺閣迴翔日千載文章全盛時太史世家摹左服中郎筆
法九重知西清近識天顏喜南海遙分漢節持經幄論思深有
待未容采藥訪安期

二老故鄉江漢東兩家文獻夙相同吳閶里閈聯歸雪閩海勛
重謝轉蓬隨秋漢郊脩雍時道宗曾國仰龜蒙共持千古文章
印力障狂瀾洗陋風

世路閒闊嘆百罹斯文誰與挈綱維近聞東觀除書下未覺蒲
冠寵數卑敢倚升沈與榮辱終知泯黷繫安危漢廷獻納須公
等一代儀刑矣世垂

詞源變化共神謀一洗人間蚓與蛙老來頻厭干戈盛此去定
分胥盱憂館閣祖傳劉向業關河人望李膺舟白首自慚無寸
補棲棲隨行伍事防秋

平生筆諫抑公權鵠馭遷朝各皓然振拂棟梁收恐後麒麟鴛
鳳覬爭先太常議禮推王肅金匱紬書侍馬遷愁憶當年泰逐
客只應魂夢到鈞天

夷白齋藁卷之十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律詩七言

送孺陸保世衡聞人德掞二解元赴省試

一舉收功古戰場計偕同上紫薇傍手攀明月分仙桂足躡青雲見玉皇高第世推唐甲乙直言人比漢賢良明年晝錦歸來日一色恩袍雨露香

送丁太初熊德常二貢士赴省試

兩賢攜手上南宮掛席關河得便風欲把姓名題甲乙須將文字决雌雄一經昔向江東學萬里今看冀北空遥想殿頭臚唱罷五雲佳氣藹葱々

送牛述善郎中還朝

萬柳亭邊酒一杯馬蹄踏雪上金臺天門星應郎官至海岱春隨使節回宣室夜陪前席問上林曾歷衆芳開諸公若話東南事楚澤無冰有草萊

自淮安使江南舟次通州寄同幕諸公

頻年共入嫖姚幕此日先乘使者舟海色曉迎龍虎節天光寒動鸊鵜裘山川咫尺分吳楚河漢尋常近斗牛南鋼堰頭官柳封春風相約繫驊騮

狼山々色碧崔嵬故半從軍臘底回田舍酒欲歸吳下獻使星新自楚州來江城見月思聯句驛路逢春擬寄梅只待年頭便相會勝拚懷抱為君開

由通州渡江

白首輕拋種樹書從陪帷幄強馳驅半竿紅日辭淮甸一席清風上海虞欲向中流安砥柱恨無長劍斬鯨魚脫投言子祠前路坐聽弦歌意有餘

福山港口侍潮

吳山如畫楚江平消得孤帆半日程潮落沙頭纔一尺舟停江口復三更時清不識風波險世亂方知性命輕坐擁貂裘待明發臨流空愧曾達生

癸卯二月十一日官軍發吳門

去年投戈秋將半今歲渡江春正分晉國偏裨歸宿將漢庭旗鼓屬元勳戈船十萬盡犀弩鐵騎三千皆虎賁却咲高陽老狂客謾憑口舌下齊軍

二十日福山港寄省院諸友

漢將西征肅羽儀簡書日日有程期來從淮上犀船發兩斗星橫虎節指青入楚封山點點白添吳鏡雪絲絲美人宴罷芙蓉署一色銀花草壓枝

舟中看虞山有感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擁樓船開闢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萬寇年填海欲銜精衛石驅狼頗似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

二十二日狼山口觀兵

官軍野次狼山口鐵騎犀船盡虎貔杼軸鄰家供餽餉旌旗千里亘江湖膝行擬伏諸侯將面縛行申兩觀誅淮海父兄爭鼓舞將軍恐是漢金吾

遊狼山寺三首

天風吹上狼山頂看見扶桑日出初淮海北來吞兩楚江湖南去控三吳珠宮貝闕憑英宅古木蒼藤帝釋居為訪祖龍鞭石處摩挲履迹定何如

鯨波渺渺四無涯閶闔天低手可排一塔倚空凌浩劫兩潮爭漱撼層崖半晴半雨龍歸海銜暝銜寒雁度淮安得乞身依佛日遍尋靈迹訪群諧

五峯相顧若扶撐力障狂瀾與海爭下界人居龍伯國上方僧住梵王城佛庵香靄山無蕨仙膳腥膻市有煙王事匆匆騎馬去落花啼鳥總關情

寄朱佑之經歷

老我思歸卧紫霞多君能賦吐天葩十年跡忝嫖姚幕千里身輕博望槎楚甸風高塵沒馬蘇堤春暖柳藏鴉何時共喚西湖酒爛醉孤山處士家

寄張長年都事

南省郎官也好奇文章欲以古為師獨來楚澤從戎地長憶吳門並馬時二月西湖春爛熳百年北海酒淋漓此心願與君同調一曲荷花歲晚期

二十六日自通州赴淮安

海虞城外經旬泊狼五山前信宿留六計西來思捷楚三軍左袒願安劉龍光夜吐蜂摧劍魚尾朝銜甲乙舟今日南風催掛席浪花飛雪打船頭

寄夏仲信太守韓鼎翁經歷姚伯非縣尉

淮海從征道路長美人千里邈相望無錢太守客盈座好事郎

官書滿床花氣晚遊三竺寺柳陰晴繫六橋航憩知小隊行春處露溼馬蹄芳草香

高郵湖夜行天明過寶應

秦郵城外望安宜帆飽風輕似馬馳三十六湖春欲暮一千餘里客來時背人鴻鴈歸何急近海魚鹽利不貲農事及時兵有律便無神寶亦何疑

二十九日至淮安城南十五里述懷

欲向江湖覓釣磯此心長與事相違添丁未辦盧仝計莫老空知伯玉非淮甸草肥宛地馬楚州人著漢官衣將軍春罷早西捷還許山翁倒戴歸

到南鎮寄分省同官

故人近在淮陰郡未見先馳尺素書知己每嘶霜蛇叔論文只許漢相如便須爲我占烏鵲不用呼童烹鯉魚白咲近新頭盡白猛頻騎馬事擬蓋

三月十五日由淮安使江南別同官

三月淮南柳色深相看去住兩關心鸎因求友聲逾切鴈爲離群忍不禁芳草將春青楚甸暮雲含雨碧吳岑遊和亦有平生賦何事驪駒雪滿簪

三月二十五日由吳門使杭

昔年戍浙今移楚新歲趨吳復使杭南北此身皆客計東西何處是吾鄉野花送別紛紛落宦柳縈愁故故長援道五湖春色好爲誰鋪得鬢邊霜

閏三月四日夏仲信太守邀遊飛來峯和顧子經瓶庵韻

千岩萬壑響奔雷分得西天小朵來雲氣滿林山輕玉松陰繞寺猶生苔烟霞遠跡何需逐猿鶴留人未擬回今日使君蘇白華醉歸城路近三台

飛蓋今朝天竺寺泛舟昨日小蓬萊五馬旌旆三月暮四山烟露一時開蒼藤古木藏雲窟絕壑奔流吼怒雷便御行行遊兩楚君雲肥首醉花苑

分省諸公邀西湖宴集

湖上相逢宴履開紫薇花下約同來水光釀綠麸酣袖山色分青入酒杯蛺蝶影隨羅扇動琵琶聲逐畫船回獨憐吳胥埋芳草面拱枝頭蜀鳥哀

閏三月七日過三塔寺留別寬老

帖車來往每匆匆此夕相看一咲同軒外竹添千箇綠樹頭花吐萬年紅茶烹日鑄龍分水橘近雲巢鶴誑風梔子兩肥蕉葉大恨無佳句續韓公

閏三月七日泊舟三塔寺新仲銘長老出城相看

我愛水西新仲銘道空諸文說無生出城看客意最古把筆賦詩才更清杜若洲邊春欲暮鷓鴣湖上雨初晴十載閒隔重相見深杯寧惜爲君傾

吳江

釣雪灘頭楚艤舟晴虹千尺飲長流吐吞日月天無際出沒魚龍地欲浮濟世誰當扶砥柱乞身吾盍老滄洲我書爲問天隨子把菊荒來又幾秋

初八日阻風宿吳江無礙寺

龍伯留人楚艤舟偶過西寺得游流僧窗烟景五湖曉澤國兩

蒋三月扶我欲棄官來釣雪誰能作賦共登樓此身何日都無礙共向毗盧住海遊

西寺送信道元長老還吳興揚墳寺

翔鳳山前水亂流垂虹亭畔月如鉤賦詩不歎湯休草入社獨憩元亮傳夜雨西窓重剪燭春風南浦共維舟它年一櫂封禺下吳儂能容此客否

次韻謝元懿移居復見寄

羨君早學公孫龍堅白同時辯異同狡兎窟多寧遠害鷦鷯枝小不禁風山林夢寐隨麋鹿賓主情懷類距蛩頗有平生周閱老時〻分祿餉西翁

手種新松引舊蘿人間得失等南柯累然已整琴書在家具不如車兩隻短屐肯辭苦徑滑高軒時向席門過新詩思我皆珠玉報乏瓊瑤奈若何

夷白齋藁卷之十

夷白齋藁卷之十一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長律

送顧用之知階州

品落階州尹風流淮海人剖符新出牧觀國早充賓愷悌臨民意賢勞報主身威儀何遠〻肆氣度恂〻河水遙通漢天文迥入秦度關鷄戒曉行路李穠春鶯鳩如人巧蒲萄醱酒醇王遵方叱馭張綸肯忍尊芥衣憂黎庶銜衘重守臣致身須老鍊報政莫逡巡

送謝參軍十八韻

惟嘆掄材日君侯許國年三吳修職貢六合倚藩宣綠灌功難並蕭黃政獨賢金湯新設險琴瑟重張弦借寇心雖切安劉策最全肯甘周顗泣勇著祖生鞭殺氣連區夏妖氛亘海壖丹心期捧日赤手欲擎天綠受蘇堤柳紅依庾幕蓮此行真特達臨別更留連夜醼西湖曆春迴震澤船輕風催解纜落日惜離筵浩蕩十年客衰遲百慮牽報青慚阮籍頭白事孫堅迹恭拯拔近恩沾雨露偏妾身同草莽報主之媒消知己青雲上忘形太古前顧君客一壑隨分老林泉

安童古風挽詩

我昔遊京邑公方振羽儀諫垣推謇諤經幄重論思國器羣彦風猷肆百司讜言從造物直道不容私落〻臣 君略桓〻輔世姿太阿元自利白璧本無疵河嶽圖身惡萬類指手麾此心參日月決齒卻磷緇民亦多勞只天胡不憖遺扶顛推柱石

謀國敗著龜金死猶憂生平生不負知頑茲忠孝訓與個子
孫期謚法原終始恩光逮等夷哀榮增感慨存歿繫安危墓木
秋應拱風塵日未衰傷心行道者知決讀豐碑

部同知挽詩

循吏古稀有斯人今亦亡菟裘歸海岱身已葬桐鄉官近二千
石年幾八十霜秋風悲拱木愛日在甘棠賓客羊求輩兒孫王
謝郎吏臣司衮鉞宜興發幽光

聯句

至正十一年正月一日逆呂鄭元祐龍門僧良琦臨海
陳基聯句送臣盧道士于彥成歸越東蕭齋靖復靈益
儕
歲朝逢王春雨雪猶具下行人當明歲祐列秩儕英把鰍飄賀

監舟基踈殘靈運馬山驛梅始繁琦漢船浪仍打行舟莊馬陰
祐去結遠公社爲允紬異編基蘭亭集群雅神運鶴覺朗風操
鴛鮭焉祐雙鳧徒遲獨千秋祝純嘏基信憑西湖尾春融祐掉
黔祐越臺瞰蓬瀛胥濤駕龕祐基白戰隱鞍甲綠醑酣觥牢祐
智囊閑猜悍詞鋒蔑偉哼琦蕭臺多神仙蘆扰本靜者蓮搖泥
溟澤語弃脫謨縣祐但令廷蔑蔑肯變綏若若滄海等稊米黃
金貞土苴接羅或露髮短褐不掩踝提若矢離弦勇如金躍冶
青雲步伊始白雪和殊寡基土膏動句萌春情滿原野琦桂樹
詞誼己柳枝折難舍基別夢沃月隨清談松風灑琦蓮覆既可
居蘆菔白堪斛基望望玉山阿來朝卜澄地祐

絕句

高郵湖

春深湖水漲汀洲耿七公祠在上頭蒲帆十幅東風順明日還
君到楚州

次韻吳江道中

兩袖清風身欲飄杖藜隨月步長橋仙人有約歸林屋共飲甘
泉聽玉簫

次韻臨平道中

仗策從軍事戰伐蘭書人畏漢章程去年此日山前路十萬妖
兵一斂平

題柯博士畫竹

群玉仙人佩水蒼金莖分露服琳琅曾將天上昭華琯吹作飛
龍奉玉皇

題宋陵梅竹圖

自從廷論主和親毛穎陶泓入御頻數葉寒梢吹欲折爭教扶
起北枝春

題摩廢馬圖

將軍日日過南山射虎原頭暮未還獨繫驊騮枯樹下秋風摩
瘦骨癡斑

題寒林讀書圖

側耳幽泉入窈冥近人喬樹鬱空青掛冠擬事陶貞白學注神
農本草經

題畫馬圖

韓郎妙寫三神駿驊騮第一嘶風滿林如此權奇世常有可能當
價不論金

題倪元鎮畫

西池亭館帶芙蓉雪水蒼茫一萬重此日畫圖看不足尚簾秋
雨夢吳淞

次韻劉德方經歷

白露池塘點翠荷趁羅衣袖覺秋多梨園弟子今華髮唱得開
元供奉詞

次韻送彦成玉山

石路穿雲海湧山朝來異氣有無間獨憐禹穴清狂客買得扁
舟載酒還
著屐溪頭日日過驪駒詞斷奈君何虎丘山下東流水爭似春
愁一半多

戲和玉山韻

西子湖邊蘇小宅錦官城裏薛濤家來時荳蔻初含蘂別後菖

蒲又著花
媿我風情如柳絮多君才思倡春江無端春得秦吉了日日呼
人向碧窗

東林蘭若題謝仲和墨竹

謝家公子晉風流寫竹渾如黄魯游道人相對東林下滿室清
飈生素秋
琢莖翠著滄洲兩老樹青含太古春想見解衣盤礴處為渠擱
慢寫天真

題蒲柳鷺鷥圖

高柳風葉緊短蒲春露薄為問出谷心何如在原樂

題畫山茶折枝

江梅與水仙難兄復難弟一御傲冰霜無心媚桃李

題月季花折枝畫

瑞葉時時綠靈葩月月紅天非私雨露人自競春功

臨平

氛霧不見人晨曦忽生嶺倉卒過臨平舟眠猶未醒

驛

悼鶴文并序

世稱浮丘伯善相鶴浮丘伯相鶴如伯樂之相馬所貴乎良馬
者不以其能千里乎而鶴固仙者之騏一舉而千里者也然世
無浮丘伯而鶴之能千里者豈少哉彼羅而致之以充耳目之
玩者雖復寵之乘軒食以厚祿亦徒取其羽毛之貞白音聲之
高逸舉止之馴雅非以其能千里也甚者鍛中天之翮辱青雲
之姿揚徑處忽使與鷄鶩爭掐掇乾煙腥以支朝夕之困而然

者從多皷翼且得以俳倪而竊咲之矣是以神錯色沮激悶低
摧秋高露零引吭長唳若將求哀於人而卒無知其意者嗚呼
夫有仙驥之材千里之志終世無浮丘伯亦豈無好事者如支
道林私其悵恍養其羽翼以遂其軒擧乎然而不少隱忍卒以
憤懣失職偃蹇無憀悒鞅不樂而化悲夫故余為文以悼之雖
不敢自附上皇無人若乃纏綿悲傷悲其不幸則亦庶幾勒銘
之遺意云尒其辭曰
吁嗟鶴兮孰使有千里之質而不翔寥廓乎彼大鳥獲貫於碧
族氏兮而尒鶴不違夫矰繳乎汨鷄鶩使旅飲食兮孰若集華
池而遊于囿也指幽樊媒以萃止兮孰若扶飄風而薄雲漢也
浮丘邈其弗顧兮信斯生之不淑彼支公哉可幸而觀兮顧猶
焉不屑此汙瀆戴營魄還其道於冥漢兮秉明心逝將焉告山

川紆曲兮天地圍方爾神游兮紛翩翩乎帝鄉顧世多患兮天上羞與御飛仙而下上兮羌鳳翥而龍躍先爾鶴兮孰從而訊之生亦爲喜兮死亦爲悲苟庶乎其一致兮則余又奚愴怳而歔欷

代弔岳飛文

亘天地而長存兮惟孝與忠參日月以齊明兮惟德與功昔有宋之多賢兮權術術其在曾彼絳灌或弗喻乎文兮隨與陸宜良於用武何夫子之英傑兮文與武其並施篤忠孝以爲輿兮載功德以驅馳當遼炎之搶攘兮遵興平之遺黎豈將相之無其人兮夫子獨臨危而激烈交萇弘於千載兮附吳胥而上下猗嫖姚豈獨方略兮翊孫吳又長於用寡使君王而不忘嘗膽兮則功業豈罕於范蠡使左右而不信夫讒賊兮則斷餘豈容須臾而殺死彼便巧固不足誅兮此廷臣豈皆不淋壞長城曾不少救兮棄神州逝將誰復嗚呼自古皆有死兮余獨於夫子而永傷谷可變而爲陵兮海可化而爲桑嫡父子之昭昭兮蓋亦久而有耿光弔遺墳於西湖兮作新廟於北山恐陳辭而數酹兮凜生氣之桓桓

弔徐節孝先生文

歲行車其將暮兮辭余御于淮之陰出郭門而望九原兮羌獨慕夫子而悲塗吾嘗竊觀乎聖門兮每服膺於曾氏後若人蓋千載兮夫子實覿覿乎殘履遂尋親冀先養志兮夫子一何其恂恂謂事死有甚事生兮夫子蓋已質之於鬼神允百行於一原兮其所養者正豈啚文質之彬彬兮信有言者有德昔有宋之重熙兮曰惟以孝爲治聖人作而萬物覩兮鳳爲豈得高飛而遠逝紛束帛又加璧兮眷側席於丘園有菁莪沒齒鄉校兮禮猶至而道孫尊少余粵在東魯兮知嘉言之是服謂君子之恩孰先於善兮斯奉盈而執玉歲冉冉其不與兮汩余未知所之叱其馭於九坂兮奈何不畏隕踣而顛躋奉遺蹤而適夫子之里兮懍淵深而冰薄反余躬其或庶幾兮尚惓惓於先覺卒嫁女而拜遺墓兮羞秋菊而薦寒泉仰泰山而企喬岳兮擔有永而無諼

清暉樓辭并序

吳興沈仲說父學古有文事大母無間言所居東林有樓曰清暉金華王君子充記之以文予因推本其志而爲之辭曰

東林兮北渚有樓兮式宴以處栗不斵兮丹不塗招圖不適規兮方以爲榮環之兮樹竹梧之兮蘭杜白雲兮在上原泉兮在下仰挹煙月兮俯臨風雨山之峯兮水之湄綠窕窕兮清暉暉其承宇入事有覩兮出游有所昏兮旦寒兮暑溫凊適兮時以序原有杭兮隰有榆軒有膚兮肴有羞汲清流兮甘如乳搴幽芳兮菲菲髹予鳴琴兮酌醉樂清暉兮受天之祐

歸鶴辭并序

吳沈仲子以所畜雙鶴善鳴者遺其姊曾施氏至則喑不鶴常時且相顧低徊若悵焉有懷舊之意曾施氏聞之復以歸仲子則忻然鳴且舞不輟赤城山樵見而感之乃爲作歸鶴辭

客有羽衣玄裳過予而言曰吾胎化之屬也家於青田兮貞姿於浮曠挺孤標於飛輪曰金氣而火精兮稟陽德而長年世

宗長於羽族兮躬服馭於神仙接帝子之婉孌兮並大夫之華
軒恭鸞鶴於阿閣兮違鵷鷺於九天挾浮雲而凌飛霞兮游清
都而朝上玄顧嘗脫飛舞於桂陽撫故鄉於華表橫江湖而徘
徊望青冥之縹緲渴想瑤池之泉飢憶瑤田之草金風颯而知
秋玉露零而知曉感蕙帳之夜空悵昆丘之路杳羨蔔璞之純
孝樂蘇耽之好道託軒墀以並萃期歲寒以相保樹義伴金石
之固與情芝蘭之深始不聞於青蠅兮終靡惑於孔壬念懿親
於疇昔惰雅好於方今辱使者以將命遣公子以好音予自慚
於微羽猥遇重於燕金於是影連連於中路情惓惓於故林曰
懂懂以乍睎雲屏屏而載塗意欲往而複止目反顧而哀喚眷
碧沼以嘿嘿翡翠竹以啃啃豈伊人之不耐顧朕雛之莫任幸
惝然而見恤緩逮予之初領覽歸塗而聯翩尋前盟以繾綣纂

求天之翼翼翩于飛之燕燕將翡翠以馭若沿風鳥以翱甸豈
汩沒於雞群終羽儀於霄漢惟吾子之好脩秉中心之孔嘉敢
請言以達志庶察予之匪它諒去就之不苟誓卒歲以婆娑予
方悅焉以莊聽客忽不知其所之但聞九皋之餘音如助予之
齋咨

夷白齋藁卷之十一

夷白齋藁卷之十二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頌

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七年為至正六年　詔公卿輔弼之臣若
曰朕將以天下之治責成守令爾尚各舉所知以稱朕意於是
皆拜手稽首曰韋昔臣等不佞敢不慎擇其人以無負
聖天子嘉惠元元之意乎既退咸以四方萬國至於荒外守土
之臣莫不各以其職宜布　上恩時節貢水土百物以供郊廟
社稷神明之祀而平江為郡控帶楚越所部四州二縣地方千
里海陸之產饒於古　國家所恃以為奉祀根本所繫實異他

壤職師帥任保釐於此者尤難其選居久之有以西夏六十公
子約之賢為言者宰相曰是故同知濠州有德於民者乎此長
者可以復明詔矣即奏為平江路達魯花赤時至正九年也公
方持江西部使者節命下即由豫章趣吳郡長民者方臨人以
莊而刀筆吏規規守文不知大體公因慨然歎曰此風其可長
乎不戢將敗吾政乃以旦日謁先聖先師飭學官增弟子員禮
聘名師用月書季考之法程試之取其中式者補郡曹吏尊師
學宮墻廣倉庾以備廩粟買學田南嚴圍作靈星門以正廟貌
公餘政隙輒呼吏屬厲行立從容為言脩身理人之術出入經
史上下古今亹亹不倦日以為常郡諸生化之爭自激卬以明
經取進士高第者至是彬彬焉公方務興民興利除害會有
詔罷長生牛水深闊長蕩之屬者憲遣官與公循行其地而崑

山嘉定瀕海事故之由病民者為尤甚公因自念使民安其田
里而無愁歎之聲者二千石之事也今
聖天子下寛大之詔苟不以斯時悉除民所疾苦後悔將焉及
因跡其害力請而免之吳介居東南道路之咽喉有田者常賦
之外又以餘苗供郡城與吳江平望水陸驛傳勞來之需公曰
此非政之善者也乃以歲餘官糧變鈔為子母月取其贏以决
責郡曹吏主其費辦曰祇待民大稱便海運使於盜行省議公
牧兵崐山之劉家港公身先士卒致力海事春夏兩漕皆以時
達京師淮右寇竊發攻陷江東西郡縣浙右騷動者寇皆吳郡
募民大興築城之役周餘四十里費且鉅萬然皆不仰之官屬
方盛暑公不忍其重困語及慨泣下且時身出入版築間勞苦
之海盜復犯崐山公募民為兵遣官吏之家居者分守郡城時
門之啓閉以備非常初寇之入杭也行者徵富民引兵入援公
曰蘇杭唇齒不應禍且及應之則民不堪命因散所募義兵五
百人赴之未幾寇陷常熟入湖烽燧漲空鉦鼓四起羽書告急
者相望資糧兵械什器之求絡繹道路人心恟恟公晝則關決
趣辦供億紛紜夜則申嚴約束以死自誓民賴以無恐居久之
朝廷除行省臣不遠數千里率蒙古軍備禦吳郡已而省臣調
他省江浙行中書因擬公兼制軍事公鞠躬夙夜與士卒同勞
苦然不動聲色而賞罰號令視前十倍居民安業遠近稱之使
者聞奏
詔募民輸粟佐江西軍視多寡補官有差列郡承風應募比至
吳公懇懇為使者言吳民困於和糴百需米價踊貴斗至幾若
千緡小民艱食無賴方發官倉振糶之實無以應募使者感公

言遂以所餘告身還　朝廷時論偉之先是榷酤官止狀其
稅後公私鹽貨更取酒酤戶吏使並緣乘隙甚者至破民之産
公議立罷之征止常稅而已公學醇識正性尚寛和聽政决獄
務本經義而參之以章程束志忠貞刻身廉恕而將之以勤敏
起家諸生官至二千石而退然身若不勝衣始公之下車也士
仰其德久之吏服其能其能終也民安其業軍相泰公治行最
東南　詔嘉之特命增公秩復公位三年吳人室家相慶曰
聖天子以公保乂我百姓三載告終引例當代復
詔以公私我使吾入有父母出有司命俾仰六載夷險一節吳
孫不與隣郡之民俱罹矢石殞鋒鏑膏血塗野草者
聖天子之賜也盍刻石載德以昭示無極且公旦暮入參廟廊
進陟臺閣勲隨位崇譽與德積其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太
史氏之職也乃具狀授余俾論著公治吳書政刻而頌之以無
忘
聖天子之賜公以成均上舍生擇褐授濠州同知調南平浦城
二縣長轉南陽府同知富寧庫提舉尋改同知都漕運事由歸
德知府拜監察御史又江西廉訪副使除今職云頌曰
明明天子子惠兆民孰宣　上恩曰在守臣芒芒疆理廣衍舊
蹟孰先農人布時黍稷濟濟在廷奉
詔拜手慎簡乃僚倚求遠取九州立牧施及八荒各職方物時
節來王睠茲吳會東南奥區厥土塗泥化為上腴豈伊人功勝
於地力諄諄　德音斯民之則孰將　明命往綏茲土抱其嬰
孩援之父母寧相篤公
天子曰宣彼誠長者厥用勿疑始而吳政還以刑罰始而吳吏

拘以文法公寬理之訓之經義大者寘與小者試吏旣〻多士
吏化翕然飾其儒宮以表化源公教旣施民瘼斯究田疇訟胥
驛騷何有公承　寬詔上蠲貸粗使者勞來責之吏胥海寇
梗漕公威卻之船粟億萬往實京師蠢尒妖寇蜂起蝟聚蔓延
江南屠州陷府公城郡戴高其雉公厲郡兵戴奮其士吳城匪
城公仁可恐吳兵匪兵公義可乘公哺我飢公拯我溺去其蟊
賊滋我稼穡羽檄交馳以急告公徵求調發斯焉不同公曰嘻
哉此皆王事敢不斁躬夙興夜寐有卓治行上達九重
天子曰都予懋乃功有臣若斯宜在左右重憂吳人失暫太守
詔增公秩　詔復公位以公私吳實
天子意公之為吏如漢龔黃公嬰其變從適治廣公之愛民如
鄭國僑始不忍欺終安其教公留拊我公勿去我公不我遺我
忍公舍公惠在人公勲在石
天子用公𥙷此成績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紀績頌

天下之本在京師京師所仰在海運海運所恃在舟楫舟楫之
利所以濟不通然振古以來有天下者亦有道海為渠歸漕東
南億萬之粟灌注天府以備禁衛祿察軍旅之儲如今日之盛
者也蓋世祖皇帝閎規大畧所以為
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計殆天授之非人力也一旦有司撫字
乖方饑政致怨叛亂梗道堅舟判擇蒼黃失錯輒為灰燼於斯
時也軍國大計苟非得人以濟之則
祖宗七八十年振古所未有之利將有臨流漕歎而已顧何益
於事哉此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所宜大書特
書屢書不一書者也於海道之失利也
聖天子圖新漕政而難其人廷議奏曰今樞密院斷事官臣脫
因帖穆耳事忠謹絕人讀書知古今達事變秉執法御史府讜
論不回天下偉之臣等敢昧死請以漕事屬脫因
詔曰可時至正十二年　三月也先是每兩漕事竣漕民卒以
漕隙備器械舟楫必先期補製謹風信也自海道有變糧艘陷
沒者衆卒會公下車中嚴約束且迫漕期衆皆懍〻不知所為
公乃下令俾買吳楚商船往來江湖之艘售者丼日每工益小
為大且戒曰事貴神速慮多吠少兵家所忌此漕事吾以軍法
治之敢有不用命者予兩漕賴之卒皆以特達直沽公用事精
勇類如此　上大悅　詔賜上尊酒副之束帛公曰此特
事之權宜非經久制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今漕民告病毋

持不蔵免道也變而通之其在斯乎乃移文平江嘉興湖州於
江諸路府量民力之勝任者補充漕戶是獲蘇息於漕之
民剝涉無虞因為之用而軍國大計所謂萬世無窮者克復舊
常衰勸之權視前有加而公之事集矣公雖任專海道然苟以
惠生民利社稷者知無不為去歲秋吳民阻飢公發漕帑糴
粟以振之今年春陽山惡民竊發縱火剽掠鼓行趨郡西門公
身先有司從數騎出禦死不顧一生殺捕甚衆居民按堵者寔
閒之晋運使宋質十五年八月
詔拜公為江浙行中書參政事總制軍民保釐東吳仍督漕運
事寵眷優渥昭懋績也漕民因有作而言者曰公耕粟振民民
頌之以詩公殄賊安民民刻之以石公重興漕政恢復海道制
權宜如裴耀卿操經久如劉晏處身清潔仕不廢學如韓滉唐

有三人倚為鄧侯皆以漕運致位宰相公今之鄧侯也三人之
長公實兼之而頌聲不作非曠典歟且公居漕臺則功在海運
位執政則志存篇者異日登台輔秉樞要則又將以德加天下
區區之頌於公何有哉雖然無言不訓無德不報詩之善經也
乃碧微文論著公漕政頌之公字明善世為蒙古　部人頌曰
昔秦輓芻漕運乃興一石之利百斛費并漢唐沿之陸運水行
負檐操舟乘湍蹄陵其一或穿腹斜或歷底柱或鑿三門或徒
女婦百險備更萬夫疾首唐鉄千計得不盈觚其二大哉
皇元天闢漕渠匯陸以沮帶川以紓於廊靈海拓坤之區噓喻
百源畢以自居其三維
皇道之濟險以德海若駭犇馮夷斂刃披我靈艫賁我文鷁一
波不興萬里斯息其四置治之口析木之津檣艘會同伐鼓鼘鼘

六軍勝驩萬灶交炊飽我糗糧樂此富載其五大哉宏規善建
不拔詒謀無疆振古莫越孰揚驚波百怪並茇其六揭我樓檣
捷我檣道出淩濤風紀我城堡攸方雷吒此霹電掃執耒折循
致此俯援其七既劫之舟又啟之粟上關京威下蔚稟祿軍無
見懂民食半菽憂貽當宁議卿東軸其八事有非常得人斯
濟執實堪之惟脫回氏昔居諫垣抗言不諱使長漕臺廣展才
智其九　君命既加公責斯厚金符虎節銀章龜紐秩長萬
夫勢崇列守公辰在公公退及國其十公行雷動公止山立公
令一申公事畢集以兵治漕以權濟急勇輸軍儲往實京邑其
帝命俾之寵錫有加公曰斯擇維久則鄰法貴變通戶別等差
損上益下弁寡就多其十二漕民挾貲舟楫利完春餽夏餉風往
浪旋轉粟如山弗危以顛俠飛在後陽侯在前其十三昔馬動逆

令則助順威德所加載以明信威德伊何不驕不吝明信伊何
克廉克慎其十四
天子曰嘉事立功成授以執政於論外建拜
命爾督餉治兵公文且武公允且平率我漕事衛我蒼生其十五
公今在外保釐吳土邑有長城民有父母公行居中進位台輔
室有棟梁赦有甘雨其十六邑傳興誦野播民謠載聞卿叔載求
寅亮經綸功德嘉歎賢勞是勒貞珉永樹風聲其十七

銘

頤卦銘

山下有雷其象謂何曰維頤爾二陽四陰中虛外實下動上止
天地養物洪纖動植莫之有紀財成輔相聖人之功亦正而已
莫不飲食君子節之其生也舒莫不言語君子慎之其德不孤

上棣下宇動息節宣式燕以居在己則格及物斯溥惟聖之徒
苟含其慝又拂厥經佔言溢惑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惟吉是適
勿朵爾頤寧抑尔舌貞我不忒我作銘詩敬告執事庶幾無歎

貞白室銘并序

昔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太原王公以忠貞清白勤勞王家
其嗣李野用世家子入備宿衛未幾以恩授成都府判官需次
於吳即笠澤別業治燕止之室高為尺者九廣加高之一尺環
室之內皆飾以楮西北南鉄小牖而以吉貝之精好者為蓋於
其東出入者由焉李野夙興冠衣謁家廟禮畢趣退而休於斯
圖書琴縈惟意之所適而雅喜與搢紳韋布者商確今古詠歌
風雅日以為常入其室者如在積雪之中而幽懷靜趣殆不
知有塵世也因題其顏曰貞白屬其友華亮山人陳基為銘銘

曰其心貞其室曰端厥居匪徒飾不緇磷視其跡勒斯銘永無
斁

吳興沈仲説得蘇長史舊硯名滄浪池旣海陵某為之銘
有蘇滄浪之硯泓乎池方以軌矩圜弗規潤為文章炳其垂惟
説尚友不説隨尚實用旃永弗忝

緩軒銘并序

吳郡隱君子沈仲説甫以訥名齋旣自為之箴復以
緩名其軒屬余為之銘曰
古之君子夙夜孜孜居則三省行則再思下堂而傷足者數月
猶有憂色佩韋以自戒者百世而名不衰旣恂恂乎捫舌之誨
復懍懍乎履冰之規勿行而使手足無措勿言而使駟馬莫追
故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我思古人勤謹是飭厥以
和緩劉柔謙克我行勿趨篤敬以為輿我言勿亢執謹以為柁
勿亟勿徐以適乎中庸之塗嗚呼非若人是勗而誰與

箴

潛心閣箴并序

吳郡陸叅正扁其齋閣曰潛心倣言於余回誦所聞為箴以告
之曰物無二本人無二心孩提之童純乎堯舜也兎罝武夫文
王莫揪逵巷黨人孔子莫違也飛廉惡來非不足箕子比干非
有餘也道之則蒼舒庭堅反之則檮杌饕餮也君子潛心往行
前言善乎吾師不善吾戒也楊墨學仁義似是而實非老子言
道德紅紫之亂朱也必出門使民如承之事斯語參前倚衡如
師之書諸紳嗚呼敬之其殆庶幾也

贊

劉文正公小像贊并序

世祖皇帝有帷幄之臣曰故太保劉文正公間關金李處君子
之所不得已則裂冠雜髮寄跡浮圖老子法中亦有所不願一
旦乘風雲之會遭興王之運一言稱旨則不顧萬死一生以野
服冒艱險備顧問亦有所不避及大勲已集四海一家坐而論
道得君子之時則建國號定都邑頒章服立朝儀事無鉅細以
身任之亦有所不辭蓋公之學內聖而外王公之道逃佛而歸
儒其事業則尊主而庇民也祖宗以馬上得天下而公首以詩
書基治道
國家以百戰定萬方而公獨以不殺啓
上衷中統至元以來開國元老出處始終追配古人天下識與
不識皆曰王佐之材則公也雖欲謙退不居可乎自古王伯之

業有君而無臣固不可有臣而無君亦不可故非
世祖之雄畧英斷不能以用公非公之宏恩變博聞不足以佐
世祖憲古之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非公而誰歟
今淮南行中書省照磨曰惟敬者公之裔也以公小像示余余
作而歎曰九原可作吾從之矣乃載拜而贊曰
心晉道安迹唐李泌道該百氏而通學究天人而秘昇有虞吾
則絳伯漢有子房則成帝始逸佛老蓋無為而無不為終佐唐
虞亦正其義不謀其利置之丘壑則赤松為朋巢由為徒居乎
廟堂則黃河如帶泰山如礪不知者求公圖畫之間其知者索
我形骸之外嗚呼蓋未易以測其際也

謝恭政小像贊

覸其容豈有憂於斯世也察其心蓋有求於千載也其行也若

思其游也若有所之受君之赤子而乳哺之其樂也熙熙其慶若黙其出也惟道是適故論於帷幄也弗忒其見善也如有所弗及其好賢也如有所弗立故施於廊廟也弗以幾而先忘紹乃烈祖友將卿輔左文右武以僕王土人之望也如百穀之於甘雨嗚呼吾聞跡雖繫於軒冕心不忘於山林者人也斯可與齊得喪而同古今矣乎

月上人畫像贊

以上人為天台氏耶則赤手搏空了無所著以上人為非天台氏耶則開口說教無非糟粕當其雨華堂上聽赤髭大士校記則百年老蚌出明珠及白玉峯頭為一切衆生說法則萬古冰輪湧冢廓此為伯明月公之相豈可以世諦語言揣度耶

蘇昌齡小像贊

以方寸之心而包括宇宙以七尺之軀而馳騁古今聲稱名於廟朝之上匿光耀於西澗之滸含異北空群之足而弗御棄鄧林拏天之幹而弗尋豈伯樂之忘而匠石之心也耶

雜著

原器贈葉照磨德新

天下之器有大小而其為制有程度宮室彝器衣服舟車皆器也先王之制宮室其用材也必使大者為柱小者為楔長者為椽短者為桀為侏儒而後上棟下宇之器備至於禮樂衣服舟車之器亦莫不皆然否則琴瑟弗張柱楔巽旋布帛絲用水陸易置以之居則不能除風雨調則不能和音呂服則不能禦寒暑乘之則不能任重以達諸天下而器非其器矣先王之制國也亦然人之為人也不一其材而國之用材也不一其能視其

長短大小而羅而並蓄之使職其職者各盡其力而責其成善制國者也吾為天下誦斯言久矣都陽葉君德新結髮讀父兄書既長以六藝百家自緣飾徒東諸侯為郡府史籍籍有聲流華間吾嘗聞其在甌越時佐郡理官治獄活不當死者數百人甌越間人至今稱之及余以樞密都事左右司員外郎待罪江浙行文武兩府而德新由漕史辟掾行中書屬同在幕下德新出則操章程參紀律從將相征討不廷雖犯霜露冒矢石不避入則與郎吏百執事進退廟堂鞠躬盡瘁務是是非非以忠所事俛仰六七年如一日未嘗以私害為趨舍余嘗為之語曰德新有用之器也今年將相多其勞承制擢德新行中書省屬為照磨余又欣然謂僚友曰方面大臣夙興夜寐思欲與四方士大夫共天下股肱之寄猶宮室之於材木禮樂之於琴瑟衣服之於布帛舟車之於水陸不啻也德新以其所抱負從容於簿規矩繩尺抑揚軒輊之中猶琴瑟之有耳柱楔之中度布帛之使脉絡之服習有素者争先是以往等而上之盡無施而不可也嗟乎使天下之制國者舉能使大小適度長短中程賦其職者各得盡其能則士之如德新者不可勝用矣作原器至正二十二年六月庚子臨海陳基述

論圃文

永嘉余唐卿父寓於越治圃於葉遁氏白子為著論圃文俾執事者歲時申圖以備葉遁氏掌故之一

葉遁氏之圃在越桐柱里歲仲春上旬麻起將有事焉先期具蔬鍮羞酒步明日盛服謁后土氏東偏立色圃之老者拊蔬與吉之右曰嗚呼若知菜之為用乎先王為耒耜教樹藝五穀五

蔬實並植焉太史公書稱千畝薑韭其人等封君槩遂令民種葱本五十韭薤畦各一宗字種菜品三十閒仲艸飯又無菜仲艸固識貞士哉夫圃與農功角故歲無殺曰飢無菜曰饉甚矣水旱蟲厲凡以賊吾圃者弗可以弗戒又曰若屬老吾圃習圃事勿怠攜兎敗吾瓜勿私刹盜錢耗吾薑勿縱逸爲殘吾葵勿苟媚馬齒若苣厚吾嘉蔬俾芥可以獻吾君菜可以享吾師韭可以餉吾賓瀹藥可以徼福於我鬼神吾用有常度若亦永與有利又曰吾貴弗遠慕葛氏歆志此味畜弗擬封君局歆使此色食弗讓仲艸氏之徒爲歆少蘄固然有圃貴有收無歉則摘兎弗禁暴於水邊焉弗虞熱於旱盜竊弗歆酤於蟲厲焉齒之害弗勝茂草歲不告饉而圃已蹶矣嗚呼福禍若是其昭昭也吾申用覲告若尚慎聽毋忽往哉乃屬力圃事用底有秋以無反是言故諭

論僮文 有序

陳子之居有畜犬曰走雞群衡胃馳突嶮捺自肆雞不勝其撲則蒼衡鼓翼鍇愕叫號若求哀於人者陳子閔焉命童鼓閧以衛之僮或懈則其擭禽甚乃爲文諭僮俾毋怠以貽雞害其辭曰

　后皇育物莫靈者人惟人配天莫貴者仁人必有家家必有畜彼畜焉依賴於僮僕惟犬司夜厥警有常惟雞司晨厥聲孔威晝夜是需有如水火所貴相生不聚相戕昔人有犬乳而求食雞哺其兒以朝以夕今哉有雞三五爲曹恃僮爲命戢喙斂翅僮食生祿當侍主役惟是犬雞皇有僮職犬夜而狺人誰爾憎雞旦而鳴人誰弗興雞或失旦其責斯厚犬而失盜其罪孰宥今雞孔時人焉是賴犬而暴之僮忍弗或惟犬與雞固皆人畜飲不同中食不共粟昔更哺兒今更相賊豈余匪德抑僮罔飭僮而弗恭雞犬乃攻攻而弗禁咎則由僮僮職不脩雞失其所主不率僮怠將誰慶爾犬與雞於僮何有一安於栖一揵於竇我作私雞僮勿縱犬以是示諭僮其不勉

說舟贈謝從義

吳陵謝侯守執之三年擢諸太尉府爲諸謀參軍其赴吳也臨海陳基合僚若干人乳抗湖山之壞巖吳前代名蹤勝迹之可眺者分題迭詠餞侯於舟因指舵而告之曰侯亦知舟之爲用乎夫舟所以涉川而濟險者也其所任亦重矣然必有所需而後可以致其用焉舟之所需其類不一而曰楫曰櫓曰颿皆有職於舟者也舉是數者各職其職矣然而不聽命於舵則進而或却行而或掣未見其能濟也夫舵者閩舟之司命乎天下之涉海者必由江河彼瞿唐灧

澦龍門底柱其尤險者也雖有兼舟剌檝而所需或匃偏苟偏矣而操之或不得其要則亦不敢以言濟其或倖而濟焉非舟之福也大川有遠近而舟則有小有大舟之大者其任重川之遠者其人衆彼吳越之人相救如左右手者操之得其要也舟中之人皆敵國者不得其要而操之而移左置右又或不能無偏重也蓋操舟固難而無偏重者爲尤難非惟古爲然也今則尤然也謝侯文武忠孝爲

國股肱既以身先舟人鼓枻於吳興倚挽於檇李矣又拜擢於絨府方猶於諸方播綺良以爲風泳豈弟以爲波而洽胥於溝堅者莫不待侯而后濟而侯蓋未始有難色也今也鄰師師之良任帷幄之崇又將身先舟人操江河司命之舵運吳越左右之手救中流遭風之人以涉諸海舉焉而措之宜益無難者矣

益任重而不偏則欹違也不泥難或龍門在前灔澦在後然使綫以將之翕而張之重以持之險而厲之未必非舟福也凡分題賦詩以壯侯之行者皆同舟之人期必濟於侯者也侯尚無以不難為難也哉至正二十一年二月丁酉郡東門舟中寫

丁彥明字說

淮南丁公彥明問其字之義於余﹅﹅為之說曰君明鑑﹅﹅所以辨姸媸也人情莫不喜姸而惡媸彼嫫母之貌不及徐公亦遠矣然内而妻妾外而賓客或私焉或畏焉或有求焉卒莫敢為質言者及窺鑑而視則其不及也瞭焉夫鑑初何容其心哉亦無私無畏無所求而已前志有之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彼嫫母之鑑何鑑也曰人鑑也何以知之蓋事之有是非人之有善惡猶貌之有姸媸也彼

辨姸媸者必以鑑猶察是非擇善惡者必以理理者天之所以予人人之所以為鑑也明者無所容心於是是非非善﹅惡﹅之天之鑑使嫫母朝服而衣冠緣飾而自矜與焉而不窺鑑從焉而不自思則思也將終身以美驕天下而齊之君臣未可知也及一旦窺鑑而妻妾賓客舉不足以蔽其天而齊國因庶幾矣燕趙韓魏聞之於是相率朝齊而六國之臣皆自以其明不如忌﹅﹅之鑑夫豈異於人哉亦不蔽其天者而已丁君結髮從戎受之將相起家列校服勞王官而未嘗以材武器能自表襮其鑑之得於天者厚矣盍嘗觀於内外蹤戚亦有私己畏己有求於己者乎及而窺之亦無所容心於其天者乎古之君子或佩弦或佩韋或銘諸器物皆所以去其蔽於人而全其得於天者也今也奉以周旋不假諸物而是﹅非﹅善﹅惡﹅之天不通曰其名字而充之不益親且切乎揚子雲有言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彥明其尚睎哉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甲子說

鶴瓢說

瓢與鶴非同類也而鶴之稱焉乎始﹅始乎形之肖尔瓢之種瓠也而瓢之制焉乎始﹅乎始用瓢者尔均之為瓢也然使其種大而實五石瓠見其瓠落無所容未必其能用也惟其小也而又肖夫鶴蓋小者人之所易習鶴者人之所同愛以易習肖同愛嗚呼吾知其弗棄矣吳門李士明得鶴瓢於青城山道士道士以瓢自隨初不虞其予士明士明之未始與道士接亦不虞其得是瓢﹅﹅乎果孰生尔孰肖尔而去就亦孰主張尔乎吾聞昔有辭天下而受瓢者夫以天下易一瓢其所取亦廉矣然亦

不以有瓢為樂而卒棄之今士明之得是瓢既服用之又圖其狀詠哥之不少置若將終身樂有是瓢者士明之於瓢誠厚矣雖然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負之而走士明之弗棄瓢士明之責也士明亦知自盡其責而已尔而其責有弗在士明者亦不暇於瓢計也

夷白齋藁卷之十二

夷白齋藁卷之十三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序

遊虎丘圖詩序

至正十年秋翰林待　制宣城貢公泰甫使江南明年春使還過吳而聞國子司業之命遂避傳舍寓白鶴之真館不終日而吳之大夫君子儕容于下執事者蓋相屬于暮之春風日柔暢相與登海湧峰瞰劒池坐生公之臺據小吳之軒覽長洲之故苑撫姑蘇之臺榭而搖林綠句川魚雲鳥之出沒飛動者皆在欄楯之下於是却艶竹進翰墨酣嬉淋漓竟夕忘返公既屬睢陽朱澤民氏筆之為圖復用澤民辭閒舊題五言四韻為詩以倡之而苕溪郯九成沈自誠新安胡茂深赤城鄭察泉公之壻張士恭甥阮文鼐余伯氏欽德威屬和焉擬凡若干首矣以首簡授余曰子宜為序公以經濟之學為天子碩問之臣雄文碩望師表儒林海內之士仰嵩岳瞻景星之日久矣吾黨徒用區區文墨乃得接餘論於山水間不亦幸乎且會合之不可常昔之人蓋有當驩而悲者矣今環蘇門而望公者殆百數之於廿而也吾徒未能脫鱗介生羽翰又安得久從公游乎雖然唐楊少尹之歸自　朝廷也好事者詩其餞之盛謂其繪以為圖而當時君子又嘉其去也猶漢兩疏作為文章榮耀千載今公之司業成均揚少尹之職也而其功名事業人且望其等兩疏而上之則異日請老而歸也尚能從君於某丘某水以觀都門祖張之圖而為公賦之也至正十一年夏四月朔旦序

玉山名勝集序

中吳多賓游之勝而顧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一也顧氏自辟疆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能詩好禮樂與四方賢士大夫游其凉臺燠館華軒美榭卉木秀而雲日幽皆足以發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曰文曰詩閒見層出而凡氣序之推遷品彙之回薄晴晦明之變幻巨則悉牢籠摹狀於更倡迭和之頃雖使體製不同風格異致然皆如文繒貝錦各出機杼無不純麗瑩縟酷令人愛仲瑛既會粹成卷名之曰玉山名勝集俾余文以為序夫世之寄情山水間者多矣然好事者於昔人別墅獨喜稱王氏之輞川杜氏之樊川豈非以當時物象見於倡酬者歷歷在人耳目乎然輞川賓客獨稱裴迪而樊上翁則不過時名雅容往從而已今仲瑛以世族貴介雅有器局不屑於進取而力之所及獨喜與賢士大夫盡其驩而其揉觚弄翰觴詠於此視樊上翁蓋不多讓而賓客倡酬之盛較之輞川或者過焉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使異日玉山之勝與兩川別墅並存於文字間則斯集也詎可少哉於是乎書

送黃德膺序

余與黃君德膺同以東州之人游中吳山水間吳之大澤曰具區周迴五百里瀰漫灦漾混無端倪而其山則洞庭夫椒靈巖天平之屬高卑俯仰為態不一而皆出沒掩映乎其上朝光暮景與雲物爭變化蓋東南之奇觀也吳為郡物盛人衆賦影而松禁凡說其土者率物躬盡瘁不遑夙夜雖有好事者亦不能輟餘聚而樂山水也四方之游吳者冠蓋相屬然非北之燕薊

則南逾閩越又孰能瘵捜擭以事無益之遊乎故窮吳中山水之勝自非畢閑無事如吾兩人則舉莫之能也余嘗與德廣泛舟過梅里登海虞出三江之口頫瞰山川之蒼茫俯仰千載於須臾而聖賢之遺跡歷歷可考也蓋江湖之間厥土塗泥種樹喙息之民罷耒耜而給饘餬恒奐奐以終日則吾兩人之適非惟其有客者不能雖其父兄子弟亦不暇以為也人常苦於貧賤而吾乃以賤貧得自肆於山水而德廣固非久貧且賤者也今年秋德廣有力者為之先將脫解介生判輸去我而東顧也噫向也舉吳之人不得為吾兩人之游今也非惟吾不能強德廣而留之德廣雖欲為吾留不可也然則出處離合非惟吾兩人不能自知雖古之君子亦不能必也德廣行矣余將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他日德廣以其抱負有所遇而時或者不忘而欲求余於蒹葭之下則以是為之徑矣因書以贈之

送丁經歷序

吳在禹貢揚州之域其藪則具區土塗泥而田則下下也吳之土不如雍州之黃壤其田不及豫州之中上而其賦視梁州乃在下之上者使以人工脩之而其水淺土薄固自與中州大不侔也庸詎知古今殊時風氣異宜塗泥之土實倍於黃壤下下之田賦浮於上上而人之工果足以勝地力哉夫恃人工以養人善為國者也竊地力以害人賊夫國者也吳之不受其工以奉上也久矣而其害有若長蕩華蕩之屬積水為陂激風濤黿鼉蛟蝪窟穴類居之卵育子孫以畢其利使神農執耒耜後東耜亦未知之何而有司什一之征斂有常算驅民於不測之淵為之上者袖手弗顧而經歷丁君獨閔然思有以拯之推是心也其殆古之所謂遺愛乎初君之至吳也民有訴者曰吳之土兮湮而卑吳之田兮淪為湖賦我田兮湖兮官剝我膚昔神禹兮手胼足胝將以厚吾之生兮今反病之我欲上訴兮天不可籲我欲淪死兮不忍子與妻吁嗟僕兮何以生為君聞之曰有是哉吾聞苛政猛於虎此非虎之尤者乎夫使田野無愁歎之聲二千石之職也今吾來佐長吏布恩澤而民困若是將何以上報

天子乃獨疏其事上之已而　上詔郡國除民所疾苦而吾獨韙君之言有所休息又歌曰原則有黍水則有魚昔云不足今乃有餘隰則有杭水則有鮒人言之誠我以為慶又胡可忘於是留以君為長者而吳猶有泰伯仲雍之遺民焉於君之代而歸也書以志吳人之意至正十一年九月甲子

送劉志伊序

山川之秀鍾於物者為珠玉鍾於人者為文章然求玉者必於崐崘流沙萬里之外求珠者必於南海蛟龍不測之淵不如是則無以擇其精而致其多而文章在天地間尤難精而不易得者也三代而降文章與時高下而秦漢魏晉唐宋之文見於文選文粹文鑑者後人即其成書上下千數百年以觀其制作之變而不知當時采摭之精有不易以歲月計也然則搜羅纂述以為一代人文之彙而欲與前代之成書並存不廢而不之乎文章之崐崘作者之南海求之而能盡大觀而無憾也難矣

國家以三光五嶽渾一之氣涵煦六合而百年文物之盛著於文翰者亦可以槩見然夜光之璧照乘之珠紛不擇委於道亦豈無待賈而未售者此宜春劉君志伊所以北之京師南浮江

淮上而　朝廷之著作下而山林之論述蕭備並錄日益月增如猗頓之於債不埒富於王公不已也憲忘伊之用心亦勤已乎然而勿為鄭人買櫝而還珠亦勿為楚人之以玉為石而棄之則所得誠精且多矣於其歸也序以贈之

橫山紀行詩序

吳郡沈仲說甫由長洲先塋鼓枻而西出胥門過石湖省母夫人之墓於橫山之陽道路所歷覩朝暮景慕而其低徊竊歎之形諸言者皆成韻語時余辱與同載間亦有所賦其甥呂秀貞志手錄之總若干首夫吟詠情性莫過於詩然三百篇皆本性情而尤感人者無如蓼莪蓋父母之德昊天罔極人子愁慕色養尚不足以報其萬一而況乎不得終養者其心為何如此君子所以三復流涕而不忍讀之也今仲說天性醇孝篤學好問而又遭時太平寬求世譯其覩蓼莪之詩不待其然而既怡且侍以鞠拊畜育者仲說皆昔失之而其顧焉復焉腹焉者獨賴祖母之存今亦已矣雖漫生萍死無或遺憾而仲說豈忍一日忘其親哉是以穨冢舍於長洲塋而露於橫山仰天宇之遙鮮撫原野之蒼蕪而風木寒泉之感見於銜恤茹哀者雖欲不為詩不可也嗚呼詩之為用在於成孝敬厚人倫彼百餘篇字千鍊成句勤則勤矣於情性何有哉昔孫興公賦詩以伸罔極之痛識者謂有蓼莪之遺思焉而歐陽舛獨居憂君子蓋有替其作詩者余雖非識者仲說固興公之後歟世有君子如蘇長公則仲說賢於舛獨矣余既因秀貞所錄用程正言紀行詩輯編弁之又喜仲說所作本於性情於是乎書

送粹上人詩序

粹上人由天台絶海浙江歷嘉漸水西諸名山而雅喜與賢士大夫遊聲稱藉甚余嘗見其風神秀朗如寒潭秋月進退作止修整閒暇固已私竊異之矣久之將還山讀書寥逈觀舍庶幾朝夕以報顧復之恩其徒不能挐之也搢紳先生聞其行爭為詞詩以傳之以余辱與上人交俾為之序昔之知言君子謂浮圖氏之書過於莊墨中雜而與易論語合余嘗竊疑之及觀其大報恩諸篇則其教人率先孝敬乃知世之論佛頼以其怪幻詭惕而其徒好略文字以為高去孝敬以為達者皆過也今上人學禪而不略文字為釋而知孝且敬又將歸而益求其所以與易論語合以充其大報恩云者蓋五常之道不二之法未始不本於人心苟究其歸雖同其中而異其外可也上人勉乎哉庸敢叙贈詩者之意書之首簡以授之

茂白齋藁卷之十三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序

送鄭同夫歸豫章分題詩序

余辱與鄭文學同夫遇于吳之懿君子顧仲瑛氏所以仲瑛素多賓客而同夫與余相值未暇問姓字邑里行李所從來郷舉酒為章獻酬雜遝亦不計年齒缺蒼老坐上坐飲酣鼓舞各以所長自適於是吳興郯九成沈自成龍門琦上人赤城金敬德錢塘俞在明皆以能詩為仲瑛文字友而九成素不善畫援筆作山水圖郯擲瀉奇詭坐客嘖〻稱歎同夫首為賦詩仲瑛率衆賓和之而詠從起行酒放謌作盧山高疊〻有楚閒人氣

調同夫曰歡甚頃余曰吾自北方來行數千里覩舊跡數圍白有不同然飲酒之樂未有如今日吾行且歸矣諸君能無言乎余然後乃知同夫為豫章人嘗登清江范公蜀郡虞公鄆城揭公之門而余故人危君太樸揭君伯防楊君季子鄒君魯望張君宣仲皆其友也嗟乎余恨不及識范虞二公而聲嘗接揭公之下風而聽其餘論見其文章九原不可復作而其鄉之士如同夫者其文學才藝一何似公之甚也同夫歸矣太樸諸君子皆以其父兄師友之學相繼登臺閣顧余無似与仲瑛賓客嘯傲三江五湖之上以吳中山水分題得詩若干首為同夫贈余辱為之序因以謝不敏於諸君云

趙泰州平反寃獄詩序

至正十年二月泰州尹眞定趙公子威平反王晄寃獄事聞中吳士大夫皆曰偉哉趙使君真長者也因相率著為聲詩以美之摠凡若干首晄故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浮光王公之子也以才選為淮東帥閫奏差叅政公當世名臣晄以任子弟給事閫中雅為長官所信重然性直不能容人之過人雖有善亦未始不以身下之會閫帥飲酒高會膳夫有異茗欲弗謹者晄以職皆責之命杖之者廿膳夫歸越五日死晄獲揚州錄事判官有與晄有郤者欲因中傷之遂嗾膳夫妻訴晄踢傷其夫右脇晄逮繫五毒備至不勝苦楚遂誣服淮閫居兩北之衝而晄又名家子以故人莫不知其寃者具獄上大府莫敢決乃更以屬趙公覈之始盡膳夫所以死狀而謀中傷晄及凡誣證者皆伏辜於是晄之寃遂明白初晄之繫獄也士大夫皆曰叅政公平生所至用法務平允其子不宜坐此使世無守法者則已如有之

晄其不死於獄乎及其平反也則又皆曰晄不死矣世復有守法者矣於是相賀曰趙使君一治泰州而法為之平使天下皆如趙使君則人有寃死者乎趙使君眞長者昔漢張釋之為廷尉其書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者也故在漢獨釋之稱守法不阿意天下至今稱之今公　名歸業於人且望公顯用如張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公其尚自愛乎吾聞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既去而人思之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今既望公為張廷尉又愛公如召伯何哉蓋多公守法不止於活一無罪晄而吾愛公則因晄而重有所感也然則詠詩之哉乎情者其可已乎是不可無以序作者之意於是乎書

送金西白上人遊方序

吳僧金西白上人幼為天台氏之學既研精秘義又紬釋孔氏

百家之書閒弄翰爲文章從容識軌轍及況吟六義潄滌萬類於煙雲水月間復鏘應金石妙涉風旨今年秋拊鼓拖松陵振錫天竺絶浙江訪靈越過四明因度石橋探鴈蕩遡運至金華求大比丘究其所謂出世間法顧母氏年邁無他兄弟備養需露戴塗欲行復止母氏察知其衷則爲之言曰吾聞親者遺體之所自出也佛者慧命之所由存也奉遺體以續慧命顧惟輕重所在汝尚勿以吾私愛眷眷爲也上人於是問津於江上文人欽窺于邁若兵斯激搢紳之老韋甫之英自鄉有道而下爭爲詩文追餞之天台陳基復進而執上人之手語之曰浮屠氏其道有三曰律曰教曰禪然皆以慈悲爲宗孝敬爲本上人先究上乘復趨禪觀宜其由意碩養雅好龍德在其法中可謂學知次第由相入空者矣世之號居名教者往往於佛氏之言怯駭外逆及退而察之則所行有媿於上人者多矣故予於上人之去既不能無所感也雖然昔有浮屠師晝躬織蒲爲屨鬻以養母其徒至今高之歲云暮矣白雲斯邈上人尚無忘織屨師翩翩其來歸哉至正十年八月甲辰序

浮青閣詩序

越以山水名天下雲門又盡得越山水之勝而浮青之閣在焉蓋自晉唐歷宋以來雲門上首之居雲門者皆統合儒釋妙擷空有樂與賢士大夫遊故其崇臺廣廈金碧相錯緣崖架壑扶雲月而蹈風雨如千峯閣者往往而在尚可想見異時登覧吟嘯之適遺音逸響猶隱隱林谷中斯閣之作於時雖有不同然自吳興趙公承明教大師萬公之語爲爲書之扁蜀郡虞公爲文以記之賦詩以倡之繼而作者皆一時知名之士於是所謂浮青者遂與前代之名踪偉迹競爽千載可謂盛矣且秦望拔起羣山四從高卑俯仰之狀窮奇極秀於千岩萬壑之表每雨止風收天澄日鮮而浮青之勝丹青意匠所不能彷彿者唯詩人得之蓋詩者所以模狀物態陶寫性靈然非天機悟入神觀夐絶按抉幽關與造物爭巧者亦何足以語此哉予嘗從吾鄉釿石庭上人獲見群公之作爛然如雲錦張鏗然如金石奏雜然如衆籟鳴雖未獲登斯閣固已飄飄然若翥飛霞陵顥氣而游乎華嚴毗盧之境顧惟王謝之流風既遠支許之聲塵莫追雖欲復從趙虞二公游亦不可得徒見其清標雅韻於諸名勝篇翰間重爲興感而已上人俾予序之固辭弗獲乃爲書其歎慕之緊而歸之上人統合儒釋妙擷空有者也其以予言爲何如至正十年八月丁未序

送徑上人序

古之爲浮屠氏者以戒爲牖以慧爲戶以法界爲宇以性海爲鄉以度門道品爲族屬菩薩大士爲戚姻故求其法者不涉內外不泥中間不以語言不以文字必心空諸漏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予嘗竊觀自摩訶迦葉以佛所付心法相授受而達摩以天竺名王子獨得其宗當梁武甘心佛氏人莫不以其造寺書經度僧爲奉佛之至特達摩甫至東土獨鼓然以其諸所有爲特人天小果實無功德得其傳者有五曰可曰璨曰信曰忍曰能而能不出族姓不居華夏奮起井臼之中而得佛衣於五祖忍焉及其說法曹溪大闡宗旨爲天人師唐武后亦肅嚮風勅書徵諭力辭不赴其視榮名爲何如耶夫以達摩棄王宮印契佛心能以丈夫頓超佛處一則面譏梁武而

空學顛一則身肆武后而宗風振辛使百世之下學佛者必以曹溪為津梁嗚呼盛哉後世為浮屠氏者以權勢為墉以苞苴為戶以金碧為宇以貲富為鄉尚有能者以詩罵佛祖為能攻文字者以嘲弄雪月為事甚至弊弊焉奔走於利害得喪之塗而不知止使度門道品菩薩大士如果有知將愬而救之之不暇尚肯俯而以族屬戚姻援之耶吾鄉琛上人弱歲出家學其學於湖之道場志甚銳及主藏鑰於杭之淨慈遂為其徒所推且善讀唐人詩時有所作粲然可觀今年秋過予吳門與之語亹亹終日予既嘉其遠去鄉邑無父兄師友而能卓然自立如此又懼其久而或流於今之所謂浮屠氏者故推原其祖以清吾之益以吾同鄉而矜於上人也然世豈無大比丘如曹溪者上人誠以吾言質之其以為然否乎

陸仲淵字序

中吳多舊族其子孫克世積善之澤如甫里陸氏者代不乏人余所與遊者曰仲淵其少也嘗及見吳興趙魏公公為大書仲淵二字間以示余且曰願為之序蓋仲淵名源源者水之本而淵者水之深也天下之水其源皆出於西北其流皆趨於東南然西北之水莫大於江河而東南之水莫深於海方其濫觴於岷嶓經始出於岷山也蓋可以徒涉及其衝底柱下龍門絕巴梁轉巫峽率百川以委輸於海然後激洪濤湧沖融混瀁朝夕汐與時消息暑不加盈寒不加縮天吳罔象介鯨水兕之屬朋從既附奇詭變怪莫之端倪其有本者若是乎人之於積善也亦然孝弟以導之忠順以淺恭儉以將之醇謹以持之積之以久蓄之以漸紆餘衍迤更數十百年而子孫猶襲衣冠躬禮讓浸淫乎忠厚之波涵泳乎深淳之淵窮力質行有長者風吁善之足以遺後也如是夫仲淵之名若字其始知本也吾聞仲淵上世皆享高壽而仲淵年垂六十齒髮不少衰其所謂孝弟忠順恭儉醇謹蓋出於天性引而勿替殆將如河之衝底柱江之轉巫峽其勢必委輸於海而後已也傳曰三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為其後者使益勉焉則甫里之澤其未艾乎庸不辭而為之序

徐公遠字序

吳郡徐君孟達命其子緬從余游緬初名勉以與蕭梁時宰相東海徐勉同名乃易為勔而宋佞臣朱勔雖非同姓而同郡又易為緬蓋其字公遠而緬之為言遠也於是皆以為宜且請余序其說吾聞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後世無或非之者蓋異姓而賢於禮無所嫌也徐脩仁顯洪氏而勵志慎行事君不阿意苟合身都宰輔為時宗臣而以清白遺其後其視朱勔起賤微徒以草木花石媚人主竊恩毀法以固寵者萬萬不侔矣是故易勉為勔者尊同姓也易勔為緬者別邪人也昔之同姓也尚知尊而避其名則其於親親可知矣昔之邪人也尚知別而嫌其名則其於自脩可知矣尊同姓仁也別邪人知也惟仁也而後公無私惟知也而後明而遠故知能使後世不敢名其名與夫不屑其名以為名者仁與不仁知與不知而已矣緬乎其尚懋之

贈葛孟顒序

會稽王仲祥氏諳法家書為吳屬曹史嘗有疾求醫於吳郡葛氏於是孟顒為診脈曰是謂內傷得之出入飲食衣寒以華右

之而爲仲麟多其爲乃徵文於余曰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幸吾子圖之乃爲之言曰吾聞葛氏雖以醫名家而其上世本
儒者人無貴賤賢愚皆敬而稱之曰可久者孟頫之父也可久
甫誦詩書百家之言爲文章奇偉傳辯而卒歸之於六藝然爲
醫視古人無愧也孟頫以家庭習聞之素出而起人之疾又復
有父風何葛氏之多賢也哉昔者秦和論疾推本五色五味五
聲必原於天其說與周禮合鄭子產博物君子也而論節宣之
道又默與和契吁醫豈易言哉故必通詩書六藝百家之言如
可久甫者而後可也然漢臨菑人陽慶不以禁方傳其子孫而
悉予太倉長淳于意今葛氏儒者而父子身自相授受而孟頫
起人之疾蓋不止於仲麟然吾所知而言則葛氏之賢豈不信
哉余愧非博物君子願聞秦和之說與周禮合者而孟頫父子
豈余斷哉姑因仲麟之請而爲之序

夷白齋藁卷之十四

夷白齋藁卷之十五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序

贈宋太醫序

先王設醫師以待邦之有疾者其職周官其書神農子儀其術
扁鵲倉公也吾觀扁鵲之治醫如良農之治稼無他亦去夫爲
苗之害者而已故醫之有藥石鍼砭毒熨也猶農之有耒耜錢
鎛鏤耨也而其爲人袪疾也猶農之未去稂莠也稂莠之不去
雖有甘雨不得以爲澤癃疾之不袪雖有粱肉不得以爲味甚
矣哉醫有賴於良農也雖然人情之所慎者藥石所懼者鍼砭
所不喜者毒熨非有甚不得已孰肯以三者加於父母所不忍
之身如宋君之於吾兒如子之爲也哉蓋父母之望子猶農夫
之望歲也父母不以粱肉而廢藥石良農不以甘雨而廢耰耡
今使吾家兒考如苗頎如穀而堅且好焉宋君之施亦侈矣詩
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若宋君者其可以已於言乎不可已於
言而言者詩人之意也宋君字伯亨吾兒則欽德父云

送王季境詩後序

昔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淳光王公紹隆閩國公世家群公
子皆溫文醞藉季境尤特以精白柔敎飭儆有器識流聲於人
今年春將北上京師中吳大夫士非先公有客之選則昆弟交
從之彥咸爲詩爲文以貺季境臨海陳基復曰爲之言曰先參
政以公輔碩宿之材遭
國家承平之運部符捉鉞揚節秉麾致位政府出入中外餘五

十年康〻有君子風李虎結髮侍公左右雖不喜弄絲竹服紈綺為華靡事朝夕之所薰染耳目之所漸漬皆勤王字民與社稷同休戚之道夫千里之駒廼衆之足生於范駃之廄長於造父之手既莅朝闕外復振策同行而伯樂之徒又持千金中九衞以俟其售為國馬也無疑矣雖然所貴世家公子者以能纂乃舊服如先恭愍之於閔國公恭愍公之流風善政沒世不忘太常宜有諡國史宜有傳神道宜有碑李虎瑰瑋克肖人方慶公有子則其所以為公不朽計者宜在斯行也㚔不儀敢以此杜於李境亦庶幾贈言之遺意云爾

馬千戶遺愛詩序

松陵於和仲來致崇德父兄之言曰前鎮守邳州萬戶府左翼千戶馬侯有德於吾州其去也樹豐碑記遺愛而共歎之不足

又形於詩詩蓋公好惡詩人之情也願為之序余雖不識馬侯而崇德之人為可信其意若曰馬侯在鎮兵不敢取民草一束粟一升戍卒不敢椎畊牛聚博使輕騎往來它營軍不敢無故剽入境擊鼓辟至百倍常時而為民病者息使商者安於市畊者安於野皆侯之賜也侯亦務盡其職而已非欲使吾不忘而吾不能不侯是思此詩之所以作也嗟夫馬侯職不過千夫長食不過五品祿一鎮崇德而德之在人若此荀卿有言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使執干戈以衞社稷者皆如侯馬氏有不附者乎侯勲閥齊里與夫立官從事見於碑者茲不著〻其作詩之意曰和仲以稷崇德之人為我謝曰大丈夫戮力取封侯多在軍旅間吾聞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動其心侯有文武才願自愛

乾坤草亭詩序

余熟西昌鄭氏之賢久矣今年春鼎夫由天台棄官與其從子士亨過吳始相識鼎夫宦游四方聲稱藉甚薦紳大夫為文為詩以述其乾坤草亭之勝燦乎金石之奏粲乎黼績之陳也以余不佞俾為之序余嘗惟古今室屋之盛宜莫如金張衞霍而有志之士恒獨慕夫南陽之草廬瀼西之草堂而乾坤草亭云者蓋草堂詩語也昔諸葛孔明躬畊隆中自許管仲樂毅杜子美竊儗然以伊呂伯方之及其自比又直以為稷與契二人之用舍不同出處亦異然百世之下頌其詩讀其書而其忠君愛國之心繾綣惻怛之意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南陽之廬瀼西之堂風聲氣烈續世相望不以其人乎鼎夫瓌瑋聞達尚志千古開口論當世利害爛焉如龍泉太阿人莫其鋒退而察之未始不中肯綮也今引身高蹈將歸草亭益李子美所以方

孔明與其所以自謂而克其忠君愛國之心焉異日出處或者不謀者人則斯亭之在乾坤庸知不與南陽瀼西者相望乎曰推本其歸草亭之意為之序若夫時搖之倫撲花竹之敷秀見於詩若記者茲可以略云

江月樓詩序

金山天下奇觀也浮圖寶坊特起大江之中而江月樓在焉樓為龍江浩上人安禪之所而其扁則故江浙行中書叅知政事浮光王公之所書且賦詩者也至正初元寺菑而樓不能以獨存上人歸自吳門實始重搆規制之偉視昔有加而江左之峯巒淮南之烟樹與夫海霞岳霧風颿浪舶變化出沒於飛檐曲檻之外者蓋無時而不可愛至於江空月白以天為際一波不興萬動俱息而所謂天下之奇觀不越几席而盡得之則斯樓

也金山之最勝者寺翼戢集賢学士張掖劉公崇文少監鄱陽
周公代祀南鎮還過東方而余辱與郡推官金華張君寧性從
二公至其處覧山川之雄踞中流之衆上下古今竟日而去未
幾上人命善畫者繪樓為圖凡詞王公而賦詩者咸以次録之
且以書抵吳門俾余為之序夫上人居光明之蔵游浩劫之始
湛乎太清與智同圓一碧萬頃與性同體又豈世諦語言所能
擬議哉然詩家者流嗣涼是以灌七澤筆力是以駈三江莊揮
造化之微凌厲鬼神之表而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牢籠潄滌靡
有遺思然則世諦語言雖不足為上人道而意外之旨天機開
詣非上人亦何足以知之願余渉乎方之內於斯樓也未能盡
大觀又烏足以語江月乎然俯仰三數年張掖公以甘肅行中
書左丞出莫西土鄱陽方入𥙿臺閲張君近擢官海虞而上人

亦去主名刹於浙水東望閩山之蕭條撫流光之徘徊而尋昔
之恩寧無介然於胸中乎是則不可以無言也於是乎書

送強秀葉北上詩序

至正十三年春
主上用宰相之請命省臣蕭大叅太府出衆幣開墾西山保定
河間檀順之田遣使諭江淮有能募農入時者以多寡授官有
差吳人強君逕粟以致衣冠家畊學錬川里中年咸有識量聞
歳家儲於盜刼若奉父母白樹立為人喜事聞使者且至則欣
然曰此盛舉也吾欲游京師久矣今此其時乎乃白父母募良
農異名上使者即日取常熟州判官告身以歸遂戒行李率農
人偕使者北上祖道閶閭城外異大夫士與秀葉進者爭為歌
詩餞之夫士之出處用舍視時何如耳方今
聖天子紹隆丕基賢宰相拋文武大政前年治河決去年平徐
寇四方萬國日就底寧今又除草萊辟田野崇本抑末敵游食
之民轉而歸之農使各自食其力變潟鹵為稻粱狀干戈為耒
耜興富安長久之利建萬世不拔之業嗚呼盛哉此有志之士
戮力就功名之秋也秀葉行矣
天子不吝爵以勸士宰相不靳財以勸農勞心者身榮勞力者
家給將見滹水之利不專於鄭涇水之功不私於白倉廩實禮
義興而頌聲作矣事功告成明年秀葉自北方歸拜父母與大
夫士舉酒相慶尚能為秀葉賦之

送宗縣尹詩序

至正改元余客京師清江宗君子與赴潁州從事
中朝能言之士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布衣韋帶爭為詩文餞之子

與瓌奇博達誦詩書六藝百家之言文詞章有器識由成均上
舍生入藝文監為令史聲稱藉甚其出為郡從事也再遷而為
常山縣尹行次吳門吳門之能言者復爭為詩餞之以余辱
有一日之雅俾為之序夫十數年間兩送子與赴官皆得操觚
弄翰為文詞以兩章贈言之末余豈能言者哉特以常山之得
賢令長甚於潁州之得賢從事雖欲已於言不可也蓋子與為
從事時枹鼓不驚田野無事官閑政暇得以詩酒從郡太守優
游山水之樂非若常山之民飢者待哺寒者待衣疾苦顛連噢
咻呻吟者之待拊摩煦嫗於子與也嗟乎縣令與從事不侔令
日與曩時亦異然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士大夫起諸生
為縣令亦可以行其志矣子與瓌奇博達而行之以豈弟將見
處縣令如從事視今日如曩時而常山之民猶赤子之得慈父

毋矣改成民和吾恐

朝廷不以子與報常山而能言之士將不止為文詞送子與為牧宰而已余雖不敏尚能執筆爾群公以俟至正十三年三月

庚寅序

夷白齋藁卷之十五

夷白齋藁卷之十六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序

送張郎中詩序

戶部郎中大名張君師允以銓選使江西也道過吳吳大夫士之從戶部君游者冠蓋相望戶部君皆折節禮下之及其將西行也大夫士之能言者各賦詩合古今體凡若干首俾余為序以送戶部君禮也昔戶部君以進士取科甲蓋嘗振忠信之甲冑執禮義之干櫓用其全鋒以與天下士決勝負矣其褒然而舉首也雖有勇如賁育忿與之角力不敢攖其入翰林為史官由太常拜御史秉筆定褒貶執法論是非廉廉乎良史諍臣之風雖劫之以衆迅之以兵弗變也及遷戶部為尚書郎不遠數千里使江西右持衡左執權以銓量行者之人物其輕重予奪皆懸戶部君之手是行也意其必乘堅車擁高蓋連騎結靷負弩矢先驅以夸雄四方乃今屏徒從撤儀衛恢恢乎卑謙自視若諸生日以禮接大夫士懇懇之款悃悃焉惟恐失其心是惟夫力能以布衣決高科魁天下士秉筆為史官執法為諍臣而不能以尚書郎

天子使者而失大夫士之心豈大夫士之力勇於賁育其威加於兵衆哉蓋大夫士禮之所在也噫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使充不失大夫士之心舉而措之則採輕重以予奪天下之人物蓋恢恢乎其有餘也然士有不以予奪為輕重而以世為去就者豫章徐孺子其人也戶部君行矣銓選事畢舍車而徒問行豫

華以觀孺子之遺風彼有下門如陳仲舉者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户部君能以禮接大夫士則陳仲舉不得專美千載矣至正十三年三月甲午序

白羊山紀遊詩序

句吳沈高士仲説澄靖寡欲誦詩書百家之言以孝義稱於鄉居祖夫人憂廬於墓側既終喪隱居畊釣以山水自娯每衣麻衣著葛巾過天平謁范魏公祠徘徊不忍去閒行其傍林塢得地曰白羊山而樂之將結廬讀書以求其志乃三月既望携所知楚人朱安道舟行數十里至其處仰瞻天宇之高俯覽時物之暢詠泰伯之遺風望闔廬之故墟引筆賦詩總凡若干首余得而屢讀之既愛其春容閒遠有高世絶俗之思又念不得從仲説蔭長松藉豐草歌考槃之詩賦伐木之章以寄情烟雲水石間然覩公之流澤未泯天平之白雲可攀他日命車白羊之麓敲門處士之廬而共丘泉水將因詩以索其隱則詩也不可以無序於是乎書

送邵知州序

吳郡屬部由縣而陞州者吳江其一也雖地方百里大抵其區之濱重湖複派浸淫演迤引三江而歸之海水之所不及者然後人得以樹藝其上故必謹堤防設械率老弱疲筋力勞勞焉日與水爭利幸天無淫雨歲之所入僅以輸租賦給徭役否則潦塍昳漕淪為洪濤人困力弊而有司十一之征上下交病矣其州治又居水陸之咽喉望郵羽書旁午絡繹防虞供億百倍他州故仕師帥於此者視他州亦難其人必德足以宣化敎才足以寄民社明足以聽獄訟敏足以備軍儲而又濟之以廉行之以恕如前知州燕山邵侯而後可也初侯之下車也當國家責成守令之時侯首勸農桑均賦役勉學校簡民訟以崇本抑末為務設施次第恪守章程及南北徵兵調發無虚日侯鞠躬夙夜弗遑啓處而民不擾畊桑官不闕餽餉使車驛傳擐甲冑援枹鼓之屬肩相磨而踵相接者不失勞來之禮噫侯可謂克副責成之意矣三年政孚解印綬就車馬言還而聖君賢相方綜核名實勵精為治若侯者嚮膺考績將進而與中朝公卿大夫扶武周行以興庶務皆分內事也此不敢為侯道獨論次侯在官得賢師帥之職既以餞侯之行以慰州人之思徵也

送徐仲剛詩序

無錫兩君子其一曰徐君元度仕為王官居京師有聲其一曰倪君元鎮隱居著書求志不回余皆辱與交焉仲剛徐君之子倪君之壻也徐君倜儻好義博雅有識度與名公鉅卿游許與意氣有國士風倪君讀古人書忘渴飢為文章有魏晉間人氣韻其高不仕之節雖漢東都士大夫弗過也兩人者所趣不同要其歸皆激卬厎厲不與流俗同乾沒然兩家是用日益貧徐君以祿自養倪君以書自娯其子弟各習知二父意仲剛獨瓌奇敏給好禮而文居則從婦翁學為詩出則從父官于朝夫生為名父之子長娶名父之女出處問學不離二父間仲剛之得於天者夥而決於人者鮮如是哉雖富貴利達不足為仲剛道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此季文子所以為魯之賢大夫也仲剛勉乎哉凡與兩君子好者咸賦詩以贈仲剛屬余為之序

送鄭九成詩序

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海漕發吳門漕府史吳興郯君九成實贊幕府吳之君子皆喜為詩以道其行且曰去年春海寇犯崑山龍餫饟憑陵作氣勢以抗違官軍淮右經學憂延江浙羽書檄發絡繹道路無虛日人心洶洶久矣賴
天子神聖賢相訪國命貞忠藎毅之臣從漕事分遣將帥出師四討蚊蚋蠛蠢尔無知者以次殱蕩海寇聞風率旣稍遁匿慴惶蹙縮頓宥罪自新用是人心之憂者更釋然以喜九成學古通今器局閎博論議慷慨為詩章有作者風乃今職文書贊海漕進無金革矢石之虞退無父兄妻子之憂左川右海若風恬浪平一日千里而億萬之粟上以祀天地宗廟百神下以禄三公九卿百執事內以給宿衛外以足軍旅者不日達京師春歸甫至夏餫踐來此
國家萬世無疆之福臣子戮力報効之秋也
上尊之賜宮錦之榮視昔有加而九成仰則瞻都邑之雄俯則覽山河之壯盛
聖澤之汪濊修文物之鋪張所謂詩章九成之所長者將與
中朝能言之士嗟歎不足而詠歌之以極陳所遭之盛異日兩還解行李出所有吾黨好事者將爭先睹之為快九成尚無以謙讓未遑為辭也

送涂時良序

豫章涂君時良從其鄉先生揭顒民氏學在京師也客翰林待制武威余公所而雅與新安程君以文善余雖不識顒民幸因程君而識武威公武威公視顒民雖出處不侔要與程君皆強志篤行為文章不談仁義時良遊三君子間俛俛言行讀書作古今體詩不落常人軌轍及武威公出僉浙東憲事未幾去官居淮西余亦覲老還江南時良與程君留京師京師之士非程君行輩則與時良年相埒率彬彬鬱用程君仕宦二十年業愈精身愈困而志不少衰需次翰林為屬官老且至矣時良學顒民氏學為武威公客又從程君居
輦下借勢王公鉅人希進取宜無難者獨辛苦顛頓由京師行數千里過吳門將歸豫章不果又復如京師噫是固學古道者也吾聞古之道不足恥於今豈信然乎雖然深山之木鉅細林立匠石持斧斤過之必取其堅實美澤適廊廟都邑之用者而木之堅實美澤恒出於風霜摧拉毀之餘蓋損者益之本敗者成之基此造物者之所以玉成萬物也士之羇窮憂患顛踣無憀所以動其心忍其性廣鉅知非造物之意乎方今
聖君在上賢相在下左繩墨右規矩以待天下之人棟梁欂櫨各隨其器而任使之岩穴之材如顒民者將不得自棄於斧斤之外則推而愈堅拉而彌實拉毀而益美且澤者為何如也然則造物之所以為司繩墨執規矩者之計久矣盍因時良行以此謝程君遂以為時良贈云

贈盧仲章詩序

天台盧仲章以能刻金石為印章知名大夫士間大夫士之樂道仲章者咸寵之以詩仲章亦何能致多若是哉夫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養生送終之不可以或闕者也必服牛馬越川谷逾陵陸窮深致遠以交乎中國而後可以通有無利器用而宮室輿馬然商不得齒於大夫士工不得與於衣冠之末何哉所業不同而所趣者異也今仲章之藝以為工乎則大夫士之所齒以為商乎則衣冠之所樂道而與進之不服牛不駕

馬無陵陸之虞無川谷之險而亦以其藝交於中國其為用雖若無與於養生送終然大夫士之家不可以少焉噫仲章之藝亦善矣古者諸侯謂之章大夫謂之印今者夫人而用之仲章以其藝進於大人之間而獨竊然挍大夫士以求其言為務大夫士固異於大人也哉於其有請於予也書以贈之

夷白齋藁卷之十六

夷白齋藁卷之十七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序

顧友文字序

吳下肆筆生曰顧輔字友文其肆筆視近世吳興諸名家不多讓間請余諱其字而序之其名若字蓋本乎魯曾子所謂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言也曾子之言尚矣余請就生之業而為之說可乎昔之善言書者蓋以刀柄喻筆焉故揚子雲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信乎刀不利雖有桓公之葸文王之錄太公之闕閭之干將莫耶曾不足以剸秋蓬萹腐芥尚矣況其斷犀象屠蛟龍而鋒不剉乎筆不銛雖有文犀之植象齒之管秋兔之翰豐狐之柱綠飾則不啻侈矣以之為書則偃仰乖方向背離體徒猶摹擘舉不適人意而書之道幾息矣然則砥削者固輔刀筆之美器也士之為士也亦然不博之以文則學無所嚮不輔之以友則德無從立故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揚子曰朋友以磨之友也者其又士之砥削乎甚矣哉生之業克肖乎其字也是故非學不足以為士非友不足以立德非言不足以垂世非筆所傳者不傳而筆也者又士之所以羽之翼之左之右之以圖不朽者也噫生也不徒名其名將思有以行其行不徒字其字將思有以事其事不徒藝其藝將思有以試其試吾聞之有為者亦若是生之業既切於士之用生之字復切於士之學則余以士勉生世之樂與人為善者得無以為過乎昔者庖丁好道而進於技今生之

業非直解牛者比也又庸知其非好道者然則余勉之也非適也

李僉事政績序

至正十二年春朝鮮李公仲善以浙西道廉訪僉事分憲吳下督行省兵禦海寇未幾淮右妖寇竊發屬郡縣赦守宰攻陷湖襄蔓延江東西羽書絡繹告急無虛日人心震懾吳為江表大郡介居水陸之衝東濱鉅海南控甌粵西連荊楚無高山大谷以為之阻東南所賦水土百物吳爲特盛倉廩府庫之所儲蓄歲輸京師以供天地神明之祀軍國之須與夫民人之所恃以為存者當務之急宜莫如城而吳城故闕壯周餘四十里舊址僅存謀繕完之使冕鉅承平日久民習宴安不可與慮始議下衆口交怨公乃因父老而諭之曰

國家以熙洽之仁涵濡之澤休養生息爾父兄子弟久矣一旦盜起倉猝淮楚間環地數千里生民塗炭其故何哉城郭廢而兵革不戒也今吾受

天子命除民所疾苦因睹無城之害而不與爾父兄圖之有如事不可測噬臍之悔將誰任之吾聞之備豫不虞政之善訓也故曰有備無患今吾用爾力新爾城深爾池禁爾守吳豈惟倉廩府庫是賴爾子子孫孫將永其利乃計城丈尺視民貲多寡募工分築有差民始翕然趨事施擔斡畚鍤度萬杵齊奮鼓若雷動公不憚暑暍親出入版築間勞撫士卒以惠廉威以勤率情鉅萬之費非常之功三月而畢公既率有司茲日告神又與牛酒犒士卒謹成事禮也方是時寇入杭繼入湖入常燒民廬劫庫藏縱兵剽掠烽燧四起鉦鼓之聲接吳壤浙右騷動吳獨

以公故無恐公忠貞廉斷行事適於宜臺中嚴約束政循行并里斂血誓報務戮力以身徇國用命者賞無狀者誅慷慨激昂士氣大振吳民老弱相慶有謌者曰公城我城公厲我兵公用法平又歌曰公保我聚帑公衛我室家公我父母報公何有君子曰李公其古之遺愛乎何與人誦之如子產也

天子聞之賜公爵優二等蓋將因是而大公之施始於吳達於天下而與人之誦史且不勝書矣意李公其誠古之遺愛乎乃論次公政績爲之序以慰吳人之意以傳之四方以侈公之惠而樂爲天下道也十三年春三月序

崔衢州政績詩序

往者妖寇首難禍延江東西守吏鮮能執干戈衛社稷者衢有崔侯焉初賊陷徽饒乘勝入衢之開化據縣治燒民廬放兵劫掠寇常山至江山時侯以同知陞總管設方略厲器械備禦惟謹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也未幾賊遁獨開化失守二十餘日居民驚潰賊退猶亡匿山谷間侯曰民不復業邑誰與守即馳至縣招輯撫慰而赦其脅從者遵　詔旨也市井無賴勒取民財帛得則誣以賊執送之官侯察知其姦悉斥放之民用無冤死者尋督兵討捕獲首賊張綱七等餘黨復散入徽饒出沒無常其壤地與衢犬牙相錯開化則衢之咽喉浙東有衢猶門之有限也侯躍開化復失守衢存亡未可知乃益募兵分守要害地已而賊復至侯命兵拒戰破之七月侯還至郡分省以賊未平復檄侯進討八月敗賊於若坑殺百餘人生擒十有二人分省多侯功賞勞有加九月賊黨復大振鼓行過富擇侯帥軍民兵擊斬首四百級獲方普德等一百十有九人賊勢遂沮衢賴

以安邑父兄既刻石紀侯勲績復相謂曰侯始適守兵邦為四方無事首興學校以教吾子弟歲旱則禱雨祈穀以活吾老弱寇至親擐甲冑冒矢石出萬死不顧一生以捍衛吾鄉邑侯治郡為賢牧守討賊為良將帥進不貪功退不顧私不妻無辜不專威福折衝果毅而濟之以廉平侯之德非石不傳蓋詩所以美盛德誦休功而告來裔也嗟乎衢之父兄亦可謂善頌矣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起不測所在肝腦塗地井邑丘墟禍亦慘矣誠使撫字得人政平訟理則民入有父母出有司命而金湯之固不在乎堅城深池而天下人安矣今衢有賢侯哉宜

璽書褒勸增秩賜金以風天下然嗟嘆不足而詠詩之其亦有待於觀風之使乎吾聞賊在開化時獨不毀桂侯之碑衢城大侯之弟獨無恙豈天之眷佑賢侯將使人感之如扶使君而反國威失之異又將愛之如劉太守耶余不佞敢論著作詩者之意為之序以遺衢父兄大豈以侯之故哉亦樂為天下道也十三年八月既望序

送陳惟允序

余友陳惟允世家閬州七世祖宗宣知閬進士至朝散大夫居南康遂為南康人其先君子天倪甫師事故内翰臨川吳文正公誦詩書百家之言以隱德終於吳家徒四壁獨遺書數百卷母夫人日夜督惟允與兄惟寅誦習之二子俊以儒業其家從容文藝出入縉紳大夫間而惟允尤善鼓琴擬古人摹寫山水樹石為屛障規旋推奇可喜今年春將去吳適金陵因北上京師從四方名人魁士振纓儒林揚鑣藝苑以其所能自奮母兄樂其志既東裝遂日以承其行尋以余同姓且雅知其兄弟賢願貽一言以為別寬世之厭梁肉襲紈綺入則穹居廣廈出則連車列騎者果何如人哉然不易世子孫或飢寒困餓為屠販為奴隸甚至為溝中之瘠者又孰使之然哉蓋富貴無常不足恃也陳氏由閬州徙南康又由南康至吳門俛仰數世徒以朝散府君遺澤綿〻延〻至惟允兄弟孫蓉貧窶亦甚矣然猶知讀父書躬孝友恂〻信謹能詞章工文藝稱佳子弟先民有言揃之而益敗之而成磨之而樂此造物者之於人所錯礪鍛而括其羽也今陳氏以孝友為鏃以文藝為羽以孤煢為弧以貧窶為括其材精其氣利其去而與英畯角伎能殆養由基之於射發則無不破的者惟允行哉嗣先君子之業養母夫人之志遲續朝散府君之餘緒常所往來者咸為詩以擣顯之矣余不佞故申以為序今年為至正十四年春二月甲午

送李德中序

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每春夏由吳門抵直沽以億萬計今年夏漕府史宣城李君德中以次當行吳之君子與德中善者咸送之曩江之上且賦詩以華之盖德中以江左衣冠家少從其鄉先生今兵部貢公伯仲遊且覩精敏爾給剡已清謹事賢漕長為僚吏有多士之譽斯行也當見兵部公為我謝曰

聖君賢相紹隆大業廓漕渠為餉道利舟揖為車馬其視秦之飛芻輓粟漢之負擔千里唐之陸運水行率數十鍾而致一石者其得失不啻千萬矣間者又大興農政遣使江淮募民入畊大河之南逮水之東皆置屯田漕運司不使地有遺利民有餘力功成事集將見中土之粟又百倍東南矣今歲遂省夏運若干萬分餉淮楚因時變通以便漕事此千載一時有志之士於

是親文書贊幕府皆先士大夫戮力海道如德中者兵部公頎不喜歟況公以班馬之倫居列卿之位且世為太史氏咸明良之相逢覩庶政之畢舉宜與　中朝能言者並為文章頌吾　君之德美吾　相之功鏗鏘炳耀垂示無極嗚呼休哉斯人臣之盛際也德中行矣漕事告竣詠勞禮畢從兵部公優游詠歎當筆授以歸道東南人共誇之余不佞亦何幸竊覩焉

至正十四年五月朔旦

夷白齋藁卷之十七

夷白齋藁卷之十八

臨海　陳　基　著
金華　戴　良　編

序

送鄒掾史還江西序

昔鄒君弘道之先大父教授君以能詩知名故國子監丞莆田陳公宰欲薦之詞林未果而教授君卒於家余與教授君遊時弘道方與其弟工文辭為舉子業未幾余游北方弘道以賢能書薦於鄉尋與計偕上春官與數十百人角勝負及
天子臨軒策士弘道遂以進士擢高等得官歸江南余在京師京師之人知余與教授君交莫不為余道弘道之賢而余故雅知教授君平生宜有令孫如弘道者獨念教授君積德誠使假之以年則其見弘道發然舉首於數百人之中為
天子門生克有成立以為鄉里榮顧非鄒氏祖孫非常之慶耶弘道之祿不逮大父矣然擢第為名進士居官為良有司辟行省為掾史凡所以為揚名顯親計者未始一日不奉以周旋教授君雖死亦可以無憾矣今弘道為西省使者告糴於吳吳父母之邦也弘道不敢以使者自居獨身出入民間與民為市所糴雖不貲而人曾不知擾往往相謂曰鄒掾史不以官戾民夫豈以鄉里故耶彼以牒牒追民以刑憲臨民且旦夕遣吏呼囂然突難拘不得寧者此其以他使者待吳人固宜爾耶抑和糴以備軍餉其事急其勢適有不得不爾耶今掾史君為隣者告糴父母之邦固自與他使者不侔然他使者亦以和平待民以優賈誘民而民雖朘削亦將樂與為市夫以和糴為民而

使民不堪命亦豈使者之事也掾使君讀前史至唐元和以来知糴之害甚於稅賦恨不奮臂出其間與當時廷臣共爭之願肯以告糴詳然而敢以病其鄉里父兄子弟邪掾史君公平廉恕使得行其志於時則其張之翕之左之右之將無施不可吾糴特細事尔其使還江西也吳之善於詩者咸賦之余辱與私道故又為之序云至正十四年夏五月甲申

送本上人東歸序

余鄉本上人立中為浮屠松江衣粗食糲究心禪理晝夜剋身甚力閒出與大夫士揚搉古文藝肆筆為詩章奕奕有奇氣適訪浙東西諸名山長老大浮屠莫不以禮引接之余聞上人之賢有日矣今年上人来吳門始相見握手縷縷問鄉曲里社孰遠孰近孰亡孰成乃知其與余世有姻童稚時往来田閒出入

桑梓未必不相識及各之四方所學異師所服異業所趣異塗一旦卒然見而不相知名非假文字之懸懇語言之悃款則余与上人不幾終身為胡越之人乎上人貌甚偉氣甚溫志甚慤開口論文字上下從橫反覆空有卒弗畔乎理與之居同席食同鼎飲同器雖終身不厭余方資上人以進乎方之外上人顧以大母之喪將東歸臨海省父母因奉襄葬事徵余言以為別夫去閭巷遠親戚二十年服浮屠之服誦浮屠之言宜亦浮屠而已矣今病心勞形不遠千里走山川冒霜露卒苦瀟伏以庶幾其生敬死哀之心夫豈直以詩章曰雄使取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之為貴哉世蓋有墨名而儒行者吾於上人又何閒焉上人歸矣鄉里之老者死壯者長衰與上人遊者皆異時田閒之童稚桑梓之少年也然亦有邂逅不相識者乎上人以親而歸余以親而留高雲孤飛悵彼故本此人情之所以不忘土也為我謝昆弟曰菅我廬舍藝我黍稷余將奉老母歸田里啜菽水飲優遊卒歲以樂其志矣

送張知事序

浙水西諸郡出稅賦奉　國家多寡固有差然近歲兵興資糧兵械什器百物之需率取之平江嘉興松江蓋此二路一府無平原大陸山林之阻非若錢唐吳興毗陵壤地與徽饒義興迤數宄孽出没之境相接潾滕明滄井分碁置大川小源與三江五湖相出入人居其土蹞步非舟楫莫濟使車驛傳之塗往来北南千里一軌四顧皆沙洲浦溆萑蒲菰葦鳧鷖鴈鶩之區烟波莽蒼舉目無際烏合蟻聚之徒相嘯誘肆妖妄攻陷城池所在蔚清相望獨此二路一府以水為封域利城守不利野戰

僅以地勢得完然用是水陸之餉饋士卒之調發器械百物之徵求不貲他郡而區區撣丸之地日給月供家罷戶耗而與被兵之邦俱弊矣獨幸各得賢師帥撫循其父兄勉焉勦然竭力公上松江瓜二路又僻在海陂並海之陬其地非川陸之咽喉羽書　璽節非有故不至其民勤於農桑使歲無水旱螟蟊之之菑加以賢師帥字養不苛則其俗猶易治大名張君師明由悍士弟子員為侍儀司舍人再調而為其府知事師明讀書達古今識事變且剋身廉謹與其從弟戶部郎中師允俱有聲於時其以從事居撫府贊師帥布
聖天子恩德於用兵伐叛之時使其民宴然益知尊其　君親其上雖有供億之費而無枹鼓之警則師明之賢將與其師帥並播東南而融顯光大且推與於此矣於其行吳之能詩者咸

賦之爲序之至正十四年十月朔旦序

友迂軒文集序

國家承平百年公卿大夫以文章政事趣成功者益彬爲今都水庸田使宣城貢公之爲博士弟子員也卽學古工文詞同舍諸生皆自以爲不及方是時先集賢文靖公與 中朝學士先生並以老成魁宿侍 館詞垣言道術則本周公孔子孟軻言文學則由賈誼董仲舒劉向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脩之倫一時作者祖述詩書憲章禮樂爲聲詩則薦之郊廟爲典策則施之 朝廷皆傳紹古今成一家言蓋三光五嶽混一之氣至是而極盛矣公以搢紳佳子弟出入諸老先生間析卽以纂言脩業爲務及解褐授官遂供奉翰林累遷爲翰林待 制國子司業間以理官出讞紹興路獄三年政辨平允延祐以來諸老

先生接有後者惟文靖而公遂以文章政事名天下矣及 皇上虛心儒學銳意中統至元之治宰相以公學問足以經緯人文政事足以羽翼 王化乃推公爲吏部郎中尋拜監察御史又由小宗伯轉兵部侍郎風猷氣望蔚然爲儒林之冠而成均得人殆不徒以文章鳴 國家之盛所謂文靖之後有人至而益信矣且自古能言之士如賈誼之論治道董仲舒之究天人劉向之明經術司馬遷班固之述史韓愈之原道皆與行實深爲一王法然皆不得久居朝著見諸事惟其所傳者獨空言而已惟歐陽氏以文章顯其詞令發號敷之於訓誥伸之於典謨漢揭諷諭儷著之於雅頌奏之於神明而其聲光位勢又得與韓范富諸公並稱爲人傑今公以文章政事疑嚮用致位通顯其言婉者宜頌揚如濟風之中人也直者宜靜凜乎箴砭之切體也敍理亂則明白而朗暢陳道義則委折而沖融大者可以著詞令述褒貶小者可以廣謨揚形諷諭蓋將益使聲光焜耀位勢隆重而文靖有後之言不獨信於今傳之後世亦且足以取徵矣公之爲都水使者至吳也基獲覲豫章塗貞琳良所編友迂軒集若干卷因論次所知爲序以質之於當世知言君子公名師泰字泰甫友迂軒其自號云至正十四年十月庚子序

奉親圖詩序

悅堂禪師顏公迎其母於僅昌國之翁洲築室平江之崑山資福寺西數百武備養惟謹及爲大浮屠領資福徒屬晝夜演佛事猶勤勤不懈母子懽母氏年八十餘童顏鬒齒起居飲食步履益康強公每侍側下氣愉色惟母意所欲蓋公不以浮屠倫

其親親亦終身安其志欣然樂而忘桃里母氏以高壽終公痛心成容哀毀不能堪乃命善畫者畫其爲養如平生卷舒瞻省以慰罔極嗚呼仁人也孝子之所以厚其親者公獨異浮屠哉浮屠書有孝子經言孝甚備彼以空虛爲禪文字爲教者於孝或不暇惟律以五戒爲首猶有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之義故昔之浮屠有棄住持獨身歸織屨養母僧史書其事至今傳詠不衰公氣岸嶷然應物機警日與其徒說出世間法而不徒以空虛爲事至於養生送終之責不以出世間而或憾焉則又若一舉足不敢忘父母者世以擇子於親二本豈其然哉公遊乎方之外而雅與搢紳大夫爲文字交搢紳大夫樂爲詩以辨道之蓋將貽後之續僧史者考焉余與公皆東州人故爲之序至正十四年九月既望序

贈曾齊魯序

西夏長壽君景仁以湖廣行省理問所知事秩傳使吳適毋夫人病中滿黃蔑外且劇景仁以為憂聞醫於廣田副使高公公以曾君齊曾薦齊曾診脈曰此得之脾胃濕熱投藥疾之即瘳景仁思欲以書侈其惠余雖知景仁事親孝而齊曾為大府史以醫進公卿間其起人之疾如此皆可書乃為之言曰昔者先王設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而五味五穀五藥之齊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五氣五聲五色之審存乎扁鵲之伎而九竅九藏之候存乎秦和岐伯俞柎之數然自秦滅典籍而醫方亦與聖人之經並廢至漢興廣開獻書之路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作秦取以列諸藝文而與六經百家之書並傳於後世者皆李柱國之所校也夫脈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之殊藥有五苦六辛水火之齊而醫有鍼石湯火酒醪之用曰脈以視病之淺深在腠理者以湯熨之在血脈者以鍼石攻之在腸胃者以酒醪治之此皆神農子儀扁鵲秦和岐伯俞柎之倫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案繩墨與天地參為生人萬世之計而漢淳于公張長沙近世劉河間張易水李東垣之徒守之以為律令者也故醫之用藥猶吏之用法藥以去病法以除弊蓋禮不足而後法施猶養不足而後藥用焉今齊曾之祿不制以醫事職守不當於醫師而邦之有疾者造之恐後不待歲終而其起人之病如起景仁之母夫人者皆可稽也然究其業方以儒術緣飾吏事而刑名法家之說習之如習神農子儀之書其執文牘佐郡長吏除民所疾苦又若用湯火鍼石之屬以去癘疾也今書滿將辟漕府史使由此而升則其登顯仕食厚祿如太倉令長沙守者殆猶策國馬以適燕薊非一日千里不止也昔之論為國者蓋以醫取喻焉故余因景仁之意申而言之非敢為齊曾告告其知齊曾者必以吾言為弗戾云

夷白齋藁卷之十八

夷白齋藁卷之十九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序

送陳景初序

君子之為僚吏得賢公卿而事之則政斯舉矣今海道都萬戶明善公之政揔漕臺也屬海寇之餘艟艘陷沒者參半漕民比戶告病公奉聖天子命以漕事為己任甫下車問事緩急審次第而為之令行禁止雷動山立東南列郡俟伯受牒聽令惟謹一時僚吏莫不爭自激昂願以材自效譬猶營壘士卒一經李光弼號令氣色乃益精明其轉旋闔闢之機所以為 國家軍儲深長計者固皆出於公之明斷而其從容贊相動適事宜非賢僚吏亦何足以廣公謨下此陳君景初所以得事賢公卿之道景初瓌瑋閎達雅有器局起家憲曹由蘇杭二大府吏遷漕府所至皆以材能為長吏所信任聲揚籍籍久矣自 國家以海為漕渠歲轉東南之租賦每以春夏由吳門趨直沽僾洪濤如平地視萬里猶咫尺上而佩金符綰紫綬而為萬夫長下而職書佐餽饟而居幕府者皆安然囿於皇靈之內雖有深涉之勞而無不虞之變蓋八十餘年於此矣及一旦鯨鯢悍然不安天常憑陵鼓舞風檄浪擲堅舟利楫靡爛虀粉於狼狽之頃董漕大臣素以豪傑自許者顛頓辟易蹙縮而無所措其劉刎亦甚矣繼其後者徒手以承其弊春夏兩漕亦欲以時達京師非有明斷如公者紀綱乎其上賢長得人如景初者周旋乎其下則洪濤萬里無脛而欲行無翼而欲飛亦誠不易矣然則平居無事人材若無與於世至於倉卒之中利害叵測然後得人則濟非人則否衷中流失舟一壺千金豈虛語哉今景初書滿將開閫外之勞賦漕臺益崇使移事漕長之道以事達率折衝畫諾游刃於有餘之地則閫外之政亦斯舉矣異日又推此以遂外廷升 中朝莫不皆然則享崇名蹟顯仕非景初而誰故於其行也吳之大夫士咸賦以餞之屬余為之序

送拈上人序

吳門拈上人事其師學出世間法居城東祚真閣若自刻甚清苦今年冬將挈瓶錫走四方參大浮屠以竟其學士大夫與上人善者咸賦詩以餞之上人吳人也吳為沃壤其人喜事佛好施予佛之徒往往飾宮廬崇塔廟有餘力輒買良田厚積蓄資懲遺以為常產不朽計蓋其習俗所尚非一日矣自兩淮用兵資糧器械百物之需取於吳者無慮十八九民力溢耗事佛廢少懈而佛之徒亦方僕僕與其民奔走有司出賦稅以給公上閒閒焉惟恐不及是懼昔之所常產今適足以為患浮屠寶坊魚鼓絕響平時累數百人為徒者至是皆相率引去祚真城東小蘭若爾其師弟子頗優游無事悅焉夙夜惟知有出世間法上人有將浩然四方徒大浮屠遊視其去就若無豪髮世累者蓋上人之師弟子不求多於世彼為常產計者皆求多者也求而不知止患孰甚焉今四方名山異剎而其叢林凋落亦如吳之所謂寶坊乎抑猶有異時規矩弗墜也然向之特盛者莫如吳興錢唐吳門既爾錢唐亦從可知上人此行將何所適乎吾

閭浮屠氏之法無中邊無彼此求之者無遠無近淟物我於一
遠等虛空為法界然後不舉足而四方見前此古之所謂進乎
方之外者也上人不求多於世斯行也將無入而不自得而異
以叢林之規矩墜弗墜為我上人字古心其師則元明其號也

送陳希文北上序

人之厭江湖者則思山林厭山林者則思城郭居城郭者則思
游乎通邑名都以日充其所見聞譬猶魚之處池沼則慕湖陂
處湖陂則慕江海處江海則又欲脫鱗鬣生羽翰絕雲晲負青
冥以遠乎天地而止焉京師士大夫之天池也士之生乎斯世
苟耳目聰明心志卓犖手足無拳攣之疾肩背無傴僂之患疑
不至於馬醫厮不至於奴隸負不屑為販賈工祝之事非詩書
之言不習非禮義之地不踐非逢掖之服不服非章甫之冠不
冠言可以信乎朋友說可以接乎公卿大夫氣可以折衝乎尊
俎智可以效官使於駿奔執事之間乃可汗漫於江湖栖遲於
山林浮遊於城郭居卑而處汙局縮而偃蹇徒習矜卹咲於儕
輩甚無謂也故必扳泥塗擊奔飈左攀鱗右附翮翩翩焉揚揚
焉翱翔乎帝鄉徘徊於清都如吾友陳君希文者豈不卓然瑰
瑋之士哉希文之志則壯矣顧余與希文生同姓居同里學同
業而年又差長疾不至於拳攣而不得遂希文以為先患不至
於傴僂而不得從希文以為後賤有甚於馬醫厮不翅於奴隸
貧雖欲為賈販工祝而不可得使亦服逢掖冠章甫居則誦詩
書行則揩禮義踽踽以自信倀倀而無徒其視希文去而折衝
乎尊俎效於駿奔執事者殆猶斥鷃鼓翼蓬蒿之下而不知
九萬里鵬之一息也尚安敢語天池哉余不能從首帖耳以傲
倖天池之有力者徒因希文行書以為貺

朱氏格致餘論序

余觀古人以方術相授受多不茍扁鵲古之良醫也遇長桑君
十餘年而始得其禁方長桑君豈古受方者哉徒欲授之得人
以活人爾昔宋氏渡江良醫之在中州者曰河間劉守真氏戴
人張子和氏真定李明之氏三家之學同出於黃帝扁鵲而其
用則有攻補之不同者蓋所遇之時然也宋末江南之人惟羅
太無氏之傳得其宗太無遊事將陵國亡退處民間未嘗輕以
醫語人而人亦卒未有能師之者烏傷儒者朱君彥脩飭身礪
行有古君子之風而尤好醫方術嘗讀素問而歎曰此載道之
書也顧非儒者不能讀而醫固儒者之事也古之稱為良醫者
皆有師今之為醫不必師徒守故方以倖人之不死者非醫之
罪也醫之無師久矣嗚呼吾而忍為是哉乃裹糧求師不遠千
里走吳楚不能得至杭有書羅氏者君俠之累數十往不得
見君日旦日往立於其門日且暮不少動羅察其意篤始引見
之與語大說乃盡以三家之旨告之并授之書且曰熟此可以
活人矣君謝曰諾遂以書歸鑽之反覆尋繹上達於靈樞太素
內外甲乙之書以及百家無不貫穿而得其精且微者積以歲
月然後出而視人之疾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無不切中一時學
者故方之習亦因以丕變君遂以國醫名東南而三家之學不
專於中州而君老矣門人往往請著書乃摭其歷試而驗者論
次而筆存之總凡若干卷夫羅氏不輕以語人而君得之亦不
易宜其信之篤用之精而為書又足以傳諸其徒而淑諸其人
君與羅氏視古人皆可以無愧矣余雖未及識君幸因其高第

弟子趙君以德而得見其書以德俾為序乃述其授受淵源之自使讀書知醫不可以無師而得師尤不易云羅氏名知悌君名震亨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序

送韋道寧詩序

韋君道寧世為中州衣冠家由浙西憲曹辟吏崐山常熟兩州有能辭浙西部使者賢而薦之為福建奏差將行中吳大夫士與道寧善者送之南門之外有酌道寧酒而為之言者曰道寧起憲曹執文書事兩州長吏所食升斗祿耳而獨以潔廉有吏能為部使者所知蓋道寧讀書通古今為詩文爽爽有風氣吸蔬飲水而牛羊之養弗逮焉其素所蘊蓄者未易以淺近關也福建古七閩地秦漢以來始列中國今天下一家四夷八蠻九貊百粵皆隸職方而福建於閩為上中江浙行省所統大藩閫

特大以遠部使者職耳目任風紀於此視他道尤重奏差古行人之職也凡部使者有事於行御史府及中臺或四方各道奏差悉主之非明憲度習文法善辭令飭威儀者不足以堪之道寧起身憲曹則憲度明矣辟吏兩州則文法習矣讀書通古今則辭令善矣而又將之以潔廉本之以孝敬是行也吾見其出入部使者從事間以事使行御史府中臺四方各道其周旋有禮進退有容應對從容中矩此皆其素所蘊蓄者事而上之殆無施不可夫豈惟行人而已乎閩雖遠且阻然物樂土道寧以賢能見辟固不敢以遠自憚亦不徒以土為樂減年勤
王事脫身簿書從賢部使者為僚從宦父母之所許者於是華其行者咸賦詩以贈之屬余為之序

左丞潘公射吳江佛寺浮圖詩序

吳江華嚴寺有矢著浮圖鐵鏁上不至顛者若干尺世傳金人渡江及宋人西出師元兵南征過此皆射焉歲久矢弊寺僧更鏃一矢以存故事上下二百餘年兵往來觀者相指示然率未有復出奇試抽矢以擬其後者今年夏中書右丞潘公將兵過其下時爽漏下二刻月朧朧見浮圖上矢影公異之乃顧左右取弓矢一發正中其簳舉軍皆賀且曰公天威也好事者爭為詠詩以壯之夫弧矢所以威天下然天下不患無良弧矢患無善用弧矢者耳故無飛衛雖有燕角之弧翔蓬之幹不能以貫蝨蝨雖有妙明之的肅慎之砮不能以穿楊葉射不足以中戰牙雖有烏號越棘象弭繡質將見蒼黃失錯蒲服判衂且不暇尚何威之有哉吾故曰不患無良弧矢患無善用弧矢者耳今公位兼將相勇冠三軍其視飛衛養射僅一藝爾將不足為公

道然浮圖倚天聳若千仞雖慶百發百中苟非天畀日明將不敢輒自出奇與昔人爭必中之鋒於上下二百餘年之間乃今被兵澤國躬弓持滿水光迷冥夜氣冥闃公獨賈勇萬夫控弦一發而能自決奇中使爭先快睹之人伏公為天威夫豈偶然也矧世無飛衛養射而公固善用弧矢者也昔南霽雲為雎陽乞師賀蘭不從因發憤射浮圖示必滅賀蘭天下至今義之今公豈但於必中徒取以驚動一時資好事者為美譚而已亦示為
國家必誅無道而征不庭也宜好事者聞而壯之謂非公不足以弧矢之利非弧矢不足以顯公之功公固不以功自居然天方用弧矢以定四方飛衛養射既不可復作公其可不自愛乎雖然士有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不操弓而鄰國畏不挾矢而天下威利倍於弧矢功顯於百發百中此周公之所吐哺而

公所宜為
國遠謀者余不佞敢與國人推頌之而公尚無以謙讓未遑為
也至正十六年六月既望序

夷白齋稾卷之十九

夷白齋稾卷之二十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序

陳惟寅字序

豫章陳氏二丈夫子峯毋夫人居吳門貢而善教曰汝秩字惟寅者其長也間謂余曰吾名與字本乎虞書命伯夷作秩宗之言蓋寅者欽也子幸為吾序之昔唐虞君臣告戒之際反覆丁寧不越乎敬而已方其命九官也有司空而降凡二十有二人其言敬者不一而足然至於秩宗則先之以夙夜惟寅申之以直哉惟清終之以欽哉此三言者雖若專為伯夷而發然推而言之則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正心由修身齊家達於治國平

天下未有不以敬為本者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故居則如對越上帝出則如見大賓坐則如尸立則如齋行則如執玉如奉盈無時而不敬也近之事親遠之事君內之於兄弟外之於交友入之於州里出之於蠻貊舍則善其身用則顯其親無事而不敬也蓋敬以直內則清明在躬伯夷以之交神明禹以之宅百揆后稷以之播百穀契以之敷五教皐陶以之明五刑夔以之諧八音以至於垂於益於龍莫不皆然故曰敬也者君子所以成始成終也彼受玉不敬晉侯之所以無後執幣不敬若敖氏之所以滅將事不敬郤氏之所以亡受脤不敬成子之所以不反嗚呼敬乎不可不務也惟寅年甚富行甚方植志而不回勵學而有文於其字非直為辭謂而已蓋將奉以周旋焉故余申其義以告之詩云夙夜匪懈惟寅其尚

懋哉

瞻雲軒詩序

吳郡金伯祥氏家故士族而好施予其以善士稱於鄉後而韓吳江久詠鄉之韓墅者伯祥之先君子也其歿葬吳縣橫山之吳巷村內翰金華先生黃公實志其墓焉伯祥居松江莖澤間力田教子益務以善世其家家去韓墅財數百武然水淺土薄四顧皆陂田塗泥沮洳潦溢耒耜之沴牛羊之往又出泱旁年在五患之所必避者也橫山在太湖上與郡西南衆山相旁礴距莖澤不下七十里然土益厚水益深草木益豊茂蓋樂丘也伯祥始不忍委其親於五患之區遂而得善地於舍近就遠又非其所得已者每歲時上冢樹哀茹恤踐霜露撫松梓彝徘徊不忍去嗟乎人子之於親所謂不能自已者蓋至此而後見焉既結廬墓旁以備風雨又即其南榮為軒曰瞻雲是雲也即狄公登太行而望河陽之雲也河陽之雲親之所舍橫山之雲親之所藏古今殊時存沒異感然雲之所在親之所在也親之所在雖亡猶存雖古猶今也彼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而於天下無它亦如氣之所積爾知氣之積在天為慶雲為甘雨在人為忠臣為孝子唐有狄公猶天之有元氣也金氏世積善曾大父嘗舉進士金華先生曰引而勿替必有興者然則覓是軒而賦詩者宜直山川草木一泉一石之勝而已哉力田足以追養教子足以厚本積之也久蔽之也漸先生之言其尚有徵乎詩凡若干首為之序者葉莬山人陳基也

送浦朝宗序

余嘗讀太史公書見其傳仲尼弟子獨子游為吳人蓋泰伯仲雍來適吳時吳為古要荒之地其俗蓋可知矣及泰伯端委弁冕而以禮治之其後延陵季子又承其流風讓國春秋時觀其聘魯而聞樂審賢而知政魯衛齊晉之大夫蓋未有或之先者降至子游北遊洙泗比肩七十子之徒北面以事孔子而與卜子夏同以文學得聖人之一體則吳之多士其所由來者久矣吾聞之學莫先乎近其人子游已矣其嘉言善行見於聖門師友之問荅千世之下四海之內凡讀其書者皆知有所興起況生乎其鄉者乎況誦其文學以教其子弟者乎此浦君朝宗之行君子所以樂為之道也夫子游之文學非今之所謂文學也朝宗蓋嘗觀其論子夏之門人而求其本之則無之旨矣本者何聖賢大學之道所謂正心脩身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者也子游之鄉實惟海虞仲雍之墓在焉朝宗今受文學精舍之聘率其子弟出則從仲雍之遺民入則誦孔氏之遺書而觀其師友之問荅先其小者近者而其大者遠者弗外焉則子游之文學其庶幾乎書曰惟斆學半朝宗其勉之

南臺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勲德詩序

集慶古秣陵之地控扼險阻外連江淮內據湖海自昔三光五嶽之氣所分幅裂而經營四方者未嘗不恃此以為根本國家奄有六合方嶽所在維藩維翰而集慶尤為要會之地於是建行臺置執法由御史大夫而下設官眡中臺控制三省綱紀十道貴且重也自江淮盜起兵連不解資糧器械軍旅百需悉仰東南而東南所賴以為長城之勢者行臺爾行臺之所倚賴如衣之有領網之有綱者御史大夫爾用是今江南等處行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由淮南行中書平章簡在

上衆特膺是命時至正十五年夏四月也甫下車凡前政之不便於民者悉更張之六月淮西寇渡江攻陷太平縱兵四劫潛趣集慶攻南門屬方盛暑官無見糧公晝夜申嚴約束躬擐甲胄冒矢石誓戮力興城始終賊因逡巡蹙縮相率引去秋七月賊復至又敗之九月賊大至圍城四面凡七日公身先士卒出萬死不顧一生且戰且守賊鋒大剉先是淮西義兵元帥陳也先率其徒渡江屯集慶城南之板橋行臺用言者計命也先與官軍並徂太平已而我師失利也先陷賊賊質其妻子使為先鋒務必取集慶也先素服公威信輸密款願擒首賊以自効衆皆疑其詐公獨決聽之無惑下俾官軍與也先表裏合攻逆生擒偽元帥郭張二人及其餘偽官甚衆餘死者無算因乘勝逐北鼓行趣太平且旦暮克復而也先為鄉兵誤殺舉軍痛惜之公命訪其屍收葬且錄其子弟賙其徒衆士氣復大振公沈默寡言寬厚有器識度量絕人年十五六時出入帷幄鞅負公輔之望二十有三出長饒州路恩政大著民至今頌之不衰歷歲臺省出臨方面遇大事決大謀雍容片言無不厭服其在行臺風厲各道屏除姦慝：大人君子之風采軍中獻捷必面引俘囚詳錄之無状者戮誑誤者縱之使復業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嗚呼　國家承平無事時公卿大臣無事可見一旦亡命之徒盜弄庫兵擁戟不備所至披靡而公以元勲世胄獨當東南一面杞梱之寄蜂蟻小醜乘釁覘伺而能先之以威信申之以持重隱然長城之勢自若也使東國之鈞瑞抵麻政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蓋入則周公名公出則方叔召虎非公其誰與歸東南大夫士嗟嘆不足而詠所之者在公特一事爾然舉一事而公經國大略可以類見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不可以無序於是乎書至正十五年十二月甲子謹序

丁仲德歸養序

吳郡丁仲德氏以儒術緣飾吏事嘗游崌山幕府尋給事漕臺屬條之香撓所雖浮湛簿書而能隨事委曲撓枯轉旋如駿馬在前輕車在後而王良造父為之左右焉嘗因漕事至集慶龍灣鎮江寧國嘉興諸郡咸為文以旌其能用是合漕臺官屬既益賢仲德丑爭欲食之以祿任之以事而仲德銖弗執或問之仲德曰吾母老矣使會朝夕之養以從公卿大夫求升斗之祿顧不足以為吾親一日之膳耶夫祿者

聖世所以食賢材非徒以養人之有親者也今吾賢不如古人材不如今人而徒幸有老母苟焉不領義而就之夫食人之食當事人之事苟食其而貳忍焉視之食其將吐之乎此吾之所以安吾菽水之養養雖薄不猶愈於吐之者乎君子聞之莫不多仲德之善養而能言者皆喜為之賦詩吾聞術殯之冨侯王莫而也至於養則不如曾子焉季子之祿動以萬鍾曾子委而弗顧然後世未有以無祿譏曾子者君子之養苟以祿則五鼎之味厚於菽水曾氏之子其從季氏久矣仲德綰髮游州縣出入漕臺又幸有知己欲食之以祿常人之情孰不藉此以為父母雖仲德獨計不出此而竊：然以材不及為辭蓋仲德之養不在祿而安志何如亦以志養志此術殯之所以不及曾子也世蓋有善學柳下惠者丁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詩凡若干首繫于左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一

臨海　陳　基　著
金華　戴　良　編

序

送覺上人序

昔內翰袁文清公之歸老四明也章甫搢紳與夫佛老氏之徒仰喬岳而瞻景星者靡不登其門焉蓋其學問之博洽議論之源委文章之雄且深蔚然師表一世而吾鄉覺上人宗聖實與及門者也公既厭棄人間世上人挈瓶錫西涉錢唐間大浮屠訢公笑隱倡道金陵因不遠數千里往從之游方是時中朝鉅人執法南行臺如濟南張公夢臣東平王公繼學並慕晉宗王珣孫許習鑿齒之倫與支道林釋道安輩往來文采之相輝暎詩之送如亦一時儒釋流風之勝也乳上人於是復望其精光闚其餘論退而參之以儒墨博之以騷雅閒以所長蘇弄雲月陶寫性靈往往為諸公所稱賞始侍故侍講金華先生黃公於錢唐會上人自金陵來辭行李出所作余從而諷詠之飄飄然有凌虛御風之意余故以心敬而貌隨之矣未幾余從北方回寓吳門聞上人居錢唐佛寺衣麤食糲晝夜修持甚力或長跪頂佛竟夕不寐其刻苦精勵如此回視向來羅精神雕琢世諦語言為文詞者厭悔且不暇又安知世間所謂榮辱寵辱為何如事耶今年夏上人來自吳興年且六十矣與之坐追舊故話離闊乃知其徒強上人主寺廣化山而非其志也頃之尋還吳興微言以為別自文清以來數十年間諸老淪謝殆盡而金華先生亦不可復作矣其門人賓客散之四方矣後相見亦有

如吾兩人者乎上人始以文字為禪悅終以儕持為義諦又終也不能不為其徒所強吾聞之安時處順古之所謂縣解也上人歸見吳興陸使君吳別駕為我謝曰治郡甚勞苦外遇徒缺得詩僧彝己之流相道原覺宗聖其人也至正十八年夏五月夷白道人陳基序

贈醫學提舉張性之序

先王設醫師掌醫之政令與冢宰之屬並隸天官歲終則稽其醫事而以十全為上其責亦甚重矣漢興史官論次百家而李柱國所校醫方事術亦得與六藝之文並守於王官及宋蘇長公筆論秦漢間得失引醫為諭而卒歸之於清乎天下至今誦之近世河間劉氏戴人張氏東垣李氏二三子者作推明漢張太守之學上達於淳于公秦越人而卒折之以黃帝岐伯之書

然其術不務為苟同蓋將之先後救殊人之氣禀亦異治之之法譬之兵焉曰攻曰守未易以一律論也大江之南士以醫名家者宜莫盛於吳而劉李二三子者之傳亦莫盛於今日余獨怪夫公侯將相搢紳大夫與夫編戶之氓無問智賢愚不肖凡語醫必曰張君性之行省承制拜官又獨署性之提舉江浙醫學俾掌醫政而守王官物議無不愜之者蓋以性之之醫為稽之則其收全功於人者非一日矣今年夏行樞密斷事官淮南唐侯伯剛病憤懣舌本強流乎足痺不仁或以為中風性之診之曰此痰蓄於中浸溢於脈絡之注於四肢節宣失度天和錯繆故病暨耳非中風也法當理氣氣理則升降條達憤懣自平如其言而愈蓋性之用藥如唐侯之用法法貴乎防未然藥貴乎治未病昔子產治鄭孔明治蜀寬猛嚴恕酌將之中以防範庶民猶扁鵲之伎隨俗為變以廣人之大札也今性之治侯疾亦猶侯不劬抨以徼一切之功不術達以徇難犯之勢視民所爰髮者謹除而去之寬性之國難能矣唐侯亦豈易為哉蓋論病以及國原診而知政此醫之善物也序而傳之豈徒以溢美性之而已蓋將寶之唐侯而與吾黨從政者揚推焉此余之所不敢以苟讓為也至正十八年七月丙辰序

送周信夫序

太尉府掾簡屬僚淮南周君信夫由行樞密斷事官經歷進辟掾史至正十八年八月二日也斷事官夏侯仲信唐侯伯剛旦日之樞府揖吾黨而進之曰僕等辱待罪樞屬倚所資以辰入酉歸鄉鄉焉日與摽臂手揕搯抐鑿間求所以折其衷而不可以斯須或離者周君也今引而升諸三事之庭知人之明則信

無遺鑑矣然吾獄有所可疑事有所未允是非紛紛黑白淆殽將決所諮決乎誰未既諮度陳基與經歷高君允善都事王君欽甫謀之曰侯之言固當矣而或者猶有所未諭也夫操縣院以進退一世之人物者初莫容其心我亦曰公而已爾昔者信夫嘗以樞府掾與吾黨從事 平章榮祿公矣其處心也恕其律己也嚴以勤躬以趨事也整而暇其執筆以暾客議法賞必公罰必當始推之輕重度之於長短而規矩之於方圓也文深而無害事備而不伐正色而不可干以私及署經歷司書諾俾羽翼侯等不啻如左右手此
榮祿公之所屬任而信夫之所奉以周旋者也今
太尉以武濟時以文經 國不愛玉帛與馬招來賢俊四方奇傑之士聞風而至者相望也列辟庶僚乃有忠謹老成如信夫

者譬猶圉馬之在范施材木之產鄧林步驟中鸞和之音曲直
適鉤繩之數而不使之參錯耳以騁康莊交豫章而為宗廟不
難乎貴達而賤迹徇其名不閲其實乎况馬跡可以蹴霜雪歲
寒然後知松栢此撥史之辭其屬任有重於經歷者故不暇為
俟等計也夫物理有輕重人事有長短應務有方圓執權度規
矩之中而將之以嚴恕中之以整暇信夫其有彼此之間哉泰
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伯樂在前俟等不能抑信夫和留
之矣匠石在後信夫行有待於諸公也俟曰子之言辯矣宜述
以為序於是乎書

西湖書院書目序

杭西湖書院宋李太學故址也宋渡江時典章文物悉襲汴京
之舊既已裒集經史百氏為庫聚之于學又設官掌之今書庫

故址是也德祐內附學廢今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
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即治所西
偏為書院祀先聖先師及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為三賢後為
講堂旁設東西序為齋以處師弟子負又後為尊經閣閣之北
為書庫實始收拾宋學舊板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
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書院有田歲收其入以供二丁廩膳
及書庫之用事達中書畀以今額且署山長司存與他學官埒
於是西湖之有書院書院之有書庫實昉自徐公此其大較也
由至元迄今嗣持部使者節於此者春秋朔望迹徐公故事未
之或改也獨書庫歲久屋弊板闕或有所未暇杭民好事者間
以私力補治之而事存中止至正十七年九月尊經閣壞書庫
亦傾圯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
公嘗力而新之顧書板散失埋沒所得瓦礫中者往往刓缺盡
剝至正二十一年公命釐補之俾左右司員外郎陳基錢用壬
率其事充工於是年十月一日所重刊經史子集欠闕以板計
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計者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五
十有二所緝補各書損裂漫滅以板計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
以字計者二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計者一千三
百有奇木以株計者九百三十書手刊工以人計者九十有二
對讀校正則餘姚州判官宇文桂山長沈裕廣德路學正馬盛
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凌雲翰布衣張庸齋長宋良陳景賢也
明年七月二十三日訖工飭司書秋德桂杭府史周羽以次編
類及之經閣書庫秩如也先是庫屋泊書架皆朽敗至有取而
為薪者今悉易完既竣事公俾為書目且序其首并刻之庫中

夫經史所載皆歷古聖賢建中立極脩己治人之迹後之為天
下國家者必於是乎取法焉傳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不可誣
也下至百氏所述必有裨世教然後與聖經賢傳並存不朽秦
漢而降迄唐至于五季上下千數百年治道有得失享國有短
長君子皆以為繫乎書籍之存亡豈欺也我宋三百年大儒彬
彬輩出務因先王之跡推而明之其道大著中更靖康之變凡
詩書禮樂百王相沿以為軌範者隨宋播越留落東南國初收
拾散亡僅存十一於千百斯文之緒不絶如綫西湖書院板庫
其一也承平以來士大夫家誦而人習之非一朝夕矣海內兵
興四方騷動天下簡冊所在或存或亡蓋未可知也杭以崎嶇
百戰之餘而宋學舊板卒賴公不亡基等不佞亦辱與執事者
手訂而目讐之惟謹可謂幸矣嗟乎徐公收拾於北南寧一之

時令公綣完於兵革搶攘之際天之未喪斯文也或尚在茲乎序而傳之以告來者不敢讓也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丙子序

弔徐節孝先生序

至正二十二年歲壬寅臨海陳基與桐川錢用壬偕以左右司員外郎侍罪江浙行中書秋九月同參平章吳陵公軍事於淮陰冬十月十五日同寀僚友出郡東門行三數里謁古宋儒先生節孝徐公之墓偕行者江浙行樞密院斷事官秦郵盛元輔行樞密都事淮南湯鼎江浙行中書進事西夏王相嘉世禮掾史吳陵楊彝洎淮南行中書照磨淮揚劉惟敬實在焉時城事甫解霰積而乍霽霜氣始肅周視原野皆遺墟廢壘異時農村漁市樵蹊牧徑與販夫賈豎相往來通有無貿易者四境皆是也今鞠為丘壠平蕪彌望陂陁起伏皆殘骸敗冢僅免出決無禁古今陵谷變遷不知更幾亂離其生食厚封都顯爵建旄樹纛以貴富聲當時後以侯王公卿權勢者不知幾人其百世之下顧獨求前代一老儒先生丘墓所在田間載拜奠牲酒薦事如弟子北面事其師然恐役荒榛莽蒼間斷刜析仆相與走其下藉草跽誦三復欷歔不能休生有感慨泣下者日且暮各上馬歸明日相見猶歎慕不輟口好事者形於詠歌得詩若干首屬基為之序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序

程禮部集序

文豈易言也哉　國家混一百年能言之士莫不各以其所長馳騁上下以鳴太平之盛求其雄深典衍趺宕離倫施之訓誥薦之辭詩自出機杼與漢西京唐元和宋慶曆以來諸作者爭衡千載百載而天下翕然文為之丕變則蜀郡虞公豈非偉然命世君子哉當是時豫章揭公亦以其峻潔之詞更相振耀海內爭師宗之並稱曰虞揭而文章之盛極矣至元重紀元之初余至京師虞公已退居田里久矣幸辱拜揭公而與其賓客者游故禮部員外郎新安程君則虞公之所雅敬而揭公所尤畏厚者也君盛年時挾所有客京師介然自持不苟務速請居窮守約人所不能堪而未嘗一日不鑽研六藝紬繹百家激潏剔磨與古為徒蓋性能而好之之篤如此非直事剽竊衒華藻以馳騖聲勢而已擢筆入館閣得官殊不以崇庳利鈍為意故仕而貧益甚至語文章則二公賓客際莫能與之爭鋒余嘗評其文如泰山之松氣凌青雲天風夜驚萬籟並作側耳而聽猶季札適魯而聞雅奏簫韶陳公衆仲以文章名家亦以吾言為然使鳴太平以盡其所長蓋百鳥之孤鳳也然寒飢困頓三十年守常調如一日而介然不苟之風與綱俱厲不少衰年踰六十甫入直翰林尋教國子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擢禮部為尚書郎方將頡頏而制大其聲音以鳴其所未鳴者而君老矣間奉使江南

欲解圭叔還朝廷求先人墓廬為首丘計而道梗不能歸竟客死錢唐也西山之僧舍余走吊其喪且臨壙哭之曰天能窮其身而不能使其文不工能使其道不大行於世而不能使其文不傳嗚呼悲矣先二十年余哭莆田於京師今君之沒又哭之斯文之緒豈遂終絕也歟門人張奐同里且親收拾遺藁會粹為三十八卷與同門臨安胡世顯校正刻之以余辱有忘年之好屬為之序

君名文字以文自號縣南生云至正二十二年十一月丁未序

孟待制文集序

國朝之文凡三變中統至元以來風氣開闢車書混同搢紳作者與時更始其文如雲行而施雨露萬物充然其有餘也延祐初繼體之君慶已右文學士大夫涵煦乎承平鼓舞乎雍熙普以所長與世馳騁黼黻帝載鋪張人文號稱古今之盛然為金石以激和平之音雖雕鐫以篆忠厚之樸而峭刻森嚴始未易以淺近闚也天曆之際作者中興上探詩書禮樂之源下泳秦漢唐宋之瀾覆落凡近冠章往哲煒然皇墳光並日月登蒔清廟氣陵騷雅由是和平之音大振忠厚之樸復還其用力也如藺相如抗身秦廷全璧歸趙嗚呼其難矣哉今翰林待制孟君砥礪成均激昂俊造於斯時也國已步趨延祐之徽而先後之矣乃歛歷省臺左章右程問其職則補闕而拾遺也詢其業則稽古而立言也人方汲汲我獨熙熙衆皆碌碌我則舒舒於是又奉其所謂忠厚和平者綱維於詩書周旋於禮樂浸淫於秦漢優柔於宋唐身勤而詞愈脩跡顯而業益專駸駸而志獨厲雖劫以兵衆不變也其用心亦精矣文章與時升降政氣勝則野詞勝則巧要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今孟君之文章峭刻而眈和平卻雕鐫而趣忠厚歆然於三變之後操不野之音實不朽之樸若固有之是道也吾知其全璧而歸無憾矣詩文摠若干首釐為若干卷序而存之以伺知者君名昉字天錫西人也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己未序

金佗粹編序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師臣介胄之臣亦非若鬻特馬異伏師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仁漸摩浸潤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夜歎欷思宋不減三輔然光武弟徒步南陽左祖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復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餘用岳飛而狃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扶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武孝之烈乎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偽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銜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為高宗惜也飛父子歿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籲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廟復爵位頒封謚祿遺孤時高宗為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凡若干卷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命浙省經歷吳郡朱元佑重刻且曰西

湖書院岳氏故第也宜序而藏諸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臨海陳基序

飛雲樓詩并序

浮光王君季野由其先公恭敏　賜第吳門群公子如學長娶不出吳境而季野別業於是有在笠澤者矣恭敏公雅素娛樂事親克盡孝季野蓋髣髴之故游釣所至輒不忘其親此飛雲之樓所以作也予家天台少以賤貧走四方每東望白雲輒興狄公太行之思嘗竊歎曰狄公社稷臣也吾何為者乃妄自擬狄公尋復自念古今賢不肖窮達雖殊然人子之於親寧有二致耶乃奉母來吳名其室曰白雲山房季野翩翩貴介頗能折節好學日與布衣韋帶之士游雖以予之無似既季與從欣取數要予登其樓以共適其適江湖際天上下一色相與吒

栖顏氣而洞庭之峰暨姑蘇之臺榭皆在指顧中親庭一舍蓋可朝往而夕返也未幾季野北游京師予亦泝河絕上嵩華過秦漢之故都覽聖賢之遺迹復自鄭鄒滑孟津道河內踰汲郡達燕趙與季野會炊不暇熟又與度居庸出雲中涉灤水抵上京較其所歷亦可謂遠矣平生故舊獨余兩人者相與為休戚關山蕭條僕馬憔悴而心神夢寐未始不與白雲者往來於句吳也去年冬予還山房今年夏假館笠澤而季野方備宿衛於內庭仰清塵於瞽躡蓋未暇相從於其丘其水之樂予無獨與其賓客一二人登其樓挾飆風於寥廓撫爽曠於川原而季野之英摽逸韻究在脂蹤蓋予與季野齒同志同道又同而去就有不可得而苟同者則亦各安其所遇爾乃為賦飛雲樓詩一章以自見且書以寄季野使亦如予登臨而有夙昔之思也詩曰　樓居何有曰惟雲只子也何思曰惟親只我居我處與雲上下朝吾出遊夕返親舍雲乎天飛子也中路積睠山河蒙犯霜露匪雲則飛實心之馳匪心之馳實親之懷我登高丘望彼遠海歸歟親庭胥樂壽豈

直島所寫

安素堂詩并序

安素之時義亦遠矣日月五星以素而麗乎天河岳丘陵以素而麗乎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素而麗乎人日月五星以明為素河岳丘陵以靜為素君臣以義父子以恩夫婦以別兄弟以序朋友以信為素日月五星安其素則天道清河岳丘陵安其素則地道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安其素則人道順苟日月而薄食五星而失次河流而逆岳鎮而摧丘陵而遷君臣而疑父子而離夫婦而亂兄弟而乖朋友而詐則天變於

上地變於下人變於中甚矣哉素之不可以不安也方今聖神御天賢智在位五典從而百揆叙三光明而九土平君子於是退而歸曾閔事親之孝脤冀缺夫婦之敬篤夷齊兄弟之讓尚孔子子產州舟與吾朋友之風熙熙焉施施焉安其素於畎中田之廬如金君伯祥者亦可謂太平之幸民矣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其集不謂是歟天台陳基升其堂而樂之乃作詩曰　莫高者天日月麗焉莫厚者地河岳位焉俯仰兩間惟人實參之厥有恒德是以為秉彝君子允蹈斯曰安素以家則正以國則艾爰治我廬爰闢我室以敷我宗姓以樂我姻戚爰樹我桑爰藝我稷以製我衣褐以為我饘食只之與我惟曰有常加聖亦有言遯世而無悶匪高為以獲匪厚為以載庶幾夙夜永底無悔

息畊亭詩有序

余讀豫章鄭士亨氏息畊亭記見君子有高世之志焉士亨篤學力行為文章一本於古使出而鳴　國家之盛則其志之所存豈徒言哉今退而畊於野艾蓬蒿斬蔾藋為亭以息其勞朝則服田事夕則誦詩書六藝之文以求周公孔子之道而其自附古人猶有取於擊壤翁嚮朗固高世之士也哉吾聞后稷之治稼弟豈草雜稂莠去蟊賊然後苗之茂者堅秀者好而秋之獲富焉士之於道也亦然乎申韓弟豈草也距揚墨雜稂莠也排佛老去蟊賊也於是擴以畊之義以種之而人情之田斯闢矣士亨之治稼不戾於后稷則其於道也固擊壤翁之道矣余未能從士亨以究其說於其歸也賦息畊亭詩詩曰我畊於野築之藂之我田既底我苗曰滋尒狼尒莠尒螟尒螣不務去之為苗之賊我田既登我稷惟馨維春維秋以享以烝維我百穀匪種曷獲維我百穀匪勤曷息勤之以時息之以所式訶我詩以御田祖

送院叡參政詩有序

參政元鼎公以勳閥世冑折節講學江漢間與寒畯韋布之士角藝有司擢高第為天子門生蔚然以文學政事名當世由刑縣歷部署積官位執政皆在江西省用兵以來觀與士大夫同勞苦凡十閱寒暑文武忠孝精敏絕人至正壬寅冬十一月入京師道由淮楚獲納交下執事終日論議非古今理亂則政事得失溫乎其容藹乎其言洽乎其有源委也基游四方且老矣辱知公卿亦不為少獨恨見公之晚山東事盛吾平公實為東秦治行甚遽基惜其去不敢留因賦詩以泄其思詩曰

相見各云遲相別何太速依依淮陰郭望望山東路山東路已平萬里拱神京衣冠朝鳳闕鴻行皆弟兄故舊驚還喜華髮今如此留得寸心丹歸來奉
天子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二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記

雪屋記

顧君進道寓書笠澤之上而謂予曰吾幸以太平之民獲於畊釣之餘從事某丘某水之樂而其所謂水竹禽魚凡以資耳目之玩者子嘗執筆而賦之矣今吾即所居東偏闢室曰雪屋采椽不斲尚樸也丹雘不施尚質也覆而為宇環而為堵疏而為牖闔而為奧皆飾以堊者尚素也入吾屋者晃然如積雪之爛於目焉因以為名者尚白也然未有為之記者敢復以煩執事者可乎夫雪之時義亦遠矣詩詠之春秋書之風人賦之應無不極其旨而予也又何以加焉顧惟進道實吳鉅族環溪而居甲第相望故家喬木之下孰不以華靡事歸之而其寒暑昏旦所待以為藏脩游息者曾不以雕斲丹雘為美而上棟下宇專滕於桐軒藥砌綠陰翠而之中者不遇曰樸曰質曰素曰白而已至比物興諭又獨有取於玄冬之雪吁何所尚與人異哉況鳴玉紆朱乘堅策肥上可以抑勢於王公下可以探光耀於閭黨進道皆不屑為之而退焉一室偃蹇肥遯韋甫逢掖之與俱雅曲素琴之是適其貞風靖操殆將蟬蛻溷濁而與詩之所詠春秋之所書風人之所賦者歸絜於歲寒而後已其視同流合汙樸遫淟涊而不知反其初服者若將浼焉又詎可以同時而語哉此其所謂雪屋庶幾進道之志也吾聞有道者之端居也無所待於外而虛室生白焉進道蓋嘗與有道者游尚何以

予言為我請以是為記

愛日堂記

松陵於和仲躬畊以養其父母予友錢君伯行題其所居曰愛日堂且徵予文以記之昔者揚雄氏有言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義哉乎何其言之不誣於聖人也夫天下孰有親於父母而戚於人子者乎然父母之年有喜有懼而人子之心則有幸有不幸焉故曾子之善養志者能知其不可復者而先施也季路之興感於風木者欲致養而親不待也與其官貴而不待孰若貧賤而先施此孝子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蓋往而復來者日也衰而不可復盛者人也往而復來者無紀極衰而不可復盛者猶須臾知此則百歲之中無非可愛之日一日之內無非致愛之時是心也大人有之聖人獨先得其所同然耳彼與聖人所同然之心而弗知殘焉不有其身者也不有其身者自暴自棄者也今既不甘於自暴亦不安於自棄而又遭世承平安居畎畝出不驅馳於王事入遂承顏於朝夕上棟下宇俯仰興慶而溫凊循適之職無慊焉昔之仁人孝子克全斯樂者蓋鮮矣和仲抑何其幸歟然天下之幸不可以久居人子之心不可以不懼知懼然後知愛然後知不足此揚雄氏所以善原聖人之心而錢君又善私淑揚氏而錫類於和仲也吾聞顏淵之孝精於猗損舍敍緼絜矣於紆朱懷金和仲其尚勉哉至正十年夏五月戊午

崑山州重建城隍廟記

江南既入職方而崑山實吳壯邑元貞初縣陞為州皇慶中徙治太倉而城隍之神寓祠於興德廟延祐丙辰夏旱判官馮祥

傳而輒應乃改相于海寧寺經藏歆泰定甲子達魯花赤道僧
實始建廟然亦草創而已至正丁丑史侯元章來爲是州首恤
民隱均賦役嚴教條朞月之間感孺惠也凡前政弊爲難理者
侯皆優爲之而崑山之治遂爲江南州縣稱首於是大新孔子
廟脩州治增糴常平餘留之倉皆不勞而事集乃相神宇爰圖
改作而州人顧瑛以故衣冠家卅隱界溪之陽人以長者稱之
聞侯之意則欣然以廟事爲己任蓋前十年時瑛嘗夢與神接
神語若曰歲在攝提龍御於寺必有良牧式康式阜吾宮當大新
汝其左右汝尚識旃及是適符所夢然則嚴興之故神者固已
也之久矣先是州治之前無正路侯至始除地爲平壙以通車
馬之往來而廟故在州之東南地既湫隘制亦簡陋乃更擇地
西南卜日以遷焉庀材庀工經始於至正十年　月　落成

於　月　前爲正殿後爲神寢棟宇穹如門廡翼如昔所未
備今皆完美神明之居於斯爲稱振爲屋若干楹而所費一出
於瑛焉州人士因爭持牲酒來享且曰吾州非惟生齒之衆貢
賦之夥甲於郡而地瀕大海風檣浪舶出沒島夷卉服之境朝
發而夕至蓋要害之地也今天幸惠賢侯既飭署居以衛我復
興學校以教我蓄義粟以活我吾方恃侯以爲金城湯池而侯
顧以金湯之固神而明之式佑民社垂休無窮鄉之善士又能
闡義而趍趨事如歸是使吾父兄子弟世世依神以徼福者皆
侯之賜也乃相與伐石來求文以爲記予聞城隍之神肇自吳
越其來久矣崑山由縣陞州且從治要害地神之爲祠宜不可
緩然上下數十年而始大於今豈所謂嚴興之故神者定之已
久而史侯之賢不獨生民是依而神者亦徒有賴乎史侯爲州

設施次第要爲審所重輕者然廟爲役最鉅而瑛也獨畚不煩
有司而成之速工之美若此蓋上以善勸下下以善應上感孚
之理固自有不可遏也史侯善政可書者不一其不繫於廟者
茲得以略云是歲庚寅　月　記

虛齋記

有爲黃老之學曰虛齋者莫知其爲何許人也或見而難之者
曰夫積氣爲天風雨霜露寒暑皆天也積塊爲地山川丘陵草
木皆地也人具百骸九竅以屈伸呼吸乎兩間抑與積塊者同
類耳果何獨以爲虛乎虛齋曰噫若何言之悖乎夫人囿形於
兩間固無異於山川丘陵草木也其所以屈焉伸焉呼焉吸焉
於其中而能與造物者翱翔濛鴻希夷游於太無之家而周流
於風雨霜露寒暑之表者蓋必有神而明之者矣神而明之者

何虛以待物者也故曰唯道集虛此吾所以齋其心乎此吾所
以一厥志聽止於耳心止於符乎此吾所以虛室生白其猶日
月星宿之有光耀於積氣之中者乎是道也顏氏之子得於仲
尼者也莊周氏所以浮游乎人間世者也若何言之悖乎客唯
而退虛齋子亦儼焉不知其所在或云匡廬道士有曰于太虛
者世傳以爲異時將家子好俠任氣有口辯能文章於書無所
不讀自以爲才高不爲世用遂著道士服爲黃冠師往來吳越
最爲玉山隱君所知呼此豈即其人非耶予聞其言之合於道
也故錄以記

思順堂記

吳郡袁氏居長洲之蛟龍浦者世爲衣冠之族與吾友者曰可
立實能以勤儉好學自振先人之廢志以議其昆弟而自卜築

吳江之同里奉母氏居焉既名其堂曰思順又屬予發其義以記之昔者聖人繫易至大有之上九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上九處大有之極而能下從六五君子象之則克以盈滿為戒謙退自將況天之所助恒在於崇善而崇善之至又莫大於尚賢乎且君子居大有之時固當用其剛明之德出時遇惡揚善代天工養庶類然非大車以載如九二公用享於天子如九三匪其彭如九四厥孚交如如六五則不若初九之無交害上九之自天祐也今可立以類拔之姿駿茂之氣促其明目張膽高視闊步如名駒利器得以折衝馳騁於大有為之世則其材足以任重忠足以守節謙足以御眾孚足以交上下昔人所以為輕車熟路遇盤根錯節而鋒不少剉者非若人之徒

歟乃今遠寄江湖卜居清曠蓄書數千卷學與賢大夫士討論前言往行以養親教子為務察其心之所思殆將仰獲助於天跡其身之所履又將俯獲助於人斯堂也蓋所謂固忠厚以為基闢仁義為戶樹禮讓以為牖膺孝敬以為奧守之以恭儉恃之以慈大而積善之慶庶幾日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周旋於壼閫之中而天者且弗能以奪之而況於人乎然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今可立既克以大有而作室其子後知以謙為肯構則思順之澤如水之有源其來也孰得而禦之乎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是為記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三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四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記

春暉樓記

吳郡崑山之界溪有園池曰玉山佳處隱君子顧仲英甫之別業也山之西為草堂堂之北為春草池池為屋以藏法書名畫如昔人之舫齋者舫上搆重屋曰春暉樓與所謂湖光山色者相值仲英曰率其子若孫為壽於其親畢觴與賓客者況吟大義為詩以適登臨之趣嘗誦唐貞曜先生孟郊氏游子吟而有感焉既以春暉名樓且徵予文以為記嗟乎世之難遇者太平人之生樂者具慶故風人之歎恒不足於所遭而天下之情

莫不願於遂養彼重堂層軒迴廊複館與夫珍禽異卉世之好事者皆可以力致至於俯仰四世具慶一門行無羈旅之思居有園池之勝盡天下遂養之樂無風人不足之歎此蓋非人之所能必者雖萬乘之卿相不可強而致也然則太平之士如仲瑛者亦可謂樂其心不違其志矣而登臨容與積德有感於春暉豈所謂愛日之心自知不足者乎然是樓也質不四楹高不十仞近則綠草之坡陀馬鞍之崗巒遠則海虞之綿延婁城之鉅浸與夫洞庭陽山朝光暮景出沒變化凡為其賓客者皆執筆而賦之矣余獨推本名樓之義而為之記云至正十年十一月甲子也

佩韋齋記

吳興郯九成氏以瓌瑋博辯游公卿間而其為詩清峻粹密有

作者之遺音焉嘗自以狷急思所以懲艾而庶幾夫書紳之義者其要莫如綫乃即所居闢室為齋曰佩韋蓋尚志西門氏范萊蕪之所以垂休千載者也以予辱有一日之雅俾為文以記之余聞之曰短於自見故觀面者必以鏡智短於自知故正己必以道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固無不善也然古之君子必佩玉器物必有銘亦以氣稟之或拘而所以謹其非辟之入者必託物以為儆也然則西門氏之於佩韋其猶正黼扆者之於鏡乎抑柔不茹剛不吐仲山甫之見稱於尹吉甫而寬猛相濟孔子之所以善鄭子產者也君子亦中庸而已詩遠云乎我思無邪者詩之善經也溫柔敦厚詩之善教也九成蓋嘗優柔詠歎而有得夫六義之旨宜通之事父遠之事君無適而不得性情之正而託物為鑑顧猶有待於韋則其所以窮窮乎擇地而趣而敬以為興恂恂乎捫古之規而禮以為摳其於言行庶尤何如哉嗚呼西門氏之為莫敢范萊蕪之貞節絕俗固百世之賢大夫君子也前志有之以長續短以有餘補不足九成以之因書以為佩韋齋記

存存齋記

沈君仲說隱居於吳嘗研學於笠澤廬於陳公之原而皆名其室曰存存齋蓋取易大傳之語而陳公原之廬樸而不陋簡而有容甍不加雕桷不加斲而室之制具焉蓋沈氏世有詩書之澤而其先隴所在土厚水深松柏蒼蔚斯齋也在墓之左環以流水繚以林薄遠岑綠野星拱繡錯而歲時霜露之感油然於寒泉風木間仲說曰子盍為吾記之蓋余辱以賓友之末嘗執卮酒為祖夫人壽及夫人年終九衰仲說持承重之喪於此又嘗即其處而弔焉俯仰生事死葬之際敬養至而哀禮盡仲說所以培其本而濬其源者非一日矣且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讚易之辭釋之者曰知禮存性而道義出蓋學以知之知也孝以履之禮也性由此存道由此出而行之皆適於宜吾縣於仲說事親之始終見之則於斯齋也可無言乎竊以簡樸之室廬居深厚之水土仲說所以永孝思也以存存之聖謨承詩書之世澤仲說所以垂後昆也後之人第毋以華易樸以繁易簡則沈氏之興未艾矣是為記至正十一年秋七月癸酉

靜遠齋記

吳郡于公大少喜醫方術其壯也遂以醫名家搢紳大夫樂其慎於術也題其居曰靜遠齋人因以靜遠稱之成都府判官浮光王季野甫由其先公恭政賜第於吳因家吳中尤折節与丘

夫游且屬余為文以發明靜遠之義而記之夫所謂非寧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戒其子以脩身養德成學廣才者也百世之下讀其書者至取其言以為學者之標的吁豈欺也哉丘夫醫家者流其為務非必脩身養德成學廣才而名其齋者顧有取於靜遠之旨豈有說乎蓋聖人立醫師掌醫之政令而與天官冢宰並列於周禮其事則出於宓羲神農黃帝其書則存於太素靈樞皆聖人仁民愛物之心所寓也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此豈惰慢險躁者之所能彷彿哉故必靜以致之精以研之而後深且遠者可庶幾也吾聞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又聞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三代而降以良相而醫國者武侯也以良醫而醫人者扁鵲也武侯以道靜以脩身扁鵲以術隨

俗為變昔者庖丁好道而進於技使正夫之於術亦猶庖丁之治牛則其去道且不遠而扁鵲乎何有因書以為靜遠齋記

梓軒記

吳郡俗君孟達東埜之南榮有樹曰梓因名其軒曰梓軒昔孟達之先外舅陸君靜遠以儒起家為徽州路學教授東埜乃其釣游之處也是樹也余蓋見其手植俯仰二十餘年其拱把者忽攢然數十尺矣夫梓數人上之詩人詠之周書以之命篇周禮以之命工夫豈以其為木之長其材貞其質實而不剝乎是故為棟梁則可以營都邑建明堂為琴瑟則可以奏韶武薦郊廟然非遇夫良工則亦操斧過之而弗顧耳吁梓之特用亦大矣且始也吾與公游而見其萌今也吾與其子若壻遊而見其長使雨露之養克遂乎其天培植之功不戾乎其性則其堅密美澤益壽且孳世有經國如梓材辦器如梓人則其貞且不剝者或者不與樗櫟同棄於操斧之手亦未可知然棄与不棄物之幸不幸存焉吾獨愛其春而榮夏而茂秋而落冬而實而吾與二三子鳴琴讀書於此庶幾尤然若有得於生物之妙者則前人之封殖以庇其本根豈直所謂無忘角弓而已哉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因為之記使二三子知其植之之自至正十一年冬十月也

貞吉齋記

吾友陸養正飾宴休之處於寢室之側西東為戶北南為牖中設匡牀而屏其東琴書圖盈筆牀茶竈古玩好之屬參差雜列而嘉木之植曰橙曰石楠數榮悅茂無不可愛蓋室雖不廣而其資以為藏脩游息者慮無不備以余厚有一日之雅俾審其義而扁之余以為養正之名若字皆出於易象之頤是齋也宜扁曰貞吉養正曰善因請余記之夫易之言貞吉蓋不止於頤然盈天地之間凡有血氣者莫不有待於養而聖人實財成輔相而左右之故頤之道在於節飲食慎言語蓋飲食以養體言語以養德其事至近而所係甚大君子之所以節且慎者欲其所養皆適於正己者正則及於物者無不正矣此頤之貞吉所以為可尚也且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今養正之所恃以為飲食男女百物之需者皆前人之所畜也前人之所以遺養正豈徒充口體悅耳目宴安其起居而已哉養正於此誠能彈琴讀書詠歌古人以師其行義左圖右史想像古人以法其威儀而其動息節宣無適不由於正則所謂貞吉者將日周旋於飲食男女言語動作之間而前人之所遺引而勿替而其所以自養者又可推以及人矣夫吉者何福也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養正其尚勉之若夫推明震下艮上之義以告之則余既為序矣茲不復云至正十一年十一月甲子記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四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記

蓬萊山房記

余嘗登越之蓬萊閣誦唐人倡和詩俯瞰闤闠仰千載而其山川之清美風氣之淳古猶有句踐之遺民焉蓋其服田於野采樵於山漁楔於水濱放舟於湖上渴飲而飢食優游以卒歲雖海中之神山不能過也而其邦之人朱子安氏顧挈妻子挾方術賣藥於吳會一室之內左壺檻右太素匡床曲几琴書在焉入其室者殆不知在闤闠中因名之曰蓬萊山房蓋不忘其土者人之情也然古之良醫或在齊在趙或在周在秦亦嘗一日安乎其土哉子安之去越居吳亦將隨俗為變而其家多禁方鍊金石草木為丹劑足以起人之疾却人之老或謂其嘗遇道者授以幽經秘錄不死之藥蓋亦不可知也雖然吾聞黃帝候神之館實在越上修市之流從駕樓船望弱水彷徨而忘返而不知有道之士乘雲氣御飄風往來於人間世久矣子安誠幸遇之而得夫秦漢所不見之書方士所莫致之藥亦豈其所得私哉蓋亦獻之

天子使斯人胥躋仁壽之域享無為之治而退然一室若將逃名如韓伯休者又非余之所敢知也姑為記其山房以質之於有道者云

綠筠樓記

浮屠景蒙師即松江南禪寺所居為樓扁曰綠筠介余友帥善卿氏徵文以為記夫筠者何鄭司農曰竹之青皮也然於浮僧以綠筠命軒蘇長公為之賦詩景蒙之名樓其亦有所本乎昔者九方皐之相馬也以牡為牝以驪為黃蓋得其精者忘其麤在內者忘其外識者以其有天機焉然則以筠為綠其殆真知竹者乎然此亦自夫有竹者而言之尔自夫未始有竹者而言則物我未形境智俱滅青且不有而况於綠乎昔之上人蓋有不起宴坐而游於物之終始者而樓實坐之處也景蒙即旣盧之境闢虛牖之戶豈徒延遴雲月嘯吟風日自以為高世而已哉亦必天機椅入上下始終自有竹而至於未始有竹而後昔人可庶幾也此蓋蘇長公引而不發於浮僧之所未列者歟敢因善卿以為景蒙告佛之徒有香嚴師者真知竹者也請以吾言質之至正十二年歲在壬辰三月甲子記

幹勒氏墳祭田記

河南幹勒氏自太中公官居浙東西而其子故湖州路學儒學教授君博雅好禮克世其家其卒於越之蕭山也夫人皇甫氏與其子淳游沂濱卜地錢唐大慈山之原葬焉既奉襄大事遺葉卷均之諸子而以田若干畝在蕭山者為墓廬祭祀百需之需前經筵檢討豫章揭君嘗望實為之記而公賦有常歲用不乏凡冢舍祭器墳封神道碑碣所宜有之屬用皆闓如夫人念諸子從宦北南而大慈之原不有以增緝防範之懼久益廢乃以其田若干畝所貲以自老者期於終養并歸祭田以圖永久飭子孫毋違墳敢漁取或私相質鬻廢隳墳墓斂厥祖禰以貽不肖之辜因命其子秉取文為續祭田記歸而刻諸石余聞之曰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幹勒氏肅慎右族世階顯仕而教授君

又名知禮者則其有祭田宜矣而追養厚本植封樹脩不廢人子之事也夫人顧先諸子推其所在已為其所得為異日使大葱松楸不翦為芻牧之區鞠勒以不為若敖氏之鬼若夫人者其始禮之所謂處事不可以不預者乎為毆子孫歲時來歸怵愓霜露比特異物於禮不可以不備則田宜益治祀宜豐土宜益厚樹宜益茂而凡夫人所與圖永久者句督引之而教挽君之澤未艾矣彼思以其本為材以其榛棘為薪者且貽譏於君子而況祭田乎此宜馬醫夏畦之子所不忍為者固無庸為知禮子孫告也是為記

雅會堂東軒記

雅會堂者徐孟達甫宴好賓客之所而其東軒則余之所寓也余辱與孟達游而其子細以余有一日之長執弟子禮從余正句讀訓故以求夫詩書禮樂之說夫居高則雅處則神豈神豈則所業也勤故即雅會而秪且誨者孟達將以責勤其子也由是撤號竹篤几掇經史百氏菊午黜絡朝夕相與紬繹居息於其中然有不習而自勤者豈居之移氣邊如是哉蓋荀子所謂交相贊者固不得辱矣戴氏時歲之秋風日始寫環視堂下水潦之盛者日以縮卉木之華者日以實而余與細仰則觀大陰陽之運化俯則究夫物理之盈虛而風雨霜露之教昭昭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聖人繼乎天者也今余與細入則求之於詩書禮樂出則見之於風雨霜露天也聖人也豈欺我哉且人莫不知教其子也而其教皆始於句讀訓詁然而止於句讀訓詁而已者非余之所聞也今余之所與語細者豈徒私於細哉亦因以自勗云爾遂書於牌以為雅會堂東軒記至正十二年八月甲子記

竹間居記

余聞吳興張濟和氏家多美竹其里人沈君自誠余友也間以趙俠仲務所為書竹間居三篆字示余且俾為之記余於張氏雖未有一日之雅然其居吳興山水之國而嗜竹則其為人可知矣夫竹之時用亦遠矣昔揚州之産曰篠簜曰箘簵而其為貢視瑤琨齒革織貝琁組與夫三品之金九江之龜蓋侔重焉秦漢間有竹竿萬箇者可比千乘之家而其利與酤釀醯醬牛羊穀帛文采狐貉金錢等蓋鏃焉而矢可以征不庭篋焉而席可以展孝敬冗焉而管可以和人神而其下為筒為竿為椽為落者雖不一而足要其歸均之為用也後世好事者留連光景嘯弄風日或摛亭山阿或築館水裔往往以有竹為清無竹為俗雖其取舍與彼或殊然亦未足以言真嗜竹也今張氏之於竹不苟焉規利以埒富千乘而其足以効貢如瑤琨如齒革如織貝如琁組如龜如金者亦非蔑焉自棄夠為榛翳之區蓋有為矢為席為管之具而事有不屑焉則亦將全竹之天而與造物者游於筒竿椽落之外而封殖則視其本執禮則視其筠矯行則視其節較其所獲奚啻十百於酤釀牛羊穀帛金錢之屬也哉吾聞之君子比德於竹若張氏者其殆真知嗜竹也夫遂為之記因自誠而俾之至正十二年歲壬辰八月甲子記

庸德堂記

松陵鄒仲彬氏萬實人也嘗以所居之堂請名於余余名之曰庸德堂又求余申其義而記之余不得辭也昔者子思子記夫子之言有曰庸德之行釋之曰庸平常也人之庸德見於事父

事君兄交友者夫人能之也而夫子自謂未能者謂夫未能盡為子為臣為弟為友之道而責人以孝以忠以弟以信此聖人之所未能也古之善事君父者莫如舜善事兄者莫如平仲善交朋友者莫如子輿然亦非有毫髮加於職分之內而其安而行之為聖人勉而行之為賢人亦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也彼以平常為不足務而更為險僻之行自以為雄桀如尹諧潘止華士鄧析少正卯之徒亦終為成湯文王太公子產孔子之所僇而已不亦惑之甚歟仲衡於此誠能循循乎平常之塗愉愉乎險僻之徑悅悅乎職分提提乎言行恒自厚於己毋求多於人則吾又將見其不止於篤實之人而已傳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為記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五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六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記

思善堂記

句吳張熙載氏力田事親於松陵同里有鄉黨搢紳之譽嘗讀書至公父文伯之母所謂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而歎曰美哉乎其言之也孔子之使弟子志之其有以夫乃即所居扁曰思善堂且謂余曰願為之記夫人位乎兩間所謂善者與生俱生也然中人以下或不能不淪胥委靡而為其土所遷故心之善惡生於民之勞逸民之勞逸原於土之沃瘠是以楚有桂林之饒江湖之利其民侈靡而不務本趙有邯鄲之富四通之衢其民矜飾而善逐末唐獨以土瘠民貧其人皆勤儉而質朴憂深而思遠故聖王之用民也有責乎擇土焉句吳今之楚趙也陸海之產夥於桂林懋遷之貨盛於邯鄲其土蓋可知矣而褐衣皮冠含哺飲水之民若熙載者顧諷諷焉曰以孝弟力田為務若將自食其力如蟋蟀詩人之所賦者意豈聞陶唐氏之遺風而興起乎蓋不淪胥於其土而能夙夜乎其思此中人之所難而君子之所與也使勉焉弗畫循之有序則近之事親遠之事君無適而不與善者周旋於洞洞屬屬之間而搢紳之譽將不止於鄉黨矣易曰素履往無咎熙載其尚念之至正十二年冬十月甲子記

錄雪軒記

人恃五穀以生而世之嗜茶如五穀者豈以其能蠲昏滯釋煩

壅亦養生者之助乎昔陸羽既著茶經張又新之徒復祖述羽
論水之品第有二十而雪水則其殿也吳郡回了堂上人少游
四方學出世間法而嗜茶則不啻如羽焉既歸老其鄉而其鄉
之水宜茶且騭又新所記有若虎丘松江者殆與南零惠山相
伯仲上人頑含不亂而獨竊竊焉有事於品第之殿者以自名
其軒曰餘雪且上人嗜茶知五穀蓋不可一日缺者也然猶必
待有雪而後餘之宜命軒之意乎益嘗使上人而論茶矣井焉
而浙浙焉而火活始也其朗乎若晴空之行浮雲終也輕盈乎
如白花之耀陽春敷薄者為沫厚者為餑紛綸泑泑與雪同物
故茶之趣煩擇滌猶雪之役拜晏客也煩滯釋而後五穀之功
全猶晏客拜而後萬物之天遂也故不必虎丘松江而求之品
存斯善乎水者也不待凋陰沍寒而雪之用之斯善乎雪者也

而其所以孤靈源激古本浸淫乎禪悅之味兼取乎養生之外
斯善物五穀者也匪使世復有明將自焉而心味之不暇尚奚
品第之殿云乎哉然此亦自有色香味者而言之介當其未始
有色香味也真妄冥合名實交喪孰為雪孰為非雪乎故即
是軒而觀謂上人所餘為雪固不可謂之非雪亦不可遽領要
得六根互用舌頭與眼者與上人言之至正十二年十二月廿
有一日韋羌山人

本源禪院記

距黃巖州治之南五里有山曰龜山延祐間大比丘無住禪師
定公居之州人李竹心氏黃見仁氏許野夫氏孟蔣養氏皆慕
師之風往來精舍為方外遊至順二年李禾赤門與知知師雅
有延待十方雲水之意爰即舊園析得地南隈之半而遷焉州
之信女金氏周氏徐氏黃氏施鉄刻本肖圖通大士象莊嚴崇
奉蔚為寶坊今所謂本源禪院世以甲乙守之者也師處衆集
而食不穩則事惑群居而律不嚴則業墮既買田若干畝擇其
從廉畏通練者主其入又歲推一人為衆所服者居首座凡禪
誦動作威儀之則一遵百丈清規而九旬之夏脩持惟謹蓋師
族居州之西橋高曾祖咎以貴實從學考亭朱子且婣而師也
生稟淵靈幼篤慈忍少長事祖及父兄孝且恭既終養輒蟬蛻
萬緣謁方山寶公於杭之南屏領以初服而師事焉山器而度
之時年二十有八具戒首謁無涯際公於教之智者一言懸解
頓達玄閫繼見鐵山瓊公而歸老是山足不越閫者垂三十載
以至正元年辛巳八月二十四日委化闍維之日珠圓玉潤名
四舍利者無算遂建塔山之西麓春秋七十有三夏臘四十五

後八年己丑師之上首弟子一恒不遠千里介其徒文煥以院
之始末師之出處大槩徵文為記勒諸貞石以貽示方來按龜
山即委羽山俗所謂俱依山者也道家者流號為天下第二洞
天云有真人嘗輕舉於此今師以世家舊族即有入空懷實厭
躬遁跡於寥始也持以戒遮終也遂以順緣闡化於是崇
基易播定勝而陽佛燈照大有之天梵宇廓空明之境凡寧概
錫皆芟途由天台鴈蕩而來者主是如歸人謂俱依之兆識此
可徵吁夫豈偶然而已哉為其後者服師之服居師之居尚知
塔本濟源臨規迹矩使無上福田利益羣品則甲乙之傳其未
艾乎扁曰恒之請而為之書若夫工之鉅細費之多寡其未也
益可以略云是歲七月既望

耆安官河南杜君政績記

至正十二年壬辰春海寇饒漕運汝寇陷湖襄黃廷江東西江浙行中書省出師捕渠逸材畧素著者備瀕海要害地嘉興為郡負海控江左拱錢唐右連吳會而其地若海鹽澉浦黃灣境接島夷商通舟艘大較鉅舶與賊類綜觀相出沒有司防禦雖不敢懈而應變庠第緩急得事果有諮詢者協之而行省難其人河南杜君由吉安路總管府知事寓杭慷慨論海事其言剴切行省聞之大說逆命君乘傳往澉浦往來黃灣等地以警非常凡以海為事者皆隸焉君入郡擇能吏日隨南重首誅兇狡無賴素為民患者海昌群盜怙終捻惡已久至是亦殄滅遠近聞風莫不懾伏平章定〻公多其為勞以名酒錫以束帛金帶君念習海之民貧不安業則易變今欲弭盜而不知息民知息民而不知減鹽筴之征薄商旅之稅弛詒疾而不察其端

雖有善藥無知之何也乃條其事以聞行省從之未幾寇入杭湖常三路相繼失守浙右騷動寇逮生民全歿者十八九君所涖之地綿亘三百里獨晏然無恐民父兄相語曰生我者父母衛我者杜君也君曾大父元帥公累勛先朝開閫河南河北大父嘉議公湖南宣慰使司同知元帥府事父儒林公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剖符授鉞奕世載德君伯仲鳴玉咸紋侯先連試今君於此特以行省之命折衝一時保障一境而能恪恭給興利除害使民不忘若是有如執干戈以衛社稷俾克配其前人則其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豈不卓然偉丈夫哉故既述民父兄之意又推本君先世大略并勒之石庶上之人欲知君者於此有徵焉君名〻字　云　十三年癸巳　月　日記

天惠賢首教寺記

吳門天惠賢首教寺郡沙門如山安公之所建也公世居松陵家本士族父吳伯熙甫隱居奉佛母王氏崇信惟謹及公之生母感異夢發在髫歲性窮殊倫少長出則服膺世典入則篤意真乘父母察其不群聽以出家傳訪名師不計寒暑偏探秘義尤嗜華嚴理暢心融殆若天授聞諸大報恩寺講而嘆曰吾佛所說廣大悉備眷求其端實在茲敬於是食粗衣菲而心專於色養銖積寸累而志於報本既由儉勤得致饒益則以其贏購地於郡城之東廣袤若干步度材尤工作菴以居日益月增廊而為寺經始於　年　月落成於　年　月門閎閎廡殿寢邃深講堂言〻東西有序以至栖經之閣選物之場方丈之室與凡庖湢庫庾其法所宜有者靡不備完公於此身先

戒律率徒闡繹經咒並宣雜華芬鬱莊嚴殊勝士民興嗟前僉行宣政院事　張公嘉乃休續為請於　帝師寵錫今名俾為十方禪講清凉疏主之嫡傳者開山演教既竣事乃以寺之顛末徵文以為記世言浮圖氏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蓋用力勤者其功博剋意專者其効速矧其心懷碩德嗇己厚親肇開圓頓之門永表延遠之地遄續華嚴之典學紹隆賢首之正宗且未始持簿走民間貨錢泰之取於人若安公者非用力勤而剋意專者乎為其徒而居其居者皆知以弘道報本為務曰其所以成就而繕葺之則無福田仰以衍　無疆之丕祚以荅罔極之私恩而吳門之有天惠天惠之宗賢首將與東南列刹競與無窮所謂功之博者日以興効之速者日以固此豈公之志而余之所樂道也故為之書使勒貞石云至正十二年

月　日記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六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七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記

書紳齋記

中吳衣冠之族曰海虞徐氏其入仕　中朝出仕牧伯者曰故益陽知州子孫多好學從余游者曰緬緬之父曰孟達甫居松陵笠澤間蓄書數千卷教其子緬恪承父志厲激卬踔佳子弟請余扁其讀書之舍且求文以記之余既扁之曰書紳齋又從而爲之記曰昔者七十子之徒學於孔子孔子教之以六藝而六藝之文見於經傳者無慮千萬數然究其歸卒不過於謹言行而已顓孫氏居七十子之中蓋已身通六藝而孔子荅其問行也始之以言忠信申之以行篤敬終之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噫此數言者豈直顓孫氏所宜書諸紳哉凡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兄弟朋友者舉宜書之盍卽之如日星循之如榘矱銘之如几杖式之如槃杅動動焉勉勉焉不可以斯須離者也聖人既沒忠信之路塞於揚墨篤敬之全蔽於佛老百家之說參前倚衡之恥然者隱於詞章訓詁之習蓋千有餘年矣濂雒考亭羣夫子者作實始紹隆聯孟氏一綫千鈞之緒使塞者闢蔽者顯隱者著而荀卿氏揚雄氏韓愈氏之屬扶持排斥而功未集者至是而後集蓋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吾與緬朝而學夕而思仰照於日星審度於榘矱蹈路於忠信開塗於篤敬入求以事親出求以事君內求以仁兄弟外求以交朋友近求以行

州里遠求以行藝箱者皆書紳君子參於前倚於衡者也緬尚
念之讀笠澤所蓄之書居海虞所居之族嗣益陽所遺之業亦
在於言行之閒而已矣乃誦所聞以告之曰書以爲記亦將以
自勗云緬字公遠余則常羌山人陳基也至正十五年十一月
甲子記

水雲亭記

都水庸田使西夏楊公雙泉涖官吳門寓第有池焉池上爲亭
雕甍錯拱綺攢偉麗中設匡牀左右圖書筆硯尊置嘉華美竹
香草之屬冬則撤南戶斲木爲跳承以素措水光雲影顛倒几
席顧而樂之因名其亭曰水雲今江浙行中書平章康里明德
公實手題其扁公既刻置亭中復俾其客臨海陳基爲文以記
之夫水光徘徊雲影下上君子觀乎朱子方塘之詩有以見大

心之體焉是心也人皆有之朱子獨先得其所同然者爾故昔
之觀於川上者曰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今
公退於休沐逍遙斯亭讀古人之書求古人之心廓乎有容澹
焉不昧萬物交乎前吾不隨以遷衆態紛乎外吾不從以化舉
天下之物孰足以論之其惟水與雲乎蓋水以清爲體雲以潔
爲質清者不濁潔者不汙君子思所以神明其德而與昔之賢
方塘觀川上者後猶容與同游乎顥氣之始必於此焉觀之可
也公名亭之義亦遠矣雖然水不使清所貴乎利世也雲不
徒潔所貴乎澤物也今公以耳目近臣權衡水政財成地利輔
相歲功始於江湖達於四海辟猶泰山之雲起於觸石合於膚
寸及其從龍鼓風雷周八極爲雨以潤澤天下則其爲利也斯
溥矣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遂書以爲記至正十四年夏四
月戊戌記

光福觀音顯應記

吳郡城西六十里光福寺銅像觀音以宋康定元年六月廿三
日示現故吳人因以是日爲觀音初度焉故事凡雨暘祈禱必
迎入郡城去年秋旱兩都水庸田使西夏文書訥平江路達魯
花赤西夏六十松管大名高履迎寓卧佛寺設齋薦事靈貺昭
灼是歲卒大有年既繪像刻諸石又錫寺之雜役且勒文以記
之今年春雨溢甚迎禱輒應夏潦雨雖至農人告病復以六月
戊戌迎銅像百官有司出郡西門稽首寅迓冒暑徒行即承天
寺止焉越十三日癸丑適爲示現之辰江浙行中書右丞西域
買术丁都水庸田使文書訥海道都漕運萬戶蔵山既因平江
路達魯花赤六十松管高履出俸金大集緇流作諸佛事文書

訥、拜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將行尋製法衣傳之玉環以衣之監
脩　國史標淮南施凡恭時以使事在吳睹茲殊勝謹奉母命
捐淨度工以黃金飾金像慈相端嚴寶冠有煒行殿內外脩梵
瑰麗四衆圍繞天人具瞻香華紛郁幢旛旖旎鐃鐸鼓鐘鏗鍧
震動如是三旬有二日而放大光明者二六月庚子七月戊申
也陰霾屏除陽德煇耀全吳之廣忻聲並作有年之慶復兆於
茲七月辛亥自城迓光福百官有司寅餞如初耀道路之人同
聲儀容莫不改觀易視蒲伏讚歎以爲希有光恭復俾善畫者
寫銅像勒之美石以章顯應之實古者水旱之祭曰雩禜或城
門或山川或岳鎮或海瀆或社稷郡縣則祭其界內所得祭者
焉及佛氏以圓通威力方便慈悲利益群品在吳則銅像蓋自
前代以來碑刻所載歷、可攷以今觀之其蹟尤著宜吳人事

銅像如第山川岳鎮海瀆社稷而樣有加焉爲民上者從其俗
而嚴其事蓋無所祈穀實祥癘致豊穰以爲
聖天子眷　元元無疆惟休之計也是不可以無祀銅像示現
之類未見於舊刻者故不復云至正十四年歲甲午秋七月

白雲窓記

鄱陽童君彦復以濟府史就養吳中即所居慶壽堂西偏之室揭故吳興趙魏公所書白雲二字於窓間因名其室曰白雲窓彦復博雅好脩每讀書至堯舜之孝弟孝子之思慕與夫趙少師司馬公之格言未嘗不反覆致思至大書於難以備瞻省平居無所嗜獨喜畫草木花實蔬茹之屬每畫竟自賦詩倡華軸有趣好事者多傳以爲玩灶庯慕喜與朋友討論前言往行意氣春容與物無迕用是搢紳大夫樂與之游其能言者皆爲之

賦白雲窓詩而未有爲之記者問謂余曰吾先大父由晉之楚丘避河決徙鄱陽因家焉先府君青陽縣尹沉捐館舍賊寇濡衍恤困極獨賴母夫人康強願祿薄未足以備甘脆然飲水啜菽粗盡其歡猶念於先府君之不待於今者此名窓之義子幸爲吾記之昔者狄公登太行而望河陽也蓋猶有詩人陟岵之思焉然後世之凡思其親者必託雲以爲諭雖以余之不敏亦以白雲名其山房雲何與於人之親哉使吾於親朝而出暮而歸口焉而滋味適體焉而輕暖裕起居焉而溫凊節色焉而愉容焉而婉孫孫焉無或違於志則雲也果何與乎親及一旦南走越西適楚北首燕趙舉回千里孰爲親舍於斯時也顧瞻山河徘徊而不忍去者獨見夫雲而已彦復蓋嘗以公事驅馳於楚越燕趙之郊乎白其大父南遷而先人之廬不在楚丘先府君捐館而慈親之舍不在鄱陽當其匹馬之蹤躅山川之蕭條仰瞻飛雲反顧左右吾知其望吳門猶狄公之望河陽也雲乎果無與於親乎且狄公之忠義昭乎日月功烈著乎社稷德澤周乎四海百世之下有志之士聞其風而興起者蓋將趨焉以晞其萬一今彦復服膺前言而知本乎孝弟篤躬往行而知由乎忠恕其於狄公蓋所謂聞其風而興起者也然余未足以言之姑即其名窓余所以名山房者申其義以爲之記云

虞庠精舍記

常熟實孔子高弟弟子言偃氏子游之鄉而海虞則吳之名山仲雍之墓與世傳太公望之石室在焉州人徐君公懋世居山之麓其先大父華陽府君起家儒林歷官中外而虞山之族曰繁以昌公懋嘗介其從弟公達以虞庠精舍圖示余且曰願有

記也余辱交府君父子最密雅知公懋賢其諸書精舍工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有日矣余聞之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昔者七十子事夫子於洙泗其擇鄉且就士亦至矣然夫子沒弟子各以所學爲諸侯師而西河之民至有疑子夏於夫子者而其學遂流而爲莊周氏之徒子游特起吳中北學於中國卒以文學得聖人之一體百世之下觀其服膺夫子之言則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取人則澹臺氏也其爲邑雖武城之小必教以禮樂也故其言簡易者宏以達疏通者高以暢究其爲人則所謂欽於聞道而學之得其精華者豈歟哉哉今公懋生乎文學之里則鄉不待擇也尚志澹臺氏之流則士不待就也入乎耳武城之弦洋洋也著乎心洙泗之言鑿鑿也布乎四體西河之人弗疑也形乎動靜莊周氏之徒不能蠱而

感之也夫為名族之人居名山之麓飲名山之水而能使國人稱而頌之曰予游之鄉有學府君之後有人嗚呼豈不賢哉彼文辞之工否進士之利不利抑末也不足為公懋道道其擇鄉就士之說曰公遠以復之余不敏他日問津川上命駕廣藉覽仲雍之流風孜太公之遺踪徘徊言氏之鄉以訪其故宅因假宿精舍尚能為公懋更僕論之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七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八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記

聽雪齋記

西夏郯容公寓第在吳門天宮里其東偏有屋六楹撲而不陋公即而崇為小齋西為辟北為户瓶其東南以儲水之中無長物左右琴書晏如也歲方冬公端居肅容虛心無為與造物者游俄聞中庭桂樹間索索然有聲起而視之則積雪在地皭然矣公因援琴鼓之客有侍公於門者公揖使坐且謂之曰客亦知好此乎客曰僕東海之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公所鼓白雪之曲也僕不敏請為公知之客逡巡就席因誦曰白雪兮交下美人兮獨處歲晏兮何所娛撫陽春兮容與陽春兮遲遲白雪兮飛飛彼美人兮勞我思巾余車兮往從之端余居兮正余襟若有聞兮青桂林桂樹兮復凋撫白雪兮逍遙時至正十四年十二月也

風林亭記

延陵徐君元度起家儒林為時名御推司農為都事身顯而家益貧其嗣子仲剛勉焉能以幹蠱克家自舊田疇之荒者治之室屋之敝者葺之間又屬余為文以記其無錫里第之風林亭余不得辭也無錫為州在東南山水間物産之夥最於他壤百里之內第宅園池甲乙相望譬諸木焉斧斤弗侵而牛羊之牧罕至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於承平之日久矣及貪冒之蠹萌於中梏剝之孽攻於外加以武斷之斧斤蹂以推剝之牛羊而百

年之植本深而末茂者殆將翦而棄之卒未知所以扶持之者
斯亭也都事君之所釣遊而其風林之蒼蔚水木之清華則所
謂異時承平之植也都事君以官為家出入中外垂二十年其
閒田園第宅百里相望廢撤萬一不嗣為斧斤牛羊之墟者幾
何人哉都事君以此計彼孰得孰失固已較然不置毫髮芥蒂
於胸臆間矣廣讀知貴介子弟有能卓然自振不與流俗淪胥
於委靡之中治田葺屋式克負荷而其餘力又足以洒掃園池
以待都事君之老知仲對者乎昔唐韋應物百世之士也入則
應制恭虔從出則揚節為刺史扶兆漢二千石亦可謂顯矣然
每休沐亥不知所於歸退與諸生假寓僧廬簞衾陶器悠然自
適而所謂共愛風漪林云者乃其居善福精舍時詩語也今都
事君為
天子職文書贊大衆等而上之則皆韋佚也何有異日倦遊請
老解章綬還朝廷角巾南邁旦暮從賓客子弟攬清風於家林
觀生意之流動而永平百年休養生息之僅存於牛羊斧斤之
餘者某丘某水尚無恙此則君之所有而韋佚之所無也余
雖未獲登斯亭然嘗辱與都事君遊既書君之有子又慶其將
有以歸老也故為之記使刻之亭中以伺焉

暭暭齋記

余友陳李周氏嘗謂余曰吾生於泰伯仲雍之鄉而讀周公孔
子騶孟氏之書蓋士之為學亦在貴王賤霸而已因自題其所居
之齋曰暭暭齋旌吾志也子幸為吾記之昔者泰伯仲雍適吳
吳民義而從之斯民也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
不知為之之民也及文武成康之德洽乎四海周公孔子之教
後先繼作而吳之君子至有北學於中國而得聖人之一體者
余嘗浮三江道五湖登夫椒望洞庭訪三讓之祠弔虞山之墓
竊睇田鑿井耨壤而耕　帝力者蓋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嘗試
問之而未之見也今華門圭竇喻井嫗絮之民乃有絃誦周公
詠歎孔子允然若有所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如李周者斯
非遺民之俊秀者乎余乃今失之於彼而得之於此矣蓋君子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舜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
而器不苦窳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皆莫知所以為之者也吳為泰伯端委治禮之國則其所過而
化所存而神者宜何如哉噫孔子既沒百有餘歲而騶孟氏作
貴王賤霸之學幸而復明不幸而不得致齊梁之君為湯武變
雖虞之民為暭暭然百世之下有志之士讀其書而論其世者
尚知含哺擊壤而熙暭暭則其過化存神之見於詞氣間者不徒
為空言而已矣方今
聖神在上堯父舜子而周孔其臣舉一世而甄陶之而詩書六
藝之化翀翀也李周以泰伯仲雍遺民之秀讀周公之書誦孔
子之言而學騶孟氏之學豈直以其暭暭者自得而已亦將襃
然舉首思以貴王賤霸之說獻之
天子而與斯民同暭暭也此騶孟氏憂世之心而有志之士所
宜勉焉者故為之記使書于齋之壁以為李周告云

種德堂記

君子之種德猶農夫之種穀視地肥磽而糞之時其蚤晚而藝
耨之凡豈草披莠蟊螟賊蝝之為苗害者必謹擾鋤鎡鎛祈禳
而務去之人使見其秋而穫冬而藏養老而長幼渴飲而飢食

生生而不匱而不知其終歲之勤曾不以水旱凶菑而輟其耒耜也故曰居一歲植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蓋人非穀無以為食非木無以備器用非德無以遺子孫故種德非君子不能而君子有貴有賤有顯有隱其跡雖不同而其所以遺子孫則一而已初

世祖皇帝以好生之德涵煦六合特則用帷幄儒臣而參以黃帝雷公之術施鍼石鍼刺以濟人之夭死天下號為仲人者故內翰盧平齋文正公其人也游其門者曰金華王鏡潭氏小心謹畏十有六年而始得傳其術及其倦遊歸江南銳意以活人為事因即蘭皐舊隱扁其堂曰種德雖浮沈里閈不事造請然人以疾求之者日衆閭近之旁郡或遠則過浙水西戶外之屨所至輒無所容竇氏之學遂大行東南不問貴賤皆曰王鏡潭

今之竇公也蓋鏡潭之業既精而處心尤不苟惟精也故能活人惟不苟也故以德自許余雖不及識鏡潭幸嘗得與其子琢國瑞遊見其按察臉辨脈絡引鍼炷艾以療人之疾往往委者起僵者伸噢咻呻吟者更懌焉以泰猶農之耡芟草雖稂莠秸蟊賊除螣蝝而嘉穀之穎者實堅者好焉然後知鏡潭之徒有人而竇氏之傳未艾也且竇公以術而顯鏡潭以術而隱其活人雖已衆然身不都好爵口不享厚祿出不乘高車居不御華其所以遺子孫者安在君子曰厚施而不食其報必有興者嗚呼王氏其可量哉國瑞俾余為之記乃推本其先世之所以遺子孫者復之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敢申以為國瑞告云

同樂堂記

吳陵謝侯從義由攜李移守錢塘假老氏開元宮東偏之廬以寓焉且題其楣曰同樂堂徵余文以記之昔者孟子曰齊宣王之好樂猶樂無古今之殊而民則有欣戚之異者由與民同樂不同樂故也余則以為孟子之言不獨謂樂也謂凡跂行喙息之民莫不皆有飲食男女聲色之欲使為之上者皆能與之同焉則民亦將以其所欲同於上矣苟顧一己之奉而視民之休戚不啻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則亦將以秦越人視其上此三代之民所以至戰國時不以三代之君視其上者由其不以三代之民畜其下也三代而降南面之君慨然知誦孟子之遺書務懲戰國之覆轍而欲以三代之民畜其民者漢宣帝其君也其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嗚呼民無歎息愁恨之心則樂矣然亦非必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勞而佚之也亦平其政使遂

其性理其訟勿戾其生而止爾苟政之不平訟之不理則民不堪命雖日奏韶濩而舞干羽適足以滋其疾首而蹙頞爾尚何同樂之有哉漢宣承武帝之後海內虛耗獨能先民之憂後已之奉謂守令為吏民之本因久任而責成之卒用是以致中興之盛焉然當是時號稱良吏如朱邑龔遂之流所謂與帝共此者也亦不過躬行儉約使民安土樂業而已今天下兵興生民罷弊其閭閻望治之心猶農夫之望歲也錢塘為東南一都會由吳越錢氏及宋三百年以至

國家混一以來休養生息非一朝夕其屋邑市井之蕃珠玉綺繡之富侯固不得而見之矣而資糧扉屨兵械什器百物之需則未有甚於斯時者也侯寅而入酉而歸食不暇甘於其口寢不遑安於其席亦可謂勤且瘁矣然上也曰以漢宣之業望其

君下也不敢以秦越之人視其民而中也則認認焉以昔之良吏責其身使左而右之張而翕之勿替而引之則政平訟理其效可變歎息為謳謌易愁恨為鼓舞亦在於上之人責成何如爾夫使中興之業不顧於漢良吏之盛無愧於朱邑龔遂之流未必不由生民樂業致也侯尚勉乎哉因為記其名堂之義使凡游於斯讌於斯者知侯之志蓋有在云侯剛毅儉約忠厚信讓蓋詩之所謂豈弟君子也至正二十年夏五月戊子臨海陳基記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八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九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記

三咲軒記

夷白子寓杭觀橋之觀巷屋弊瓦腐旋而或暴至伏蓋就寢亦不顧嘗自扁其東偏之室曰三咲軒左右或怪之夷白子曰余娶婦二十載未有胤嗣今年四十有七老且至矣方更得女此一可咲也承平盛年余嘗三至京師覬得微祿以為親養間用薦者入　朝同進見忌尋引避還江南今親歿已久窮獨變衰自以為無復有用於世矣屬南北用兵乃始叨塵仕版此二可咲也平居誦書至申韓衛鞅之用法輒嗒然曰是何不如周公之平易也見人攘臂談孫吳辯論鋒出甚可喜而自幸其不能今忝備官使厚游搢紳朝夕從事乃不離二者之間此三可咲也左右曰夫憂莫憂於無子喜莫喜於得祿榮莫榮於處樞要此人之情也今子中年得祿雖不逮養然幸居樞要固可以離然自咲矣若夫久娶無子老更得女親戚故舊無不為子憂者今也顧亦自喜而咲無乃與人異情乎哉夷白子曰汝以為喜者吾以為懼汝以為榮者吾以為恥汝以為憂者吾則以為不必憂吾自謂同於人者莫已若而汝獨以為異此其所以為可咲也汝亦嘗聞東門吳之喪子乎東門吳有子而喪與無子同今吾得女孰與喪子故不必憂夫爵以待賢祿以勸功樞要所以處文武非常之士今不賢而都好爵倖而貴者也無功而享厚祿苟而富者也無文武非常之材而處樞要不知恥者也況

非素習而仕其事為盜官非所能而居其職為竊位不逮親而
養妻子為蠹
國今吾一舉而犯不韙者六惴惴焉若緣顚崖墜深谷石欲隕
而壓之者汝以為榮且喜焉此又可哭之尤者也左右曰無子
不憂亦有師乎曰有吾師東門吳也得祿而返懼慼撲要而加
恐亦有師乎曰有昔向子平讀易損卦而知富不如貧貴不如
賤此吾師也吾將從若人者朝游名山暮栖五岳榮辱不足以
累其身吾懼不足以屑其意汝以為何如左右曰吾焉白子曰
若是則可以索我於三咲之外矣因録其言書於辭伺大方之
家決焉時至正二十年夏五月也

懷親堂記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淮南夏君仲信扁其所寓之室曰

懷親堂間謂余曰吾少也孤母夫人不以為不肖俾奉先君子
遺體夙夜不敢違箒用克底于成人及備官外朝仕有祿秩而
先君子不待矣頃歲屏以樞屬斷事官分治吳下用是由泰郵
里第不遠千里迎母夫人來江南竊自念祿既不逮先君子矣
而朝夕之養幸母夫人壽康又得就官不敢不竭力以庶幾無
忝於　君之賜乎未幾行省命下又白以為由蘇至杭僅三百
里因挾持而行其視泰郵宜益無難者及致請而母夫人乃不
樂去吳吾既莫之敢強而官守有常又不得以時歸覲於是定
省之禮滫瀡之奉乃反不逮矣下特此堂之所以命名也夫泰
郵吾母夫人之邦也蘇與杭吾官所也由泰郵至吳千里而遠
由蘇至杭三百里而近吾母寧樂去泰郵而不樂去吳而吾又
不能強焉吾豈固以吳為吾土哉亦重違母志留子幸為吾記

之古之君子善養親者莫如曾子而其懷親也莫如狄公然曾
子嘗南遊而仕於楚矣而其親固未嘗去魯也狄公嘗曰使而
登太行矣而其親固未嘗去河陽也然後世言養志者必曰曾
子而狄公之於曾子蓋異世而同心者也方白雲孤飛眷戀不
已此其心顧安忍一日去其親乎及公勳業冠唐中興有識之
士固已於其登太行之時見之矣仲信俶儻瓌琦臨義有勇其
宦游蘇杭歷樞省殆曾子之仕楚狄公之事唐也嗟乎事親
得如二子亦可矣然曾子不強其親以去魯狄公不強其親以
去河陽今仲信之親不樂去吳門顧安得而強之乎惟其不敢
強於其親故移以事君也順移以事
君也順故資以養親也安苟安矣則今日之吳門即異時之河
陽也尚奚以吾土非吾土為哉然則親之違不遠天也居之近

不近時也不可得而強者安時以適志也曾子我師也狄公豈
欺也哉庸以是復仲信因書以為記至正二十年夏五月戊申

清嘯軒記

河東唐君伯剛少從鄉先生今內翰張公受業博雅好古論議
慷達有魏晉間人風度嘗至京師以能詩知名性樂易不喜事
邊幅或勸之仕不應遂長嘯賦歸與畸人靜者耕田讀書從子
弟射獵逐麋鹿以卒歲意有所感輒喟然以嘯自適屬南北用
兵將相承制以人材為己任伯剛遂不得以不仕自高既已進
仕撰近猶復不廢清嘯故所至輒以命軒間謂余曰願有記也
夫嘯非君子之所得已昔阮籍終身嘯而不厭蓋籍負瓌世不
羈之材懷瓌傑宏放之器方其慟哭於窮途長歎於廣武作詩
八十餘篇以詠所懷籍之嘯初未嘗忘乎世也及至蘇門與隱

者游從長嘯相和遂歸而著大人先生論然後籍之嘯始與世非籍之志也嘯豈籍之所得已哉或曰籍好老莊者也故以嘯自得豈信然歟初伯剛由京師賦歸畊田射獵亦欲以清嘯自終矣廣詛知以人材為任者乃不容其自附於阮籍之流乎及當塗掌事得君子之時亦可以不必嘯矣然每休沐輒與將之畊人靜者或技壺或撫琴或玩弄商彝周鼎古法書名畫嘯詠終日人謂伯剛退不溺意於丘壑進不嬰情於軒冕其嘯也非得已亦非不得已伯剛以嘯自得非附籍而後嘯也苟得嘯之道矣雖不附籍猶嘯伯剛自處其殆不夷不惠之間非耶古今人雖不同人籍知靜者之徒無大人先生如蘇門隱者予愧余何足以見之姑為記其不夷不惠之說書之軒中與世之知嘯者商略云至正二十年閏月甲子記

蠡菴記

客有問蠡菴主者曰子之名庵亦有所本乎曰無有吾之生也與物之蠢動者同其天耳方其孩提也雷霆震而弗恐虎兕駭而弗懼鍾磬管籥撃之和也聽之如弗聞膏粱膾炙食之珎也享之如無味黼黻絺繡色之麗且文也視之如弗見斯蠡耶非耶而吾不自知也及其長也教之以六藝習之以詩書陶之以禮樂威之以刑辟於是存與亡相仍得與失相尋是與非相形情與慾相生行必擇利害動必慮吉凶言必徼善惡事必違嫌疑然後聞雷而知恐見虎而知懼耳非五音不聽口非五味不享目非五色不視而蠡之天鑿矣昔老子之徒黜聰明去健羨非禮學薄仁義鴻飛於冥冥蟬蛻於穢濁以富貴為械桎爵祿為銜勒車服圭組為桎梏若將浼己而弗之顧者蓋欲不彫不蠡以全其天也今考存亡於詩書稽得失於六藝函是非於禮樂廣情慾於刑辟擇利害於機穽慮吉凶於銜勒徼善惡違嫌疑於桎梏由是奔尺寸走絲毫如蟻之附羶蛾之投燈火或突梯或鶻突或如脂或如韋或睢睢或盱盱入則廣廈而居出則列駟而馳所至則舍者避席煬者避竈而弗恐弗懼弗聞弗視無味之天至是蓋不一鑿而止矣夫儵與忽一鑿而渾沌死今既鑿之又鑿之不一鑿之雖欲不亡得乎此其所以名菴吾不知其所本客曰子以詩書六藝鑿子之天猶華子以魯儒生之治其忘疾乃更採戈而逐之也使詩書六藝而可逐也則子又將採戈以從其後矣雖然菴也者古之所謂蘧廬今之所謂逆旅也人皆可以託宿而去豈子之所得私哉故愚如顏子淵魯如曾子與拙如周茂叔亦未嘗不以六藝為戶禮樂為序詩書為府刑辟為轄也若夫雲富貴而不事突梯[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務場蔑焉乘桂服而不睢不盱執玉紆組而不脂不韋固未嘗不煒而抗不鴻而飛此不夷不惠揚子雲之謂可否之間其殆庶幾者也由是而觀則子之天鑿耶未嘗鑿耶亡耶未嘗亡耶夫置是菴於可否之間昔舍者避席煬者避竈今則與之爭席矣則未始鑿亦未始亡也子以為不知所本豈欺也哉豈欺也哉或曰菴在吳區松江之上去魯數千里而與泰伯仲雍所逃荊蠻之地相近主者朱姓或曰陶朱公之後也客則章光山人蔑白子云是歲上章困敦閏月甲子記

松泉亭後記

初周君德新之居惟丙也日與搢紳子弟讀書彈琴於松泉之間自以為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矣及出游四方而金陵錢唐

武夷天台皆以山水之勝名天下處無不窮深極幽以肆其所歷而松泉所見亦已廣矣然未嘗不解鞅徘徊傍策踟蹰終日不能去已而擢官省垣從事掖垣朝夕所與將相公卿上下以周旋者皆軍國生民之務也自是卒居無寧歲出無常所然松泉之勝則未嘗不往來於懷故所至輒以命亭御史孟侯既為文以記之矣聞又稱余曰不可以無言也昔人有隱於遺逸谷者天子問以所須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夫既已隱矣而所須猶有待於松泉而松泉也固隱者之所得私乎德新在淮西時以所居松泉不足以盡大觀故去而游於天下山水之邦以極其勝今既出而仕矣其所待以適其適者宜若與隱者異須然所寓猶以松泉命亭而人或弗諭也余則為之解曰茂松清泉世之所賤軒裳圭組人之所貴昔天子問隱者以所須蓋欲以

所貴易所賤也而隱者不屑焉今德新既已有其所貴而猶不忘其所賤雖所處與隱者異須而所樂與隱者同趣此惟游於物之外者為能然也方天下多故淮西最先被兵而松泉之廬得無已鞠為榛莽狐兔之墟召乎而嚮之所謂山水之勝如金陵武夷天台者又舉目有風烟之異雖欲如曩時窮深極幽以肆其所歷不可復得而東南都會莫盛於錢塘然山川人民僅存於百戰之餘者蓋亦顦顇無聊久矣此德新所以不得以其胸中所素抱負者自高於軒裳圭組之外而其入則賛廟謩出則參撥畫鞠躬夙夜帶還寢處者其志蓋將左右公卿將相披荊棘剗榛莽逐狐兔而殲之天其或者復使斯民有所休息則山水之勝庶幾復可以解鞅傍策窮其深而極其幽然後脫軒裳解圭組還之

朝廷乞身歸老而茂松清泉隱者不得私也嗚呼天下之樂復有加於此者乎然非游於物之外者不能知也故余申其說為後記書之亭中以侗且以釋或者之弗諭云至正二十年六月乙巳記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九

夷白齋藁卷之三十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記

重脩三皇廟記

自國都至於郡縣前代所通祀者社稷孔子而已其祀伏羲神
農黄帝為三皇建廟立師壹倣儒學祭用春秋之季月而以醫
者主之則
國朝之制也平江為東南甲郡廟之初剏簡不足以稱神明之
居大德辛丑郡侯岳烈始即吳縣故址遷而大之至順壬申郡
推官李君德真至正丁亥郡守蕭君義吏相繼營而廟與學遂
為他郡之冠至正戊戌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吳陵周
侯仁實守吳郡吏肅民勸為時良牧而尤以興學報本為先務
醫學教授郡人林君以義奉以周旋將事惟謹凡祭祀之品物
師徒之廩稍與夫金帛之出納周侯責成乎其上林君克任乎
其下而銖黍之積絲寸之累幸粗有藏則又謂、然圖所以興
其廢而補其敝由丁亥至今蕭李二君之所經營塗塈中之而
為殿堂旁之而為兩廡為先賢祠為齋舍為庖湢前之而為三
門為靈星之門為宮牆為井亭覆者腐柱者蠹而甓者亦既以
缺矣由是脩其大不遺乎其細治其內必務乎其外其為役也
靈星之門為巨石闕舊以木為之今則易之以石閎偉尊嚴人
用改觀而神明之居至是而益稱矣克工於二十年庚子四月
戊子告成於八月戊申事既竣學之人相與伐石來徵文以
為記昔者孔子删書斷自唐虞以下及繫周易則歷序庖犧神

農黄帝而太史公所紀三皇氏見於史記與今之所祀者不同
然自書契以來所謂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復有盛於
犧辟之所稱者乎國家損益百王修崇祀典而醫家者流因得
奉牲幣粢盛籩豆百物之儀與郡邑守長跪拜升降薦獻廟廷
如博士諸生之事先聖先師者始於國都達於天下而周侯職
長承宣林君事顓醫教能以其力之所及為其所得為而人存
政舉足以述續前獻風勵來哲若此是皆有可書者用不辭而
為之記俾歸而刻之

杭州路重脩仁和縣記

杭屬縣附郭者二仁和與錢塘也仁和在吳越時為錢江縣宋
興國初始易今名縣故在餘杭門之內紹興間縣令孫廷直嘗
徙治招賢坊其遷廢大府之南左偏而與錢唐縣四隅錄事司
並列為東西序則
皇朝大德之際也至元仍紀元之五年己卯縣達魯花赤寇兒
可馬嘗因其舊而繕完之距今蓋二十餘年其上棟下宇內垣
外牖寖就陊剝慄乎其將壓而卒未有剔其蠹而支其傾者至
正二十年庚子總管吳陵謝侯節脩舉庶政務以先後為次第
環視列廨所宜振而新之者殆莫斯為甚爰命度材賦功而達
魯花赤北庭伯嘉訥侯暨之同知總管府事邵君騤祖治中劉
君克忠同力而贊之中為治事之廳翼為兩廡右為架閣庫前
為縣門屋以間計者二十有三其增創則退食之堂居廳之後
幕賓之舍居廳之左屋以間計者九傳階為闌楯周於外者為
之牆以丈計者一百五十有奇椅榻之具皿器之需與凡所宜
有者莫不畢備是役也經始於閏月丙寅告成於九月庚申工

以日計者一百一十有五用錢以緡計者若干董其事者主簿王欽謁文以為記者縣達魯花赤長安尹高得也抗為東南會府省憲百執事實涖焉承平以來戍守今而司民社者非無器望材能之選也然往往鞠躬於簿書駿奔於期會㨗臂於賦斂獄訟糾紛之末而槩焉焉覩歲月以俟代更者相望也由是視公宇不啻如傳舍尚遑䘏其危且壓哉乃今公不重費民不勤勞而植捄扶㩓剔蠹而支傾者顧有待於兵革薦興之際蓋仕者之所忽來者之所戒政之善訓也侯既不以傳舍視官府矣居其居而職其職者第毋以代更玩吏民則仁和其庶幾乎書以畀之俾刻諸石嗣而肯之者尚有考云

松雲巢記

松可巢乎曰可上古未有宮室民居橧巢之上則松可巢也雲可巢乎曰可昔李白與廬山五老之隱嘗賦詩曰吾將此地巢雲松則松與雲皆可巢也夫巢於未有宮室之世則有巢氏之民皆是矣後世既易之以宮室而其人復有巢者乎堯之時有巢父焉堯之野無遺賢彼父者惡得而巢乎蓋上有堯為之君下有舜皋繇為之臣父雖賢列之百執事亦八元八愷之倫爾知其時已治其民已安如父者非不得已而後巢者也以堯之世為可巢而巢焉斯其所以為善也若白者又惡乎而巢耶尚論其世則白去父遠矣歲考其人則亦百世之士也使白居百執事之間則黼黻人文彌綸帝載雖未足以致其君於唐虞然傳之後世亦豈易以淺近窺哉惟其一遇時君遂擯不用於是與賀知章司馬子微之屬汗漫於江湖神遊乎八極此其得已非得已蓋可知矣然五老松雲一經品題千載之下膾炙人口

是以世之瑰瑋閎達閎曠而不羈者每誦其詩若見其人雖復跡顯勢崇而蟬蛻汙濁之心未嘗不與造物者游於有巢氏之始就余所知而言如高侯允善歟歷觀省其跡顯矣名排勳賢其勢崇矣然室居委巷而不以為隘地逼郛郭而不以為陋方構亭鑿池環藝花竹且自題曰松雲之巢每退自休沐輒彈琴賦詩倘徉乎其中而禽魚下上光景出沒不越戶庭而城市山林儼然異觀侯將自附於李白歟則擇百執事之賢日在廊廟之上其出處與白異矣將自託於巢父之流歟則飲食起居未嘗一日而去宮室也然則巢惡乎而在蓋侯之巢不松而高不雲而深不上古而安不五老而勝而亦未始不偃仰於松雲遺逸於上古而超然於五老也蓋居廊廟之崇而志在林壑處宮室之奧而情寄物表故以侯為附李白者固失之矣以侯為託巢父者亦未為得也余將杖策以從侯於不夷不惠之間侯其許之乎侯應曰諾因書以為記侯燕人也今為淮南行中書左右司郎中余則華羌山人陳基云

六柳莊記

昔者陶靖節既已不屑為縣令浩然賦歸與造物者游於羲皇之上矣其視世之軒裳圭組聲色子女與夫宮室狗馬之奉不啻如腥羶穢腐蟬蛻而去之唯恐其夷染己也然而猶以五柳自號故五柳者亦何與乎靖節重輕哉近世徐節孝以至行高天下所居有二柳因自比靖節而流風遺韻至今不衰褐李沈君達卿起家儒林踐歷臺省由丞相掾再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職法行中書為理官其出處與靖節異矣所居有六柳亦遂以名其廬曰六柳莊其於靖節亦豈聞其風而興起者乎達

卿由布衣拔畎畝靖節以世胄樹風烈節孝以至行立師道皆人所難能者達卿為親而仕且三十寒暑矣其識量高明論議倜儻蓋古之遺直也今以三尺為己任出入廟堂廷爭曲直面折是非務必當而後已其為事益亦人所不易者而達卿處之如公輸引繩動中程度然退則蕭然一室左琴右書間與賓友引觴酣嬉上下古今而言不及世事於是六柳者亦遂將與二柳相望於五柳間由是而觀雖予其同而無其異可也且靖節百世之士也世不得而用之節孝獨行之士也世莫得而遺焉達卿用世之士也顧所用何如爾古今人不必同不必不同要其歸卒無不同者君子亦同其心而已矣達卿殆所謂善學柳下惠者非耶或曰節孝之柳指於靖節者三達卿之柳多於節孝者四其不同較然矣而子獨以為同何也嗟乎柳豈以多少為我顧所以相望於柳之外者非蚊者所知也達卿曰善遂記之

夷白齋藁卷之三十

夷白齋藁卷之三十一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記

退思齋記

會稽蔡君彥文由諸生起家曹歷郡漕史辟掾行中書樞江浙行樞密府為都事所至以材諝賢勞著稱蓋三十餘寒暑矣今年踰五十經儒緯律師古不少懈敏事力行未嘗擇利害及退而思則又未嘗不揣躬自訟者其自刺勤篤蓋如此嘗讀書至晉士貞子所稱荀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曰歎曰此春秋之賢大夫所以為社稷之衛者乎吾雖無能為役嘗受教於君子矣乃自題其藏脩遊息之處曰退思齋以余辱有一日之雅俾申其說而記之夫士之為士也孰有大於事君者乎其所思也孰有先於君之事乎思者何思所以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君好賢吾思進之惟恐其或不先也君好佞吾思遠之惟恐其或後也君惡諫吾思犯之惟恐其或隱也君喜讒吾思去之惟恐其或弗亟也充此類也亦可謂盡忠矣於是退而思曰吾所進果明且哲乎吾所遠果便且巧乎吾所犯果直道而所去果變白為黑易是為非者乎吾補過也獨此其殆庶幾矣又退而思曰吾責難於君者欲其盡君道也吾盡盡其道乎君有闕吾思盡其忠矣吾有闕將孰盡乎吾師古人焉爾此彥文之於林父所以善師古也善師古者無它亦揣躬自訟而已然余聞之賢不肖異思彼思拾人之過以為直剌口捷給以為辯從史叱間視喜怒為妖譽以為智此所謂小忠大忠之賊也林父

疾之如仇讎賤之如毒猜惡之如鬼蜮如殖蠅者也弃文之所以勉其在此而虞其在彼朝焉而兢夕焉而惕閔閔焉不遑啓處者蓋將奉以周旋盡忠

在摸師古之力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以為記非徒以私弃文也亦將以自勗云爾至正二十年五月甲子記

志學齋記

士之志學猶農夫之志于耕焉易其田疇脩其疆畔先之以耒耜申之以耰耡而終之以錢鎛時其農祥發正以封藝之凡庶草惡莠非其種與夫百螣之為苗蠹者耘耔之薅剃之勿使滋且息焉然後斂之庭者碩堅者好而承嘗薦饗衣食之源不匱詩云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甚矣學之有類乎耕也古之聖人無不學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昭文王學乎師尚父武王學乎

虢叔孔子之學無常師然要其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唐虞以降聖人有其德無其位言焉而為天下法者其孔子乎故士希學則已學則必學孔子焉學孔子者無它亦猶農夫之師后稷而已故曰積耨耕為農夫積禮義為君子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由十五志學以積之彼學奕秋之為數者亦必專心致志而後得焉今吾為孔子之徒誦孔子之言豈訓詁而已哉文詞而已哉傳聞強記夸多鬭靡而已哉由洒掃應對積而至於窮理正心始以成己終以成物此孔子之所以詒謀千載者也傳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甚矣學之有類乎耕也行中書掾古滕卜君師顏以志學名齋雖鞠躬

王事戮力戎行而藏焉脩焉遊焉息焉之志未始不閒閒焉如農夫之望歲師顏之志亦尚矣夫人情為田禮以耕之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而異端百家之說為我蔗草惡莠百螣者又耘耔之薅剃之惴惴焉惟恐其滋且息焉歲云秋矣庭者碩矣堅者好矣孔子之所謂立立此者也所謂不惑不惑此者也知天命知此者也耳順順此者也從心所欲從此者也始無扞格不勝之憂卒免迎時難成之患近不汩沒於功利遠不獵等乎空虛窮則遯世而無悶達則化民而成俗此學之所積如衣食之源生生而不匱甚矣學之有類於耕也師顏於此奉以周旋蓋將積之以化民成俗者也書以遺之以勸同志尚安以舍己之田耘人之田哉

卧雲軒記

行中書右丞吳陵王公即居第東偏築室若干楹壘石為小山引水為池沼雜蒔花竹軒餘委折朝光暮景與雲日爭變化閒與所知角巾逍遙引觴淋漓酣歌笑猶浩然有脫屣軒裳蟬蛻富貴之意嘗自誦曰世無赤松子則范少伯張子房何如人也因自題其額曰卧雲軒黃鶴山人亂着畫凡卉木烟霞山光水色可以狀夫軒之勝者慮無不曲盡其態士大夫因相與傳玩之且曰王公古之人傑也蒙在畎畝已有憂天下之心今以內聖外王之學尊主庇民之道出將入相為時宗臣蓋布衣之極矣於是一丘一壑以卧雲自高不亦宜乎又曰夫雲隨時而隱見因人而卷舒者也故在泰山則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於天下在赤松則御之以上下為雨師以事神農在少伯子房則棄之以從句踐高祖扶王伯為萬乘師由神農至今不

知綿歷幾千百載矣黃帝氏嘗以紀官保章氏嘗以占歲漢世祖氏嘗以命臺令公所處則少伯之位所行則子房之道所掌則黃帝氏之官所致以為豐穰則保章氏之歲所策勳以圖不朽則世祖氏之臺也由是而觀亦殆不可及矣然為雨師以福四海是未嘗忘乎斯世也少伯子房宜無所可否矣然三致千金之產是貨殖之流公之所不屑焉者也若夫閉門辟穀者無意乎世間之事矣然卒以計定太子安劉氏此社稷之臣公之所欲〻慕焉者也彼南陽東山之徒識者不以其堅卧為高而以其復起為賢九原可作公其與之乎吾聞之古之君子動不違乎時靜不外乎物故散之則彌綸六合雲之跡也斂之則消液入無形雲之心也迹可畫也而况可言乎雖然姑為記之以待忘言者至正二十三年歲癸卯四月乙巳臨海陳基記

深雪軒記

浮屠師金上人主嘉木之天寧寺作室於方丈而垩之因名曰深雪軒或者譏焉曰深雪云者唐詩人之語也上人游戲翰墨戲弄萬物以陶寫其性靈其於詩人所謂前村深雪者輸春和於歲寒運天機於言表蓋必然有以會於其心者矣非徒垩其室之謂也又曰上人禪者也禪之祖有侍立少林而積雪至膝者上人宴坐斯軒遊觀物初豈欲神而明之而與其祖者相忘於無色無聲無臭之天乎或又曰詩人之所謂託乎物者也禪者之所立外乎物者也今上人之名軒其託物乎則上人外物久矣其外物乎則所謂默會於前村相忘於少林者皆未易以淺近窺也由是而觀雪一而已而有詩人禪者之意上人合以名其軒蓋非得已也而或者譏焉又豈得已乎嗚呼以不得已之言譏不得已之名名可譏也而非名者意在言表無色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譏也然則譏其可名者而其不可名者它日更僕而譏之可乎上人曰唯〻回為記或者之言書之軒中以伺上人字西白吳郡人為之記者夷白居士臨海陳基也至正二十三年四月既望記

夷白齋藁卷之三十一

夷白齋藁卷之三十二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題跋

跋陳汝資先生書其弟汝秉詩後

余年二十許時及識四明陳先生汝秉翁翁時年已五十餘矣越二十有七年從其嗣子桯獲覩翁兄教授君所書翁十八歲時侍其先公祕監府君中秋飲酒所賦五言三韻七篇蓋翁以學問文章世其家業而老蒼峻潔之氣已見於少年如此夫以祕監公為之父教授君為之兄詩章翰墨輝映於玉昆金友間而故家文獻隱然未泯於此蓋亦有可徵者矣嗚呼翁今不可復作而嗣子桯伯仲又能以家學為己任引而勿替君子之澤其未艾乎至正二十年九月甲子臨海陳基識

跋李伯時退最圖

蘇長公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識者以為知言宋三百年文章大手筆如歐陽公諸君子不待言矣至於書畫名品如李伯時輩蓋亦極天下之能者今觀蔡君彥文所藏退最圖人馬態度極唐人以來畜駿之妙宜其為世所寶玩也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甲子跋

跋蘭亭序

蘭亭定武舊刻承平時亦不多見此本故內翰王公以為趙公閭閈家故物由趙公至今不知更幾歲故矣況趙公之前又所不論耶世傳墨寶所在若有神物訶護之然亦不可以其為迂而不信也蘭亭序既殉葬昭陵天下遂以定武本為書法之宗此本雖字畫差肥然書家者流觀其位置猶可遡流求源而永和之遺風餘韻隱然可見未可以群議紛紛而遽有所優劣也

跋同別峯講師所藏蘇文忠公帖

蘇長公文章氣節為天下萬世所宗雖尋常往復尺素中而忠君愛國之心未嘗不惓惓也別峯上人遊乎方之外視公遺墨不啻法寶亦可尚哉

跋蘇文忠公自書前赤壁賦

余偶過東武山與賓林師語已覺精神蕭散師又出蘇長公自書前赤壁賦對山展玩無異汎舟從公之快此亦一時之奇遇也

跋饒叅政草書後

余嘗怪古人評書而草獨以聖名夫書而至於聖亦精矣然亦考其人皆有超世絕俗之才不得盡用於世故求是焉發之昔鮮文公論書至與堯舜禹湯治天下並稱有以哉臨川饒公介之學問器識卓然為士大夫魁楚而其獨用於世盡所謂鷙鳥累百而風迫之也書特其餘事耳然近來所書尤瓌詭逸群可喜公豈欲以書擅當世哉然觀其勢殆不至於聖不止也

書朱雲傳後

漢成帝舉天下以聽大將軍王鳳而內寵趙氏史稱其容受直辭豈以其不殺朱雲而云乎然劉輔以諫立趙后論為鬼薪王章以奏王鳳不忠而抵極刑朱雲獨以廷辱張禹而得不死蓋趙氏內嬖也王鳳外戚也張禹師傅也師傅視內嬖外戚其情孰親孰疏則三人之得罪可從知矣當劉輔之繫祕獄也帝之

怒豈章慶忌等所能解哉然輔所以得減死一等者徒以立趙
氏非元后意亦及遣定陶共王歸國實鳳以計排遠之王章不
忍以帝兄弟之親而為鳳所間乃上奏皆切中鳳罪上亦一時
感悟然定陶王之勢不如鳳加以太后一不食雖百王章鳳無
憂矣此鳳之所以偃然居位而章不免於戮也朱雲見劉輔王
章皆以言坐張禹以帝師傅與鳳並領尚書略無幾微匡救意
乃發憤上書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其言斥
禹不及鳳而所謂臣下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
朝何如又足以感動上心故辛慶忌一叩頭雖攀折殿檻有所
不問然則所言親者罪重疏者罪輕向使雲一言斥鳳則斬馬
之劒反以加雲雖欲居鄠田乘牛車從諸生不可得而謂成帝
容受直辭可乎嗚呼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然自劉輔得罪

而嗣子不立王章冤死而權移外家雖有不易折檻以旌直臣
之言亦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讒欲不亡得乎當是時
朱雲不以諫顯名平陵一匹夫耳雲既以諫顯則華陰守丞嘉
雖以薦雲坐罪無憾噫若雲者亦誠忠匹大夫也哉

書趙葵公墨梅後

右故宋趙葵公墨梅石刻在中吳虎丘寺此乃本監郡西夏六
十公子紹所藏以為珍玩者也余嘗觀其新英詩秀有葵公少
年撐警之風其盤根錯節似與金人戰高頭而橫斜勁枝之勢
又似帥突騎鏖粟奮擊金人呼聲撼山谷之時其寒梢挺特有
直而不屈之態彷彿論李全必叛義形於色而請兵討賊以安
朝廷之氣雖有賁育不能奪也至於風霜搖落之餘而貞色凜
然氣壓群木又儼若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嗚呼壯哉公

之大節如此亦可謂社稷之臣矣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
邊非其材館賓客即其偏裨將校當時倚之如長城有以夫惜
其兩參政府而不得安於朝廷一命右相而不得宅乎百揆而
雄材大略一以見之武功是猶梅之不得盡其和羹之用而擅
剝摘釉之屬反得如其滋味於俎豆間此豪傑之士所以不能
無遺憾也公在淳祐間上疏論天下事莫先用人用人莫先牧
養莫先寬厚今監郡公以寬厚之政治吳吳人倚之如金城湯
池使其居
朝廷貫百揆遭葵公所不得之時行今日所欲行之志等而上
之則於公乎何有且葵公之聲名不待畫而傳監郡公之玩賞
不待梅而勝然觀其畫而思其人因其玩而知其志則斯卷也
豈可少哉

晩白齋叢書卷之三十二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碑

精忠廟碑

自古將相功臣身任社稷安危而存沒始終之際凜然有君子風百世之下至以其墳廟廢興覘時政之得失如故宋太師忠武岳鄂王者豈非以其人死而不朽而人心天理固自不可泯哉初王之沒也蓋二十有一年孝宗嗣位實始以禮葬王父子於杭錢唐縣西湖之北山王之孫制帥甫尚書珂相繼請於朝賜功德寺曰褒忠衍福且即祠墓側賜額曰精忠存置田若干畝蘇之崑山以奉烝嘗咸淳戊辰四世孫運幹通復置吳興田若干畝命僧甲乙主之運去物改寺　廟亦燬大德辛丑子孫之在江州義興者相與裒財率力繕葺復完久之孫偶有爲浮圖氏者盡蔑棄前人所封殖而歲時所恃以道養厚本者至是復委地矣泰定改元寺主僧可觀獨以祠事不復爲己憂朝夕扶服走公卿士庶間蓋十有三年爲至元仍紀元之六年庚辰郡經歷李全初嘉其義募郡人力而新之蓋亦勤矣至正十九年己亥十二月妖寇犯杭先是行省左丞相達實帖木兒公與太尉吳陵張公　以兵屬本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事張公　鎮杭由冬及春寇百方攻城不利乃縱兵四掠燒民廬蔌冢墓三月辛丑大戰數合是夕寇潰斬首數千級生擒者以萬計寇平吳陵公命卽故址作新廟經始於　月　日落成於　月　日　中爲正寢塑土爲王像而配享者子則

宗忠州防禦使繼忠侯雲將則宗閬州觀察使文烈張憲而下各就序前闢廟門東西爲兩廡後爲燕寢則祀王父母洎夫人餘四子武略郎雷中大夫霖朝奉郎震脩武郎霆女與諸孫咸在焉闢邃觀嚴視前有加而栖僧之廬庖湢之館昔之所嘗有者今無不備仍命僧甲乙守之而蘇湖之田則俾郡守謝節量其出納著成規刻之碑陰毋令攙有侵耗焉甫竣事平章公率僚佐致祭廟廷且曰世以鄂王功名位望與張魏公浚並爲中興名將至論文武仁智用兵如神慨然以恢復之功自任忠義之言形出肺腑則諸葛武侯以來不多見也當其長驅中原轉戰千里此其心豈忍斯須忘君父之讐哉使天而克終其志則祖豫州不足多道而秦檜乃忍使其自壞萬里長城如劉宋之殺檀道濟於是兩宮竟媿卒從晉懷愍於地下而神州宗社鞠爲丘墟此誰之罪歟我國家恩覃異代王父子以至部將既已顯封列爵光賁泉壤而太史氏又論次其行事列而爲傳矣獨其忠貫日月熱重丘山始終大節事關世教在祭法所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蓋闕如也乃上疏朝廷請與山川群望歷代賢聖忠烈之在祀典者並著令甲所以照往烈勸方來禮也公俾書廟廢興歲月於石基不敢辭乃作詩併刻之其詞曰

昔宋中葉國步危宗廟失守九鼎移兩宮家塵四海悲王獨自特扶起之河潰華圻徒手支長驅中原屢搴旗敵氣已奪走且罷醜執恥雪復讐識忠孝要與靈胥期護臣居中肆罔欺數業垂成識復縻長城自壞大厦欹耿耿忠誠天地知西湖之曲北山陲見神護此南拱枝吳作新廟衎翠微子樹而食將校隨白

頻為苦辛江蘺吳田有授壯膽肥學鼓考石吹簫差王母雲車駕文螭左右列祖參兩儀虔屺璽蹕令雨師福澤下土年穀滋鈞天無競究厥施盍祀葺塑歆無遺

墓誌銘

陳隱君墓誌銘

隱君諱謙字子平姓陳氏吳人也甫兒時即知事父母三十始受室悢悢色養退則卒諸生講說周孔孟荀書是以備身事親為務年踰五十父母尚無恙父疾革忍餓隱君進飯父遂終身不忍食飯事兄訓謹甚訓字師敬為吏不務苟同在兩浙鹽臺時嘗掬所乘馬書畫器物屬錢所知贏什一自給所知死妻操錢子母歸師敬師敬謝曰生事其利死餘其孤此市道吾弟為乃忍以錢為之及書淵使步歸吳下則善賓隱君曰吾兄能

若是復何憂乃力若周旋惟兄所欲為人謂師敬為吏廉君實有以左右之京口孫子翼與隱君為忘年交貧有女不能嫁隱君許助之後十餘年孫病篤隱君曰吾死欲見孫君地下即持貲之京口為畢嫁事初隱君事林處士寬寬經隱君以業試有司隱君勉就場屋屬吏卒搜檢侮挾者侍士甚無狀因歎曰道喪至此尚可以僥倖失得為哉即罷歸盡棄舉子習折節屏除世好潛心六藝旁搜百家而卒守之以約嘗從師敬北客揚淛南寓杭累數歲不與人事接獨日從搢紳高世之士揚確論議為文章馳騁上下尤善古賦及古今體詩說暴客詞辯鋒出不少讓故內翰蜀郡虞公金華黃公今晉寧張公與諸老之在朝者交口論薦隱君宜在著廷與鳴太平之盛隱君力辭乃以行省秋

制署師敬由掾吏陞照磨佐分省軍事於常之無錫間謁告歸里弟會郡事變語妻曰吾分必死矣謂隱君汝無官守宜自為計隱君曰兄在吾何所之有頃兵突至迎師敬隱君以身翼蔽之兵怒斥引出隱君復求入見師敬已殪即匍匐伏屍哭甚哀遂并遇害師敬妻王氏與老奴王乙亦自經死旦日門人范文絅訪其隣知隱君兄弟皆死狀因泣求屍所得之橋下水中猶兄弟相倚立故人戚元章白其事憐府為具棺斂且求其子詒屬陳氏於是隱君年六十七矣文絅奉二君葬吳縣天平山先隴側實至正丙申二月癸亥也隱君娶顧氏亦篤婦道先卒生子一詒女二長適范伯嵩次適阮文通隱君所著述甚富兵後散亡獨所著周易解詁及古今雜詩二十四首得之灰燼中不幾越七年詒奉文絅狀來請銘吾哭曰隱君兄弟存時時人

為之語曰陳氏之子一儒一吏孝友豈弟今不幸偶遇兵死豈善不足恃哉且人孰不死而人獨哀隱君者哀其義不苟生死不求幸而免也嗚呼隱君之志亦烈矣乃論次其言行為銘銘曰

其學也匪徵其集也擇木載翔載伏而巢以義覆孰仁其雖猗德不孤我作銘詩以敎薄夫不亦悲夫

處士袁君墓誌銘

處士諱德昌字子潤姓袁氏其先汴人宋初以進士起家曰仲賢仲賢之後有提點京西刑獄者於處士為六世祖建炎間渡江居吳今長洲之蛟龍浦有東袁有西袁蓋以其所居別之東袁有靜春先生博學好著書家居不言祿實處士之諸父處士則所謂西袁者也曾大父諱邁大父諱義父諱英薇處士身長

七人狀貌甚偉天性醇厚讀書務明大義紬繹前史知古今理
亂人物賢愚遺特治平推意肥遯世居沃壤深痾沉俗傷靡之
習嘗曰吾家本儒業賴祖宗餘澤有屋可以蔽風雨薄田可以
供祭祀遺書可以教子孫將湛鄉里僅仰卒歲不啻足矣獨念
先大父好施予今力雖不及幸歲無水旱娛賸公上之須粗畢
退養之禮不闕子弟之教不廢尚能節衣食為親朋一日之懽
每歲時伏臘斗酒相勞雖無羔豕之勝蔬雞飯黍亦足以娛親
屬有不能自振者周之無吝色嘉時吉日則與所知放舟吳淞
青間尋前代名賢遺迹逍遥容與有憑世相忘之意嘗誦仲長
統樂志論而歎曰人生行樂耳富貴何為哉至正六年卒於
家得年五十有五以九年葬吳縣胥臺鄉穹窿山職塢之原娶
朱氏子男三人曰禮曰信曰良女二人適嵩大裕朱珩孫男五

人稷樗穰稚神女三人仲子信好學而尚文雅處士既葬之明
年信奉清江李衍之狀來乞銘南渡以來中故家如袁氏者固
不少然求其處身脩德茍可以及其親屬朋友者猶口體之養
為之忍後用此終其身如處士者益將以是遺其子孫也夫嗚
呼是宜銘銘曰
維逢也特有蘊弗施維蔵也固有尉斯尉維銘也弗忘有後斯
永慶

姪天麒壙銘

天麒陳氏子年十九其父伯淳命至杭見其族伯父基將同來
者艸姪九人留而不歸者五人天麒最少而知務學問基於伯
淳同高祖而天麒之祖諱屺為人信厚以言行重州里天麒兄
弟三人天麒寔嫡且長其來杭也基擇師俾習舉子業未幾基
使吳門偶天麒受詩於會稽趙本初俄得軟脚疾即臥不能行
金華曾若趙以德診之曰此痿痹少年得是疾雖多投藥無益
宜亂狶薟草九蒸暴為丸服之藥未成而疾告革基使還急召
醫治之百方不能得竟死即寓舍買棺斂屬時用兵又暑熾甚
用是不免於水火亟胃寄慈濟僧廬尋葬杭北山岳武穆王墓
側若干步於是年二十矣死以至正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葬以明年　月　日銘曰芝蘭斯植霜露萎之璞玉甚美伊
執燬之生非不淑命有短脩葬近忠烈廟亦無尤嗚呼哀哉

藍太

蔡君墓表

淮南蔡君没葬𡸣山惠安鄉兩岡之原門人私謚曰孝友先生
監察御史張君士堅題其墓曰孝友先生之墓君諱玉字德卿

其先鹽城人四世祖統制府君扈宋南渡因家崇明晏沙曾
大父棣大父渠游太學為上舍生父庚咸淳末試通州第一入
國朝徙居𡸣山之太倉遂隱不仕君八歲孤即知家世本末既
長涉獵經史百氏獨不喜為舉子業家居講授二十年事母兄
盡子弟道母顧氏終未葬比卒其里中遺火逼君廬君伏柩號
絕火為自滅族有據其田者君弗與較更歸之券嘗道得遺金
亟訪還其主僕間執盜之竊布帛者君縱之使去於是皆伏君
為長者所論著有詩纂例大學中庸標說雜録淨藁若干卷州
部使者察君卓行將疏上褒旌論薦之君意不屑也至正四年
三月二十有四日卒於家年五十有三配顏氏子男二人曰淵
有文學曰辟先卒女二人長適口次先卒蔡氏自統制府君而
降皆能世其學君雖隱弗售然卒以孝友為鄉先生亦無憾矣

余雖不及識君厚與其子約遊約泣謂余曰先君子之墓未有表表先君子墓者其子為宜遂為之書以告其後人云

茂白齋藁卷之三十三

茂白齋藁卷之三十四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傳

湯婆傳

湯婆者臨賀人也其先姓錫氏世傳當殷時嘗媵有莘氏與伊尹鼎俎同事湯因更以湯為氏周成王時太公立九府圜法其族有配金父之長男為適婦者嘗得異術於上清童子夫婦偕衣五銖服以通於神明蓋為世所貴後漢有錫光者蓋其苗裔也子孫生產桂陽山谷間往往出而効用於世日煅月煉大小方圓惟人意所欲以故皆器重之獨湯婆之業者不問貴賤至今猶姓湯或曰上世以湯泉郡為其湯沐邑故以地為氏然不可考婆銀色而鉛質皤腹縮項體貌白如瓠性澹泊不嗜黍稷五味爰祈寒獨好飲熱水飲畢即屛氣默默擁被就床蓐眠寢老人見其溫燠宴言樂善親習之凡善煦嫗人之足抵之蠢然如春故又稱之曰脚婆云且曰瞯喙側腹釜所有為人傾寫輒見肺腑無隱惟不喜近年少人雖有度量絶口不言人過竊且夏竹夫人狸寵輒虛心退避嚴處靜室無幾微不滿意或有叩之者遯曰吾嘗與人共歲寒彼以涼德側媚一時縱得幸如蛻節何事不與之較其不伎有容類如此　贊曰湯氏之先勝見於殷周之際尚矣婆稟中和之德潔己事人能視時為進退世態炎涼不一動其心殆所謂厚施不食其報者非耶其視鴟夷使用區區酒德見録於揚子雲氏有間矣

周處士傳

周處士名允成字允升吳人也元貞初從其父遊武林寓公毛
宣慰秉軒見而器重之延為其子師嘗讀法家書慨然有用世
志以風病足不良於行遂浮湛里閈脫復好佛老氏之說曰與
鄉社耆年者游人因以靜樂處士稱之吳中子弟以律學受指
畫者皆傳以古義其或舞知為深文見利乾沒不顧事是非陷
人於不測者則必痛絕之子弟改乃許雅重然諾為人謀必忠
最喜揚人之善不善亦不能苟容鄉人有為不韙者必相戒曰
慎勿使周處士知也諸有爭訟曲直就處士質之必極陳利害
以諭之往往有感寤者故其居雖湫隘戶外之屨恒滿焉處士
蚤孤家素貧常所往來者有所饋遺亦視義而後受獨喜赴人
之急顧已力不逮則以告鄉之好義者然未始以一毫私己事
干人人用是益多之咸相謂曰周處士無儋石之儲而有高世

之行奉母氏八十餘而終無間言孝也事寡嫂三十餘年有禮
弟子也送兄姊妹若干喪義也撫兄子如己子慈也今年愈高
家愈貧身後之責獨不在吾黨乎乃爭以錢買地長洲孫營壽
藏處士聞之顧謂子壻曰諸君子以吾為贅世翁耶生且不知
吾之有我死又遑恤其它然業已辱諸君子高義乃以觴曰持
酒共飲其上歡謌竟日人又誠服其達云
贊曰太史公云法家嚴而少恩周處士法家者流顧廉廉有長
者風士固有墨名而儒行者其處士之謂歟

史孝子傳

史孝子者名懋祖字特可鄞人也宋丞相忠定越王諱　七世
孫朝請郎知賀州諱齊卿之曾孫修職郎紹興府新昌縣主簿
諱賀孫之孫主簿生五子而懋祖則其次子公麟之子也公麟
娶越餘姚趙氏久無子因禱焉已而有娠生懋祖甫三歲而趙
以卒未幾父亦卒祖庶母莫氏與兩叔公燕公秀及懋祖二妹
獨存初主簿有田八千畝為錢唐浮屠所侵主簿與公麟相繼
訴官不能直家用益落至莫氏復携公燕公秀與懋祖二妹許
江浙行中書益儋不能歸乃棄懋祖及二妹於人懋祖寓鄞為
時貴家奴方騷驛即能知其世家而痛其孤窮少長服勤所事
惟謹歲往來桐溪備嘗勞苦時貴亦用是喜遇之妻獨思其魄
輒嗚咽泣下至夜卒淚漬其枕如是者十有七年時貴以罪廢
懋祖因得放還江南莫氏洎公燕公秀皆無恙家徒四壁勢不
自存懋祖盡鬻衣裝竭力為養父骨殯僧舍四十年至是始買
山營葬葬之日泣血如初喪莫氏俄傷足病臥床蓐晝夜呻唫
不絕惟懋祖扶持醫藥數月乃瘳尋又仆于火體膚潰者殆半

復侍疾如初踰半載而瘥莫氏因歔欷感歎且曰吾娩弗能撫
若之幼庸詎知垂老顧得若力乎懋祖聞之孝敬愈篤懋祖自
念賴祖父之靈復見鄉里親戚而所恃以奉承嘗者惟田爾田
不復祖父之志未信也乃奮力與浮屠爭於官史氏素畏懼浮
屠之勢無敢助懋祖者會總管范公察其實志斷歸之懋祖得
田即以班諸叔弟其有失身為浮屠氏者命反初服擇良家子
配之公燕公秀莫氏物故獨身任其喪葬各盡禮閭門雍睦
子亦克肖云
贊曰至元間金華人俞器之年十六投兵家至北方公卿大夫
義其儒家子及長用薦者得官越十有九年歸為諸暨州判官
至家則親戚無在者內翰黃公為布衣時實為之傳史懋祖以
忠定越王之後究究孤孫轉為人奴其隱忍困窮有甚於器之

者其歸雖不能得官然及事其祖撫母二舛買山葬其父以孝子輯嗟乎陵谷變遷世家子孫困踣流落者何限其能生還故鄉振復先業如想祖者蓋求十一於千百也君子曰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吾於史想祖俞器之尤信

沈母傳

沈母姓徐氏名洲清字貞子世為湖州武康下渚里人至元間父昌徙城逆春里生貞子少長躬織紝組繡以事父母父母篤愛之許納同郡烏程沈氏子文名之為婿未幾母聞疾貞子竊聞有言婚者即詣父泣曰不幸母病為大人憂有如不可諱罔極之痛也且婚姻不備貞女不行彼世俗鄙薄苟然而已者尚忍為之乎及母決彌勸幾絕既免喪乃成婚逾年父遘疾貞子方產亟起視嘗膳藥必嘗而後進如是者彌月父竟不起哀慕

隕絕曰號慕篤摘哭不輟葬姑嘗有疾剔股肉食之乃瘳夫妄明朝夕涕泣竭力治療不能保乃自綜理其家事夫教子內外無間言子明遠服母訓受業鄉先生所從游皆瓌瑋之士遇明遠必請拜其母貞子不計家有無輒為酒俾盡懽乃已明遠篤學蔚然以文藝稱人謂沈氏有子云

論曰昔晉汝南李氏從父兄謂事貴族為門戶計其後以子周顗等貴克成其志今貞子於母病之際毅然自持者從以禮耳非欲為門戶計也然卒教其子以儒為業又庸知與沈氏者非貞子乎

樂閒處士傳

樂閒處士吳人也姓陸氏蓋唐甫里先生之後恂恂寡言平居不見喜怒少年時與其兄俱讀法家書見其言慘礉少恩嘗太息曰士不富貴則貧賤而已何乃自從刀筆吏游乎且深文巧詆以陷人不測吾不忍為也遂去與兄居里巷間絕口不言爵禄以樂閒自號中歲厭居市廛謂妻子曰吾家有禾邦縣甫先生所以遺子孫者春飾林刺園吾事也吾將艤舟笠澤往來江湖復散人故事以終吾志矣即東書載家與竟往不返間著麻反冠衣褐衣從畸人逸士扁舟蔑猶儵然有世外風或謂處士曰天職覆地職載日月職晝夜人居兩閒朝作夕休幼學壯仕斯職也彼以名器不可多取則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於道逕之壟食於苟簡之田斯不有其職者也仁義固先王之蘧廬乎處士以閒為樂其逍遙之徒耶抑苟簡之流耶處士曰吾朝作夕休無異衆人吾學不敢後吾仕則有命焉吾仰則天之覆俯則地之載吾晝夜則日月之明吾仁則窮求之義則循由之吾

所不苟取者與器而已爾閒者吾之所有吾安其有而樂之其職也逍遙苟簡非吾所敢知茂白子聞之曰隱者也

茂白齋集卷之三十四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祭文

祭故平章榮祿張公文

嗚呼謂天無為而生公耶則公之器量超乎等夷謂天有為而生公耶則公之志業不宜遽止於斯夫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明足以燭事理之微奇謀足以坐制千里之敵而英略足以立洪兩障之撒界瀧是以延攬四方之俊而威武足以雄驅百勝之師恩信足以得三軍之死力而仁勇足以拯萬姓之顛危而天不假年痛罹此禍使千尋之木弗能扶大廈之傾萬斛之舟弗克濟蒼生之溺此天者之所以不可必而君子之所以長吁而太息鸞鳳豈不祥於梟獍麒麟豈不仁於虎狼蛟龍豈不神於螻蟻狼豺豈足侔於猫渠令妖鳥得以賊祥禽蚖螫得以厚仁類蠕動得以制介族之長惡草得以為良苗之害豈天未厭亂而仁者不必壽耶抑民之無祿而淪胥以死者不必救耶何公之不幸一至於此而天之蒼蒼竟孰尸其咎耶然公能以貴下賤而不能屈身以從賊能以仁伐不仁而不能臨難而辱
國能厲聲罵賊而不能與之俱生能視死如歸而不能食不義之食蓋公之生也民有父母
國有股肱公之死也豪傑失倚賴君子失依憑獨忠肝義膽通神明而貫金石英聲盛烈撼天地而震雷霆上可以爭光於日月下可以岳休於汗青此所謂沒而不朽者在公可以無憾矣然復雠之義不舉則終天之恨不平四郊之寇孽不除則九泉之精爽不寧某等之所以尤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以首見拔於館下繼辱薦於朝廷義雖均於僚佐恩難忘於死生既不能滌身香炭報知於國士又不能奮推樑以効死於賊庭惟剿躬盡瘁恪勤於王事夙興夜寐勉強以力行臨風一奠蓋上為軍
國慟而下以哭吾黨之情

祭斡勒廉使文

嗚呼哀哉公止斯耶豈天惡正直神好諂隨耶讜言無避者恆不利於世而秉心忠亮者不必期頤耶將蒼蒼者不足信而吉凶禍福初莫知其所尸耶公之剛腸疾惡得於天者獨厚及以言得罪戾於人者又何其顛且危耶知使正色以立朝明目而張膽則英風偉烈夫豈補其闕而拾其遺耶及權倖誤
國是非乃明而天不假年畀孰啚其施耶豈蒼蒼匪躬者道不昌皎皎不污者獨必奇耶凡有識之士莫不聞風而扼腕況某也辱知於公又特殊於等夷耶論交二十餘歲閒三千餘里始終疏數如一朝夕豈非生同年學同業而道同師耶將節南來庶幾相見以慰離索又豈非以一葦可杭在浙水之東西耶豈期一疾不起遽罹此極而終天永訣魂魄無所不之耶夫忠義足以正風紀氣節足以厲廉隅此所謂沒而不朽者將百世以為期耶顧視老子如而琴七人逝然質之天道則仁者有後固不可得而欺耶某也義當匍匐操相執次以哭知己之私念竊忝王官駿奔戎旅所不能自致者死者豈必無知耶御哀致誠往伸一奠天乎痛哉孰使泣涕之漣洏耶尚饗

故徐君孟達壙銘

吳人徐君孟達諱元震世居常熟之虞山考諱敬故益陽知州姚虞氏封東海郡君初益陽府君之官于 朝也君以俊造游成均為博士弟子負精敏奇偉最為府君所鍾愛故徽州路儒學教授甫里陸公德元時客京師嘗見而奇之元統初府君出知明之昌國州需次里中君以佳子弟出入府君左右進止不凡教授公見而喜曰此子真千里駒也吾屬意久矣遂贅以為婿陸氏家素醇儉教授公尤慎重務以詩書承家君既精事教授公如事府君先意承顏委曲備至且以時節省府君於昌國尋遭郡君之喪哀毀盡禮居久之教授公捐館君獨以身任遺孤之責保抱扶持俾娶且有子而陸氏之業因賴以弗墜人謂

教授公有後君之力也及府君以疾終益陽君迎柩歸常熟之先塋親戚賓友送車雲集凡塋葬百需視力所得為而哀禮兼盡君淳樸有卓識雅重然諾樂赴人之急遇事立決機警絶人而以仁厚將之雖委身閭里不屑仕進而其英風駿望偉然於搢紳公卿間與人交不以疏數為厚薄臨財不苟惟義之所在方復營別業於松江笠澤之上聚書教子歲時伏臘牢粗有餘將與所知優游卒歲俄一疾不起遂以至正十五年七月七日卒於家得年四十有七妻名仲端有婦德子男二人長曰緬選教好學次曰昂幼而克肖女一人適同郡雷玄越七日丁酉緬奉柩葬於吳縣靈巖鄉陳學東横山之原嗚呼君託人之孤急人之急剋身謹行始終無怍而天不假年壽不稱德此君子之所以哭之也慟也臨海陳基辱知君特厚義當銘其壙銘曰

維孟達父世吳人有才弗施善其身託人遺孤力千鈞之寄無怍勒貞珉有托勿替在後昆

夷白齋藁外集目錄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古詩四言

題朱買臣負薪讀書圖。

古詩五言

妾薄命

春日江上

發大都

涿州

任丘

獻州

阜城

陵州

茌平

穀城山

舊縣

汶上

施家莊

徐州

益都子

龍橋婦

分韻得老字。

送王本初縣尹兼簡本中知州

清樾堂詩為沈君仲説賦

釣月軒

東原行

古詩七言

題趙千里江山秋晚圖

七月望日值雨宿客中

贈黃瑞卿詩并序

潼關

送陳仲實還江州

題畫二首

南歸道中作。

律詩五言

八里莊寄吳中兄弟

定陶

夏夜懷李尚志。

土壕

題關鄉驛用故翰林宋顯夫先生韻二首

函關三首

永昌陵

虎牢關

江二首。

久雨二首。

晴

金山寺。

又雨。
安國寺。
定陶。
晴。
洛口
白楊河
崔鎮
次韻答陸養正。
題陸氏別業
律詩七言
題龍門山園。
至正丁亥四月廿三日允常御史有事於先塋甫竣事而甘雨作人以為孝感所致皆為賦詩而屬予為之倡。

丁亥歲河南自正月至七月無雨流民相屬於道哭聲滿野不忍聞
興慶池
陳留
睢州雪中用允常御史韵。
徐州
至日淮陰道上
瓜州題江風山月亭。
送琳上人歸南岳。
江上客舍。
江上對雨寄鄭山人。
江邊。
閣道。
送人之南。
江月樓。
寄了即休長老。
五月五日淮陰。
舟中。
河陰。
虎牢關。
洛□
法王寺。

崇福宮。
承天宮。
轘轅。
嵩高。
次韻鋼字為拜太古運使賦。
次韻酬鄭彥章運使。
東平道上。
濟州
彭城。
呂梁。
邳州
淮陰侯廟。

過揚子江憶京師故人。
草堂。
碧梧翠竹堂。
漁莊。
次韻荅陸蒼正。
留別錢伯行。
留別陸蒼正。
送于子都赴陝州同知

長律
上西臺大夫韓公二十韻
江亭
送錢伯舉録判衢州

絶句
題冰殿納涼圖
戲嬰圖
蜀葵花圖
雞冠花圖。
桃花翡翠圖。
倦繡圖
竹雀圖。
蔡花雪姑圖
田横墓
中年
杞縣

序
玉山草堂分韻詩序。
尊賢堂分韻賦詩序。
送長洲縣遷家訥縣丞代歸詩序。
送施掾史詩序。
送高進道序。
雙溪詩序。
送高孟賓歸永嘉後序。
送申屠彥德序。
送鄭君舉游金陵序。
送葛子充序。
嚴氏進靈蕨圖詩序。

送趙平甫序。
送李崇道詩序。

記
萬壑松濤軒記
綠陰亭記。
聽雪齋記
志靜齋記。
悠然亭記
嘉樹軒記
范氏復祖堂記
崇敬堂記。
桃源小隱記。

知還亭記。
書
與沈存齋書。
題跋
書石抹氏家譜後。
書故御史鄭公徙之嵩山五詩後。
書中書除目 御書敕官後。
書太古字說後。
跋學齋侍御張拔劉公洛陽懷古詩。
跋張彥輔畫拂郎馬圖。
跋西園雅集圖。
跋康里承旨遺墨。
跋貫酸齋書歸去來辭。
傳
傳道人傳。
哀辭
葉孝堅哀辭并序。

夷白齋藁外集目錄卷終

夷白齋藁外集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古詩四言

題朱買臣負薪讀書圖

我樵于山我負于路讀書自娛匪晏伊暮靡咈尔心重失我度我印既纍我綬斯若尔母我尤我不尔怍彼美宋女亦速以遻

古詩五言

妾薄命

妾本良家女錢塘江上居生來不出戶只學編羅襦父母偏愛惜無異掌中珠十八許隣里二十會鼓箏低頭奉箕箒和顏事舅姑誰知輕薄婿零落在中途結髮願偕老寧不共馳驅昔如梁上燕託身君子廬今如水上萍飄泊任江湖自嗟妾命薄恐死亦須臾生女為人婦願嫁得其夫嫁夫一失所不如棄路隅

春日江上

海宇屬清宴乾坤大無垠憑高騁遐觀臨流濯煩塵雲日湛初霽山水蕩餘春陽德舒柔和品彙競妍新嫣嫣雲端翮洋洋藻中鱗感彼翔泳適寤兹涵煦均良時不再得芳年難重臻願言乘清飈遐躋霄漢津

發大都

結髮事書史及壯服冠裳遠遊至京師永言觀國光叨逢堯舜時拔擢登明堂佩以明月珠被之雲錦章驅車未及門平地生太行丈夫恭前脩出處豈有常但念平生友惜別衢路旁惟願各努力矯首永相望

涿州

仲冬過涿陽風日正凄厲嗟此豪俠窟自古稱壯麗煌々神堯業起自艱難際奈何至中葉四海皆鼎沸良由開元主養虎以自噬惜哉曲江公忠言誰何濟居人一何幸屬此承平世耕牧識甸門望澤港汪濊連山接神皋旭日生爽氣獨憐去國人南征從此逝

任丘

遲々去京國行々適任丘城郭何蕭條關山良阻脩日入就逆旅燈火稍綢繆薄酒不堪飲何以銷我憂冥々天際鴻汎々波上鷗往者固莫追來者當自謀

獻州

驅車官道傍四野積陰冱中路忽改轍前行屢回顧迢遞瞻獻州城未至日已暮崎嶇丘隴間足跡不容錯須臾近烟火詢可歇情應不覯主人面返遭邑犬怒僕夫亦已疲羅僊蓋草與飢來壁一飧已飽復何慕

阜城

憶昔日下歸已甘栖遲迹明爲負初志三歲四行役我馬不及秣我僕不遑息荏苒歲月暮展轉憂患逼朝行過阜城原野霜露白一身如鴻毛苦厭天地窄

凌州

曉出凌州南盡行泥淖中一步一踟躕四顧心忡々前車者誰子自言業爲農頻歲值大水田廬爲之空家有白髮親日食憂不充辛苦事商旅庶以供饔飧維人生兩間所貴親愛隆貧賤苟知養奚必祿仕豐丈夫畏天命敢不哀人窮生世苦不偶何由恤瘝痛

茌平

客行茌平道日出天皎々泰山何巖々雲開豁穹昊生逢全盛時悲歌出燕趙跋涉雖苦辛愛此風日好關河路縣々江湖雲渺々歎息梁父吟慷慨令人老

歷城山

晨興發東阿薄暮至穀城黃石去已久茲山尚崢嶸伊昔秦漢際豪傑紛從橫卓哉張留侯視秦如孩嬰奮椎博浪沙賁育莫敢爭頑獨取公履俛焉若諸生授書何必多恍惚通神明卒爲帝者師功成遂遺榮飄々遠遊子天寒獨遐征徘徊撫松柏俯仰有餘情

楮縣

披衣聽雞鳴膏車待明發蕭條古東阿遺堞帶殘月將餘入空谷躑躅尋舊轍前瞻闃無人四顧皆積雪悲風決澇至僕夫攢不悅驅馳二十里晴旭生木末稍欣山色佳旋響行復輟我生一何愚奔走恒孳々賦命與俗謀艱險難備說蹉跎三十餘益歎身世拙豈無浮海志實恐甘旨闕細懷古聖賢感激腸內熱

汶上

我行汶水上解纓濯煩塵閔子安在哉流波尚潾々子昔當衰世不肯從陪臣我今遭盛時言歸奉吾親泰山雖云高希之在其人恭惟無間言敢不書諸紳

施家莊

陸行已無旬歲暮誠勞苦積雪兼層冰跬步憂齟齬暝投施家莊居民喜相語累日陰冱消舟行了無阻勇辭所乘車側耳聽

汞橰摧哳雜異謳頫淒愁覊旅人言前年夏洪河走平塹漕渠
當其衝瀰漶不可禦民廬悉漂沉杂田那何許所以亡命徒濳
蹤匿蘆渚𣗥間作盜賊往往遭殺虜戒方為飢驅歸言適樂土
中原不稼穡去去復何所

徐州

一昨始入舟逶望徐州郭水行已信宿甫至城下泊洪濤蹴長
空驚風怒相薄乾坤無端倪雷水互舂錯初疑鯨鯢鬬復恐蛟
鼉躍萬師為蒼黃客子俱駭愕傷哉楚君臣伯圖已寂寞空餘
彭公樓突兀倚寒廓徐人昔恃公安若山與岳文章與元氣萬
古相磅礴大河失故道崩奔勢逾虐生人化魚鼈中州廢畊鑿
安得不世才為君拯民瘼九原何茫茫可愛不可作

益都子

悵悵益都子䔥車渡河水河水結成冰亂石森齒齒父挽子居
前父軛子軛軒寒風切肌骨手足為拘攣蹣跚上平路不敢復
回顧未憂子力疲當念父辛苦

龍橋婦

婉孌龍橋婦空閨何惻惻夫婿弱冠餘南征死鋒鏑但見隣人
歸不知夫蹤跡妾身奉舅姑捨志如金石朝來陌上桑暮向窗
間織織織成錦回文無處寄消息織成雙鴛鴦無復合歡夕何如
織縑素裁剪信刀尺為舅作衣裳為姑為飲食

分韻得老字

華軒列綺席嘉樹蔭芳草嘆此時雨歇暑陰淨如掃君子謝軒
冕逍遥遂幽討有懷復有琴白鼓還自考達哉松雪翁狂歌不
知老

送王本初縣尹蒸簡本中知州

憶昔至正初北游客京師辱交伯仲間日夕相追隨磊落青雲
器聯翩丹鳳姿愧無高山調酬君白雪辭俯仰八九載南歸滄
海湄竊聞霜臺上風猷肅綱維允矣伯氏賢克當明主知仲氏
武安陸重為人所推中朝名公侯復始非君誰前年復至京伯
也官於磁治州如室家拊民若嬰兒靈草毓三秀瑞麥生兩岐
伯也置不言獨詠豐年詩淳淳君子風不害先公為政成報
天子寵錫有光輝人言古循吏龔黃遜難追孰知忠厚化昔聞
令兄之仲也復為邑鄭城欝巍巍朝廷重守宰簡書有程期一
門双南金共下白玉墀又如兩麒麟為主効騑馳河水昔横
溢生人四流移桑間為忍數觀鼎𣵀有司坐令齊魯俗化為蠻
與夷今君寄民社所念當在茲願試父兄術為民蘇瘡痍君服

亦已華君佩何陸離朝發江之滸暮宿河之湄行當見伯氏為
我道睽違

清楓堂詩為沈仲說賦

君子締新構樂此靜者心德陽一以亨衆木欝成陰攬物感流
景當軒理鳴琴永懷舄爲情肯為遊子吟回飈薄煩暑靈雨洒
中林為君賦行葦願言酬德音時仲說侍大人年九十敬膳事之暇故末章及之

釣月軒

閑門得新月褰衣涉芳沚我意不在魚投竿聊尔耳素娥一何
好娟娟眹秋水重惜此流輝徘徊殊未已

東原行

天寒日欲徂車行何轔轔大車利貫征小車宜早宿使君徒徙
多使君歸令肅何如原野間年豐秋有粟

古詩七言

題趙千里江山秋晚圖

秋山迢〻秋水闊秋風冉〻生蘋末夕陽遠樹集歸鴉憔悴人家滯林樾我聞趙家父子工丹青劃然見此心目俱開明人間何處有此境無乃瀟湘與洞庭白波青嶂天冥〻孰視彷彿聞秋聲依微暝色生浦溆又似滄浪謌濯纓東吳陸君好奇古何從得此歸囊褚我亦從之將一賭為君題詩三太息良工良工心獨苦

七月望日值雨宿窖中

西遊後入河東路嶁巘重岡愁屢度崎嶇五里不到河忽雷推山雨如注須臾百水爭怒流澒洞忽若龍騰蹴熊羆道旁虎豹伏蹤跡亂吁狐狸怯我馬在前僕在後我行一步一回首陰風吹人股為慄破帽蘢頭衣露肘疾呼衆來皆首翁問勞慰我心忡〻相延入谷已暝黑下馬共插營窟中不知今夕復何夕俯仰人間長太息勞生何必為形役歸有衡門且容膝

贈黃瑞卿詩并序

祿命有書尚矣唐太常博士嘗判定而叙之然論長平坑卒南陽貴士則深黜其三刑六合之非至呂祭韓子於李盧中則譏錯其以人始生年月所直日辰推其貴賤壽夭百不失一然則果何如哉蓋博士之論夫子罕言命之意也韓子之說則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意也然五行之變化天干之相生孰為勝衰孰為休咎苟能精之則其理有足微者雖所罕言而亦詎可不知也哉松陵黃瑞卿以祿命之術游江湖

間予既贈之以詩又推本其說於其左其詩曰

客有談天姓黃氏沛若銀河瀉秋水五星歷〻方寸間指掌人生究終始曾將異術干王公一通冀北凡馬空識人須識貧賤中豈以世態論窮通九重方貴凌雲賦我獨胡為守環堵便將出處問黃生不用長安尋李主

潼關

河潭〻關嶮〻太古已來神禹鑿前車來行後車却去馬一鳴衆馬將白徒席視雞龍與周道不復如砥平至今惟有秦川路千里秋風落葉聲

送陳仲實還江州

陳君五十頭未白邂逅都門始相識陸乘車馬水乘船跋涉山川共兩適苦甘飢飽朝暮同語默寢興情性通萬里相將趁西月君住西江吾浙東況我與君同姓氏長者為兄少為弟舟中不必分楚越席上惟應論年齒君言我鄉風俗淳義門亦有同宗人祖孫聚居已九世伯仲相親如一身男耕女織歲復歲不臧異日張公藝一牢大食每相呼仁信真能馴異類我聞此語喜不忘把酒勸君稱慨慷平生亦有敦睦志心實念之身未遑此日與君復離別君向潯陽我歸浙一尊何處又相逢回首關山見明月

題畫

太行西來天漠〻朔風捲空雪初落層冰峨〻路犖确大車小車行復却微茫野居是誰家隱見青帘隔林薄行人歲暮欲何之小憩茅簷良不惡寒日苦短路苦長羣驢喚就井凍傴僂停車輟秣炊未熟聊飲一尊稱慨慷荒里結束戒徒御因送飛雲還

故鄉西游我昔驅羊腸披圖萬里心茫茫人生出處古莫必憂
樂捐無寧有常君不見重耳當年伯業昌險阻艱難曾備嘗文
夫有事在四方蓬矢桑弧那可忘
連山高高上無極仰視青天不盈尺俯覽可以窮九域我疑山
靈應上訴帝遣夸娥運神力又疑蓬萊脫左股萬里飛來倚空
碧乾坤一色雲冥冥急霰始集雪又霏依依度橋者誰子隱隱
操脊如送迎萬髮千嶔深且窈窈兩兩相將事幽討若非淮南訪
八公定是臣靈尋五老意匠經營妙入神披圖㵎漫皆天真人
間何處有此境我欲從之一問津

律詩五言

八里莊寄吳中兄弟

晚泊清淮口臨風一振衣長河吞鉅海平楚泛斜暉米覺鯨波

險唯憂羽檄飛故園兄與弟歡樂我多違

定陶

世路仍多惡斯人劇倒懸虛移河內粟實苦汶陽田
聖主憂民日諸公率使年萬方心俱渴雨露尚中天

夏夜懷李尚志

蟋蟀已在辟頃暑猶未歇離居感時序憂端難斷絕綠樹含微
風明河澹初月念子行未歸徘徊至明發

土濠

夕憩土濠村主人顏色溫子孫供洒掃兄弟與盤飱故國甘棠
在名家棣萼存相傳惟孝悌珍重父孫敦

題閣鄉驛用故翰林宋顯夫先生韵二首

西馬秦川道西游泰遠何客星秋入斗使館夜臨河地勢關頭
險秋光嶽西多永懷楊太尉清白志難磨
為問西來使長安去幾何檄書飛僰道征戍動交河鶵鶴承恩
舊蒲萄入貢多平生二京賦感慨未能磨

函關三首

水宿煩津吏山行倩館人度關車躑躅入谷馬逡巡石氣泥中
鐵風鶴塞外塵憂時非肉食華髮為誰新
萬里西游客歸期趁早鴻澗泉明曉綠山果落秋紅鳥度烟嵐
外人行泥淖中前途逢驛使立馬問關東
稍稍關人語遲遲進馬蹄雨深分陝路雲隔度關雞問道曾歸
驛交情獨戀綈蕭條王伯路惆悵入詩題

永昌陵

洛水南來近嵩高北望遙墓無存木拱山罷百靈朝王政人間

出金鐙地下銷夕陽於越路烟草更蕭蕭

虎牢關

匹馬東歸客崎嶇過虎牢地分周鄭險天入宋吳高俯視尼無
縱前驅毒藏青慰憩閣下吏相送出城皋

江二首

澤國長雲雨春山半有無江源從巴蜀地勢控荊吳客舍依欹
館縣衙雜賈胡明時方利涉吾道未乘桴
江漢思神禹乾坤仰帝堯信知滄海大能受百川朝萬國車書
廣三吳地利饒獨憐南滿隔茵茵上雲霄

又雨二首

自從甲子雨不見有晴時南國皆雲氣陽臺盼夢思蛟龍爭窟
宅烏雀戀藩籬去去扶搖上飛騰有所之

久雨妨農事那堪夜復晨雲浮滄海日花誤洞庭春行路悲游
子匡時仰大臣未甘栖遯跡霄漢有通津

晴

雨後江逾綠春深天尚寒晴光分浦漵曉色變峯巒海內長為
客天涯獨倚闌封書寄鴻鴈聊以報平安

金山寺

突兀金山寺蕭條古佛居雲堂依水府花雨散空虛方丈諸天
外浮屠浩劫餘十年游此地今日重躊躇

又雨

春草碧芊芊春江日易曛紋人長織杼神女又行雲風水隨鷗
宿烟沙與鴈分遠遊頭欲白慚愧卓文君

安國寺

古寺依脩竹春池帶綠蒲世塵無處著僧迹與雲孤日暖鳥爭
樹風輕燕引雛久知方外樂來此一踟躕

定陶

今日南風正揚帆過定陶郊原連蔴麥井邑帶波濤眾鳥晴爭
宿孤舟晚更操裁詩聊自慰不必問香醪

晴

風雨夜來急波濤今復平路從閘下險山向洛中明歲捡征徭
薄時平去航輕悅無封禪策聊欲頌河清

洛口

不學尸鄉隱重為宛洛遊波光依岸轉帆影帶雲收豈有相如
賦空餘季子裘青雲有知己意氣若為酬

白楊河

晚泊白楊河堅冰柰爾何長途愁落景歸夢隔滄波古渡淮人
語商船楚客謌長興羞攬鏡白髮近來多

崔鎮

草草趍崔鎮悠悠憶帝鄉星辰依魏闕風土入淮陽逐客行無
馬居人飯有魴年華催歲歲歸得拜高堂

次韻荅陸養正

之子過從久情親若輔車衣冠雖混俗詩禮貴承家舟泊松江
雨門連笠澤霞十年來往地俯仰一興嗟

律詩七言

題陸氏別業

夾溪楊柳忽欹斜流水春來淺帶沙韋曲素麻如杜曲魏家池
館接姚家高低亂舞風前蝶紅白爭開雨後花安得草堂江上

住欄題新句送年華

題龍門山圖

昔過龍門山下寺畫圖渾似昔年游秋聲夜動千尋木雲氣時
騰百丈湫魏國祠前烟草綠逸公巖畔石泉流逸君最有登臨
趣杜牧相期到上頭

至正丁亥四月廿三日允常御史有事於先塋爾竣事
而甘雨作人以為孝感所致皆為賦詩而屬予為之倡

佳城窈窕白雲中墓木前瞻一徑通千載有功歸紀信九原無
計起文翁龍門春漲桃花浪洛浦秋含麥秀風近日繡衣來拜
掃孝思攸至雨濛濛

丁亥歲河南自正月至七月無雨流民相屬於道哭聲
滿野不忍聞

慟哭秋原何處人哭聲直上徹蒼旻誅生不及官倉鼠轉死終
為客路塵憔悴幾家猶貢簟蒼皇諸碉又爭銀綠衣陳事無年
少徒尒區〻索鬼神
阿孾抱子婦將車骨肉誰甘棄道途使有胥生應慟哭惜無鄭
俠為傳圖身拋田里魂俱喪目斷關山淚已枯自咲腐儒難用
世謾將餘論擬潛夫

興慶池

層城佳氣日高浮花萼樓臺在上頭鶺鴒六蓋猶避暑龍池九
月未知秋青山排闥當窓見金水飄香入地流靡靡不收瑤草
碧太平恩澤滿黍州

陳留

人物東都迹已陳行過古邑為逡廵石經每愛中郎字墊角猶
傳處士巾曠世遙才名在耳百年明哲道全身飄零咲我成何
事慚愧九原泉下人

雎州雪中用元常御史韵

隱〻高城下五更飄〻墜雪細聞聲花開草木春輸巧光綵樓
臺月讓明太史豫占年穀瑞先覺應報歲功成誰知萬里關山
外親伴觀風使者行

徐州

日上彭城獨倚樓關河迢遞水空流不回騅馬江東去安得歌
風沛上遊草帶虞姬亡日淚山餘亞父病時愁如何舞罷鴻門
劒不向咸陽一少留

至日淮陰道上

年〻至日在庭闈今歲飄零獨未歸雲物不殊鄉國異江山雖
好故人稀檄飛河朔仍防冦兵接衡陽未解圍憂國腐儒頭欲
白倚闌無語立斜暉

瓜州題江風山月亭

結屋高臨揚子津江風山月坐相親魚龍未落烟波蟄鴻鴈先
驚關塞春有客貢琛來海島何人掛席上峨嵋江心五夜鐘聲
動喚起扶桑日一輪

送琳上人歸南岳

高人二月歸南岳共向東風折柳枝萬里故山飛錫近一江春
水渡杯遲碧雲不賦湯休句班竹應過帝子祠尚想諸方參未
遍舊洪川上重為期

江上客舍

曉來江上雨濛〻烟火蕭條客舍中風急最憐巢幕燕春寒猶
滯寄書鴻紛〻洲渚魚鹽聚歷〻東南貢賦通萬里乾坤一蹲
旅濁醪今夕與誰同

江上對雨寄鄭山人

蕭〻風雨動征帆二月江城未見春鴻鴈不傳天末信烟波愁
絕渡頭人誰家楊柳啼黄鳥何處汀洲采白蘋慚愧江南庾開
府暮年詞賦轉清新

江邊

二月東風驚喚人踏青遊女滿江濱柳迷揚子津頭路山擁潤
州城裏春望斷碧雲情縹緲詞殘綠水意逡廵無由一向江南
去相伴汀洲采白蘋

聞道

聞道出師湘水頭東南賓主盛才猷切令下吳蒼生望實恐上

貽黃屋憂兩袞漢旌休湯濕薜渠蠻硐未全收致身報主男兒事莫信平生馬少游

送人之南

江南春水浴飛鳧柳葉半青楊葉疎送客又逢巫峽雨移家莫歛武昌魚鷓鴣啼處難行路鴻鴈歸時好寄書若過長沙逢賈傅憑君爲叔問何如

江月樓

中天樓閣鬱嵯峨良夜其如水月何雪浪遠從三峽至露華偏傍九霄多道人宴坐依禪觀游子登臨聽棹歌曾是水晶宮裏客倚闌來此重婆娑

寄了即休長老

駛駛浮玉倚滄洲八十高人在上頭不向終南通捷徑要將砥柱鎮中流世間豈識維摩病方外真從楚遠遊明日忽忽過江去又書聊以寄綢繆

五月五日淮陰

五月五日淮陰郡半雨半晴城上樓菖蒲汎酒吾無分楊柳繫船君且留西日照人生別思南風吹笛帶邊愁明朝又上洪河去欲采芙蓉不自由

舟中

東書又入李膺舟共泝黃河亂上流自笑久爲吳下客誰朝重向洛陽遊關山兩足天無暑原野風高麥有秋永夜寄宵看不厭相從還欲問牽牛

五月平原百草香泊舟高岸已斜陽河流浩蕩來西極山勢逶迤接太行壑老張燈風雨夕商量吹笛水雲涼共憐此地頻來往把酒高歌一慨慷

河陰

蕭條城郭河陰縣泝水乘船侶汎槎峭壁有人居洞穴平川無土種桑麻滿天急雨寒欺客撲地長風夜走沙回首太行山下路豈無騏驥困鹽車

昨夜關河風雨橫今朝涼思颯成秋沙頭夜湧千堆雪山頂人高百丈舟頗異王遵同叱馭不隨皮袞護登攜君看平地風波惡積石猶應是濁流

虎牢關

連山回抱鬱嶔崟百戰英雄不可尋西極河流行地遠中州風氣入關深逢時豈乏留侯策事主難忘紀信心千載虎牢形勝地憑高回首一長吟

洛口

今朝擬棹清河口卻上高丘望孟津多情芳草侶南國滿目好山如故人文似陸機還入洛才非范叔浪游秦袖中獨有河清頌莫惜吹噓上紫宸

法王寺

白雲相送度高岡行盡松聲到上方山擁地靈秋肅肅天開嶽色曉蒼蒼石根藥采菖蒲秀林下經翻貝葉香乞取龍溪泉一勺仰崧堂上禮空王

崇福宮

西風吹老碧天秋散策尋真處處遊太室山前逢啓母少姨峯下候浮丘穿林雲逐丹光起出洞泉和藥氣流白髮祠官談往事夕陽西去水悠悠

承天宫

四面雲開翡翠屏路隨飛鳥入青冥巢由隱去山增秀申甫生時岳降靈露炙松花秋作醸風翻蕉葉夜談經何當結屋蒼厓曲手種菖蒲九節青

轘轅

遠遊重到洛陽城又向登封道上行路入轘轅秋更險雲收太室雨初晴千重灌木淨山碧百道飛泉繞澗鳴欲訪巢由渺何許空餘穎水照人清

嵩高

厚德巍巍鎮土中一元磅礴氣鴻濛靈雲作雨秋歸岫列嶂朝真曉映空利澤四時周品物精英千古亂勇忠重尋漢武登封處御道西風有路通

次韻鋼字為拜太古運使賦

平生貞義結中腸力劃蛟犀始見鋼水部分曹仍接䇿尚書入奏擬懷香縱無鴻鵠青冥翅不負蒹葭白露霜咫尺星辰煙聽履肯教供奉殿西廂

次韵酬鄭耆章運使

使君擬卜水南居負郭良田二頃餘但使有溪堪種竹不愁無地可藏書衣冠洛社朋儕老祖帳都門憶二疏頭戴角巾秋竽罷秋風吾亦愛吾廬

東平道上

客客東平聽曉鐘出門殘月尚朦朧一輪紅日生滄海萬丈丹霄聳岱宗不為山靈迴俗駕敢使漁父問形容何當結屋岩岩下學種徂徠百尺松

濟州

蕭蕭僕馬別神州俯仰乾坤一弊裘慷慨不為投筆計飄零空作弋栖遊雲飛故國無來鴈水群長河有去舟此日山東無李白不妨携酒獨登樓

彭城

關山歲晚日陰陰獨上彭城思不禁河水東來非禹蹟民風南去雜淮陰英雄已逐陳平計志士長懷亞父心自古人臣難去就悲歌一曲倚欽崟

呂梁

扁舟又向呂梁歸浩蕩中流看翠微圖浪滿河冰亂走黃雲垂地雪交飛奉身誤叱王遵馭涉世頻諳阮籍衣日暮不須吹短笛沙鷗猶恐未忘機

邳州

邳州城下片帆收滿眼山川生古愁人間客子復來此地上老翁何處遊青冥無路逐黃鶴滄海有波隨白鷗浩蕩聲微江南去孰謂赤松非我儔

淮陰侯廟

慷慨論兵笑沐猴盡將生死付鄭侯手提漢鼎歸真主眼見黃旗出偽游此日王孫空故國何年漂母葬荒丘英雄自古多遺恨腸斷秋風楚水流

過揚子江懷京師故人

一别神京歲已闌故人迴首路漫漫淮南美酒誰同飲江左青山獨自看滿地波濤紅閃日中天樓閣翠生寒吳閶入望庭闈近欲問飛仙借羽翰

草堂

隱君家住玉山阿新葺茅堂接薜蘿翡翠飛來春雨歇麝香眠處落花多竹枝已聽巴人調桂樹仍聞楚客謌明日扁舟入浏府不堪離思隔蒼波

碧梧翠竹堂

玉山窈窕地仙居翠竹參差間碧梧夜靜簫摐人度曲春深庭院鳳將雛瑤華散席侵棋局瓊露分香落酒壺見說秋來更瀟洒四簷虛籟雜笙竽

漁莊

何處林塘好卜隣滄江繞屋淨無塵定巢新燕渾如客沉渚輕鷗不避人揚柳飛花香作雪鱸魚上釣白於銀春風無限滄浪意欲向汀洲賦采蘋

次韻答陸養正

幽居瀟洒傍溪湄雅好惟收魏晉碑千樹好花聞對酒一簾春雨細論詩馳書亦欲師玄晏鼓棹吾將學子皮滿地綠陰春寂寂永謌伐木盼予思

留別錢伯行

落花時節下江潯握手相延竹滿林盡日移尊驚四座百年高義重千金掛帆南浦春風起剪燭西窗夜雨深別後相思隔城市五湖烟樹碧森森

留別陸養正

我愛陸郎才思清新詩落筆使人驚不材緣忝為師友高義多慚若弟兄江上烟波催去鷁雨餘春樹亂啼鶯定知明日空齋裏坐對停雲憶士衡

南歸道中作已入前七言古內 此處應删

送千子都赴陝州同知

公子承家列俊髦尚書奉國著賢勞宗餘分陜千年樹水落洪河萬里濤地勢下窺崤函固天文西入斗牛高関東軾舊如相問委羽山深學種桃

南歸道中作

陸乘車水乘舟関河何艱艱波浪復悠悠車行阻雷舟阻冰陸憂豺狼水蛟鰐我生不學馮河術李何欲輿重險爭翱翔舟暮騎馬鵠鴇相呼在原野白魚可烹雉可炙綠草羅生滿堂下

長律

上西臺大夫韓公二十韻

昭代推賢佐明公秉純倫異材鍾海岳閒氣毓星辰世濟忠貞美身膺寵數烱揀柴元有器社稷宜無臣暫出司天憲遄歸秉國釣綠車朝象闕玉漏下鷄晨膚寸雲初起汪洋氣已勻風霜收雨露秋日變陽春出入方周召功名邁甫申廟謨惟密勿王業在經綸造敉囊中穎旁羅席上珍但令材並入行見俗還淳對菲秋仍綠菁莪晚更新高明誠眷育幽側會求伸工客爭趨薊鄉生獨過秦竭來攀華岳欲小峨岷江漢成漂泊丘園悅隱淪新豐徒有酒京洛漫多塵五岳深黃閣三台亞紫宸扶搖難自致瞻首望高旻

江亭

江水出峨岷江亭衛要津諸侯咨職貢百粵浸風塵恩詔傳中使遐方倚外臣出師勞工將入幕富嘉賓閫道元戎死烟儒義士神三軍宜雪恥百戰莫憂身巫峽長多雨瀟湘已暮春鼎烹何足刺秦凱勿逡巡

送錢伯舉錄判衢州

客舍依慈母多君若弟兄庭闈交史省闈孝道途迎送兩歡朋好春風動宦情金樽深綺席玉漏下層城吏隱當平世功曹是令名不徒招與氣直欲掛風旌滄海鯤鵬化朝陽鳳鳥鳴明時須努力應不負平生

絶句

題水殿納涼圖

白苧衣裳頗自裁手搖羅扇此徘徊水晶宮殿涼風少欲勸君王築露臺

戲嬰圖

懷抱提携咲語温好花折得帶晴暾后妃別有房中樂宜爾螽斯樂子孫

蜀葵花圖

水晶宮裏是仙鄉新製黃裳怯嫩涼獨倚西風無與語漫將心事訴朝陽

題鷄冠花圖

綠陰亭下露華穠一色猩紅賤舞衣疑是仙家丹熟後雲鷄服得也能飛

桃花翡翠圖

落花庭院晴游絲春在小桃人未知翡翠飛來成久立太平風景日遲遲

倦繡圖

宮門深鎖晝偏長懶把春雲繡作裳恨不將身化胡蝶長隨飛絮近君王

蓼花雪姑圖

紅蓼花開水滿洲西風吹夢越汀秋衔泥不及三春燕兩兩巢君翡翠樓

田橫墓

一門兄弟王府中恥與羣臣事沛公五百餘人同日死也勝疋馬向江東

中年

客路茫茫日易晡白沙衰草下飢烏為詢今日中年令曾有飛蝗入境無

把縣

把縣南來麥未青馬蹄無柰曉霜乾問君今日寒多少雨過園林盡木冰

竹雀圖

兩兩野田雀雄鳩頑其雌青春風日好來啼竹間兒

序

玉山草堂分韻詩序

予與玉山隱君別四三年聞其與會稽楊鐵厓遂昌鄭有道匡廬于鍊師苕溪郯九成吳僧琦元璞日有詩酒之娛而其更倡迭和之見於篇什者往往傳誦於人而予也以汗漫之役遊河洛上嵩華歷關陝北遊而客京師度居庸計其所跂涉不啻萬餘里方犂犂焉觸寒暑犯霜露之不暇又何由持杯酒濡翰墨詠歌揮麈以厠諸君子之列耶今年孟春予還自北方隱君首以書見招過草堂為旬日之留於是鐵厓去講春秋於松江泖澤之上有道隱居吳城天宮里元璞亦歸天平山之龍門而九

成則出入漕臺執文牘以理公家之事朝夕與予為侶者主則隱君客則棟師也予竊念三數年來馳驅辛苦奔而來歸而隱君能以水竹琴書相慰藉而諸君子者乃從出處不齊不能復如疇昔雅集之盛方俛仰寤歎慨然興懷而豫章熊松雲棄江陸良貴適至隱君乃列綺席設芳俎於碧梧翠竹間相與投壺雅歌飲酒甚歡且即席賦詩而以碧梧棲老鳳鳳枝為韻予探得老字餘則各有所屬詩皆輙成獨松雲子飲酣長嘯上馬馳去得棲字不賦云

尊賢堂分韻賦詩序

玉山高士世為中吳鉅族居崑山界溪之陽其先君子好道家清淨之說嘗以所居為真館高士嗣葺之年未及老輙委家事於其子退治一室環以水竹中蓄琴書圖畫古玩器之屬而扁

曰尊賢堂逍遙宴處意泊如也高士少負奇才既不屑於用世及見黃帝老子之書讀之而奉釋氏不殺生之戒惟謹每遇生辰輙不茹葷不飲酒杜門謝客焚香者世歲以為常今年孟春予適其處適值其謝客之日高士以予辱有雅故且姻故獲與觀其長幼登降儀客之盛蓋高士之子仲瑛晉造皆能文而好禮而其孫元臣則又予友于君貴誠之高弟弟子也相與舉酒稱慶禮畢有頃婦抱三歲子奉卮酒跪進高士前芝蘭玉雪未足以論其秀蓋高士之曾孫也於是高士命左右實俎豆潔罍笋相與為文字飲高士既歡甚而其子若孫班班就序長者舉觥少者起舞高士亦忘其為尊且老詠歎之不足則發為謳謌至夜分乃已於是仲瑛請分韻賦詩以紀其事予竊以為高士享有五福與及曾孫願不為其所得為而乃味道德之腴樂仁者之靜實之以儉行之以葸而仲瑛昆季又能躬行孝弟以志為養則其度越流俗豈不萬萬哉因以洪範所謂壽福(富)康寧攸好德為韻予得康字既為之詩又為之序云

送長洲縣遷家訥縣丞代歸詩序

夫衣衣戴冠乘堅策肥馳騖仕宦之林而有貴夫世之佳公子者蓋以其習聞於家庭者非忠於其君則孝於其親也非弟於其長則信於其友也其周旋於朝夕則威儀之度進退之容射御之文應對之節又皆可以涖官而臨民之人也使之出而從政殆猶駕熟路之車騁康衢之駿而予也又於長洲丞西夏遷善訥君見之蓋君之上世鳴玉紆組蟬休遞襲代不乏人而君用其先大夫之澤蔭官倉庾而來也始則人敬之終則人愛之去則人思之胡為其能尔哉蓋長洲為邑最於大府賦彩而訟

煩丞之為職所以貳令位高而勢偪前人之處於是者鮮不以難而君也位煩劇之邑不急以擾民不緩以敗事居勢偪之位不嫌以長傲不阿以取辱三年之間不擾民以敬而民敬不徵民以愛而民愛不要民以思而民思嘻善之足以動物也若是予君頗不以習聞於家庭者為己足周旋於朝夕者為己至而諰諰焉若將益竟其所以孝所以忠與夫弟且信者蓋將以雲漢為康衢朝廷為熟路而其所謂不負丞者蓋未足為君頌也然詩者所以宣有德序者所以發其趣吳之大夫士於君亦厚矣故予不敢讓而為之書

送施掾史詩序

國家世臣貴田多在吳歲有廉人之事則遣使皆之至正十二年丞相府選監備　國史府掾史淮南施君克讓奉傳至吳

諫其寧也既竣事明年春戎邊薦紳大夫咸賦詩以美之其意若曰丞相勲足以輔成王業功足以保衛社稷力足以制法成治而智足以魁敵出奇既登名太常則賞田之法宜有加無他此　國家所以勸大臣丞相所以奉祭祀者也其使人於此豈直責以廉人之事而已哉亦將曰此以視年之豐𡻕人之休戚益思盡厥功以垂休無窮也然則美充讓者非私充讓也美丞相之善使人也丞相使人不直責以廉人之事而事集此充讓所以為賢乎方今丞相於國立賢無方薄海内外士之負才實者並升　中朝蓋彬彬焉充讓年盛志銳而材又最良其從事相府也蓋所謂生於伯樂之廐長於匠石之國矣其進而顯融也殆驚鳥舉而風追之矣它日乘堅策駛鳴珂曳紱從以使事南還薦紳之在吳者尚能執卮酒為充讓歎以慶丞相之得士也十三年癸巳三月既望序

送高進道序

聊城高君晉道侍其先大夫員外公寓吳最久公中朝宿望風裁峻整居家尤儼肅晉道兄弟侍立終日非有故不輙去左右當是時搢紳先生謝官於　朝而休老於吳者相望然皆推公為前輩無日不相過從部使者及四方宦游之士道經吳率就造見戶屨至不可容於是進道兄弟雍容於揖讓尊俎間動以矩度而進道又特以博古好學雅為諸公所知間欲屈置掾曹辭弗就及公捐館一時諸老亦相繼淪謝其子弟往往通顯莫不交薦進道進道方僦居水竹間環堵蕭然貧窶日甚人以為難而進道彈琴誦書自若也今年夏廣西部使者不遠數千里移書來吳辟進道為書吏於是常所往來者相與舁車馬勸進道行而進道慨然若有不屑焉者乃相與言曰先大夫以閎敦正直之材有志當世不幸廢於疾及門之士資諸古而往猶足以濟時善俗况進道以克肖之子朝夕奉先訓而周旋者乎然隱居不仕豈先大夫所以有志於當世之意乎且經邦之道莫先於風紀而風紀之要莫難於得人今
聖天子得賢部使者於廣西部使者又得賢察吏於幕下進道行矣推事親之道以事君推脩身之道以治人將見進道無負於部使者而部使者無負於
聖天子矣於是勸進道行者咸賦詩以華之而屬天台陳某為之序

雙谿詩序

予鄉去城百五十里而遠大率深山長谷土田之利薄歲所入自供公上之外僅足以給衣食以故民無竊餘而得盡力於畎畝暇日鄉之老者率其子弟相與誦詩讀書而其人皆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尚予生九年而孤又九年出遊四方不得安於田里以朝夕承教及粗有知而歸先生長者多已謝世其遺風餘韵幸而可見者尚賴其詩之存蓋予於雙谿而有得焉予既手錄其詩乃從而歎曰嗟乎古者天子之巡狩也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焉是以孔子刪詩凡行役之大夫放逐之臣子閭巷婦女羇羨遷逸之辭悉取而列諸國風者將使人因其情性本其風土而觀其習俗之美惡政事之得失也周衰聖人不作采詩之官廢作者始自成家家自為法辭愈工而氣愈衰世愈降而情愈偽尚何俗之可觀政之可考哉故予歷觀近世之詩重有感於吾鄉諸老雙溪之作者蓋以其發於喜怒哀樂之正本

乎習俗風土之美詠歌周公孔子之言以教其子弟親其親而長其長樂其樂而事其事遡而求之古詩之源可見也予以不得親登其門為憾又惜衆詩之官未設序而識之以俟知者

送高孟賓歸永嘉後序

古者男子有所事也其所事在於天地四方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者志其所有事也是故成童而教先知儀而後六藝既冠而成人則責以男子之事故三十則理男事為男事理則可以出而行其志故四十始仕則方物出謀發慮五十則服官政七十則致仕焉然則人之生也無一日不教其長也無一日而不學及其措諸事也亦無一日而非其所教所學者是故近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以為詩書禮樂之所以為教遠而天地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雨霜露陰陽寒

暑之所以變化江海河嶽之所以為大皆其躬行實履深明熟察而非有待於外者也故曰參其化於天地而無悖行其道於四方而無惑男子之始終其所事不既備矣乎今之人則不然其所謂幼儀父兄不必知也所謂六藝老師宿儒不必能也而況於其所事乎況於無悖無惑乎嗚呼教之不行學之不講亦已久矣士之生於斯世苟有志於天地四方以求其所事其可不自力乎是故弗教則已苟教焉非古之所教弗教也弗學則已苟學焉非古之所學弗學也苟教矣學矣而猶有所未自信者則出而游於通都大邑天下人物之所會交於豪傑卓絕之士以增益其所未至者焉然後求其所事於天地求其所事於四方其庶幾不悖不惑乎余嘗有志於是矣而未能致其力吾友永嘉高君則誠博學而強志其弟孟賓將東歸海上孟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其行也故以是諗之孟賓之得於其兄者亦有以教我乎因書于末簡以致予私焉

送申屠齊德序

秘書少監金華黃先生之宦游浙東西也四方學者各以本經來受業會稽申屠齊德則以春秋之學為高弟基登先生之門也後先生辭齊德不置而基固嗣與之游已及來吳門訪故鑒書博士柯公敬仲而齊德客於其所始相識於是情同門之好甚惓也方是時士罷科舉之習一時作者以古雅相尚而齊德詩文一出爭相傳誦然日不廢三傳及諸儒所為說以研精聖人筆削之旨及賓興之制復行齊德抉所有以往每方出場屋同輩各以其文相示莫不推服齊德而有司者顧屈之於決揚僅以恩例署為鉛縣教諭夫士之為學亦正義不謀計明道不

計功而已故其得所願於時則進而行其志其未得所願也則退而求諸己苟去而奉籩豆玉帛周旋聖人之庭深衣大帶率諸生誦其詩讀其書於朱夫子之里則又君子之所不讓也且基嘗游歙矣歙之為郡在萬山中水清而駛故家遺俗喬木相望文獻有足徵者而其人於當世儒宗尤深慕金華先生之文足以發明朱夫子之道故以予之愚亦每因先生而不見鄙焉於歙而見齊德乎顧以朝夕之養不能一日舍去以徒齊德於歙而備基之所不逮也於其行輒序以送之且以謝不敏於歙之大夫士云

送鄭若本游金陵序

昔六朝之都金陵也皆南北分裂之餘士生其間蓋欲為司馬子長萬里之游而不可得矣詎知千數百年之後天下混一車

書大同有如今日者而能文好游之士過其故都徘徊躑躅以吊其殘烟衰草之墟乎然秋高氣清登石城而望長江西來朝宗于海而湘潭巴蜀之山雲影出沒至於淮南草樹青青如薺泰淮晴波縈縈如帶猶足以想見昔時龍蟠虎踞之勝固一時之壯哉况大江而南物盛人衆
天子命執法大臣臨而治之以至繡衣峨豸之英皆極一時之選實東南人物之文都會也而其所職又以進賢退不肖為務是以山林之士有志當世者莫不願與之交此永嘉鄭君衆所以游金陵也吾聞王良善御馬者也然非千里之馬雖良亦無所用其御矣今有千里之馬於此良其舍之哉雖然游金陵者衆矣固有登高覽古慷慨悲謳陵於京觀覽臨以樂周公孔子之道有欲御之而不可得者若鄭君一詩焉它日歸而為予道也

送葛子充序

金華周君子有官游吳郡俄病瘖而舌黑醫者以為不治其友蘇君師德更迎予里人葛君子充視之則曰此在醫書願諸公不察耳以法治之隨愈子有既深德子充因俾予序以送之夫醫固儒者之事乎素問內經雖不能必其出於黃帝岐伯之手然五臟百骸脉絡血氣之在人身而與天地陰陽五行寒暑相為捭繪消息其言至精而理至密蓋去性命為不遠也秦和扁鵲倉公華佗之書雖不盡見然張長沙論述於其前劉河間張宛丘李東垣發明於其後此四君子者皆以博學審問之功而造夫神聖工巧之域天下之能事畢矣故為醫者不讀劉張諸子之書則何以推明長沙之論不明長沙之論則何以求素問內經之旨素問內經之不察則夫所謂五臟百骸脉絡血氣與夫天地陰陽五行寒暑相與捭繪而消息焉者何從測其微而探其賾哉吁為是術者亦不易矣世之庸工俗師自鍊以醫專門者不過以舊時京局古方相授受而已求其如子充者豈易得哉蓋子充之醫本於素問內經上下於四三君子之、豪分縷析以明夫天地陰陽五行寒暑之捭繪而察夫五臟百骸血氣之消息其用心亦精矣猶以為未足則遍游四方儔求名士相與講磨其所未至故其論脉處方譬之養由基之於射不發則已發則無不破的焉此周君子有所以深德子充也夫雖然吾聞子充之治醫始以事親而終以濟人固未始一日而非儒者之事也然其活人亦衆矣何獨子有德之之深乎夫貪功責報與夫背恩而反雠焉者固無大相遠然以醫自專而終至於役人者聞子充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既重周君請又嘉子充之醫本於儒者於是乎書

張氏游靈巖園詩序

中吳以水為國而靈巖獨高出雲漢之表珠宮紺閣浮屠氏實有之然琴臺硯池響廊香徑所以資耳目之勝者尚歷歷吳宮之舊憑高而望則姑蘇之麋鹿長洲之烟草遠在指顧中而天平之朝嵐暮靄太湖之風帆浪舸變化而出沒者又近在履舄之下蓋東南之偉觀也歲二月嚴君景安與其族人子弟汎舟海上西行百餘里侍其季父來游時雨既降草木暢達長幼提攜相與攀高雲蔭蒼樹而靡忻愛洽之情油然於山水間則斯游也又非唯以窮耳目之勝而已宜其賓客觀感一時之趣從旁執筆盡以為圖而能詩者又從而賦之也蓋景安仁而好禮

尤厚於族人趨其歲時蜡社宴集於家披是圖而歌則所謂珠宫紺闕太湖天平或高出雲漢之表或俯視顧寫之下者皆可坐而致之於是慨特序之代謝退登臨於往昔而愛洽惟忻戴於其情者如水之增不能自已則凡覽之者皆將爲之賦詩而況於其賓客者哉吾越絶之鄙人也奔走千里弗克盡其懽忻愛洽於親戚者亦多矣故尤不能不申一言以致其歎慕之私焉至正六年龍集丙戌五月既望陳基序

送趙平甫序

州與縣均之爲民父母也然昔爲縣而今或以州陞之則其勢既隆而其責加厚故由大府吏而賓於州者恒什百於縣之典史於是有假典史之選而賓於縣由縣而漫陞於州者焉夫由大府積勞而賓於縣又自縣積勞而賓於州之人也佐其長吏

處既隆之勢任加厚之責蓋不難矣然而老於刀筆者或高下其三尺使民不得通其情迫於長吏者惟知避害而越制不復顧事之得失有能恵然以民之休戚爲己任使其長吏不失譽於上而其民無怨讟於下則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吾與趙君平甫識吏其鄉歷蘇杭府吏爲杭錄事司及明象山縣典史今以都目選賓于越之諸暨州夫給事於三大府更一司一縣巻著賢能聲今去而之山水之邦佐其賢良之長而治夫淳美之俗攄其應劇之才而施之以閒暇將見其賢聲大行於越而流於東南其可書者當不止於一司一縣而已彼拘於刀筆牽於利害者又豈同日而語哉於其行吳士善詩者咸歌以餞屬予爲之序

送李崇道詩序

予客洛陽識李君崇道於御史斡勒君允常座中見其風神秀慧舉止不凡意其爲貴游公子也退而察其所職乃知其爲儒家子用父廕而爲河南司獄且三年於此矣予因益器重之蓋河南居土中而其民號爲近古然自饑饉荐臻始有失業而麗於法者兼旁近山谷産物爲白金亡命之徒相聚而冶於其上歲不下數萬人往往因利而競輒白晝相賊甚至血流洛水盡赤然則司獄於此自非老於事者鮮不以爲難矣今李君徒以一介儒生而年又甚少顧乃處之以閒暇不啻游刃於有餘之地者亦必有其道矣予嘗見洛人謂君廉而不矯惠而不近名民之逮繫者率哀矜而善處之疾與之藥飢與之食寒暑爲之備多出私槖久而不倦恒誦儒先君子苟存心於濟物之言以自勉且曰獄之徒戾而至於斯彼固不幸也亦豈有司者之幸

哉吾今奉吾公而已又進恤其它嗚呼其所以爲吾李君乎未幾以秩滿將謁選天官洛人以其必顯融於時也咸賦詩以贈屬予爲之序

記

萬壑松濤軒記

郜君彥清宦游東南樂吳興山水之勝卜築弁山之陽而名其宴休讀書處曰萬壑松濤夫天地之氣噫而爲風其始也發於太虛終也周於六合而其噓吸於衆竅也蓋吹萬不同然而羃露既降溪谷蕭條其鬱然森茂挺然高出雲漢之表者殆莫與松爲伍於是洶乎其相激沛乎其莫之遏颯颯乎耽耽乎如百水之源崩迸洶欲奔流而入巫峽轉瞿唐下江漢浩乎其莫知所極也於斯時也吾知彥清仰而聽俯而覡然與南郭子綦

隱几而游於灝氣之初柠嗒焉不知孰為松孰為吾而予也又何足以知之哉雖然夫鼓元氣而成萬彙者果孰為之操柁乎故張之則溢萬壑而不以為有餘翕之則不盈一掬而不以為不足然要其歸則未始張未始翕而亦未始不張且翕也今彦清以英邁之氣勇往之姿出而周旋乎世故酬酢乎萬變蓋不離於物而亦不撓於物也及其退於休沐兹焉逍遥游乎其相忘泊乎其無為其殆有合於此者是則不可以無記也若夫風土之蕪曠烟雲之吐納與夫嘉花美竹芬敷悦茂以宜於四時者它日徒君清游尚能為之賦云

綠陰亭記

綠陰亭者界溪顧君進道宴游之亭也晋道中吳故衣冠之族好學者靜而不屑於祿仕其所居雖遠去城邑而無高山深林之阻於是引水以為池聚石以為山嘉木美竹之植既秩疏而蔥蒨奇花異卉之茂又敷芬而靚深於是不出户庭而得園池之勝者惟斯亭為然蓋寒暑之時不同晦旦之氣亦異攬精輝而擷流芳於此者固隨物而寓懷即景以成趣然而春夏之交時雨霽而風日好芳草淨而林館邃則綠陰之勝又為斯亭之最焉宜晋道角巾藜杖日與二三友生逍遥於此或彈琴或吹簫或飲酒或賦詩而凡世間之所謂榮辱得失不少置毫髮於胸中也夫景勝則神超神超則理融晋道蓋嘗學道而達於此乎使晋道而果造於此則其充然自得於禽飛魚泳之際者殆與造物生生之妙流行於無窮蓋無時不在綠陰間也豈特春夏之交而已哉雖然陽德方亨草木咸若晋道得以仰事俯育之餘優游無事為亭以留連其光景於故園喬木之下者亦知

其所自乎然則晋道之以綠陰為樂而吾黨又能執筆以陶寫其所以為樂者皆幸生太平之時也是不可以無述因書以為記

聽雪齋記

顧君仲瑛飾藏脩之室於所居小東山之左京兆杜徵君用隸古題其顏曰聽雪齋間徵記於予予惟天地之氣舒而為陽慘而為陰潤而為雨露凝而為霜雪而其所以舒所以慘而凝且潤者亦何與於人而夫人之情見雨露之濡則神爽觀霜雪之嚴則神肅此必有為之真宰於其間者矣且歲聿云暮而霰交集君子於此宜感時序之代謝慨物候之變遷而居重幄聚燕裘傲纖歌選妙舞屬金石之響諧絲竹之音以樂其樂今也則不然斂容以處其獨潛耽以察其微超超然后進乎虛空導冨貴而樂枯槁者夫豈所謂瀌瀌奕奕霏霏脉脉隨霽而屑空緣覺而入聽者果足以悅其耳而澤其心乎蓋歲功既成嘉瑞時應出無覊旅跋涉之役入有琴書詠歌之娛而又仰足以致其養俯足以盡其育蓋裕於己者不役於物足於內者無待於外於是施施焉衎衎焉與葛天氏之民並游於熙洽之世嗚呼居太平之時聽豐歲之雪其得於天者亦厚矣宜其不以人之所樂者以為樂而以己之所適者以自適然則非仲瑛亦何足以與於此哉雖然吾聞井鼃不可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蓋拘於虛者猶篤於時也今仲瑛處裕而不富居盈而不矜持虛以守寔主靜以制動蓋庶幾於不溺此不泥彼而能與物推移者故予樂為之道也是為記

志靜齋記

京兆杜徵君嘗過會稽朱子安氏於吳門而題其所居之室曰志靜齋客有見而疑之以為子安方與吳人雜處於䦎闠中其丹樓畫閣鱗次而櫛比明珠文貝誇多而鬬靡者非金張之家則陶朱之里也加以車服軒冕之旁午歌姬舞女之雜遝子安於此宜朝夕營營焉疲精神役心思競得失較銖黍之不暇而其心之所之顧不在於彼而在於此吁此烏足以知子安哉夫遊乎空虛形槁木而心死灰者舍動以求靜者也應事物而接人情逃闤闠而心山林者主靜以制動者也舍動以求靜者其功足以善其身主靜以制動者其功足以及於物子安蓋嘗求陰陽五行於黃帝岐伯之書徵工巧聖神於秦和越人之術其用將以善身乎抑以及物乎夫及乎物者不物於物者也不物於物者非志於靜者不能也况子安之左琴右書何慊於金張

華亭茶竈何羨於陶朱法書名畫之卷舒何慕於軒冕商彝周鼎之雜列何事於歌舞則其不容一物於常怪怪之際者其亦主於一而無它適焉爾乎懼疑者之終不釋也故為之記使書於徵君所題之左以示焉

悠然亭記

毗陵錢君士元博雅好古世居馬跡山之內間其地濱太湖而與夫椒之山相望士元既樂與其親戚賓友者游則作亭其間而以悠然名之故浙東元帥白野公兼善實為之篆蕭人昔正卿氏士元之婣而白野公之客也每過士元飲酒亭上仰見其扁則思白野公焉余雖未識士元而白野公之過余猶正卿也間屬以記余弗獲辭夫士元之生後靖節千歲而近其居去靖節千里之遠而名亭獨取其詩之語景而慕之不以其人乎斯亭也近俯太湖之蒼茫遠覽夫椒之嵯峨飛鳥往還與山氣相回薄悠然之頃宛有真趣此靖節所謂欲辯已忘言者也蓋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自然無名太虛無迹言之不足以盡其意默之則足以全其天遠靖節其殆天遊者非耶余於白野公無能為役而正卿顧欲為士元推靖節之忘言者而為之記豈忘言之中猶有可言者乎吾聞之能言者固難而忘言者為尤難惟其忘言也而後得其趣之真得其趣矣而猶不能已於言蓋終身不言而未嘗不言固莊周氏之所謂和以天倪而非余之所敢知也雖然白野公已矣吾將從正卿舍斯亭賦靖節飲酒詩以酒觴士元相與余和平之氣遊無何有之鄉而後忘言之境可庶幾也正卿因書以為悠然亭記至正十三年秋八月辛丑記

嘉樹軒記

山陰朱君子安所居之庭有嘉樹焉天台陳基見而美之子安曰子亦知夫樹乎方其產於山林也莫不萌於尺寸而至千尋為匠氏所知則取而用之為明堂為宗廟不為匠氏所知則老於丘壑而已或者又厄於山石困於巖穴壅絀擁腫卷曲偏仄而不得遂其性否則病於戕賊欲効其用如柤梨橘柚漆桂而不可得均之為樹也而有幸不幸焉今斯樹之植於庭雖未必其為匠氏所取然亦逃於擁腫壅隔偏仄卷曲與夫戕賊之患而愛護之功均於造物溉灌之勤施於雨露根本能上直霄漢蔽虧日月然視老於丘壑者亦或有間矣基聞其言而感之蓋士之賤於空谷有乘風雲之會佐時龍之運巍然而立於廊廟者有德行以培其本禮樂以達其枝而光華闓澤又發而為文

章之盛然不獲推之於時以致其所以扶顛而持危者有不材而克終其天年如商丘之木有以材爲患中道而夭於斧斤如宋荆氏之楸者此其幸不幸視彼何如哉今也託根於君子之庭始不厄於山石終靡困於斀宄養之以深仁而不待爲商丘之壽汰之以厚澤而不忍爲宋荆氏之夭庸知其異日不千尋乎又庸知其不爲匠氏所取乎然則產於山林而有幸不幸者在於樹之遇弗遇也託於君子之庭而有取不取者在於人之養弗養也吾知養而已又遑恤其取不取乎子安曰旨哉使吾回彼而有得於此者子之言也夫乃謝曰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回書以爲記

范氏復祖塋記

故守贈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在吳門之天平山

至公之先塋始葬洛陽萬安山母氏謝夫人之兆其子監簿忠宣恭獻侍郎以下三世皆祔焉中更靖康之亂子孫之在吳者弗獲以時展墓唯顧瞻山河北望流涕而已哉

世祖皇帝混一四海　列聖相承誕敷文德而尤惓惓焉致意於古今忠臣烈士有功於名教者故公克與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之聖帝明王並登祀典每歲仲丁有司祗奉中牢致祭惟謹可謂盛矣然亦不過即天平之白雲以寓其高山仰止之意而萬安之原至大中八世孫國俊僅一至其處同知徐君景𤣳爲復侵地亦存什一於千百自是又三十九年爲至正七年國俊從弟將仕佐郎文英謂其子崑山州教授廷方曰嗚呼自陵谷變遷以來故家喬木零落殆盡吾子孫幸生

聖明以孝治天下之時憑藉餘澤食有義田居有義宅教有義塾凡養生送死可以無憾而祖宗二三百年之丘隴所恃以爲藏者劉爲芻牧之區徐君所封亦已侵削尚安在其爲子孫哉洛陽土風稱爲近古豪民無知可以德化不可以力勝吾聞御史斡勒君先常居里第日以吾先文正公濟貧活族之仁自勉而僉事李君公平分憲於洛又嘗執筆而爲公之傳者誠以狀白之必有以矜吾之志也廷方即日具資糧靡憚不遠數千里致其父之命於是李君首出俸金爲之倡斡勒君率鄉黨與同知郡君文彝判官董君鉉奉牲幣爲文以祭於墓下所謂豪民之無知者觀感而化卒復徐君所封之舊而其地以畝計者若干焉既緣以周垣益之樑樹又葺室六楹使其甥趙氏廬其上甫竣事以碁書與觀遇且玉帛之盛俾書之於石竊惟文正公以間生之氣王佐之才致位將相爲宋宗臣百世之下誦其詩

讀其書者可以立忠信而尊君父興王道而致太平故其少而肄業長而從政所至之地遺愛不忘乎繪象以爲祠刻銘以頌德願是塋是乃在其父子平生宦居衣冠禮樂之鄉而使斧斤未掃日加彝於其中豈

國家所以尸而祝之以待先賢之意乎繼自今茲爲子孫者如文英之不忘其本處里閈者如斡勒君之雅尚古道居風紀者如李君之知所勸相爲有司者如郡君董君之克恭所事則萬安之松楸將人人爲之封植益久而不廢尚何斧斤未掃之患乎哉公父子世濟忠直太史有傳神道有碑家乘有載茲不敢以瀆書其復塋歲月以爲方來告云是歲丁亥十月丙子記

崇勲堂記

速之右族歷金入　國朝惟石抹氏之後爲最盛支分蔓衍散

處北南若河南都府所屬千夫長元善君者其一也君上世佐
太祖皇帝起朔方傳功偉功不可殫紀迹
世祖皇帝平壹海內受命武臣分鎮天下要害處惟河南地
大以遠且據四方之中昔人所恃以爲金城湯池者雖皆剷爲
草莽然表裏山河自若也故既立萬夫長俾元勲總家古軍世
守之又以虎符金章職長千夫授君上世其實任不亦隆且重
乎此其先大父所以即所居之堂而名曰崇熙也今年夏五月
予與御史幹勒公允常過君於洛水之南遙望喬木參天實墉
傑屋蔚焉其中及至君衣冠布出肅客無襲疑實介習於是方
居先夫人之憂而先大夫即世久矣暨升其堂見垂白之親坐
堂上則君之祖夫人也因相率舉酒爲壽有頃君之女出拜客
禮畢退立太夫人之側婉婉有度又頃之姆抱如子甫三歲秀

眉廣顙蹇蹇不凡則君之子也坐定太夫人從容問勞惘惘款
款精神氣貌如五十許人時已年八十有六矣擇且既敬君周
旋降登上奉太夫人下接賓客而惟忻愛洽之情藹然於威儀
動作間雖素韋布之士有所不及也世言三代爲將道家所忌
然鄧禹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自謂後世必有興者自是
累世寵貴幸如其言方 國家經營四方神武不授君上世
以忠事 君克有樹立升平既久子孫祇承世祿以孝事親
上接下宇衞仰無作引而弗替宗族之澤未艾也彼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者亦可以知所愧矣至正七年
五月甲子陳基記

桃源小隱記

累溪距吳城之東五十里其水深厚其土肥衍民有耕於其上
者自號累溪生人亦從而稱之而不及其姓嘗讀晉人所記桃
花源而慕之且曰安得若人者與之遊乎於是環其廬皆種桃
而扁曰桃源小隱客有過而爲之賦者曰仲春之月桃始敷風
日晴美其蕊如霞既濃且郁天葩其葩灼灼麗姝嫺雲錦以爲
居此豈避秦之子而被夫人者得以挹其芳而就其華耶生乃
止客飲酒劇飲日且暮偃藉草卧花下須臾月白風露在草樹
間夜氣襲人生因驚起有頃復見稱客而客忽不見潦水時至
生往與衆人田於其野已暮而歸則聞有鼓枻蕩猶於烟波
蒼外者生乃誦陶淵明詩以和之然其人卒不可得而見或謂
向者之客蓋仙云嗚呼若生者亦豈仙之徒與生又好經史百
氏與夫法書名畫古玩器之屬左右雜列日與其友徜徉其中
雖僕吝且異氣寒暑殊時而水木禽魚之趣無時而不寓於目

意有所適則發爲詩詞間有傳於人者又若以幸生太平無事
時相以衣食有餘相與共樂於此者皆上之所賜然終莫知其
爲何如人也赤城旅者聞於處白子故述而記之

知還亭記

西夏吉林大卿謝官茶陵居洛陽里第扁其燕休之亭曰知還
蓋取晉陶靖節之言也翰林待制大梁吳公以小篆題其楣求
予文以記之夫以靖節之脫穎不羈博學厲操使出而致用則
其歛可以返淳風於千古振大雅於末俗所謂羲皇之上者不
止北窗之下矣不幸而遇衰世仕不足以屑其意則寧淳然
娛之外以庶幾夫不遠復之義夫豈其樸已哉今丈卿生靖節
所不可得之時而又器局過人嗚呵曳紐世有爛仕傾不樂濟
飈憑瀨氣去而蔡鴻鳴於九重交鸞鳳於阿閣而乃遺崇高跆

浩然賦歸左右琴書泊泊自適是蓋學靖節而適焉者固非流俗徇祿忘返者所可同日而語也雖然方今聖明在上求賢如不及非若彼時有一靖節而不爲用是以山林有志之士莫不以功名自奮思有所樹立如文卿家世顯融年甫強仕固宜以退爲進不宜遽自棄也若夫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庸伺它日矣晚手回書以爲記至正七年六月朔旦

書

與沈存齋書

昔者魏公子無忌食客三千人名冠諸侯及其爲趙赴秦軍也無一人爲公子畫策而謀却秦以存趙者獨夷門監者侯生固不受公子財者也嚴仲子以諸侯之卿相不遠千里奉百金爲軹深井里人聶政之母壽政不肯受趙亡四十萬之衆不能解

邯鄲之圍魯仲連以東海布衣掉三寸舌與魏將軍新垣衍抵言帝秦之害秦軍聞之爲却五十里平原君奉千金爲壽不受而去嗚呼三子者或以謀或以勇或以口辯皆其所爲雖或未合於大義然其奮不顧死生爲人排患解紛報仇解使天下後世想慕其爲人欣欣然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徒以不受人之財與金耳某也身處布衣之賤逆遁抱關之隨固亦甚矣然幸不鼓刀市井爲狗屠得以句讀訓故爲人童子師旦夕備甘脆養老母不啻足矣顧以年蕪喜懼人子之心有不忍言者間託友人買山擬預營壽藏不自意聞之執事執事不謀親友遂探私帑得錢若干緡介朱君犯炎暑冒風雨而走棧山購得之執事之義高矣執事周人之急類此亦多矣執事諸古人當豈聞魏公子之風而興起乎然執事寡嗜欲薄富貴樂恬靜方將

葉田宅挈妻子入山林躬耕采藥蟬蛻穢濁以浮游塵埃之外使世復有侯生者流執事將無所用之然吾觀執事必不屑以魏公子華自期而某亦豈敢妄以侯生之流自待哉然侯生不以監門困故而受財魯連不以却秦有功而受金彼固皆天下之士也而某何敢望焉若夫聶政市販屠沽之人耳卒不以母故而受人之金某自總角從父師誦詩書習聞前言往行粗知貴義賤利之說執事於某非有葭莩之親某於執事非有纖芥之勞徒以家貧母老念先事爲情遂厚執事遺以山山之直雖不及百金然人有德於其親則於金何有向也知貴義而賤利今也利執事之山而受之執事不暇顧傷惠而與某某又不暇卹傷廉而取之執事且傷廉之事市販之人不肯爲執事歸古人學古道豈宜以某之故而受傷惠之名乎執事視財甚輕視

義甚重然吾聞之義與大於愛人執事愛人以德而使某蹈傷廉之非而爲軹井深里人所笑亦豈執事意乎今以山錢若干并摳文納上執事幸聽其言察其心歸其錢於私帑然後乞以檀文見與則執事之賜厚矣否則并其文不敢望懇懇之私惟執事悉焉

題跋

書石抹氏家譜後

昔金源氏代遼有國嘗易其貴族之姓述律爲石抹氏其子孫策勛天朝散處四方率以武功顯若今雲南元帥存道公及平江萬戶伯璣公是已然存道公蓋嘗持文衡於四川行省及其請于朝而復姓也故國子監丞莆田陳公衆仲序之甚詳今伯璣之姓雖未及復然其譜而存之豈亦有所待也夫凡其

世次之隆數代之盛諸公論之備矣予獨推本而言之者蓋亦表其姓之所自云耳

書故御史鄭公彼之嵩山五詩後

右嵩山五詩故監察御史洛陽鄭公彼之棄官學道之時手書其所作也昔漢梅子真為南昌尉數上書譏刺權奸不見納遂棄妻子去九江時人傳以為僊公當至元全盛時非若西都之季而時相用事非有元始顓政之大惡其為御史又非南昌尉所可同日而語顧以直道見幾輒亦棄妻子著道士服為黃冠師終其身不還鄉里其去就之際視子真有甚焉者然子真之議論風旨見於漢書班班可考千載之下尚想見其為人今公之所建明未知太史氏志得書之與否尚幸其蟬蛻濁高世絕人之槩見於詩者直與嵩高之氣相盤薄世之涸媚恥容於禄固位者聞公之風亦可以少愧矣雖然子真去後人或見其變姓名為吳市門卒者庸知公不與司馬子微之流往來人間乎顧安得而見之也

書中書除目　御書敕官後

右中書除目凡六人所賜敕官定
仁宗皇帝親御翰墨為之書而故蔡國文憲公臣郭貫時由治書侍御史遷禮部尚書以從五品秩超授嘉議大夫而居其首一時氣象見於雲章奎畫藹然虞庭命官之意儒臣之寵未有盛於此者蓋
國家以神武不殺奄有四海而典章文物至
仁皇而大備鴻儒碩彥遭際　聖明並列庶位而臣貫尤以文學老成蒙被優擢如此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又曰夙夜惟

寅直哉惟清然則非
仁皇之聰明睿智弗能以知臣貫非臣貫之寅亮直清不足以堪　上命故其歷事　三朝致位廊廟卒為名臣豈非簡注有素而自積者厚乎嗚呼鼎湖之龍既遠九原亦不可作撫遺弓而悲風木者尚知以孝為忠思所以引而弗替哉至正七年十月庚辰布衣臣陳基拜手稽首謹識

書太古字說後

河東運使高昌拜住公字太古中朝諸名公為文為銘為詩以發明其義無餘蘊矣復俾基一言以申其說基聞公曾大父輦昌王大父安懿王咸以純一無偽之德歷事累朝卒致端揆之治至公之父平章公季父御史大夫祗通先猷為世大臣而公又克承世澤致位通顯其在中臺為良御史行部為賢使者廣田司復著能聲而仕誠臺也又一時之模選然則所以紹其家業者亦豈外於純一無偽純一無偽者何太古之道也夫名者實之賓而字所以敬名也公方需用於時所以奮庸熙帝之載以光於前人則於敬名以稱夫寔乎何有公尚勉之哉

跋學齋侍御張掖劉公洛陽懷古詩

右洛陽懷古詩一首西臺侍御張掖劉公之所賦也公以學問政事方用於時而其為詩清新雅麗有則至以周公邵子對言則先儒之微意而公之學有所本也刻而傳之豈惟洛陽之盛事而已哉

跋張彥輔畫拂郎馬圖

至正壬午予客京師而拂郎之馬適至其龍髯鳳臆磊落而神駿者既入天廄備法駕而其繪以為圖傳諸好事者則永嘉周

氷壺道士張彥輔並以待詔尚方名重一時然氷壺所作識者固自有定論至於彥輔以其解衣盤礴之餘自出新意不受羇紲故其超逸之勢見於毫楮間者往〻尤為人所愛重而四方萬里亦識九重之天馬矣此卷乃其最得意者俯仰八九年後於顧仲瑛氏處見之追懐疇昔重為增慨韓文公有云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吁世豈惟無伯樂哉雖欲求如彥輔之圖寫俊骨亦不可復得仲瑛其可不寳而玩之乎

跋西園雅集啚

故宗駙馬都尉王公晋卿西園之集亦盛矣蓋非駙馬之賢不足以致諸老非諸老不足以成西園之勝然則成毀之責不足為駙馬榮而其名垂不朽者政以其能文好士耳吁自昔王公大臣孰無園池水竹之樂百世之下能使人臨文興慨甚謂世

道之盛衰人物之消長於是乎在則夫斯圖之見重於世又豈惟以西園而已哉

跋康里承旨遺墨

右故翰林學士承旨康里公遺墨四帖其後兩帖乃公在宣文閣時所書以遺基而基歸以予顧君仲瑛者今年孟春過玉山草堂仲瑛出以見示伏而玩之恍如見公與王右軍父子翱翔於天門鳳閣之上而蛟龍鸞鵠為之先後也九原不可復作尚幸數從仲瑛游時一披展俯仰今昔得不重為增慨乎

跋貢醞齋書歸去來辭

醞齋公如冥鴻逸驥不受矰繳羈靮而其蟬蛻濁遺逝放浪而與造物者游近世蓋未有能及之者其自謂平日不寫古今人詩章而獨慕陶靖節之為人而書其歸去來辭覩者始不可以尋常筆墨輕估求之也至正十年五月二日臨海陳基識

傳

傳道人傳

傳道人者名道清字隱陽燕人也嘗以黒隸給事中書刑部積勞當食九品禄會河南有以註誤徵隸請室者若干人道人獨哀其非辜每加存恤未幾詔赦出之尋許令還官於是皆私德道人而道人亦雅知河南風土之勝又幸有東道主乃謀於父兄妻子不遠千里謁告往訪之既至争迓之于門相與道舊故甚懽又將有以厚餽之居無何偶行闤陜間值黄冠師而與之語因請寓宿師與之端坐竟夕不寐儼然若有會於其心者乃賦五字詩二首語皆超悟所謂黄冠師不知其為何如人也旦日遂易初服還謝舍主人悉辭其所餽不受且曰吾平生

雖未始讀書然亦嘗聞漢之絳侯矣勇足以將百萬之軍而怯不堪一獄吏崇為萬乘之卿相而辱不逭一匹夫以此無它知進不知退也子等固非絳侯之倫然不幸而逮捕則無以異使吾以備之侵辱絳侯者以侵辱子獨不得千金歸遺父兄妻子乎顧義有所不忍也吾聞古之有道者祿以萬鍾位之上卿而不顧令吾徒用一息隸舍去繩墨貫鈇之役而以虛無為本清淨為宗其自視雖不敢遽與古之有道者齒然去就輕重孰與勇怯榮辱相尋於死生得喪而不知者嗚呼吾尚安用君之所餽為哉乃去入嵩山受陰符道德南華諸書於陳鍊師居八年不與父兄妻子音問相接父兄妻子亦莫知其所在也洛陽之三井洞實故劉尊師鍊丹處道人輒因故址築環堵坐其中年百餘日不出好事者或往候之亦不與之語獨見御史韓勑公允

常璟偉特達器識絶人心竊慕焉而公亦喜其不務為詭異之行誕幻之言以驚世駭俗因折節與之交公嘗語之曰吾非好為是驅馳也徒以君親之恩未報耳他日倘遂吾初心則葛巾扶屨相從於山顛水涯不難矣道人方闢真館於洛城之東則欣然曰大夫進足以為邦家之光退不失於泉石之樂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後三十年當俟公於此矣時予客公所因與道人善見其語默止作無異庸衆人然不飲酒不茹葷而神全氣澤其中之所存蓋有異於人者故予樂為之道也

贊曰昔金源氏之時有從年曰飈飈王者初不識字一旦舉筆成章時人以為得道稱之曰王先生平章趙公閒閒名重當世尤雅敬之今道人之出處大畧與先生相近而御史公之學問政事与夫功名未艾視趙公且將無媿然急流勇退之志或者過焉故予並著于篇以侗云

哀辭

葉孝墅哀辭并序

葉孝墅世居天台少孤雅志好學既冠游京師見項君子虚子虚與葉氏世有姻好而孝墅執子弟之禮惟謹相與甚懽子虚儒者而隱於黄老以醫名京師京師之人無貴賤賢愚皆趍之孝墅與之周旋應接竟日不倦而能安澹泊服勤若將色勢利服玩宴樂舉無所嗜獨尚儒術善楷書好醫藥錄金石草木為丹劑猶能精絶不亞昔人子虚甚器重之孝墅既早失父母幸有兄弟然皆未有子去年兄若弟不逾月俱喪訃至孝墅哀慟歐血仆地頃之復蘇然竟以是弗起子虚亦固知其不可救而生之之心未已尚怨已見或弗及欲致它醫孝墅曰使世無良醫則已如有之豈復有賢於秦醫緩者耶然膏肓之疾雖緩有所不能為公今之緩也吾之疾公莫之為況它醫耶夫人窮則呼父母吾今無父母矣公獨非吾父母顧力有不可為者豈非天耶獨念吾兄弟無後吾死亦無後吾宗亦何辜是耶雖然是亦天耳吾之命信懸於天矣尚何言耶尚何言耶嗚呼何其言之悲乎始余居里巷時聞葉氏世有令德及與孝墅交又信其為佳子弟偶留京師見其趨舍之不苟言行之有制未嘗不與子虚稱之而人亦莫不稱之也意其必有所樹立克享前人之德乃今不幸而兄弟相繼以死夫有佳子弟如孝墅而弗克壽世有令德如葉氏而弗克有後此天者之所以不可必而君子之所哀也故為作哀辭世之知孝墅者固已同予哀矣其不知者尚因辭以見之其辭曰

闕車非不利兮又備備其擇路既青壹又扶騎兮馬驤首其欲驂驪出門以就軌兮夕亡轄而失馭何狀歷之不以其類兮俾若人而弗祚生何恃而何怙兮死曷往而曷歸尚魂氣之□通兮覽舊丘而下之哀若人而不可復見兮耿予懷而增悲

夷白齋藁外集卷終

夷白齋稿補遺目錄

樂府

詠歸操

王山辭為項仲瑛作

望仙詞為陸叔陽道士作

吳儂謡

遠歸曲

離倫婦

群珠碎傷吳師尚元紹象姿作

俠客行

從軍行

古詩五言

京回徐翁招飲園亭

秋日鄭明德林居

分題劍池送夏副樞

分得萬字送王副樞

送高郵縣尹何士敬

送謝元功

訪北寺無言講主

小丹丘對雨懷元功大掾玄懿大姓

與懷寄元善經歷敬甫郎司

與戴叔能游寶積山寺宿西方丈

次韻張士行陳庶子天平山中三題

詠楊山人琥山房

別周文遠錄判

竹里子

伍大夫祠官祭作

九月十二日感懷示姪麟

柳橋

古詩七言

送高元善太守赴任杭州

宋劉斐之騎牛圖

虞允用山居圖

西老園圖

本長老秋山圖

詩巢

提兵餘杭作

桂珠謡

律詩五言

送梅同知任杭

和庶子學士靈巖山即事二首

律詩七言

次韻懷華幼武

送馬易之代祀海岳

次韻謝叅政送錢叅軍

秋日與張士行游虎丘

送劉郎中

山中與戴叔能對榻

登吳橫山望東洞庭
登楞伽
石湖上觀音巖
石湖與戴朴能同舟懷雪坡大參
至正乙巳四月廿七日與家兄上冢石湖泊遊諸山二首
舟中與家兄叔別
聞獻子還城居
送嘉定錢知州
歸吳送信道元還吳興楊墳寺

長律

春日泛石湖

絕句

古意
採桑女
天平山龍門
靈巖山琴臺
支硎山寒泉
花鹿山石屋
夾浦
石塘
石門
画
江邊梅
陳惟允畫

夢醒
渡江
過石湖
登楞伽
五月調兵赴杭嘉等處四首
雞冠
次韻虞隱君堪濟閣採穀雨中見寄十絕
謝沉仲說送酒次費國韻
送江西丁省郎赴京奏捷
李長兄紅蕉圖
劉司馬山居
至正乙未志異九月十日也

由范莊過天平
至南峰放鶴亭
予卧病吳中家兄命從子慶來省已因歸賦此送之
憶橫山親墓石湖僧舍二首

贊

戴九靈先生像贊

雜著

鄉飲田
刑平編志
頌沈蘇州
許華節婦

序

通鑑續編序
送張州尹序
送虞勝伯序
送劉廷傑序
和靖先生年譜序
送鐳治中詩序
贈盛斷事詩序
送邵同知序
送湯都事序
送張德常序
送褚士文序

記

吳縣脩學記
常熟州脩學記
守約齋記
小丹丘記

墓志銘

鄭國公并夫人合葬墓志銘
王處士墓志銘

傳

傳古氏傳

夷白齋稿補遺目錄

樂府

詠歸操

吳人沈仲說搆亭曰詠歸每服田之暇輒絃歌其中蓋將有感於曾點氏之言意也為一闋俾絃而歌以自適云

我朝于田我暮于室曷以自娛有琴有瑟我服惟春我樂惟親我欲浴乎沂瀆匪舟兮孰先我津我欲風乎舞雩匪若人兮孰為我徒我葺我廬我讀我書我畯有畝我餞有蔬我非悅此新搆我詠歸兮匪夕伊晝我非愛彼流水吾褰衣兮欲遡其泝聖如可作兮吾從夫子

玉山辭為顧仲瑛作

山巉巉兮磅礴太古木葱葱兮雲英英而欲雨日朝出兮在户光輝輝兮水流其下匪君子兮夫誰與處采我蘭兮為佩搴我椅兮為蓋從予于山兮聊逍遥以卒歲

望仙詞為陸叔陽道士作

木蕭蕭兮中洲雲慘慘兮山幽仙之人兮其來遊畀真詮兮慰所求翩然駕鶴兮不可以久留倚天風兮特悵望以夷猶

吳儂謠

至正十四年吳歲饑秋七月海道都漕運萬户府達魯花赤明善公為糴米賑之吳民咸德歌是以頌

城上日出行且遲吳民負米懽且呼漕府君侯長萬夫糴米食儂如哺雛君侯運粟輸京都都人食飫復救租又以餘力甦焦枯連年和糴喧九衢吳儂有粟不得餔遂令斗米如斗珠不貫楮幣貴青蚨鄉村白屋多逃逋尪羸擕瓢行塞途微侯哀儂釜

生魚嗷々楞腹多作莩昨日兒飢泣鳴々今日飫飽走蹌々君
侯長漕非剖符不忍赤子坐羆虞使君歸朝掌訏謨濟世昇平
樂有餘天下米賤酒可沽上及父母下妻孥　天子行當錫錄
車君侯幸勿遲其驅

遠歸曲

陸乘車水乘舟關河何綿々波浪復悠々車行阻雪舟阻氷陸
憂豺狼水鯢鯨我生不學馮河術奈何欲與重險爭朝辭舟暮
辭馬鶺鴒相呼在原野白鳥可求雀可多護草羅生滿堂下

離倫婦　有婦見夫父貧辭去後夫至顯官感而作

我非千人兮我讀我書日不能具餐兮又無完襦雖云至貧兮
匪謂之病何以自脫兮惟道之爲信爾婦誠愚兮不見幾之于
飛胡違乎大倫兮乃甘學買臣之妻我一日官榮兮印綬赫若

爾毋我尤兮我不爾怍吁嗟宗女兮何遽以遨

群珠碎傷與帥潘元紹衆妾作

潘七妾皆青年絶色善纂組歌詞因潘出軍恐致疑皆自經

繡紋刺綺春纖長蘭膏鬒鬟瓊肌香芳年艷質媚花月三三兩
兩紅鴛鴦翠靴踏雲々帖妥海棠露濕胭脂朶浴情紛作蝶戀
春新曲從翻玉連環畫堂銀燭天沉々揚眉一笑輕千金明珠
買得綠珠心欲揮魚腸掃妖彗主君勿疑心似醉一宵痛擊群
珠碎門前鐵騎嘶寒風奇勳肯使歸元戎

俠客行

俠客双鹿盧鶴膏淬銛鍔試舞出嚴城群寇膽盡落

從軍行

關河與沸憏民生志士氣豪氣不平誓掃搀搶安郡邑長驅鐵
騎事寡征

古詩五言

京回徐鈞招飲園亭

初歸自神京歷碌辭遠道適過故人居嘉樹蔭芳草豈此時雨
歇綠陰淨如掃君子謝軒冕泉石遂幽討清吟對琴尊暢飲還
自考逢我松雲翁逍遙詎知老

秋日鄭明德林居

疋馬走城市不知秋已深晨興訪南郭落葉滿空林窈窕藜藿
逕蕭條松桂林相逢遂忘返白雪有餘音

分題劍池送夏副樞

劍斷山石斷餘劍痕靈池洩海眼絶壁拔天根鹿盧卷晴
芳崑崙翻積厚羊孫洌汲深夕不渾上馴伏丘布下飲垂

澗猿君行心不渝瑩澈鑑厥源

分得萬字送王副樞

匠石收棟梁所貴得楨幹君侯廊廟具拔一勝千萬夙膺國士
知食郎官飯真飽謝彫琢併儻去崖岈肩崇佇勤贒行哉慰
宵旰

送高郵駙尹何士敬

淮海作邑還故鄉故鄉百戰餘四野草莽我嘗過維舟
淤湖傍見腸拾生蔾被体無完衆日求魚蝦利夜依蘆葦
目非人形見此心孔傷非無親戚人遠兵盡逃亡貴者爲
兵車事侯王賤者隸戎卒荷戈服戎行貴賤各有役衣食
夕窮老不休息逢恤懷猶殭近蒙新有司督課劇驅羊吾
亦餘殘身向帰狼骨肉雖僅存瑰魄尚驚惶所覩在矜閔

屬草今君尹茲邑錦衣晝生光撫摩宜有術字育豈無
劍殘筆大小安農桑未春給牛種先秋謹堤防寬猛務
緩急斯允職勿令厭鄉里勿令輕善良坐收平易功令聞
堂秋風吹江漢吳楚渺相望丈夫貴樹立跋涉詎何妨

送謝元功有引

予與桐川錢君成夫同在江浙分省幙君與予言浙東西所交之賢必首及謝元功今年予自淮南使吳越過杭詢元功已為故秘書卿宣城貢公寓第之在海寧者因公初捐館有師弟之義為經紀其喪也悵怏不及相見比予還吳門元功不遠數百里訪予於旅寓手錄其為詩文示讀乃知君之言可信予游四方所相知而好者貢公所與同幕而相得者錢君今公已矣錢君又在淮楚江湖寂寞之濱方以幹元功為之

喜茲又告別不能留而已夫情也賦以送之故亂辭云

士生寧壤間所需莫如友予與錢貢游紅顏今白首貢公青雲
器聲價齊北斗平生經濟畧棄置十八九緘封天人策遺言猶
芻狗錢君廊廟姿不在宣城後高科初拾芥大雅超擊缶吐氣
騰虹霓落筆築瓊玖違年庠同事南北共奔走情深肺腑親勢
劇左右手謝子兩鄉間氣誼無薄厚生者各異縣死者未丘首
求我衰老餘驕甚忘新以眾然大布衣言若不出口坐論當世
事牲々辰及酉吟君囊出物鉅細無不有袖中文一編渾淪却
雕鏤置之几席間光彩生蓬牖前徵桐川言可以慰衰朽今晨
忽告別纜解吳門柳將行謁上相慷慨攄抱負穆書分省垣誰
能甘畎畝我病弗克餞話酌河梁酒題納鄙詞中悄聊為剖

訪北寺無言講主

秋風日蕭瑟散策入空林有竹心已清無言意彌深雜花不容
把軼琴有餘音逍遙毗盧境落景駐遙岑

小舟丘對雨懷元功大掾玄懿大魁

江湖秋已深城郭氣猶鬱晨興獨延佇雲容四郊寂急雨洒空
際長風忽飄忽爽氣浮四簷秋聲肅群物黃葵神獨王時菊情
更逸物理有剝盈人情互信屈二子殊未來興懷詎云畢

與懷寄元善經歷敬甫郡司

晨興寓公館獨居無與儔撫事感時邁懷人慨川流高子瓌偉
器倜儻富材猷王君卓越姿精白動王侯兩々瑛璠一々瑚
璉鈞持以奉君子永言無悔尤使節感于邁邊城肅颯秋多病
去請告却掃謝鳴騶獨慙樗散質黽勉副咨諏昔為倚王藪今
為無匹儔踽々孰余侶很々良自羞仲夏積霖潦涼飆颯驚秋

征旆行復還來薪亦已疎既為鄉相知寧忌杜稷憂按牘紛鞅
掌吏卒日呼咻遲君同料理蕭篤勿遲留

與戴對能游寶積山寺宿西方丈

上冢拖紆原尋僧寶華棲舟泛石湖清茗煮鍋泉綠山空木已
落天高氣彌肅松月有餘輝共向西巖宿

次韻張士行陳庶子天平山中三題

山居有餘樂縱遊良不孤生多濟勝具豈辭足力劬處々青蓮
座人々僧寶珠雨花無宿蒂玉樹盡新株品題經閣老入境兩
俱殊勞生局形跡矯首謝踟躕

昭明寺

我覽天池作名篇如刻琱蹇予亦何為未嘗造其濱清時入朗
詠酒然請我神何當託高翮去訪解空人

天池

田家近苦種客至已黃昏開門列芳席稍々羅盤飧忠厚有餘

訓詩書彌两歎琴詠御門下卿復却塵煩　范莊

詠楊山人甕山隣

城市恒苦隘入山卜佳隣不求言語好自愛風土淳與山日相
親便是擇里仁知翁折行輩近得離世人自云喪亂人俱非太
平民所願休兵甲畊鑿不辭貧

別周文達錄判

僕本匪才承乏江浙樞府都事令杭錄事判官周文達以簿
書從事幙下將十稔爲至正乙巳僕奉丞相命校藝秋闈而
文達寔給事焉事竣將還吳門文達惓惓焉冀一言爲別因
賦古選四韻塞其意云

黃葉满洲渚秋風生薄寒今夕復何夕拜棹浙江干顧我今皓
首羨子尚紅顏戀戀綈袍意臨分重倚闌

竹里子

猗猗竹里子幾世家樵李晝永竹成林林深净無滓清風日肅
森鳴鸞多好音平安有消息歲寒同此心

伍大夫祠官祭作

惟孝可報親惟忠可匡君忠孝在天地千古猶生存故國有遺
廟血食吾吳民樹奠肅致虔恍覩貞烈魂

九月十二日感懷示娃麟

流光已深秋重陽過三日衡門寡儔侶獨坐誰與適豈無妻與
妾亦復少顏色頗有阿咸賢相知共休戚

柳胥

水墅何爲名綠楊遶堤滸哀我伍大夫忠魂吊無所空遺江上
潮憑氣作吞吐回望闔閭城蒼茫隔烟霧

古詩七言

送高元善太守赴任杭州

高侯別我錢唐去雨暗江城秋欲暮憶從傾盖楚公門握手論
交如有素羨君家世爲牧守出典方州人愛慕楚公賔客君最
先日把詩書佐神武折衝師旅文字間飲馬長江竟飛渡戱下
三軍皆虎勇幕中一掾誰能著開口瀾翻說劉項抵掌縱横論
遷固我時落魄大布衣公亦招徠俾馳騖西樞上馬常並轡南
省闈雖復聯步我曾記侯松雲巢侯亦醉我芙蓉署交情過厚
如兄弟話別愁聞戍徒御南風九月無秋聲積雨三吳霾氛霧
侯乘高車駕五馬方面公卿加禮數錢唐兵革嗟屢經民社誅
求尚無度君中郎署盡知己左右樞機當要路雖云勢分有上
下君語同寅實親故古來太守二千石今則藩翰深倚注東南

所重在保障閭閻區區何足務曲令市井復承平莫遣湖山廢
遊豫爲謝分垣馬左司使便無令惜書疏

宋劉凝之騎牛圖

穎川劉翁厭騎馬去作匡廬牧牛者手招五老日噺山脚踏烏
犍跣跣踝天聖君臣仁且賢翁獨胡爲甘棄捐致君堯舜苟時
儁尚友巢許安吾天翁朝出遊歸已暮醉捭山花向何處柳陰
殘照尚分明安用蒼頭導前路蒼頭引牛翁不知牛亦無心隨
所之醒時不記醉時路翁心自信無他岐當時好事圖蹤跡千
載流傳增歎息如今馬上看青山不似騎牛有顏色

虞克用山居圖　克用一字勝伯雍公之玄孫李士之從姪也

玉堂仙人虞學士家住青城洞天裏一隨雲霧起從龍遂掌絲
綸佐天子五色製成雲錦章黼黻王度　虞唐自騎黃鵠歸帝

螂蜺旌羽蓋參翱翔空留舊宅青城下草木猶含雨露香諸孫
久作東吳客每憶青城歸未得故人徐槃妙丹青為寫山居很
素壁學士今陪石與丁徃來多在芙蓉城五嶽丈人時送迎他
年或復游人世應與諸孫宴暢亭

西老園圖

神仙中人世稀有少小結交今白首昔年同謁西王母飲以不
死長生酒々酣只嫌穹壤窄翻身少試經綸手却爲女媧補天
處彌縫罅隙填諸漏紛々濁世混臧否豈一緩鋤與其帚酒醒
一笑忘妍醜天地為家日月牖我昔住近空明天紅塵失脚五
十年與君道學無始先謁取蓮花作酒船藍珠宮中鶴息仙結
習同探玄中玄相從宴坐西老園脫離世故追羲軒

本長老秋山圖

青山青入空紅樹照山紅白雲掩冉青蓮宮得非天台華頂峰
太古削出金芙蓉上人深居山幾重足跡不與人間通迩來流
漫天南東與世高揖臨濟宗時々飛錫洞庭野或東或西無定
蹤我欲從之渺何許昨日寄書索吾語披圖恍欲凌風雨上人
無心我無句有山便與山作主無山亦可隨方住吾為上人作
是觀物我相忘吾與汝

詩巢

杜侯嗜詩久成癖所得名篇如拱璧起居飲食與詩俱自以詩
巢顏居室我聞上世皆巢居未有詩書誰與娛耕田鑿井無知
識渴則飲兮飢則食杜侯仕宦游廊廟出有車馬居高堂何用
取巢之偏側無乃嗜詩如稻粱古詩三百漭且古上述陶唐訖
神禹後來作者非不多律以康衢無足取杜侯所尚今非古大

義人々存胸臆苟能以古律今人孰謂達人異先禹杜侯杜侯
爾誠賢坐我與侯聽取無臭無聲為

提兵餘杭作

黃埃漲天蒙曀靈夜吠天犬如雷聲掃空攙搶五百丈四海鼎
沸何由平孫吳穰苴早昧學忽撫宣毫事橫槊本鮮墊溺爵手
援危事那堪務掎角勉呼卒旅結陣行什々伍々分千旌雖云
兵者古凶器詎敢黷武窮蒼生鳥翔蛇蟠紛起陸銜枚火攻機
貴速勤除魁醜一鼓俘立決雌雄奚待卜賊哉萬命懸元戎長
驅凱旋非是功要令郡邑總寧謐辟穀自甘從赤松

桂珠謡 一名桫欏子至正壬辰九月望夜半從空墮下

廣寒宮前秋色老桫欏子結虬枝杪剛風吹顫玉蟾蜍丹桂經
霜香似掃雪蟾提杵敲丁東驚落蠙珠銀闕空羿妃孀居不逞
惜蚌胎擲下塵寰中五絲可穿雲纓々顆々圓明蕩秋水君逢
湘女採蘭遊定向波心綴成珮月光如練鋪晴霄世人拾玩英
瓊瑤樹根吳質睡未醒粉霞紋冷花飄遥

律詩五言

送梅同知任杭

籍甚梅通守才名屬盛年官聯唐刺史家世漢神仙郡有湖山
勝身承雨露偏新吟與遺愛到處共流傳

和庾子學士靈巖山即事二首

高山凌絕頂習靜借僧房湖繞涵空閣雲埋響屧廊數朝人跡
斷千載伯圖荒吊古并書景吟詩送夕陽
雲山靜登廁禪榻倚松蘿每見青猊座無聞白苧歌琴臺惟鳥
哢　劇浩波

律詩七言

次韻懷華幼武

滑、春泥滿郡城出門騎馬不堪行未能學道從緱毋且復忘憂對麯生流水小池垂釣影春風深巷賣花聲停雲賦罷心如渴安得滄浪濯我纓

送馬易之代祀海岳

老奚文園馬長卿九重天上直承明長門賦罷黃金賤宣室歸來白髮生海岳祝釐紆使節江湖懷友劇心旌十年一見非今雨買得鱸魚為子烹

次韻謝叅政送錢叅軍

淮南不為桂枝留老我曾同李郭舟漢將又開新幙府桐川寧憶舊菟裘功名同倚匡衡切詞賦深知庾信愁一片孤雲是親

舍定依楚尾望吳頭

秋日與張士行游虎丘

十五年前此地游化人城闕俯滄洲靈池有眼還通海頑石無心亦點頭故國山川吳伯業名家臺沼晉風流明朝又上酒空閣一攬江湖萬里秋

送劉郎中

吳下衣冠盡楚材隴西勳業冠雲臺郎官幕府芙蓉秀霸主江山錦繡開地勢東南吞百粵天威咫尺近三台從容延閣論思舊早晚鋒車趣召來

山中與戴舛能對榻 楞伽石湖上也

六朝古寺白雲封黃葉堆門路幾重下界烟雲秋一棹上方鐘鼓月千峰道人語默天機熟詞客從橫賦筆雄老我平生貪佛日一龕瀟洒慕何顒

登吳橫山望東洞庭

一上尭峯望洞庭東山咫尺勢堪凌橘林霜老金千顆紺關雲藏翠幾層吊古獨來尋晉宋酌泉誰與別淄澠戴顒自是忘機者相約同叅大小乘

登楞伽

千尺懸崖手自攀上方塔廟倚孱顏村、黃葉寺邊寺處、白雲山外山車馬趨城塵坱漭烟霞鋪地錦斕斒東南勝槩秋如畫賸得山翁倒載還

石湖上觀音巖

補陀山枕海波寬古洞誰移此地安巖下碧潭長浸月雲根瑤草不知寒棲身鸚鵡呼人語伏蟒蜿蜒聽法蟠嵲屼石橋方廣

路也須一度恣盤桓

石湖與戴舛能同舟懷雪坡大叅

乘時叅揆匪將壇故舊相攜盡楚冠兵革戰爭雖未息湖山陶寫有餘歡輞川賓客惟裴迪江左功名獨謝安想見鳳皇池上路秋風吹珮玉珊、

至正乙巳四月廿七日與家兄上冢石湖泊遊諸山

石湖解纜日高舂同上靈巖最上峰紺關下臨波萬頃琴臺高入翠千重客因弔古頻登閣僧為迎官誤擊鐘一碧五湖如鏡淨扁舟歸計不難從

右登靈巖

古木蒼藤閙寺門清泉白石駐華軒丹青不改天平廟閥閱猶知慶曆尊四面峯巒旗鼓列一村桑柘子孫蕃皇、眷胅餘生氣再拜令人愧後昆

右天平謁范祠

舟中與家兄叙別

經年兄弟隔吳淞一日相思意萬重上冢石湖欣共載尋僧山寺復相從新墳已灑春前淚舊物猶餘劫後松公事相牽又離別江湖何處採芙蓉

聞蕨子遷城居

二老相看如弟兄十年事主况同盟不誇跡忝金閨近最喜班聯玉署清焚却銀魚當遂隱騎歸白鹿有餘榮鑑湖一曲他年事期看荷花面面生

送嘉定饒知州

僕家公子孤白裘兩度出為江海州誅求不廢農桑業撫字曾分社稷憂公勤守職古能吏清白傳家漢列侯老我叨居玉堂署送君飲泛練川舟

歸吳送信道元還吳興楊墳寺

千里歸來滿面塵垂虹亭下買閒人自慙元亮為官懶却喜湯休詩句新夜雨西窗談舊約春風南浦問通津他年翔鳳山居裏定借禪床寄幻身

長律

春日泛石湖

木蘭人穩載出郭蕩鷗沙碧浪重湖滿青山疊岸賒望帘懷竹葉舉槳撥桃花落罟魚吹遠游絲擲拂斜蘋香含宿雨杏艷奪朝霞恰恰聞鶯侶纖纖透荻芽東風騁吟興聊亦答年華

絕句

古意

折柳繫離舟柳短舟難繫賴有枝上花風吹送君去

採桑女

採桑葉盈筐蠶飢歸恐晚鴛機羅錦襦生世不經眼

天目山龍門

兩崖豎根鼻峭若見斧鑿神魚此飛過蛻鱗露頭角

雲巖山琴臺

峯頂鼓絲桐韻雜松風瀉至今千載餘猶有烏啼夜

支硎山寒泉

一泓銀漢流浸濕雲根冷風逆皺文滴滴下青天影

花鹿山石屋

山骨作棟梁苔蘚畫青綠入窗夜不扃借與白雲宿

夾浦

松江頭起處笠澤波相連自昔與梁圯誰來一濟川

石塘

湖波渺無極鯨背跨長虹不假秦鞭力終成捍障功

石門

千室綠陰次邪靡駢石門青帘招遠睇繫棹綠楊根

畫

遠峰隔塵喧閒花淡心素脩然竹數竿引源娛晝坐

江邊梅

素心抱貞素江雪立挺挺無從寄遠人照水澹寒影

陳惟允畫

遠別匡廬雲雅宜事耕耘農隙坐樹底讀書疑似君

夢醒

夢醒丙齋曉幰入正寂寞不堪窗外雨滴滴在芭蕉

渡江
千里長風萬斛舟颿飛天塹浪花秋中原烽燧消未未擊楫空慙祖豫州

過石湖
千頃微茫一棹秋白鷗蘋裡謾夷猶蒹葭兩岸山如許何處堪尋范蠡舟

登捞伽
憑舁登〻紫翠巔此身高出萬家烟群峰陡立湖波上玉井明開太華蓮

五月調兵赴杭嘉等處
五月農家正力耕不堪田鼠食苗萌羽書昨報轅門急情感元戎合調兵
肅〻兵行餉糗儲可容野掠不寧居拯民水火須當亟要息風塵大憝除
令符五月領三軍拂〻南薰滌垢氛從此蚩尤旗盡捲炎荒一掃犬羊群
暑炎南國熱如湯鎧甲師徒總伍行將及凱還抛重負吳山結屋卧方床

雞冠
不是長安鬬血鮮猩紅露洗暮秋前司晨不解惟星色空戴我然古進賢

次韻虞隱君堪潘闇掾榖雨中見寄十絶
虞卿潘令總能文契結情親若弟昆昨日雨中能過我憶君無語到黄昏
吳娃新製玉鴨紋衝雨殷勤寄華門燕子不來人獨立自拈湘管認啼痕
東風吹雨冷蕭齋數日泥深無賣柴何必民心怨枯槁九重宵澤降天街
柳條綠垂水平堤茅屋陰〻濕燕泥自料封侯已無分煙蓑雨笠合幽棲
鏡中短鬓白髭〻情緒如絲未吐舒香〻旌旗愁欲破兩年有警在淮南
座事東皐苦恢晴眼中春色可憐生夜來一覺羅浮夢翠羽梅梢故〻鳴
東家結屋朝築基西家織錦夜鳴機人生活計不可缺我獨棲棲無所歸
我家舊在赤城傍數畝山田一草堂記得雪中隨射獵弋鳧掩兔過崇岡

曾隨射獵過崇岡薄暮歸來煮酒香豈料青山不相識草堂烟滅石田荒
春水漪〻漾翅塵春郊花柳織成茵明朝寒食清明近愧我東西南北人

謝沈仲說送酒次費園韻
雙榼青衣饋合惟羅浮春色眼不杯梓梅花窓下東風別今夜吹人不敢寒

送江西丁省郎赴京奏捷
西省郎官定百蠻黄旆庫裡喜生還盡平南海鯨鯢窟歸奏中天虎豹關

本長老紅蕉圖
霞綃酣紅勝海榴層々蓮瓣出重樓道人色相皆成幻翠葉從
渠不奈秋
劉司馬山居
幾雲入洛名爲累賈誼浮湘志莫酬何似當年陶靖節一官彭
澤便歸休
至正乙未志異九月十日也
日光晝晦黑雲堆甲騎塵空似往回又有流星西北墮大如盤
磬響如雷
由范莊過天平
范家門巷綠陰肥楝樹花飄幾信風自咲微官苦羈絆看山猶
獨後諸公

至南峯放鶴亭
天峯紫翠列天屏石逕苔花污屐青爲念仙禽羈不得趁他舵
去剩孤亭
予前病吳中家兄命從子慶來省已因歸賦此送之
猶子吾家千里駒窮冬問疾到中吳明朝又鼓松江舵離思紛
紛滿五湖
汝叔今年五十強姪兒十九氣方剛紅書自是傳家事要見丹
山出鳳皇
至正甲辰
憶橫山親墓石湖僧舍
親葬吳山歲已深秋霜春露每傷心青々長養松杉樹牧子樵
童幸莫侵
山護招提紫翠連湖光一鏡到門前白頭便盍拋塵鞅來向禪

房借榻眠
贊
戴九靈先生像贊
仁義爲飾身之具忠信爲奉國之資歛乎詩書其旨也永發乎
文章其聲也希天將以其蘊至和之粹則必擁腫其本而卷曲
其枝陶當世之懿則必翔而後集覽德輝而下之若人也蓋將
視時爲去就而以道爲樞機者歟
雜著
鄉飲田
先王之道見於記禮家書蓋其跡備鄉飲酒其一也三代以降
好名之君不求其本竊々然徒舉其迹而行之世之知禮者固
已執筆而議其後矣宋三百年文治之盛蓋彬々焉君子猶以

爲未能復古其流風遺俗之見於鄉者蓋猶足徵如四明飲酒
有田是也及運去物改禮壞樂崩爲民上者徵求而已耳召發
而已耳閔夫趨辦而已爾至於鄉飲禮類以爲先生之常談時
政之不足務而鄉飲之田率兼併於浮屠氏之手而弗顧好禮
者雖欲復覩先王之迹而不可得庸詎知蔡君彥文起家郡吏
乃能毅然以禮爲已任而浮屠氏亦不得不以田來歸禮之可
以服人也如是哉田既歸矣又庸知後之君子不因是而復覩
先王之跡也哉然則 君之於禮蓋義形於色者也等而上之
使得爲其所得爲凡禮之所在其有不毅然者乎故余於是田
重有感於先王之蹟
刑平編志
予觀刑平一編見君子有憂世之志焉蓋刑者民之司命祖宗

之所哀矜而惻怛者也承平之日有司務守文墨奸吏因緣為
市率舞智飾巧以徼一切之利由是曲直混殽是非紕謬而獄
市日盛以煩司隸不必問御史不必言而薦紳先生顧諷焉
操董狐之筆斷士師之案信已枉罰餘辜殺然以懲往勸來為
已任如故學士承旨長沙歐陽公侍講學士豫章揭公其於斯
世一何憂之至耶天曆中詔修經世大典而歐陽公以藝文少
監揭公以奎章閣授經郎寔預執筆屬在秋官因攟摭國初以
來記載若令中諸書及文武百司吏牘之可徵者作憲典廿有
二篇上稽唐律旁引百家而伞折之以經義炳如也方是時執
翰劉以從者皆天下文學之選而今禮部員外郎新安程君尤
雅為二公所器重諸所論著悉與聞而揚搉焉二公既沒君乃
手輯遺稿廿有五章并五刑獄空等論六章為一卷題曰刑平

集自為之引杭郡守與陵謝侯請刻置西湖書院屬予序之三
代而降言治者無如漢唐咸大綱舉咸萬目張要其歸皆以經
術參律令也文景之間貞觀之日幾致刑措蓋亦盛矣今二公
之修憲典折衷衆議一本諸經務以是是非非公天下其憂世
之志殆欲使吾君為堯舜由此推之則刑措之效豈直漢唐而
已哉然則二公之志非是編不著是編也非程君不存刻而傳
之則謝侯又將樂與天下共之是固皆有憂於斯世者若夫二
公論著之旨與刑平之說見於程君所自引茲不著著君
子憂世之志與侯刻梓歲月傳之學官則予不敢多讓於是書

頌沈蘇州

泰山喬柯遇般郢則　堂而建都邑冀北良乘遭方歆則追
飈風而躡浮雲之人也冠以蝌豸而不能信其骨鯁委之銅虎
而未能攄其猷循是猶松之遇般郢馬之遭方歆也然二千石
不足以大其設施三尺法不足以騁其精神必也任重之器為
棟梁於大廈致遠之姿豈可服鹽車而居後塵耶

評華節婦

守節難於死節良以守者身未亡而心先亡與其殞身於頃刻
未若死心於悠久故曰慷慨殺身易也華婦陳守節青年以抵
老其艱辛無賴亦備嘗矣蘇爲國北海十九稔文丞相兵馬司
五祀同一死其心者傳云忠臣烈女不二天庸併論之

序

通鑑續編序

宋司馬文正公編次資治通鑑始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其旨
微矣考亭朱夫子因通鑑舊文別定義例為綱目以正百王之

大統由是千三百六十二年理亂廢興之迹世儒所嘗論議而
不能無異者至是而後有以折其衷此著作之事學者所宜世
守而勿失者也近世東陽金先生病劉氏外紀之不本於經而
是非或繆於聖人乃攟摭通鑑以前由威烈王上至唐堯著纂
為前編出入經史百氏而一以尚書為主其事著矣若夫盤古
以下逮于高辛述作之家類為世遠而難言然百家所記豈無
近理而可徵者自五代而降宋三百年度越漢唐而其世運有
盛衰疢夏有消長帝王將相禮樂刑政有得有失此後之君子
所宜執筆而為之論著者也然非貫穿古今不足以涉群籍之
涯非總括機要不足以綜萬事之統非深造義理之微不足以
識是非之正此吾友陳君子經續編之作所以為不苟也蓋子
經之先大父秘監公以宋遺老隱居四明山中嘗推宗綱目著

書以紀歷代之統其先君子教授表章家學訓釋惟謹子孫來髮受是書即知先志所嚮嘗甲以為圖傳諸同志且數為筆記一百卷藏于家矣今又上論盤古逮于高宰下據三史會于有宋或近理而有徵或損繁以致約前乎唐堯者既有以補其未備後乎五代者又有以嗣其方來比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編而不必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萬世之大分則考亭夫子之特筆秘監府君之遺意子經父子世守而罔敢失焉若其考覈之精取舍之審固非踽踽謏聞者所能盡識然舉其一而其餘若可以類見昔司馬遷論太史公所次舊聞成一家言後世稱為良史子經此篇豈非師古人而明先志乎傳之學者當為前編並存然則序而歸之以伺知者亦固不得以苟讓為也

送張州尹序

常熟言子游氏之鄉也子游當春秋之季列國爭衡而其為武城宰獨尊信孔子之言弦歌禮樂以教之及漢興收秦民於百戰之餘而相國曹參獨師事蓋公用其清靜之說以治齊而齊大治夫清靜之說與君子之道不同然馴而致之亦足以勝殘去殺與民休戚則夫學子游之學仕子游之鄉而所以迓續變人之休烈於變易使之淳風頗不甚簡且易乎然百戰之餘或不戢於秦漢爭衡之勢或不殺於列國於斯時也欲治之以清靜而不先教之以禮樂乎則機軸其空瘡痍未復故今日之務莫要於教民莫難於拯民苟非仁足以周撫字智足以遏強禦才足以綜繁劇廉足以律頑貪而又將之以老成強之以精力如保定張侯庸道者亦烏足以守北門之鎖鑰異水陸之咽喉卿翼生民股肱藩省也哉今日用侯與侯之為今日用殆非偶

其石而已蓋將有以收其實也吾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常熟為吳大州薦紳之徒豈無忠信非公事不至尹之室如澹臺子羽者乎斯行也吾知不待蓋公而州治矣申公有云為治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侯尚勉乎哉

送虞勝伯序

故宋太師虞雍公以雄姿偉略佐宋中興出入將相垂三十年其經國大業之著於章疏忠貞氣節之形於奏對太史氏所錄蓋班班焉有志之士聞其風者猶足以興起而況覩其全書者乎其書舊刻蜀中已而燬于兵四世孫寶慶通判將復刻之湖南弗果五世孫參政當國初尤篤意於此會故人眉州史孝祥守興化聞黃伯固家實有之求之不能得至六世孫學士遺逢盛際復以文章致位通顯其侍書奎章閣時嘗屬閣校官謝中

物色之中至閩適閩武官有購得之者將資以見學士未幾學士歸田里尋捐館舍自是書之存亡無復以為意者矣與予友者曰堪字勝伯於公為八世孫一介布衣困窶無聊自其以上居吳吳子弟之與儕輩者往往厭棄筆硯不屑事父兄故習自負以班仲叔者無慮十六七否則亦竊自緣飾為公孫子不成其敝猶足以舞文巧詆與鄉里少年爭長雄勝伯之計顧不出此獨折節以紹隆家學經紀遺書為己任聞閩松江俞子中為吳理官時得其書於閩人賈景莊氏將親往求之斯行也天或未喪於斯文乎必有以遂其賢子孫之所求矣吾聞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勝伯去公八世矣斯文也猶將賴之以弗墜韓愈氏有言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勝伯所謂善為人後者非耶於其行與之能言者舉為詩以相之屬予序之

送劉廷傑序

嘉興判官劉君廷傑將之官與之游者咸賦詩以餞余因酌之酒而為之言曰里人有生子而甚愛之者求善嫗字之而得隣婦焉婦以身任愛子之託於人凡子之飽飢燠寒喜慼咲啼一是以其父母之心為心子有不獲其所欲而瘵痾痛疾或從而萌焉則其責悉歸於婦而婦蓋不得以隣自抑而或敢少措其微不滿之辭於其間哉是婦也不過受傭於人傭直滿則復去為隣非若士大夫委質為臣屬則終身為如女子之事其夫然者則夫受民社之寄於時而民之飽飢燠寒喜慼咲啼視隣婦之字夫人之愛子者為何如哉蓋一郡之責在於長吏苟得其人則或無所事乎其佐苟用其人而未得則為之佐者可不慎選乎此廷傑之行所以為不苟也廷傑世為肅慎氏少宿衛鎮南王藩邸今從平章政事興陵公出入文武兩府以材能為公所器重凡將相公卿四方聘問之使之往來與夫薦紳士夫之修容於公之門者必廷傑乎將命或進或退或先或後得其宜則尊卑有序緩急稱情而輕重無或乖乎分不得其宜則禮失其序事戾乎情而言與分乖故非習於禮練於事達乎分者莫克為之今廷傑於此蓋恢恢乎有餘也然則舉是措之於郡其復有出於尊卑緩急輕重之外者乎矧嘉興之民飢者待哺寒者待衣戚而啼人或莫知其所卹喜而笑人或莫知其所勸日夜喁喁焉開口以望慈父母求善嫗以字之也久矣廷傑行哉吾知不待長吏而東南郡佐以治行稱者必廷傑也今之從政而以隣自抑者皆是尚烏足為廷傑告云詩凡若干首繫于下方至正庚子九月壬辰序

和靖先生年譜序

故宋侍講尹和靖先生嘗寓平江虎丘之西庵後人因築祠祀之國初祠廢有司遷麗郡城尋請署額為書院因名曰和靖且置師弟子員以先生之道教之而先生之道見於門人祁君寬所記語錄若干卷前山長沈維時既已刻之書院矣其出處始終言行本末著於黃君士毅所纂年譜顧未之刻焉今山長葉顒實始出俸廩為之倡而儒士陸宰因率同志若干人裒錢以相之用是譜與語錄並傳而先生之道益著矣初先生棄舉子之業而從程夫子也豈非歆聞聖賢之道乎及遭靖康脫身劉豫間關百罹誓死不屈當是時也知不辱師門而已焉太師張公浚趙公鼎之倫交口論薦不絕於朝玄纁束帛之使趣召赴闕者相屬於道蓋非先生之志也及屢召屢辭辭弗獲遂以布衣入侍經帷為帝者師其勸講也每齋宿而後進深覬所言悟主以利天下此則師門之志而先生奉以周旋蓋所謂不失其正者也然張趙二公去位秦檜以議和竊柄而君子小人遂與夷夏同盛衰而宋之為宋蓋可知已先生獨毅然不顧上疏切諫且移書責檜皆不報此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何如也而道之不行蓋非先生之不幸也於戲先生之道不必行於秦檜先生之譜不必不傳於後世蓋譜傳則道傳秦氏之子其如天下後世哉先生家世爵里與師友授受之懿在列傳墓誌伊洛淵源語錄皆可考是譜也蓋摭諸書參以已聞而先後次第之俾百世之下誦其詩而讀其書者觀乎此亦可以由階及戶而窺其與矣維時顒皆鄉貢進士云至正辛丑二月癸未序

送鄒治中詩序

自兵興以來所在文武百司知守章程郵民隱夫田婦桑不廢生聚者吳越數郡而已彼城邑丘墟蒿萊蔽野豺狼虎貙之屬呼曹命群以葬食生人者又何其烈也將相公卿日夜身先士旅沐雨櫛風以與此類崎嶇百戰者夫豈為室家計哉列郡長佐所與周旋駿奔攬百戰雖不同然附摩有重輕設施有緩急非素與國家同休戚謹法度而識情偽者則或未足以勝其任也姑以杭秀二郡言之吳陵謝侯豈弟溫文有良吏之風故俾守杭以股肱藩國而京口錙君出儒入墨機辯疏通故俾為治中以副之而杭以治秀之為郡在蘇杭之間負海控江出其粗庸以佐軍國蓋重地也僉謂永嘉陳君師古要入焉信不回委以民社宜無與讓遂由行中書員外郎擢同知都事又以錙君為賢俾去杭與共治焉夫豈故為是紛更也哉亦以父兄子弟

夫婦長幼安生聚力田桑務其什一以供公上恢復之基庶幾在此戰之力也然戰可以捍患不可以致治任致治者其惟大夫士乎彼驅民於豺狼虎貙之口者其不仁亦甚矣今欲反其不仁而治之無他亦在於輕重緩急之間而已錙君嘗協恭所以與謝侯叔治劫於杭其於緩急輕重蓋習聞而身試焉者今去而之秀使協恭陳君其無異謝侯則治秀如治杭無二道也謝侯方入參帷幄與公卿將相左權衡右規矩以激昂文武百司之執事錙君敭歷二郡有如疇庸考績宜不在他有司之後況以武捍患以文致治譬猶使舟人操舟車人御車苟各務盡其所長則未有一日而不千里者也錙君勉乎哉與君善者咸分題賦詩以華之余不佞故為之序　至正辛丑二月丁酉

贈盛斷事詩序

余辱以末僚承乏吳陵公幕下其所以比肩而從事者行中書省員外郎桐川錢君行樞密院都事秦郵盛君會稽蔡君也三四人者生不同里閈業不共師友喜怒愛憎不均嗜欲一旦共官守服官政論議趣舍舉措謀為亦何有於世哉顧不苟同以徇勢不求異以徼名譬之五音必調以琴瑟則怗懘消而和平作矣蓋天下之事是是而非非固無所容其心也公方合四方俊英瓌傑之士率貔虎驍悍梟雄之將苦心勞思誓先天下為社稷生民削除禍亂非細務也吾等出焉不能擐甲胄操干櫓與猛士銳卒爭一決之鋒於疆圉間入焉不能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效微勞於廊廟之上又可不協恭盡力去嫌遠疑黜比暱布公道庶幾裨補絲毫於幕下乎蓋公之奉國與吾等事公以勢分言則子弟之於父兄也以休戚言則心腹肘腋衆竅百

骸無一非要害者此吾三四人所素同心戮力死生以之自信不疑非一朝夕矣黽俛鞠躬夜以繼旦然而不敢自必其或濟否也今年秋盛兄由都事擢斷事官仍以職事隸杭分樞府實公所論也蓋國之大事在兵兵之大紀在法法之得失在人苟得人矣則綱而理之其要舉於上張而翕之其事存於下然屬任之顯責成之厚非素清謹明恕守正不回如君者亦或未足以堪其命也由是而言則銓量予奪或輕或重視幕府為何如哉雖然凡文武百度鉅細緩急幕府莫不預聞而畫諾焉今君所職固前日相與協恭盡力所謂以琴瑟調五音消其怗懘底於和平者也彼同舟遇風吳越相救況子弟之事父兄肘腋之衛腹心在吾等實不啻乎推是道也雖不敢必其或濟與否然無所容心於是是非非在此而不在彼吾等與君尚敢不益務

自勉乎哉同幕之士用韓詩分韻賦五言六韻為君贈而餞君倡之臨海陳基序之至正辛丑七月甲子也　詩曰　銀鞍白玉珂絲韁黃金絡同趨紫薇署共入紅蓮幕飛馬敵晞驪并鶩不如鶚一舉空冀群再舉沖寥廓天高霜力勁日淨秋容薄君家漢廷尉勗哉讀無怍

送邵同知序

越在禹貢揚州之域距杭裁百里前代士大夫厥居僑從者多求杭外服而好事者又多喜杭越山川風物之勝其能言者又各為詩文詩美之如唐元白諸公是也國家承平百年尤慎守倅之選然士大夫求補外若或多喜請越至語杭則或有難色蓋杭在東南號為一都會天下所謂聲色伎巧奇珍綺麗之物可以娛耳目適口體者舉集其市然物盛人衆奸偽亦滋出股

肱近臣或柄政藩輔或持部使者節威行福隨賄與勢角守倅吏民之本也今進則承風旨徇要束退則具文書備稽考又送則迓往勞來或怨失一醉飽之權於人是務士大夫起布衣至守倅亦榮矣然時異事殊慎懾若固莫服於守倅為守倅者繄莫難於杭杭豈遽不如越哉勢有使之然若則其流風不得不與之俱靡爾及四方有變杭亦薦遭兵燹向之所謂耳目口體之奉舉集其市者至此亦澌盡於是而安吏民之寄昕本平無事時宜益難矣淮南邵君師賢由沔中進同知郡事其閑之焉日與執事最下者協恭守長折衝禦侮內則實儲偫餽遺饟外則結城壘戒非常供億紛紛以夜繼日殆四閱寒暑矣然而未始有難色者蓋方面將相以生人休戚為己任其率下也不務苟承風旨具文書簿答往來亦不敢屑屑焉責醉飽之惟於

有司其鞫躬盡瘁者惟民所好惡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此今日之務將相之所責成而師之所不敢不勉也師賢亦何容其心哉亦盡其在己者而已爾今年春將相多其能復舉之倅越越與杭雖皆揚州之域相去僅百里然其人有老死不識聲色伎巧珍綺靡麗者才其賢者服詩書賤者力田畝老老而長長百世不能易也於戲越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故承平以來越家號易治任守倅者亦家號得人今越與杭民力俱澌盡然為之上者信能因其俗而以義使之則易治之風越猶有不待賞而後勸者師賢勉乎哉於其行為賦詩送之而書以為序

送湯都事序

吳與越唇齒之國也承平無事時僑二千石職貢而已一旦群醜怙終所至騷動吳獨不受三江五湖之利結驛四方豪傑折

節與士大夫同勞苦戮力方面股肱天下賴之越以句踐遺民日夜被堅執銳與猛士勁卒爭先赴死以捍禦浙水東上流遏誅之敵如浙西有警輒提枹鼓走境約束雖蹈水火弗顧也越中或有緩急則鐵騎戈船水陸赴援恐後蓋天下以吳為股肱吳以越為唇齒越以將為司命而幕府又將之肘腋心膂也然為越選重將易為將求賢佐難蓋舉古者或迂於事守文者或拘於情知常者未必知變善斷者不必善謀兼是數者之長而又僅知大體敭歷樞省受知公卿而不矜為苟同者其惟行樞密都事湯君乎君字仲舉淮南人昔為行省屬掾時會越有變嘗援臂起行間出萬死不顧一生倉卒決利害以定之令也從容赴越將任肘腋心膂之寄於幕府視昔倉卒定變之時事勢不同然使主將總大綱湯君理百度言聽計納克盡所長將

見東南將佐舉詰適事宜議論略邊幅所謂淵泳雲飛殆不足以語其快矣其至越也吾意越之父兄必迎拜馬首頓首執轡謂其子弟曰湯君長者於吾越有生死肉骨之賜焉令來佐吾將於幙下豈非天以湯君惠吾儕乎君因為主將令軍中曰夫受生人之託於茲土者將之責亦厚矣今欲除民所甚苦而以仁信畜之必先與三軍約敢有縱暴敗軍紀者戮又令曰吾為國家守東門鍵鑰而使他人假息上游可乎不可也吾欲與若曹東向决勝負西向信大義為祖宗復舊疆君父報仇讐敢有不用命者用命者左袒不用命者右袒於是賞用命者誅不用命者以是佐越不亦偉歟苟不務出此而欲使君居畜之利止於吳生死骨肉之賜止於越越之人非惟不敢以望主將亦不敢以望湯君也摳者屬豪與常所往來者相率分韻賦詩為君

贈余序知特厚故又序以私之至正壬寅正月甲子書　詩云

鼓枻浙河濱振轡山陰道行行滄溟濶望望蓬萊小將軍國柱石幙府吏師表按劍息邊氛控弦落妖鳥忠肝照白日離思連春草所重國士知千金諒非貿

送張德常序

張君德常由吳縣長調同知嘉定州事將行或曰德常為布衣時躬耕陽羨里中讀書事親足以平歲蓋自以為一世之高士矣及聲聞益著德學交乎所知辟為吳縣丞尋由丞陞尹出則居官守民入則與子弟侍其尊甫銅官府君起居恒訢訢如也若是三閱寒暑吏民咸化服而縣日以理由是治行卓卓為一郡稱首使者循行州邑而德常遂以最官居上考蓋至此而德常雖欲復以布衣高一世其不可得矣及調官嘉定州同知州事或曰州視縣雖已崇然同知為貳職縣視州雖益卑然尹為長吏尹之職固顓矣然自辰及酉弊鮮焉率以事隸大府雖飢渴不暇飲食久之僅得以最考稱於時由是言之為尹孰與佐州為貳職亦較然明矣夫鞫躬州縣與偃蹇布衣出處固大不侔矣然使事親讀書無或慊於心又庸知造物者非所以玉成之也哉又曰夫採所貴乎遠囊者以其能推以及民也德常為縣治行可稱其始知所推乎自兵興以來芻粮器械水陸戰攻之具取給於州者不一而足而奸吏並緣為市又貿貿焉日夜侵年朘剝乎其閒田里之民嚬咻呻吟而卒未知所休息者由上之人不知所以推之之道也德常既知推之於縣矣則夫舉而錯之於州譬之醫者之用藥取其已驗之方而試之則必未有療而不起僵而不信者也德常勉乎哉吾恐是州同知之席

不暇暖而有司者將不得以尋常繩尺較歲月於德常矣乎德常善故於其行以或者之言告之然不以頌而以規者蓋知之深所以望之厚也

送褚士文序

始予未識褚士文氏見其手書宗真文忠公所撰居官四箴筆力峻整私竊愛重之及與士文友又知其言行文學皆不苟也篆隸於書為最古習之者必其人之師古者也濮陽吳孟思師故吾衍子行子行之書號師古孟思學之終身不變士文之書於孟思不少讓孟思已矣今之所謂師古者非士文其誰歟余生也後不及見子行幸嘗與孟思善孟思以書知名負約自持平居鄉里獨喜赴人之急世之知孟思者獨其書而已至其為人知者或鮮也孟思沒吾乃今得士文焉士文於書取法秦相

斯漢中郎邕唐令陽冰諸家罷精神二十年為人書古今文章刻金石往往傳諸好事者夫篆隸書之不絶如綫士文師古獨不懈嗟乎慕古人而不已見有師古人者如見古人焉此余之所以愛重士文者乎士文以書游公卿大夫間公卿大夫之為詩為文稱道其為人者口相屬聲相和也然則世之不知士文者蓋鮮矣余雖不足以知士文然方資士文以師古而士文持州判官牒將赴官海寧而余不得留也士文嘗以蔡氏書融會成章所謂舉子業試有司不利間用薦者授鄱陽邑丞尋以材略佐軍中　朝廷録其勞授之令職士文之行也謂余曰吾方有吏責於時子幸愛厚我獨無一言以厚私我乎余應曰諾蓋余與士文皆師古者而士文之書獨為著稱夫文忠公百世之師也而士文又雅好書其箴其言曰廉曰仁曰公曰勤此四三

言者實律己撫民存心莅事者之規矩權衡也士文書其辭則必師其心師其心者善師古者也以此為吏不既茂矣乎與士文交往者率賦詩以贈余因為之序

記

吳縣脩學記

平江屬縣麗郡城者二縣皆有學而今三皇廟實宋景祐閒吳縣與學官舊址也其徙今郡城西廣興坊廟序齋庖凡四十餘楹則紹定初縣令趙善翰實肇卜焉淳祐之際縣令趙汝駜更繕完之　國朝混一郡縣通祀孔子而吳縣學至正七年達魯花赤馬祖憲嘗一修葺十九年縣尹張經斵石作櫺星門其偉而廟學更十餘寒暑摧圮就壓縣未遑有植其仆而剔其蕪者茲縣尹楊侯由行中書掾史以閭敏亮達膺是選甫下車即謁

先聖先師環視內外慨然以振興為己任碩教官方虞庠而學廩告乏且久適鄉貢進士吳興莫孜寄吳郡侯雅知其賢因折節以學事委之遺時多故民罷於力役侯徒手於百廢之餘計未知所出問謂孜曰吳民雖困頓苟以義勸之宜無不用命者賢父兄察侯意所屬咸奮曰吾侯為政豈知所謂後先緩急者乎夫禮義之可以為國也久矣侯今不鄙夷吳民而欲以禮義畜之甚盛舉也故宋太師魏國文正公九世孫范廷玠等率婚錢合五千有奇為脩學費未幾縣之浮屠氏雲巖寺住持僧標孚謂其徒曰吾與儒者雖異師然衣且食焉日與編户之甿供以什一之賦繇于縣幸天惠賢侯非唯編户者有賴吾徒亦竊有休利焉彼編户者不敢自愛其力以佐侯興學吾等獨敢私愛其力乎亦相勉以費若干緡來助侯曰吾事其殆庶幾矣乃

擇縣當勤練有幹局者司其出納侯辰入署縣事退輒至學親較百工惰勤以程督之中為大成殿後為明倫堂傍為兩廡為齋廬規制大略悉遵紹定之舊而以堅緻尚以直支傾材必貞工必良視馬侯所脩或有閒矣其周之而為宫墻甃之而為階圮缺者補之漏者覆之陧阬者填之使安夷之使平其丹堊之漫漶者飾而新之兩序從祀先賢像剝落而黯昧者更繪而神明之於是上棟下宇內垣外墉卑者益崇以嚴欹者益完以好入其廟儼乎其有臨也升其堂肅乎其有容也師生教養秩乎其有序也經始至正甲辰蜡月壬寅訖於明年如月甲子既竣事侯率僚佐行釋菜禮退集師弟子員講六藝之文因歎曰吳為縣地方百里學官與縣治俱麗郡城而境內之人散處山澤有不得朝夕肄業於學者亦多矣乃呼其父兄而告之若曰吾

欲俾若里有社社有學學有師以教若子弟可乎皆應曰諾居無何百里之內弦頌相聞口誦詩書而身踐儒行者相屬於道隣州吳江之民曰吳士龍聞而慕之割私田九十畝有奇來歸以繼廪稍于學侯亦弗之拒也訓導鄧德基黃本號其事請書于石吾聞學校廢興視守令之賢否此古今確論也承平以來為守若令者不駿奔於期會則據臂於賦斂鞠躬於簿書蓋八十年於此矣其不以文具視學校者幾何人哉及天下有變向之所謂駿奔據臂且鞠躬焉者率莫知所以救之楊侯起家為材操一命縣長吏當百戰創痍之際視承平所不暇者若可以少緩而侯傾汲汲焉束帶詣學正色一呼應者如響而異端之徒隣州之民不謀而至者恐後禮義之足以感人也蓋若是夫是時郡守馬君以師帥之職綱理乎其上楊侯以縣大夫與丞鄭

翀等王造典史許昉劉惟志勸相乎其下上下一德未學校之無興不可也使凡職守令者皆知不以文具待學校而長民者必以禮義先天下而天下有不足平者與楊侯為縣未朞月而善政類此者不一而足以不繫於學故不書侯名巽字好德鄱陽人董是役者縣曹史李質沈瑞學吏樊龍也至正二十四年五月廿七日記

常熟州脩學記

常熟儒學宋端平初縣令王爚實重脩距今若干歲而常熟陞縣為州又若干年矣至元皇慶間州人楊麟楊鳳曹南金再力新之自是又若干年至正庚子教授天台陳琛以教養餘力節縮斂費即其弊壞者而繕且葺焉越二年令守衛元帥燕知州事海陽盧侯視事之日即謁先聖先師環睹廟學思有以振其廢隳方是時兵與民困侯知其不堪命乃呼麾下而謂之曰吾

與若屬扞茲土方面將相不以吾為不肖辱委之民社而民社所先者曰學校吾將用若屬力斯事其無乃以吾為厲已乎皆曰斯盛舉也敢不唯命於是輸財運甓執斧操墁者奔走後先惟侯所欲為凡前人之所已葺而不能不圮缺與未及修而在所不容已者冝其緩急而次第之內而禮殿論堂傍而兩廡齋舍外而櫺星學戟門與夫丹陽公淯后土氏之有祠采芹之有亭小大畢舉設費錢如干緡皆捐已俸與學官無所與庀役如于工悉給軍伍而民不知擾工既訖功侯率同僚以時其謁享獻有容師弟子貧教養有所士民具瞻咸曰始侯為州將首繕州城以衛吾父兄今領郡伯又飾儒宮以教吾子弟侯有德於吾州甚厚盍有紀述以圖不朽乎乃伐石來徵文為記竊嘗觀春秋之法常事不書非常事而後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常

熟在古為要荒之地在春秋為丹陽公言偃子游之鄉在今為吳句名邑凡郡縣通禮孔子而常熟由宋端平迄今廟學亦幾仿矣然承平之日海內晏安民無戰鬪之虞邑無桴鼓之警搢紳君子仕文學之里役易使之民其視今日為何如及天下兵興所在城邑為墟生民淪胥水火其幸而免者不翦為魚肉足矣尚遑恤夫學校之廢興也哉侯起家武弁身擐甲胄手執干戈戮力與仇讎戰焚完城保為國藩屏此其職也至於學校承平大夫尚或有所不暇而侯於多事之秋乃能不煩學官不勤民力親率師徒致力於此而完且速若是是非所當書者乎吾聞川之民有利學田而奪之者聞侯之風其必有興感者焉夫正其經界謹其出納使祭祀以時教養有方此侯有賴於學者謹述之以示也他美政亦數當委之載筆者茲不悉云

守約齋記

聖人之道高矣遠矣七十子之徒學焉而僅得其一體曾氏之子專用心於內觀其言行之存於問荅者始以守約為本乎守約云者反而求諸己之謂也夫為學而不知反而求之其不務為空虛高遠者幾希太尉府掾史淮南姚君伯升以守約名其居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周公伯溫既為篆其額以余辱有一日之雅又俾文申其義予以為聖人之道如天之高也如日月之遠也三千之徒莫不峩冠裒衣濟〻焉持焉以益游乎中〻天之際日夜俛焉孜〻卒不過各得其一體而曾氏之子在三千之徒獨以魯稱顧知以約自守悚〻焉以夜繼旦不敢少有傷為忽近之心故一貫之旨卒用是而心領神會於一唯之頃然則守約云者曾氏之子所以學聖人之律令歟始吾辱與伯升游迨今且

十閱寒暑矣而其容貌之飭偉望之者知其為遠大君子也久而與之處則持心也謹而恪撰己也卑而讓出詞也謙而退修己也果而銳其反而求之於己也益篤施之於事也益謙舉而措之於物也益恕所謂君子篤己之學或其庶矣乎嗚呼聖人不復作矣士生乎百世之下欲求聖人於百世之上舍曾氏之學吾無望焉然欲學曾氏之學者盍以守約為權衡姑用為記

小丹丘記

予五世祖由永嘉徙台之臨海距城百里而遠臨海之山大率自天台支分綿〻延〻若萬馬東奔而歛于海予家實在焉予番孫不逮事先君子甫兒時即有四方之役道過天台不復能記憶少長閱天下圖經所載始知天台為名山而予家去山之遠近了不能喩度也豈惟此哉宗族姻黨親疏緜蕞要亦不能盡悉鄉人有自東而西游偶與之接者聲相若乃或始知其氏戚遠近否則不相知者十七八予少以貧賤役四方久居于吳婚娶于吳育子女于吳衣帛食稻于吳母沒葬于吳之壤僕妾厮養皆吳人盡室皆吳語而予獨操越音于其閒予所處亦豈得已乎哉羈旅四方食飲服御與吳人異者蓋鮮矣四方之人遂皆以吳人目之而予老且仕不出吳境吾自視亦吳人而已乎今年春予於所居西偏治廢圃可半畝即其中陋屋三數椽稍治葺之因扁曰小丹丘昔晉孫興公賦天台有曰仍羽人於丹丘後之人遂以丹丘為天台之別稱予今扁之蓋猶有昔人不忘其土之意乎予生於台台之戚姻少長不必親也予長於四方而吳之家室子女不必氏也而治圃也何以丹丘為哉且予五世祖家臨海而五世之上不必知也予今居吳而後於

予者亦不必其知也凡人五世而親盡親盡則塗人而已自予以往未能為塗人則或猶用知者故予於圃焉發之予於圃不違締搆之事屋上棟下宇皆仍舊稍加塗墍者予所能也江湖好事者或持梧桐篠簜橘柚芭蕉蒼蔔萱蘭之屬來則雜蓺於圃客自淮海遺以兩鶴甚潔白可玩同門友起居郎金華戴叔能善為古文詞予求為之記而又自志云云者恐人不知予非吳人而後之人不知吾為台之人故詞繁而不暇畧爾

墓志銘

鄭國公并夫人合葬墓志銘

公諱懋字德懋宋末避難通州因占籍焉父道榮贈參知政事榮陽郡公母王氏榮陽郡夫人公少負氣豪宕以信義稱於人娶夫人戴諱妙寧嚴重寡言執蠶織麻枲以奉祭祀賓客號盡

婦道令吳王居鄉時公常從之游夫人閒竊視知其非凡謂其
子元明曰此人豪也盍謹事之且為次子元紹求昏至正癸巳
王舉義兵江淮間公首率元明等居麾下夫人内則綜家事給
餉餽親製戰士之服窮晝夜不倦外則撫士卒如己子人皆樂
為之用令江浙左丞呂公珍來自興化夫人見其附僕因為公
言公與語大悅即分授以兵使事楚國公俾居左右而屬任之
無何公以疾卒秦郵之東鄣年六十有四元明以兵事嚴葉葬
海陵之茅山及師渡江元明等奉夫人居吳時年幾六十祁寒
盛暑織紝不廢雖貴且富服御飲食如平時獨好施予鄉里有
不給者賑之恐後吁元明等誨之曰若等由布衣起畎畝遭遇
非常克有今日吾聞之大丈夫所自許者忠與義耳爾弟盡力
事上毋曠乃職貽吾憂以至正甲辰正月得疾元明元紹朝夕

侍湯藥弗違左右夫人力疾語之曰我疾殆無他若等受重寄
勿以我故怠乃事也乙巳八月有司論功封爵公贈榮祿大夫
淮南行中書省右丞追封鄆國公夫人封鄆國太夫人命下病
已亟即呼元明等曰婦稱于夫禮也若父權厝淡土其將有待
乎今仕于吳若等親則肺附任則股肱義不可去墓在泰非吾
所以即安也我死必與若父合葬于吳此吾志也是年十月廿
五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十人長元明榮祿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兼同知樞密院事次元紹昭勇將軍江
浙行樞密院判官餘皆先卒孫男十三人女六人元明等告遷
公柩遵治命也初夫人之卒也基走弔焉右丞與院判奉其客
樞密都事會稽姜漸之狀泣拜而言曰元明之先實宋魏王廷
美十世孫宋亡避地通州當是時先祖年甫十三匿姓潘氏所

因以為嗣載亦宗室外孫元明等遭時多故未遑請於上復
姓氏今不幸先夫人奄棄諸孤雖纍然齋絰不敢忍死去苫塊
然合葬之命不敢忘也今謹奉先公之柩至矣卜以是年十一
月甲申合葬于長洲縣習義鄉上芋之原幸吾子哀而銘之基
觀自古豪傑舉事率不階尺土而妻勉其夫父勸其子卒以義
氣相許與成大業者因公夫婦父子而觀今之世豈偶然哉乃
按狀為銘曰　爽宋胄產姓民間低徊草野備嘗艱難提攜二
季擇主而從曰有内助克昌厥宗子服戎行毋躬蠶織以給餽
餉以供矢石有來孔武睟如己子曰惟二季無間兄弟天啓吳
邦臣忠毋貞生膺顯賚歿垂令名我作銘詩以告來裔上芋之
原有崇弗替

王處士墓志銘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六月庚辰王處士卒于盤門之寓廬
基蒲服之就位哭畢王遣內史諮議某元禮典喪事越六日元
禮以狀授予為銘維夏王處士寢疾王命基走其門問狀時處
士已不能言頷侍旁者俾使億度欲言之意若曰臣幸老王土
死無憾矣基以其言復王哀之即命善醫候疾今不幸由是不
起而基官太史銘固其職不敢辭乃序而銘之處士諱鑑字明
卿姓王氏世為真定晉州之安平人曾祖用祖彬考琯台州寧
海丞妣畢氏處士少侍父官江南遂隱居吳門娶李氏子男一
人曰淳先廿五年卒故令無子處士病且革以畢夫人弟之孫
為後名繼善於是處士年七十有三矣王命有司買地吳縣靈
巖鄉積山之原葬之時七月丁酉也初江南内附中原士大夫
多不樂仕南方寧海府君以將仕郎任吉安路安遠縣丞獨歎

曰臣子豈可以卑小官憚遠涉而使遠人不蒙朝廷之恵乎即馳至縣縣人爭裒金銀以獻府君謝不受名其人慰遣之三年還平江吳縣尹以善理民著稱未幾會京師以前除州縣官多闕事著令咸降二等府君已受七品秩因改授將仕佐郎徽州路休寧縣主簿遭母喪時丁憂未著令君曰吾於母而不盡吾情何以教民乎即解官持服去服闋轉登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治行如在吳縣時府君年未五十即謝事居吳時天下承平南服無事四方衣冠皆樂居吳中處士日侍府君左右入則躬定省職溫凊出則從搢紳諸老講經義為文詞俊邁機警為同輩所推服及基游吳時處士年已五十餘議論風采高明倜儻朋友過門無少長皆樂與傾盡家貧無甔石之儲應門獨一老婢客至輒扣鄰家門問酒酒至輒對客劇飲酒盡再謀雅善談論

然不及時事亦未始以一毫私己事干人如此者終其身處士少與弟鈞同學於燕至順改元鈞舉進士及第終沈丘縣尹府君以鈞貴追贈從仕郎真定路安平縣尹妣畢氏封宜人處士遯跡江湖隱德彌耀中外論薦前後章皆不報處士平生博學為文章多不留稿特愛唐人近體詩時有所賦詠皆平實沉毅如其為人晚年貧益甚節益堅閉門獨居足跡不出門者二十年晏如也王初入吳獨求處士之廬而訪之處士與言皆仁義為得民心之本甚嘉納焉嘗語人曰王處士吾友也故其卒之日用深悼之且曰王處士以節義高天下然貧無以為喪凡送葬卹家有司悉任之嗚呼此處士之所以高天下也是宜銘曰嗚呼處士斐材孔良出言允臧遇與廟廊而不庸棟梁懷璧而藏嗚呼其可傷

傳

傳古民傳

傳古民者金華人也善方數尤邃鍼術里中長者如故侍講黃公溍愼許可頗折節與古民善在朝與公卿言輒稱道古民古民亦雅欲遊京師行至毘陵會公請老歸江南古民亦弗果行遂以醫知名蘇常間倫輩因往推重古民遇奇疾必引與參決每議論出入靈樞太素言無所讓人用益多之初古民至會稽見老翁病僂伏行市中甚苦群兒聚觀狎笑之古民憫然曰此所謂戚施不能仰者也頓蒼頭取鍼砭視其俞刺之有頃翁徐起信背掉臂挺然以去若無所甚苦者時宣城貢公泰甫為郡理官聞而異之已而貢女之子病風搦亟迎視之古民曰此客熱干正氣法當燔以散之用其言而愈去年冬予婦有疾候古民胗之曰此胃口蓄熱故病脾痛善噎而食不下噎灸中脘砭上脘再安媾以補瀉之時方雨雪或難之古民曰此拘士之論達者不取也由是病旋已古民療疾多奇驗類此古民性簡直不苟合至用其術鮮或能過之也

夷白子曰宋南渡時金華傅氏聚族數百口緦服同爨世稱為義門國初有以嵊縣尹致仕與里人王鏡潭俱得鍼法於故寶文正公者蓋古民之先大父也王氏有子亦克世其業然論五診乃適度量規矩權衡繩墨以別百病傳氏尤有所授云

夷白齋稿補遺

附録

陳基傳

吳人尤義撰

陳基字敬初台之臨海人父祥多聞好學而尤善老子清净之說平居常黄冠鹿裘與方士游没時基年甫九歲越五年母夫人姜氏即命與兄聚從師於杭又四年從金華黄文獻公溍受業至正仍紀元之九年從文獻待京師授經筵檢討其徒有為御史者以言責誌於基謂並后為致亂之本因草諫章力陳其失冀君覺悟以正始也而上方溺愛詰知其由欲寘基於罪然且不可測遂引避南歸于鄉奉母夫人西至吳教授諸生備養惟謹為詞必務上法三代下軼漢唐東南髦士為之丕變遠近學者爭師之户外之屨恒滿屬南州用兵朝廷開行樞密府鎮撫南服起基為都事轉江浙行中書省員外郎俄陞郎中時平

章張士信統兵鎮杭基以本職參佐道之以正杭有岳飛墳蕪穢弗恭久矣基追慕興慨以狀請于朝俾與歷代忠臣並列春秋致祭尋自為文刻石墓上以表其功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板兵後零落無幾即白平章出官錢若干補緻成帙夫以天理民彝泯亂之秋干戈相尋日不暇給基乃贊佐餘力為其所得為使聖經賢傳復明於當時崇德報功無媿於往昔雖武夫悍卒聞下風而望餘光亦知有所興起擴而充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未幾由杭來吳參太尉軍府事及太尉自王於吳群下同聲賀之而基獨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内史遷學士院學士階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於其手基每以為憂而未敢以為榮也今 國家命將平吳自多見誅戮而晏然無恐朝論多基之能尋 召入預修元史書成

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十月壬午以疾卒於常熟縣河陽里之寓舍得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先四年卒無子以弟之子訥為後女四人長適吳昱次早夭次幼皆庶出基平居慎重寡默與物無競家人僕隸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宗族故舊自浙東來依者養育獎勸俾各有成士有才可用必引而進之有長不能舉者為買棺歛恩意過於平生方太尉僚屬强占民廬基獨以己俸買宅天心里即舊屋數楹稍加塗墍環藝花卉之屬號小丹丘休沐之暇輒與客尚羊其中吸茗清吟議論古今出入經史百氏危坐終日歲時有事於祖禰始殺牲以展其孝敬初非薄於友也吳國將亡食肉者咸惴惴焉恐蹈鼎鑊君子謂基宜保終吉已而果然噫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基者其亦可謂克全而無憾者今藏于家有夷白齋稿二十卷觀其文雄而氣高可以黼黻皇猷敷陳帝業而乃使留滯江湖之上驅馳戎馬之間竟賫志以没茲其可惜也夫

危太樸雲林集二卷

（明）危素撰

明鈔本

雲林集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危素撰。皆在元代所作之詩、納新為編次成集者也。素家居臨川、相近有雲林山、嘗讀書其上。方方壺為作雲林圖、陳旅等俱賦詩以記其事、故集即以是為名。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發雕於後至元三年。則彝尊所見、乃元時舊版。此本卷帙相符、蓋猶從原刻鈔傳者。特彝尊跋稱前有虞集序、而此本所載乃集贈行序一篇、絕與詩集無涉、似為後人所附入。觀其静志居詩話亦稱前有虞集送行序、則已自知其誤而改之矣。素於元末負盛名、入明以後、其人不為世所重、其文亦遂不復收拾。故說學齋集僅存在元之文、而此集亦僅存在元之詩、不足盡素之著作。然氣格雄偉、風骨遒上、足以陵轢一時。就詩論詩、要不能不推為元季一作者矣。原集共詩七十六首、浙江鮑氏知不足齋本復從他書蒐採、增入補遺十四首、較為完備。今並仍而錄之焉。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趙
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為之言曰夫士者有
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
之士一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
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
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
為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為國一
國之竟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為天下天下
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
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
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
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
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
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
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
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
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去臨
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為
人師表而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
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交乎一
鄉者乎而二子者殁世矣宜乎吾子之徬
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
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
善士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
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
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
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
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
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為之
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
又有之矣盖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
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集老且病不足
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徽以
遲子之還可乎至元三年十月雍虞集序

南陽　廼賢易之編

詩

凰之飛 為北庭安畝丁縣丞母誤

凰之飛兮朝陽暉〻彼鳳高翔兮將雛何之畬田
有禾飢不食兮山有惡木夕不栖兮西逝白日兮
東流滄波嗟〻安母兮傷如之何

隴頭水

隴頭之水向西流莽〻寒雲中樹林水中尚有秦
時血今古征人到此愁

贈兒大同甫之龍巖巡檢任

青〻宜洋柳杜馬何彭〻玉鑾錦障泥兒房向南
征兒俟俊㨂姿㮤〻東吳精壯志在勛業將為先
親榮十歲學文章十五富六經心涵宇宙表思動
江河傾三十辭社邑萬里游燕京微官坐氈冷白
髮日以生瀝血奏長策青蠅乃營〻踰輪受羈絏
駑駘盡騫騰得官漳州去疾風揚旗旌漳州海之
裔經雪瘴癘清摩劍耀白日拜兮教長鯨京節縻
氷霜威嚴走雷霆黎氓盡富庶田里安芸耕鑿方
眠仁義坐見治化成賤子託深眷離別寧無情月
色落江水花氣通津亭廣筵集賓客高樓吹玉笙
天空北斗直酒酣鵁鶄鳴王事有期程行邁不遑
寧閩山莽遥〻楚雲浩冥〻昔如骨肉親今則參
辰星夙夜慎興食莫畏轄難艱丈夫譬許國豈為
求斗升相期在千古勉〻惟忠貞

懷母

季春天多陰往拜慈母墓慟哭長松根聲徹泉下
土母沒兒尚髫兒啼母仍若兒長母不見歲遠益
愁慕白日向西流滄波自東注凄〻石上雲翳〻
谷中樹撫景抱長恨蒼天莽難愬

送張月梅游江浙拜袁伯長學士

雲林山中三日雨樓上群峯翠如堵山人十載始
歸山援背芽堂種松樹踏門有客何消搖番之信
宿去莫招囊衣索糧具舟楫千里一攬錢塘潭東
方大海天下無風雷震盪群龍趨蓬萊仙人袁大
夫曰卿為問今何如

酬答葉國賓游演法觀

鑿牙細路洞門寒松柏蕭森太乙壇崖拆倒流千
歲乳井空深蓄九還丹温泉觸石陰雲起白露凋
林古木攢我愛登臨發高興賡歌自寫寄君看

山堂一首寄一二知己
結髮好經籍雅志覬山林靜恬屏世慮庶免外物
侵舍東一畝宅宴處神不淫沄沄碧澗流翳翳春
雲陰雙崖氣嵡岺渴日懸嶔崟天景落娃治原泉
到來深筠擔淨箕箕藤蘿鬱沉沉頗諧曠蕩意濟
世靈無心義農安在我周孔不可尋唯將一斛酒
坐對南山斟慷慨紫芝曲慘淡梁甫唫朋知日疏
遠何以相規箴
寄山東黃君瑞君瑞儒者易嘗有節婦白大娘詩
龍虎山頭送子歸三年不見重相思更無書到金
谿縣室有人傳節婦詩白鳥滄波春炯炯寒雲落
日樹離離相期錦水江頭醉為報輕車已載脂
和毛戢見寄黃茆山道中絕句
十里黃茆路幾株寒食花雲從山崦沒日向石林斜
杭州觀閱武和兒伯范
世祖丕圖天廣大外臣雄鎮海門西風高霄漢旌
旗動日轶沙營劍戟齊元帥佩符森氣肅三軍鱗
甲曉塵低百年禮樂今全盛故國遺民已耄覬
送朱尊師
上清真人佩瑤環遠遊荊楚何當還月波流空寒
侶雪雲氣扳地高於山去年乘風上京國稽首靈
君好顏色蓬萊坊裏烟霧深昔種蟠桃親手摘忽
思舊隱玉隆宮惟物鎖在深潭中浪濤無聲江漢
靜雨劍噓氣如長龍尒來復作西南去織女迴車
引歸路解纓秋濯洞庭湖采藥層巔石鍾乳翩翩
飛駟金盤陀夫容玉羽高嵯峩醉中長謠送君莪
一夜北風吹女蘿
寄吳養浩甫吳時以集賢待制代祀南海
會稽之神
使君白雲錦盤陀際會風雲意若何代祀明神崇
典禮尊封四世沐恩波斗樞照夜奎文近仙掌凌
空沆瀣多別去經年尚羈滯相思回首一長歌
秌日懷大瀛海呂尊師
去年君白信州迴斜日江亭送酒杯猶記別時重
有約秌深日日望君來
寄書已到三茅觀四月君歸定得看楚水吳山一
千里可無消息報平安
送胡平遠之靜江蒙古學正
至元皇帝初禹國同車書臣有巴思八制作開洪
圖遂令蒙古語傳誦周海隅張官設學校州邑達

國都貯江胡學正年少躋官途之官靜江府道遠
良自劬況聞令大父昔采使者車恩愛尚未磨猛
梗亦以勗茲行撫遺跡感古心欝紆孟婉西颱厲
南邊風氣殊空江落濤波孤舟當自拏親年雖未
老念々庭闈趨康莊御綵耳凡百吝駝驅

餞張天師北上

真人衣霞衣絢爛五采章羽旌耀華抃縹緲廣樂
張曾空七星明鸞鶴摩天翔金門廓開朗刻々秋
雲飇手拏搏桑支晞髮臨東陽白露不可餐靈芝
空禾芳擢將清靜學上以裨后皇民風返太樸四
海阜以康上天錫純嘏眉壽無有疆

遊石門寺有懷表兄張伯玉

石門金刹欝嵯峨千古樓臺插碧波林結春陰萌
草木巖高水氣吼黿鼉野僧貪供雲生鉢一老垂
竿雨滿簑腸斷張郎成阻越獨攀蒼竹聽漁歌

種菜爲霜雪所殺嘆

雲林山人窮到骨手種菘菜連中唐栽培滋聚照
雲水擷掇翠甲盈頃匡江南仲冬寒氣盛小草無
力排風霜側聞今歲穀不熟田里嗟怨吾神傷大
車運米塡舊債一穗不在農夫倉農夫辛苦食無
粟藝菜正欲充餱糧上天胡爲降氣造物驕蹇
顏其緼吾
君愛民如愛子憂國感激張平章臣憤貪夫滿郡
邑臣願感世濟虞唐君不見豪家大戶饜酒肉
暖閣無風咽絲竹又不見飢人破鐺夜煮蕨根粥
妻子嗷々向天哭

後買琴歌 爲鄧旭甫作

鄧敦好琴如好色十年買琴不可得南城縣裏客
攜來百鎰無金君不惜竹林踞坐江盈々臨江三
奏龍魚聽蕭森若登秋氣肅洶涌天地霜風清商
敲羊々羽敲苦月隋寒光君罷撫餘音寄意愁人
心別思蒼芒正如許爲余再控白玉弦長謠楚之語
招飛僊招飛僊安得見獨立乾坤淚如霰

送程朋游華蓋山

吾郡紫玄洞程生遠游教別懷不可寫聽我哀弦
撩茲山東南勝秀色凌空高細路積霜雪長林帶
滿濤天雷震洶々飛瀑鳴滔々文豹晝深伏窮猿
夜嗷嘈行々發猶詠陟險毋乃勞昔遊洞空腳天
風入衣袍王喬不可見使我心忉々余本尚疏放
風志思林皋何當絕埃壒高舉乘鯨鼇頡頏飛霞

珮不必煩圭刀

期馮祥文甫不至

寒山墅樓三日雨風卷崩雲亞高樹山人無事不下樓空谷寂寥誰與語平生故人大馮君約之不來歲聿莫歲聿莫君何之側聞他日撫州去又恐促駕江東歸梅花千樹化為雪寄贈惟有長相思

越吞日祥文來奉贈一首

積雲起層巒大雪被長坂季冬天正寒年歲忽其晚悠悠余養遥遥子當返情親展良覿欲語意無根空堂耿微燄古木北風亂天毅耳迻迤野水激虛澗朋知罕相值況子甚淸簡昔也期不來長謡發深歎揚揚水中鱗渺渺雲際鴈明發坐睽離廻首山川遠

游琴雲關和吳山人

白雲廻繞翠雲關吾輩登臨樂意閒樹拂微烟秋淡淡港通晴瀑夜潺潺悲風卷地席坐石黑氣貫天龍在山老衲平生不迎客避人深入竹林間

寄題大瀛海道院

明州東海角道院幾年開寶構通丹極瓊林闕玉堂鍊形長對竹蓮與獨尋梅羽駕乘雲氣瑤壇拜斗魁鳴簫朝引鳳飛檄夜鞭雷芝生靈苗潤珊瑚老樹摧滄波馴白鳥幽竈鍊黃能水怪能言語龍精自往來傳家凌宇宙弱水截蓬萊漢使游空返秦皇去不回青山寮翠色赤日漲黃埃里極蒼茫外羨門安在哉

送鄭復常歸三山省親

嗟嗟塵湖山飄飄紫薇仙十年山中鍊形魚縹緲御氣凌蒼烟采芝朝入席窟飲抱月夜訪龍宮眠洞天石扇星斗落紫鳳一舉天風旋君家正在滄海頭十州三島烟霧幽手持瑤華度海去白雲亂洒扶桑秋歸來何以為親壽蟠木結實行當求

送友人游淛

常山縣前放船開桐廬江口寄書廻君行不受人間熱六月海濤如雪來

寄題饒氏書樓

新城饒氏起高樓樓外青山手可招古樹戰風秋頒頒亂峯合雨畫蕭蕭窓通石井蛟龍氣棟崎銀河烏鵲橋嗟我何年一登覽胡床據月坐吹簫

送李常游匡山

匡廬鬼神聚產壑擁青紅泉洩二儀動山包數郡

雄近聞桂道士高臥白雲中
聞道南康好江城楚國隅天皇化作石彭蠡匯成
湖之子窮幽勝扁舟逸興孤

鄧省吾先生挽詩三首

噫嗟復噫嗟哀斯鄧先生平生蒔貞曜白首稽遺
經豈無當世念冉〻年歲零養真白雲林足迹不
到城浩歌紫芝曲愴淚悲風生泠然竟長往蒼茫
隔幽明臨流一揮淨耿〻難爲情
席齊執經時賤子始髫齔〻十年間此意誠繾
綣春風掃石陰華月臨池宴相期在歲晚每別殊
思戀悽愁隔千古安得重相見憂患若相嬰恐思
負所願恩義曷能忘懷扎淚如霰
春山何英〻春江何幽〻日莫山水閒無以消我
憂朔風翻明旌飛雪慘以稠伊人不可見回首心
悠〻回首心悠〻載詠商聲謳老竹尚延月叢蘭
自作秋荒林夜來雨惻〻令人愁

送桂少儒之會昌學正

桂公年老才華盛遠作會昌州學正會昌僻在江
西隅古來地熱不可居〻民年來家有井洩盡瘴
烟無疾病長江水碧風不波雙櫓夜撥聲如鶩横

經伐鼓高堂上老幼相攜來聽講春秋祀祭黍稷
香鍾鏞琴瑟鳴鏘〻先王典禮公所秉努力念之
垂永咸

奉會孫履常先生見寄

閉門無夢到京都自愛雲林水竹居濁酒肯從田
父醉窮鄉自與故人疎天風振樹山壓直海月當
樓雪景虛深憶金陵孫處士遠蒙相寄數行書

呂尊師畫三茆觀梅藤爲圖稱曰二老遂筆
賦之

三茆觀頭老梅樹梅邊更有長藤古誰持此畫江
西來大瀛海中呂道士藤枯一佀蛟龍懸梅瘦飽
受氷霜纏柯支不遂浮世換根柢直與扶桑連傳
聞茆盈親手植坐使草木皆成仙宋朝度江一百
年世人不到吳山顛豈知二物閱興廢及見勃解
成桑田戰爭揖讓等黄土展卷無淚何漣〻

送朱寅假赴卿試

孟秋西風起駕言颺孤舟義娥無停馭行客詎能
留將子飲尊酒執手山之幽英〻白雲飛靡〻江
水流望〻西山陰道路日已脩道路日已脩我懷
日悠〻解驅宮步門振崇滕王樓縣知多士中慷

慨陳嘉謀懷忠許報國況乃素行脩勉哉勵貞操
無爲漫離憂

崇山彌

僕生慕宗少文李太白有世外風格思山
水之好縱雲林西行七十里得宝山境甚
勝因與鄧暨同游泰定二年九月也

祈仙古觀摩空青手持鐵丈山中行浮丘真人不
可見窈〻萬谷酣秋聲捫蘿直登六七里下類世
間真井底雷霆震動嶺雲破烽〻靈光夜深起尊
師有道屏狼鬪瑶步淌地山如春仙公不歸鶴自
語老木夾路龍生鱗鄧卿顧我三嘆息滄海蟠桃
幾時得千年武魄倘可湌會見紅顏生羽翍

兒秀才古劍歌

紐鄰元帥征蜀川數州殺盡無人烟天開地闢建
大國尚有兵器沉江邊故人西来得斑劍感古凄
涼淚如綫土花蝕盡青蛇殷光采迸雲垂白練天
船載之瞿塘歸湍濤震掉鞭馮夷瀆鬼縮頭形见
膏突蛟斬頸血淋漓江東豪士何年得四坐諸公
變神色電光春〻迸雷飛殺氣寘〻兩儀黒挽搶
不動邦國寧天王垂拱黄河青豪曹雖利竟何用
徒見青天白日風火生

贈查泰宇之閩清主簿任

瘍日照白馬查公往南荒南荒二千里馬瘦道路
長官役相程期車載十日糧路經龍屏山且住深
淨堂諸公設高會四座排金觴般弦間豪管侍女
清歌揚問君行藏計陳義富且詳爲言十四五博
學交老蒼少壯志浩蕩仗劍游四方不意晩得仕
鬢髮飛妹霜教授古吉州講論明三經讀律始親
民竟過炎海甸出爲縣主簿又恐素積忙廬阜青
遥〻彭蠡深泱〻豈無田園居亦可歸耕桑不敢
慕高尚匪圖承寵光恭惟古君子氣類何端莊昔
在習鑿齒今之漢仇香方當盛平世帝聖輔搦良
四裔息征戰訟訟無旱蝗凡居郡邑職敬戒垂永
感上當宣德化下致赤子康公行勿遅留鸞鳳終
高翔山雲白浩〻海月炑苣〻寄書問骨肉毋使
夫相望鄙夫江海客年小血氣狂把酒執衣袂贈
之紫游韁人生貴交誼自此毋相忘

陳物初清輝堂

尊師家世華山陳新築高堂古澗濱臨水每同鷗
結社采花閑與鹿爲隣窓通蹐旭排高樹簾卷炑

颼晴綠筠振屐梯山烟滄〻縳船登瀨石鄰〻鳳
衘春色須真詰龍吐霞光夾羽輪陰洞呼中雲侶
珨白屋奔處雪如困拂衣蘭艸已多碧在眼楸花
無數新鍾磬撼林群鸛喑丹砂貫井毒蛟馴張公
昔者来疑隱陸子再朝此問津烟雨晦明真着畫
山川靈怪豈無神未應芝領終辞潔可是桃源不
記秦栽歎徒今就君住里看東海來黃塵

訖鞠華有懷孫履常吳仲谷二先生

蘖生霜中鞠九月已交花盈〻照莫色挨〻積幽
範撫時憶貞士興懷為浴嗟采芳歎寄之念此山
川遐繕性慕丘壑游神到義媧喟彼紫桑荀高風
邈難加載歌黃華篇四壁悄不諱

送呂尊師墨

客窓學帖費秋毫流轉塵沙空復情尚有囊中殘
墨在今年分贈呂先生

七月十有一日寓館遷移是夜夢家父有詩
云移書到西舍有夢到雲林樹遠風難至窓
虛月入深生徒趁夜讀朋友宵来尋呼洿鄰
家酒孤斟慰客心明昔用此韻送呂尊師

鉞中開道院種竹已成林遠路詩篇積離筵酒酸
深海潭三萬里月暈一千尋同是殊鄉客何堪送
別心

五月廿有二日同鄧漸升儀暨李昭旭肆父
昶喇文晚眺以森木亂鳴蟬分韻

良朋宴游不可失鄧氏諸昆晚同出横槎溪口弄
飛泉桐樹場頭看落日長山堂突短山青山上十
丈蒼雲横大風振林疑鳥疾枯木獻壁石殘蟬鳴登
高長嘯招晴月古竹吹涼夜如雪夜如雪秋氣〻
溪流無滓山無塵寫詩聊寄山中人

簡方仲永

方侯大雅孔南金歷仕籍難白髮侵奈祀衣冠存
古禮文章雅頌託遺音故園飛夢春雲莫仙洞題
詩碧澗陰楚客南游風雨惡杖藜來與去相尋

和吳尊師雜興紀游二十一首 今錄其四

早飯梢陂

舟泊梢陂驛斫魚餐早飯是行新雨過水落寒沙
半櫂謳方零亂鷗鳥忽驚散笛聲起滄洲又逐驚
颼斷

過清遠驛

雲滿故鄉若艸迷江東江西入別離征船幾日洪

都去清遠驛齊聽子規

游鐵柱觀

已從龍興游即往鐵柱觀龍精不出異匿固鴻水
奔流合江漢沉〻古井清如空東方大海長相通
千年神劍不可忽老屋夜〻生雷風

泊宮步門

人題石城邊鳥沒白沙尾秋風涼蕭〻波靜月如
洗水邑西不定半夜猶飛起

雲林集卷之一終

危太樸雲林集卷之二

南陽 廼賢易之編

詩

公無度河

提壺公向何方止公勿度公欲行婦人之言公不
信蛟螭從橫河水黃從公死入河水千載同作河
中鬼

重慶堂詩 為王時中作

翼〻高堂臨水之陽誰其作之其氏曰王 高堂
翼〻既深且謐有直其楹有虛其室 玄鶴于〻
厥子来趨父見其孫亦克愉〻 旨酒在匜登豆
有菹其脊孔多特獸网魚 子于父母亦既能孝
父詔乃孫緊父是傚 其孝伊何古有嘉則敬事
皇天以明介德 翼六章章四句

子規啼

子規啼白月伍春雲迨〻春水遠芳草遶庭花亂
飛子規啼時征夢苦郎船定發瀟湘浦瀟湘江上
風浪多春晚胡為不題去子規好去瀟湘啼重来
借汝春樹樓

山中歌

朝牧于林暮釣于溪吾何憂而

與鄭兼賓兄弟兼姪以王喬下天壇徹月映
皓鶴分韻送三吳山人游龍甬山兼簡江左
諸師友

蘿風吹蕭〻篛露淨瀼〻明霞結晴曦曉色晃相
射手持雙瑤英一去青山下迢〻鳳麟洲雲氣浩
如瀉寄謝山中人離情若爲寫

和答張原相見寄

別來兩度得安書猶在仙鄉水竹居年少才華終
眷合春寒眠食定何如奏琴深夜難成曲釆綠終 [illegible]

二

朝不滿裾月色四山清勝〻空花千樹落疎〻
危坐思君到五更江山東望不勝情雲連仙闕音
書遠竹逸幽居夢寐清山木生凉風洶湧天河無
浪月崢嶸相期叅獻金門策莫向林泉老此生

寄張太乙張時留江渕

我曾身著夫容常笞麟游遍蓬萊鄉蓬萊仙人留
我住醉枕大石歌瑤章高秋及上麏湖頂下顛八
極天芒〻石林風烟白日靜但看灝氣如飛霜張
君獨乘紫鳳凰我得霞珮驂翺翔星官下謁奏廣
樂衆客燕集翮瓊漿曾棲高空不得寢神飈夜撼

金
歸來雲林閒戶空忽憶舊事心飛揚竊聞
三月之初吉飛車宜過東海商莫從故都嘆禾黍
定篤大舶窮扶桑渕山迢〻渕水長何由寄贈雙
明璫

春日上高橋阡 延祐戊午

春草如帶長生於阿嫫墓不見墓中人但見墓上樹

小孤山歌

大孤之石衡且槽青〻長在湖中卧小孤之石銳
以高峭立淮岸當洪濤滔〻逝水東流去兩石蕉
羌屹天柱蜀巴之原浩汯〻壯哉此地江海門鴻 [illegible]

三

厖稍見土宇曠蹟鑿方知夏后勤名山大澤神所
主過者震驚誰敢侮云何作廟向江壖博士娉婷
象龍女篙師賈客爾何知坎〻伐鼓持豚蹄倚蓬
清空漁歌起日莫沙禽來去飛

過周元公濂溪故宅 延祐中先師留此數月

瞿遠巳千載繼述良獨難維公出南紀大道翦榛
菅濟世仰華摯齋心師巷顏知幾寔圭要浩〻仁義
端故宅儼斯在素月照溪湍灌〻菡萏枝英〻秋露溥
恭聞華蓋麥講學雪溪灣墜緒久無託令我心悸〻

梁國狄文惠公新廟詩

大江從西來萬里流湯〻維唐社稷臣勲業載祈
常天子在房陵女后御明堂晨闥牝雞鳴腥聞溢
穹蒼猗公秉忠義耿〻立廟郎周旋極罷勉論議
忽慨慷載御卷晃歸宗社煒有光豈徒保國祚寔
欲扶天常雲孫江州牧思聖宮廟薦烝嘗豆籩孔
嚴翼絲石載鏗鏘再拜久屏息低回想忠良作歌
勸臣子百代躔遺芳

姚文公廬山牧庵

昔公參行省于此駐旌旄至今讀書堂名配匡山
高秀草帶烟霧長林振波濤鄙人思高遠勝日欣
遊遨緬惟草昧初翔南擁弓刀公生將相家卓犖
稱人豪文場已孤騫史筆况載操懐公不可見江
水徒滔〻

留别楊顯民先生

我從仁里來信宿復西去驅車何閒關日色已膘
莫林幽閒無人月暗屢疑廂村虛轉迢遞童僕且
驚顧柴門夜篝火今夕共君住况匪味道言蕭條
復誰語

楊子好道者其人千載心而我抑何幸獲聆金玉
音顧爲女蘿草託根青松陰今晨忽爲别怊悵已
難任仰看天宇高俯見江海深安得隨長風化作
雙飛禽

九月晦憂劉山人

長淮千里路念子幾時廻遠夢何因到安書不寄
來幽懷思水竹浪迹困風埃滿目飛雲盡秋聲萬
叡哀

贈朱元吉賣墨

深山閉門二月初白日雨打梅花枯楚夫讀書大
石上粤有一客來吾廬水杭舟檝陸乘車來徵後
語行江湖哉〻石峰起雲氣下壓古井蛟龍居詎
知山人夜燒墨墨色吹作烟糢糊玄光貫天衆星
沒屮字湍辟陰風噓述文志者奚假文通達今古
良非迂悲乳結繩易書契剖割元氣疑無餘遭逢
盛旹當逸櫟誰復瑣細稽蟲魚遠游京師頗寄贈
謹爲
皇帝書貞符

寄溪香上人

山僧吾所敬不見又經春說法青龍出忘機白鶴
馴楚雲遮别夢江月照吟身遥憶相逢處深林長
綠筠

東風行
余居深山欝〻不樂醉中長歌以東風命
篇與一二知己倡和之時泰定二年三月
東風浩蕩吹江南危子行年二十三長謡空谷天
蕩〻劍倚白日風潭〻氣高頗悖星象連身在豈
爲飢寒貪宮中聖人朝萬國臣抱犁鋤在山澤終
年讀書空自勞三隝求仙豈能得齒牙不速心未
摧欲奏長榮天門開周公仲尼没已久麒麟鳳凰
去不徠世無忠臣與孝子四海風俗何由廻
𡚁儀送扇 壬戌季夏
撫州竹扇制來新鄧子持題贈楚人六月江南如 六
此熱海風一起靜黃塵
贈貞怡然貞善琴余與之寓于上清宮
我從逢海堂中宿風霜滿空月在竹西彥貞老夜
搖琴妙音總是雲門曲先王作樂音律諧載歌南
風阜民財陰湫玄龍衝石裂赤霄鳳鳥從天來千
年古調誰能改一變新聲吁可怪願借琴高赤鯉
魚與子騎之入東海
鄧叟時可大寒中見過語余曰余今六十八
歲矣有一子在閩三年無消息顧貧且病無

所依倚不能無求於世余悲之欲濟之橐無
一金相對嘆息退和蘇子贈扶風逢旅詩載
之簡軸不以送叟
鄧翁老老食無糧臥病愁多白髮長千里南閩無
過雁五更秋雨亂啼螿年來破屋塵生甑歲莫空
山雪似霜愧我相逢貧到骨悲歌此曲意蒼茫
宗㦤方逸來邑志筆寄上
大醉雲關後 岡行 甲子九月與曾君靜游翠閣時方之
題來水竹居由來百里路難寄半行書不落南山
宜天空白日虛思君尉幽獨高誼莫相疎

林登州遺集二十三卷

（明）林弼撰

附録一卷

清康熙四十五年林興刻本

登州集二十三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弼撰。弼字元凱，龍溪人。元至正戊子進士，爲漳州路知事。明初以儒士修禮樂書，授吏部主事，官至登州府知府。弼嘗與王廉同使安南，以卻賂金爲太祖所器。生平著作有梅雪齋稾、使南安集。是集總名登州，蓋彙爲一編，總題以所終之官也。凡詩七卷、文十六卷。其使安南集，宋濂嘗爲之序，稱其文辭爾雅。王褘亦嘗贈以詩，與之唱酬。其墓誌即王廉所作，稱其詩文皆雄偉跌宕，清峻之氣，夐出塵表。蓋明初閩南以明經學古擅名文苑者，弼實爲之冠也。弼又名唐臣，以時禁國號名氏，遂仍舊名。是弼其初名，唐臣乃其改名。朱彝尊明詩綜則云弼初名唐臣，當由宋濂序謂唐臣更名爲弼致誤。然宋序未嘗言初名唐臣也。至弼改名既久，而此本之首尚署林唐臣撰，殊乖其實。今仍署弼名著之錄焉。

林登州集序

閩文士自唐歐陽四門詹黃御史滔以來其有專集行世載在藝文志者指不勝屈而林氏實居其半余昨歲承乏

來閩亟欲訪求此邦前賢著述俾有所觀覽以為敷政寧人之助物色久之見者絕少詢之閩士大夫僉曰斯地屢經兵燹緗素散佚故家大族

修為南面百城者悉為覆醬補袍之用雖其子孫亦往往不能有矣余為咨嗟太息因誦放翁句云名酒勝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斯言

雖戲實不誣耳居數月始得明初詩人林子羽員外鳴盛集鈔本不覺眷舞命工繕錄以寄吾鄉大司寇王先生一日右庵林恭戎與手呈一編

即而視之蓋其先祖登州守
元凱先生遺集也按先生傳
誌及宋潛溪先生所譔集序
知先生以元末名儒受知英
主用薦擢為禁近官與金華

括蒼青田諸公纂修國初禮
樂書有明一代文章之盛實
自先生手開之至其兩使安
南綏遠懷貳歸途郤金弗受
無陸賈寶劍之裝亮節清風

傾動當宁震服遐陬先生之
名且與日月並壽豈藉詩與
文以傳哉然即就其詩與文
論之有韻之言溫柔敦厚原
本忠孝又其為音冲和渾穆

淵淵乎清廟明堂之奏固將
與青丘分路揚鑣雖子羽猶
將遜之其他如鄭孟宣高廷
禮輩又不堪方駕矣古文辭
風格在史漢八家之間而自

出機杼絕不傍人門戶足以行世傳後無疑先生舊有梅雪齋集使南集續集等書其槩曰登州集者從後所居秩以名之也先生是閩先正王而弘中丞曾校刊先生全集歲久漸失其板今參戎所藏一帙蓋僅而獲存亦可謂幸矣參戎恪守先澤將梓而新之懇余為序余謭陋何足以為

先生重第表章文獻實余之微志又喜先生之詩若文得賢似續寶持而護惜之以流傳無既是皆不可以莫之紀也爰濡翰而識之簡端 旹

康熙丙戌臯月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山李斯義拜撰

原序

吾鄉文苑興於近代然而國初已有林元凱先生不知先生者或謂方當草昧海隅崛起漢孰我大耳其知先生者則曰懸衡中原砥行立名非附青雲安施後世予觀元凱盍兩合是當公之時括蒼王太史與公同使謂閩有公如毛之有麟羽之有龜國初埏埴博大涵雅金華獨冠一代其序公集許可良至景濂伯仲屈指烏傷公集有喜予充見名之作予充集亦有贈公詩予充者烏傷也閩海之士草昧之際崛起文苑金華知之烏傷知之括蒼知之若夫奉使安南所御千金萬里之遠冥寞中夜竟能使高皇帝知之後坐小法乃以其大者信之特書休問二字自我砥立安在有所附而後施於世哉括蒼論公所爲詩文皆雄偉軼宕清峻之語要出鹿表有味乎其言之也凡詩若文清則易弱非有一種遒往不屑之氣行乎其中安在其能雄偉軼宕蓋公之峻生於清其雄偉軼宕生於峻清而弱郊寒島瘦清而能壯則清之一字𦍒于古詞人之脉之骨非獨蘇州襄陽一流至於十九首亦云澄至清發至要焉爾古今之變毎毎自清而趨麗枚叔蘇李清於建安晉尙清言而潘陸已侈於曹劉三謝又侈於太康至唐而忽清於齊梁所以爲初盛𦍒知骨脉之貴非不用故實不用典要語之爲清也雖二陸三謝以逮齊梁綺爛之極亦必有輕盈澄秀行乎其間但有至有不至耳文心所至其志潔其行芳不屑一切故能出之文字播之豚歌濯泥滓而蛻塵埃以此論公其爲千古一家何疑今梅雪齋使南登州諸集具在雖與季廸幼文爭鳴夏聲於正始寧問誰漢誰我耶近者吾社曹能始採閩中先正風雅以附於十二代詩選昔友張紹和力搜先生詩偶遺所輯本意甚慨之今其弟燦叔𦍒得之散帙中相與纂定予從姑子林渙卿見之曰我家藏本諸集外尙有續集是登州以後作無有失墜遂相與再纂而付殺青斯文也顯

於當世晦於百年之後忽遺忽獲若有神物呵護之者斯已奇已葢公平生有必不可晦者在奉使𨚫金一事文士之行文士之遇莫此較著青雲氣色囙從砥行中生士莫難於知己尤莫難使人主知己有明文士輩出若公之遇高皇與北地之遇孝宗至於坐小法不問伏青蒲下獄立出予每讀先生集談先生此事未嘗不流涕也

崇禎辛巳一之日郡人王志道序

原引

往家聘君遐漳詩凡前縑片楮無不搜而索之林登州集則余小子索之其裔者也公著作充棟世遠言湮遂有散軼余廼從其家藏寫本搜而輯之以集狐嘗鼎豹心綦苦矣先是黃幼玄太史誄表章之而聘君覓其原本已亾去每每悵爲引爲風流罪過聘君旣没余檢所藏書忽於亂籍中獲此喜不自禁適王而弘中丞來其以告之中丞欣然以剞劂爲任而命余爲役第斷簡殘墨都無倫次且字句訛脫余廼稍稍編次就班又與中丞商畧訛者改之脫者補之始勒成一家言爲因思文章之合有神而傳有數閩中文獻落落廼壇坫相望代不乏人若唐有常觀察而歐陽四門佐之宋有朱紫陽而陳安卿佐之一主一翼若鼓宮商入明而益彬彬矣自王忠文開漳來而有登州同時同調矜契之雅不㓕唐宋諸公忠文清漳詩云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而登州集中亦有喜子充赴名之

什唱余和汝洵一時勝事也客歲魏中嚴給諫
刻忠文集遂令紙貴又一歲而登州集繼出豐
城寶劍一時偕來所謂神也忠文集或傳或不
傳登州集幾傳矣而復失之今得兩先生表章
而二百年剩璣殘璧始成觸目琳瑯則所謂數
也兩先生固自有功前彥而余小子獲以編摩
之役攷修二妙闇余則幸矣惜不得起家聘君
見之釋其風流罪過之恨耳語曰不恨我不見
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三復斯編不勝墓劍牀
琴之感也

崇禎庚辰蜡月張紹科烜叔書於覓齋軒

林登州集目錄

卷之一

四言詩

北山堂詩 有序　元帥觀公平寇詩

五言古

題陽山蒼檜圖

次韻顧孟仁遊雲洞之作

贈張子明奉使歸維揚

野翁吟　喜王子克赴召翰相

題採蘭詩　虞姬怨

旅感三章　送周伯章令宜陽

安慶府　白沙山

歐陽文忠公修　文信國公天祥

和熈陽太史廬陵道中作

端谿　廣西舟中

嘉魚亭次韻　峒中婦 有序

播村隘　厭里隘

獠處隘　龍州溪亭小集有作

又得含字　贈張垣扶祖櫬歸閩
重登飛來寺得來字
韶州謁虞帝廟　釆蘭山之椒爲逵道
監邑賦　畦樂軒
權氏春暉堂　璜溪漁隱爲姜用（作璜）
聽竹軒　愛日堂
陟岵軒　賦得釆石送子聡歸
金溪　題愛慈軒卷

卷之二

五言古

題范文綱青雲別墅
題望雲卷　送王子俊都司經歷
蘭雪軒　送沈部掾歸里
豢安南　絅齋詩
牧魚軒　青水洋
黑水洋　送葉子實之甯安恭
送都潤士歸鄱陽
題松江釣者圖　上僉憲代林伯示
贈[illegible]王簿　宿明極上人房分[illegible]字
得客字　代上人賦當字
上美叔知司　贈李一勳
五月上日奉陪梅所知司子實大尹泊
諸友會於黄氏讀書亭分得日字
贈陳仲福蘭盆會首
書呂誠夫進士金璟詩後爲薩逵道同
年贈
奉次韓景聡縣尹移文封贈感夢二（作韻）

七言古

題吳希貴爲徐將軍畫海青圖
題錢氏鐵券卷　題洪元質墨竹
贈寄雲道人　題李伯時二馬圖
題黄誠甫鐵樹開花圖
題彥璋劉節秋山讀書圖
慈溪孫氏瑞萱　阮信道家牡丹
贈祁山居長老　送李廣文歸鄱陽

卷之三

七言古
大勝驛阻風　題采石
席中次熙陽編修韵
姑山行　和王太史滁州遇生
辰之作　怪石
次韵王編脩九日趙守禦買酒長句
望成山　題狄浦捕魚圖
贈商橘所　和理夢中作
題溪聲月色圖　次韵贈竺芳上人

贈碧溪道士　壽上人
贈美叔掾郎　贈洪氏毅齋供
壽貝外長老　贈靜山太醫李君
贈温縣尹二首　君仁掾郎榮膺府檄
政贊邑琴敬頌俚謠少伸賀悃
仙人謠次逵道登錄韵
古心上人顔其禪軒曰愛松林梅隱氏
為作圖索予賦詩因[illegible]之
四會祠奉答頓孟仁

徐梅所知司席上以插花命題得萬字
齊雲亭奇石歌　次徐梅所座主韵
次柏軒先生韵為梅所徵君壽
和南圃老人龍巖書事
雙柏軒歌為黃君復院長賦
卷之四
五言律
次韵楊秉中縣尹春日病中述懷十首
題王佐山人畫　題王廷珪畫

十八灘三首　英德舟中
江西造郭中敏還廣東
除夕　人日
彭澤重登潮音閣追和陶參政韵
平南縣　題林德仁永思堂卷
羅時用之浦江令
題小林居圖　竹居
梅屋　望雲圖
題孫積中哀帖賦後

題方廣圖　芝峰精舍次韵
和胡梅所除夕述懷之作
題雪齋夜讀圖贈别呂宗周
至正戊戌春季道甫過方遂初縣丞是
日至興化邑訪邑長實達道醉中偶作

七言律
答胡梅所菊節有懷
問胡梅雪病併想山居之樂 二首
予友李君彌卜居東郭翛然自樂錢君
孟道爲作圖題曰東郭獨隱索予賦
詩便爲書此

贈冲和道人　三衢程君璋氏訪友
臨漳將歸賦此以贈
題張櫟里畫　送伯千之北上
送友歸永嘉　題南樓
偕洪元質遊南巖
別章仲明用前韵
題漳浦白鶴巗 有序

過盤陀嶺　芝峰月夕次韵性社
上人足成茶溪公口占之作
次徐梅所座主訪龍江書院有感之作
再用韵二首　丁酉元旦二首
和韓南勝二首　閏九月重陽前一日
奉陪梅所知司遊員山謁康仙祠即
席次韵二首　再次韵一首
次王子實縣尹韻
謝姚省吾博士招飲次韵
再用韵呈姚博士

賦得人日不陰　溪青道中
姚省吾教授　賦得水田白鷺
送許輔之歸隱　次倪孟明集藥名之
作呈徐梅所座主二首
題老牛舐犢圖　次堂郎司天韻二首
題櫟里畫　相士潘碧山久游江
湘間今以武功爲石白司警瀕衍索
詩漫賦以贈

壽徐梅所生朝不遇

卷之五

七言律

用章貢甫尚書韻別吳君濟掾史
海漕使京停舟雞嶼呈朱伯厚明府克
明邑尉
桃花洋　秦皇廟
送吳允恩之南海令
題張將軍百勝圖

傳子敬之浙西憲副
武夷萬年宮　送林煉師[illegible]武夷
送宋仲衡歸金華
寄題安慶譙樓　答倪子京
題陳王墓　輓陳和卿三山別駕
中秋翫月二首　輓夏待制
覺初上人歸永嘉江心寺
送郭廣文　竹隱爲富州丞題
竹山隱居爲豐城黃尚英題
西村隱居爲進城羅時用題
送豐城張叔同之隴西縣丞
送盧仲庸之會寧主簿
白雲孤飛圖爲鄒烈翁主簿題
贈少林寺松亭長老
洪武三年四月望日同牛典簿王編修
奉使安南陛辭
發京　舟過彭澤
望匡廬　滕王閣

徐孺宅　豐城呈王鄱陽太史
臨江　盧陵逢端午
用韻贈高允令趨簡
南康縣　次張志道學士與龔
景端詩韻　次王太史韻呈廣東
幕僚　次王編脩韻呈涪州
劉大守　答劉蒼雪通守
答倪子毅省郎　伏波廟
壽佛寺用太史韻

再用親子毅省郎韵
南寧府三首　左江七夕得牛字
河字　西字
伏波臺　至安南次王編修韵
答牛士良典簿　發安南次牛典簿王
編修韵　再用牛典簿韵
贈黃林隱
牛君士良使還日南晝行左江之潯偶
於淸灘得一小石項跡五寸許其色

潑綠媚秀潤麗宛若峰巒之聳立黑
陽王君見而愛之牛君不靳因特贈
焉王君賦詩以謝君復答之倂次其
韵用勁二君淸話二首
答安南使黎元譜二首
清江小隱圖爲趙希員題
曲江逢至日　用韵贈濮彥章
贛州嘉濟廟用王編修韵
次滕仲弘叅政見贈韵

題鄭生雲谷卷

卷之六

七言律

贈謝元初秋山高隱圖
題嚴州陳氏會慶堂
贈公恒歸天台
梅溪詩爲蔡宗玄賦
陳子高之永新丞
安溪劉令復任　道聶克敬歸省

題方壺王維詩意圖
題鄧氏澗亭　李教授之臨江
胡氏讀書樓　橋市樓
次張敬修雪中趨朝
櫂氏寄思樓　送庾同知之漳州有序
送鄭景贇邑教歸金華葬母
倚李伯康使君韵
海上　呈克明縣尉
次韵王克明三首

予遊武夷道經三山買舟西禪浦値晚
雨投宿山中寺僧杞巖義剛曲相款
接因書此詩以訂後會
贈明之入京　次達子升清明感懷韵
次馬編脩奉別韵
題方漳浦自述詩後
會越僧津斷橋一次韵徐梅所知司謁
龍江精舍之作
用韵述懷　次林茶溪經歷韵

再次林茶溪韵奉姚省吾博士
贈新溪金如山　題江山萬里圖
題張檪里爲曹景温畫雲山圖
送酒一壺與張檪里
金陵贈友人　鐵柱
贛州　南安道原書院
庾嶺　清遠峽飛來寺
贈通事官阮勲　次蕭文煥教授韵
答莫季龍　鄭節婦

廣州江亭次熙暘太史韵
謁張文獻公祠　謁余襄公祠
和韓南勝四首之二
南雄太守葉景龍政成入　覲
雲石軒爲葉彦實賦
菊圃　洪武十年再奉使安
南還道經豐城酉錦驛父老乞留題
急筆賦此
辛亥正旦呈牛典簿王編脩

卷之七

五言排律
贈別寧義甫主簿二十韵
贈王岡野副史福建三十韵
江洞省事五十韵
贈添送都判府二十韵
縣尹相公平寇策勲賦詩爲頌
別胡景昭　有引

五言絶句

題菘菜　題樹萱堂
題白雲堆
七言絶句
淞江八景
蕭寺晨鐘　呂橋夜月
黃村晚照　阮浦春潮
球浦烟帆　浪灣雪網
寀堤春雨　橘塢秋霜
河船口占八首　題葵花鶺鴒圖

題江山卧遊圖　題子昂人馬圖
題雜畫九首
猫　犬
馬　鼠
龍　鴛鴦
鵁鶄　雙雀
喚起
珥江驛口占八首
龍州十首　韶石

荻港舟中　題壽萱圖
海山秋思圖爲樂清鄔知縣賦
題鳳山圖　題朱孟辨臨墨竹
題王章紅梅　題危中書所藏林和
靖墨蹟有引　題林間清逸圖
題梅雀圖　師夔令尹竹樹石圖
以寄其友黃君復紀別時之景也閱
而有賦二絶　題山窓秋色圖
書羅彥周書扇　馮性之以顧定之墨

竹寄其友方時舉題曰清風來故人
索賦一絶
爲袁能伯憲使題墨竹
題方壺子墨竹　夜夢亡友林伯永有
風憲之除覺而賦此
題熊自成雙鶴圖
題柯敬仲墨竹　杏林圖爲楊從善題
題黃尚英墨竹　爲張叔同題江城送
別圖　題熊自成紅梅

藤州　　題黎省之唐馬
題聽雨軒圖

操

石泉操

辭

望雲亭辭　　風樹亭辭
梁谿辭有序

詩餘

贈別陳都事萬年歡

送孔子遠少府歸東甌木蘭花慢
戊戌中秋日南城溪樓小集即席分韵
得微字敬賦木蘭花爲尤元學錄壽

卷之八

送序

送邵武司李馮公之官序
送憲府從事鄭君懋夫序
送竇逵道之官興化序
送呂伯原應辟閩憲序

送張以仁言事闕省序
送葉掾歸閩省序
送孔叔元長泉山書院序
送孔善夫序　　送林明之入京師序
送長泰尹王夢臣序
送高善父歸閩序
送李一誠教授寧德序

卷之九

送序

送李仲高歸省序
送葉教諭歸建序
送彥文使旋序　　太守陳侯使歸序
聶檢校北上序　　馬翰林易之使歸序
呂志文歸閩序　　唐大年歸姑蘇序
送竇菴師使歸序
送同安丞劉君赴閩省序
送李本仁得告歸覲序
送伯啓之官夔州序

卷之十

送序

送張玄略之安陵校官序
送袁時習之汚陽學正序
祝季清歸省序　送蔡孔昭再令上饒序
送吳起潛歸省序
送董文昭教浦城序
送蘇郡倅王君俊職序
送翁教弘歸省序
送陳一原俊職聊城序
送林純夫職教龍溪序
送程士貴歸省序
送韓君子煜之官海門序
送史子玄之忻城丞序

卷之十一

送序

送羅宗禮之官陝西序
送韓繼學之官瑞州序
送蔡郡萬僉憲引年歸里序
送國子朱士文歸省序
送王德常守韶州序
送王德章之官保寧序
送安陸學正劉謙亨序
送國子聶莊歸省序
送蘇用賓歸里序
送贈傅希說序　送李宗仁秋滿序
送指揮龐侯之燕山序

卷之十二

贈序

柴德善秩滿序
唐君大年綜政龍溪序
代唐大年贈王伯曦序
贈黃伯仁吏滿陞府史序
龍溪尹鄧君朝陽政成序
汪彥通辟掾序　黃君德明攝教序
長泰令鄧侯新政序

龍巖簿劉君新政序
贈林子方序　贈陳執中序
卷之十三
集序
陽山蒼檜圖詩序
柳江送別圖詩序
梁山樵唱集序　華川王先生詩序
秋山高隱圖序　喜雨詩序
塊滬集序　梅隱詩序

夏指揮遊赤松觀詩序
夏指揮春日倡和詩序
白雲孤飛圖序　熊太古詩集序
琴隱軒序　望雲軒詩序
卷之十四
集序
壺山圖詩序　報德庵詩序
浣花漁者詩序　麥彩堂詩序
玉雪齋詩序　會川樓詩序

南雲詩序　雲山惜別圖序
題胡敏中哀唁詩序
竹山黃氏族譜序
航溪朱氏族譜序　方氏族譜序
張氏墓祭卷序　古雪軒詩序
卷之十五
記
隆壽法濟新寺記
漳州新建府治記

豐城縣改建東嶽廟記
好古樓記　宿雲樓記
似無軒記　清暉軒記
歸樂軒記　怡萱堂記
卷之十六
記
南園記　介菴記
嬾雲居記　筠軒記
嘉慶堂記　蒼碧軒記

九疊山房記　燕坐齋記
壽萱堂記
卷之十七
記
燕坑朱氏瀟峰祠記
聽雪蓬記　竹軒記
雲溪堂記　清安堂記
退思齋記　龍崗書舍記
野航亭記　持敬齋記

賓軒記
卷之十八
詔
賜占城國王詔
誥
贈梅逵祖誥　封梅殷母丘氏誥
表
梅思祖謝恩表
箋

梅思祖謝恩箋
頌
大祀禮成頌　漳州新城頌
贊
墨仙贊　廣成子贊
達泉贊　了野贊
蓑笠翁小像贊　易道訥小像贊
涂府史玉山卷贊
牛典簿像贊　坦然贊

傅夢賢小像贊　廬隱贊
箴
周伯章寓齋箴　張士進知愚齋箴
銘
淩省齋銘　知止齋銘
思貽齋銘　拙菴銘
適安齋銘　正心齋銘
習靜軒銘　湯氏舊笏銘 有引
三友軒銘　崇志齋銘

卷之十九

誌銘

東宮常氏壙誌　杞國定襄陳公壙誌

鎮國大將軍林公壙誌

指揮使胡公墓誌

鎮國將軍伍公壙誌

蘭軒潘君墓誌銘

貢元周先生墓誌銘

故宜翁孫公墓誌銘

林母楊氏墓誌銘

福建帥府都事蘇公墓誌銘

清菴居士墓誌銘

卷之二十

誌銘

故巡檢墓誌銘　盎齋王先生墓誌銘

梓堂隱君墓誌銘

逸士林君墓誌銘

竹泉胡君墓誌銘

岐山張君墓誌銘

艮翁楊先生墓誌銘

逸士蔡君墓誌銘

林生壙誌　馬婦王氏壙誌

卷之二十一

墓表

畊堂劉先生墓表

神道碑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

國東平侯加封鄆國公謚義安韓公

神道碑

元亞中大夫漳州路達魯花赤迭侯碑

傳

方倫夫義節傳

漫客傳

朱隱老傳

蕭視傳

稼軒高士傳

烈婦翁氏傳
誄
櫟山張先生誄
些
蓉峰宋先生些辭
祭文
祭元嗣君文
祭公使人陳明文
祭周先生文

卷之二十二
說
宗摩字德濬字說
積中字說 友聞字說
常平道人說 天淵說
一齋說
解
寓軒解
文
東崗洲定光堂上梁文
疏
法濟寺報恩塔疏
上元天官疏意
卷之二十三
題跋
書驪塘危先生墓銘後
書虎溪待渡圖後
書徐永愚所得趙虞二公翰墨後

書西臺慟哭記後
書狄梁公進諫圖
書丘孝子傳後
書張起鳴松楸圖後
書王氏所錄遺文後
書抹薌軒記後 書敬齋卷
書倪仲達山水卷
書平林烟雨圖 書張欽一小景圖
書黃誠甫言志賦後

書楚子昇馬圖　書馬拜後說
題蔡端明手蹟後
跋童中州和陶詩後
跋豐城曲江孫長仁族譜後
書張師夔枯木圖
書靖上人隨任吟稾後
書陳所翁畫龍　書周君玉安患軒記後
書莊少師示兒語後
書張師夔所藏康里子山書捕蛇說後

書馬翰林易之楓亭女篇後
書王無息小傳後
書高仲暉進齋卷後
書何執中所藏趙松雪帖
書柏齡字說後
書豐城周仲聞所藏周石鼓秦瑯琊二
碑法帖後
跋歐陽公與蔡君謨手帖後
題豐城劉孝子仲安卷
題豐城徐以觀卷後
跋豐城航溪朱光孚詩集後
題周伯溫書圭齋所作揭曼碩貞文書
院記後
題八雁圖　題趙文敏與袁禮部
書簡　題東坡書
題姜德之墓銘後
題羅稚川畫　題王文壽族譜後
書黃閔中詩卷後

書道伏龍虎圖

林登州遺集卷之一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四言詩

北山堂詩 有序

汪君世良居開化之北山常搆堂以奉二親既入爲天官不得承顔朝夕因命畵者作北山堂圖并記其別時之景益思之切故以是而寓其情庶幾一目之頃少抒惓惓云爾序而詩之者旣詳且切予讀之有感于中因推詩人之緒而爲之言

瞻彼北山其下有堂堂有甘旨吾親是將胡爲乎來于鍾之阜鍾有北山匪我之舊我思北山思之永嘆庭有長椿堂有萲萱椿之茂矣萱之秀矣悠悠我思彬云覯止有圖有詩莫慰我思北山之歸我心則夷自古在昔以忠爲孝勗爾世良是則是效

元帥觀公平寇詩

元受天命率土悉臣三陲晏帖孰謂凶人闖徼之絶横生矛蠹大肆拏獍將吮民血蝟鋒蠭斧推威過闕蟻聚烏合至于我郛鋒股紅首跳踉嗷吼詡此孤墉可以討誘桓桓觀公賁維分藩奮臂一呼貔虎羣擬公曰勿暴以駭我師猛兒在柙半就梟夷逆酋匪茹悉衆來赴脩我戈矛我脩以豫盗未至郛士已越闕載戰載捷如飛如翰爭先逐北狼竟奔蹄戎府大開以受訊馘盗之方熾我民無所盗之旣平我民安堵如枯而蘇如溺而濟孰生我人公仁之敷公曰噫嘻匪予之勳皇仁遠届帝德好生民食而祝我公之粟民居而思我公之屋願公壽康登庸廣堂匪浮一郡式福多方狂斐小子幸際燕喜爰述誦言遂歌泮水

五言古

題陽山蒼檜圖

驪彼陽山岡蔚有蒼檜樹脩柯合清聯繁枝泫零露秋蘭隔芳洲春草迷長路游子夕歸來山空歲云暮

次韻顧孟仁遊雲洞之作

端居感流序躍馬城東道卉木競華滋山水政清好於焉息塵營聊復事冥討細泉響巖竇幽禽囀林壑憑高一長嘯坐覺天地小登臨二三

友況復富詞藻側塞林中花丰茸原上草物情方向榮樂事當及早古來賢達士閱世猶昏曉豈無大藥資弱流隔蓬島所以日飲酒愁腸頓如掃憶昔雪齋翁故山早投老風裰遊目多雲龍客膝少人歸山寂寂空宇塵渺渺念此重躑躅淒然亂懷抱人生若山水繁沃倏枯槁淡谷尚爲陵大陸乃成沼塵跡當焉如而不終雜擾浩歌振林巒大白浮幽顥於今嵇魂貿徒自嬰苦惱滄波復東注白日忽西倒帝鄉邈難期徂帆迅飛鳥安得淩風翰肅肅升蒼旻

贈張子明奉使歸維揚

幕府張佳士乃是張公孫華裾照秋水彩筆輝明暇不作山澤癯丹劍思高騫東風紫騮馬白月薇花垣草檄飽零命擊楫江水渾既殪豺與虎復潛蛟與龍歸還貨無取介子功不言長揖謝上官振袂歸故園揚子夜月擢竹西春雨尊於焉得真樂暫爾忘塵喧南山霧隱豹北海風搏鵬時哉奮高舉萬里賓帝閽

野翁吟

野翁本儒士頗有山水緣葛巾石壁掛藜杖春雲穿文章不自衒質實全其天淡淡流俗人二氏習已堅親歿不土葬焚尸骨已捐野翁流爲言五避禮所先焚棄罔是罪拘忌亦可憐流俗聞此語涕泗皆潸漣純孝能錫類人心本同然彼哉濁世人心跡與書懸高價售名譽捷徑媒寵權諄諄教孝義野翁真世賢

喜王子充赴召翰林

聖皇啟明運日月麗中天幽微靡不燭草野無遺賢夫君樂嘉遯遯在金華川一室坐虛白十載窮太玄翳翳舍西桑涓涓屋頭泉君子思括囊志士催着鞭鶴書白日下束帛何戔戔光華喜云近獻納知所先江右暫借潤漳南重安邊三月已報政千里如解懸當宁深眷注求舊資周旋金閨昔通籍石室今紬編絲綸王言布黼黻人文宣真儒幸徼庸疲民思惠鮮而我惜遠別中心抱悁悁士生貴大施外職徒縈牽及茲

飾鴻業百世當無前玉堂有餘暇早寄新詩篇

題周伯虎採蘭詩

光風汎崇蘭流芬散中林草木被餘薰山水發清音蕭艾一何繁霜露日已深伊誰愛芳質於焉間沖襟獨有君子人皦皦同貞心采之未盈掬價重雙南金逝將級華佩遠邇瓊與琛重將鼓遺操邈繼南風琴淳風未云遠振古猶斯今

虞姬怨

君王萬人敵賤妾萬人憐昔有綠蘿托願言金石堅云胡竟失勢恩情不終全騅馬驕不逝楚歌聲四喧君心為妾苦妾身為君捐嗟君氣如虹創業未八埏恨妾命如葉事主無百年遊魂遂驚塵怨血濺流泉妾死亦已矣君行當勉旃江東地雖小星火亦可燃願身化孤燕隨渡烏江船

旅感三章

洪武丁巳春同吳太史伯宗再奉使安南得疾道中有作十月歸次劍江疾稍愈稿呈劉

伯序

今辰秋節至涼風動庭柯美人白團扇臨風發清歌歌聲出雲表哀響亦何多落花不上枝逝水無回波妾顏亦易改君恩當柰何

其二

驅車秣吾馬萬里涉遠道遠道多險艱行李何草草晨征夕未息川陸漫浩浩行役豺虎區此身不自保明當脫塵羈優游以終老

其三

長風吹明月流光入高樓起坐彈鳴琴清聲滿僂頭一曲操將歸四座增離憂吾身匪金石衰謝宜歸休爲郎巳白首馮唐更何求

送周伯章之宜陽令有序

曩余令豐城知伯章周君之賢欲薦之而伯章以親老辭今年春以太守王侯舉來京師上御華蓋殿親賜問焉巳而授宜陽令嗟乎士患無所立不患有司之不明聖世之或遺也伯章抒其素蘊見於設施譬猶刃發于硎矢出于服隨刃而解應弦而中吾知其無所滯也故於其行賦此以贈

峩峩嵩高山泱泱洛川水山有栢與松水有魴與鯉之人蘊奇抱一出宰百里騎馬嵩洛間仰高玩清泚宜陽古赤縣瘡痍猶未起子行職承宣況乃明政理努力答聖朝卓犖登專美

安慶府

連山亘城西長江走城東岡阜紛起伏波濤爭怒雄況覽古舒國永懐靑陽公余闕字廷心元忠臣一旅餘敝卒千載當兵衝狂瀾日以潰砥柱嗟獨崇弱矢繼蒿矧惡檄通蠟筒諜身貴食肉殉國思匪躬慷慨望西拜烈日明丹衷封墓昭聖德建祠勵臣忠百年等一炊千古留清風疇能識公心願起文山翁

白沙山

放舟匡廬陰遙望揚瀾曲湖寛衆水鍾江窄雙峽束剛風吹白沙草木失青綠初疑雲滿山又似雪連谷滚壑尚爲陵滄波或成陸矧茲沙力微日與風相逐我聞大磧西風沙常起伏洟者塚塹盤高者岡阜築此事奚足疑泚筆書所矚

歐陽文忠公修

文忠儁邁才身値熙盛世侃侃樹忠節堂堂決大義文章擅家法浮靡振時弊西賢稱慶曆重輕實公繫補衮成天功荷橐稗國是平章五代史炳若春秋義天方昌斯文公獲申厥志臺閣詆爲饞郡縣竟云棄所思在稷契君臣堯舜似六一讓自名醉翁聊自記汝南終老心西江敦

本意風流與文釆至今光後裔我來鄭公鄉懷
賢增仰企崇祀屬多故揭虔慨無地低頭拜東
山千仞鬱蒼翠

文信國公天祥

信國英特才身値叔季時士類旣推首相業良
在茲鞠躬盡勞瘁天必濟艱危是時北風競腹
脅離四肢靑蓋巳洛陽黃䕶猶海湄大廈梁棟
傾孰云一木支江閩戰屢衂星火勤王師妻子
豈暇顧國家苦憂思一死不得遂兩縛焉足辭

皇天暗白日大地崩四維益州運告終回谿趙
空垂義節臣所仗成功天實爲文山高巍巍文
水清漣漪忠魂識故路古屋遺荒基哀哉吟嘯
集千載有餘悲

和熙陽太史廬陵道中作

我本山林人偶作江海客及茲指南征頗苦炎
暑劇溽雨暗江滸潦水日已積飛流由高樹栖
苴在絕壁舟小畏湍駛石亂驚峽窄仰觀水雪
屋俯瞰黿鼉宅涉險豁壯心弔古悲陳跡江于

彼何神縹緲留廟脊歲時走巫祝牲酒紛很藉
我行不暇禱風至卽挂席但令飮量寬何卹吟
骨瘠蒼莽江雲秋霏微山日夕候吏致慇懃慰
我遠行役吾生當有營匡時可無策天王今聖
明萬里如咫尺外服廣懷柔內治淡綜覈幸復
際雍熙焉能守迂僻山豹隱霧文溟鵬振風翮
納納乾坤大皦皦日月白願成越裳書庶以裨
丘索

端谿

端谿西南流兩峽爲之門萬石矗天起有若渴
驥奔上無尺寸土草木春不繁焉知外犖确中
有奇氣存巖竇互聯絡水泉散淸溫玄液入山
骨靈質開雲根磨刀割紫玉玉膩刀無痕文房
一得之重價千金論我來正長夏山雨谿水渾
探尋竟無所惆悵日已昏居人爲我言毋俾役
者煩取石恒在冬水縮地氣暄百夫入深穴一
二或可捫鸜眼自生潤未數瑤與琨吾生食破
硯此物爲田園歸途倘求致終感磨礲恩

廣西舟中

連山峽長江千里不一斷南通交廣域西接邕桂管竹樹渶䕸蔚湍瀨多激悍林𡵨雜衆猺水處絶羣蠻喜人怒爲獸撫循貴寬簡皇天祚明運璣璿均滌浣曾未煩戈兵先巳入圖版畬耕與野蠶民喜無躡短我行持使節道路絶阻塞煩鬪北來士遊宦慾僻遠十人九物故嵐瘴嗟滿眼蝮蛇長於人蜮蟲毒於蝎蜎蚿點鹽醬紅宿不敢飯苦言何戚戚中心因悁悁天地共一

域風氣各有限朔南殊俗習川陸異物產江險不可堙山高不可挽土風固云惡善調亦已罕飲食當愼節起居在和衍心清體則夷氣正神自散修短有命存達人常坦坦山果紅堪羞江魚白堪饌閒來惟酒栢醉後卽茗椀臨風歌此詩聞者當一莞

嘉魚亭次韻

危亭敞華構飛閣俯層城羣峰多古色雙溪有餘淸憑高恣遐眺竹樹如將迎蒼梧一何遠縹緲孤雲橫願言往從之塵土在襟纓嘉魚躍潛鱗幽鳥鳴新聲茲土雖信美我行亦有程詩招何水曹酒乞阮步兵朗吟叫仙翁拂劍同南征回首望遠島萬里弱流平

峒中婦

使有自南還者艤舟龍州江干見二婦焉一婦喜色見顏面一婦哭甚悲詢之則皆以被掠入峒一得贖歸其一未贖者也使憐其陷於獠也以白金三兩贖之將以給歸其親婦

竊念家久無問不知親存亾否且於獠夫未忍忘情夜遂遁去使不復問噫使亦義人哉作峒中婦爲述其事

種樹莫種柳花飛不近枝生子莫生女骨肉終棄遺嗟嗟峒中婦失身隨獠夷父母與兄弟八年不相知東家有鄰女今朝得贖歸一歸一未返慟哭淚滿衣官船誰家郎問之爲歔欷婦泣且再拜蠻音致哀辭郎呼獠來前我贖免孤悲白金入獠懷徙婦留江湄中宵竊心計故家或

衰微親在猶足賴親歿將何依徐夫固匪良就
席久無違捩然夜奔去恐爾背恩私捐金寔郎
心重報寧汝期人情易反覆婦性輕別離古來
丈夫士尚茸志節廚君看蘇李泣遺恨河梁詩

播村隘

溪洞有餘險播村扼南夷逕小石齒交樹古藤
脚垂亂竹無人伐槁折何離披林杪天一竅雲
密不得窺舉步即脅息閒關風磴危日夕未出
隘我僕皆告疲嗟爾戍守人創殘百戰遺餘生

亦何幸際此明盛時

厥里隘

疎雨度密樹秋暑未能清入林足雲氣隔竹多
水聲十步一涉澗苔石紛縱橫僕夫失脚屢況
乃流潦盈陰木總自斃怯禽時一鳴遠客在畏
道落日豺虎驚前村喜近驛曖曖烟火明解鞍
不暇食佇立嗟吾生

僚虜隘

山行已獸倦況復多阨塞日南僻遠地實臂此

爲國暑雨溪谷盈淡樹崖嶮窄斷虹收晚照百
里帶曛色僚人瞻使軺方舟齊衆力爲言前朝
初此地交兵華至今空山中鬼哭陰雨夕所願
職貢修吾儕茸服役

龍州溪亭小集有作

旅懷感留滯朋情增鬱陶及茲晤語際少慰道
路勞危亭入窈窕秋色何蕭騷野菊披山逕幽
蘭滿江皐俯視霜露繁仰觀天宇高清歌發華
席凝眸送輕舠山川悲九辯塵土嘆二毛何以

不飲酒徒用心忉忉流光亦易失行樂隨所遭
君看龍江水東流日滔滔

又得含字

季秋氣始肅風日猶清酣林亭愜幽賞復此停
征驂涼柯商素發夕景嵐翠含與適恣流飲喧
遠諧極談安得凌風翼遐舉南天南

贈張坦扶祖櫬歸閩

靡靡歲年邁肅肅鴻鴈飛霜露凄以下遊子悵
懷歸江水東南流浮雲西北馳念子方在疚星

辰中路達屏營把征袂涕泗紛交頤子行勿夷
循努力及壯時表表樹先德榮名以爲期

重登飛來寺得來字

招提聳蒼峽棟宇何雄哉飛樓壓雲起危亭俯
江開樹古閱變化徑側綠崔嵬晴峰儼如人爲
我度水來清心入幽迥曠視遺紛埃飄蕭風外
竹的皪霜際梅撫孀發靈籟微吟盡深盃豈無
出塵想奈此征鞍催仰觀蜒石刻其人骨已苔
悠悠山水暉行行重徘徊

韶州謁虞帝廟

快雪過青澗初霞遐舟同登臺望韶石乃在江
之陽薦言薦蘋藻再拜瞻宮墻當宁儼遺像巍
巍垂衮裳二女肅觀内四臣森侍傍緬邈懷明
德伊昔勤省方薰弦播淳音遐服被餘光儀鳳
巳高逝神亂尚淙藏濯纓虞泉清振衣韶山蒼
千載過化地詠歸矢無忘

釆蘭山之椒爲達道監邑賦

釆蘭山之椒山深路逶迤澗石嚙我足松露沾
我衣裳此芳菲質步深遂忘疲有美絕代人宛
在水之湄貌服肅修靚皎若幽蘭姿舉袵效瓊
贈庶以永所思從茲結芳佩歲晏無相違

畦樂軒

種蔬東湖上雨過青甲長乾坤動生意萬物生
輝光凌晨荷鋤斸毋使蔬根傷採之供朝饌庶
飽藜藿腸豈無食肉者珍羞滿前行吾生安所
分此樂詎能忘

權氏春暉堂

皦皦三春暉萬彙均煦育深恩類母慈拊畜還
顧復所以純孝人名堂表衷曲堂前樹芳萱堂
後種慈竹顧惟寸草心劬報將安足春酒泛朝
霞彩衣炫晴旭百年愛日誠葵藿信同欲太史
行釆詩凱風篇再續

璜溪漁隱爲姜用晦作

湯湯磻溪水邈在渭之陽淺有鰷與魴深有鱒
與魴伊人事直鉤乃獲玉中璜姬與呂爲輔青
齊國以昌寥寥千載後有孫育于姜璜溪學漁

隱牧野慕鷹揚君子愼所履用舍隨行藏願持
丹書箴敬之明聖皇

聽竹軒

壓居迴闤闠入耳皆市囂偶坐竹軒中便覺塵
慮消好風自南來萬竿戛青霄秋聲落庭宇天
籟鏘瓊瑤灑灑雨初入霏霏雪紛飄蛟龍舞黃
咸鳳鳥儀虞韶

愛日堂

親年僅滿百子有千萬期蒼蒼東隅日忽忽薄

崦嵫所以孝子心惓焉惜餘暉長繩願絡繫長
戈願常揮庶俾桑榆景永照斑斕衣

陟屺軒

朱君純孝人宦遊古豐水有母在高堂鶴髮垂
兩耳海雲天一方家山地千里水湄開小軒日
夕歌陟屺啞啞夜啼烏返哺故林裏惓惟寸草
心效報將曷已顯揚實大孝溫凊乃常理願言
鸞誥榮千載光信史

賦得采石送子昭歸金溪

江千巘閣櫂言登采石山上有蛾眉亭下有千
丈灣偏懷謫仙人昔游水雲間玉堂不可留翩
然御風還君今勇辭歸於焉越河關呼酒一酹
之陳迹重躋攀雲林鬱嵯峨金川瀉潺湲去去
其棄置逍遥樂餘閒

題愛慈軒卷

淒風動亭樹驚烏啼故林之子在遠道永懷寸
草心音容若著存悲愴孰能任仰覲昊天高俯
覘滄海深曷以報罔極涕淚在衣襟

林登州遺集卷之二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烜叔纂

五言古

題范文綱青雲別墅

靈峯出閶闔濯濯青芙蕖喬雲鬱朝暉竹樹森扶疎中有隱君子憑高結茅廬檻蘭被長坂引泉注清渠喧然市塵中有若林野居客來觴我

酒客去讀我書人生貴適意圭組將焉如

題望雲卷

英英天際雲有若遊子衣孤雲常在望遊子行未歸親舍渺何許心與雲俱飛願爲故山樹孤雲日相依

送王子俊都司經歷

昔我少壯日躍馬青齊墟濟南我先里於焉从踟躕歷下亭巳古趵突泉虎踞酌泉洗心目翹首天海隅送君憶壯遊念欲與子俱君行贊戎府兵政貪謀謨四海方牧寧邊鄙如庭除籌帷多暇日鄉傳無急符持此三寸管制彼丈二殳男兒志功業惜別何區區君看東隅日忽忽薄桑榆努力及盛年終始慎勿渝

蘭雪軒

崇蘭被堂下積雪滿墻陰以彼絜白姿契此貞固心芳馨曾不改凛冽信能任君子尚貞白軒居幽以深因之發清嘯起坐彈鳴琴一彈猗蘭曲再鼓白雪吟蕭艾紛盈室塵土遂滿襟願子

留深意千載延濟音

送沈部掾歸里

衡門樂棲遲考槃茸寤宿達士遺圭組幽人在林谷湯湯南湖水上有讀書屋胡爲嬰世網言歸返初服游魚出芳藻鳴鳥集灌木於焉得眞趣遠爾忘寵辱明當脫朝簪分子湖一曲

送安南

奉使豈無狀遠國方被兵貢物巳上道陪臣反留行爲言林邑人急攻安南城舉國出避難勍

敵難爭衡此輩舊卵翼前朝荷生成方物奉職
貢附庸通姓名爰自歸版圖邊圉恒相驚安南
古內地儒者守章程衰衣與椑帶矛稍非所營
疆場時彼此蠻觸何輸贏聖皇先有旨柔遠務
息爭峩峩漢銅柱千載表南征天威倘一臨海
山鏈可平所願邊塵息永被皇風清

絅齋詩

人生穹壤間有若虛舟浮所貴宦海中濟人闓
渡蘇乘風破巨浪擊楫横中流丈夫足壯懷志

士多隱憂夫君抱長材峩峩萬斛舟眼空江海
天鵬翻雲夢秋齋居以絅名紀我萬里游開窓
山歷歷推戶風颼颼流水達門前嘉樹森屋頭
依稀剡溪曲髣髴湘水洲携杖動商聲哦詩問
櫂謳時來奔走憇庶以清心胖人生有用舍行
舟有去畱盱波横豈久巨川濟須舟雞鳴獨起
舞雲海何悠悠

牧魚軒

西山曉來雨方池忽已盈芳草漾微波中有羣
魚行晴軒一俯視感我齊物情嗟爾達靈沼何
以樂其生投食俱失時揷棘虞禍嬰幸免涸轍
枯恒恐杈人烹江湖非不大網罟紛縱横逝將
縱巨壑待爾鮮鬣成

青水洋

吳江東入海水與天色竝波濤堆琉璃一碧三
萬頃曉黛浮空濛春藍漲溟涬南泛浩無涯北
接安有境莽莽合蒼靄髣髴淡白景鯨鯢聚窟
宅天地設陰阱我行監漕貢將言赴京省舟檝

多艱虞行役增戒警望洋意茫茫懸闕心耿耿
緬思承平日皇風被溪嶺迢遞一介使萬里無
寸梗云胡鞠荆杞周道莫驅騁戎馬方紛披廟
謨頻繼聲庶得近依光絕勝遥引領詎復憚勤
勞乃遂忩忩颿南風篷底聲西日帆外影蕭蕭
征衣裳薄暮有餘冷沿歌叫馮夷慷慨心日醒

黑水洋

吾聞黑水洋乃在梁雍域胡為東注海萬里尚
流黑豈伊水源異遠近一墨色舟師為我言北

來此其厄風微舟如膠風急舟若射每驚黑風起坐見黑雲塞天地爲黯慘不辯咫與尺過者必齋禱恐爲蛟龍得古來奇丈夫夷險無所擇宗慤破長風思効報國力張騫窮天河克任開邊責王事當賢勞人生少安適惟願天戈揮九州剗荆棘履道達康莊傳命達郵驛譬之四體安元氣貫血脉海若斂風濤受職永無慝悠悠江湖心天南在天北

送葉子實之南安幕

離離原上草密密庭前柳游子一寸心故人幾回首眷睞益繁縈朝雨濤宿垢駕言理征旆去去事升斗此行詎足念棄梓舊嗟歎種竹應成林植蘭已盈畮蕭蕭奉板輿怡怡酌春酒人生重榮養所志敦素守奇寶奚足稱脩名諒無朽河海渺川瀆泰華空培塿願言高遠期珍重經綸手

送都潤士歸鄱陽

白雲在江東或在南山阿美人惜遠行看雲愁柰何驅車適故道千里遥關河鳴鳥出幽谷奔鹿馴陽坡壯游豈不好流景驚易過君子樂臺萊游子悲蓼莪明發不能寐去意寧逶迤湯湯彭蠡澤浩浩揚瀾波征驅挂長風蘭芷春香多酌子以巵酒侑以驪駒歌離憂勿攖榮壯心期靡他南山有喬松千尺長枝柯珍重凌雲姿清陰過蓬莎

題松江釣者圖

輕舟何處叟坐釣松江湄松根繫我纜松風吹

我緣青山生遠樹白日明清漪但得酒可醉何愁魚上遲磻溪獵車至嚴瀨鶴書移出處孰得失問翁翁不知

上僉憲代林伯永作

熙朝右文德風紀資儒臣治效良在茲愼選惟其人君侯西州彥風起南海堧壯圖邈雲漢素學存經綸白日勤繼晷青雲思致身三獻蓬萊賦一躍龍門鱗遊鯤待風舉蟄蠖須雷伸名登金榜曉宴錫瑤林春榮祿一以厚所思在澤民

黃堂重判筆剖擿如有神薇垣蜚衆早楓閥丞
恩新擁節謝西楚驅車入南閩陽和藹寒谷明
月當秋旻旣攬范滂轡復埋張綱輪遂令鶩駘
質獲望騏驥塵菲菲衡與杜采采湋水濱芳菲
未盈尺聊以抒微悃高臺有寒栢廣庭有長椿
持此一寸草千載報君親

贈[redacted]王簿

兵塵起淮甸烽烟到閩陬郡邑多失守田里誰
爲謀不有英俊人孰憂我民憂明公濟時士義

氣横清秋鄉閭歸壁障民瘼賴以瘳屐𠁊得公
道團兵有良籌枌榆青棧繁桑麻綠陰稠遂令
東鄉民耕鑿樂休休鷟鳳肅儀羽枳棘難久留
行將奮鵬翮萬里雲路脩捲海洗炎暑沛澤均
南州

宿明極上人房分韻得客字

仲冬氣已肅幽懷耿寒夕走訪山中人聊共慰
岑寂山人眼如月好文復好客揖客開竹房燈
光四窻射爲言時多虞車馬徒役役崇蘭汎餘
芳蹴梅粲新色鳴琴合清歌香饌間重席薄酣
情更好清坐心自適逝將謝囂紛於焉脫羈勒
豈無一樽酒爲子塵慮滌秋衣裁白雲夕餐煑
白石玄鶴兮歸來山空霜露積

代上人賦當字

塵居苦喧囂禪房愛清曠及茲淹信宿俗慮俱
滌蕩是時仲冬秋南天寒未壯微雲忽已收薄
霜猶可望從席羅嘉蔬開樽出清釀惟應劾貞
宰安用學排當形忘欽頗狂耳熱歌自放詩成

一絕倒琴罷倍惆悵淳音風雅前古調羲軒上
哇淫雜桒濮雉雊牛鳴盎頽言復心聲千載起
淪喪

上羨叔知司

峩峩紫芝山湯湯柳江水嶷嶷陳知司長材抱
奇偉華裾粲雲霞芳佩襲蘭芷種薇山之椒栽
蓮水之涘蓮香秋益清薇花晚逾紫草檄疾何
登出奇敵自靡艱難政需賢通濟況如子行當
振家聲底以光世羨高步登雲霄沓身脫泥滓

勿着從仕衫願聽尚書履

贈李一初 縣人

巖巖岱宗山道遠不可即悠悠黃河水源深杳莫測至人抱玄道高邃與之則我欲往從之瞻忽徒役役安得縱壑鱗願插凌風翼沿流載窮源登峰一造極夫君抱幽尚生此聖哲鄉清暉方被物旭日升扶桑豈不念遠道努力及青陽况復際清時爾肅宜高翔龍馬出滎水鳳鳥鳴周岡千載文明瑞願言揚耿光

五月上日奉陪梅所知司子實大尹泊諸友會于黃氏讀書亭分韻得日字

積雨豁新霽清和美風日幽草萋以繁嘉樹蕩初密危亭肅清敞盛集任真率豪飲徂徠六能文建安七蘭香襲佩纓竹色映書帙於焉懲塵勞聊以慰煩疾倪侃曳長裾慷慨投巨筆役役着銜馬沾沾處褌蝨但願尊有酒此生醉中畢君看彭澤翁有田惟種秫

代贈陳仲福蘭盆會首

人生在穹壤百行孝最先墨氏知所本尤見心同然葬親尋夷之救母哀目連陳君有嫡孫至孝紹前傳首倡報親會心誠供佛筵金盤浮楮果玉盆吐青蓮遂令岀岀祇罔極恩昊天結草念春暉薦菊悲寒泉穎人善錫類曾子幸歸全矧茲履霜露疇能效埃涓感君純篤心涕泗皆潸然名教力以植鄉閭化斯宣瀰瀰漳江水峩峩霞山巔仁者必有後努力希世賢

書呂誠夫進士金環詩後為薩達道同年

贈

皇帝二十載盜起東南隅蘖芽既不剪滋蔓遂難圖荊吳虎兕逸閩粵狐鼠呼薩君濟時彥昂昂千里駒誓為國討賊愧死偷全軀投彼三寸管執此丈二殳轅門上籌策帷府參謀謨孤隼懸深入殺氣塞盜區外無蚍蜉援勢失事已殊攢肩受逆刃十死復九蘇從容就縲紲談笑視刀砆酷刑曾未施曉曉日已晡夜深忽作夢玄甲神丈夫示以金環飛驚寤悲喜俱神驅忽解

縶文雉初脫罦山空霜月寒禦馬駭狂奴迷途
若或指獨行若或徒始知忠義士實藉神明扶
生還偶得遂壯節終不渝反側賴安奠强梗隨
誅鋤呂侯好奇者作歌爲揚榆頌持獻
天子載剖旌功符

奉次韓景昭縣尹移文封贈感夢二親作之

大鈞播羣品亭毒一元氣人得秀而靈中立配
天地聰惟異禽獸寔由識倫紀篤孝盡于職立
愛自親始罔極終身慕不忘永心矢韓侯聖賢

學魏公忠孝裔身自英妙年已與流輩異顯揚
企前修繼述念先世家聲振有期書澤流未已
一官豈祿澤十年爲親仕甘旨幸父存碧幽悲
母逝得母諒已難事父當不易過庭習詩禮淑
媿敦德義善行遵聖經嘉言徵信史東阿光莫
駐西山景何恃空與木風哀不逮寂水味古來
忠孝門多出忠義士惟理所可爲雖身不暇計
擊楫祖逖誓攬轡范滂志赤心但守一素節詎
移二驛騎方南歸騎車亦東指香紅泥遮幕新

緑近榆里人欽喬神君職優習鑿齒宰邑應時
需親庭思日侍我般旣有嘉我酒亦云旨莫能
養親生曷以慰親歿邑令得疏封天朝有常制
紆朱秩亦早焚黃情愈至吾親苟與榮此官殆
將棄白日書贈文孤雲發遠睇萊堂痛椿萱夢
林慟杞梓子心一何悲親魂端可致清夢繞庭
闈薄宦忘遽鄙恍若稱壽觴愡如奉盥器怡愉
接父顏慈柔見母氏應效嬰兒啼猶作斑斕戲
覺來發思集凄然霜露履精神信交孚感召乃

若此作詩載紀哀辭屬幾揮涕我生在膝下亦
有顯親意未能潘輿奉僅得毛檄喜秋雨西泉
稿母媿已深閉春風藹家塾父訓幸聞禮詩篇
誦一再心目頓增泚朝盤欲忘食夜枕悄無寐
脩名曾未立世味空復嗜振後以光前在此不
在彼況無致身術曷盡爲子理遺經絶編韋淡
墨虛榜紙靑雲就嚶手淸泉思洗耳羡公孝有
初生得奉滫瀡羨公孝有終歿得三鼎祭錫類
羨穎人全歸善曾子忠孝豈兩途君親如一事

大綱久淪斁頹風孜披靡須言力扶植庶以起
衰替千秋萬歲名無愧賢與智

七言古

題吳希貴爲徐將軍畫海青圖

黑風吹海海水立銀山萬丈高截天吳鼓浪
天爲濕燭龍掀舞出復入羲和差鞭六龍急扶
桑暗色光燁熠金烏飛上百怪蟄一碧萬頃秋
可把海東之鶻怒翔集片雪飄蕭雙翅戢浪花
滚滚石溅溅攫身向日思遠及錦韝金鏇不可
縶憶我挂席東海東海雲海水浮空濛神鶻時
來休雪羽玉立蒼石吹剛風吳君此畫將無同

奇氣矯矯横秋空將軍屏帳寧久容便當飛入
天九重鷙鷙奮擊層雲中四野狐兎無留蹤

題錢氏鐵券卷 唐錢鏐武肅王強弩射潮事洪武二年奉旨徵至謹身殿覽之

剛風吹地九土裂仙李根拔孫枝折白馬不飲
濁河血羅平妖鳥啼未歇斗牛萬丈騰紫光炯
州徐彩輝太陽镜湖泚筆寫露布石室剖券分
大章金爲臣心鐵臣節臣身吳越心魏闕共悲
羣盜竊神器猶喜諸孫存故物黄金樓閣高倚

天寶氣白日浮雲煙霓光忽開天爲笑摩挲銅
狄千百年君看錢塘鐵作箭潮頭東去江如練
箭鐵未銷券未磨帶礪山河當復見

題洪元賓墨竹

今代畫竹稱妙絶李公息齋趙松雪天風吹墨
落人間一幅千金香未滅今君筆勢清且揚直
與二公相頡頏千林露滴翠葆濕萬竿風拂琅
玕長山齋晝開快一覩錯落綦篠猶遺古鳳凰
飛去蒼梧雲鷓鴣啼破黃陵雨人言無殺勝有
殺書思何如詩思清憑君爲我寫梅雪歲寒結

此泉石盟

贈寄雲道人

寄雲先生寄雲居與雲上下相依於白雲無心
酷我似我亦浪跡眞雲如閑來倚松看雲起紫
煙衣上京如水清霄沆瀣落氷壺滿把瓊漿和
玉髓飲罷身輕隨鶴飛乘雲一去渾忘歸吾身
與雲皆寄耳白衣蒼狗誰是非

題李伯時畫二馬圖

龍眠二馬人共誇連錢青驄白鼻騧雙轡短緌
繫枯柳八蹄寒玉攢輕沙我疑鄭公抗疏日天
廄雙龍賜遣盍又疑拳毛獅子花蘭筋權奇皆
俊骨四郊無壘三邊平汗血謾作千里行君不
見賤工棄置在一隅得似身閑飽芻秣

題黃誠甫鐵樹開花圖

刺桐城西仙母家百年種德如種花春風吹暖
蒲庭院坐見鐵樹開瓊花瓊花的的簇丹穗仙
母見之一驚異人名此樹我元紅偶爾開花必
爲瑞阿兒讀書五車多解來瑞應期無他爲圖

寄之喜欲舞題品直上金鑾坡玉堂多士誇珍
奇何異漢室生金芝赤花光照永春縣黃家瑞
應無終期

題彥璋劉鍊秋山讀書圖

龍川鍊領山東劉家住營丘山之幽讀書山中
松桂秋自言嘉遯勝宦游寒光落日低草樹緣
野平蕪接蹊路書樓遠在山深處下視人寰莽
回互有時清嘯落澗谷山風蕭蕭墜雲暮山風

忽吹牙鐵落瑩雲不擁紅光露世間清樂在山
居人生真樂惟擁書山中擁書樂其樂求如君
者能幾歟梅邊隱君得隱趣執筆寫景放畫圖
披圖浩歎非故吾鑄楚未脫勾稽拘何當拂袖
歸林廬携書我欲君與俱秋山猿鶴驚相呼

慈溪孫氏瑞萱

慈溪邑中慈孝門云是孝感孫鍾孫朔風飛雪
滿慈竹北堂愛日開瑞萱宜男喜見二難好毋
也忘憂以終老庭下時紅棠棣花揹前不綠王

孫草歌羅凱風三嘆歔青天萬里滄溟深

阮信道家牡丹

市西亭館花若林牡丹一朶千黃金麗華朝倚
望傾國天下美人皆壓沉東風技頭滴紅露春
意不如花意深主人剩勸竹葉酒飛作彩雲何
處尋

賦和山居長老 豐城小巷口香花寺僧

劒江東望山如龍水勢曲與山相從山盤音門水
厔音至氣所鍾山曲曰盤水曲曰厔山居山人居其中碧眼

白首顏如童長日趺坐高舂懸河大口談空
空寶花散落隨天風萬年香社人所宗千章喬
木陰重重崢嶸華構交青紅我來作邑豐水東
思懷瓣香加敬恭我本有髮老僧翁謾落塵網
徒匆匆淵明結社意亦濃但恐酒狂不相容作
詩先此詢遠公

送李廣文歸鄱陽

王羅廟前江水流鯉魚風起蘋花秋美人錦帶
珊瑚鉤釣竿歸去明月舟腰間寶劒三尺雪蒼

龍夜鳴紫光掣酒酣起舞心耳熱一曲滄浪水
雲裂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輿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燈叔纂

七言古

大勝驛阻風

龍江驛前連日雨風帆瞑投勝河浦風高悉雨浪如山舟子魂飛客心苦客心莫苦行路難百年身世誰獨安君不見玄真子釣游之樂樂未

已扁舟猶在風波裏

過釆石

謫仙昔醉釆石時酒翻宮錦春淋漓眼空四海無餘子江風江月吾心知江風吹酒酒不醒舉杯邀月還對影願將江水變春醅一醉千年長酩酊雲臥八極淩倒景人間萬事何足省夜郎歸來逾五嶺逸才壯志嗟不騁丈夫胸次存耿耿有酒不飲真不幸我來酹酒江之濆春草幾綠三尺墳當年有孫爲收骨捉月之說誰消云騷魂已遠招不得千年相對空相憶浩歌一曲清淚滴江水滔滔風瑟瑟

舟中次熙陽編修韻

大通驛前大江滿星槎有路通交州川雲映水白可染浦樹過雨青欲流奉詔漢臣愧陸賈能詩越客如湯休同舟況有同心侶買魚酤酒吾何憂

姑山行

小姑水中立大姑水中眠獨立不僵眠不醒俯

仰一萬二千年江前大彭郎山上五老仙阿姑與爾相盤旋蓬萊弱水幾清淺王母眉黛秋霜鮮阿姑顏色猶依然我疑銅仙人手擱金莖墮江邊又疑達磨師足遺隻履歸西天人間百歲春夢短長眠長立嗟無緣小姑大姑真可憐江花江月恣留連巨鼇戴其趾玄鶴巢其巔江流如箭石不轉千古萬古無崩騫安得羽翰凌八埏時來游戲姑山前與姑同壽一萬餘三千

和王太史潯州過生辰之作

攝提貞泰叅星七奎文流輝烱如日括蒼之山
氣鬱鬱（山在處州）鍾清毓粹餘四表先生生世良下
惡讀書靜觀世得失丘園賁帛徵遺才石室紬
編膺峻秩今年奉旨使日南山川涉歷難一一
旅途忽届初度期中夜喜得新夢吉覺來深念
劬勞恩憶昔常在父母膝祇今二親弗可見每
至茲辰愁復結江城酒美君莫傷山驛詩成我
能筆親恩廣大當效報王事馳驅敢求逸木綿
八月開瘴花西風滿帆應到家古來忠臣即孝

子王道能敦張乘槎

怪石

粤西山水之窟宅山妖水怪鍾奇石巨靈戲擘
真宰惜野火不斷波不泐千仞壁立萬鐵積往
往猶帶太古色嵌空幽窈誰削刻望中常在雲
雨黑黿鼉出沒鱗介浮虎豹踞蹲牙叉礫古苔
暗蝕春雨痕細草晴薰曉雲膩尋角巉巉靜宜
對青空點點光可摘我生亦有米芾癖幾欲再
拜向蒼壁但恨移置不可得山齋花蔓成岑寂

平原人去空荔苒艮嶽魂歸失松栢隋賚曾無
再世畱運致何勞萬人力天生物性貴自然玩
物喪志真無益江干林麓時一見未必不如臺
榭側此言試問石丈人定應點頭答行客

次韻王編脩九日趙守禦置酒長句

左江溪洞龍陽底外與安南接疆鄙安南方物
貢王廷路入中華自茲始一從臣表至南京使
者往來相踵趾趙侯守郡當孔道迎送不憂每
加喜我行持節夏秋交風雨瀟瀟滿江水慇懃

郊迓更遠出跋踖晨叅常早起感君憂闕北海
尊愧我久留東郭履歸途忽遇重九節靈菊未
看三兩蕊殺核駢羅眩醉眸管絃幽咽清塵耳
盈盈秋水映芙蓉淅淅天風吹桂子華筵賓客
皆芝蘭故園山川有橋梓登高作賦驚一時世
職安邊傳百粵奠言使節如貫珠須信天威不
違咫四海混一三靈清願同擊壤康衢裏

望成山

東南海水浮天地千頃萬頃波無際舟行匍月

不見山忽見青山欲流涕青衣赤髮黃帽郎吳
中寬能稱寬強見山起舞索酒飲衆工喜忭皆
若狂云是成山東海陽鐵山一髮進相望樓船
直駕山中央依稀可見齊魯疆潞河沽水巳不
遠願歸喜目寬愁腸憶我昔日觀國光東登岱
嶽臨太行龜蒙鳬繹在眼睫海雲海水相蒼茫
十年壯遊三萬里觀嶽無山海無水祖龍不刻
空蒴苔小白堂封幾荆杞安得海水化甘霖淨
洗寰宇清氛祲相如早與論封禪金泥玉撿昭

來今

和理褒中作

神山三島高嵯嵯弱水萬里流淙淙紫貝爲闕
珠爲宮仙人環侍金玉童我矦好生德彌隆帝
令下與民阜豐漳南廟祀優褒崇一壺靈槳康
濟功千秋香火神感通應物無心霜鐙鐘及人
有澤雲從龍幽贊造化宾漠中先後送子大小
馮功恭司命渺莫窮我來對越加敬恭儵然興
慮空心胸授我吉夢頻神聽有嬋二簡詞藻雄

覺來清明氣在躬山青月淡烟空濛恍惚仙佩
聲瓏瓏春風一笑出王公採芹泮水波溶溶安
得插翮追長松

題秋浦捕魚圖

秋風吹谿溪水寒長楓落盡枝頭丹漁郎舉罾
得雙鯉烹魚煖酒歡婦子江亭有客秋望遥青
烟漠漠山迢迢沙頭落日呼渡急舟子無言倚
篷立誰其畫此老稚川使我一見心茫然依稀
纈櫂潯陽浦旁舟開樽釆石渡安得坐我茅亭
中葛巾相對三老翁買魚沽酒燒野荻拚與渠

儂醉終日

贈商橘所

吾聞四老商山隅采芝茹草歌唐虞一朝片言
翼漢室九鼎垂覆隻手扶又聞橘中有二叟其
樂不[illegible]商山後乾坤不改日月長局棋相對何
勝負[illegible]矣種橘作所名以稱雲根
三秀青草瘤州外千頭紅照明拂衣石竹巖前
月躍馬黃金臺上雪九重樓閣虎關深萬里風

雲鵬路濶玉堂仙侶知已多揭來天上聽鳴珂
白袍簪筆立温室金匱細簡登鑾坡新豐斗酒
歌一曲御溝十見柳條緑燕頷已敝季子裘洛
水誰推賈生轂高堂歸去鶴髮新𥙿有薇檄堪
娛親人生出處貴適志官秩崇卑何足論三華
洞口山如戟日倚長松看秋色杏邊瑟罷石壇
香藻畔墨餘池水黑我生江海氣不除十年書
劍遊清都明時護學釆芝隱壯來擬遂攀桂圖
作詩贈君意晴昔汗漫相期須努力明朝携手

釣龍臺雲繞三神天咫尺

題溪聲月色圖

人間無價雙白璧月色溪聲共寒碧暮雲卷翠
天落落秋木生波風瑟瑟道人與與庾公高崗
斉載月凌雪濤洞簫赤壁漫鳴咽琵琶潯木空
啾嘈何如二美足觀聽琤琤鳴璆掛明鏡潺湲
可洗巢父心嬋娟解照潘郎鬢一機石動鷗鷺
閒濆景却向圖中看晴牕爲君一披拂耳根眼
眬生秋寒我生江海歸未得山月溪風總相識

明當重賦招隱翁從子藍橋訪仙跡

次韻贈竺芳上人

竺芳上人張旭徒酒酣喜作聯綿書千軍筆陣
氣不除百尺霜蔓神不枯鐘彝石鼓迹可摹跟
肘詰曲相盤紆上人馳騁分隸餘麁指所至心
意俱大書雄健虎負嵎小字清麗川藏珠既不
太縱亦不拘此道奚用分墨儒人言我書閩南
無每對筆研增噫嘘千年篆籀變須臾競逐姿
媚何區區俗耳厭聽于蔿于淳音遐想太古初

吾師高步先哲循懷素智永相奔趨一笑嗜好
醎酸殊會令紙價高東壺淋漓醉墨烟雲如榴
皮謾寫東老之酒壚

贈碧溪道士

金華洞中牧牛仙叱石飛去三千年却騎白鶴
下人世溪雲山月相留連青蛇三尺滑秋水白
日風雷生袖裏緑章扣額箋天公鐵檄役兵驅
旱鬼南州三月土烟生坐見春野無餘青都將
精意斡元氣要使憔悴回欣榮我聞神仙足官

府蒼生蘇息無辛苦願師𢷎劍碧空中大沛江
淮洗兵雨

壽上人

豪山高處看南極壽星煌煌明佛國山中佳氣
聽鬱葱十丈喬松拂秋色山人似是廣成仙麻
衣如雪巾如烟朝餐霞光禮紅日夜披雪意看
青天紅日表爾千金相青天弘爾千頃泱佛燈
祖印妙心傳力與明門作龍象旃檀一瓣爲南
豐爇烟願遍八閩中後三千歲從赤松上視聖
壽天與同

贈美叔椽郎

黃堂紫府多神仙畵戟森衛香凝烟美人風格
野鶴似高步迥出雞羣先日長粉署綠陰滿玉
立東風珥銀管絲衣香染垣薇春羣幕清臨水
花晚青梯紫閣日躋攀仙翁一笑開春顏壺中
自有飛騰藥何勞薪水燒九還丈夫三日當刮
目安能混迹在塵俗君不見華山老隱君時來
召對黃金屋

代贈洪氏設齋供

羣山東騖如飛龍文山孤峙高凌空綠水環遶
青芙蓉中有貝闕蓬萊宮華光玉帝遊法窟四
月八日參前佛一天花雨散曼陀滿地香雲靄
爇靄山前車馬雜遝來綺羅十里紅紫堆多君
傾橐具清供春風士女欽顏回須知作善神所
福果報兒孫今可卜要將事業繼三洪豈但芳
名在鄉曲

壽員外長老

羣岭天寶西飛來茂林幽壑相縈迴福山中峙

太古色紺樓瑤殿凌雲開雲間一珠光萬丈圓
外瑩中明月相森森寒彩凛夔蘋爛爛神毫爾
能象始知此寶天下珍山輝川媚草木春瓊花
一孕開曇鉢紫芝三秀生法輪福山高與壽山
列蒼松不凋椿不拔山中酒熟桂花發年年來
醉中秋月

長歌爲靜山太醫李君贈

靜山仙人李耳孫濟世善學李少君神樓一教

妙天下千載道撿流淸芬世間桐君與竹祖誰
與㬋崖蘇疾苦我府分節向南來相逢一笑漳
江滸萬金良藥雙玉壺刀圭取效瘡痏除生平
心鏡澹如水照人熱惱埃塵無我欲贈翁無長
物撫劍長歌對明月東風珍重杏林春吹作漳
南漳鄉雪

贈溫縣尹

雙溪水遶新縣綠溪上桑麻春雨足雞犬不驚
牛犢閑野人笑語喧溪屋縣有賢尹溫如玉知

我民情諳土俗陽春布澤百里均不問深山與
窮谷木犀無瘴烽無烟公館瀟洒如神仙松邊
柱笏看山色竹外援琴聽澗泉黃童白叟思借
賢鼓舞春風又三年會稽未羨晝錦旋玉麟金
虎看腰懸

其二

南邑如斗事如毛况有連歲兵旅勞溫侯胸有
文武韜撫民練兵無繹騷三年去思民願借其
分得請薇垣下政綱綜治無紊頻民瘼補苴罔
漏鎸棠梨滿路花重開喜見竹馬兒童來三尺
神光射星斗一扇仁風淸濟霽驥足豈能淹百
里暫布陽春到桑梓明當五邑蘇巔崖恩波浩
蕩雙溪水

君仁掾郎榮膺府擬政贊邑琴敬頌俚謠

少仲賀惘

雙溪溪水淸見沙溪梅燦燦冰玉華美人元是
西湖家嚼梅飲水溪之涯霜毫不寫香影句揮
霍春風滿棠樹溪堂玉立聽鳴琴人比梅花更

淸素東風有意相溫存南枝北枝花正繁願借
桃李朝露恩松臺薇省先移根

仙人謠次達道璧錄韻爲一笑之戲

仙風吹雲散瓊香玉輪軋露醞素光霓裳飛動
金玲瑲一聲驚起鸞鳳雙芙蓉池上西風早青
鳥無音天宵宵翠光濃入秋水寒黛痕淺與春
山老千年蟠桃幾開落三偷奈此小兒惡絲絲
未斷塵俗緣黃金空鑄相思錯君不見有虞帝
子來瀟湘洞庭水綠梧山蒼淚痕有盡愁思長

向來斑竹多秋霜

古心上人顏其禪軒曰愛松林梅隱氏爲作圖索余賦詩因走筆題之

山人愛松苦成癖繞屋盡是蒼龍鱗長哦其間日不足更尋梅隱爲寫眞摩娑素壁光於雪錯落金刀交屈鐵玄豹毛生霧雨寒老蛟爪擘山石裂瀟踈似是寒濤驚恍惚已覺涼風生徂徠山下雲黯黯大華峰頂秋泠泠古心山人貌亦古矯矯蒼松宛相似何當結取雲邊巢從師參透西來意

四禽詞奉答顧孟仁

孔雀

有鳥有鳥生海南昻頭短喙修尾毿東風吹動羽毛暖一團蜀錦空中展誰知美色能誤身失檏却墮羅網塵雕籠綵架閉白日綠窻繡戶淡青春雄雌強作交頸舞天地樊籠隨所遇空閨猶有獨宿人門掩梨花淚如雨

玄猨

黑衣公子居林丘黃頭王孫非阿儔空山月落松露下時與玄鶴鳴淸秋山人不歸今幾載夜帳空兮怨蘭蕙一聲啼斷巫山雲竹枝歌裏愁如海巫山之高高摩天雖有長臂難扳緣前林霜果已垂赤好從爾羣高摘實

野鶴

野鶴野鶴仙骨削縞衣不受緇塵着朝刷滄溟桃浪淡夜警空山松雪落忘機每與鷗鷺親高標豈是雞鶩羣千年獨歸人已換九臯一聲天亦聞雲林變爾寄栖止風翮矜當翔萬里可憐青鳥俗未除白日傳音下瑤水

鴻鴈

矜矜鴻鴈肅肅飛秋風南征春北歸分行已淡兄弟念哀鳴復重民生悲吳江水淡楚雲斷美人銀箏動淸怨忍將尺素寄遠遊萬里遙天寸心亂西風冷入蘆花秋稻粱晩歲難爲謀瀟湘孤今多旅客有聲莫度岳陽樓

徐梅所知司席上以梅花命題分得萬字

樂巴飲酒空中噀屏翳疾驅回祿遁火烏無輿
西南飛化作榴花赤光噴南風五月庭院涼淸
地雲陰覆烟蔓眼明見此珊瑚枝猶信羣芳未
荒頓捉紅綃巾曉初臙脂色羅裙春未褪芙蓉
開遲不復怨海棠香臧寧無恨謾憐地僻車馬
稀空嘆春歸蜂蝶困人生有花且對酒一舉金
觴須百勸移根當得乘槎騫作詩喜有梅花遜
君看上苑芳菲時紅紫東風自千萬

齊雲亭奇石歌

何年星芒化山骨古色蒼顏勢嵒崒就中別有
混沌天萬象森羅丁毫髮府公移置齊雲亭一
府來看零陽屛甃萊淸淺隔弱水君山曉霧浮
洞庭我疑太陰照大地山河倒影搖丹桂又疑
明河瀉九天斗牛騰光通劍氣公餘對此獨躋
蹋咫尺萬里論江湖幽篁古木在眼底何用人
間俗畫圖

丁酉九日次孫梅所知司座主韻

四時淸景惟秋九斗酒何妨詩百首蒼蒼白露
溼蒹葭浙浙涼風動楡柳一年佳景惟重九晉
代風流誰踵後野萸垂紫映華簪籬菊開黃出
曾部歸田未許游宦人登山喜得論文友季寧
八上足尊交同令山中有松酒人生自古貴適
意塵世于今幾開口勸君西風一百觴祝君南
山千萬壽丈夫氣岸在雲霄爲我胸懷洗堆阜

奉次栢軒先生韻爲梅所徵君壽

憶我昔日遊吳東陳迹曾訪孤山翁梅花千樹
湖水曲茅堂半畝梅花中別來歲月幾流易一

見梅花興無極東山東畔西湖西千載淸風只
如一不須此地感今昨且向南枝觀復剝野橋
石出水未生江路雲凝雪初闇主人自是神仙
者蘂枝荷巾花樹下寒英疎映霜鬚明老幹斜
依風竹亞天生嘉植真瓌奇古來幽士多愛之
今人已追古人躅後人行復今人追梅花於人
元耐久百年對花當對酒願傾北斗爲君觴更
指東山祝君壽

和南圃老人龍巖書事

蒼巖百疊樹交綠石棧九折車失軸山腰忽斷
峽山來小溪新水流寒玉溪上茅茨兩三屋野
人足音喜空谷開門迎客敬三爵壺有香醪盤
有蔬自云今年雨雪足山稷夏收稻秋熟稻可
酒今稷可粥生來城府無軌躅德公畊隴鹿門
麓于真桑麻谷口曲但今食飽與衣煖不慕輕
裘嗜醲郁我聞此語淚盈掬澤國干戈嗟滿目
商山采芝忘寵辱武陵種桃謝塵俗溪居便向
野人卜馬蹄安用浮世逐揉山釣水畊且讀不

管人間忙禍福

雙栢軒歌爲黃君復院長賦

黃君開軒紫山曲手植雙栢如雲綠南風吹雨
生夏寒兩蓋清陰覆書屋摩娑老眼四十年龍
枝鳳葉俱蒼然春陽庭堦已競秀歲寒冰雪應
同堅君家況有孫卿子風骨蕲蕲雙栢侶聳壑
昂霄看異時長材大用從茲始我來徑造軒之
中開樽賞此陰重重昔聞彭澤醉五柳今見藍
田哦二松皇天不惜栽培力移根好向烏臺植

西齋酒醒月在天為君起舞歌雙栢

林登州遺集卷之四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五言律

次韻楊秉中縣尹春日病中述懷　十首

謾道春來好愁多日更長看蝸知勝負聽燕識興亾風雨五更夢雲山千里望濁醪吾爾愛能滌九迴腸

其二

竹臨春風外柴門暮雨餘尊無陶令酒架有鄴侯書舊業俱荒落閑愁莫掃除白頭依狗監慚愧馬相如

其三

海宇開新造山林廹久淹夔龍時接武巢許分投閑燕乳草生巷鶯啼花滿山臨風時一笑鬢爲賦詩斑

其四

彭澤先歸去湘江後卜居紉蘭誰復佩種秫自能鋤老醜慵看鏡窮愁獨著書且須相覓醉燒筍鱠鱸魚

其五

山雲白茫莽江樹綠參差弟妹幾時見家園十載離沈腰常減帶潘鬢易成絲苦聽竹枝曲教人坐石遲

其六

窓竹晴逾靜庭花煖自開客閒時共對鄰熟許移栽司馬元多病襄陽豈不才石田與茅屋歸去未荒苔

其七

白頭逢喪亂愁絕浣花翁不道兵塵苦猶存詩句工淡春憂肺病遠道愧囊空待得草堂就歸來老墻東

其八

南國江山舊東風紅紫新醉來忘避地老近怕逢春曾是蒔松主還如草莽臣無窮懷古意清

淚滿衣巾

其九

自笑塵中逐能存亂後身春如人漸老時與物俱新每有乘槎意長懷擊壤民牀頭書劔在吾道未全貧

其十

我本耕耘者春疇憶種秧岸低新水上泥潤細苔香呼酒挪邊店留詩竹外房年來清槩少枯坐學顏忘

題王佐山人畫

山光雜空翠雲影澹晴暉古渡舟誰繫虛齋人未歸石苔秋雨積野樹晚風微便欲拋塵事垂綸析外磯

題王廷珪畫

秋色晴山迥烟光野水連空林輞川外古樹草堂前天地留詩卷江湖老釣船美人隔雲漢對此思悠然

十八灘三首

谿竹亦多景詩句每無難雲淨山爭出湍驚石自安旅懷拚酒盞生事愧漁竿猶覺壯心在孤舟十八灘

其二

萬壑荆岡挾雙溪章貢來風聲隨雨散水勢與山迴石齧痕痕合巖花點點開客心渾似砥灘怒讋如雷

其三

十八灘頭路三千里外身如何滿船月常照異鄉人神劔占新氣仙槎問舊津小臣重王事豈險敢辭頻

英德舟中

舟行湞峽裏景似左江中峰峭千層石谿同一隊風瘴雲寒漸白野燒晚猶紅已喜詩囊富何愁客路窮

江西送郭中敏還廣東

使節江關外歸舟風雪前同來憐遠道別去惜離筵草綠曾遊地苔荒舊種田越臺回首日春

滿五雲天

除夕

今夕復除夕難爲守歲謀江山非故國風雪尚孤舟楫櫂紅生面梅花白上頭窮年未歸去莫怍杜陵愁

人日

皇天調光霽野宇遍清明風岸初舒柳楊林欲囀鶯昇平應有象邊報示無驚野老憂心釋詩成酒滿傾

彭澤重登潮音閣追和陶參政韻

神姑近可即天女邈難攀飛閣虛空裏疎鐘杳靄間潮迎歸越海雲渡隔淮山擬學禪棲樂何時身乞還

平南縣

舟泊平南縣江干得暫閒水添今日雨雲失舊時山舜野連三楚秦封入百蠻清時無畏道容易越河關

題林德仁永思堂卷

吾宗昔旌孝雙闕儼猶存甘露降林木白烏棲墓門示言思阿父今復見諸孫幸得慈帷下均酬罔極恩

羅時用之浦江縣令

小邑邊西北兵餘貴撫摩但令息愁嘆漸可化絃歌隴樹春猶在秦雲夏更多懸知官事簡日對二松哦

題小林居圖

幽居學林隱宴坐息塵營蘿月開窻色松風欹

枕聲山花多結子野草不知名寄謝朝簪客能同丘壑情

竹居

昔與宋中使時來竹外居秋聲滿窻戶晴影落堦除黃筍常兼肉栽竿或得魚愛君幽邃處直欲世情疎

梅屋

我屋梅花下君家梅樹傍小池横瘦影幽戶送寒香歲晚竹松節春寒桃李場知君有所擇歸

隱得相將

望雲圖

子役勞親念親遲渴子思望雲千里目陟岵一篇詩碧嶂清江路祁寒暑雨時看圖思努力他日顯揚期

題孫積中哀慟賦役

我甫居祥日君初失恃年長哀同念毋不弔獨號天山北雲迷舍溪南月侵船慈顏邈何許悲第共潸然

題方廣圖

未識天台路欣披方廣圖山靈時聽法野衲日跏趺貝葉松風亂蒲團石榻孤烟霞有餘樂還念世塵無

芝峰僧舍次謝君定韻

偶借僧房宿都忘驛騎塵松聲半窗雨草色一庭春傾倒逢今日棲遲愧此身清朝需董賈莫作采芝人

和胡梅所除夕述懷之作

今夕又除夕更闌未愜眠江湖猶故我廊廟正需賢暖散嵩華雪寒銷榾柮烟屠蘇明日飲鶴髮喜添年

題雪齋夜讀圖贈別呂宗周

空山半弓室長夜一編書嚴風吹北牖飛雪被前除幽燈素光射清誦寒聲俱游心百世上努力十年餘

至正戊戌春季道莆過方遂初縣丞翌日至興化邑訪邑長實達道醉中偶作

夜宿縣丞家朝過邑長衙故人頻勸酒醉客急呼茶雲薄見春樹山深留晚花董園猶在望新雨足桑麻

七言律

答胡梅所菊節有懷

秋懷耿耿鴈能知節物匆匆菊較遲袖裏空存三禮賦尊前莫詠四愁詩及時聊復成歡笑感事多應入夢思爲問空湖山下叟把萸此日共伊誰

其二

菊花夏結歲寒知爲愛梅花開故遲彭澤歸來空嗜酒杜陵老去強題詩雞鳴風雨五更夢鴈

落江湖萬里思三十潘郎蒼鬢改故人相見問阿誰

問胡梅雪病併想山居之樂

閒居賦就鶴書徵結屋蒼岑第幾層松酒山中何日熟竹樓雨後共誰登總形定有漁樵侶淡況應如雲水僧屋角梅花無恙否客來想已送迎能

其二

似與林泉有夙期興來雲月總心知菊花黃後客携酒蕉葉綠時僧寄詩醉臥不妨風滿袖苦吟未覺雪侵髭石田茅屋如相借來傍寒梅采玉芝

予友李君彌卜居東郭翛然自樂錢君孟道爲作圖題曰東郭獨隱索余賦詩便爲書此

東郭先生愛幽獨茅堂門對碧山春溪旁晨席尋鷗伴松外開窓與鶴隣淺水稻田環綠遶輕風花館落紅新勞生擾擾知何用汀樹川雲入

夢頻

贈冲和道人

三神海上九仙山分得松房第幾間龍劍驅雲行雨去鶴簫吹月御風還偶因耽酒春過市應爲傳書晚度關紫府丹臺名可注壺中從子及身閒

三衢程君璋氏訪友臨漳將歸賦此以贈

三秀峰前采玉芝高懷遂與白雲期江山滿目荆州賦風雨連床杜曲詩萬里滄波鷗浩蕩一

庭芳草燕差池歸來城郭人民换任爛長柯且看棋

題張樑里畫

屋前春水綠如醅屋後春山翠作堆有客抱琴門外立何人騎馬樹中來西齋酒盡猶留月東郭詩成欲放梅三絶廣文誰想識為君海上望蓬萊

送伯千之北上

元戎邊畫屬誰籌公子烏臺舊俊游阮掾久闇

三語譽冠君重借一年留馬蘭花發迎官道駅楊條青落御溝尊酒懷人何夜月五雲深處寵高樓

送友歸永嘉

平遠樓前遠望勻美人遥憶鴈山春女桑綠適蠶將熟稗麥青齊稚正馴齋閣堆床留魏笏賓筵漉酒有陶巾西風無限南來翼好寄新詩莫厭頻

題南樓

倭對員山亦壯哉時憑高處望蓬萊滄江雲起九龍舞華表月明孤鶴來林下茅茨新聚落水邊楊柳小樓臺太平不用籌邊策獨倚層欄賦雪梅

偕洪元質遊南巖

紫雲邀旆出城南風物依依真誥巖山石滑人行躑躅野禽怪客語咕喃秋江遠水生葭葦落日涼風舞檜杉晚對屏前吟未穩不知空翠濕青衫

別章仲明用前韻

此日清遊雲洞南明朝遠別鶴山巖汀洲水落鴈初下海國秋深燕尚喃驛路風烟連細柳酒家籬落隔青杉薇垣好展神仙步莫遣緇塵上客衫

題漳浦白鶴嶺 有引

昔余過漳浦白鶴嶺頗愛山水之清廓而惜其亭宇之蕪廢今年秋重道此見其蕪者治廢者起金碧相射華竹交映壁間題曰石質

寒泉響玉撤開雲出岫繞松扉一從白鶴高
飛去栖碧亭空鎖翠微乃邑鄉陳致中新構
此而紀其勝也俛仰陳迹竊於末句有感焉
因爲起語以寓興懷
栖碧亭空鎖翠微詩成人世已俱非墨池水暖
鶯誰換華表雲開鶴自歸樓倚仲宣休作賦碑
思叔子故沾衣古來陳迹知多少立馬西風又
落暉

過盤陀嶺

盤陀嶺上幾盤陀茅竹蕭蕭雨乍過水暖游魚
奔絶澗草香馴鹿食陽坡惟山當面疑迷路啼
鳥迎人却和歌總謂世途多險惡太行蜀道復
如何

芝峰月夕次韻性元上人足成茶溪公口
占之作

風滿空林月滿山無詩堪笑老方千洞雲晩散
龍眠穩松露秋高鶴夢寒賀老鑑湖先賜勅陶
公彭澤早辭官他年分我半間屋待向芝峰絶
頂安

次徐梅所座主訪龍江書院有感之作

訪古歸來山月孤紫芝峰影落平湖千秋統緒
存方策萬國提封入版圖遼海鶴歸空露柱滄
州月落蒲霜蕪何時突兀千間廈風雨如山大
庇儒

再用韻二首

試問龍江讀書地何如鹿洞與鵞湖梵宮已作
新輪奐郡志空存舊譜圖碧玉峰前移老檜還

珠門外剪寒蕪記文自可徵千載太史虞公國
鉅儒

紙帳更長月影孤梅花清夢繞西湖左思才擅
三都賦諸葛名成八陣圖漢殿丹青俱寂寞吳
宮花草易荒蕪白頭杜老誅生拙却道儒冠解
誤儒

丁酉元旦

海氣蒼茫曙色低扶桑枝上聽天雞光搖旗旄
龍蛇動班簇衣冠鵷鷺齊重譯來庭通桂海中

興有頌勅浯溪老翁喜見豐年兆自典春衣酒滿携

其二

斗杓入夜指東寅雨脚凌晨灑瘴塵北闕天高先見日南州地煖早知春獨憐丹嶼思歸客曾是瓊林錫宴人江海此身強健在何妨魚鳥日相親

和韓南勝二首

白鶴山前舊草堂重來吟鬢已添霜花城衙放

雨初歇竹寺詩成日正長木葉作羹流筋滑溪魚釀鮓透苞香野人喜見昇平象桑柘連陰古戰場

其二

躍馬燕臺憶壯遊東風一笑紫雲樓杏園設宴慚魚尾葱嶺封侯羨虎頭燈火十年心獨苦干戈蒲地鬢先秋從今西賊應寒膽韓范安邊有密籌

閏九月重陽前一日奉陪梅所知司遊員山謁康仙祠即席次韻二首

淸遊曾記十年前員嶠山中訪老仙竹寺題詩風滿帽梅溪載酒月明船神遊弱水三千里目極齊州九點烟何日重來問眞訣白雲深處種芝田

其二

莫聽月笛怨山陽且捧霞觴望帝鄉瑤草先秋猶著綠菊花雨候更留香風前紗帽孟嘉醉湖上畫船賀監狂一曲衙蘭千古意知音幸有漢

中郎

圓山康仙祠詩奉次孫梅所知司韻

浪遊曾記山城西十二圓山紫翠迷一陣閒雲初過雨半篙新漲已平溪笙歌彩鳳空中下劍化羣龍匣底嘶何日神丹成九轉從公來聽梵中雞

再次王子實縣尹韻

春山杖策覓仙翁花信于今第幾風千樹碧桃流水外一聲白鶴亂雲中風舟無路尋蓬島霞

佩何年謁蕊宫塵世總成盧扰夢且須沈醉學
山公

謝姚省吾博士招飲次韻

風雨西齋酒一瓢白駒有客此逍遥清詩漢殿
盤承露雄辨吳江弩射潮花下晚衙曾未散芹
邊春酌若爲招醉中忽作故園夢落日聞歌谷
口樵

再用韻呈姚博士

清漳博士姚先輩嫣水神明世冑遥縣嶺題詩

風滿汾部溪放棹月明潮怨來白石歌休唱老
去青山隱可招世事都如棋一局坐觀設學爛
柯樵

賦得人日不陰

雨雪常年苦晦冥乾坤此日喜晴明宫梅落後
餘寒盡野菜香時新煖生方朔占書應有驗杜
陵詩句設多情從今部户安生遂重捧椒觴頌
太平

漈青道中

瀟瀟瘦馬淩青道杜宇聲殘日又昏風裹林花
香作陣雨餘池水緑添痕採桑野婦輕衣袂賣
酒山家小巷門無限原頭芳草色教人千里憶
王孫

姚省吾教授

漆園老子志逍遥其水幽人分掛瓢江上月明
經鶴夢樹頭風急厭聞蜩菊松晚色留三逕芹
藻春香藹泮橋無限鯫生懷古意韶溪還許聽
虞韶

賦得水田白鷺

漠漠平疇宿雨晴瀟瀟素羽晚風輕滿川緑漲
一雙下隔岸青秧數點明霄漢無班陪鵠立烟
波有社結鷗盟輞川若值王維畫添我青黄
犢畊

送許輔之歸隱

吳門匹綵隔風烟禹穴扁舟度海天入社陶潛
須縱酒買山于頔未分錢松邊放鶴雲連屋沙
際看鷗雨滿川塵世也知歸去好難謀二頃郭

南田

次倪孟明集藥名之作呈徐梅所侍主

結屋常山東復東雪梅霜菊洞大中黄迎稻隴
蹈麓歌白斂松窻雲氣通蝋種蓮花泛秋水盃
浮竹葉醉春風丹砂欲問飛騰術勾漏何年訪
葛翁

其二

藥籠兼收芝朮無空滄遠志在江湖樊籠防己
憐鸚鵡岐路留行厭鷓鴣仙去好尋靈枸杞客
來謾笑熳葫蘆早休知有遺安念洲上當歸種
木奴

題老牛舐犢圖

夕陽芳草滿林臯舐犢烏犍聳骨毛乳哺顧令
兒長大力耕耍似母勤勞南山夜半猶叫角渤
海春深總賣刀誰識當年懷愛意慈烏梢上晚
風高

次堂郎司天　韻

十里壺山春事幽清狂裘馬記曾遊木蘭陂上

船如屋黄石橋前酒滿樓客路遠隨南鴈至歲
華真似水東流日長候館題詩罷靜對梅花進
茗甌

其二

瀟洒梅華驛裏人素衣楚楚謝緇塵鳳凰臺上
家聲舊虎豹關中天語新老栢千年亦雪操仙
槎萬里水雲身雞林詩價從今重好寄歸鴻及
暮春

題樵里畫

雲中樓觀疑廬阜水外亭臺似剡溪寒瀑落崖
珠點亂晴嵐隔樹翠光迷舊遊空向真圖見清
景應須好句題安得同携琴鶴去青林白石寄
幽棲

相士潘碧山久游江湘間今以武功爲石
臼司警濵行索詩漫賦以贈

乍捧除書作宦遊猶談相術動時流新豐曾困
爲存客定遠今多燕頷侯官舍喜居山水窟故
園空憶菊松秋一瓢春酒何當共九曲溪頭明

月舟

壽徐梅所生朝不遇

東山來訪玉梅枝不遇山翁祇自持流水小橋撈酒處白雲紅樹枝恭時林逋漫訪西湖鶴何遜先成東閣詩珍重竹松泉石意重來莫負歲寒期

林登州遺集卷之五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煜叔纂

七言律詩

用貢泰甫尚書韻別吳君濟掾史

東風蕭栁滿江濆盃酒離亭暫別君春事又隨紅紫老人生每似燕鴻分榕亭雨過聞鶯語桑海天青見鶴羣東府仙人應握手三神高處望紅雲

海漕使京停舟雞嶼呈朱伯厚明府王克明邑尉

遥山盡處是滄溟眼底雲濤一色青野鳥隨波明遠白毒龍挾雨散餘腥水濱女佩春留月天上仙槎夜泛星賴有同舟賢李郭柁樓尊酒火熒熒

桃花洋

溪上桃花秦隱居桃花海上意何如放舟定有

迷津客躍浪應無點額魚紫鱖春肥風暖處紅
潮晩漲雨晴初詠詩無限蒼茫興十丈雲帆切
太虛

秦皇廟

往事悠悠逐海波荒祠寂寂寄巖阿三神山下
仙舟遠萬里城邊戰骨多東魯尚存周禮樂西
秦空壯漢山河早知二世能移祚崖石書功不
用磨

送吳允恩之南海令

曾收圖籍入燕初還擁瘡痍下粤餘應有雄文
韓子繼也知清操隱之如棠陰琴靜風生席花
外詩成雨滿車天上故人青眼在暫煩百里試
才諝

題張將軍百勝圖

知兵昔學萬人敵闢國今收百戰功列戟枝丸
瓊帳雲圍袍花暖錦旗風舞臺玉帛萃夷會麟
閣丹青發鄂同賴有畫圖詩卷在風流不盡大
江東

傳子敬之浙西憲副

聖朝司憲重才華況復三吳近帝家右掖清風
生桂樹西湖新雪到梅花府中此日逢聯璧天
上何年共泛槎具慶高堂多喜氣綉衣綵服照
晴霞

武夷萬年宫

十年三過武夷山翠壁丹崖歎莫攀藥竈烟消
天地老櫂歌聲斷水雲閒虹橋未許秦皇識鶴
馭空隨漢使還曾是隱屏峰下客謾教啼鳥笑
詩慳

送林鍊師歸武夷

三山樓觀倚雲開九曲溪山入夢來半夜丹光
分洞壑常時劍氣動風雷幔亭峰頂霞杯進石
鼓灘前月棹廻吹徹玉簫空想憶故人正在鳳
凰臺

送宋仲衡歸金華 景濂學士之子中書舍人

江花飛雪送殘年客思隨雲度遠天朱雀橋邊
車若水金華洞裏酒如泉明經已踵韋賢後對

策勵推賈誼先無限故山松與竹平安好報玉
堂仙

寄題安慶譙樓

我愛舒州趙使君危樓高架出囂紛水通桐柏
環千古天近蓬萊擁五雲晴日壺觴花底集寒
更鼓角月中聞欲題詩句慚崔顥況是賓僚總
好文

畣倪子京

笑我生涯似轉蓬多君意氣慕長風十年荆杞

迷周道萬里江山繞晉官奉毋曾聞三釜樂論
文還喜一尊同明廷有詔徵才俊好與夔龍敘
九功

題陳王墓（王父母歿自陶甓以結冢或云其地有王氣）

將軍山下陳王墓落日西風秋草繁斷甓千年
餘手澤豐碑十丈蒲菖痕山河不改英雄老天
地難窮忠孝存酹罷椒漿成佇立一聲去鶴月
黃昏

輓陳和卿三山別駕

候騎迎晨趣停車星芒入夜貫城墟三神山遠
蓬瀛斷百尺樓空豪氣除人去鐵衣悲汗馬客
來珠履嘆無魚絛侯能復家聲舊細柳于今有
簡書

中秋翫月二首

見月令人寫百憂況逢良夜半三秋星河有路
通璚闕雲海無波湧蜃樓老桂一枝容手折仙
槎萬里護神遊清光莫照干戈地憂國詩人易
白頭

其二

風雨良宵大半妨清秋此日對圓光百年幾度
見明月千里相思在異鄉按曲雙鸞鳳系羽掠
舟孤鶴振玄裳乾坤光霽今遐兆好獻瑤池萬
壽觴

輓夏待制（字尚之居袁州奉旨往廣採庚申野史死於彼）

別業西江未得歸遊魂南海竟誰依丹旌題字
官猶在青史成編事已非（尚之修元史林侯代之入廣）有子
能栽新墓樹何人共採故山薇百年文獻晨星

似搔首斜陽淚滿衣

覺初上人歸永嘉江心寺

江心古寺金焦如滄波湧出青芙蕖千歲鶴歸作人語九淵龍起聽梵書山展時尋謝康樂丹砂試問陶隱居自是初心得眞覺閒身去去伴樵漁

送郭廣文

武安邑小武城如三載人賢郭校書有酒齋郎能放鶴得錢溪女或留魚沙場落日鴉飛急海

國秋風鴈過疎南士秪今多需用君行努力莫躊躇

竹隱爲富州丞元頫士威題（洪武二年改富州爲豐城）

君家萬箇碧琅玕長日開軒自在看清興每添詩句好綠陰未放酒盃乾誰栽紫鳳雙龍管我乞滄浪一釣竿何似當年彭澤令歸來三逕日盤桓

竹山隱居爲豐城黃英尚題

竹山山下黃隱君買山種竹謝塵氛涼陰匝地日難掃清籟滿天時復聞蟄龍未奮葛陂水鳴鳳空隔蒼梧雲竊喜林霏春雨歇班班稚子總成文

西村隱居爲豐城羅時用題

西村竹樹淨朝暉萬事閒來總息機一夜小溪春雨過半篙新水白鷗飛草堂作就看誰寄彭澤歸來願未違寵憶衡門凝望處平疇十里豆花肥

送豐城張叔同之隴西縣丞

楊柳青青春水生東風迢遞送離情一時牛斗

龍光動萬里關山馬足輕朝雨歎塵連隴道暖雲芳草入秦城公餘剩有哦松趣好詠新詩續紀行

送盧仲庸之會寧主簿

隴樹青青河水黃獨騎官馬入秦疆七千里外思親舍五色雲中望帝鄉沙草枯時收黑黍（黑黍卽蘆粟可作酒）地蕉香處煮黃羊（黃羊野生山中黃毛味如家羊）訟庭事簡邊塵息竹屋看書對日長

白雲孤飛圖爲豐城鄔烈翁主簿題

登高望遠思依依目斷孤雲送落暉白鳥明邊親舍近青天蓋處客心違輕姿映水浮空濶片影隨風度翠微何似故山歸去好晴霞五彩照萊衣

贈少林寺松亭長老

少林禪伯舊松亭聞說巢雲箇箇青一榻秋聲風度嶺半空涼影月臨扃雨花飛處蒼龍蟄貝葉翻時白鶴聽何日從師遊勝境共餐玉粒駐

長齡

洪武三年四月望日同牛典簿王編修奉使安南陛辭

曙色熹微漏箭催暖風開扇曙曈迴雲扶紫鳳臺端下山擁蒼龍殿角來玉笋聯班隨曉仗金莖分液賜春杯小臣職忝馳驅使擬和皇華愧不才

發京

金陵自古帝王都海宇于今混一區虎豹九關通北極鵾鵬萬里入南圖長干柳暗馬如織白下花明酒可酤使節歸來應未晚扁舟秋水滿江湖

舟過彭澤

彭澤縣前楊柳新客舟暫繫大江濱寶花滿地來天女石筍中流護水神城郭千年非故物菊松三逕幾歸人此身何似醉鄉樂願乞先生漉酒巾（巖畔聞還罷昔雨天花　江心小孤山有水神祠）

望匡廬

大姑山下曙光催五老峰頭秀色開萬壑松杉收雨去一天紫翠入江來酒狂誰結淵明社詩好難追太白才便欲作巢泉石上江靈肯借白雲堆

滕王閣

落日孤舟一笛風愁看江閣化爲空滕王歌舞漁樵外唐代文章草樹中山接匡廬爭秀奕水通彭蠡共朝宗三王芳躅無人繼詠罷新詩思不窮

徐孺宅
南州表表徐高士零落猶存宅半區足跡何勞
趨北寺躬耕只合老東湖禮賢太守能懸榻弔
古諸生擬束芻誹譏保身明哲意當時惟有郭
申屠
豐城呈王熙陽太史
昔年曾說張雷劍此日同來李郭舟訪古已知
神物合暫時且爲故人留雲收日脚千山暮風
送江聲五月秋回首舊遊如夢寐延平十里故

津頭
臨江
檻外樓臺入翠微水邊簫鼓蕩晴暉樟江雨漲
魚新上皂閣雲生鶴共飛諸老尚留詩卷在此
身未遂釣船歸蓬窓吟罷還成醉蜜酒初香玉
筍肥
廬陵逢端午
極日滄波白雨飛綵旗風急畫船歸故人此日
供蒲酒聖主先時賜葛衣客裏又看佳節過吟

邊未覺壯心違離騷讀罷成惆悵落日芳洲杜
若稀
用韻贈高允令廷簡
谿山深處寡紜紛況復清修少似君竹寺酒醒
聞鳥哢水軒琴動見魚羣青衣還卒時懸琴白
髮隣翁夜索文剩有長材供著作賈生名久漢
廷聞
南康縣
小縣深依山水清時聽舊事話遺珉萬株松古

張公種九齡獨秀峰高蘇子名子瞻谿到南安流自
淺嶺過大庾地還平西風翹首江頭路此去猶
餘兩月程
次張志道學士與龔景瑞詩韻
先生家住翠屏峰鄉夢常時送曉鐘十載故人
青眼舊千山歸路白雲重天涯作賦憐王粲江
上題詩愛薛逢歲晚相從應有約爲尋桃竹截
雙筇
次王太史韻呈廣東幕僚

丹鳳樓前持詔出五羊城下放舟來雨苔已蝕
銷兵柱劉鋹所鑄春草都荒望漢臺校採仙蒲青玉
節酒分香桂碧螺柘不妨日對南風醉綠水紅
蕖翠幕開

用王編修韻呈梧州劉太守

萬里南風送驛舟蒼梧江上景逾幽一雙白鳥
常隨棹無數青山總入樓鳴鳳不來芳樹暝嘉
魚初上碧波秋故人解送桂香酒洗盞臨流破
客愁

答劉蒼雪通守

扁舟南泝雙江曲傾蓋相逢一笑中泝李筵開
鷗鳥渚采菱歌起鯉魚風生涯安得千頭橘流
落空餘兩鬢蓬曾是湖壖垂釣客擬從山下祝
雞翁

會覩子毅省郎

十行紫誥百蠻來一道炎雲萬里開桂嶺已通
新道路梧江猶有舊亭臺劇談風起魚龍窟麗
句春生錦綉堆惱我懶看腰下劍對君且覆掌
中杯

伏波廟

南征昔日此登臨遺廟空山尚至今萬里風雲
常慘澹千章松柱自蕭森麒麟安用丹青像薏
苡難辨清白心愁聽烏蠻江上笛夕陽一曲武
溪深

壽佛院用太史韻

橫槎江與絳河通偶共吟仙謁大雄花燭滿庭
韓榻靜雲山當戶瘴塵空百篇清引香廚水兩
腋涼生茗椀風試問參寥老開士衲裙肯贈雪
堂翁

再用覩子毅省郎韻

海天極目路茫茫少慰珠林興頗長太守花邊
携酒至老僧竹外煮茶香小樓吹笛關山遠落
日放船風雨涼不有好懷相慰藉客途空復嘆
流光

南寧府三首

萬里關山入塞雲高城縱目送斜曛九真海到

東南接六詔江來左右分出洞蠻丁高髻角趂墟野婦短衣裙漢廷已下興賢詔從此遐荒德化聞

其二

謾說天南第一關邊城依舊好江山豐年簫鼓賽田祖近日衣冠化洞蠻孟獲華心諸葛縱智高授首伏青邊三公亭上舒長嘯落日凉風起碧灣

其三

千疊層城十丈壕藕花無數繞周遭輕舟時獲魚盈尺新雨纔添水半篙拂地烟梢毛竹暗倚江風樹木綿高天涯無限登臨意納納乾坤一布袍

左江七夕得牛字

笑倚仙槎望女牛清江倒影絳河流龍泉紫氣秋猶射雲錦紅光夜不收烏鵲橋前波似練鳳凰臺上月如鈎玉人此夕應相憶一笛西風起小樓

河字

南來萬里趁開河節物西凉客裏過清賞每愁酣酒少好懷未厭賦詩多丹江月棹秋無際銀漢星橋夜不波欲冏支機舊時石天孫應笑髩先皤

西字

天際初分大火西雙星飛映月華低絲樓瓜果絲初綴金井梧桐葉可題舊事荒唐何處問神光颯沓路幾人迷可憐栁子文成巧却把愚名汚井谿

伏波臺

驛外秋山翠一堆將軍玉帳此曾開大江如月廻雲陣古塔凌空護石臺萬里戈船餘薏苡千年銅柱委莓苔多情惟有營前栢歲歲春風入樹來

至安南次王編修韻

安南遠至極南荒炎海無垠野望長馬援臺前秋草碧高駢城下暮烟黃百年圖籍歸中國三

郡山河保故疆萬里天威如咫尺西風回首白
雲鄉

答牛士良典簿

海國秋風客鬢華遠來共駕指南車越裳方物
供周室趙尉提封入漢家裘馬清狂成舊夢斗
牛空潤接仙槎扁舟準擬同歸去明月洲前蘆
荻花

發安南呈牛典簿王編修

日南留滯隔年期猶許仙槎到未遲小關西風
烏帽在清江落日繫舟移蒹葭倚玉慚三益薏
苡明珠有四知宜室應煩前席問願因民俗一
陳詩

再用牛典簿韻

萬里同歸望虎關三秋清賞愛龍山白雲黃葉
西風外翠壁丹崖夕照間逸少述文誇盛集醉
翁作記嘆奢顏尊中有酒且須盡身後留名總
是閒

贈黃林隱

我識龍川處士家白沙翠竹帶烟霞水邊門巷
千章樹雨後園籬百本花對客看雲晨倚杖呼
兒掃葉夜燒茶玉堂金馬成何事輸與山中老
歲華

牛君士良使還日南晝行左江之滸偶於
清灘得一小石頂趾五寸許其色葵綠
娟秀潤麗宛若峰巒之聳立照陽王君
見而愛之牛君不靳因持贈焉王君賦
詩以謝君復荅之併次其韻用酬二君
清話二首

錦石青紅似畫中每因幽玩一開蓬三生依舊
精魂在二妙于今嗜好同玉枝未裁秋帶雨蕭
船暫住夜騰虹向來艮嶽成田久莫抹鬼奇入
泝官

其二

江干奇石潤如玉卓立天然一碧峰幽賞直疑
清潤落秀巒先見翠雲重女蝸自煉功猶淺米
老相看興頗濃再拜不妨呼小丈日長几案得

從容

荅安南使黎元譜二首

十月南寧江水清官船渾似釣船輕滿篷霜露天如洗一笛關山月正明修貢遠來勞使節觀光歸去擅詩名官袍驛馬華林路未羨當年晝錦榮

其二

傳宣賜罷碧淋腴萬里驅車指故途遠海東來鶴自語楚天南去鴈相呼清吟時與梅花對老

態猶𩔰竹杖扶來奉龍墀親策士携書還解一行無

清江小隱圖為趙希貢題

愛汝清江小隱居波光雲影滿庭除風帘野店客呼酒雨櫂輕舟人打魚無數青山秋樹外一行白鴈暮霞初看圖便擬投簪去借取閒窓讀舊書

曲江逢至日

去歲茲辰鍾阜北今年此日曲江東驚心節物如飛箭回首生涯尚轉蓬韶石雪消知地暖越臺雲淨兆年豐故人若遣未歸去孤負梅花酒一觴

用韻贈濮彥章

曾題詩句碧瑯玕留與仙翁伴歲寒君有蓬萊三禮賦我無龍虎九還丹可憐韶石山前景渾似錢塘江上看驛路梅花應笑客酒腸暫為主人寬

韶州嘉濟廟用王編修韻

木落雙江見底清官船東下石灘平五龍山遠

環遺廟千雉雲高接石城人去睢陽空有像（元守臣全子仁海青臣皆死節廟有像）將歸嶺表尚留名（漢灌嬰伐佗碑示以克伐之兆舊碑有紀）沙頭候吏休相促吟傍梅花句未成

次滕仲弘叅政見贈韻

孺子湖前秋水多滕王閣下夜聞歌十行手詔天南去萬里仙槎海上過桂嶺畏途連楚越薇垣佳句似陰何歸朝有日陪冠蓋兩袖香風響佩珂

題鄭生雲谷卷

谷口子眞多白雲半開竹屋共雲分青山當戶雨初霽綠樹覆簷風欲薰偶向鄰翁刪藥本特邀詩客簡鸎羣梨花夢裏偏多趣蒼狗白衣任糾紛

林登州遺集卷之六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與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七言律

贈謝元初秋山高隱圖

漫遊曉歲厭紅塵歸去秋山看白雲煮石呼童供鶴料寫經留客換鵝羣鏡敂林葉西風老火養爐丹靜夜分二十四橋多月色玉簫還許世人聞

題嚴州陳氏會慶堂

堂名會慶意何如四世公孫此共居松桂蒼顏凌雪霰芝蘭玉樹秀堦除彩衣稱壽盈尊酒緗帙懸籤滿架書千載君家遺澤在一江春水遶桐廬

贈公佰歸天台

紫薇省外姓名香白鷺洲前別意長祖餞謾勞冠蓋集賦歸莫待菊松荒攜尊與客行花逕釆

樂蓬仙坐石床軒冕浮榮成底事從君辦濯泒
雲莊

梅溪詩爲蔡宗玄賦

溪上寒梅雪作花溪前流水玉無瑕意行東郭
先生屐來訪西湖處士家煖入孤根春映帶清
涵瘦影月橫斜何時攜取芝山酒共載賓朋泛
釣槎

陳子高之永新丞

浙右才名陳子高幾年給事滯銓曹五花誥上

鑾借瀛百尺樓頭詩更豪縣事春晴山入座江
湍夜漲水盈篙知君自有調繁術訟牒何愁事
若毛

安溪劉令復任

楊柳條青漸長芽刺桐葉綴已先花河橋送客
春將半山縣休衙日未斜政暇行書循吏傳歡
聲重動野人家多情石筍江頭月載酒修時共
釣槎

送聶克敬歸省

待官三年客帝鄉違顏千里念親堂朱樓翠閣
天光近碧嶂清光野望長汀館春深官柳暗橋
門雨過稗芹香懸知調膳多餘暇松下看書坐
石床

題方壺王維詩意圖

能詩羽客方壺子解寫高人王右丞幽興不隨
流水盡閑心長伴白雲層空林積雨迷苔逕細
浪生風失石稜坐對畫圖懷別業南山千仞碧
崚嶒

題鄧氏瀾亭

瀾漪亭子有餘清盡日泉流遶舍鳴雨檻維舟
投釣餌風窗拂几洗琴聲沙頭白鳥尋常見石
角莓苔取次生最憶考槃眞樂趣浩歌一曲濯
塵纓

李教授之臨江

鄰邑豐城曾製錦淸江碧嶂慣維舟送君千里
敷文教老我三年憶舊遊酒釀黃精雲外洞詩
題清竹水邊樓前修范杜遺風在從此西邦化

魯鄒

胡氏讀書樓

胡氏書樓建水濱讀書樓上念先人牙籤萬卷痕誰觸手澤百年跡尚新風前闌檻芸香藹雨後庭階草帶匀三復蓼莪應灑淚孤雲漠漠水粼粼

橋市樓

八年兩度使炎方萬里關河兩鬢霜遠賜璽書隨趙尉重題詩句笑劉郎伏波臺上風烟古如月江前草樹荒屈指西風明日到官船歸去又新涼

次張敬脩雪中趨朝

春雪漫空竹樹低紫騮愁濕錦幨泥光騰玉殿迷銀燭凍合金橋失絳霓已擬典衣沽臘酒何如擁被聽晨雞東風先到溝前柳無數寒條拂水齊

權氏寓思樓

先壠星源已草萊高樓極目楚天開無窮山色

連雲起不盡江聲送月來遺愛百年存舊樹豐碑十丈滿荒苔聞孫還肯興堂構落日登臨不用哀

送侯同知之漳州 有引

洪武十一年春有旨凡在有司率舉賢良一人予友日新氏丞鄜之鹿川知侯君其之賢貢于天官遂擢漳郡同守夫國家任官惟賢是用有司承命惟賢是舉蔣君之舉有得人之名同守之任有稱職之賢吾邦得守為疲民之幸弼也有三喜焉故為序而詩之

郡丞新命下金鑾雨化隨車衆所歡邊戶近聞鹽課少上膏應放役程寬雲生柳渚風聲動霜入梅花月色寒十載未歸頭已白為君中夜一彈冠

送鄭景賢邑教歸金華葬母

故人別我金華去歲晏天寒江水冰二弟已膺烏府薦一官喜自鱣堂升洞門繫馬花如海山館開尊酒若澠自愧麥舟無遠惠佳城為想碧

崚嶒

倚李伯康使君韻

錢甕城南飛羽檄錢塘江上趣琴裝梅花有句留山驛薏苡無珠出海鄉飯白鄰僧供火米蝸肥溪友薦霜房歸來細說閩蠻事月滿薇垣夜正長

海上

水天空濶浩無津物外神遊夢裏身曉望每嫌山色遠夜聽已厭浪聲頻仙槎路熱星河使戎

馬憂深嶺海臣思獻江都二三策漢庭垂意驗天人

呈克明縣尉

長帆破浪出南溟天際成山一髮青上國重來覩壯麗東州近喜洗羶腥儒冠未際風雲會神劍常衝牛斗星尊酒宜春樓上月也勝細雨夜然燈

次韻王克明三首

經國于今賴海漕況供玉食敢辭勞九重天闕

連三島萬斛風舟等一毫楚客多愁飛石燕秦皇無計叱金鰲何如太白清狂態醉臥江中宮錦袍

其二

江嶺孤臣抱寸忠風雷何日起潛龍海連遼碣八千里山隔燕雲百萬重近喜金虀湧鵾鵬舊聞綠水泛芙蓉自慚點額桃花浪每羡神魚作應龍

其三

共泛滄溟不共船風檣浪楫若追攀蹇蹇相憶又今兩地屋同看非故山身世已如遊物外氣塵只合出人間維梢活水知何日買酒燒魚一破顏

予遊武夷道經三山買舟西禪浦值晚雨投宿山寺中寺僧杞巖義剛曲相款接因書此詩以遺後會

江雨蕭疎山日陰蹇驢有客入禪林老僧能敘三生話遊子空悲千里心野鳥啼來山竹裂洞

龍飛去水雲深多情九曲溪頭月何夜相從抱
玉琴

贈杜明之入京

阿父清名聖主聞佳兒氣岸復超羣玉堂久索
歸山藁畫省重稽涉海文馬飲盧溝秋水滿帆
開碣石暮雲分故人天上能青眼說邊籌可
策勳

次達子升清明感懷韻

暫停不停風撼樹欲收未收雨闌花一百五日

寒食節二千餘里遊子家朱雀橋邊少語燕黃
鶴樓下多鳴鴉人生有酒莫滴土無錢且向西
鄰賒

次馬編脩奉別韻

送客東城春又半暖雲收雨散輕陰一江流水
傷南浦千樹啼鶯憶上林錦里烟塵詩句好鑑
湖風月酒盃深玉堂歸去多清興好對鰲峰整
舊琴

題方漳浦自述詩後

丹劍間關虎穴危雲霄浩蕩鶚書飛禁門幾聽
長鐘入鄉邑爭看晝錦歸春草青邊鹿茸長秋
橙黃後蟹螯肥男兒老大功須立晚歲漁樵願
未違

會越僧津斷橋

禮遍名山未肯廻乘蘆又度浙江來烟霞直欲
窮幽趣梁棟從教棄散材詩骨寒林千歲鶴道
心流水一枝梅憑師問訊維摩病飛錫行應上
五臺

奉次徐梅所知司謁龍江精舍之作

臨漳自昔號淳龐天遣明公蒞此邦幸有清尊
開北海豈無涸轍待西江紅依幙府才應屈白
戰詩壇氣未降珍重龍門振遺響洪鐘從此莫
從撞

用韻述懷

有客丹心一寸孤都忘身世在江湖十年澤國
多戎壘萬里雲霄渺壯圖夜雪蕭齋紅榾柮秋
風楚畹綠蘼蕪杜陵老大長憂國謾嘆乾坤一

腐儒

次林茶溪經歷韻

員嶠層層聳翠峰碧雲片片擁丹宮客來欲問
飛騰術仙去應參造化功天上風雷雙劍底人
間日月一壺中共看靈雨農郊足已卜今年歲
事豐

再次林茶溪經歷韻奉姚省吾博士

笑解腰間老太阿半生事業總虛過歸來元亭
存三逕安樂堯夫有一窩濁酒盈缸春可漉清

詩蒲袖夜猶哦東風似勸山翁醉吹落花前白
鷺簑

贈新溪金如山

劍江西畔老耆英眉壽將逢八袠齡車裹蒲輪
當有名琴彈花縣每能聽志崇天爵頭如雪世
問滄田眼似星毫末不藏心地直時煩屨鑠到
公庭

題江山萬里圖

我愛錢塘輒醉翁江山萬里在胸中應憐遠道
頭先白却寫新圖思不窮鸚鵡洲前春草暗鳳
凰臺上暮雲空登樓莫遣悲王粲天外鄉關咫
尺同

題張櫟里爲曹景溫畫雲山圖

十年蹤跡在塵埃每見雲山笑口開萬壑晴陰
連竹樹一天秋色入樓臺畫圖此日勤持贈芽
屋何時隱去來惆悵無因尋舊侶桃花流水似
天台

送酒一壺與張櫟里

臘醅新熟泛霞紅持慰山中輒醉翁須信微醺

眞樂在也知少飲衆歡同梅花紙帳春生夢榾
柮爐煙雪滿蓬無限衡門携幼意菊松三逕老
秋風

金陵贈友人

玉帛徵賢出草萊春廉船向北風開縱然車馬
爭馳逐何似田園歸去來菽水堂前衣戲綵雞
豚社裏酒盈杯白頭誰念思鄉客強寫新詩對
鳳臺

鐵柱

仙翁騎鶴上天去一柱千年屹未傾鐵色不隨[redacted]大江平縻樓櫓縹緲烟沈浦龍劍淒涼月蕭城九鼎鎔金颺魅逝後來誰繼禹功成

贛州

贛州驛下艤輕舠芳杜幽蘭滿近皐水合雙溪飛鶩潤城依列嶂畫樓高百年中土歸圖籍萬里南天振羽毛吟眺未闌還解纜京風細浪跨歷歷

南安道原書院

道原洙泗接濂溪一脈曾分橫浦西俎豆百年存舊典圖書數卷破羣迷池蓮晚色紅衣淨庭草春香翠帶齊我亦沿流伊洛者幾回極目楚天低

庾嶺

石磴左右山將合澗響東西水自分通道人思唐宰相提兵誰識漢將軍滿林梅熟黃垂雨來道松高翠拂雲嶺徼祇今饑奄似遠人敢憚往來勤

清遠峽飛來寺

清遠峽前暫維揖飛來寺裏已張燈兩崖雲起晴如雨一水風生夏欲冰文犀鼎煩失金鎖鐵鳳翔翔低玉繩帝子軒轅不可問聊題詩句記吾曾

贈通事官阮勲

落魄安南老象胥曾隨京使覲皇居青衫小職

舉公後白髮高堂九袠餘茸盲每愁官俸薄奔趨衙覺世情疎興貫有鄰來南服燈火新涼課子書

次蕭文煥教授韻

聖主龍興大有爲乾坤此日總清夷南郊多士聽新詔東魯諸生習舊儀海角亭前休對酒岳陽樓上好題詩西風一葉梧江棹千里懷人入夢思

答莫季龍

美子乘槎南海上遠從牛女問天津殊方入貢梯航舊上國歸來冠蓋新雖粵文風與此日難林詩價重行人懸知江路頻維楫處處疏梅破小春

鄭節婦

仙舟不返淚河枯誓死持家爲報夫牀下問姑晨饌具機傍課子夜燈孤門依慈竹金書揭庭列宗闌緣服趨太史行編貞節傳清風千載滿三衢

廣州江亭次歐陽太史韻

不斫蟠桃駕大杠謾移蘭櫂泛蒼江山光入野連桑海水影浮雲上竹窗幻榻何人尋舊憂洞簫有客換新腔蒼茫詠罷成長嘯天外飛來白鳥雙

謁張文獻公祠

開元賢士張文獻落落長才際盛時滄海明珠知價重秋風白羽歎恩衰羯胡已破生前膽烏道何勞死後思半嶺鄉祠金像在薦芳誰誦八哀詩

謁余襄公祠

慶曆名臣余諫議堂堂正論出清班一封霜簡扶搖闕萬點風旗夜度關遺廟丹青近部石故家文獻盛闔山錦袍芳窠光相射猶似當年上國還

和韓南勝四首之二

高堂晝日坐鳴琴滿地棠梨散綠陰白雪陽春空下指青天明月是知心陶公避俗從沈醉杜

老憂時更苦吟無限扁舟江上意洞簫嫋嫋有餘音

其二

落地男兒總弟兄一時傾蓋若平生宦游老去應無意訪舊重來更有情野寺攜琴惟作鶴溪堂充藥忽聞鶯樂哉松桂林中讀安得從公一結盟

南雄太守葉景龍政成入覲

相逢江上繫蘭橈歲晏天寒雪正飄駐日帝鄉

紅日近關心親舍白雲遥梅花嶺外詩千首竹葉山中酒一瓢握手都門應有約清溪水滿谿

楊橋

雲石軒爲葉彥實賦

山骨崚嶒聳碧岑静看古色氣蕭森竹邊雨過合微潤花底烟浮散細陰畫枕可人開醉眼晴軒留客伴清吟襄陽米老真癡絶一日書船駐水潯

菊圖

西風搖落遍秋光野菊猶存老圃香瘦蘂清分間晚露寒枝低護槿籬霜忘憂且汎杯中物益壽應傳肘後方三逕歸來定何日芳鄰準擬卜柴桑

洪武十年再奉使安南還道經豐城留俗驛父老乞留題急筆賦此

酡顏緑鬢映烏紗奉使安南去路賒金闕九天承紫誥銀河八月泛仙槎行裝祗有梅花擔載道寧無薏苡車揮翰玉堂知有待五雲深處聽宣麻

辛亥正旦呈牛典簿王編修洪武四年是年春除豐城

客中兩度逢正旦江上相看感歲華仙仗遥瞻丹鳳闕官船進泊白鷗沙雪消星石添春水日射香爐散曉霞却憶故園兄弟樂屠蘇酒對小梅花

林登州遺集卷之七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五言排律

贈別甯義甫率掾二十韻

甯子真人傑英年拔郡曹簿書閑吏事弓劍策
戎勞佛塔題雲㞐神山看海濤短衣寧扣角巨
鈞擬連鰲阮掾稱三語潘郎嘆二毛薇邊騰鸐

剡柳外試龍韜漢騎晨傳檄重關夜罷櫜陣雲
橫雜遝郊壘破周遭風蹀難吞擭秋鷹待解絛
分簫歲節鉞弭筆逐旌旄西崦烟收瘴南溪雨
漲膏芝蘭從草伍稂莠爲苗薅綬帶羊公適刼
床庾亮豪劇談方洒洒別意苦慅慅烽火悲橫
玉鞘媫夔大刀霜梃分紺寶江蟹斫紅螯把酒
歌三疊維舟水半篙宦情磨鐵硯交誼戀綈袍
青眼羣公在丹心寸地操爲君懷遠舉天表粤
山高

贈王同野閩吏歸建三十韻

聖理濟夷夏邊陲重鎮綏藩臣分節出佐政辟
文帷君拔千人傑民瞻一郡師汾河遺澤在滕
閣逸才推手佩鏘經席王章肅冀儀堂鱷嘉瑞
兆閩鷄薦書馳簡畳稱三語淸名慕四知濟時
行賈策論事邁蕭規烽燧猶南國風雲渺北堦
登樓梨空賦入幕超能詩退食欣多暇忘機慰
所思凉薰榕下榻長日竹間棊細藻流淸泮香
巢汎碧池應勞書牘尾未許撤臯比江左陳琳

檄淮西韓愈碑文章長敘論贊畫足匡裨已喜
才堪試何慚位尚卑驊騮胥漢步松栢棟梁姿
天地心如鐵風塵鬢未絲彈冠差可慶結襪詎
云癡雲樹連同野家山近武夷蕉書頻日報蘭
櫂及秋移椿綵霜中幹槐青雨後枝韋編課兒
誦綵袖奉親嬉至樂皆人願微名祇自縻朋簪
資麗澤客袂忍分岐荔熟丹砂顆醪香碧玉巵
離憂從馬上言贈且江湄瑞世鳳麟覩淸班鵷
鷺期行哉須努力千古志臯夔

江洞書事五十韻

西徼百蠻底南荒三楚邊苗頑風未殄盤瓠種猶傳江自牂牁發山從越嶲連封疆秦日畫威德漢朝宣馬援軍曾駐狄青師載旋羈縻諸洞在棄置左官遷夷獠分生熟懷柔異後先烏言難白別椎髻費紅纏篁桂深林薄茅茨小棟椽巢居牛畜共鄰處虎狼聯獵野燃花箭涉川刳木船蝮蛇勤執贄雞骨慣占年畬種原頭火村炊樹杪烟兵塵竹子後瘴雨桂花前逕路微微

入藤蘿密密延小橋過畧彴輕轎送鞦韆象郡通蕃甸珠崖到海壖驛牛無脫轡洞馬不加鞭飲澗猿懸臂吹潭蛟長涎危峰常欲墜惟石久皆穿恐聽歸歸鳥愁看跕跕鳶涉蕁長竪指泥蕨細鈎拳寅毒雞家快挑生左道便行厨避民舍停筋問賓筵近臘縫山廚迎秋拾木綿蔞蘋爲伴侶麋鹿當牲牷蠻鬼歌堂賽傒童舞袖翩溪翁醉皆倒野婦喜如顛貧弩常從犬扳罾或得鯿執云殊土俗自是一山川白髮知何叟青衣立竦肩送瓜強留客供酒不論錢請說兩江事含悽雙淚漣前朝失政體酋長竊兵權角面桃弧勁魚鱗竹甲堅戣（音奪）攘時彼此剽掠轉貪緣聖主開弘業遐方囿化甄居然列郡縣忍爾黷戈鋋豈料潢池地從觀培井天羣兒多不逞同惡復相牽春磨桑麻壠秋荒菽芋田官軍掃氛翳鼠輩委腥羶污染猶蒙宥強梁詎足憐智高今顯戮孟獲已深銓殘命嗟如綫新官幸似弦變民有元結奉使遇張騫苦語怕終聽同仁

賴曲全乾坤新再造日月大無偏嶺徼雖稱遠巖廊正任賢觀風小臣在歸擬奏詩篇

贈添送都判府二十韻

賢倅北方傑篤生勳德門世皇良將裔林國上公孫淮海新開府開山舊鎮藩彝勳揚日出劍氣射星垣喬木蒼烟古甘棠綠蔭蕃東南資冠蓋甲乙擁旗旛帝軫遐方苦公承天語溫武車方錫仕別駕重疏恩虞坂馳良驥滄溟起大鯤松邊臥歸轍柳外送征轅良策裨軍旅長材任

劇繁列棍家澤遠細栁祖風存春雨柔麻虛
風禾黍原無應識韓愈虎亦避劉琨東郭看山
嶺南樓對月樽調羹需鼎鼐紉佩襲蘭蓀耶代
多麟鳳淸班遷鷺鵷鋒車行趣召萬里覲天閽

縣尹相公平冠策勳賦詩爲頌

國步艱難際邊陲俊傑生將門餘舊澤相閥講
新聲騏驥駑駘屈鶤鵬羽翼成將軍年尚少令
尹職先榮溪北茸棠樹江東細栁嘗循行及野
邑圃兼合農兵南徼驚塵起西林殺氣橫霜袍

當自表雲陣每孤征士畏條侯令民知司馬名
指揮秋色動談笑瘴氛淸落日喧笳鼓西風捲
旆旌歸舟無薏苡吟櫓有黃精保障安黎庶勳
庸答聖明願言崇令德佳識叶胡平

別胡景耶

景耶文學疇昔相好非淺近交寇盜流離偶
會漳水之上歡洽未久歸思浩然不可援止
漫成十六韻寓惜別意

昔予方弱冠與子每同襟躍馬春風早聞雞夜
涌淚青雲懷遠志白雪操淳音霄漢何寥邈江
湖易陸沉卞生勞獻玉直子誤持金典教才終
屈爲郎力不任艱難愁白髮慷慨見丹心落景
山陽笛寒宵楚戶砧杜陵憐久客梁父動悲吟
日月鴻遵渚風塵鶴在林策言疎董賈詩價重
何陰小子多茅蓏先生棄芥鍼麒麟圖自古鸚
鵡賦還今且對盈樽酒休鳴別調琴桃榔晨霧
塞薜荔曉霜侵異道那分袂離情倍不禁

五言絶句

題菘菜

野老藜羹腸飽知晩菘味惟應肉食人少玩圖畵意

題樹萱堂

蘐萱樹北堂宜男吐幽芳春暉盎如酒庶俾百憂忘

題白雲堆

空山白雲堆中有隱者居悠然兩無心塵世將

焉如

七言絶句

汶江八景

蕉寺晨鐘

招提隱隱傍林巒月落鐘鳴漏未殘一夜芭蕉風不靜秋聲相和下雲端

呂橋夜月

長橋十丈俯江流月色遥連水色秋雲外何人吹鐵笛渾如黃鶴斷磯頭

黃村晩照

黃家村外夕陽明雞犬遲歸愛晩晴花落閒庭茅屋靜小溪風起看潮生

阮浦春潮

別浦春潮帶雨來帆歸天際晩風開江干竹樹深如許二阮清遊應未回

球浦烟帆

珠渚烟晴晩照紅布帆八尺飽西風今宵繫纜知何處兩岸蘆花月色同

浪灣雪網

浪花飛雪滿前灣舉網輕舟夜不還無限黃州蘇子興洞簫聲在水雲間

棠堤春雨

雨過春堤塵未乾海棠千樹畵中看汶江江上東風軟輕撲羅衣散曉寒

橘塢秋霜

水邊林外野人家橘柚秋紅照晩霞何日寄來三百顆先春報汝玉川茶

河船口占八首

浒河水接潞河渾處處新營失舊村聞說東西兩漁甸年來也隸達家屯

其二

七月既望月更圓蘆花吹雪秋滿船無人共過黃泥坂此客元非赤壁仙

其三

昨夜江頭秋雨急曉看新水已平堤堤邊紅蓼開無數樹樹相依穗穗齊

其四

原田黍稌秋新熟婦子巡防鬧達宵但得西成來鼠雀也勝蝗螣盡青苗

其五

憶昔扁舟過潞河新楊兩岸綠陰多而今野飲維梢處爛熳牽牛引碧蘿

其六

點點蘆蓬疎雨聲酒魂詩夢有餘清覺來却笑玄真子猶向江湖著姓名

其七

連朝雨急臥不起清曉蓬窗試一開水面雙雙輕燕去沙頭箇箇白鷗來

其八

河中風物無多子鯉鱨蒲羨頻頻供何似蓴鱸鄉味好扁舟歸去及秋風

題寒花鵪鶉圖

落日秋林竹樹稀枝頭寒雀靜相依爭如草畔鵪鶉樂自啄霜蟲不肯飛

題江山臥遊圖

投老歸來已倦遊崎嶇窮宛舊林丘畫圖多謝滄浪客臥看瀟湘一幅秋

題子昂人馬圖

南風古柳生夏涼神駿萬里思驊騮圖人空爾奉芻秣曷不為解青絲韁

題雜畫九首

猫

內相家中蒙貴兒華堂客至每先知今朝洗面

還過耳故寫新圖開閣詩

犬

乳犬垂頭傍竹門低回似戀主公恩中宵莫學

籬邊吠風滿山花月滿村

馬

玉轡金鞍絲轡輕長秋陰裏一長鳴爭如此馬

無拘束細草香沙自在行

鼠

熟睡狸奴脚未伸燈前黠鼠竊蓮頻兒曹恐有

張廷尉莫太狼貪不畏人

龍

長樂陳翁畫龍手今君法得古人多嶄嶄頭角

欲飛去風雨三江秋水波

鸂鶒

白石青蒲春水生夕陽錦羽照沙明戲拈畫筆

知何處柳外池塘艇子輕

鸜鵒

隴頭春樹拂雲紅學語聲嬌弄晚風上國秖今

辭遠貢莫愁彩羽閉雕籠

雙雀

珥江驛裏可張羅得食階除任意過應是屢成

相賀競啣環底用感恩多

喚起

林間百舌設多言此鳥嬌音不浪傳喚起一聲

窻外白東風庭院落花天

珥江驛口占八首

士女填街擁不開共看天使日邊來白羅衫帽

烏紗帽坐聽齊聲說冷腮冷腮方言甚美也

其二

清江十里畫船過落日涼風水不波花袴水軍

齊舉棹歌聲唱作馬前啊

其三

小卒橫挑丈二殳褒衣長帽似耀儒當街一喝

人爭避如此威儀更有無

其四

蠻官短髮皂衣練江驛時來學步趨歸去休騎

割鬃馬底鴉穩臥勝籃輿（底鴉細籮肩輿也）

其五

八月傘圓山下路顛風捲地雨冥冥勸君莫汲珥江水鬭炙魚龍氣正腥（俗傳古有蠻王女子江山二神爭娶爲山神所先至今猶鬬云）

其六

機家舟上女如雲日日機中織縷勤忽見江頭秋月色唱歌聲到夜深開（南人謂補爲綫）

其七

齒牙如漆足如霜紅縷衣裙紫袴襠見客不羞嬌作笑誰家昆艾賣檳榔（昆艾女子也）

其八

鸚鵡窗前返照明檳榔樹下晚涼生女郎洛羅清江去不斷秋砧搗紊聲

龍州十首

龍州長夏多風雨山路無時一尺泥今日開門喜新霽洞雲片片度前溪

其二

山蕉木柰野葡萄佛莕香圓人面桃更有波羅甜似蜜水盤初薦尺餘高

其三

草閣柴扉傍竹開洞官留客意徘徊盤遮蕉葉携殺至甕貯篘籠送酒來

其四

峒丁峒婦皆高髻白紵裁衫青布裙客至柴門共深揖一時男女竟誰分

其五

千山萬山皆戴石十日九日常出雲木鼠夜啼人不見峽猿暮嘯客偏聞

其六

近水剌桐知驛舍倚山毛竹即人家趁墟野婦酤甜酒候館溪童進辣茶

其七

架巖鑿壁作巢居隱約晴雲碧樹疎水梘枝枒橫檻似禾囷箇箇小亭如

其八

白沙青石小溪清魚入疎罾艇子輕謾說南莊風景異此時真似剡中行

其九

林塘幽窈隔桑村風磴崎嶇接石門雨過茅茨忘赤日雲深篁桂易黃昏

其十

龍州溪洞極南邊雞犬桑麻自一天流水桃花今有路何須更覔武陵仙

韶石

一曲南薰石欲開餘今猶繞九成臺青山空灑懷人淚雲暗蒼梧鳳不來

荻港舟中

風日清酣麥正秋無邊蘭杜滿芳洲船窓夢覺多幽思處處飛來雙白鷗

題壽萱圖

東風煖入北堂深吹綻萱花兩朶金應憶綵衣稱壽酒春暉寸草此時心

海山秋思圖爲樂清鄔知縣賦

寫得新圖記舊遊無窮詩思海天秋白雲黃葉渾相似鴈蕩山前思遠樓

題鳳山圖

白沙白石草離離萬仞蒼崖瞰碧漪鳳鳥秖今鳴嶰谷朝陽未老碧梧枝

題朱孟辨臨文與可墨竹

胸中千畝老陵州用寫西風一樹秋咄咄逼人青瑣客時來泚筆鳳池頭

題王章紅梅

妖嬈暫借杏花色鐵石終存冰雪心顏粉風飄粧鏡盡臉霞春酒入杯深

題危中書所藏和靖墨蹟有引

和靖先生遯居湖山間意其與方外之遊從爲多今觀中書危公所藏手墨謝簡一贈詩一皆與方外者筆力語意清峭雅澹猶可想其爲人披玩之餘敬成三絶

舊書遒逸謝相過何日重來共晤歌籠鶴不飛茅屋靜西湖十里月明多

其二

湖上題詩裲襖分梅花千樹雪紛紛明朝飛錫
知何處鴈蕩山中一片雲

其三

翡翠湖邊迹已荒鳳凰池上墨猶香爐熏清晝
開詩卷宛見孤山舊草堂

題竹間清逸圖

流水柴門萬竹秋玉人還侶晋風流瑶琴一曲
瀟湘雨隔浦漁翁正倚舟

題梅雀圖

一樹寒梅花的的兩三凍雀羽離離上林鳷鵲
春如海誰爲東風借一枝

師夔令尹作樹石圖以寄其友黄君復紀
別時之景也閲而有賦二絶

楊柳江頭送客歸暮潮初落見漁磯畫圖無限
悽人意雲樹依依又夕暉

其二

畫圖詩句兩清新遠向黟筒寄故人惆悵宿雲
雙墨槍碧紗零落蒲埃塵

題山窻秋色圖

青山點點雨初過黄葉蕭蕭霜已多惆悵美人
秋水外晴聰掩卷奈愁何

書羅彦周畫翁

流水高山獨抱琴挐舟有客識弾心小樓一曲
猗蘭操黄葉西風秋滿林

馮性之以碩定之墨竹寄其友方時舉題
曰清風來故人索賦一絶

故人別去每相思修竹清風若見之鳳鳥不來
春又暮湘雲吹斷玉參差

爲袁能伯憲使題墨竹

亭亭玉節拂雲霄坐覺清風瘴霧消擬奏鈞天
第十二虞廷此日聽鳴韶

題方壺子墨竹

方壺仙子御風還雲外珊珊響佩環吹徹鳳笙
山月冷參差玉管落人間

夜夢亡友林伯永有風憲之除覺而賦此

青袍白面舊參軍風憲新除死後聞清夢覺來
清淚集屋梁落月白紛紛

題熊自成雙鶴圖

海上歸來歲月遲懶隨青鳥度瑤池一雙清唳
秋霄月莫遣雲中仙子知

題柯敬仲墨竹

宣文博士老丹丘戲寫瀟湘一段秋留向竹山
隱居處虹光夜與劍光浮

杏林圖為豐城楊從善題

昔年曾說董仙翁種杏成林爛熳紅多少活人
陰德在枝枝葉葉總春風

題黃尚英墨竹

竹山萬箇碧琅玕喜向仙家畫裏看午夜鳳臺
吹玉管不知風露逼人寒

為張叔同題江城送別圖

雙劒江頭春水生浦雲村樹總關情觀圖忽憶
曾遊處倚棹漁村聽笛聲

題熊自成紅梅

飄㛤額粉見朱唇杏豔夭嬌謾妬人解得花神
留戀意枝南枝北一般春

藤州

江月樓前江水淡玉人曾醉古藤陰雪堂歸去
無消息半畝荒亭千載心

題黎省之唐馬

嗅地低回欲奕塵玄雲散彩五花新蹴冰不識
交河道芻豆相從愧圉人

題聽雨軒圖

山牕酒醒夢魂清竹外松邊點點鳴蒲澗寺前
千尺瀑都隨黃葉作秋聲

操

石泉操

白石鑿鑿兮清泉泠泠可洗吾耳兮可濯吾纓援吾琴兮發希聲玉琳瑯兮金琮琤泉有魚兮龍出聽嗟若人兮耳厭秦箏石泉曲兮邈千古情

辭

望雲亭辭

青山兮白雲悵予望兮遠人望遠人兮不可見目渺渺兮海堧鄉之山兮泉之水雲孤飛兮心千里臨華亭兮奈何望有極兮思無已雲之歸兮芒碭蹇遊子兮悲故鄉雲之出兮太行渺親舍兮天一方松楸摵兮霜露下宛在目兮愁予雲兮雲兮其作霖雨望復望兮毋使我心苦

風樹亭辭

嫋嫋兮秋風樹摵摵兮聲未終風之聲兮在耳子之思兮曷窮松楸凄兮霜露下親不見兮愁予三釜貴兮誰爲榮抱茲痛兮終古彭之坡兮何長彭之亭兮樹荒荒播茲風兮千載庶錫類兮不忘

梁谿辭 有序

昔者君子道與時違則退而隱處以自潔不以寵榮利祿羈膠其心故進退之際綽乎裕如夫豈汲汲營營以圖遇合者鄙夫曲士之爲哉旣

陵郟天民氏少知覺長推擇爲吏旣升銓曹不屑升斗曰是豈足行吾志耶遂引去卽所居自號曰溧谿生人咸高之予聞溧谿南直五湖迓隱之士多居焉天民殆將爲扁舟之游與煙霞釣徒江湖散人而爲侶耶爲作溧谿辭一章天民舒遊之暇鼓枻而歌之庶幾蘋雲汀月之濱或有賞音者也辭曰

溧谿之水兮其流溶溶茂有蕭荷兮渼有魚龍泛予舟兮溪之風侶雲月兮其長終踞夷遊兮

猶遺踪玄真覓兮或可逢微斯人兮吾將曷從

詩餘

萬年歡贈別陳都事

問訊東君又何事一歲一番歸去杜宇聲中撩亂落花飛絮漫向江頭凝竚想無計可能留住江亭上況有離人不禁千種愁緒　還思庠國風塵更誰能草檄名垂藩府舊業都荒茅屋稻田瓜圃詵與風流謝傅且休把雲山自許應廻首人在丹霞滿庭榕葉鶯語

木蘭花慢送孔子遠少府歸東甌

羨千年泗水流聖澤尚淙淙遠西引河源東連岱岳南下甌江如君一門簪紱更風流文彩世無雙槲外藏書樓閣竹間放鶴軒窗　弓刀暫爾擁旌幢清譽藹南邦喜烟淨妖狼瀨飛瑞鵝月靜鶯庭歸去吳鈎錦帶想高堂春酒正盈缸菽水清歡未極風雲壯志休降

木蘭花爲允元學錄壽時戊戌中秋南城溪樓卽席分得微字

秋江水上花外岸柳邊磯喜滿眼晴光溪雲掟

曳山日熹微無限庚樓情與一瓢春酒今夜莫
相逢幸對月明風細況逢尊美鱸肥　寸心此
際念庭闈稱壽舞斑衣笑薄宦孤蹤塞鴻海燕
北去南歸萬頃澄江如練詠新詩却憶謝玄暉
但願諸公長健共看千里清輝

林登州遺集卷之八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利爕叔纂

送序

送邵武司李馮公之官序

南勝㠑邑也朝廷選吏吏之務戢民也至正十三年春省臺大臣承命銓選福建常調官若曰南勝控諸畲民善驚喜鬭弗靖選令惟賢與化

桀鬭馮其勤慎練事嘗從平李冦有勞其進之秩使尹是邑公至則完堡以固民興學以導偕去背弊簡牒訟強抑而弱扶之民曰是神明也惡可或干桀驁者惡其妨已每聚羣不逞訛言訌亂公屹不為動曰尹不民撥民敢尹撥殺一尹則一尹至尹不畏死也未幾有賊數百人夜入邑邑民皆走公開門偵變賊突至刃傷公脅公坐罵曰死賊奴尹承天子命以父母汝者也汝欲殺汝父母耶賊駭愕散去公絕復穌洎脅

怠即出視事其方寸確然有絶人者政成五年陞卲武郡推官旌其庸也檄既下治行事漳人士咸歌詩以道之來徵予言予謂公歷省闈積年勞贊郡府遷邑令明習政典人稱吏師以南勝之反側卲武之簡靜今之勞劇推理之暇裕較而觀之其設施難易爲何如也抑明刑之要在於卹法外意公專是學而專是職他日平反之德所積者必厚矣又奚待於予言哉

送憲府從事鄭君懋夫序

天朝所以經制國用者莫重於楮幣所以綜理吏治者莫肅於憲紀憲紀不肅則吏治不張楮幣不流則國用不裕夫天下猶人之身也憲紀耳目也不撫其身則股肱弛矣楮幣氣血也不周於身則疾疢生矣然則楮幣之流塞國用之裕乏吏治之張否憲紀皆不能不加之意也自江淮盜起兵荒連年物重貨輕楮幣之行僅當昔之十一二至有家累千百緡而道莩者有司莫能禁憲府患之迺議所以變而通之之法以爲兵荒之屢楮幣之壅莫甚於閩而閩又莫甚於漳遴從事以爲有司之監非得通練廉恪之士不可僉謂鄭君懋夫宜君至則推法以祛弊審勢以度宜不棘以濫刑不徐以廢事[illegible]以方寸之印識幣背民貿易無所滯又以穀價騰則幣力詘乃揭飭境外商船不得多糴湧價行之旬月民皆言便歌之曰喁喁涸魚噓或濡之孑子疲民噢或紓之糴通於境幣通於市從事之

賢伊我民之利邦人士采民風爲詩以華君歸來請序嗟夫楮幣國家之大信也信無不孚猶水無不流彼習故常者見其或壅也則曰水不善流豈理也哉楮幣之壅久矣鄭君疏而流之亦以國家之信而示之耳不然幣之爲法滯矣何方寸之印能使蚩蚩者訴斷斷而不疑哉惟我朝祖宗立二十二道憲司以綱紀天下凡國政之得失民生之利病皆得舉悉而興除之況楮幣之行實足國裕民之攸繫歟使者變通之

有術從事銜命之不辱是可序也已鄭君儒術飾吏嘗從林公清源遊其學以達政蓋有本云

送貢達道之官興化序

至正戊子春予試藝京師寔與西原馬君原德同上春官原德嘗與予言貢君達道之賢是年原德成進士予下第南歸過達道來監漳叅司相見即定文字交知其僑京口與原德居同里而學同門也又與余志同道而習同業也繇是交益久好益殷而相規敬益至今年夏達道辟行省掾未行朝廷銓閩浙郡縣官選君監邑興化檄下分閫復留贊軍務君以監邑朝命也不可後即治行來言別曰吾聞贈人以言仁者之

心也走辱與吾子遊有日矣今別去子能無言乎噫予之所欲言固君之所已行者矣言不言不足爲君損益也漳郡左民悍寇讐無寧歲監叅司者城池寄焉寇盜職焉當山海之寇迭發達道外將兵給餉內結民嚴守出則賊却入則城堅所寄則舉所職則治非忠乎事母夫人色養備至退食怡怡侍傍問燠寒飽饑具道一日所決訟以聽慈訓愉愉焉惟恐負民負君以負

其親非孝乎陽亢宗曰凡學所以爲忠與孝也予因因達道之所施而覘其所以爲學矣與化爲莆外縣非泰司福郡之比山淡民淳號爲易治又非漳郡多訾之似異日課令之最書上上考而璽書褒異者予於君焉卜之矣

送呂伯原應辟閩憲序

今朝廷選材惟於臺憲爲尤慎官臺憲者辟從事書佐將以廣聰遠明贊裨不逮尤不容不慎焉然敏辯者或淡忌不知體簡厚者或疎緩不立事必也治體之明吏事之練而無偏於所謂淡忌疎緩者是憲臺之所以辟書佐之所以稱也呂君伯原學足以知體材足以立事官世澤也而紈綺之無襲職近民也而謗讟之不聞郡侯舉而薦之部使賢而辟之吾知伯原必能推其學展其材以無負於臺憲愼選之意也巳抑余聞君伯兄憲使公嘗辟佐閩憲乃今敭歷中外爲時聞人伯原繼踵以升一門棣鄂輝耀先後他日史氏載清白世家將以呂氏爲稱首矣故予於君之行也喜而序之不辭

送張以仁言事閩省序

張君以仁金浦傑士也業儒而飾吏識時達政慷慨有大志當李冦亂漳朝廷命大臣提兵討之部使者督師海上久無功君時避冦溫陵畫平冦之策以干部使者左公世臣公採而施行之動中事機無失公曰張寔吾左軍也凡軍事悉諮之旣而師壓境冦遁穴君亦還家海上公版授以官君辭曰冦至則避冦退則反妻耘子耕山採水釣所樂者在是也官賞非敢冀也邇

年潮冦屢警瀕海鄉落苦之君募鄉人捍擊獻俘大府終不言功每念國政之弊民生之瘼未嘗不嘆息流涕以爲弊之淺瘼之重者莫若鹽法因條陳利病纖悉不遺不許以激不迂以疎大率以鹽爲天地自然之利上之人惟當樽節愛養於民而已必欲上有以裨國用下有以紓民力莫如於產鹽之地募民自煎自鬻而貢其課則提鹽之官不必設私從之禁不必嚴工本之費不必給舟楫轉運倉場出納皆不必勞將見亭竈日增課額日羨國家殷富民物阜康在一轉移間耳聞其言者婦子嘻老者泣壯者拜而手加額官若吏嘖嘖感嘆以爲關於民生國政之大里中生林某壯其言飲之酒而告之曰士生斯世凡甲兵錢穀籩豆有司皆吾分內事苟可裨國政者雖進草茅之言不爲僭也昔馬周以一布衣因常何上言致擢御史今制陳軍國利病者旌官子之行豈無知子者哉矧行省肇立得以便宜制方面子能爲倒懸之民一號

於藩帥之下吾意忠國仁民者將爲子而感泣矣若然則子雖欲名之逃而名將子隨矣且予獨不聞我東溪高光先生以胄子抗疏乞除六賊至今讀其書疏英風義氣令人骨凜毛竪君能以古人自期待則言雖不行猶傑士也於是漳人士咸爲詩歌以道之請書予言爲序予樂張君之爲人輕官賞而重忠義也書之不辭

送葉掾歸閩省序

葉君仲安始以吏事進有能稱繼以戎勞上司勲摧漳郡架閣今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公器其才陞郎武貳幙尋辟爲掾普公方承制行事鋤姧植善威德甫被以漳守羅公有靖邊功便宜授行省叅知政事分鎮漳泉君寔銜是命以來旣還有讒君於平章公者曰葉掾以將命故受馬數匹白金若干斤公曰羅矦嚴果明察豈一介之使所能欺哉葉某以九品官吾起辟爲掾葉德吾淺矣詎恐汚負於我耶又有讒君於叅政公者曰葉君之來吾燕以勞之猶辭焉金之不受不問可知矣旣而讒言愈紛或謂君曰禍將不測子其殆哉君曰夫明而遠者不行浸潤之言寧謂二相之賢而行之哉且譖始之不溺則雖蠅營之罔極終亦不能惑我二相之聽矣於是平章公遣信厚者與君面質於叅政公日無是也備詢於舉者皆曰無是也前讒遂白普公信君之誠羅公益厚遇而重薦之君子謂

普公視之遠羅公察之明不以讒之惑而加人之罪可謂有大臣之度矣向使讒生之初二公不加之審遽以罪君君不理於口直受自誣於二公之盛德豈不重有累也耶傳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夫人有汚疾上之人猶當廣包荒之量含垢以容之况於疑似之言未必有汚疾之可議者乎予樂二公德量之有容而嘉葉君誠心之不欺也故於其歸序此以釋疑于人云

送孔叔原長泉山書院序

以聖人之裔學聖人之學而教聖人之教于人其知本者歟斯君子所與吾鄙之所榮也余友孔君叔原寔先聖五十七世孫秀穎善學材範夙成弱冠列較官教漳之南勝巖邑也民獷而俗悍君拔以禮義民俗克變滿秩郡庠賢之延以奉夫子廟今年春承省檄長泉山書院行有日來告別曰願聞子一言夫泉在閩號繁庶郡民多逐末利裔夷雜糅惟浮屠是崇逐末利則

學不力崇浮屠則學以惑矧兵興以來詩書之教未易勝金革之習仁義之言未易弭戕賊之禍人將視聖教爲迂緩然大賢朱晦庵眞西山氏寔過化是邦雖夷習兵禍之淪斁而道源文脈有不能終絶者孔子曰雖蠻貊之邦行泉山未易教於南勝之難則相萬矣吾叔原不難於彼豈不易於此哉亦惟以所學爲教而盡心焉則感慕興起於下人皆有是心也於教職庶無愧乎

送孔善夫序

聖人之道與天地同大故其世澤亦與天地相爲悠久文獻之盛代有可徵而崇德象賢靡間北南歷世以來未有若我朝之盛者也衍聖襲封上公曲阜裔孫布衣得授郡教一考即入流品江南諸裔加歷省註陞教于郡恩數優異著在令甲吁亦盛矣孔君善夫衍出也於裔爲南於世爲五十有五至正庚子以察廉承省檄貳教于漳寻方掛教席見其俊爽以外揚貞介以內確知爲方來之彥也間見其詩若文皆清雅

有古法釋奠齋奉祀事月季嚴程諸生士習爲之一變信乎聖人之澤如水行地逾遠而愈衍猶於善夫焉見之也既滿秩將沿檄赴京來別余曰某藉先聖餘澤得列學官今當典教一郡恒恐弗稱以負聖祖之教先生幸有言庶可規於鄙吝也嗟夫羣聖之道莫盛於夫子歷世之崇其道莫盛於我朝吾子以聖裔入官固當學聖人之學心聖朝之心以自振厲將俾聖人之

道復明於天下非特在一郡而已庶乎世澤可綿國恩可報其萬一也乎之所以告子孰有過於此者哉善夫作而曰是可規已請為書之

送杜明之入京師序

武夷山水秀絕天下游者去猶不能忘矧居而得其趣之深者乎蓋其幽勝萬狀奇怪百出使人應接不暇至於煙巒雲壑窮深索隱隨所寓而可樂必也居之久而復有以盡其勝譬之讀書千帙萬卷浩浩汗汗雖雜著曲說亦可裨吾之聰明旁搜博討積力深久則得於心者莫非可樂矣清碧杜先生隱居武夷山中朝命再徵竟不起蓋讀書之樂有得於游山之樂者也今

子明之君蚤有譽縉紳間為詩若文清婉有古法所謂蘭茁其芽厥發其雛者歟今年夏以王事涉海赴京舟阻不得去明年候風便當再上友與其厚者咸賦詩為贈明之請以武夷諸奇命題分賦且謂予曰吾生山中自童而冠今將壯矣泉石之與儔猿鶴之相求某水某丘之釣游居之既樂則違之必憂也今而詩之以詠而玩焉則茲山之勝瞭然心目孰為桑梓之所在孰為松檟之所留雖萬里猶跬步也予曰噫是

非得山水之趣之深乎子之心可謂忠念而不忘乎忠者矣吾聞遊覽四方有益於學盖目力之瀾遠則心胸之恢廓而凢近之習不足言也今玆破長風駕巨浪觀大海之深岱嶽之高吾知明之有以充其倜儻之氣成其正大之學也必矣忠乎事業寔本於此若乃丘壑之趣當不爲明之芥蔕也

送長泰尹王夢臣序

魯建國自周盛際姬公禮樂之風孔子詩書之化漸摩淪浹終古不泯代生多賢天下莫及盖其河嶽之氣鍾精孕靈以萃夫人故渾涵淵深以爲之量秀爽峭拔以爲之容詩書禮樂以爲之學吾於王君夢臣爲有徵焉君魯人也優學躋仕歷掾閣省選令漳邑余始見其容之端於外也既又知其量之弘於中也則曰是詩書之化禮樂之風乎將河嶽淸淑是孕是鍾乎抑魯之多賢而君能取之以成德於躬乎夫魯爲吾孔聖之所生而閩爲吾朱子之所出一聖一賢世遠而道同焉君生孔聖之里而游朱子之鄉能以聞於近者而質於遠則禮樂詩書之教雖海濵亦洙泗將不徒在於魯矣推是以爲敎庶幾聖賢之道行之有其兆乎君報政歸故以是爲君諗若夫簿書期會之爲能刀筆筐篋之爲賢非君之所志亦非予之所望於君也是爲序

送高君善父歸閩序

今天下之士繇儒而進者有三途焉遺逸科目文學是已士學其學志其志將有待於事其事非故爲是立異以干有司之舉有司舉之亦非有優劣於是也夫亦視其力之所及而公其心焉耳是故遺逸非隱也科目非競也文學非卑也顧遇知於有司何如也不以遺逸舉則以科目進不繇科目進則繇文學辟士惟用是待有司惟知是舉果何容心於彼此哉晉安高君善

父學懋以博文華以正閩士先之清原林先生素重許可每器君曰是鳴於方來者凡數舉於鄉皆不售部使者有知君薦爲龍溪文學謂余曰遺逸皆天民之先覺吾無實以稱是科目又不利也學官位卑祿薄吾恥與草木同腐固不敢辭知己之薦庶幾古人爲貧而仕也既上厤其廟與學則廩平將壓矣乃告于尹于守議所以新之願捐俸佐其費既又曰吾貧而旅食于此尹必不安是而以俸食我則無以遂我圖報先聖之心吾亦惟歸焉之爲安耳士大夫聞而義之余曰古人所以自屑於官卑祿薄者惟求其職之易稱而已故辭尊富而居貧賤雖抱關擊柝委吏乘田不恥爲之學官固卑矣祿亦薄矣而其職則未易稱也君不受常祿倡新廟學思以稱學官之職蓋憂道之心有重於憂貧也君子之辭受取予一斷於義使廟學不修敎職不稱而但知食祿豈吾善父之心哉遺逸科目之舉視學官其秩爲崇然君子所以思其職者

則不以崇庳而有間也君志慮未衰名譽方起當有薦而崇之者光明俊偉自見於世予於學官覘其兆矣故序其所以歸

送李一誠教授寧德序

南山之松長未及尋尺其聳壑昂霄之氣已挺乎不可遏小而爲榱桷大而爲楹棟其材之適用不待要於後而可卜於今於人亦然幼爲而歲長焉而植壯焉必光明而赫奕小試而不負所試大用而必稱其用亦於始焉卜之而已矣友生一誠爲李氏佳子弟質粹而學力髫齔如老成人材範夙就士林器之去年用部使者薦選寧德教予知其氣之方銳材之克大用之未

艾當不徒見於學官而有待也雖然學官固卑寔師道是繫未可以易視之也寧德稱多士石堂中村二先生之所講學固有傳而存者一誠思所以稱其職亦勉於學而已夫學積也南山之松非積久不能成榱桷楹棟之用君子之學非積久不能成光明赫奕之業一誠勉乎哉學以資仕吾所望於一誠者非此而已一誠行有日友與厚者咸賦詩以贈

林登州遺集卷之九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輿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送序

李仲高歸省序

歲余與晉安林伯承同舉進士伯承來爲漳參軍余因識其外弟李君仲高年富而學慧穎悟後發若矢之括而羽鏃而礪將犀革之深入也

又十餘年仲高復來漳學積而文著闖衍超卓若車之得良御駕良騮而康莊之迅馳也余因知其林之適用宜爲有司之薦矣既而郡庠聘延以訓諸生部使者廉舉以列教職余又喜有司之公明而無負於仲高之材矣夫學貴乎德文莫重於行予聞仲高伯氏僑死於漳仲高銜卹以來道梗丕不能歸買舟泛海間關得達人服其義今茲捧檄歸省喜動顏色非爲仕屈乃爲親屈也其孝益與稱矣陽亢宗曰學爲忠

與斈與齊孟曰文以忠信孝友爲本豈不以德行寔有重於學與文歟仲高孝友施於家者若此使得守官而達政則移於忠者將有本於益大矣仲高勗諸

送萊教諭歸建序

古之所謂君子者不厚己以競名不薄人以計利蓋其在內者重而在外者輕也內者重故難進外者輕故易退禮義之道在是矣建安萊君克明爾以春秋試有司不售禮菴鄭公廉問建邵與堂選得士薦十人克明與焉獲註長泰邑敎且上曰是雞肋耳何競也至則代者先矣曰是錐刀耳吾所學者禮義而已禮義以爲進退得不得命也聖人之敎豈欺我哉浩然東歸無介辭色嗟夫世日下矣風日瀉矣寧復有斯人哉小夫賤人簞食豆羮沾沾自吝不讓也不知己之可厚不知人之可薄而惟知禮義之可尚寧復有斯人哉故余於君之歸書此以爲願學君子諭

送吳彦文使旋序

古者鄰國有交聘之禮所以講信修睦同奬王室雖大邦之於小國亦一往一復不廢其常矧方伯連帥之相與者乎聘使以一介行李將其辭命往來乎疆埸之間應對之善否彼此之與戴係焉非習禮能言之士鮮有不辱其命而墜其職者也維揚吳君彦文以今浙省平章政事朱公之命來聘閩省右轄羅公於位爲方伯連帥於禮爲講信修睦於義爲同奬王室則其聘

非徒爲越境私交而已余始見其貌恭而氣和言從而禮度意其本於學也久在寓館相接論叱知其嘗學於景忠陳先生信乎專對之無愧係於窮經以致用也今年夏聞大兵渡江南征西淛方助堅餉中夜起舞思效尺寸卽命舟沿海東歸以有爲之才而知急於當爲之義彦文亦可謂傑士矣中興有日尚努力以樹勲庸余將拭目君之發發也彦文戒行縉紳咸贈以言來徵予序故書此于首簡

送太守陳侯使歸序

士君子欲自見於世者夫亦眂其所際而攄吾所蘊焉耳是故時之泰也則詩書禮樂周旋唯諾而文事以修時之否也則甲兵師旅折衝禦侮而武備以飭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武備必有文事士之用也舍是二者將無以爲具矣若漳守陳侯希良其殆無慊於此者乎侯以世功襲職泉翼千夫長當承平盛際文恬武嬉兵寢不用侯日與一二縉紳論文賦詩講道議政

凡國制治體民情吏習靡不熟考而周悉會所在盜起侯屢策靖亂功陞漳州新軍萬戶行省臣以侯明於政理檄攝漳守薦於朝乞改文職制授廣東宣慰副使未上復留守漳郡府祠分垣黠民或怙勢凌其上侯曰此不可長每抑治無貸事有當言委曲自下官豪俗情法不以威勢利怵鄰郡寇橫侯承分垣命率師討之請曰橫者一二耳餘皆善良願無多殺以禍非辜瀆危踰無懼色屢執捉無驕容旣再臨郡民信愈

篤吏服愈誠雖或科徵調發急應非常民侯焉是賴得免病苦既去百姓遮道齎咨涕洟若慕父母迸兵亂攻漳城既敗而逸省臣謂侯素信於民遣諭其黨於海上降之民無餘禍夫政之所施在承平則易於著效常法之守也在艱屯則難於立功權變之務也侯以講學之素閱歷之練文足以處常武足以制變故任民社則紀綱舉之御軍旅則紀律明之以賢將帥而爲賢帥帥傳稱良將有曰悅禮樂敦詩書者矣史稱循良有曰化刀劍買牛犢者矣文武並用以彼較此亦何讓乎漳大夫士述民去思之情以爲詩以其常忝郡幕知侯爲詳屬序焉

聶簡較北上序

人情易於履夷而難於涉險知險之不可涉而竟涉不避必欲遂吾忠義之願而後已非其志確乎不可奪其氣充乎不可撓鮮不於事變之一再而挫衄矣況於屢而愈勵哉紅賊陷江西豐城失守聶氏義起鄉兵復其地賊仇之併力攻聶氏闔門死焉子浩初君偶免於難十八年起兵再復豐城二十年以經略使者之檄單騎入賊諭其渠帥使降賊怒而義之不忍加害拘縻數月不遣江東軍攻江西敗之遂得間行歸二十二年復入賊境宣布詔旨二十三年又至誘賊別黨降之夫虎之能咥水之能溺雖愚騃童稚猶知之浩初君非不知虎穴之不可探淵水之不可凴也顧忠義激於心不暇於身謀也浩初以功再轉爲西省簡較官今年承省檄自事中書萬里涉海無難色嗟夫白刃可蹈儒者或撓膚於芒刺九折可馳壯者或蹐足於堂簾浩初以忠義爲心故能以夷視險雖白刃之利

九折之峻無足畏者昔剌堂藨云乎哉予嘉浩
初忠義之士故於其行序此以壯之

馬翰林易之使歸序

國朝敬禮明神凡岳鎮海瀆之祀必選清望文臣以代行重其事也蓋牲牢祝幣禮秩有嚴非文臣不能知不知則不肅不肅則無以假神之靈集民之福而副德意之美雖祀猶不祀也矧事神凡以為民則夫使者之出神與民當交致其力也下焉閭閻疾苦之當知上焉吾君聰明之當廸其於廣詢博訪蓋汲汲焉惟恐一有不至以負使之職也非文臣之賢又烏足以稱是

哉馬君易之自弱冠知名胄監中為詩有法善以長篇述時事誠所謂詩史者中歲隱四明山朝廷以翰林編脩官起之至正甲辰天子以天下多故懼嶽鎮海瀆之祀久曠厥典遣使函香四出代致其敬君寔衔命祀南鎮南嶽南海南鎮禮既成遂道瀕閩以達海嶽比至漳閩廣南多警未進適分省右丞羅公新建南嶽廟成有司請諏日具牲幣既新廟望祀既而海寇亦破捷書至論者謂明神之靈默有奇契疆境之役

當在此日矣夫三祀禮亦重矣朝廷不它使遣而以命君者豈不以公久寓江南習其土俗民瘼吏弊可以一歷而周知之今易之君不惟采民謡以觀風又能述民風以爲詩蓋將以備清問之對國史之錄如楓亭女等篇使人痛哭流涕者也宣室前席之問予知不徒在於鬼神君幸以是詩再拜奉大對南民蘇息當自茲始故於其使歸書此以爲序

送呂志文歸閩序

士有志而能不以流俗易其素斯君子之所與也孟軻氏曰士尚志在仁義恭己之所尚者有定向則雖窮達豐約交於前利害休戚戰乎中其于去就取舍之際一以仁義爲本故能不受變於流俗以成其志若呂志文氏亦庶幾能學而守乎此者也蚤予以章句爲童子師志文年十四五嘗從余游玉潔蘭秀動遵禮度與論事理輒解余固知其所之之正矣軍興十年餘仕

者多以武功進拔行伍而登廟堂列郡縣者肩相摩踵相接也有力援者雖身不汗馬附名功籍亦得美官志文則曰獲眞盜而得官未爲害獲而非眞是殺無罪非仁也詭功罔上取非其有非義也邈然在諸生中不僥倖於力援部使者有知志文者以茂才薦來貳漳學他日謁余曰其辱先生之敎不能自勉以成進修之功惟知持初志而不敢渝耳非不知武功之速成文學之難自拔也惟蹈流俗之弊習以負聖賢之

明訓故寧守泠官而不知自恤也夫士志道德功名富貴不知累焉志文知以仁義爲尚宜其取舍之明去就之潔也志文致成東歸來求予言故述君子之所以與志文者以爲序

代贈唐大年歸姑孰序

洪武戊申夏予被旨錫印開衛漳南唐君大年適令龍溪縣附郭事劇大年剸理有術服裕而無擾予固知其達政之要矣既而代者至大年欣然曰某願遂矣予怪而問之則曰某家姑孰父母年皆及耄而不肖與弟承年僕以從名宦滯閩中髮種種矣思一見父母而道路隔絕邈不可即白雲之望蘆鑰之思惕然於秋風中亦既屢矣今茲江閩率附道路無梗使不肖昆弟

得拜鶴髮於堂下斯實准新朝之賜也因泣下霑襟有司知君之賢留轄邑之不可則薦於朝得乘傳以行來告別且請予言夫君子樂三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寔願之豈不以其係於天而不可必得歟當雲雷遘屯兵戈滿地人得遂其生聚而父母兄弟之無恙者十不一二見也而唐君八秦二親兄弟五人相隔於數千里外凡歷數十寒暑一旦得以復遂其孝友之樂其視俱存無故之常者抑又相萬不侔矣得非唐

氏積之厚而造物者之於善人其報施爲特異歟漢制舉賢先孝廉書曰孝友克施有政君之所施蓋有徵矣余聞君令龍溪寇發圍郡城君出奇破强請廩贍之而城以全軍興供億無匱而民不知勞蓋爲政之要設施之然雖古賢令不能過也有司之舉於是爲得人矣故於其歸序此以贈

送寶菴師使歸序

上臨御之元年制若曰自昔有國家者莫不參用宗乘翊贊皇慶蓋其以善導世實於政化爲有助也乃錫號開吉蔡公爲大禪師賜印章視三品俾總僧之政仍名其所治曰善世院云以閩南八郡新入職方寺剎衆而金穀之數猥多擇其可使使行八郡遴其有才行可主教席者以其名聞而金穀之入亦籍之焉於是寶菴師奉檄以來周歷博訪必核其實不苟不疎叢林肅然宗風爲之一振是輅指漳過余梅雪齋中神清而氣完語圓而意足蓋有得於色相心境之外者間出莆泉諸僧贈詩示予請序首簡昔者詩人之言爲歌謠之風爲頌美之詞贈詩固主於頌美然而叢林詠歌之言亦可見釋氏風化一淳一漓之故矣師能兼採民風之謠而致夫善惡之實歸朝伊邇或奉大對而以是陳之斯爲無愧於使而所以善斯世者將彼此之交盡矣幸毋以出位而自諉也

送同安丞劉君赴閩省序

洪武二年夏制命中書參知政事蔡公哲行省福建以殿南服掾屬得自選辟於是置屬司之所宜有者擇諸邑貳佐之賢攝其官檄下泉郡以同安丞劉君士楨應其選邑之父老聞之搴諸府控以請曰吾丞賢丞也吾儕小人實賴以生省屬雖要掄賢百里之寄獨王事而忍不爲民社乎皆叩頭泣下守無遣之民固請弗去然業以選君不可中改君遂行博陵林弼走送於

萬安江上酌之酒而言曰丈夫生世所貴有立若惠民而下信善職而上聞立於此而孚於彼人心之公不容僞爲也省屬雖卑事繫八郡君雖百里借將爲八郡賀矣幸終始心乎民異日踐華要職愈大而惠愈廣矣俾夫倒懸之民均慰其心是又余之深望也士楨作日敢不夙夜以思以毋忘子之誨言士楨大族世宦其丞同安屬新附初遭兵亂君喻以禍福盜不忍害既殲盜白大將毋延非辜凡有役會能因人心從

士俗事率先集故民慕而愛之上官器而薦之皆其情云

送李本仁特告歸覲序

今上臨御之年疆宇既一夷鼇悉庭乃鋭意求賢布列中外以謂文經武緯昔古之規也文治之興賢庭其具明詔屢下禮羅旌張於是碩將之膚敏遐穴之棲遁咸廸簡明以任官守稽禮象樂治化翁然矣四明李君本仁始以議禮徵至京師復被選纂修元史會今中書右丞楊公行省山西君用薦爲縣磨官山西兵燹餘畏道萬里而母年踰八袠矣人或難之君則曰王事

也我其敢辭焉而得命未必吾母之樂聞也到官數月以使事來卽以歸養請宰臣方議擢君淸要而重違其情乎告暫歸君則曰得一慰倚門之望亦上之人之賜也大夫士走送都門外各賦詩以華其歸而勉其來博陵林弼作而曰上之所重惟忠與孝故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詩人必察而述之君不以一命爲庳而惟知王事之當勞太行九折之險弗憚於一蒞歷王遵叱馭之心也今茲特上賜金帛以奉其親以侈其君之恩綵服登堂歡悅怡愉考叔舍肉之意也夫求忠臣必孝子之門有若君者固足副宵旰之思矣揚聲振節克大厥施以鳴國家之盛尚拭目以俟也羣公請書予言爲詩之序遂不敢遜

送羅伯啓之官夔州序

今之仕者多起自草野雖文藝間有可稱然類非涉歷練達之士故其涖政也昧於設施之術緩急之宜一或撓以重難則色変而氣沮剛者過暴而民殘柔者過懦而事廢其能稱厥職者蓋千百之什一也若豐城羅君伯啓則不然君自弱冠已登仕版其於軍旅錢穀禮樂刑政罔不周慮而歷踐之逮入聖朝隱約田里間若無意於世者縣丞令其邑知其通而有守欲薦之

於朝已而江西都指揮使宋公辟爲司印及考授忻州判官尋丁內艱既終制有司起之復判夔州來言別曰願有以教也噫以君之知學達政尚奚待於予言哉夫夔爲川蜀要衝民自被兵以來困弊日甚政之所孚貴在綏撫伯啓涉歷之熟練達之明其於設施之術緩急之宜固有成算矣雖重而難者不足爲君慮也公餘訪子雲故宅覽八陣舊跡浩歌子美書懷之詩吾知其感慨於前修者益有以黽勉於事功也政聲上聞獲書最考予於伯啓望焉故於其行書此以爲贈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送序

送張玄署之夷陵教官序

元世吾閩以儒業顯者固不乏人然延平張氏寔啓而先之張公升以童子入胄監遂敭歷中外官至儒學提舉子玄署習家學益演迤而宏廓之治舉子業值元季不復求售有司隱約山野間晉寧魏先生文憲文學偉士也知玄署之賢遂妻以女玄略以提舉公歿節江西僑居者久之余令豐城與玄略數相見既而玄署奉櫬歸葬別去且十年思欲一聚首而不可得今年秋玄署以有司之薦來京師予忝職儀曹獲道舊故甚驩上方注意學較造成人材銓曹以玄署明經學遂以爲夷陵學正玄署來別曰願有言以告我也噫子何言哉君學積於己而淑於人衆而措之固無難者予何言哉昔陽城以忠孝教諸生後世稱其知本玄署傳家忠孝固所謂身教者矣諸生之取則孰有大於此者哉夷陵歐陽文忠公嘗爲令以過化之學之行而勵後進則它日文風之盛將稱夷陵矣予與魏公篤忘年之交而提舉公素所景慕者故於玄署之行喜而序之庶幾朋友規益之誼也

送袁[illegible]序

學正敎職也師道之立人材之成繫焉蓋職敎得其人則師道立矣師道立則人材之成易矣非其人則反是古之敎人者有小學焉六藝之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已有大學焉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是已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其理而寓於藝今之爲敎蓋兼之矣有經學焉有射學詩學焉有書學算學焉日書而月課之季呈而歲攷之稍成則登于成均一或有需則授而甲

之用之急則成之必速也成之速則造就之必勤也職敎者可不加之意乎然則敎職雖易而實難四明袁君時習宋正獻公燮之諸孫也父石隱先生瑾嘗立義塾以敎其族及里之子弟篤學實踐鄉人化之時習於家學泝源而衍委者也今年秋以明經舉授沔陽學正見予於禮部恂恂然禮甚虔也氣甚和也予竊言曰是可稱敎職而立師道矣人材之成其無負於朝廷之所注意者乎噫室必成於梓匠車必成於輪

輿以其藝之精而業之專在是也時習尚精爾藝專爾業以舉爾職庶乎學之克施而後進之知所勵也時習作曰諸大夫士方以道之所經分題賦詩以爲榮也贈請書先生之言以爲序

送祝季清歸省序

三衢祝季清爲國子之二年以歸省告循故事也國學爲白禮部予忝恭職見其來牘則嘆曰昔在有唐之世成均之教亦云舉矣然諸生歸省之無其制必待陽城爲司業然後行之城既行之猶有三年不歸而被斥者于以見聖天子孝治之盛軼乎有唐之君而今日人心士習有非唐世之所能及也且古者三物之教六德爲首六行次之六藝又次之先德行者本也後文

藝者末也矧夫孝寔德行之本也歟今苟不以尚行爲本而惟文藝是趨則失其爲學之要矣故二載之上許令歸省著爲定制使夫知盡爲人子則知盡爲人臣也季清思定省溫凊之職節其旨滫瀡之闕養即告以歸蓋不待司業諄諄之誨而後能也綵衣趨堂春酒介壽親朋閭里之畢集其爲樂蓋可想矣天子需賢若渴而於國子尤注意焉季清調膳之暇其速歸館以待寵擢柯山之游慎勿久留於觀奕也

送蔡孔昭再令上饒序

國家以九等考庶官之績考上中者皆俾復職蓋用漢守令久任法也夫任久則民信民信則政洽政洽則職舉矣於考績其庶幾乎吾友蔡孔昭曩以有司之薦爲儀封丞陞上饒令上饒爲廣信附郭縣當往來孔道徵需之繁力役之煩牌訴送迎之勞視它邑爲最劇孔昭以退然一儒生處之不大聲色不事苛刻而令亦行事亦集郡上其考中今年冬入覲旣考復職上饒

故事復職官賜宴於禮部孔昭來言曰某昔辱先生之教今宰百里愧無善政叨沐恩寵亦云厚矣願先生賜一言庶以爲規夫政貴有恒始勤而終怠則事廢矣先寬而後猛則民怨矣子之再令亦惟以昔之所施者施之不矯情求異惟循其常而加愼焉則民安子之政如一日也余歷職郡縣所自勉者不過若是故爲子言之未知然與否也

送吳起潛歸養序

吳起潛氏泉出也洪武八年秋有旨徵郡縣學弟子員能通一經者進冑監起潛中選來京師在館逾年以親老無它昆弟乞歸養冑監允其請給事中林君廷綱謂予曰起潛亦能子矣今之言歸先生幸有言以贈之庶幾鄉里之誼也肆惟聖明龍興禮羅賢俊列于庶職草野不遺而於冑監尤加之意蓋以茂才之在是也故凡國子多不次陞擢或任方面或司風紀或位朝

著咸自奮勵思有以設施於時補報於上在館之士朝夕待用猶望鴻鵠而彀弓繳其心已躍如矣而起潛泊然無進取意惟念親之不貲蓋以親重於仕而學莫先於此也故惓惓焉以歸侍告雖拖朱曳紫戲綵之歡不易也累茵列鼎調膳之樂不移也嗟夫若起潛者可不謂之孝子哉予忝寸祿而親去我矣起潛之歸而親逮養雖未得祿猶足樂也箭江之魚泉山之酒吾知足為甘旨之奉矣它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舍起潛將奚適哉予嘉起潛厚於事親而薄於祿仕也故於其歸序以送之

送董文昭教浦城序

自洛學既南嶽國朱文公集諸儒之大成道學之明炳如日星矣眞文忠公雖後出而能發明朱子之學若讀書記大學衍義諸書至今爲學者所宗爲有國所崇方之孟氏明夫子之道蓋世雖異而事畧同焉建之浦城實文忠之故里也文忠公之學家傳人誦非一日矣故論道南之淵源則始於劍而盛於建而浦城又建之一理窟也皇上重於育才於學官必愼擇焉吏部

既試其才必覆試于禮部以觀其學然後授以教職蓋以師道之在是而模範之必正也予友董文昭穜學積文亦既有年今年冬以有司之薦來京師禮部試其文吏部上之遂以爲浦城教諭于泰禮曹因其來別告之曰文公先生昔守吾漳北溪陳先生安卿實得其傳文公晚歲四方弟子益進公倦於講說惟使質於安卿公但首肯而已文昭生北溪先生之里而遊文公之鄉教文忠公之邑益當思所爲教以無愧於

官修以無負於皇上至意庶乎人材可成而教職可稱也勗之哉

蘇郡倅王君復職序

今天下劇郡姑蘇寔稱最爲官於是者非明敏練達之士則事廢而職曠職曠則身危矣故官難其人而爲其官者恒病其職之難稱也王君文質倅其郡閲一考矣故事當入覲文質至京師吏部書其考上旣而賜宴禮部遂復職焉余嘗考殿最之法唐世已詳然郡縣之廣劇不能移於簡難不能移於易自今論之錢穀之徵造作之需牒訟之造南北之簡劇相倍蓰焉而南

郡之簡劇亦有相什伯焉官之材有優劣處於簡劇也有難易而惟以稱不稱第其高下則北之稱者必不稱於南而南之不稱皆北之稱者也殿最者果於是而可定乎矧夫蘇郡又南職之冣難稱者乎王君不以職之難而克稱之繇一考而至三考皆舉此而措之夫何難能乎哉倅以佐守者也爲佐能是守獨不能是耶文質循茲以往吾知無難爲之官無難處之事故於其歸書此以送之

送翁毅弘歸省序

成均爲首善之地而儲材以待用焉斯天子之所重而天下之所觀法者也郡縣學弟子員能通一經達一藝者卽貢成均未數歲吏部試其學卽官之上以其速成未足爲達士也於是選有學能文者四十三人命博士專教之期以學博才宏而成其器之大今年春有旨俾各歸省人賜衣二襲楮幣若干緡又賜其父母人二縑奉以來者月有給焉於是諸生咸相激厲以爲天子之恩賜侈矣作養之意深矣吾徒可不知

所以自力以眞儒自期以稱報爲念哉清源翁毅弘入爲國子將二年矣在倫輩中嶄然見頭角首預茲選至是得告來言别曰某辱與先生同爲閩人今爲歸省吾親先生幸賜一言庶爲鄉里之光也噫士之爲學必志眞儒國家以是望子而子亦以是而自勉矣予復何言哉傳曰夫學則殖不學將落子年富力強能殖其學它日蹐仕中外文足以潤色於鴻業政足以裨益

於蒞治則有以副聖天子之至望而顯於親者
不徒今日之榮爲已足也勗之哉

送陳一原復職聊城序

余昔過聊城覽其民俗之厚官事之簡則歎曰太公之風孟子之化猶有存者歟鄒衍淳于髡談辯之習亦旣息矣乎魯仲連之重義不取猶有勵於後世也歟它日余友陳一原簿其邑秩滿入覲詢其民俗則視昔澆矣詢其官事則視昔劇矣蓋重兵駐其地則供需爲難邑負郭而當孔道則應接爲煩民貧而事不時集則大府之譴呵日至簿之職亦不易稱矣公務旁午一

原一以平易剖決之若層冰春釋渙然而無壅若大斧斫木盤根錯節應刃而解繇是大府書以上考治狀至吏部允之錫宴南宮復職北還予黍儀曹因其來別而言曰昔者聖人委吏乘田猶胥爲之惟思其職之稱云爾子之職稱矣今復其職毋易爾心攺爾政民安子於前豈不安子於後乎敬以持之誠以孚之則雖久而民愈信而事愈集矣君晉安人宋侍御史某之後領洪武五年鄉薦同年皆職近侍臺憲一原以

親老辭八年復起爲今職云

送林純夫職教龍溪序

予去家十餘年親友多零落老者皆爲土中人壯者老而少者壯矣雖一二來見目予老醜率瞪眼移時然後一笑人生聚散不常歲月易邁此古人所以與離羣索居之歎也今年春友生林純夫用薦來京師見予於儀曹年已壯修容而豐髯禮度而氣和則爲之喜曰是殆無凡近之習而可進於高明矣既而吏部試以經學俾職教龍溪龍溪純夫之鄉邑也較官諸生之望法也一言一行不循乎理則長者有議而後進必厭於心蓋道立則教立範正則器正漳雖介海濱然晦庵朱文公實過化焉北溪陳先生安卿東湖王先生子合皆其高第弟子道學之傳一脈不墜其教人之法具有成訓子能與而行之則諸生之成材也可卜矣國家選材先實行而後文辭予知所重則教職之稱何難焉予老矣倘遂乞身歸里之願尚能與子尚論聖賢道德以續夫二先生之緒毋謂今人不可齊古人

[illegible]謂學高企其齊而純未其域諸

送程仕貴歸省序

上臨御之十年有旨國子嘗被差遣者中書試其業官之令各歸省然後之官臨漳程仕貴方分教衛州以無它兄弟乞歸養有司謂在令甲父母年七十許一子侍老而仕貴親年未及弗允仕貴再以歸省請允之仕貴喜動顏色以爲雖未得請而暫得歸覲一承親顏亦上人之賜也其友洪朝宗氏來言於余曰仕貴里生也嘗受學於尊公三谿先生今茲有行盍亦有言以華其歸乎於戲天經地義民行則之孝實百行之本也孝行於家則忠移於國仁推於民愛及於物誠獲於上信孚於下皆是道也仕貴學古以入官方將見於設施報國必思所以忠撫民必思所以仁也澤民必思所以愛也上有所統也必思所以獲其心下有所臨也必思所以孚其情是豈有待於他求哉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今日不遺其親即它日之不後其君者也莅政臨民既行其學覲及期須然後歸侍吾知仕

[illegible]雖未允於前而終允於後矣忠孝之胥盡
[illegible]業之変修余於仕貴笙之弓弗無仕貴之恩
進而風木之感無窮之痛有不忍言者視仕貴
歸省之樂其歎慕當何如耶仕貴第爲我問故
山梅竹還無恙否倘沐聖恩獲賜骸骨尚得盤
桓於三逕也

送韓君子煜之官海門序

洪武丁巳春弼再奉旨與禮部員外郎吳伯宗
順慶府照磨韓君子煜同使安南越四月至其
國其王煓郊迎璽書至宮北面拜跪受上賜如
禮遣貢方物奉表陳謝瀕行煒遣陪臣持黃金
若干兩爲贈弼與二君峻辭卻之子煜日燃疑
必慎亟取紙筆俾臣具狀領回復語其執政以
卻之之故要在上不失聖朝之體下不失遠人
之心萬里瘴鄉山川險惡而吾三人同心一力
以事王事行則方舟聯轡寢則共室對床相聚
之殷而相與之厚未嘗一事之或違一言之或
戾也既復命當路以韓君爲能超遷海門令子
與吳君送之龍江之滸酌之酒而告之曰郡縣
選材慎重至矣有地百里有民萬室利病得興
而除之強弱得抑而扶之亦足以行其志矣君
自弱冠登仕版已籍有聲稱今茲作邑譬猶駕
輶車就熟路不待王良造父之御一日之間逕
馳千里有不足言矣海濱之民雖習[illegible]

頑獷可以義化又地居畿輔政聲之達易於上聞吾知子煜入爲朝著之羽儀也必矣諸大夫士賦詩凡若干首遂書余言以爲序

送史子玄之忻城丞序

餘杭史君子玄僑吾閩二十餘年矣其所與游者皆清介茂拔之士弼雖樸鈍亦忝定交焉知其博學多藝能樂恬淡而厭紛華也洪武己酉弼被旨徵至京師叨職銓曹補外任與子玄則別且十載四方之士或被徵薦雖巖穴草野不遺也有若子玄之賢而有司不之舉予竊惑焉今年春或有言子玄于朝者有司懼獲蔽賢之譴即遣計吏偕以來吏部試其文上御華蓋殿

親賜問焉已而授慶遠之忻城丞來告辭曰願有言也予謂士拔草萊即擢郡縣亦云重矣子玄優學達政以所蘊之素見於設施必能無愧於其職矣忻城邑小而地僻民襍獷獠政貴撫循子玄苟不鄙夷其民道之以禮樂之教將見化頑獷爲良善轉呻吟爲謳歌百里之內翕然安集則下之有以行其學上之有以副聖天子之德意矣弼聞朋友之義貴相規益敢於君之行序此言以爲贈

林登州遺集卷之十一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送序

送羅宗禮之官陝西序

士之適世用者曰儒術吏事然必相須也吏本於儒則事以理斷而無潑忌之失儒飾乎吏則事以律裁而無迂僻之患禹皋稷契伊傅周召

都俞吁咈朝堂之上謨謀輔翼於君之左右其所學所施謂之儒可也謂之吏亦可也奚有差殊乎哉後世岐儒吏爲二途故於儒則以章句固滯誚之於吏則以刀筆筐篋鄙之吏者曰彼儒者也不知吏事於剸繁治劇無補也儒者曰彼吏者也不知儒術於政之大體無識也嗚呼儒吏之相軋也久矣求其適於用者亦難其人矣抑亦先儒而後吏體儒而用吏庶爲通濟之士無適而不可也卣固不可以爲罍豆罔不可以爲俎盤杅几杖不可以爲鼎釜刀劒用各有宜也通濟之士則不然事之當以律裁者則守其律不可以律裁者則以理斷若權之稱物低昂屢變也若鑑之照物妍媸隨應也夫是之謂適用者也夫是之謂相須者也予於衆得數人焉若羅君宗禮其一也宗禮世以儒業鳴其祖若父若諸父咸以詩文名於近代君少習父祖之訓於學知所用力元世仕之途非儒即吏君於是從逕而折擇焉爲吏若干年從軍者太半

洎入本朝爲指揮吏爲行省掾事積乎案君從容一言剖之律合而理不違上官器之既而以他事黜而能聲益閎於是以兵部都吏爲中書掾尋進大掾今年冬出爲陝西都事或曰何卑也君曰幕官知職可矣何崇卑之計也嗟夫材者天之賦人之習也不習者天不賦者也君今所賦之美而知所習之勤蓋無往而不適於用也君年方富而儒術吏事兼有之其業之所成者固未敢以涯涘窺也於其行姑序此以送之

送韓繼學之官瑞州序

韓君繼學爲中書禮曹掾某忝職禮部與君實同事焉每遇事必面白丞相裁允而後施行君小心畏慎日條錄而校識之事如期集未嘗或怠廢也其承上也無諂容其接下也無傲色今年冬出爲瑞州經歷來言別余嘗宦游大江之西知其俗好嚚訟而造作徵需無虛日府亂諸縣或不集則咎歸府而幕官首任其責也而經歷又總任其咎者也故職之難者莫如幕職而幕職之難者又莫若經歷蓋幕職之貳者尤可以它事諉而幕長不容諉也雖然江西爲府十有三而瑞府屬縣三視他郡則民寡而事簡以繼學之廉勤慎事不立異於內不徼名於外吾知其事易集而政易成也文牘期會之常固繼學之所習而上相有以試之矣才以施之於人行以守之於己君蓋優於是也諺曰任輕於所重者其功倍吾於繼學亦云

送恭郡萬僉憲引年歸里序

恭郡萬公克明仕元世已歷清顯逮入聖朝以才諝聞于上即迺簡來京師臺憲方慎擇人僉謂公明法綠事克稱是職遂授山西提刑按察僉事再轉陝西後復轉江西廣東所至不以察爲明以苛爲能以鋤擊爲名而一揚一抑一臧一否舉得其當無所遁其情焉某倅饒日公再至郡嘗從容謂某曰子歷有司必明刑達政郡府之事賴子以集尚其勉諸又曰學校育才上所注意子儒者毋以非職而課程諸生心弗力也未幾某以他事去官而公亦議失當請居江浦去年冬有旨徵還吏部別授某亦在列公見當路即自陳疾憊弗任引年乞休致主者以聞上可之公遂歸謝嗚呼世之志富貴者汲汲焉以趨競爲心得一資半級則揚揚焉爲榮惟恐失之公年未老力未衰一旦毅然謝退人固惜其才之不究於用也夫孰知公之心寵榮辭利泊然無營一進一退惟義所在乎公歸恭某水

某丘壑釣游之舊有美可茹有鮮可食進不慕鴟鶩之績退不興牽犬之歎優游以終餘年其樂者未渠央也其老矣倘脫塵綱將青鞋布襪從公於松泉竹石之濱公許之否乎

送國子朱士文歸省序

吳郡朱士文繇縣學弟子員入成均爲國子上方尚文治國子多不次擢用或一再遷卽任方面司風紀六館之士朝夕待用學多不力士文自念學業未成而大父母父母皆在堂仕則廢學而棄親遠留館以卒業庶得時歸者以慰親心也今年秋請告于國學國學白於部禮允其請士文卽治行告別于師若友給事中丘君功近來言於某曰士文行有日贈之詩者已積卷軸敢求先生一言以序其首噫士文之學其知本也歟夫安於小成者必不能勝重任而爲遠器何者其所就者淺故其所用者狹也彼夫躁進而不知其非取高爵而不知其才之弗任揚揚大言曰我能爲是我能爲是吾將成事功於國也吾將大顯揚於親也曾幾何時或以罷懦黜或以貪墨刑負國而辱親者比比焉斯固士文之所見也吾知其視以爲戒而無慕羨之心矣士文其尚益勉忠孝之學以爲設施之地以

成光明俊偉之業以無負於國克顯於親吾將於子焉卜之也

送王德常守韶州序

國朝慎選郡守凡京官有材幹者輒不次擢居是職蓋用漢制也夫承流宣化而爲民之師帥固一郡之賴以安者也强焉而抑之弱焉而植之戚焉而休之曲焉而直之有社稷山川之祀焉必思致其誠也有錢穀刑名之出內輕重有造作徵需之紛紛雜糅焉必思致其公與勤也令分其職於下而守總其任於上苟非其人則庶事弗集矣洪武十一年春有旨命中書守令

不拘資格擇材而任之王君德常爲禮部員外郎以材幹稱於是出爲韶州守韶雖居嶺表寔昔賢張文獻公余襄公之故里而濂溪周先生過化之邦也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其民淳其俗龐政化之施者易入以德常治之吾知不待數月其報政之聲已聞於上矣聖天子嚴慶讓之典方伯郡守之來朝功者有以榮之過者有以愧之治效之成正在今日德常化行於韶明年入覲其將承寵光也必矣故於其行敘此以爲

贈

送王德章之官保寧序

工部員外郎顏君某謂余曰王德章氏少與余同筆研秀爽而練達佳士也今年秋以有司之薦登名銓曹授保寧司庾人咸卑之德章竊自喜曰吾上世居蜀先壠在焉吾祖宦游江南遂占籍吳中吾不幸少孤藉先人之澤粗能樹立由游齊魯之墟僑居荏苒又數十載雖欲歸吾里不可得於蜀則又以險遠故欲一至而無其因松楸之思戚戚於懷今茲保寧之行道經遂

得瞻拜先壠實大幸也職之崇卑奚擇焉聞者賢其孝各賦詩以華之幸先生爲之序嗚呼世之宦游者昔彼而今此或定居成桑梓焉則安於是而遂忘其故鄉矣眉山蘇氏惟老泉先生歸葬於蜀東坡潁濱二先生皆葬於汝子孫居江南者雖汝猶未一至矧蜀乎宜夫德章以獲道故里爲幸也過家上塚烹肥擊鮮與一二族人追敘宗盟談舊故百年之思一日之見其爲樂當何如耶德章行矣司庾職在會計聖人固

皆不卑而居之吾知德章必不吝心於是也

送安陸學正劉謙亨序

洪武己酉夏某被徵赴京道過陵獲識劉君謙亨於友中言簡而禮度氣和而神朗余固知為倜儻之士也別來且十年聞謙亨分敎邑庠於弟子員多所成就又喜於其職也今年秋用有司之薦來京師銓曹試以經學以謂敎官以立師道必重其選於是謙亨得為安陸學正予觀君之儀矩足以為諸生之觀法君之文行足以為諸生之楷模其講授也必以周程張朱之學倡而明之吾知師道於是乎立矣昔者君子之敎人也以身心師道之立者有其本也後世之敎人也以口耳師道之不立者事其末也謙亨之敎能以本為務則夫人材之造就風俗之丕變當自茲始安陸楚之故都昔稱夷俗然江漢之德化屆乎宋玉之文風必有未泯者雖兵革廢墜之餘謙亨能作興而變化之則今昔殆不殊也勉之哉

送國子聶莊歸省序

豫之寧都余友莊君仲慈嘗令其邑能以禮樂爲教予聞而喜之洎余來京師獲見國子聶莊氏乃其邑生而爲畏友黃君致吉之弟子員也言從而貌恭神冲而氣充知其善卬其學而無凡近之習也他日國子多就試禮部而吏部輒官之予每與較其文聶明春秋學而未嘗一試焉夫有學而不求售於有司則不以小成爲安而能立矣有入仕之途而不苟於進取則無競

名之心而能廉矣立而知所以勉廉而知所以擇君子之道孰先焉聶之所以能如是者必其教之有自而學之有素矣吾觀今之仕者道未能信學未及優而汲汲焉寵榮聲利之是競雖獲一資半級而以貪躁取敗者衆矣聶眞可與言哉聶在館二年思父母定省之久闕也以歸覲告國允之予於是又知生之學知所重也故爲序以道之庶俾學者有所勵焉

送蘇用賓歸里序

孟子嘗言君子之樂三一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係於天也二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係於已也三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係於人也余每讀此未嘗不掩卷而歎曰嗟夫俱存無故樂於家不愧不怍樂於身教育英才樂於天下是皆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苟皆有以得之其願足矣其爲樂當何如信乎王天下之事有不足與存於此也吾於友生蘇用賓氏固有以

幸之又有以勉之矣漳之山水惟東南虎溪爲最勝而士族蘇氏最嚴整用賓大父瑤溪公以詩禮爲家訓三子皆雅飭質諒知學好禮至用賓兄弟及諸從昆弟襲芳趾美益以敦確淸俊聞鄉閭化之郡府有知用賓者延于學俾訓郡庠子弟員用賓慨然曰某藉世積之休天錫之慶父母壽康兄弟具翕某幸知讀書竊有聞先儒之緒論惟思克已以免愧怍而未能也爲教於人將何以哉吾惟歸侍吾親以奉菽水斯至

樂也廪食數月浩然以歸來言别曰敢求一言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告館下諸生曰凡學所以爲忠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盍以忠孝爲學則必以忠孝爲教用賓分教郡庠雖於國子小大有殊然其心每在親則其所以行於巳者是卽所以敎於人者也夫三樂一不易得而用賓殆兼有焉宜其爲人之歆豔慕望而不容巳也抑余聞三樂以無愧怍爲本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樂其樂

雖得英才亦將何以爲敎而有此樂哉用賓其益致於克巳之功以至於心廣體胖則近而順乎親而有以樂一家之樂遠而及乎人而有以樂天下之樂矣用賓歸有日諸友咸賦詩以贈因書此以弁其端

送贈傅希説序

苟可以周巳而施人者雖小道曲藝君子猶可與也藝莫貴乎周巳昧於周巳則失巳矣道莫貴乎施人昧於施人則失人矣小道曲藝尚然况理之大者乎廣信傅生希説弱冠知讀書其燭理也明長遊四方其閲事也察嘗從方仲鈞先生游得六壬占法以十二時所値錯綜幹枝生尅推人禍福言輒竒中人神其術一日謁余曰窮達夭壽天之所命非今可移吉凶悔吝聖

人所以示人使不迷其塗以順受其正者也後世占卜之法雖不盡出於易舉不外乎陰陽變化之理而巳昔東方曼倩諸葛武侯皆用是占以決出處之疑吾非能窺其微者庶幾行巳之際知所修省以寡過耳古人之言亦非敢舍是以爲説也余曰是非理之當然者與子之周巳施人者固非局於小道曲藝也周巳而不失巳施人而不失人君子之所與者在是巳子之游其有過哉希説將爲武林之行來求余言因

書此以爲贈

送李宗仁秩滿序

晉安李君宗仁以茂才入官長漳龍江書院教成東歸博陵林唐臣走送東湖之上酌之酒而贈之言曰士之學也貴乎知道而仕也貴乎知職吾子讀朱子之書游朱子過化之地而典其祠事惓惓焉惟先哲之是景是慕規言規行恒恐有負其教殆庶幾於道矣廟堂之弊也起其頹而完其缺廩入緊寡能撙節他費而奉祭養士之用恒有羨焉於職蓋無愧矣夫必學而後

仕未有不知道而能知職者也然道非一端愈進則愈高職非一事盡乎此必能盡乎彼而後可吾子年富力強道之所造職之所任非止是而已精粗本末理無一之不窮則崇庳小大任無一之不稱是故善學者觀其用力之初善仕者觀其施政之初今子有其初矣推是以往而能加兢以不替于厥終則聖賢之道可企雖廟堂之職亦舉此措之耳余困於學而拙於仕故敢以所難者爲君勗也於是相送之友若干人

咸請書之以華君歸遂不敢辭

送指揮龐侯之燕山序

國家於武臣必使其子孫世襲祖職勿替重報功也蓋開國之始實賴諸將臣折衝禦侮之力以成開拓疆土之功功懋懋賞固其宜也凡世其職者念前人之勞思國家之報其自勉於已者宜何如耶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此竭力供職庶乎不墜於前而克裕於後也廬江龐君士正襲伯父職爲中山衛僉事改武昌護衛左右楚王既復調燕

山中護衛夫護衛之職上不輕以畀人也必素所親信然後授之君以世功襲爵爲公侯腹心既親信矣故一歲三遷于以見皇上恩眷特厚非尋常帶礪比也念前人之勞思國家之報正在今日勉之哉君年方富報於上者遠繼於前者大其鞠躬盡瘁以自顯庸於今爲可卜矣故於其行書此以爲贈

林登州遺集卷之十二

閩漳林唐臣元鈗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煜叔纂

贈序

柴德善秩滿序

典史典一縣之史縣官若吏喉舌而領袖之民持牒訴於縣縣官必令吏即其幕議吏抱牘詣縣官署官目牘尾有典史署即署無他其或官與可否吏私出入典史推事情稽據律調甲信

乙詘可否出入者不敢執意而必勝焉官庳而職要事專而務劇非得明練敏辯之士其能持法以惠下集事以獲上者蓋鮮矣故世稱難官必曰典史而居是官者亦每病其責之難塞也三衢柴君德善以郡府吏及考典幕興化邑陋而民譁君曰邑雖陋吾獲上也以勤民雖譁吾惠下也以信吾無容心於陋且譁也行之一年上無譴訶下無謗讟再吏漳浦號劇邑郡府誅求百出加以寇警兵興供億雜擾而君一以所施興化者施之故譴訶未嘗至而謗讟亦不聞焉夫居難爲之官任難塞之責而能持法以舉其要集事以專其劇非學有得者不能然也德善儒學飾吏知夫所以獲上惠下之本則推而行之天下皆將易而無難矣一邑云乎哉傳曰獲上本於誠易曰有孚惠我德德善其有能得於此者乎余固因柴君之達政而知儒者適用之學不可以厚誣也

唐君大年綜政龍溪序

予嘗論爲政者通而不偏難乎其人蓋柔異之士或任重之無力剛嚴之士或惠下之寡恩斂辯集事者患在持守之不固寛厚少文者慮乎施設之不周斯全材之難得誠古今之交病也若唐君大年於所謂不偏者其殆庶乎君以行省理問知事從軍南來會漳郡甫復今平章政事陳公以龍溪邑附郭地若民眎他邑大以衆加之兵餘事劇非得賢官以蒞之則將愈壅而

不理遂檄君綜邑事而兼攝尹職予忝貳郡幕每得以公事相從見其寛以惠下而鋤姦之必嚴也毅以任重而植善之能巽也灼事明而守益固吏不敢欺以私用法簡而施克周民莫敢違其令信乎其爲通士而非一偏之寄者也今年春逊兵搆亂海壖螳斧蝟鋒侮我墉堅郡兵少不足殲賊逆焰愈熾君晝夜行城陴完樓櫓嚴巡邏察兵民之苦樂向背城西北偏舊有門曰小關地勢亙僻外山賊憑高內瞰往來者可

人人數君白潮郡張侯士誠爲連樓三層以與山敵而矢石雨下不得樹君令以厚版爲堵完則竝舉賊愕然不敢逼圍久不解守者稍怠君復慮生變爲籍符遞官吏洎凡有役者更番直巡絡繹交屬黠僧若干人謀內應不得發兵民乏食具白總郡計口均給盡而復繼凡三發廩焉君度賊無他技即贊謀出戰夜作小關扉成撤塞出賊不意賊稍卻君亟開西門許重購士卒奮先斬級無算焚其巢壘蕩空既而分省兵

至龍溪首當供億而民未至官君隨宜區畫甯權屏屨兵甲什器無闕將士指曰是能神也尋被檄選補民兵君分里定名數吏胥不能爲姦民莫不感悅今夫世之仕者類以無忌爲能善飾爲廉簿書期會徵斂朘剝爲勤其於民之利病猶秦人之視越人焉一遇事變則聲嗄氣讋舉措易常者比比也君能持寛猛之宜權張弛之變其所蘊蓄有過人者青雲知已馳剡交薦行將脫州縣之勞與廟堂之政以敭敫於壯方

矣故序而爲書此

代唐大年贈王伯疇序

人能以一藝自名於世者百不二三名其藝而能以布衣之微草野之遠一旦聞姓名於九重之上者又千萬之什一也是豈特今人之所難亦昔人之所罕聞者也齊郡王君伯疇自其大父僑淳以儒明醫至君三世矣能以意知病因脈無異法藥無奇味每投劑輒效諸醫自以爲不及蒞臣有知君者薦于朝中書特奏明仁殿以漳郡醫學敎授授之命下遠近歆豔以爲一

士之藝必聞于上于以見聖世之明賢無野遺而凡爲士者患在吾術之未精不患有司之不明也特予忝閩省屬聞君之名未及試其術也至正丙午奉省檄綜理龍溪邑事劇而力獨瘁鄉攝生不易因得痞疾亟簡君至旣切脈曰病以勞勩失寢食致治之費數劑耳毋他憂甚日藥效信乎前聞之不誣今試之益驗也他日論其治疾之要則曰醫之用藥猶官之施政或攻或補猶威恩之濟也當攻而不攻則適足以養

疾欲求吾身之安何可得也亦猶強梗之不鋤則惡將愈熾而善良不得業其業矣噫古所謂上醫醫國意不外乎此予於伯疇之言非特知治病之要而併以得理民之要也使伯疇得試郡邑其所以利澤於人者將推而益廣矣故爲書此以謝君之教且以志予愧云

贈黃伯仁吏滿陞府吏序

余嘗謂吏之澤民也猶賢於官益親民莫先於郡縣而郡縣尤親於吏吏尤親於官也官於民事多總裁至於推研事情權度法意甲信而乙詘陽舒而陰慘使民稱平而不怨以病者皆吏之澤也若黃伯仁氏之吏可謂推澤以爲民利非徒集事而已當長泰有譽黃伯仁以掊徠功得吏茲邑克贊官政剗痼蠹以扞外侮新解讙以肅下望均役以稅實稅以田懲舊偷而穿窬息鋤宿奸而桀驁化復龍江驛土田若干畝平董仲亨等戶賭積訟若干事至有拜浮屠祝其年者凡五踰歲滿役升郡府民祖送出城數百人羣造余曰願有言爲我賢吏贈夫邑吏亦微矣是何得民之深也豈非余所謂澤賢於官者哉民之心至神而公唯神也故莫不嚮善而背惡唯公也故莫不好善而惡惡伯仁氏以一邑吏之微知所以施於民而民知所以報之況於大吏之澤衆民者乎伯仁尚率是無易余將繼

此而爲民不一書也

贈龍溪尹鄧君朝陽政成序

龍溪瘴須郭邑地若民聦他邑大以衆故其事繁難理上偪郡府政之所施類多掣肘不得遂兵興分藩再置事益繁而理益難矣誅求之百出牒訴之羣造裁置失則上譴至剖决滯則下讟興上官曰尹曷忘事乃事耶民曰尹曷不憂我憂耶尹周旋綏撫思所以獲乎上下者惴惴焉惓惓焉惟恐過之不拯澤之不流也故邑難其尹而尹者亦難於是邑也至正庚子秉輿駐

上都選内外清望才譽之士若干人爲京官守令清江鄧君朝陽與焉以南臺司倉攺尹是邑至則詢民習與前政之所宜興革者去繁以爲簡返難以爲易民持牒至庭日數百人歷眡之爭尺寸之較輒成訟吏胥利爲賄謀至以牒多寡占賄贏縮君進民前曰訟爾利乎曰匪利曰然則奚爲不忍小忿而以微事煩尹耶若鄉里有耆民秀士能曲直汝矣無庸肥吏胥也民感服相告非不可平者不復來造訟庭閴然依郡

有箐隸民爲兵先是令民數不出粟贍壯夫一以應非常丁粟多寡鄉各不同民病焉君覈而均之率以十丁養一人規置餽饟輸芻督以給軍屢歷山海險弗憚也上官嘉獎事平君曰未可遽安是惟士習可移民習民不知親上死長之義而驅之戰謂之棄民於是擇學行之士使爲鄉師教以孝悌忠信之道而潛消於獷悍恌薄之習繇是士知本而民知方焉旣而流移者復呻吟者起遊惰者知所務地無遺力而桑稻

蔽野里有厚俗而弦歌比屋列邑慕而思之蓋君以問學之素措之於政本以推末原以達流故其游刃肯綮恢恢乎有餘地焉三年政成代歸民造君拜曰鄧父官命於朝吾民賤且遠不能告於上以留父願爲民告新尹幸無易舊政以久爲我利則猶父之在邑也余聞而喜曰令而得民若此是豈特善政有以得於民哉蓋善教有以愛於民也古之所謂賢令者凡以愛民爲心故慈惠惻怛爲之就利避害惟欲民得所

安而已君率是而施之宜其得民之心也孰謂龍溪果難理耶邑之士相與爲詩歌以華君歸因摭其政之槩以爲序

汪彦通辟掾序

江東汪君彦通業儒而飾吏其史江東也以憲使周公伯溫薦史閩海也以僉憲鄭公彦昭辟既孫而遷僉憲都公巽公交舉之憲副張公師尹僉憲易公原道皆儒者素知君又舉之僉憲速公黑公舉其能御史于公黃公舉其廉憲府及考副帥黃公薦于江西閫史僅數月有轄羅公薦于閩南省掾夫年勞之積未遠而薦剡之揚相望汪君何以得此於賢藩憲之臣哉豈不以君之文墨議論爲有裨於帷幄之謀模政理之布宣乎承平選才莫嚴於風紀兵興薦士莫要於藩垣方庶務之孔殷變故之橫作操持法以守經度時以達權平立廟堂以與相臣相可否期在處置得宜中合事會掾之責亦重矣稱其責亦難矣彦通君文墨之富足以潤飾乎書檄議論之確足以輔成乎事功吾知其無負於掾無忝於藩憲諸名公之薦拔也然掾承佐官政者也事雖得與而不得專於已君循兹以往法當拔七品官使其政出於已得行其志吾知君之設施者固不止是而薦舉之以任顯要者又非特數公而已也君得薦上閫省漳大夫士咸有言以贈故余序此于卷端

黃君德明攝教序

異時稱閩中士風之美曰一閩二漳漳爲郡小邊極南乃得與閩齒豈不以大賢之所過化鄉先生陳北溪王東湖之所講明以身心之學爲禮義之化故能使士習爲之丕變易浮華爲沈實革陋薄爲醇厚歷數百年流風存而未泯吾於泰邑之士猶有徵焉在他邑則皆莫之及也蓋能以學世其家矜重名檢不苟言行而無所謂浮華陋薄之習若黃君德明寔以是自勵人

亦以是而與之者也君嘗爲監當官引去曰錢幣易汚人邑有警君倡民結堡里遂完邑學燬於兵久未建君言於令相其役而新之學田沒黠民承邑檄而復焉賄不能奪也君子謂德明蓋志有所不爲而材足以有所爲者適學官缺選士攝席僉曰無踰德明君辭不獲則曰學之未完其當效力錢穀出納幸無相干也肅奉祀事嚴程諸生使民於禮義知所嚮士論翕然余聞而喜曰士風美惡民風淳漓繫焉士者民之秀民之望倣焉者也今天下多故文教日隳士不知有身心之學民不知有禮義之化宜其風之不古若也君能於士風之素美者振而與之民風之淳余於今焉卜之矣邑諸生請余序爲君贈余爲書此不敢辭

贈長泰令鄧侯新政序

尚論感人之難易惟在人推心之誠否耳夫苟誠以推心也則強者必抑弱者必植奸黠者必知所惕游惰囂訟者必知思所以自飭而顛連困窮之賤獲被其瘵疾痛瘝瘼之苦均得以蘇息矣其不誠者反是易曰孚于豚魚言誠之感物也矧人之同此心者乎長泰在漳邑爲小其民則睎他民爲薛元政旣衰令非其人民不堪其虐輒且挺而起比寇平則民以殘矣旣內附

鄧侯廉首來作縣藪其戶則死而徙者十二三視其民則刀痕箭瘢膚體弗完不能業其業者又一二也慨而歎曰邑小而民殘吾將何以足供賦之常塞牧人之責以無負上命之重乎乃綏撫招徠勸勉勞來移者以復什者以起均徭而民力紓簡訟而吏弊祛韈扑不施而稅以時足事以期集邑中翕然值春旱秧不得蒔侯躬禱良岡山雨大作三日而後止諸里皆告足邑之士羣造余曰吾令賢令也頗有述新政之美

夫當昏濁之極獲覩天日之新而首政之令能惓惓焉以子民爲心使之脫水火而居堂奥離鑕斧而就袵席令之賜亦厚矣昔卓茂爲密令於東漢之初勞心淳至視民如子民不忍欺豈非誠感而誠應我侯推誠於民而感之之易故山川之神有禱而不違誠之所孚幽顯無間也余居鄰邑間嘗與侯遊從而有以得其政於見聞也故因邑人士之請爲序其槩

龍巖簿劉君新政序

營丘劉君彦璋來主龍巖簿未及三閱月士樂其有禮民信其能惠吏服其通練明决桀驁知畏而改行弊蠹廢墜以次而革舉邑中翕然余旣聞之而異其感人之速矣漳衛兵無居屋雜處民廬郡府檄君營之至則鳩工委材分令諸里胥督其成先期而事集他郡蒞役者嘖嘖嘆其神速暇日訪余梅雪齋中容修而不矯論正而不勤向之所聞於是益信因記曩遊齊中周覽形勝擧山抗其西大海拒其東其人皆沈厚峭直敦禮好義太公之遺風蓋有存者君生於是而鍾其秀學於是而成其材亦嘗仕於是而習其政矣宜其設於一邑恢恢而無滯也昔者太公治齊三月而報政君特有得其要者故於新政之施有以感於士若吏民之心如此然則及民之浚浚固不可以在官之久近而槩言也余聞彦璋所與游者多偉人碩士青雲知巳將必有棲其羽於上林之枝者枳棘固不能爲鸞

風留也故於其發事歸邑書此以爲贈

贈林子方序

國子助教高君達善謂弼曰林君子方其醫之良者歟察病必知其源用藥必知其要不屑屑於古人之陳言而惟以意求之或攻病而取速效或磨病以圖後功惟求其愈而已遲速則隨其宜而不爽焉故能上被聖眷下慰人望子方亦可謂不負其業者矣去年春予被命使安南五月至其國瘴鄉暑道感觸既深去蒼梧秋氣稍凉伏暑内發體熱可炙手靖江王遣醫診視

達進數劑熱雖稍退而泄痢作矣至京痢轉劇有言命子方賜問既切脈曰君脈與症無大可畏然不可即治必漸消之則病根可除而他疾不生矣於是日服其藥閱兩月而後愈余念其恩而難於自言也願借子言之重用爲子方贈嗚呼二氣交盪客有乖離而人之疾疢生焉醫以清之使夫乖者順離者合而疾疢以安其功用亦不細矣然能察陰陽之變審三因九候之微者幾何人哉此達善之德子方不能不爲之

[illegible]嘖稱道也弼夔以使事兩至安南稔其山谿之險惡竹樹之蔽翳一遇炎暑則毒蛇猛獸之氣蒸而出林莽流而出澗谷雖水泉蔬茹皆不可食及再至之日即不能食及道左江復染嵐暑轉爲傷寒既泄且痢或曰傷寒自痢醫家所忌前後進醫數十皆罔效至部巳三月矣有醫曰尚有積也飲予藥二劑痢稍緩羅其廬陵人固有得於醫之意者然未若林君神且明也昔人以與相並言蓋燮理陰陽之在是也

林君眞其人哉予與高君皆使安南而林君寔宗人也故爲書此不辭君居姑蘇今爲太醫院御醫云

贈陳執中序

青齊負海在昔擅魚鹽之利入國以來田賦既增而漕運適東道必繇之於是事始劇矣晉安陳執中用薦爲吏部考功主事朝廷以萊之昌邑素號事劇輟其職出知縣事噫有地數百里民數千室邑宰視古子男亦足以行其志矣治劇有道寬簡以立志勤敏以蒞事則裕而不擾執中優學以達政猶扁之斲輪慶之削鐻固不待勉而能也萊自禹貢已作牧矣今其地稱殷

富吾知邑事爲易集也君行矣他日名著循吏齊名太丘將於君焉卜之毋以古人爲不可幾及

林登州遺集卷之十三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集序

陽山蒼檜圖詩序

宋氏子子宜髫齓有遠志弱冠客遊四方嘗以武功爲監當官尋引去則盡去游俠之習每與文人墨客相往來予友錢塘馬性之淮南顧孟

仁皆情分寡合聞子宜在門則倒屣迎之觴詠歡洽移日其爲人可知矣子宜之言曰昔余未有知也孟浪江海間學之未力况於仕以行之乎陽山之麓有先廬焉環廬有檜數百株先人手植也吾雖欲騁桑蓬之志而不能不興松檟之思每登高望遠則陽山之蒼林茂樹曖焉若在心目今將歸葺故廬以奉先祀愛護植檜以無斬先人之手澤庶幾失於前者或可得於後也予曰子宜其知本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子宣於先檜聯而思之愛而護之豈不曰先人遠矣見其手澤猶見先人也其純孝之念油然而生推是心也則忠君仁民無適不可子宣勉乎哉子宣方年富與日聳壑昂霄以備棟梁榱桷之用則於是檜爲無忝將不徒愛而護之之足尚也性之孟仁作而曰子言可規請書于檜隱圖後用以爲子宣贈

柳江送別圖詩序

柳江送別圖者漳士贈趙居貞之別也別而圖之何曰時也時而柳江何曰地也時則情寓地則景存情與景會圖不容已矣況別之時與地乎江文通賦曰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此時此地也此景此情也感而發於一時孰與興日之無已乎寻觀是圖遠而風帆沙鳥近而汀雲浦樹凡柳江谿山之勝莫不毫分縷析益目一時之景而心無已之情者也居

貞居清凉山中必日展而玩之曰柳色依依吾友別我之時也江水瀰瀰吾友別我之地也友之所以贈我者何勗我者何吾不忘乎所以自勉也若然則是圖也庶幾仁者之意非啻贈鞭贈劍之云者矣居貞溫陵舊門善學工文辭故漳士愛之於其行既裒詩於圖左遂屬某爲之序

梁山樵唱集序

梁山樵唱者古定倪君孟明樂府集也君蚤歲自大江以南游揚州歷覽燕趙齊魯之墟嵩岱河洛之雄僑京師十數年鉅公聞人定文字交貴游豪士氣誼相許其偉邁奮發醞藉風致一寓樂府故或追事吊古以舒情泄憤或嘲花詠柳以賞心行樂其意雄其詞婉其聲渾和壯厲有中州作者氣大為酸齋貫公玉霄滕公稱賞洎來漳㵎梁山泉石之勝卜築其下酒酣耳熱

浩歌一曲樵夫牧子皆仰聞之而知其譜因名曰梁山樵唱云一日出示余余雖不審其聲而粗識其語意知其足以鳴國家治平之盛與陽春白雪集並行於世也然余聞長短句者詩之餘也雖南北之聲不同其為詩之餘也則一君能詩得李杜家法具在別集是編特其緒耳知孟明者當不專於是也

華川王先生詩序

古人之詩本乎情而以理勝故惟溫厚平易而自有餘味後世之詩局於法而以辭勝故雖艱險奇詭而意則淺矣夫三百篇者詩人情性之正而形於溫厚平易之言也後世能言之士有極力追倣不能及者則固非無法也非無辭也其法非後世之所謂法其辭非後世之所謂辭也蓋情之所發者正理之所存者順則形於言也自有其法自有其辭有不待於強為者也惟

能有得於古人之法之辭則後之作者皆可以與之方駕並驅而無愧矣華川王先生子充甫以文名海內而詩聲復出間出其集示余長篇短章往往有古法上遡風雅下擬漢魏與李杜韋柳輩頡頏後先情真而法嚴理臻而辭工余固知其非苟作也近世以詩名家若范江西虞蜀郡楊浦城諸公皆有以鳴乎治平之盛而黃文獻公獨以平實流麗為本華川蓋得其心授之微者也夫平實則理勝而有溫厚平易之氣

矣流麗則辭亦勝而無艱險奇詭之病矣詩之爲詩殆不出乎此也先生文集若干卷宋太史景濂胡先生仲申既序之矣而屬唐臣（後更名弼）序其詩之集余於詩所造者淺不足以知先生而辭不獲命故書此以求質焉

秋山高隱圖序

景之可樂者在秋居之可樂者在山得其景與居之樂而歸隱焉亦可謂高士也已古楊謝元初氏學老氏之學者也遊方之外名山大川既足厭而目飫則曰吾隱者也游非有求於世亦適吾志焉耳玄髮以出今種種矣盍亦歸故山以修吾初服耶林君梅隱聞其言而高之爲作圖俾以今名請余序首簡余曰夫隱心隱而已矣心隱則雖遊亦隱也市廛亦山林也何必歸

隱秋山而後爲高哉原初曰秋於時爲清山於物爲靜吾教以清靜爲宗梅隱善名吾隱者吾將歸隱以清靜吾身心焉庶幾有得於秋山之意也余曰是可敘已博陵林唐臣既敘重繫以詩

喜雨詩序

天下之喜大而公者其惟喜雨乎喜或在於一身或在於一家或繫乎一國而雨則澤乎天下者也其爲喜不旣大乎有以祿位而喜以壽康而喜喜於燕享喜於際遇空谷而喜足音破敵而喜折屐足或一人之私一時一事之偶然孰與無一地之不被其澤無一人之不快於心者乎故曰雨之喜天下之公也傳曰若時雨降民大悅所謂喜之大而公者歟至正癸卯春三月

不雨農作方時而田不可耕秧不可蒔溪澗且涸原隰若焚札瘥已兆南莆尹朱侯元賓蹙然曰旱莫苦於春春莫甚於三月吾受百里生人之寄農事無所施則民命無以存吏職將何以稱乎乃闔門蔬素誠以致禱檄龍於湫雩祀山川百神翌日雲興雷奮雨大作三日而後止於是涸者濡枯者起民之望者如渴而飲餓而食咸曰是我尹之雨也相與欣忭鼓舞不能自已來請於余曰雲漢憂旱形於詩六月喜雨書於春秋凡以繫乎天與民也吾儕小人將志斯喜于亭焉則吾尹重勞我力也詩之書之則吾民之賤無以信於簡冊也子幸爲我志是喜庶幾有以自侯之德慰我之心焉嗟夫古諸侯祭封內山川誠以能出雲致雨以澤民也縣尹爲古子男爵而封域之廣蓋過之境之旱乾水溢實於山川有繫焉者也朱侯不雨而誠禱宜其應之不爽歟朱侯可謂知所職矣邑之士子裒詩謠若干首以爲侯美余嘉侯能誠於懼災民能義以愛上也書此以爲序

塊㴸集序

塊㴸集者賈君彥芳自名其所爲詩也余嘗異其所以名君笑而不言余曰子之得於幽且遐者吾固不能知姑以吾之所及者爲子言可乎今夫山土之至高者也自其一塊言之則塊亦山也海水之至淺者也自其一㴸言之則㴸亦海也三百篇者崑崙也渤澥也漢魏李杜喬嶽也大川也崑崙喬嶽固不以一塊爲加損然一塊之助亦所不棄也渤澥大川固不以一㴸爲

餘欠然一㴸之溢亦所不辭也塊反於土㴸反於水雖不足爲高深而謂無資於高深焉不可也向使古人之詩極其高深後人舉不足以得其一二則雖皆無作可也然則一篇之佳亦古人之一塊一句之善亦古人之一㴸也吾觀彥芳之詩長篇得古意短律合近體始有造於高深者而集以塊㴸名蓋卑以志崇淺以圖濬而心不自畫焉者也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河廣一葦杭之積卑以爲高滴淺以爲深吾於塊㴸焉卜之矣彥芳謝曰非所及也然可勗吾怠請書集首以爲序

梅隱詩序

昔者吾宗和靖先生隱西湖之孤山環屋植梅吟嘯其中蓋託梅以隱者也宗人林文奎氏雅性好梅時執筆爲梅寫眞心景前哲因以梅隱自號間謂余曰此吾一家言也子能爲我序所以廣余以未達之旨乎哉復之曰和靖託梅以隱夫人能知也抑孰知梅爲花隱者君子寔取之以自況也菊芳老圃蘭秀深林謂之隱者可也然而未爲隱之至也梅其隱之至者歟菊蘭

隱於秋而梅乃隱於冬當霜饕雪虐之餘羣卉搖落萬植委槁梅也秉其貞白孤芳獨潔卓然自見退不隱乎泉石荒寒之濱進不慕乎穠李紛華之場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此梅得隱之時而於幽人貞士嘉遯之義爲有契其所取之也固宜然則託梅以隱未爲知梅之深者也知梅之善隱而與之俱隱則人與梅一矣雖然和靖之得於梅也以詩子之得於梅也以畫雖所得不同而所以得者則未始有間也香影一聯模寫入神膾炙人口子之慘澹經營模寫形似其得趣之深亦不減前人矣古人謂詩有聲畫畫爲無聲詩梅之隱也殆於詩畫而顯矣梅隱之號朱先生原道林先生清原常序而歌之而張公師夔又圖之矣兵餘悉化去復徵予言予重違其請故旣述其託隱於梅之意併以梅之善隱者廣其義焉

夏指揮遊赤松觀詩序

赤松觀者金華洞天之絕勝也昔上駐蹕是州以其地爲制東婺郡命夏侯仲毅鎮臨其所侯靜中而寬外又以無事遂得放情山水間每遇佳時勝日良賓清友必遊赤松遊必有作人能傳誦之洪武庚戌春與制省鎮撫李君同游爲詩二首清婉流麗大夫士倚而歌之旣成軸矣余殺青以來得而讀之則作而曰皇上神武克綏四方以治道不專在是誕敷文德熙而洽之

以武臣而詩書禮樂爲是務蓋有得乎德意之微矣思昔戎事方殷遠近謷戀雖山水之勝一登一眺有不遑及矧詠而紀之者乎古人謂政治得失詩可以觀讀侯之詩金華之治於是乎見矣故因其卷之成書此以爲序

夏指揮春日倡和詩序

輕裘緩帶羊叔子之在鎮也雅歌投壺祭征虜之在軍也孔子曰有武備必有文事予於指揮夏公而有徵於古矣公作鎮金華幕府多暇日與諸生游從講求忠國仁民之術旣則觴詠以娛於獻酬交錯之頃而成賡倡迭和之篇太原邊君彥敬哀而爲卷徵予引其端予嘗觀古人之詩在盛際者其辭樂在衰世者其辭苦今朝廷清明海宇寧一如日之旦如時之春明良賡

歌於內而治音遠播於外讀是詩者當於麟趾騶虞求之叔平征虜未足爲公期也

白雲孤飛圖序

孝子思親之心惟於登高望遠之時爲最切蓋所履旣高則所見益遠雖雲山千里如在目前其思念之切有非常時之可比者矣古人陟岵陟屺而瞻望父母良以此也唐狄梁公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悵望久之夫雲之漠然若非人心之所存也其孤飛也未必下直於親舍也特以登高望遠而思親之切故彷彿想像而若有見親舍之所在耳後世孝子行役在外違定省溫凊之節不得展承顏養志之敬而無以少慰其孝思之心於是卽望雲爲故實或爲圖或爲詩以寓其意于以見孝思者人心之所同初不以古今彼此而有間也噫雲雖無心而孝子則有心也雲之孤飛亦違顏之有似也狄公望雲於一時圖而詩之則非一日之可言矣豐城鄔烈翁氏純孝士也游宦汝蔡間母以老故弗獲迎養而思慕不置因命善畫者作白雲孤飛圖諸大夫士從而詠歌之來徵序

余嘗令其邑知鄔君之孝稱於人人故序而不辭

熊太古詩集序

豫章熊先生太古以其詩之集二授爾一曰燹餘一曰熙眞燹餘益兵後集失而僅記其舊作彙爲編熙眞則先生嘗避兵龍虎山得道家丹經玉訣之學因寓興於冲虛高逸之表者也爾讀終卷則嘆曰古音邈矣猶幸於先生之詩見之集中詩多五言燹餘卷端數十首眞有漢魏作者家法熙眞若干首綽乎晉人之風於景純之游仙子昂之感遇相頡頏後先者也夫四言

肇於唐虞而盛於周五言昉於周之行露等篇而盛於漢魏晉宋七言權輿於張衡之四愁魏文之燕歌而大盛於李唐之世然漢魏以來五言七言皆古體也至唐則流於聲律而爲近體矣然則五言本三百篇而漢去古未遠作者固當以是爲準的也余嘗謂詩爲文之一而與文並立雖體製不同而同歸乎古文無古人之氣骨則不臻於雄渾奧雅之妙詩無古人之音節則徒爲穠纖靡麗而無溫厚平易之懿矣詩體

與世變相乘必光嶽氣完然後可以復古周漢之世氣之完也氣完則音完然後可爲治世之音燹餘之詩作於元之盛時熙眞之作雖當變故而寔我皇明開一統之初也氣完音完宜其詩之渾和雅厚無愧古之作者詩不可必世之傳而世不能不傳余於先生之詩有以必其傳而世之傳之有不容遂已者矣故因先生自號合名其集曰樂雲而書此於卷端

琴隱軒序

古之隱者不暇擇其地惟卽所處而樂其常焉若尹之於畊傅之於築呂之於屠釣百里奚甯戚之於飯牛君平隱於卜子陵隱於山孺子隱於市伯倫隱於酒君復隱於梅夫暇擇所隱哉身之所處樂之所在也後世若伯牙之儔蓋善琴者也其志在高山流水子期知之子期死而伯牙遂破其琴噫琴趣得於已知不知在人何至於破琴乎吾惟自知吾趣不求人之知而與

琴俱隱可也胡君朝輔雅志好琴嘗蓄琴一張於書軒之內閒居獨處或鼓之再行以自適趣初不求人之知也因自書琴隱於軒之前楹請予說之夫君子之道惟自修於內而不計於外故視內者重則視外者輕而凡用舍窮達無所往而不自得伊呂之徒固皆以此自樂其樂也下數子者亦豈能外是以爲心哉琴有道之器也朝輔而知好之固足以見其情性之正矣自知其趣其厚已者歟不求人知其薄人者歟君曰昔陶潛琴無絃豈有望於知音者哉吾將以陶爲師故以琴爲隱也朝輔文定公裔孫常用薦爲教官今以親老投徒爲養無復仕進意人多其行云

望雲軒詩序

昔者狄梁公仁傑登太行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悵望久之雲移乃去後世孝子行役宦遊於外思慕其親率以望雲爲故實而名其僑居之舍夫亦寓其思親之切有不能自已者爾然余嘗謂望雲而指親舍則所望猶不甚遠若親在數千里外而亦以望雲爲言則其情尤可悲矣予聞狄公懷人也於太行爲近故雲在望而親舍亦在望蓋目則雲而心則親也心之所

思深則目之所望遠而況於遠乎秦川張君與賢謂弼曰某來京師將及十寒暑而親老在堂弗獲一歸省每登鍾山望孤雲則吾親舍瞭然心目間信乎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也因名吾僑軒曰望雲庶幾目焉少慰吾心爲耳朝之大夫士有知予心者咸爲詩而歌之先生幸序其端嗟夫秦川去京師僅數百里予之望秦川之雲亦猶狄公望懷州之雲也雖未得奉晨昏候溫凊而音問之易達甘旨之可致視親舍之遠者其於望雲之頃心思之切又當何如也其心旌之搖搖者蓋將與雲俱往矣與賢之望雲豈非同是心哉與賢盛名方起異日騁膴仕食厚祿擁輿迎養日在親側以怡以愉至是則雲不必望軒不必名詩不必作可也

林登州遺集卷之十四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綺科煙叔纂

集序

壺山圖詩序

壺山圖者進士賈君克勤圖其居邑之勝也大河之東其山最多而太行爲大太行雄絶跨數州縣而壺關據其要其中一峰若壺然千巖萬

壑傍環角立有若攢矢待發之狀此壺山攬結一邑之秀而圖之所以作也他日克勤持以示淵曰吾聞游子懷故鄉身在異國雖山水信美曾不足以懈其心焉某也宦遊四方萍蹤梗迹昔彼而今此每一興懷則家山數千里翁游之水丘桑梓之井落松楸之墟朧聯焉在目也因命善畫者寫是圖庶幾展玩之頃如見壺山勝槩之舊而暫慰鄉井之思也詩而歌者凡若干篇矣子先世晉人而游歷所至太行之雄壺山之勝子之所悉也序是圖者非子其誰哉嗟夫人皆有君之思而君先得人心之所同然則玩是圖者孰不爲之感歎詠歌而不能自已乎昔狄懷英登太行望白雲而思親舍壺山之圖蓋同是思非徒愛其勝而已吾將與子繇孟津泝大河歷九折之坂訪三老之故墟徜徉於李愿之盤谷以遂子榮歸之願以尋我舊游之跡將有在於後日至是雖以圖爲芻狗可也克勤笑曰請書此言以俟

報德菴詩序

報德菴者括蒼管增所作以報其親之德也增兄弟四人長定次禧次其增其季也好老氏學遂脫俗爲道士蚤喪父事母孝養備至他日以父墓遠弗便祭掃乃謀諸兄別卜地於所居道觀之東鳳凰山龜潭之原而遷柩葬焉虛左爲母壽壙復於墓傍築舍若干楹設主其中晨夕香燈以爲展敬之所卽所謂報德菴者也定方爲欽天監掾朝之大夫士聞之莫不善定之兄

弟而尤嘉增雖在方外而於事親之道能惓惓以致其謹也咸爲詩歌以述其事請予序之嗟夫老子人中之龍非眞遺世絕俗者柱史不足以行其道故卷而懷之終於隱處而不見後世學其道者胱畧世故過爲詭異殆將絕倫紀棄綱常以遊於方之外立於物之表嗚呼是果老子之所謂道者哉增也學老氏之學而不爲世之習事親之道葬祭之禮不敢纖毫之或怠民彝物則之天人皆有之夫豈不佁究乎雖然親之德未易報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之生物萬有不齊形而色之羽而儀之華而實之或洪或纖或高或下或變或化凡爲物者孰能效報於天之萬一哉父母之恩如天罔極人子思報之心雖切而其恩廣大不知所以爲報也然則如之何亦盡吾所得爲者而已管氏兄弟其殆庶於此乎故喜而爲之書以告爲子者

浣花漁者詩序

吏部主事張君積中其先蜀人大父雙蕉公宦遊松江因占籍焉積中思蜀之不得遂歸也築草堂江上讀書賦詩其中稍倦則乘小舟釣游五湖三澤間因以浣花漁者自號其言曰地不必同景則無異人不必同志則有似吾惟先里之思前哲之慕則松江亦浣溪之水而吾草堂則子美之居也昔者君子隱居以求志不以漁釣為可賤夫亦即其所處而樂其所有事云爾

磻溪之釣非失時也嚴瀨之釣非忘勢也一出而溥其澤於天下使夫溺者拯屯者亨出之有其道也一處而高其節於千載使夫頑者廉懦者立處之有其道也吾才不逮古人而竊有志焉大夫士閲其言偉其志而謌詠之積成軸矣來命彌序彌惟浣花之名不忘水水本源之義漁釣肥遯雖樂其樂而束帛之賁即為時出積中忠孝之學於是乎在矣君年方富將大設施於時岸花水竹之懷蒓羹鱸鱠之興固未得以遽遂也他日功業既成角巾歸第當携漁童樵青求所謂玄真子江湖散人者而與游焉余倘未及耄尚能買魚酤酒以登草堂歌少陵之詩以助君之一莞也

夢彩堂詩序

昔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存常著五彩斑斕衣爲嬰兒戲於親側後世孝子莫不歆羡而慕效之或取以名堂或爲圖或爲詩以寓其孺慕之意然使人子常在親側得以戲彩於庭闈之間以爲父母之歡斯固天下之至樂也其或游宦行役遠在他方思欲效老萊之爲而不可得朝焉夕焉念念不寘遂至形於夢寐則其心有不能自已者此武夷丁仲純氏夢彩堂之所爲作

也仲純之言曰某也年及壯矣在父母具慶下定省溫凊之不違甘旨滫瀡之足養晨夕左右不知樂之爲樂也一旦隨計吏入京師廩升斗之祿不得承顔今歷六寒暑矣寒思煖吾親之席也暑思扇吾親之枕也遥望武夷之雲恨齊不羽飛墜親側夢寐之頃一見吾親焉儼若戲彩之歡也遽然而覺則身在他鄉心怦怦然作惡者數日某以夢語友汪季清因爲作夢彩堂圖大夫士從而詩之予幸序其端庶幾少慰予心也竊聞周官太卜之屬占六夢其一曰思夢仲純戲綵之夢蓋出於思者也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各以類應矧人子之精神與父母相爲流通者耶雖然仲純年未及萊子而二親之年未及於萊子之父母也八袠而望九九袠而望百他日三釜之榮輕輿就養吾知仲純戲綵之樂未渠央也夢綵云乎哉

玉雪齋序

隴西李彥清雅性介潔雖居紛華不易其素也嘗曰物生天地間各有形色求其介潔之至不以窮冬寒冱而易其形色者惟竹梅爲然因命黃仲章氏寫竹與梅爲圖又以謂竹之貞於玉爲有似也梅之白於雪爲有似也故比德於竹梅而取譬於玉雪以名其軒居焉夫比德於竹而取譬於玉則持節之貞介者於是而有得矣比德於梅而取譬於雪則虛心之潔白者於是而有得矣雖然竹固有似於玉也然昔人嘗以

蒼雪目之則雖謂竹爲雪可也梅固有類於雪也然昔人嘗以寒玉喻之則雖謂梅爲玉可也彥溫蓋兼取之矣晉王子猷好竹曰不可一日無此君宋林君復好梅香影之句膾炙人口彥溫兼二子之所好將欲效子猷之風致歟則聖朝貴實而不淸虛之尚也將欲效君復之隱遁歟彥溫方揚聲振節於時未得以直遂也其亦切磋琢磨以成如圭如璧之德甘苦辛酸以成調和鼎鼐之功而以傅說衛武自期待庶乎無愧玉雪之名竹梅之實矣

會川樓詩序

會川樓者盧陵蕭漢飛所作以會文友而進士李祁書以名之也他日元戶部瑄記之而爲之詩者又若干篇漢飛復徵余言爲序余嘗泝江西之源蓋發自郴經横浦與章貢合流東下數州之水千派萬委悉入於江盧陵蓋其總會也名樓之意雖卽其地之勝抑亦有旨也哉余聞漢飛少游湖海間貴遊豪士多以氣誼交洎歸桑梓則日與文人墨客相講學觴咏歡洽殆庶

幾以文會友之義此樓之所以作而李先生之所以名也易不云乎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友之相資有類麗澤文士之合并豈不有類會川哉然川之會不于江而止必至於海而後已也至於海則江亦一川也君子之取友近而一鄉遠而一國又遠而天下㬪則小川之會大川大川之會于海則其大也至矣禹之行水也決九川以距四海濬畎澮以距川言繇小而之大也漢飛知講學會友之益不以友一鄉之善士爲足而必廣及天下則所友益遠所講益明夫子川上之旨孟子放於四海之意將思過半矣弼也不敏他日登斯樓握手道舊故獲厠文會之列余雖老尚能泚筆川上以寫斯樓山水之勝姑書此爲序以效規勉之萬一

南雲詩序

國子樓叔魚氏以在館久而思親之切因題其寓室曰南雲或者疑之曰雲東西南北之物也其變也無定體其行也無定在南之言不亦膠乎余曰否否夫望雲而思親事出狄梁公仁傑公居懷在太行之南故登太行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雲而曰南固本於是乎且子東而親西則望雲於西子西而親東則望雲於東南北亦然斯固無足疑者叔魚家會稽而身在京

師則所望宜在於南雲矣學文之餘休沐之暇登茌山而望南雲雲在目則心在親恨身不得與雲俱飛而墜親側其中之所感盎有油然而不可遏者矣南之言非膠於名也廼其實也雖然國子給事省部者多不次擢用叔魚方將躋仕中外游歷四方以施其所藴之素以廓其所見之大吾知是雲之望不徒在於南也昔者孝子之詩以凱風自南爲比蓋以南風之化養萬物猶子之鞠育於親也南雲之覆燾於下亦猶

親之拊畜於子也叔魚之意或有得於此乎曰非所及也然先生之言則善矣請書爲諸詩之序

雲山惜別圖序

古人於離別最鍾情焉蓋相聚之殷一旦分袂以去爲親友者眷戀踟躕不忍相舍其爲情良苦矣故臨岐之際必有所贈以將其意若繞朝之鞭王祥之刀江淹之賦或折柳或賦詩皆以寓其惜別之懷云爾後世或圖別時之景與地以爲贈則其情益悽且切矣余友鄭君景山居南昌兵亂流離僑居莆坂凡廿年始得還鄉并省墳墓未幾復歸于莆親友姜叔範輩以歡會

不久而復去也因以雲山惜別爲圖而賦詩其上徵余序余觀是圖其景與地蓋彷彿西山南浦之勝非特留者有雲山萬里之情將使去者一展而玩之必有甚不能堪者淵明停雲之詩子美雲樹之句何莫非是圖之情也予於雲山之別情所同也故序此圖不辭

題胡敏中哀唁詩序

至正十年庚寅唐臣將試藝有司行至莆楓亭驛聞先母陳疾且殆倉皇狼狽兼程走歸二日母竟見背呼天號慟萬死莫贖胡君敏中來吊與余相持哭盡哀聞者莫不感悼既克襄事敏中復唁予以詩曰露冷慈幃二十秋蘆花風起幾番愁夕陽溪上雙鳧宿得似當時傍母不又詩曰棘闈俾赴君恩重中路歸來念母深萱草堂前五更露西風吹作淚沾襟情惨語哀讀者

莫不悲咽流涕嗚呼孰無父母俱存者知樂之爲樂未必知哀之爲哀必罹荼毒痛苦者然後知之真而感之深也知之真者情之不容僞[illegible]也感之深者言之不能已也非知無感非情無言敏中蚤喪母知哀之爲哀矣其所感者宜何如耶故發乎情而情惨形於言而言哀二詩之作蓋庶幾蓼莪之遺音也時斬焉衰絰方寸亂裂久未及和今祥禫既踰因記其昔作而用韻以答之諸公又從而列和均人心之同然者於

是乎不誣也余旣錄詩若干首而引其端復成兵哀賦附於篇後併以寓終天憂感之意

竹山黃氏族譜序

譜牒非古乎曰古也書契以來世次之有考者皆是也黃帝二十五子得姓十四其所以別生分類者必有其道矣司馬公作史記其紀傳敍載之詳非有考而然乎然則在國爲史在家爲譜紀於國者固皆序於家者爲之也晋人矜門第始重譜牒李唐又甚焉郡縣族姓至分甲乙五季紛亂士大夫家譜牒亡者十九宋興稽遺綴缺其失眞者亦已多矣豫章黃氏始祖繇秀徙婺至瞻徙豐城洸江瞻又居分寧雙井五世而生太史山谷先生庭堅有諱昇者居豐城竹山則太史之從昆弟也擢科躋仕世有其人十世孫曰璭字尚英能自力學以濟世美每懼有愧前人因序族之世次釐爲譜圖畚溪念乎木本源之義而又以示夫後之子孫俾知前人之所以顯大者寔繇於世德之積有不可誣者其立心亦仁矣夫苟仁以立心則雖服窮親盡猶一日也支分派別猶一人也豈以遠近疏戚

貴富賤貧而異其情哉他日作紀傳者或有取於是則太史之澤愈績而不斬矣尚英勗諸

航溪朱氏族譜序

余令豐城嘗以事過航橋里愛其山水廻環磊結詢之傍曰此朱氏所居其族大以繁今九世矣他日進士自省君來見余恂恂儒者其諸孫公路每以公事至邑余見其雅飭有禮則歎曰詩書之澤厥有自哉今年冬公路持其所譜族系示余益自念一府君五傳至明道始貴盛為豐城望族公路為明道曾孫能與諸祖父樹門戶以不墜先業寔朱氏賢子侄也於乎宗法之

廢久矣君子猶幸於族譜而得其遺意焉夫親盡服窮則寖疎矣有譜以序之則雖支分派別而一本共原之義猶敦同姓之親也其於古人別生分類之意殆庶幾乎此余於朱氏不能不與慕羡之心也繼自今若子若孫繩繩於方來者能以公路之心為心則登是譜為無愧人將歷指曰是能揚祖之風紹先之業朱之門其不愈大矣乎余嘉公路用心之仁故為書此於譜左用以勗其後人焉

方氏族譜序

方氏古諸侯方雷之後周方叔為南征大將軍始獨姓方而雷遂為別姓蔓衍源分繼繼繩繩族大以繁則自古田令廷範始有子六人五子仁載官至禮部郎中上柱國再世為隋泉州長史達自泉徙莆于後分為三族唐季以來子孫擢科躋仕蟬芳趾美代不乏人宋著作郎倚屯山員外郎慎言廣東經略大琮皆達之裔也文字政行具載傳志元初水軍萬戶副使某戍清

江鎮遂占籍為長子榮卿徙居九江次正卿襲父職生安道仍襲職戍舊鎮與弟道謙皆居清江榮卿生漢科孫九江徙武昌材識為時輩推重曉以武功授巡簡生彥彰少孤克樹立隱約無進取意生子四曰鼎爵齊寶皆知學而鼎猶秀發善文辭繇郡庠選入胄監擢給事中轉通政司知事以勤敏稱他日以其宗譜示弼曰鼎系定出閩今四遷矣兵餘舊譜俱失今所著者四世爾副使之上不能詳也滾懼失水木本源之義而不足為人之子孫也先生居閩而宦游人江之西於吾族之所從來必有考者幸為我序之予嘗讀云友進士方君德至家譜而往來清江與父老占論猶能有道副使公之事者今於爵之言而有感焉嗚呼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聖人為天下思子孫無窮之訓故建譜而立大宗小宗之法諸侯分命其卿或取王父之字世功之官世食之邑以為序族所以別親疏辨貴賤順少長可謂明且備矣後世封建法壞宗法

不明士大夫能遡流窮源為之譜牒以不忘其本始者蓋亦鮮矣時異世殊一旦遺失則子孫無考有能譜其所知而缺其所未知不屑屑於妄宗顯達之族而必求其本源之實若爵者可不謂之賢子孫哉余嘉其心之仁而惜其上世之未詳也故為述莆族之一二以書于譜後庶他日有考焉

張氏墓祭卷序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士有職故宗法有定制諸侯有籍田卿以下有圭田士有祿故廟祭有常禮記曰別子爲祖繼祖爲宗繼禰爲小宗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其禮制蓋可稽矣封建廢而班爵無制則宗法隨以壞井田廢而班祿無制則廟祭緣以缺故有爵位視公侯一日秩滿無尺寸之土升斗之祿者宗法之行廟祭之舉尚無望於此況其下者乎是故宗法雖壞有能篤親親之恩而序族有譜廟祭雖缺有能致奉先之孝而墓祭有田君子有取焉以其得古人遺意也若長泰張氏七世有墓墓各有田歲有二祭祭則昭穆序列燕則尊卑旅酬懽然而有恩粲然而有文其庶幾古人之遺意者與張氏世系厥有自來代有聞人著在史牒而自徙長泰山前七世而下得合譜序族歲時會祭則自諱公義府君始東軒先生又能昭前之光明而丕衍之故世譜有序墓域有圖祭田有

載其心之所存蓋將使後之人知尊尊親親之義則雖千條萬葉猶一本也千派萬委猶一源也夫本𣐼則末愈茂源濬則流愈長吾知張氏之澤未艾也東軒以儒起家貳幕漳郡其數世之澤至是而始振云

序

古雪軒詩序

雪何始乎曰古也自有天地即有此雪變化成象非一日矣曰古此雪也今亦此雪也雖謂之今可也奚古之泥曰今必有古也言古則今可兼舉矣李白氏常以古月今月言之矣非古無以徵今也然則日月星辰雨露風雷皆古也奚獨於雪而疑之吁豈惟物哉事亦宜然汙尊坏飲禮之古也籩豆罍爵之飾於今者實本是也

蕢桴土鼓樂之古也五音六律之節於今者實本是也古人今人之師也古道今人所發也古雪獨不足尚哉夫子於川上而知逝者如斯往過來續往則古之謂也來則今之謂也古往已盡而今來無窮則前日之今即今日之古也今日之今又後日之古也以差殊而觀今古夫豈可哉西北地高而多寒岷山之雪旋融旋結其爲春與夏澌者皆其餘也古雪固自若也昔人嘗有太古雪于秋雪之咏以其雪之積也吳郡曾君行斯爲綿州同府綿距岷近雪山嘗入眼因顏其軒曰古雪士大夫文而詩之彬彬如也予來守登行斯爲司李公餘之暇常以諸作見示予謂行斯名軒雖因其地而意實深且遠也使往因地則今日居登將復易其名耶夫天地之氣肅而白者莫雪若也而又謂之古則其至清而至白者也行斯居官廉慎介然無所移其有得於至清者與皭然無所汙其有得於至白者歟名軒之意吾知有在於古雪之外也吾與

行斯相聚久相得權又讀諸君詩若文陽春白雪加以古調聊與談今古之際若此他日歸來倘未及耄携古琴一張古書數卷與吾子操古音論古道於古雪軒、安知吾與子不古人若也

林登州遺集卷之十五

國朝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綿科煙叔纂

記

隆壽法濟新寺記

佛氏以無住爲宗惟無住故能無所不住而爲常住成有懷空視同一相無所住之體也法界無邊佛身遍滿無所不住之用也至於千賢萬

劫不墜不滅則一體一用常住而不窮矣是故乘方便力遊戲如幻不滯彼此不膠今昔而所以成妙莊嚴者粹然無勞吾於臨漳法濟禪寺有徵矣漳大禪寺五法濟其一按郡志寺創於南唐保大十一年興法祖師卿公寔以高行大德開山建幢刺史林侁爲建剎宇曰普和隆壽院宋乾德三年錙從願移建于保福山之左改院爲寺更名法濟元初委爲瓦礫迨貞元間主席月湖得清始即故址建寺規制復舊仍二名而兼稱焉至正丁未陳友定併閩八郡改築漳城小舊規十二三徙寺于城外寺隨廢僧徒栖栖不知所歸住山佛心普照玄悟大師闓極覺聰亟白于郡府省臣曰象教國所崇信棄寺而廢之恐非初意也乃擇在官之屋與地復於寺得前右丞羅氏故宅焉漳既內附指揮副使劉公僉事尹公知府潘公通判王公寔來開衛與府咸加意佛法維持其成於是即堂爲殿三門法堂香積集皆因舊構而位置之若天造地設

佛祖塑相有非人力所及者既而像三世佛及諸天執法金剛神種種莊勝既成規緒爰集海衆禮舍利塔資報恩凡爲三晝夜觀者如堵相與言曰羅氏辛勤十年以成此室一旦化爲大覺之宮豈非佛力之弘有以轉而移之耶然非維新之朝衛府一二大臣克蹈靈山之言則聰公之志亦不得直遂矣今茲八風不動金剛山蓋自有不偶者而非適然也聰公開謂予曰法濟寺自五代及宋以至於元考其遷置凡三矣

庸詎知元季之徙浙朝之成得易於其難彼全於其闕是不可無紀予目其事可辭筆乎余聞善觀法者出世間法觀世間法不以有爲無爲而生欣厭夫亦視其所遇者何如耳聽公以無所住之心達無所不住之用而終成常住之業卿公爲法於前聰公繼興於後寺在是則法在是矣宜有述以諗來者庶幾茲寺興復之顛末而前績之未紀者得白也於是乎書

漳州新建府治記

洪武戊申春漳州始入職方其年八月潘公某奉旨錫印來知府事既至視故府治榛穢隘側歲久弗葺寖就頹壓慨然曰惟國家奄有海內邊陲既靖不以某爲匪才使首政茲郡所以嚴尊威聳觀聽者寔於是焉盍撤舊爲新我其敢不力然役大費鉅吾不忍勞我民也方與僚幕議所以便而諸縣僧率來言曰兵餘民困公幸垂念邊人之福也吾敢以慈悲闡世爲事而吾徒荷國之休食土之入時有升斗之贏敢不心公之心思所以佐官之費而代民之勞府治幸責以成無煩公慮也公義之允其請於是緇徒雲集鳩材聚石舟運陸輦咸爭勤趨百工既聚羣能畢效前建廳事後爲燕堂翼以推廳幕司中門外表四周墉垣並作具舉凡爲屋以間計者三十有五以楹計者若干廳事高若干尺廣若干尺燕堂高如廳事而廣加三之一爲門之高視堂殺若干尺宏敞嚴邃不侈不踰諸侯之

制斯備矣始事於是年十二月明年三月告成帑不知費民不知勞公私胥慶焉公以其愛歷屬邑知搆興之顛末也命記歲月竊惟府治政化之所自出新之凡以為民也為民而勞乎民宜夫仁者之不恐乎此也古之所謂賢守令者亦曰能於民事處置得宜而已公於蒞政之始惓惓以邮民為心故是役之與不勞其所勞而勞其所佚其勤渠黽勉出於中心之不容已者豈非公之處事有宜而其愛民之誠是以感乎

於民哉傳曰上好仁下必好義予觀於此尤信公字師道維揚人錄南昌守來為是郡其問學政事中外推先云贊是役者通判王侯禕經歷魏君建中知事孫君希賢任役僧曰玉梅月庭皆集勞可思

豐城縣改建東嶽廟記

岱為五嶽之宗在昔天子巡守祭告必先焉凡聖哲封禪祀典揚烈亦惟有事泰山於他嶽則未之有聞後世祀禮寖繁山川之神臣庶通祀無禁以岱嶽於方為東在德為仁赫乎有神導和弭沴生物福民咸有賴焉於是有大生仁聖之號而行祀遍天下矣豐城縣舊有東嶽行祠距東關半里而近元至正庚寅邑人熊世宏以己貲施建也舊為田每歲春夏之交水潦泛溢

殿寢輒浸數尺卑庳濕淫神不安棲復經兵革壞而不葺上雨旁風門背通衢過者忽焉罔或加意洪武辛亥春齊泰承上命以吏部主事來知縣事首謁祠下顧瞻棟宇撓腐傾欹懍將壓矣方議撤而改建已而寢堂先頹亟命木工撥其遺材益以新材度地祠西高亢明爽先建寢堂四楹翼予以逕至京既得直歸始遷正殿易其撓腐正其傾仄門廡關捬桁次完美正門之傍東為佐神祠四楹西為靈楼三王祠四楹則

其舊址也繪飾肖像煥然一新邑人喜曰神棲之寧也民福之成也雖移其舊實新之更也盍亦紀其歲月俾後之人有徵也肆惟皇上敬禮明神誕降德音嶽瀆祀號皆復其舊若稽古昔瀆合典禮不正之祀悉禁而郡縣嶽祠巋然獨存瀆意蓋有在也政之所先在于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爾於是廟所以遷建之汲汲者亦曰上體敬禮之意下新顧成之福而已春秋常祀不書是廟之遷固無足紀然以熊氏建廟無紀懼其終泯泯也故不辭邑人之請而併書之

好古樓記

好在七情得其三喜愛慾之謂也凡人之好必以正不得其正則性盭而慾勝矣好音者易以淫好飲者易以沈好劒易以暴其氣好錢易以務其心玄德之傑而好髦叔夜之曠而好鍛阮孚之通而好蠟屐是其情未免有累於物與許縣之於水謝安之於山王猷之於竹淵明之於菊其好在是豈其累在是與抑亦因物以寓其樂也人之好不同故有舍金玉而索之久弊以爲古者薄墳典而求之隱僻以爲古者厭宮室之麗而好巢窟矯籩豆之文而好汙坏果得其所好之正乎善好古者不泥於古之跡而在於古之道則雖今猶古也雖寓於物而未嘗滯於物也吾友戴君安國學古心古行古爲詩文又古郎所居西偏作小樓題曰好古中置古琴一張古書若干卷每風晨月夕撫琴數曲怡怡乎遊心於黃虞之上既執卷窻几間琅琅誦讀雖祁寒暑雨不廢蓋好古之道而得其正萬無窮

所謂數者之失矣雖然道未易言也君能於琴之音而攷於古之所以淳漓則於世變之汙隆而知王道之盛衰矣能於書之言而攷夫聖賢之所以授受則於心傳之絶續而知聖道之明晦矣信而好古好古敏求吾夫子之教也君於此而加勉焉庶幾於道可以深造矣安國勗諸

宿雲房記

予來洌陵獲與明極上人爲方外游明極假予榻小小室中視其壁則奇畵古墨也睹其几則羣經百子也仰而瞻其前楹則宿雲其名也予曰異哉子之名室也今夫雲出山烝則騰膚寸而合濟焉浡焉以覆八極者一瞬也倏而生忽而斂若未嘗有焉亦孰得狎而窺之哉今子欲以尋丈之室而爲雲之居語其大則無方之可極也語其小則無體之可卽也若然子雖欲强雲

之宿亦不可得矣明極曰子之言理則然矣非有得於予心者也當其山雨初霽石林猶濕殘經已收微吟未穩予於是援不借之屐倚楖栗之杖徜徉笑傲於巍巃之下覩是雲也觸石而生凌岫而出悠悠盈盈相對俱忘雲無心我亦無心也予不知予之宿於雲抑雲之宿於予也下視浮世白衣蒼狗之態漠然無有於中則室雖不雲而予心亦雲也子幸責我以跡我之跡其尚心我之心哉予因詰之曰大而無方者其

萬法之有與不而無體者其一歸之無與倏與
而生忽歛而滅其一切有爲之幻與子之心殆
在此而不在彼與明極笈日得之矣作宿雲房
記

似無軒記

温陵吳君希貴名其所居之軒曰似無或問其
所以名君曰以吾觀之凡世之所有皆似無耳
富貴有時而窮勢力有時而盡生死之同原憂
喜之聚門福禍之相根蹟情大觀皆謂之無焉
可也遠者不具論姑以近事觀之殘珠犀象之
積金玉朱紫之華炙手可熱而拔山可移者吾
亦屢閱其人矣曾未旋踵化爲虛空是可謂之
有乎抑無乎齊陵林某聞其言走告之曰子之

言固達矣然懲於事而不免於道不異爲二氏
之歸乎吾聞聖賢之緒論矣君子惟知夫在已
者重在外者輕故已雖有而不自有外雖有而
常若無有焉多而若寡實而若虛乾乾焉孜孜
焉道之所造恒若有所未至才之所施恒若有
所未周夫如是則在已者益修而在外者益可
薄故富而不靡貴而不侈則不自知其華顯矣
勢而不恃力而不伎則不自知其盛強矣而凡
生死憂喜福禍隨寓而安皆若無有此君子以

無自居故能以無視物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袗衣鼓琴若固有焉窮而下視窮猶無也達而上視達亦猶無也已之所有猶曰無之外之所有我遑有之乎哉然則以無觀有固爲所見之高而視有似無尤爲所造之實也君以是而自勉焉則用舍行藏安於所遇而内外交盡者可馴進矣希貴謝曰吾之寓意也淺而夫子之教深矣幸書以爲記

清暉軒記

己酉秋余來京師天台錢君允一亦被旨持其先武肅王鐵券以來與余同寓所獲朝夕往還焉見其神觀散朗言論雅確不矯不比信乎世美之克濟也間爲余言其居之前隙有軒曰清暉瞰池爲學池袤餘四百步屋十數楹而十子峰雙塔並起倒影下照山寺樓觀歷歷在竹寺空翠間而小固大固二山後擁傍列與江水相爲環遶郡城山水之勝於是焉萃吾日盤旋其中歔奇競爽應接不暇殆忘寢食雖車馬喧囂邈若無聞也因取謝康樂詩語顏以今名子不吾棄幸有言以記之余以其交之新而情之殷也弗敢辭夫天下之佳山水亦多矣而大江以南惟天台稱最若華頂之峰赤城之瀑其秀蔚奇絶不可具狀校述山水之清暉在人心目者亦云著矣然而風巖雲壑淺窈幽迴之濱世傳爲至人異士鍊形導氣者之所居其說茫昧荒誕君子所不道也古之隱君子者在市屢不爲

狎在山林不爲絶唯其適而已紛於闤闠之中而得泉林之勝若此則夫樂之有恒覦彼汲汲幽遐可暫而不可常者抑相萬矣孔子曰樂山樂水唯仁智者能之君以世家之胄鉅公闊人咸樂交游之少折節可得樂遇而乃隱約自韋思以清白世其文獻達焉而無滯安焉而不遷其於仁智蓋有得矣宜其有得於山水之樂也夫仁智有其實則英華發於外猶山水有其實而清暉見於外也昔者武肅有國吳越錢塘胡

山皆覆以錦山水之暉可謂盛矣君能以清白世之吾知清暉之發允一固有得於山水而山水將亦有藉於允一矣武肅諸孫惟天台之裔爲宗亦唯其族爲盛五王之後顯者非一人是軒實相府之積慶堂遺址云

歸樂軒記

余今豐城嘗識邑士范孟偉氏知其樂隱約爲榮利而不欲奪其志故弗薦也今年春有旨凡郡縣官率舉一人登於銓曹孟舉遂被薦來京師銓曹簡閱將授以官孟偉以弗任辭允之猶冐職儀曹孟偉來言曰某幸乞歸得以自適於肥遯之樂將以歸樂名吾讀書之室先生幸爲我記之昔陶靖節澹泊世味不競仕進然猶不能不爲彭澤一起到官四十餘日即賦辭以

備述其歸田之樂蓋知其不可爲之時而心有不欲爲爾今子際聖明之世風雲玄感可以出而有爲矣何爲一出而遽歸乃遂以爲樂耶孟偉曰僕野人也鍾鼎之味至美也而吾安於藜糗軒冕之章至榮也而吾安於韋布廟廊之巍峩車馬之紛華非不可慕可羨也而不若蓽門圭竇桄杖葛屨之爲安惟安於是故樂於是歸而遂吾所安庸詎知他樂之足移吾樂耶予曰噫子固知歸之足樂而未知未歸者之不樂也

必涉於不樂而後知樂之眞足樂耳夫仕則百責叢焉簿書之積也牒訴之繁也徵需造作之急也緩則譴呵至亟則謗讟興思患救過雖寢食不寧其於樂何有哉孟偉歸矣僮僕之歡迎親朋之情話南窓容膝之易安東園日涉之成趣壺觴遣興琴奕消憂寧有樂於陶之樂哉顧余髮已種種而歸未有期聞孟偉之歸樂不覺怦怦心動矣

怡萱堂記

萱有宜男之名故爲子者托以爲母之義焉古者於其所尊所親不敢斥言詩以桑梓言其父母離騷以荃蓀比其君其託意於物奚特萱爲然哉此廬陵蕭必明氏怡萱之所以作也必明早喪父與弟必安事其母於定省溫凊之節甚謹旣而必明以吏事爲天官掾每惓惓焉思其母不得歸養因以怡萱名其奉母之堂來謁曰某給事銓曹亦旣有年母也在堂已鶴髮矣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予滋有感於是也子能爲我記之否嗟夫予與必明蓋異地而同情者其曷敢辭昔予奉母於白華朱萼之堂有怡萱之意焉今別母數年矣菽水之歡賴吾弟朝夕之養方知毛義之檄不及老萊之衣也子之賴於必安豈不同乎情哉但萱微類也非朝夕滫瀡不足徵人力之勤親一體也非承顏色養不足盡人子之道子之以萱名堂而以怡名萱也意在斯乎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

和氣必有愉色必有婉容怡萱堂之名殆庶幾也夫今聖天子以孝治天下行當與子乞身歸養以遂怡萱之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書此爲記予其然之否必明作曰是可記已

林登州文集卷之十六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烶叔纂

南圃記

距漳南五十里有水曰南溪溪之傍地曠肥沃皆稻田也稍依山則爲圃種菜麥蔬茹瓜菓之所植圃之利居農之十二三焉友人蔡君宗禮居於是而不能圃日與圃者游有荷鋤而斵者君亦效而斵之有抱甕而灌者君亦效而灌之久覺圃之可樂也因自號曰南圃既而用薦來京師授錦衣尹簿書期會之煩徵需牒訴之勞其心固未嘗一日淸且燕也而南圃之思往來于懷數數焉不能忘因請予言記之昔聖人以不如老圃答樊須之問蓋恐其局小人之陋而不知大人之事也然隱約之士若漢陰丈人陶靖節之儔皆托於力圃以寓其棲遲偃息之樂其心之所存蓋有在於抱甕荷鋤之外者焉

賢者之隱處也其時不可為故潔其身而去之方今主聖臣良旁求俊彥以熙治功雖巖棲野處之士莫不奮勵踴躍為明時出思有設施自見於世矣隱士足云哉予聞務連民雜居夷獠吏胥時侵漁之君招徠安集教之以禮夷皆感服趨役邑田多荒君詢其繇曰舊有堰瀦水以灌田今堰廢故田荒君以義倡之率先邑民樂石為堰數日而成連歲大稔凡所營辦進民計之正數之外不餘科一錢民皆信服夫禮以化

之義以服之信以孚之三者皆大人之事而君能行之較石隱之徒自別他日年及休致退居田里南圖之間蘆菔生兒而芥有孫余來溪上尚能效何曾同予一飽也

介菴記

廣信徐君彥明隱處田野恬淡自樂於紛華寵利無所嗜好交游不雜取予不苟因自號介菴以見志其壻胡彥榮入為中書請予記之予謂介之義有二曰貞介則有堅確之意曰廉介則有分辨之意然必守於己者致其堅確然後接於物者知所分辨蓋合內外之道也在豫之六二曰介于石當上下豫樂之時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則所守之堅確者也孟氏論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蓋言其和而不流故遺佚不

怨阨窮不憫則所取之分辨者也徐君隱居自樂不慕華寵其貞介者與不雜交游不苟取予其廉介者與予聞彥榮之始來京師也徐君送之郊戒之曰凡為仕者必廉以律己敬以與事恪恭乃職而無慕乎外庶不負身不辱里邑聞其言者莫不感嘆以為有得於貞介廉介之旨故以是而訓其壻昔樂廣人稱其冰清其婿衛玠人稱其玉潤彥榮能以徐君之言而實踐之

則冰翁玉婿將再賭于今日矣書此言以爲記
或得介楚之實乎

嬾雲居記

金華柴義方言於彌曰某性緩而懶嘗築居永康白雲山中朝焉夕焉獨坐一室靜觀白雲無心出岫悠悠揚揚相娛而相忘因自謂雲之懶亦猶予之懶也遂以懶雲生自號人因予室者也人以是名室能外此乎遂名吾室曰懶雲居室有古琴一張時出而撫之悠揚之音猶雲之態也室以是名物又能自外乎併名吾琴曰懶雲琴子能爲記之否予曰否否竊聞知者不凝滯於物子何以予之懶而名雲以懶并以名爾室與琴耶豈捌子以愚自命而遂以愚其溪愚其谷者耶夫雲之未出固懶矣及其既出則未嘗懶也琴之未動固懶矣及其既動亦非懶也且子昔之居是室也固可以懶爲習今出而仕矣雲蒸龍變會際其時苟故態未除不幾於怠以廢事乎緩以失機乎弛而不知所以張乎義方曰不然夫雲卷舒有時而出處無心吾雖以懶累雲而不敢終累於雲也雲既不累豈吾居

乎琴之遂累乎弼曰有旨哉義方殆不競於世而亦不忘於世者也子其從雲爲雨以成澤物之功然後退居而室以自安撫而琴以自樂雖終於頫可也義方笑曰吾志也請書子言以爲記

筠軒記

竹可比德故君子多愛之自詩人托淇澳之竹以美衛武公後世脩德之士慕而效之其亦景行前哲之盛心乎卽竹而論之其心虛類君子之謙不自滿者焉其節直類君子之守不自失者焉其色耆而不改類君子之有常不爲流俗所移者焉宜夫修德之士有取於此也姑蘇顧氏淸修士也爲中書掾卽寓舍闢小軒種竹數十竿退則閉戸淸坐與竹相對怡然無塵慮之內累也因以筠名其軒間請予記之夫古人之所愛者亦多矣蘭愛於屈蓋自況其淸也菊愛於陶蓋自况其逸也蓮愛於周蓋自况其潔也晉世好竹者多有竹林之賢焉有竹溪之逸焉宋蘓長公嘗作綠筠軒歌予聞筠者竹之堅者也顧氏淸修自持業比德於竹其尙堅乃援以無愧於竹之筠窮而益工老而益壯卽衛武公何多讓焉遂書此以爲記

嘉慶堂記

顧氏爲崑山望族植善樹德凡數世矣本蕃條茂流慶後人今戸部尚書元禮君起家爲名法從二親年未及六袠兩以推恩錫封朝之公卿榮之因名其堂曰嘉慶君請余言爲之記夫高堂具慶固人子之所深願致身津要晉錫絲綸亦人之所同欲而有不可必得者葢皆係于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顧氏兩俱無憾則其爲嘉慶也孰有過於此哉夫慶有本善與德之所

致也顧氏自其曾大父以來周人之急人有所欲必委曲成之大父及父皆隱約田里間至君而益昌以大葢食祖父之報如持券取償天之福善人者果不可必歟深畊穊種則豐穫可卜一樹而一穫者也植善樹德則昌大可期一樹而百穫者也予與君嘗以出使發同事之紓上結主知遂蒙寵擢葢其心正其氣充有確乎不可拔者故雖躓以故去而簡在帝心起貳地官而陞今官嘉慶之來夫豈無自而然哉嗟乎慶

非一端也父母俱存則曰具慶積善全昌則曰餘慶君年方富已躋華要具慶榮于今而餘慶衍于後他日大用於朝疏封祖曾其爲嘉慶又當何如也

蒼碧軒記

漢徐高士後人永愚甫居東湖之北偏嘗即隙地闢軒數椽引水爲池植竹爲林清意逌然若出塵外因顏之曰蒼碧葢取水竹之在目者予漢奇孫景南讀書軒中又再世矣他日景南語予曰吾祖生值盛際所與游者皆海內賢士大夫固未嘗屑屑於考槃也而軒以是名其必有以也夫敢質諸子予曰水有源竹有本祖之義也予固知若祖之所慕尚者也東京多節義之士而漸幾識勢脫然於利害得喪之外則亦有高士焉其清而不污堅而不屈非水與竹不足以喩之也吾意永愚之居其軒也覩夫竹之蒼也則生芻一束徵辟不赴其節之堅者於是而可想矣覩夫水之碧也則獨鮮窮歌處脂不潤其操之清者於是而可想矣夫必有所慕而後有所尚所慕者人所尚者物是軒之名而豈苟哉抑予聞景南以才譽薦于朝竟以親老辭歸軒之水竹翛然不忘可謂能繼前人之志而無

忝高士之稱矣濟家淳之遠揚祖風之長安知是軒不與孺子之亭媲美乎軒中多古書及近代諸老雄文名墨不悉錄云

九疊山房記

九疊山房者松江高君明德養親讀書之所也松江水國得山則勝聚集焉九疊距郡十里許峰巒秀拔溪谷深窈泉甘而土肥明德築居其下中爲堂以奉二親旁闢地爲軒山色葱蘢攬奇挹爽常在几席君與弟衍養親之暇則游心典籍羣經諸子積架盈箱客至則相與論難商確深理奥義必求其至而後已或日昃未食夜分不寐蓋其志篤其力勤故其學以成也吏部知其賢擢爲曹掾明德以溫凊之久曠也山房

之思往來于懷而時寓意於詩文間考功主事張君談修因爲篆書四大字復徵予言記之噫世之人孰不知事親也而竭其力以致養者鮮矣孰不知讀書也而肆其力以窮理者鮮矣致養之未至未足爲能孝者也窮理之未至未足爲知道者也明德致孝于親而勉學於已蓋得聖人餘力學文之意而知本末之分矣君盛名方起以所蘊之學而達於設施其光明俊偉之業必有可卜于後者語曰顯親揚名孝之大也九疊之山將藉子生色毋徒爲山房惓惓之思矣

燕壘齋記

上古多巢居故有以橧巢爲氏者人而巢居與物奚相遠哉鳥之巢於木者衆矣惟燕雀則於人之屋雀則屋隙取枯草墜羽藉以爲巢燕則啣泥爲壘於楣桷之間拮据卒瘏累日而成猶之人也旣勤垣墉而塗塈茨無論其大小廣狹唯求其安焉然則人之居猶燕之壘也四明莊君九疇善學工文辭而以淸介自持不累於物名其所居之齋曰燕壘請予記之莊君嘗謫居

濠上築小室爲墅而以燕壘名之旣而起爲咸陽令居官舍中堂高而室奧簾崇而廡遠則又曰容膝易安亦奚異於向之燕壘哉夫人唯苦於豐約之過計也苟爲不計則雖蓽門圭竇不爲卑也華堂廣厦不爲高也繩樞甕牖不以爲樸雕梁畫棟不以爲侈何者其志不以是而移也燕處於華屋而泥壘不易爲豈以富貴而移貧賤之心哉世固有王公之貴晉楚之富穹然其居煥然其廬偃然自以爲安也一旦富貴之

窮人已去而燕獨歸則曾燕之不若也豈不重可感耶莊君之居以燕壘名不以彼此而易其心亦可謂達矣夫燕春來而秋去有類於知時者焉雖近於人而不褻於人有類於知敬者焉君豈有取於是耶知時而敬則斯壘之安將無適而不可也

壽萱堂記

吳郡周氏伯謙與弟伯讓事母夫人王氏孝左右承顏必得其歡歲戊戌夏母感疾五日不食醫巫罔功伯謙憂懼不知所出乃夜禱於天割臂肉置粥中以食母疾尋愈既而伯謙出任京師伯讓獨侍養于家癸丑之夏母感暑不食者七日疾轉劇伯讓籲天懸燈于身燃之頃之母疾亦瘥今母年八十餘既壽且康因名所居之堂曰壽萱堂他日君謂彌曰子幸記之余惟孝

子之事親猶忠臣之事君也君有難則臣致其身以赴之義固應耳親疾既殆子徬徨無措苟可以療其疾雖髮膚豈愛焉蓋子之身即親之身也以吾親之身而事吾親其孝念之發惻怛懇至宜其感格天心而親壽以延也迺伯謙之禱今二十有二年伯讓之禱亦七年矣以二子之身而益母二紀之壽過此以往將及期頤而未艾也天之福善人豈不彰彰哉余聞萱佩之宜男有母之義焉食之忘憂有樂之義焉故樹萱於北堂而朝夕致培植之力猶事親于高堂而晨昏謹定省之節也周氏伯仲競奕孝養如一母也亦可以樂而忘憂矣余雖未獲升堂拜母竊慕君之孝感聞于遠近故爲述其事而記之以勵天下之爲子者伯謙名某今爲吏部郎中朝著有稱云

林登州遺集卷之十七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記

燕坑朱氏濬峰祠記

濬峰字子方備萬其子也由至大學士叔服備萬子也任至興化教官今紹雲縣縣丞致業叔服子也

家必有廟而鄉先生歿得祀于鄉所以崇孝而廣敬也祀於家親親也祀于鄉尊賢也親親尊賢父師之道立矣豐城朱氏自洞雲先生家學已有原委濬峰先生又從會而濬之至備萬君涵濡衍迤益茂以宏君思世傳有自建堂以祀其祖洞雲翁父濬峰翁又推而及於從祖碧澗碧泉月澗翁鄉之人士以數君子之德之學淑其祖若父以及其子孫義難專祠於家因命其祠曰精舍時而致敬歲祀覲舍（音式）萌禮有加焉備萬既自記之而搢紳韋衣之士又序而述之

於時而備萬之建祠益祀於家之義鄉人士共祠焉則固祀於鄉之意也備萬不敢忘親親之孝鄉人士不敢忘尊賢之敬使夫後之人日舉而道存孝敬之念愈傳而愈遠是舉也有三善焉故為書此于諸作之左

聽雪蓬記

天變化而成象日以暄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凡有聲色之可接者皆人之所共聞見也然所遇之時不同則耳目之所接者容有異焉日或畏其炎也風或畏其寒也雨或苦其淫淫也然於冬則爲愛日於夏則爲凱風於及時則爲甘雨莫不喜見而樂聞者亦人情之常然也乃若雪之爲物玄冬之寒沍六陰之凝結其容栗如其氣洌如固衆人之所同畏也而君子則喜聽

之聽之於竹樹聽之於窓戶無不可者而必聽之於舟之蓬也何哉蓋景之至淸者莫雪若而雪聲之至淸者莫蓬若君子之所取其在於斯乎予友豐城劉君伯序謂予曰吾嘗隆冬歷彭蠡過匡廬泊舟五老峰下遇雪大作湖山綿亙萬頃同縞夜臥舟中雪紛披撩亂撲蓬之聲淅淅焉灑灑焉若春蠶之食葉石泉之落澗欹枕之頃寬憂俱淸因思王子猷命舟訪戴安道蓋不異於此時而景與心會淸興之發自有不容已者宜乎後世稱其風致而以爲美談也繇是心不能忘因名吾齋君曰聽雪蓬子幸爲我記之予謂伯序嘗歷館閣出守外郡泝長河浮滄海其聽雪於蓬下非一矣于斯時也必曰天其以是爲豐年之瑞乎吾民或有不免於饑寒者乎其心固惓惓以國以民爲憂也今乃隱約弗見而以聽雪爲意豈遂忘向者之言耶抑予所謂所遇不同而所接有異者耶君曰用舍出處各有其道用而出也則爲嚙氊之蘇武坎壈之

李愬舍而處也則爲袁安之高臥孫康之映讀是雪之聽在此猶在彼也隨遇而安君子奚擇焉予曰是可記矣請爲予書之

竹軒記

物之異於常物君子恒有取焉者以其有比德之益也蘭異於草者也而屈有取焉梅異於木者也而逋有取焉菊有取於陶蓮有取於周亦異於水陸之華也蘭於君子之修潔者有似焉梅於君子之清逸者有同焉菊之與蓮於君子之特立不汙者有況焉其取之也固宜今夫竹之爲物也以言乎樹則非梅之倫以言乎草則非蘭之儔以言乎華又非菊與蓮之朋也君子

抑何取於是哉豈非以其心之虛類君子之體道乎其節之直類君子之秉操乎其色蒼然而不可干類君子之嚴威儼恪乎在易震之象爲蒼筤於方爲東於德爲仁君子之比德舍是孰先焉詩人美衛武之德必托喻於洪澳之竹而惓惓言之然則物之異於常物非人之異於常人者不能與也盧陵彭君雲從作軒竹間蔚乎森繞晴碧彌望客至輒清坐亹亹忘去因爲題曰竹軒間請予記之予惟彭氏世以儒業顯

君揚歷臬司克振祖風虛以體道直以秉操儼焉恪焉有君子之容蓋於竹比德而與之相友益焉者也雖宦遊江海而於竹軒每不能忘夫苟有得於竹則竹我爲一目之所接雖無竹焉而竹固寓於吾心則身之所履何適而非是軒也哉夫是之謂不滯於物不膠於迹而德益以克矣

雲溪堂記

雲間佳山水而三泖爲尤勝世家望族亦惟泖中爲多曹氏其一也其族有曰子章者給事中書禮曹嘗謂弼曰其世居泖湖吾父嘗卽湖曲作堂五楹以爲宴息之所其兄弟讀書其中每佳賓淸友亦於是讌集焉堂前臨于泖雲影溪光氤氳鬱勃上下交映於是援琴作水雲之曲溪轂汨濊相和於几席間塵心俗慮爲之一洒故名之曰雲溪兵餘堂廢吾懼無以繼先人之

志也重作堂於舊址今苟完矣先生能爲予記之否噫子章可謂能子矣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子章其肯堂肯構者歟夫苟堂之不構則雲溪之景無所攬結固將望雲而有陟岵之思臨溪而有逝川之嘆昔之樂緒皆將轉爲悲端矣子章思其親而新其堂則雲溪之景存而親若存者非徒爲覜眺之勝而已余老矣倘得乞身以歸遊於七澤三江之間尙能登其堂以賦雲溪之佳勝以繼玄眞子江湖散人之遺躅君其許之否乎

清安堂記

吏部尚書李君奐文名其所居之堂曰清安間謂弼曰吾以是名堂雖得於偶然亦有取焉者也子幸繹其義以記之庶有契於予衷也弼曰君之名堂其幽且遐者固非弼所能知然以弼之所至言之則不能無說而不知於君之旨有合乎否也夫清則必安不清則不安也是故心清則體安氣清則神安思慮清則夢寐安此一身清而安者也父子兄弟夫婦舉盡其道則家

政清而一家安矣卿大夫士各盡其職則國政清而一國安矣推而遠之莫不皆然君性樂易善容物而介然以愼廉自將所至而人安之敭歷中外且十餘年寵辱不驚也喜怒不形也物我不較也其中之所存者湛然若水之止也皎然若鑑之明也蓋本源澄徹則渣滓無自生體質瑩淨則塵垢無自入故隨所處窮達休戚吉凶禍福皆所不計也然則清也者其安之本與君子居是堂也即其高明正大之域則所存者清矣於是而伴奐優游焉則所居者安矣存之清其近於主一之敬者乎居之安其近於安宅之仁者乎敬以守之仁以行之道不外是矣君其有取於此乎君曰吾之所取者堂之清而身之安云爾而予推言之詳其義爲益廣矣幸書予言以爲記

退思齋記

四明張君起鳴言於惇陵林弼曰昔予讀書山海間嘗名齋居曰退思或者病予學之弗力而行之弗勇也敢求子言記之庶得栝羽鏃礪之益焉予曰心者思之官也學必思而後得行必思而後善力於學矣不知退而思之則無得於心勇於行矣不能退而思之則或害於事今子優學出仕而慎思之功亦云熟矣奚庸予言之贅哉姑以仕之當思予之同病者爲吾子諗焉

夫一心之存甚微而事變之來無有紀極一或不思則自失之悔不可復追吾思有益於上則怨已歛而謗讟興矣吾思有益於下則事不集而譴訶至矣予毋病於是公退之頃未嘗不黙坐以思而忘寢食也吾子亦嘗以是爲思否乎位卑則思稱其卑位高則思稱其高是身之所處無適而不思也思而不出其位則吾之分内者得矣自外至者我遑思之乎哉予幸退而思之以爲進而有爲之地無徒學老氏之思退而置其身於無所非刺之域也起鳴作而曰請書此以爲規

龍岡書舍記

距姑蘇城西一舍許有山曰天平其陰爲龍池塢山水之佳秀至是而萃其勝焉周君長閑葬二親於塢中不忍舍其松楸以去而又愛其山水之勝也卽墓傍隙地作室若干楹兄弟讀書其所因名曰龍岡精舍君用薦辟仕中外兄允中留居舍中他日長閑謂予曰某也二親之葬宰木拱矣兄弟廬墓傍讀父書朝夕之頃展省墓下若親猶在也今焉游宦四方萍踪梗跡每興霜露之思則龍岡精舍若在吾目予幸爲我記之噫讀父書於家固難矣讀父書於墓尤人所難也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夫先世積書固有望於後人之能讀也朝焉夕焉目在書而心在親蓋有悠然之思矣若曰吾讀是書立身行道當以古人自期待庶於吾親無忝而顯揚之可遂也矧夫墓以藏親之體寔孝子之心每慕戀而不能忘焉先儒嘗論墓祭非古蓋恐後世重於墓而輕於廟也然終不

能奪人子之情而墓祭不廢焉周氏兄弟卽墓而廬卽廬而讀書以不墜於先業可謂能子矣鸞誥推恩賁于泉壤龍岡之山川草木亦當爲之增輝改色霜露之感毋徒多思爲也君名備繇和順今歷兵部主事今爲通政司經歷以廉愼稱其政本於學云

野航亭記

南埼邑大夫朱君元賓作亭雙溪之上縱橫僅丈餘板爲周堵蓬代上茨流水在門青山在牖退食與二三客嘯咏其中曰是非舟耶因題曰野航或曰取杜詩語也或曰朱君有山水癖彝爲游洋今更南靖皆山水邑得山水之勝惟舟爲然此亭所繇名歟君曰客見吾之容矣未見吾之意夫人之生也若泙焉則此身亦一舟也剝游宦海之中泛焉東西南北之不膠譬猶虛

舟之四觸未知所底吾思有以濟人之涉願以野航之小所受不大則所濟幾何吾惟盡吾力之攸遇者耳非敢過負重以取危也彼有萬斛之舟貯積旣重篙師不謹悠然自放於無涯之淵而曰吾舟則大其卒覆溺於風濤者比比也吾實有創于此故名吾亭以寓戒焉予曰嗟夫凝焉而下至大而厚者地也而天與水實負之地亦一大舟也山嶽崎焉而不重河海匯焉而不洩萬物之無不載庶類之無不育也惟所受者大故所濟者衆也君子法地之道誠以爲舟仁以爲檝義以爲帆檣則將以大舟大受而大濟矣豈有向者覆溺之患哉書曰若濟巨川汝作舟檝航乎航乎其克爾之大者乎君聞予言走告予曰請書以記遂不辭而筆之

持敬齋記

姑蘇瞿君大年爲吏部員外郎予忝在禮曹獲定交焉旣而相交益久而相敬益至間謂予曰某曩以兵亂僑居松江以不能久敬於人故貽累於己幸而免於譴戾因自誓於天務以廉正自處敬以持之不敢或忽故以持敬名吾齋居庶幾事警乎心以自勉於直內之道先生幸有言以記之夫敬之一字惟聖人能安之而無所勉其次必有持之之功然後能知所用力而不

失其正也堯舜禹精一之傳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皆是道也顏之四勿曾之三省思之愼獨孟之操存皆持敬之功也先儒嘗論存養之功莫先於敬持敬之方莫先於畏惟畏故敬惟敬則直內而心有所主心有所主則義立而方外事無不宜矣修己而百姓安篤恭而天下平自近以及遠則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繇是而出事天饗帝皆自此而推之然則持敬之道不旣大乎郎大年之言蓋爲接物而發然處友必愼之於始苟爲不然其敬蓋不能終之者矣大年有懲於前而有警於後宜其持之之功爲益密也雖然持敬之道非特處友爲然也凡其一政一令之施一言一行之發非敬孰爲之基本乎大年能以主一無適愼之於內整齊嚴肅謹之於外使其心常惺惺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則持敬之功至而聖學之至可馴致矣予所言者先儒之緒論也故不敢不詳及云

質軒記

棠谿之金其在鑛也頑鈍黯黝不異砂礫然其質則美矣及乎鎔鍊之精爲鼎爲鐘爲彝爲敦爲鉦爲鐸飾於罍飾於瓚飾於冠冕飾於簪珥其爲文也非一焉崑崙之玉其在璞也粗糲渾淪不異土石及乎琢磨之精爲圭爲璋爲琥爲璜爲帶爲珮飾於輅飾於彝飾於瑚璉飾於几杖其爲文也亦非一焉詩人之言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蓋謂文非質不施質非文不形必有其質之美而後有其文之美也是故善自治者恒於物而有得焉內而以忠信爲先則質立矣外而以禮文爲後則文著矣聖人知穴居野處之不可以常也故爲之宮室而有榱題節棁之飾焉知汙尊抔飲之不可以久也故爲之燕饗而有籩豆罍爵之飾焉君子知其然也故質而不過於文文而不勝其質禮樂必先進之從奢易寧儉素之守則質而不俚文而不華斯可爲彬彬之君子矣於乎鋪繡之麗終不可奪布衣

之文膏粱之美終不能外菽粟之味何者常者可恒而異者不可久故也吾友蔡君以彥文爲字而別號質軒請予記之予惟彥文以醇雅之質篤實之學謹行檢而善文詞文固未嘗勝質也而惓惓自省惟恐過焉蓋知文質之兼舉而以君子自期待者也彥文年四十餘始用薦出仕方將發揮其文以黼黻治平之盛毋徒以質自詖而遂蘊其素也

林登州文集卷之十八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絡科煙叔纂

詔

賜占城國王詔

朕聞帝王之道柔遠寧邇故雖在遐荒皆欲其相安於無事焉汝占城介居西南阻山絕海而奉貢方物不廢常儀頃者使至貢象四枚聞汝守國安民勤修國事朕甚嘉之但汝與安南分疆劃界自昔而然爾其恪遵朕言息兵保寧勿事紛爭天道惡盈不可自溢恐有他讒今賜卿金龍衣三襲旗蓋金鼓等物備爾藩國之儀略我天朝之見毋恃寵榮自生釁端特茲詔示想宜知悉

誥

贈梅遜祖誥

我國家考禮定制凡子貴者必推恩錫爵逮其父母所以崇孝治也榮祿大夫駙馬都尉梅殷父遜祖襲在元季避地姑蘇朕定金陵爾兄思祖灼知天命首舉淮安全城來附爾以嫌疑殞命於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爾兄分封汝南錫以侯爵朕念勳舊之臣用結姻親之好以第二女寧國公主下嫁爾子殷今特加爾榮祿大夫僉大都督府事於戲死而爲國卹典宜崇䰟其有知服茲寵命

封梅殷母丘氏誥

我國家考禮定制凡子貴者必推恩錫爵逮其父母所以崇孝治也榮祿大夫駙馬都尉梅殷母丘氏賦德貞淑克生令子尚我第二女寧國公主疏封錫號在禮爲宜可封夫人

表

梅思祖謝恩表

具官臣梅思祖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于洪武十一年八月内欽奉

聖旨以寧國公主下嫁臣姪殷敬擇本年十月

日親迎謹奉表奏期者伏以

惟聖作法因天地而盡父母之道

惟皇建極體陰陽而立夫婦之倫所以敦叙民

彝而化成天下也臣思祖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欽惟

皇帝陛下誕膺天命聿定區宇中外臣民莫不

歡忻感戴臣夙與戎伍叨沐

寵命闔家百指共食天祿愧無涓埃之補報祗

懷日夜之戰兢乃荷

聖恩不以臣姪愚庸特

命公主下爲伉儷自天之錫何地以承吉辰在

邇謹用奏請至期令姪殷俯伏

闕門之外恭聽

恩命下情無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

箋

梅思祖謝恩箋

恭惟

皇后殿下

貞靜之德端居宮闈

肅雝之徽協成皇業一人有慶萬國咸寧誠母

儀於天下也臣某猥以匪才夙從

宸御東征西討僅立寸功地厚天高濫竽峻秩

日夜乾惕報稱無從乃今特荷

聖恩錫命公主與臣姪殷下成伉儷榮出望外

吉辰伊邇謹令姪殷屆期詣

闕門俯伏以竢

恩命尚祈　中聽庶遂下情臣無任感激惶恐

之至謹奉箋以　聞

頌

大祀禮成頌有引

皇帝臨御大寶立南北郊以祀天地齋明肅恭度越今古而聖衷猶有所未安若曰朕爲天子則天地實大父母也父母異堂豈人子孝養之意在昔漢世合祀天地光武重興亦仍舊典自後或合或分議論紛紜然禮緣情制教可義起不若合祀爲宜於是建大祀殿於國之東南以洪武十二年

正月十一日行合祀禮删繁文而就簡憑明德以薦馨先期五日上齋於武英殿天時方雨及祭之夕陰雨開霽風霧不興牲醴潔芬樂舞合節神人交暢聖心悅懌以爲祭祀必盡其誠者凡以爲民而已故古者有孟春祈穀之禮今大祀既行和氣斯應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其所以福我黔黎者於是而有其兆矣過此以往年豐穀登休嘉洊至是皆天地監一人之誠而錫萬民之福也大禮慶成群僚班賀臣某忝職儀曹謹敘實錄復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聖皇踐祚中立作君乾父坤母事之惟均南北有郊起自周禮圜方之丘陰陽是儗古不必泥今不必拘惟情之當惟理之須於惟聖皇天德天位議禮制度啓斷拔萃曰子事親豈異其堂合而祀之禮意始彰惟茲孟春育物

之始翔朕之生實天之子載燔載烈惟德爲馨上下昭格有神有誠天聽而明氣鬱而舒肸蠁之通無遠弗達靈貺大來十雨五風體信達順物阜民豐微臣作頌用紀盛美乘而不刊國有信史

漳州新城頌

帝式九圍文恬武嬉肩生昏狂虐流毒溢維漳南鄙孰非王土修我墉壑將固我圉帝臣用憂以屬能賢曰汝稽攷宜知所先相彼故城墉低壑堙高而淺之盍圖其新矦曰民來根本斯在暫勞久逸力爾無怠載經載營子來孔殷鞭石山積畚土雲屯懲彼寬環務小而堅崇堞言言壕流淵淵土功旣成邊人載寧外侮不驚侯實我生高爲矦德淺爲矦澤保障之功德藏無斁

贊

羣仙贊

龍圖畫鳥跡析人文宣資爾力十八公孕爾躬仙之儔文之宗玄鶴舉遺玉枿答客卿蹈前式

廣成子贊

崆峒之松作爾靈壽杖崆峒之雲錄爾長生書惟淸也故形不勞而外舒惟靜也故精不搖而內腴此其高出物表久視人區千二百年容不

悴而神不枯者與

達泉贊

泉之始達猶性之端達而不息則一派之微必放乎四海端而能充則萬化之大實本乎一原是故盈科漸進而君子觀其淵睟面盎背而君子探其根蓋有本者如是爰取辟於斯言曷哉三近泝流窮源殆將涵泳乎聖涯淼淪乎心天以至浩浩而淵淵者與

了野贊

人生兩間天地而小中立作配惟了當了翳人之生有哲有愚愚非或損哲豈有餘塞也吾體晦也吾性體歸其全性復其正是謂之了不作於人不了其了實愧於天了之云者奚取於野千里一目了蔑加也謀對則獲同野則亨了指其實野寓其名彼昧而墻懵焉株守知擴而充八荒戸牖老了其虛釋了其空我了者識大本不窮卓哉爾翁克全所有敢歸贅詞書之座右

蓑笠翁小像贊 有引

石君履道爲南臺諫史涖郡湖湘值撫州兵亂得野人蓑笠自蔽間行免好事者圖之博陵林某爲之贊曰

章甫縫掖爾之常被豸冠繡衣爾之素志胡爲靑笠綠簑與樵漁而爲類蓋其中之確也辭笭簪紱褫其於處變如處常其中之源也鮮衮冕繡裳不知孰賤而孰貴矧矛戟之匪職實簿書之攸寄結纓死難仲由有傷勇之名微服過宋孔聖得時中之義此其自決去就潔而無累豈若擁數萬夫之衆制數千里之地臨難則苟免見害則必避耶

易道初小像贊

野服角巾翛然出塵孰可儗倫伊昔之人志道之志味道之味天爵是崇孰識其貴

涂府史王山卷贊

維昔君子於玉比德曰仁與義溫潤而栗玉蘊於山傍達孚尹德蘊於身輝光日新矯矯涂君溫其如玉璆琳琰琨細大並蓄如山之産取之

不窮崑岡藍田仰止崇崇人命是名我求其實琢磨所資他山之石曷哉玉山企高可齊我賡作詩以繼白圭

牛典簿像贊

以所蘊之數而爲淸溫之容以所存之正而有凝遠之風睟然其神澄儼焉其貌恭玉堂之署方龍承於天藻匡廬之山未寒盟於雲松吾求千古人之中其將無同也耶

坦然贊 爲袁兼善作

君子之心惟循乎理理根於心施於四體中無愧怍外自安舒平平蕩蕩曷有崎嶇嗟彼小夫心為形役内省有疚戚戚朝夕城府深密隄以自防孰若坦然物我兩忘對而九疑荊棘是履孰若坦然康莊千里我車既堅我馬既閑羊腸詰曲曾不改顏曷爾袁君守坦勿失允蹈聖謨永保貞吉

傅夢賢小像贊

有粹其容煥乎陽春有澄其神澹乎秋旻身為

紛華之場心焉幽寂之濱扇可以清四海之歊琴可以返千古之淳惟思修潔之在我寧知富貴之迫人行審像之是求罔俾專美乎先臣

塵隱贊有引

金陵李思問居京城之南而自號曰塵隱蓋居於塵而不役於塵者也傅陵林某為之贊曰

謂塵非隱有隱者存心在塵外遂忘囂喧袞衣繡裳我樂韋布脟胹麟脯我樂蔬素豈其棲遲必於衡門豈其寤歌必於考槃屑屑錐刀囂囂駔儈我目所接非心所會塵非遠地隱豈深藏不磷不緇無迎無將北山移文終南捷徑身在林藪市朝心競君子出處依乎中庸無往不返聖訓之從

箴

周伯章寓齋箴

遇與不遇有義有命隨其所取順受其正行法居易以俟天定不迎不將無違無競用舍行藏訓守前聖敢劾輔仁敬告司聽

張士進知愚齋箴

民之初生稟殊質異有哲有愚知之爲貴哲人先覺克全其天愚而能知曷間後先萬委赴壑千蹊適邑及其知之合殊而一我知我愚雖愚

必明日月經天氛翳廓清驅驕小夫鑿知自任具曰予聖其愚孰甚知愚非愚百倍其功不自滿盈無遠弗充勗哉士進眞知篤信希顏之愚庶幾令聞

銘

深省齋銘

君子之學自省爲貴省之之深常存敬畏反己自勵登服尤人有過必改易怠以勤匪一之省斛百與千是謂深省無適不然匪暫之省慎終於始是謂深省無時不爾惟省之功理欲之幾顏卯四勿孔敎九思孳孳夙興乾乾夕惕憂不如舜罔罔於聽省之於身實省於心內省不疚居安貧淡先民有言要在慎獨敢誦明訓敬告

司侯

知止齋銘

維皇降衷明命有赫民受以生均此明德虛而直內靈以應外水止鏡淨瑩瑩不昧泉牿於形聖明則不措而新之厥初遂復事理之極日至善域明己新人此其標的相彼黃鳥猶知丘隅矧伊人矣而鳥不如聖有明訓惟理之窮旣知於始斯得於終唯知正鵠一矢貫革惟識郊闕跬步適國涓涓流泉汩汩趨池未至不止旣止

不移君子察物日新不息可遠在茲銘言無斁

思貽齋銘 為吳允思作

人心之官所職者思為善不善思則得之矧為孝子奉親遺體舉足不忘必慎厥履孳孳趨善思以顯揚必果於為實親之光不善之萌恐致親辱為必不果免淪顛覆貽爾之思斯親之貽戰戰兢兢庶以全歸惟允思君克蹈於善舜蹠之間毫釐必辨作堂銘名目擊道存豈伊自警辭裕後昆蒙也作銘述於古訓孰為我師繇參入舜

拙菴銘 為中書徐德敬題

大巧若拙不恠不奇惟爾之拙匪愚匪癡蓋其中之存也不求異於人其外之施也不求矯於時人方役役我則泊焉而無為人方喋喋我則䀛焉而不知過於文吾寧守其質過於盈吾寧守其虧蓋將全太樸於未散敦淳風於未漓其亦陶柴桑周濂溪之等夷者歟

適安齋銘

維人之生貴在適志苟志之適斯安之遂桓圭袞裳駟馬高車富貴累人貧賤不如繩樞甕牖羹藜飯糗既適既安此心曷疚潛也歸來容膝易安起居無時愿亦歸盤苟得吾樂千金弗易心之所適有介于石卓哉東魯不忮不求樂天知命我心不憂有翼齋居允乎自足述此銘書敢告司僕

正心齋銘 為李思問作

心為思官必得其正正以內存外者斯定凝水

焦火淵淪天飛心為形役司失其樸其樸不失主一無適修已治人胥此焉出天君肅穆居于靈臺事之有道念茲敬哉

習靜軒銘 為秦和鄒崇稽題

萬動擾擾人心迺移孰司其樸靜以自持即物觀理必於其止靈臺湛然秋月寒水習之之方不迎不將直內以敬無隱弗彰爾氣既完爾志斯定成艮出震仁義中正昏黙窅冥所習則非靜養動察聖賢同歸

湯氏舊笏銘 有引

吳湯氏槐木笏一宋度宗朝賜進士暉老公故物也公登第未久而宋亾元世宋士多出仕公隱約以終曾孫完寶藏其笏兵亂不敢失昔魏謩有祖風而鄭公故笏以存完其庶幾焉爲作銘曰

有笏惟槐槐有赤心我笏則木我之寶也如黃金賜言之存手澤之芳用雖未究而世美則長笏不忽祖德述翳人之求尚徵夫故物

三友軒銘 有引

禮部主事井君友諒清介不忘交植松竹梅於軒前曰松之心也正竹之節也直梅秉藺孤芳而獨潔舉不以歲寒而變其素守是卽吾三益之友也因以三友名其軒俾陵林弼爲作銘曰

益友有三直諒多聞君子取友責善輔仁既資諸人復接夫物所友則殊所益惟一爾松之貞爾梅之清爾竹之直三益作朋日子未知於焉比德時發其英不改其色詩歌有斐語記後彫驗雖不餘曷掩昭昭既錫爾名將求爾實勗哉歲寒永保貞吉

崇志齋銘 有序

吏部尚書陳君彥名儒術飾吏事爲一家爲法從歷兵吏二部以才名稱嘗以崇志名其齋居朝之公卿各爲詩若文以廣其義其謂君之志崇矣志於顏孟以進其道德志於伊周以勉其功業則凡富貴利祿桓圭而衮裳茵坐而鼎食明珠兼金寶璐大貝舉不足以動其心何者其志不在是也既論序之復爲之

銘曰

立志必崇勿爲卑下卑下之趨乃無志者所趨既高所培既厚泰華崇崇眼空培塿一簣弗止百仞可躋有志竟成跬步以躋孟明焚舟司馬題柱志在功名道德奚取伊周顏孟我志聖賢下視衆人天壤相懸君其崇之企彼前哲德業顯融百世昭晰

林登州遺集卷之十九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誌銘

東宮妃常氏壙誌

上以義兵剗羣雄定天下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實爲開國元勳女曰某與儲皇同年爰自髫稚卽結姻好之約年若干爲東宮元妃勤儉孝敬

不以貴富驕盈婦德之懿誠天下之表儀也洪武戊午十有一月某日以疾薨上輟朝哀悼命東宮以齊服期乙十有三月生皇孫二人長曰某次曰某皇孫女二人皆幼高祖四三府君贈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章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曾祖重五府君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祖六六府君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由鄭國公進封開平王妣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妃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薨年若干卜以是年十二月四日葬于鍾山北堂忠武王墓右臣某忝職禮曹謹叙其世次名行以誌諸壙石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同知大都督府事臨江侯贈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杞國定襄公壙誌

公諱德字　姓陳氏世居濠之鳳陽縣曾祖曰五二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定遠縣子妣吳氏追封夫人祖曰敬贈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護軍追封兖丘伯妣李氏追封潁川郡夫人考曰納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臨江侯母張氏封臨江侯

夫人公生於元天曆庚午十一月　日幼端重不類羣兒及長有膽畧元季天下大亂上起兵訂羣雄公首從征伐歲乙未克滁和從渡大江攻砾取太平定建業下京口有前鋒之功丁酉取寧國宣城遂爲總兵元帥轉天策衛指揮副使丁未從大將軍徐魏公征浙西僞吳旣平陞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洪武戊申將兵廓清中原河洛燕晉諸郡俱下天下旣定論功行賞公爲功趣之舊十有七年之間戰勳居多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臨江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鉄券子孫世世襲祿洪武戊午十一月二十有三日薨于鳳陽縣太平鄉之私第得年四十有九訃聞詔追封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杞國公謚定襄仍敕有司具葬事配洪氏封潁川郡夫人子二人長曰庸夫人洪氏出也今爲散騎舍人次曰伴哥李氏出也女三人長爲洪出次爲李出又次爲李出孫女一人將以是年十二月

日葬某里某山之原惟公以忠勇之資際風雲之會佐成大業爲國勳臣雖年僅中壽然生榮死哀鳴昭史冊可無憾矣其詳當載神道碑姑叙其畧以納諸壙云

鎮國大將軍大都督府僉事林公壙誌

公姓林諱濟峯世居滁之全椒少剛勇善騎射元季天下大亂上起兵淮右越國公胡大海時在麾下知公可用養爲已子歲乙未從渡大江取太平丙申入建康下鎮江丁酉克常州宣州徽州戊戌破阿魯灰院判營復攻杭州諸縣進取嚴州金華己亥取諸暨圍紹興克處州庚子授金華左翼副元帥復從胡參政取信州就守其城有旨命爲總兵辛丑回金華五月仍守信

州分兵討陳友諒獲賊將李明道等壬寅越國公調回金華苗寇叛越國公遇害公守完其城陞昭勇大將軍同僉江南行樞密院張士誠兵攻諸暨公擊敗之甲辰陞浙東行省參政丙午領兵駐杭州吳元年授浙行省左丞六月征蘇州丞相徐達命攻胥門九月克之復攻無錫降之進資善大夫職如故洪武元年征福建二年收山東移兵守汴復攻陝西丞相徐公調征平京三年征定西歸至萊昌安定以慢攻失陷軍士降爲馬軍四月克興元上念其功多復授大都督府僉事四年加鎮國將軍仍令世襲復姓林賜以令名從總兵官中山侯湯和征蜀僞夏主降八年授陝西都指揮使十一年冬遘疾勅令回京命尚醫治之弗瘳十二年正月　日卒于私第得年四十有三上爲之悼命有司給其喪具祖三府君贈昭勇將軍親軍指揮使祖妣許氏追封德人考小六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妣胡氏追封夫人三子曰懋曰

吉祥奴許出也曰兒次室陳氏出也女三人俱在室惟公弱冠從軍東征西討無役不預亦古名將之倫也功在簡冊垂于無窮姑叙其槩以納諸壙詳則具於神道碑云

故龍虎將軍浙江都指揮使司指揮使胡

公墓誌

公諱汝字某姓胡氏世居鄱陽之某鄉少英邁有志畧元末所在兵起公振行伍爲青軍元帥大朝兵徇揚州公率衆内附從御史大夫鄧衛公元帥胡公戍守徽州已而攻取婺源及淳安遂昌於潛昌化諸縣戊戌從征處婺克之已亥攻克諸暨授管軍總管癸卯謝院判叛公不爲所汚棄其妻子領兵出蘭溪被旨徵還十月大

軍攻湖廣公在行院既克武昌復從攻廬州授廣揚衛管軍千戸領兵從丞相魏國公攻取中興峽州及潭衡辰沅諸城乙巳守常德改授常德衛指揮副使洪武元年統所部兵從平章楊公攻廣西克永全道三州六月克靜江府三年以功陞明威將軍本衛同知六月榮陽侯統大軍征蜀復被旨從征瞿塘關駐兵歸州蜀兵猝至出城奮擊蜀兵潰去遂入巴東榮陽侯命公統各衛兵破瞿塘月城夜攻羊角寨拔之冬陞懷遠將軍職如故四年僞蜀鄒平章水陸結柵以扼大軍總戎德慶侯命公領兵攻之破其柵鄒中流矢死乘勝入梁山州直抵重慶府屯兵戍守七月從江夏侯攻取順慶保寧等城左都督曹國公遣公戍貴州蠻民未附者悉討平之酋賊的黑覃光印作亂公領兵三路出破其寨殺十的黑來降覃光印猶據險拒守兵連破之所謂硬寨者賊大潰遂斬殺覃光印及把具等獲其牛馬兵器若干蠻酋的義以屏送款民皆安

堵八年制授昭勇將軍湖廣都指揮使司指揮使十二月進龍虎將軍浙江都指揮使司指揮使十一年三月十日卒于官得年五十一曾祖曰肆府君妣趙氏祖曰五一府君妣霍氏父曰六二府君妣王氏繼娶嚴氏孫氏韓氏男一人曰混川奴嚴氏出也女三人一適武昌衛百戸楊仁二在室嗚呼公自弱冠知武事能識眞主委質事之數其戰守之功淛淮之間固爲先登而征蜀之役效勞居多然陞勳之命屢降迭錫

秩視二品善始而榮令終而哀其亦人傑矣夫
卜以年月日葬于　之山先期來請誌故爲
述其功績履歷官秩世次而刻諸石庶以光諸
幽云

故鎮國將軍燕府左傅丘公壙誌

洪武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鎮國將軍燕府左傅
丘公疾篤車駕臨問越二日卒宸衷哀悼勑有
司治其喪事擇地於聚寶山之陽以葬之仍命
刻石誌其壙謹按公諱廣號毅齋世居鳳陽府
之定遠縣曾祖某以公貴贈昭勇將軍親軍指
揮使艾氏淑人考子誠贈將軍僉大都督府事
妣劉氏夫人公幼失怙恃統軍元帥嚴公鞠爲
己子值元季大亂天兵起臨濠之時公年十六

隨父從軍以驍勇知名歲乙未從渡江取采石
入太平丙申定金陵克鎮江公皆與焉八月兵
壓常州元帥公營於游塘淹城賊兵奄至公力
戰却之擒僞吳張將軍十二月大戰橫林橋中
流矢拔鏃轉鬪勇氣逾厲賊見而畏之丁酉正
月攻常州戰于南門矢傷右脥三月克之從大
軍攻宜州又克之五月元帥公卒于軍有旨命
襲父職授後翼統軍元帥六月領兵取江陰七
月從丞相徐公攻無錫常熟大敗賊將張九六

等戊戌從平章常公攻蕣興九月下溧陽克宜興留鎮焉己亥僞吳張士誠侵宜興公出戰敵大敗矢傷左腕甲辰從丞相徐公拔安豐七月克廬州改授神武衛指揮司同知未幾領兵守潭州乙巳改授潭州衛同知討平諸寨吳元年從楊平章征廣西洪武元年克永州戰傷左股手擒賊帥鄧思誠等五月攻靖江公率前鋒先破其月城遂降之賊據柳州公領兵復其城得濟縣印至是復丘姓授懷遠大將軍職如故四

年征道州常寧武崗及諸寨洞公無役不從所向必克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九年復除燕府左傅公生於至元戊寅歿年四十一葬之日爲六月二日配殷氏封夫人子六人長禮李氏出也次智臧氏出也和尚張氏出也文殊奴胡氏出也眞保張氏出也五臺奴劉氏出也女四人惟公英銳夙成勇於赴敵搴旗斬將戰必居先功在信史垂於永久姑叙其勳績世次之梗槩以納諸壙云

蘭軒潘君墓誌銘

君諱惠進字仲禮蘭軒其自號也大父某而上皆居龍溪爲坂父瑞治善陶倚理生法奮于編伍累豐積贏遂大其家母林氏莊氏生子四人君莊出也愼己好義恬養不衰祿克念勤趾前美故家力不墮而益厚盛方盜起兵興富家子弟以賄媒武功君獨優游田里朝耕暮讀泊焉無營識者高之雅性愛厚於人交際各得其歡閭門族姓雝睦以愉鄉鄰急必周患必䘏人仁

其行焉生於至元壬辰四月　歿於至正丁酉七月癸巳葬以是歲十月乙酉其原在鶴石山之麓君先娶朱氏繼蔡氏俱蚤世復繼室蔡氏姊朱氏二子勝才王寶一女勝姐適陳叅軍之曾孫大蔡氏一子順小蔡氏一女丁娘勝才先君四年卒有孫男曰洪泰寬泰女曰觀姐順知學好禮先葬期泣拜請於唐臣曰藐諸孫將以先君之柩合窆二母之塋有日矣敢求先生銘辭不獲銘曰

家之豐兮心之冲德之崇兮禮之恭施不窮兮
施不終

貢元周先生墓誌銘

自延祐甲寅舉進士先後爲科十有二閩士之魁浙闈者凡四人若晉安林仲節景和邵武黃清老子肅建安雷杭彥舟皆登甲科躋仕中外延平周祐于一以至正庚寅在江浙二十八人之上於是兩與計偕而不售於春官者再士類屈之先生自齔年卽知讀書動止端重異羣兒父小溪先生恐汨其純也延師家塾教之甫長則盡能通四書五經傳註及冠治擧子業會科

目中輟遂刻志古文先秦西漢諸子百氏韓柳歐蘇之所述作咀嚼饜飫久益博洽發而爲文深雅閎徤今南臺侍御左公世臣曩以閩海僉憲督師漳南先生撰討賊顛末傚治鑑爲野史上之題曰邊臣近鑒左公曰眞史才也薦爲同安文學進其書於朝以備國史編錄由是諸閩老咸知名焉靖州推官詹達納有愛女擇對特妻之祔先生値丁亥鄉薦恩授廬峯山長再以擧首走京師翰林羣公將薦之史館以親老辭

歸至延平奔小溪府君訃配詹氏迺卒府君服方除而母復亡嗚呼孰謂母服未練而先生又不祿耶先生質醇學正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而中之所蘊則渾渾莫窺其際事有疑難質之一言而斷委曲周盡其爲校官也從游之徒千里來集善誘不倦皆成其材名讀書之室曰宗濂見其學之正也壯年有志功業使得展其長庶幾經邦濟民必有大設施者而拂鬱不揚賫志以歿悲夫世族可知者上世祖護由建遷延

平護生公權權生延宋武翼大夫廣西路鈐轄閤門宣贊舍人延生大明大明生禮禮生昭先屬時宋季背陰隱弗耀昭先生小溪諱燕才以吏掾因家焉生先生於皇慶壬子七月癸丑卒于至正甲午十二月乙卯得年四十有三明年七月壬辰合窆于靈應山詹氏塋無子側室女詹家奴尚幼弟祕寔主喪事唐臣舊學於先生謹叙而銘之不敢以微陋辭銘曰

靈奇天慳而先生取之貪穀名天靳而先生播之亟此予彼奪孰司其機緘乃年之不永而爵之未擔然文傳而壽德尚而貴則於彼者又將何慼而何慚

故貞翁孫君墓誌銘

至正十四年正月三日歸葬貞翁孫君卒里人林唐臣走哭之曰於虖天其不使斯民爲三代乎胡寧奪我貞人之遽也君心貞言貞行巳又貞人以貞稱之君亦以貞自居而不辭嗚呼貞哉吾不能不爲流俗惜也按郡志孫氏遠顯宗昭先仕宋爲金紫光祿大夫江東提刑金紫生叙譜中奉大夫工部提舉工部生志學脩職郎福州監鎮監鎮生克莊娶同郡許氏生君於元

貞乙未諱禎字祥卿弱歲失怙有弟四人皆幼惟君與兄貞榮鄉之如子教育婣娶則曰厚我可也田廬錙幣則曰薄我可也性剛介重然諾鄉鄰有爭不訟於官惟求貞於其門君是非白黑灼無遁情信申詘屈抑揚絕無顧避人曰此貞翁也因以自號頗嗜酒歲時伏臘必合兄弟子姪以燕良辰勝日則命賓爲山水游歌洽移日屋前有水曰南溪酒酣則倚樓歌曰溪水可濯兮魚可羨貞翁貞翁了此平生兄弟析異君獨奉母同居歲辛卯秋奸囚夜亂距陳氏宛時君負母匿空室中火至輒反發若有撲滅者人以爲孝念所致未幾母亦歿始以哀毀成羸疾病革子文華進藥辭揮去曰正月三日吾且在鬼籙藥雖神其如命何其日蚤作呼文華囑後事治喪不用浮屠葬從先人之兆既而曰吾母未歸土死有餘戾一慟而絕凡得年六十丈夫子二人皆業儒長郎文華娶王氏次男文質未婚女子三人長適盧德原次適鄭原具先卒季

亦死奸囚之難葬之日爲三月甲申先期文華泣拜請曰子知吾父者敢求子銘辭不獲銘曰不詐以飾惟正是則是謂古之貞匪華以炫惟寔是踐是謂微之顯辭包友愛許邵公許遺處後僞示徵斯銘

林母楊氏墓誌銘

楊氏諱眞世居同安縣之負山祖博濟父一暈皆隱德爲鄉善人龍溪於同安爲鄰壤愚逸林先生以篤學力行睦其家淑其鄉所至而人則之一暈聞其賢故許妻焉旣歸姑稱其孝夫以其無違姑娌以無間凡奩飾裝具一無私蓄閨門數百皆同爨會食堂寢以新家廟有位賓祭禮洽人謂先生家法之所以齊者實楊氏克相之也歲癸未先生得疾且殆楊籲天以禱竟不

起則斷髮誓無它時年三十有八矣予皆幼家事日窘夙夜事麻枲助衣食會兵難連年海瀕多故而母子相保無恙殆有陰相之者至正丙午十月二十日屬三子曰爲未亡人二十有四年常懼汝曹弗追成立今皆畢婚吾願塞矣兹爲吾生之年月日亦死期也目皆瞑矣言竟而逝又明年十一月庚申葬普賢山之原三子曰乾蒙聚皆從予游蒙來泣拜曰先母以兵故後葬期今定有日敢以銘請義難於辭銘曰

禮始夫婦敬始閨門惟內之助實外之敦懿乎林母克淑以溫婦義母儀久焉彌尊曷弗逮榮于子于孫不亡者存尚徵後昆

福建帥府都事蘇公墓誌銘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癸未盜殺元帥分府都事蘇寶及其弟漳浦縣尹和于長泰縣尹信紉于同生伯顏福生孫凱山普安明日盜浮都事公屍于江其友丘昕鄭才識之走告其妹之夫錢塘焉善善與門士陳君玉鄭元圭具棺及衣衾斂焉分府發郡兵旬日殲盜又四年秋八月庚寅夫人曹氏葬公于朗塞山之陽先期其姊夫黃孟昌來請銘曰先生知公者幸銘唐臣不能

文且賤銘不足重公銘非敢當而辭不獲遂銘按公先世越人居漳為大族四世至公始以武功登仕版笠鄧武泰寧尉閩帥忽公聞其賢辟為職官令史滿秩遷連江寧善鄉巡檢階將仕郎用八品格也閩重漳分府幕官屈公階職不倫便宜授以都事屬紅巾盜起所在熒惑從逆公贊謀有術汀寇不敢犯境泉盜侵長泰公拱兵討其逆擒其携貳悉歸正為王民公為人中敏而外寬多慧而少文百藝衆技咸精其能而

退然若無識者臨事決議樹大節燭幾微一斷於理蓋有得於問學之素始公受業釣磯丘先生知有身心之學故其見於施為動守古則歲時祀先品儀豐備為漳人法好賢禮士久敬不衰雖屢獲與隸咸得其欲蓋好禮而愛仁者也然頗盜之餘孽小利其貲而害其權故禍其家所謂盜自憎主人耳公果何負於盜哉公生於至大庚戌享年四十有七夫人許氏亦死是難子德生以鞠於外家得全嗚呼此天猶未絕於

蘇氏也耶女二人一許出也適興化通守陳某一蔡媵出也適葉樟公字一之號建溪祖龍發父天與母顏氏銘曰　有學有言有政有行寧謂善始不終令命靡絕猶續孰匪天定徵我銘辭尚流後慶

淸菴居士墓誌銘

元至正十有七年龍溪淸菴居士卒其年十有二月戊子卜葬于靑山之原孤文信衰絰走郡城泣血拜請於唐臣曰文信罪逆莫贖先母揚氏歿惑時俗不克禮葬貽終天悔今先君復棄人世兇不敢重前罪將以先君之柩與先母兆祔合窆亡妻蔣氏祔先生幸誌而銘之庶幾寘冥昭昭均有責於達也辭不獲則序之曰居士鄭姓諱靜自號淸菴所居里曰士林父曰自先

母嚴氏生居士於至元壬申穉孺失恃繼母高氏頗嚴悍居士事之謹而高亦慈畜之不知爲非已出娶教授揚公女諱觀令德克相爲婦道爲母儀爲鄉人稱先居士二十二年卒得年五十有七丈夫子二人長仁慈事農次文信業儒又次彌碧學佛女子三人長適林同次適周應南又次適陳元玉孫男三人進發進達仁慈子也宗虞文信子也孫女四人曾孫男玄彰居士讀書知大義敦樸謙厚善容物而於人之是非必嚴抑揚無貸喜靜樂晦不逐時好則其性然也每語其子曰人必有業不勤業而成者蔑有也仁慈能力爾穡文信能殖爾學吾志也聞三山余大車何體仁明經學遣文信不遠千里往從之游族中弟姪知學者數人居士每勗以遠大或時舉爲怠學者勸先是盗起鄉鄉居士戒里中子弟拒逆効順毋汚不道里賴以全中歲屛葷酒日焚香淸坐誦佛書與二三老依東林法結淨土社年雖耆耄聰明淸徑如壯盛時褒

衣大幘鬚眉如雪望而知爲善人也卒之年爲至正丁酉凡享年八十有六惟居士隱以其正未嘗往而不返壽康令終好德樂善之報乎逆兆盡禮教于知學之力乎銘無愧銘曰

寶儒而名墨也隱身而顯德也淑爾後人此之則也

林登州遺集卷之二十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誌銘

故象洞巡檢墓誌銘

昔晦庵朱文公以道學鳴漳士及門而得其傳者二人曰北溪先生陳淳安卿東湖先生王遇子合皆爲高第弟子北溪篤道恬仕不逮華顯

東湖繇胄監擧甲科歷國子博士常州守終大宗政戶部郎中有論孟講義兩漢傳議行于世戶部生羅源令仲訥仲訥生京學諭自明自明生天德韜跡蓀和不急榮利與母陳氏以儉勤樹門第君爲天德冢子諱永字子長夙承大母君父之教敏慧知讀書通經史大義不屑屑事浮藻生于日璘治擧子業弱冠中堂選人謂王氏書種有自云當至元戊寅秋畲民作亂冠郡邑君義起民兵從大將進討以功授武平縣象洞巡檢至官未數月則慨然曰吾家自戶部公世以儒業顯未嘗有以武功授官者巡檢職卑而責重所治事皆盜賊刑名輕重疑似於是焉兆一或失詳獲戾斯大吾幸得祖父之田與書而耕讀之歸養吾親教吾子亦足樂也爲用微名爲哉卽其居之西偏築室數椽環植竹木日哦其間客至輒置酒歡洽盡情或有無不計也夜聞子璘讀史傳有葬不必厚之言謂曰我死汝宜法此又數日無疾而卒將絕泣顧其母

楊曰兒貧兒貧君生在至大戊申十二月十五日卒在至正戊戌八月十八日葬在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合窆先配陳氏祔戶部公塋子璘與女瑛之壻陳元宗皆從予游同來請銘辭不獲銘曰　學之積而卑官爲爾職德之厚而中歲爲爾壽不豐其施克全其歸其亦曷悲

益齋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吉才字伯謙號益齋其先爲光州人唐季從刺史王緒入閩宋建炎中五世祖始遷于漳祖德元而上皆居龍溪之施浦父國子教授諱東之再徙郡城是生先生醇謹方質篤志古道尤明典禮甫冠由諸生試直郡庠太守張公知其有身心之學延爲弟子員師日端坐齋舍矜偪傍侍側屏息不敢游目斯帶復執經質疑則俯就樂誨和氣見容色尋以省注教寧德

安溪二邑邑陋學廢至輙廣宮宇嚴奠祀揖讓跽音技兩膝着地跪也起士悅民嚮漳學門廡圮郡府委董役事先生考制審禮列敍有條翼然有嚴循資陞廬峰山長丁內艱去官以教授公老無復祿仕意叅司移狀大府乞優注隣郡便侍親庭再任泉州學正未幾教授公亦卒家居閉閤讀書罕接塵事月吉必造郡庠陪舍菜禮丁祀薦泥脯蔬果非涉先生手陳主者不敢以奈天性孝敬親終皆及期毫巳且老哀慕痛致有如早

喪雖在家庭亦冠衣飭容人未見其遽言怒色益古所謂典刑君子者安人李氏淑愼有儀內相家法以成嚴整生子男三人文興文昌皆恬雅好禮克尙世業文亨先卒女二人長適尙書顏公曾孫順卿次適李爾光亦爲名族孫男三曰仁濟曰仁慈仁惠女五先生生甲申歿癸巳安人生辛巳歿後先生三月至正戊戌十二月十八日合葬龍山之原文亨死措祔焉先葬朔來乞銘唐臣夙聞先生言論且辱世契銘曷辭

銘曰　敬於身不怍於人孝於親不愧於天嗚呼是爲先生孝敬之學吾于後而不泯者歟

梓堂隱君墓誌銘

隱君鄭姓諱文材自號曰梓堂大父而上失譜紀無考父曰富母郤氏生隱君於前至元乙酉長爲張氏壻生子男四人曰覲曰延曰興曰新女三人覲生孫男四曰德明義明智明信明女四延生孫男一曰崇女四興生孫男一曰祥女五新生孫男二曰順泰女二德明生曾孫女三義明生曾孫男一曰城智明生曾孫男一曰瑶至正丁酉卒于淸丘里君卜以已亥正月壬寅

葬孤覲泣遣義明來致言於傅陵林唐臣曰葬諸孤將葬先君有日矣光諸幽者非得先生銘不可幸銘無讓惟隱君生逢令期死終令命本蕃條茂遠見孫曾好德樂善之報實於是焉驗傳曰德言足間予於銘曷辭隱君性質諒不矯弱年孤苦亹亹克樹立勤耕力學以爲家訓子孫遵承惟謹凡服[redacted]授徒之人悉爲公蓄吉凶有備衣食有給一門四世雖愉無間鄉閭信而化之嘗會寇陸梁所在披脅從逆隱君戒鄉人曰彼背於爲人者知善惡逆順之判也來爾子弟能從吾擊賊吾當爲爾結堡聚糧以待賊至不然吾寧死不能事賊以求活也子弟咸奮曰唯翁命旣結堡而堅糧聚而實賊悉銳攻堡隱君故開堡門以示整暇分民兵乘堡固守別簡揀同精勇出擊賊矢石雨發賊知堡不可破遂解去事平郡府上其功版授以官輒辭曰某所以拒賊者初意不在是謂覲等曰淸丘容遁諸僉吾幸義率里人獲保雞犬若由此而徼官賞脫

復有警賊將佐我而搆禍未已爾曹惟勤爾耕力爾學圖所以起吾家者不徒武功之足尚也九月戊子出告親友徒還坐中堂集子孫於前曰吾覺吾力已盡殆畢命今日旗山之麓吾所生也精爽是戀其爲吾葬所毋惑流俗用浮屠治喪語畢正襟斂容而逝嗚呼生而潔其身死而正其禮弛張有道俯仰無愧古所謂隱君子者殆不是過已定爲銘銘曰　翼翼梓堂盷盷隱德子孫克訓鄉閭是式人規商利我敎勤耕

人姝武功我敎明經草帶生庭禾䅵滿谷彼蒸
其榮我被其孕孺子食力德公遺安千載清風
頑廉鄙寛旗山之原鑑塘之滸過者下車歷君
之墓

故逸士林君墓誌銘

吾林自西晉之季黄門侍郎頴公南遷爲閩中
族姓第一石晉天福甲辰涅公再徙同安嘉禾
里厲塔山蔚爲望族垂五百年譜牒兵燬不能
詳矣然代生賢者不墜厥世以克衍于後猶有
可徵者存也當宋季江南被兵文獻凋落殆盡
國子敎授許友國公獨能自樹立於屯蹇之餘
娶司理陳公女是生逸士諱天祥字時若嘗司
同安常平倉不屑升斗樂自韜晦與漁樵伍會

鄰賊掠其里公避地來漳余得叙宗誼知其中
寛爽而無迫隘之度外和易而無燥矯之容上
焉則交乎其誠下焉則各得其欲每惜其德之
豐而位之嗇也時之亨而身之否也邑再有警
公率里人築堡捍外侮耄稚賴之至正甲辰六
月五日以疾卒得年六十有八里人哀悼知其
所親公先娶安撫謝公女孫生子震敎武校尉
浯州鹽場司令繼娶尚書顏公女孫生女妙安
適敦武校尉江西行省理問官羅享內外榮養

晩禍方隆竟止中壽是又足深惜也謝氏女二人長適胡次適葉皆士族孫男六人女五人公卒之明年十一月壬辰葬於里之龍湫山先期來請銘厥事先大父北山處士及閩高祖評事府君實自扃塔遷惠文山距唐臣僅六世猶在袒免下列雖微且鄙然於銘也何敢辭乃爲銘曰　長林欝盤三子遺塋忠孝所傳世久愈蕃博陵衆賢建公○田忠揭若蘊孝感若攢不忝厥前後澤是綿禾島之遷昌五百年博士自奮

公成其先積深發茂理不爽天子賢將貴牙緋相鮮死不亡矣隱猶顯然龍山之原吉其叶旃過者肅焉逸士之阡

竹泉胡君墓誌銘

至正乙巳五月二日胡君竹泉卒于家其友林唐臣走哭之曰天乎學焉弗見施才焉弗見試吾猶幸吾友之壽庶其行之可以望法于一鄉也今復奪之天果可責報而取必哉惟君昆季之賢入士咸樂交游之而於鄙父子彼此忘年相與特厚故予知之惟深將卜葬孤元陽以銘請嗚呼予其忍銘吾友耶予其忍於不銘吾友之賢耶遂叙之曰胡氏爲漳望族君爲胡氏佳子弟諱覲智字愚中父德齋公諱南孫家法峻

整母顧氏既早喪父以其三子之相友也爲不繼娶君承顏侍饍朝夕不離側曲順親心父卒事兄如父每對客立侍終日雖小事必咨而後行族中弟姪歲時候問雖遐荒前年及五衮猶不敢以父兄自居雅性沉重淑慎容止雖歡飲至醉亦反反顧禮物雖見忤偪色不見延師接賓意在優厚不計有無讀書講道務益身心不尚辭藻營小軒於屋南日歛膝靜坐清泉翠竹

相對㤀言因以自號云配盧氏先卒生男二人元陽其長也元益其次也女三人君生丙辰卒年五十十二月七日與先配合葬原曰纏紫銘曰

守不失身施不失人嗟若胡君君子之倫嗚呼百世之下欲知其行者尚徵此文

岐山陳君墓誌銘

君諱元善字長卿先世居龍溪縣之蓬洲再徙馬岐山復遷白石而岐山仍稱焉五世祖諱世英與北溪先生淳爲從昆弟以儒業名家生子曰剛宋贈承事郎承事生沆登宋端平六年第歷官朝奉郎臨安府通判軍州事朝奉生森登宋咸淳六年第授潮州法曹參軍未官而宋亡法曹生南軒處士諱桂娶楊氏生三子君其長也君生簪纓仕族無紈綺浮薄之習能以詩書

濟其世禮部蕭其家誠厚信其鄉儕寮山立而身若不勝衣內美玉蘊而口若不能言生子光遠邦達光廸邦道皆知學好義邦達嘗中閩省堂選君子謂陳氏所以能不墜厥緒者以有長卿承之也至正丁未海孺獻平肆逃兵作亂岐山距逆境近賊以君信於鄉欲先脅之以爲人望郎君至曰能從我即汝生否則刃亦剸頸矣君罵曰吾所畏者義不知畏者死汝賊豈能久生與其配郭氏及三子皆遇害邦道在郡城得

相對爲言因以自號云配盧氏先卒生男二人
元陽其長也元益其次也女三人君生丙辰卒
年五十十二月七日與先配合葬原曰纓紫銘
曰　守不失身施不失人嗟若胡君君子之倫
嗚呼百世之下欲知其行者尚徵此文

艮翁楊先生墓誌銘

歲戊申閏七月八日儒學教授艮翁楊先生卒
於清漳官所其孤奉訓大夫廣州治中董度奉
柩歸葬溫陵既有日來泣拜言曰先君與屯田
經歷公交久好篤其復與子游實世契也敢
以先銘請辭不獲命則誌之曰先生本董姓諱
相孫字敬在上世餘杭人曾大父世興宋朝議
郎同安監稅大父君逆元從事郎潮陽縣尹幼
孤從母鞠於楊既而以楊入官遂不果復董姓
父伯淵泉州蒙古字學正母吳氏楊氏先爲華
陰人徙泉而益顯一門登第十有六人有諱汲
者官至戶部侍郎四世曰宜教府君諱進德實
鞠潮陽者其世次之可知者若此先生始以諸
生爲泉庠直學再禰石井書院能公出納斥貪
部以嚴正自持歷仙游教諭復學田之侵於豪
右者凡若干畝攝縣事明邑民因爭殺女之誣
部使感其言嘉嘆不已察甲弟毆嫂墮胎之妄
甲兄愛其敎友愛如初轉敎長泰爲子董度行

冠禮升降隆殺之序恭遜之容而民知所尚朔望講義蒔乎身心之學而士知所趨焉爲莆學正陳叅政陳文龍死事請旌于朝鏝尚書劉後村文集俾傳於世及考行省便宜授建寧路教未上德化縣缺官韓盧公適在省幕舉先生攝其乏時邑在盜先生躬造其巢諭降之郤其裝饋國子祭酒張公翥仲舉薦爲儒學提舉而吏部奏授漳州教授張公爲翰林承旨復申前薦命未下先生在漳學三年郡再被兵學廟莽爲備

脊禮樂之器恭賣于市至爲泣下屢以老移退不允則請于大將移兵於屯所亟補弊葺缺稍復舊規而廪入在額外者亦實其數于籍其官政之所施者類此先生自童子時學名才譽已聞於人及登鈞磯丘先生之門則盡去凡近篤志理學體之於心而誠以立驗之於身而仁以行學者宗之戶屨常滿每告諸生曰聖賢之學高明正大稍涉於卑污偏駁則終於小人之歸詩文章平實古雅務以理勝不事藻績嘗以舉子業一試有司不售即棄去此先生爲學之正也天性孝謹質諒父疾籲天㓕年割股投粥及卒哀毀逾禮負土營墓廬於冢上三年然後歸母喪如父與人交不以久近異情窮通易心初湖陽公歿遺命復董姓先生念其祖之幼孤成立於楊恩不可忘而楊氏無後願加董姓於楊氏之上庶俾二祀不絕移文莆學上郡府以事于憲部不行每於時祭禮必均焉此先生行已之懿也先是嘗得肺疾久而愈劇董度問後事

曰吾老逢喪亂獲保首領而有汝在目下復何囑乎言竟而逝先生生己亥卒年七十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夫人顏氏生子一人董度也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延平路知事林天祿次適王廷錫亦仕族孫男一謙光女一惟先生之學有得於聖賢之要故行已已有肖於士君子之表而所歷弗克究其所藴惜哉雖然生順而無愧死全而無虧其不亡者固存矣銘之曰

學有要德既邵政有兆仕弗擢先克紹後克肖

人是傚天不吊遺言賵來者銘

逸士蔡君墓誌銘

漢置五經博士李唐以還士用明經薦由是學者尚專門之業有能博求其師而兼通數經者未始數數見也若玉融逸士蔡君明善蓋有志乎是而不膠於一端之陋者君諱復初明善其字幼頴敏從鄉先生林梅所余大車受書治舉子業既又從進士盧先生諱希受詩晚歲復學易其於三經研究異旨折衷訓傳能得聖賢微旨士類推先之嘗一試有司不售則慨然曰學

貴有得於身心科目進取利以誘人不足為也閉門讀誦風雨寒暑不休羣經百氏以至虞初稗官稗論曲說靡不窮討太守申公延致州庠誘成後進至正甲申閩饑君幸里人轉粟廣東憲閫方遏糴君進言曰春秋之義為鄰分災閩廣唇齒寧忍其饑而不卹耶廣為弛其禁粟得達數千艘閩人以活屬所在盜起強有力者率武斷鄉曲福寧陳甲與玉融陳一挾私怨以兵相讐禍延齊民君陳其罪於行省得命解之里

賴以安性方介寡合然每自信不疑有知之者則相與至篤無異情盧先生卒心喪三年欲爲立祠未克如願恒心切焉歲戊申某月某日以疾卒年纔五十有二多士惜之祖曰應鼎父曰君祿俱潛隱弗曜配曰郭氏生五子長寬早世次曰審實容寘皆知學能文審仕方達顯女一適陳克敬孫男四衎衍衜衡卜以某月某日葬某里之原實以某夙好於君也來請銘旣哭而言曰君子之施視其力所至不以布衣衰裳而

自廣狹其心也昔者魯仲連排難解紛而無取趙悅道通商米以濟越饑君之所施小大雖殊實實庶幾焉嗚呼明善之學僅見於此耶是可悲已銘曰　學之豐兮德之克世弗用兮士則宗猗若人兮曷有終

林生壙銘

生諱旺字彥輿今從仕郎潮州路總管府經歷林君廸卿之仲子幼敏而知學長通而習事以諸生補龍江書院吏以能稱母戴氏旣喪事父篤謹以孝聞方望其有立也至正丙午正月十九日得病暴卒年纔二十有七卜葬崎山之原距母塋一里許先是嘗泣謂父曰母早喪兒仕未通幸大人得七品服法得疏恩於母稍紓兒哀於存生孝念至此而使不逮見卹典之榮是

可悼已銘曰　吾林以忠孝傳家何生有異行而不終於世美耶

馬婦王氏壙銘

王女馬婦性淑慧夫為新恩麗樸士永新其名長小字生子天信女信妹詩書克勤麻枲治有孫光澤嶷且興光國光家又其次年享六袠餘有四丁酉初秋棄人世赤土之原兆佳氣後九月窆下弦值作銘千載幽室責長林貢士唐臣氏

林登州遺集卷之廿一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邵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墓表

聊堂劉先生墓表

自古有學藝德行之士蘊之於身而不獲見于時其昌而大者恒在其子孫焉葢其積之既厚則發之必茂今日所以淑諸人者即異日所以

起其家者也剏數世家學之澤涵渟演迤經前裕後其本深其條暢固理之所必然者予於豐城劉先生聊堂而有徵焉先生諱　字克聊先世綦人五世祖曰克字實之宋名儒五舉不第授衡州監獄西山真先生為淮東提刑聞其賢薦授從仕郎提刑司幹官後宦遊豐城因徙居為司幹三世而生元鈞皆領鄉薦為儒官元鈞生遇之建昌府監稅監稅子五人先生其長也幼而秀慧髫齓齓去知讀書術長治舉子業為

文富贍藻麗雅爲時推挹推讓再試有司不售
棄去授徒邑里間及其門者皆卓卓有立諸大
姓爭禮致之瑞州守秦侯遣吏致書幣延爲弟
子員師廩食僅數月以母老辭監察御史爽理
不花分按江右特薦之先生曰吾知命者富貴
非敢求也以他故辭弗就益聚徒講道誘誨不
倦凡明經之士每以所業質焉其所可者必得
雋場屋否則黜因號爲鐵眼先生言其識鑒之
精明也進士張異徐邦憲未第時有所撰擬携

示考訂先生爲評純疵優劣莫不心醉而去自
監稅公歷職于外家務悉付先生弟妹多幼先
生訓敎有方婚聘以時諸弟出爲郡縣吏假貸
以資給之雖在外館必延明師以訓諸子嘗曰
吾不求聞於時兒輩能勤于學以底于成天意
或在茲乎性質諒無矯飾不苟言笑與人交重
然諾鄉鄰事有疑難必請決焉先生熟思審處
籌其成敗有若蓍蔡諸弟暨族黨事無大小必
咨而後行對客終日危坐豐頤廣額衣冠儼肅

望而知爲純篤君子也至正壬辰兵起往來
地以禍亂未平憂憤成疾竟以弗起先生生癸
巳卒年六十是年九月二十三日葬于折桂鄉
突犂之原祔先塋也配李氏生子三人長曰積
以武功授昭信校尉義兵千戶次曰秩字伯由
國子典籍累遷奉訓大夫知崇明州事[illegible]有海[illegible]用益
場皆爲海水所漂積年納米及鹽課伯序奏免海民感其惠立生祠祀焉優學造政
所至有聲稱又次曰秳蚤世女一人適南昌萬
大用孫男四人長曰静字仲安今居遼東崇明子也崇

明爲同僚構誣以罪静年十二血其父寃於朝
誣者皆伏誅人稱之次曰谧字仲簡工詩仕至前五軍都督府都
事曰太尉保孫女四窃在史館日適崇明事白
嘗定交焉洎來豐城又其鄉邑也因以前進士
朱自省行述請曰先人埀木拱矣秩以游宦江
海墓隧之石未刻幸爲文以表先行庶幾發幽
光於九京而不重不孝之罪也嗚呼仁者必有
後劉氏自司幹至于今八世矣雖官不大顯而
書澤綿綿不斬其昌而大也已兆於崇明之兄

身繼自今若子若孫能世其學濬其澤以無墜
厥祖之積則先生淑人之德天之報施將未艾
也是爲表

神道碑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
國東平侯加封鄆國公謚義安韓公神碑
自昔帝王之興豪傑之士能識眞主雲從景附
勇者効力智者効謀以戰則克以守則安用能
懋著殊勳弼成大業蓋天生賢才以爲眞主之
輔非偶然之故也洪惟皇上當元政不綱四海
鼎沸之秋起自布衣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戡定
區宇有若鄆國韓公知天命之有在首謁軍門

率衆來附効忠宣力以成大功以受上賞其亦
豪傑之士哉公諱政字敏道始祖鈞居兗之寧
陽鈞之四世孫驛宋進士及第仕至中書舍人
九世孫諱青自寧陽徙居睢州是爲公之曾祖
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儀封縣子曾祖妣閻氏追封縣
子夫人祖諱榮贈資善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護軍追封高陽伯祖妣李氏追封高陽
伯夫人父諱旺贈榮祿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東平侯姚楊氏追封安
平侯夫人公少負才畧倜儻氣節值元季之亂倡
集民爲兵以保安豐甲辰内附有旨授江淮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鎭廬州未幾進兵克臨
清又從大將軍信國徐公復安豐移鎭下邳繕
城隍脩戰守之具招集流散民以靖安時王信
駐兵沂州猶爲元守下邳距敵境僅十里許公
示敵以威撫其携貳以恩信敵不敢犯境丁未
冬大將軍北征公領麾下爲前鋒下滕兗濟寧

東昌臨清廣平順德等郡縣十餘城洪武元年
轉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鎭濟寧公一
以行於下邳者施之民大悅服既而領兵從信
國公攻榆竹守將鄺毅出城迎降師次梁成元
右丞趙鑾于遁走其部將劉同知程僉院等皆
降公奉命入城撫安其民悉安堵如故吳左丞
等據蟻尖砦拒守大軍公領兵援之歸附之民
多外郡人公聞諸朝彰德之民悉令入籍餘並
聽還鄉里山東山西悉平召赴京師慰勞甚至

三年從征虜副將軍北征上都招降興松全寧
靖豐等州凱還上念將帥百戰之勞定行功賞
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賜鐵券金書傳示子孫
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榮祿大夫柱國東平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十一
年二月十九日以疾薨于京城賻第上聞之憫
悼詔追封郢國公謚曰義安公生於元延祐丙
辰享年六十有三先娶張氏癸巳冬遇兵亂守
義不辱投淮水而歿追封東平侯夫人繼娶楚

氏封東平侯夫人子男五人長英次進皆庶出
次五兒次永安崇安夫人楚氏出也女三人長
適謝原禮次適益其三尚幼是年四月初七日
歸葬于雎縣北崗保杏岡[redacted]之祖塋詔有司給
喪葬之具及葬上親製哀翰爲祭文躬臨奠焉
復勅臣爾製爲碑銘立諸神道臣不敢辭臣聞
爲將之道智信仁勇必備其德惟公素稱長厚
遭逢聖明年甫强仕見明識定足以有爲其戰
勝攻取未嘗敗衄皆其智而勇者爲之也其推

愚撫民所至乂安皆其仁而信者爲之也昔我武稱危恂有牧民御衆之材公蓋庶幾焉故能享尊榮壽命考終官躋極品爵封上公皇上崇德報功之意可謂至矣天之報施善人亦可謂厚矣臣既歷叙公之勲勞次第如右復稽首再拜而獻銘曰天命真主混一區宇必有賢輔雲龍風虎贊輔伊何炳於先機仗劔以從識所依歸肅肅鄭公有猷有守元綱解紐兵保于壽皇上龍興疆土日開奉泉以來帝曰俞哉授以節鉞作鎮泗水撻淮上流濠壽風靡移鎮下邳墉壑既成我国不驚我民載寧北征之役前驅無敵魯衛之墟破竹而克濟民既安遂款源源爾民無畏將臣克寬撫其瘡痍歸其流徙伱者以起憂者以喜凱旋自北戎勞居多剖券錫爵帶礪山河謂享太平保爾寵祿天胡不憖長逝弗復寢衷倬借命返先学生榮矩哀五福拉膺微臣作銘刻于貞石何千萬年永樂臣則

傳

元亞中大夫漳州府路達魯花赤迭侯傳

侯諱迭理迷失字子初西域合魯温氏世宿衛故占籍爲燕人元制諸士分四部部有長官權將相衛士有年勞力幹者其長薦聞即不次擢官或舉給事臺省未數年已躋華要侯自弱冠入侍禁闥信愼勤畏爲衆推許君相所周知[illegible]長官屢欲薦用輙遜曰某士齒長勞久宜先擢之某不敢越也他日復薦則又曰某囿列中然吾母老重違晨昏寧後于仕不敢暫去膝下也中書叅知政事達理麻識禮與侯交誼最篤強侯共事侯曰君知我者亦見强耶服除年及強矣猶杜門無進取意東宫素器侯一日笑謂曰黑頭者多爲公矣君年四十猶未仕將老宿衛耶命中書奏官之侯曰某初仕未練事幸畀散職遂授承直郎江浙行省宣政院祭教至正辛丑涉海進方物轉奉訓大夫杭州路治中九月改福州二十二年壬寅冉以事至京拜福建

行省理問官階陞奉議與平章政事燕赤不花
同赴任時盜劇省治不得入侯贊燕公集外縣
民爲兵環城剿盜出戰輒敗城民饑侯恐民死
非辜白公飛書許民間出出輒賑之盜勢益孤
壓困爲闢東城圍使得奔即勒兵盡殲之閩人
趙侯拜曰全我耋稚皆侯力也再陞朝列大夫
長前職大兵逼閩二關侯以行省命與諸將議
戰禦之策往返者數十二關賴以不破二十六
年轉是官以陳友諒專制閩省郡縣自設總制

綜理之職而正官政不及不欲上省臣勉以行
旣至民喜曰是能父母我者屬兵餘民困朘剝
愈惡侯曰吾受千里生民之寄不忍坐視其死
於是釐庶務之利病而興除之敏于吏事羣下
不敢欺而務存忠厚不察察事苛細民甚安之
大兵南略陛下邵武水道取閩城省臣有遁至
漳者吏請郊迓侯嘆曰吾無顏而見此輩旣而
驛報招諭使至侯朝服焚香望天西北拜曰某
年四十始仕不數年而致身二千石國恩厚矣

今力不能禦義不肯降惟有死以報國耳退就
室屏僕從斫印去篆書所執笏曰大元臣子大
元臣子置案上取佩刀刺喉外割絶咽遂死手
執刀按膝上毅然如生民走哭聲振地共歛葬
城東門外使者爲泣下躬弔祭焉侯生至治壬
戌死年四十有六祖曰滿速兒大都治中父曰
黙理馬合麻安慶路治中夫人回回氏先卒子
男二人長曰六十宿衛爲速不兒赤次曰普顏
帖木兒江西省通事孫男一人普剌嗚呼死社

稷常法也然吏考古人其所以處死或不能盡
同者夫亦隨所寓而裁之耳故或戰而死或執
辱而死蓋戰而不終則終被執辱也必矣侯戰
則無兵而義不受辱也故自決以死而無二夫
死等耳與其犯辱而死于他人之刃孰與未辱
而自引決之爲潔乎呼若侯之死可謂能處死
也巳故敘其死事而併及其世次踐歷庶幾當
世能言君子或有采而表之者焉

方簡夫義節傳

方有臨字簡夫連江縣布衣士也以篤學勵行淑其鄉嘗慕馬新息之為人曰窮必堅老必壯至正壬辰盜掠其鄉方年七十餘被執盜以其信鄉人也欲先脅之以污其餘方罵曰吾讀書明義有一死耳不能從女為逆盜直之未忍即殺方罵愈厲子桂茂走盜所乞代父死盜方怒俄桂茂臘躪作方復罵曰曷不殺我而移怒吾子盜遂斷其臂既而桂茂蘇而方已不救矣鄉人哀之共斂以葬桂茂與兄安世皆嘗薦于鄉孫璘亦知學云林唐臣曰士之死也就義焉爾矣位不足道也使死必以位則捨生取義專于貴者而凡布衣之士舉不得厠其列然乎否也簡夫大義炳中不以賤而移不以老而挫故臨難而能決死無二彼位所當死而未必死者視簡夫之為其賢不肖果何如耶

漫客傳

漫客不知其姓名或云潁川出也恒往來荊揚閩粵間至則輒留留輒久凡風雲泉壑之勝故墟陳迹之遺不憚險遠必徧遊焉覽奇吊古發為詩文紆鬱儁宏人咸賞異顧內交焉漫客不拒也性不喜飲微酣善劇談上下古今出入子傳移日亹亹忘倦理亂直回必為欣戚嘆抑或問所志曰雲月吾家也鷗鷺吾徒也圭組吾身外物也子何疑於漫客哉人知其蘊才以玩世也故愈親而愈不敢狎之林先生曰予遊吳嘗識漫客于江湖之濱軀幹不踰中人而氣局英發精悍文藻議論往往超卓出流俗昔太史公周歷四方君子謂其文閎深雅健有得於遊覽之助吁漫客其亦志於若人者哉

朱隱老傳

朱隱老字子方南昌豐城人幼穎敏嗜學晝夜誦讀不輟母楊氏恐其成疾也少與膏燭至對月拾薪以繼父應岳奇之嘗語客曰是兒他日有身心之學甫長克自淬礪宋遺老姚江村洪泳齋趙冽泉皆以經學稱隱老迭從之游學益進廣州倅涂應雷嘉其清苦妻以女孫兄鎮孫以其不事作業也白母析財異居既不能禁即以田廬之良沃者讓兄已日就貧窘弗恤也弱

冠試藝有司弗售即屏去杜門絕世事潛心道德性命之蘊思有以羽翼道學嘗曰元與周程張朱之學表章於世固以大明邵子先天之學出於心傳未能闡其微旨吾于橫圖而有得于姤復焉於圓圖而有得于乾姤坤復之間焉於方圖而有得於震巽恆益之間焉皆從中起斯其心傳之所存乎又以經世書備物理性命之說而人莫之講於是著經世書說太極圖通書西銘朱子皆有注惟正蒙未備於是著正蒙書說易道無窮隨索隨有於是有易說儀禮經傳朱子以命勉齋黃榦繼以屬信齋楊復記錄雖詳而去取未當於是有禮說別著道德經註與曆書二卷及門之士凡若干人其始見也畏其端嚴簡默比至執經授業則俯就樂誨於理義密微毫分縷析莫不心醉焉蓋其教人以忠信爲主明體以適用本內以達外一以聖賢爲師故人於身心知所用力非徒口耳而已先是淮兵渡江所在盜起焚掠鄉落隱老猶左右圖書

著述不廢盜初至則曰財物任自取之書非所用也屢至則曰吾財已盡無以給汝矣盜素聞其名皆謝去里賴以全山砦方相雄長詭隨者衆則戒子弟曰吾家世清白汝輩寧寒餓死毋汙不道也至正丁酉十二月遘疾八日呼子善謂曰吾疾無甚苦但覺氣漸微以至於盡吾以數推之明年江西有大變汝善防以免難所著書多未脫稿編緝芟補皆汝責矣語竟而逝年七十有四學者號曰濳峰先生善字備萬遂於

經學能文章嘗構堂以祀隱老推其祖應岳伯祖應[illegible]名之曰濂峰精舍蓋世其儒業爲鄉先生云外史氏曰羲文周孔之心法易書具矣後世學易之士論數者昧理泥象者遺辭卲雍氏出卽圖爲書得理數之源象辭兼舉不遺矣橫圖與圓方二圖皆自易繫而推演其與經世一書亦以四象而起者也張子正蒙雖本諸易然其明正道以正人心用意深而措詞嚴所謂無子厚筆力者隱老乃能會而通之可謂忠於諸

子而有功於易也元世道學之士北有魯齋許衡靜修劉因南有仁山金履祥草廬吳徵白雲許謙退齋熊禾若隱老者夫豈可少也哉

蕭昶傳

蕭昶字洪飛廬陵人幼穎邁異羣兒十歲失怙父其繼娶劉氏不慈數虐之身無完衣隆冬跣行雪中毋以不能事母旨咎畧無恚意伯母憐之撫育于家劉誣訐伯父母俾無所容昶恐貽怒於父乃去游荊湘間遇異藝術輒學之而尤潛心於醫僑江陵逾年父思之遣价迎以歸昶以業未成不欲遽還已而思親命不可違遂歸父母大悅居亾何再遊湖南時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玄聞其能延見之因爲書翼雲二大字又作文以遺之薦爲劉陽醫學官以親老弟幼辭歸鄉族舊故歸美於伯父母繼母自悔遂成慈

母洎顯兵亂延禍江右草竊乘間攘敓昶義倡鄉兵以禦之間關十戰昶素習武事賊畏之不敢侵掠里賴以全父喪哭踊幾絕喪事盡禮既葬母乃分財產昶獨不受悉歸遺母及其弟慨然曰男兒當自樹立寧能屑屑先業耶母聞兵亂挈財物依其姊家夜失路墜井死昶倉皇募

人絕井挽屨以出禮葬如父父嘗構樓爲藏修之地祖承先志益崇飾之進士李祁扁曰會昌蓄琴書延師以誨其子凡名儒碩學皆館於其家焉以他累謫耕濠梁暇則以醫濟人貧者投以劑不求償富者酧以金帛亦必審於義而後受之謫耕者多貧不能具牛種督者將寘之死祖賑以錢輒焚其劵得不死者幾千人林先生曰予行江淮間言孝義者必稱祖嗚呼患難相恤已不之暇而厚義薄利周人之急有若祖者誠未易能也

稼軒高士傳

稼軒高士姓高氏隱華川郭南善治稼以稼名其軒人因目曰稼軒高士云或問稼之說高士曰善稼者力吾力時其時焉耳矣不力則人虧不時則天違力虧時違而望其稼之成譬猶解裘以求溫繫馬而使馳其能有得乎哉自吾祖父厥既敷菑以遺我後人蓋有望乎不棄其基也播而穫之我其敢怠于兹思昔成周盛世人知力本主伯亞旅開或弗勤固見於載芟之詩而吾有弟三人皆能以稼爲務吾不敢鹵莽而耕滅裂而耨也則力焉者必有以報吾力也吾不敢越春而種過夏而耘也則時焉者乃所以穫之時也是故闔門百指不憂饑寒兄弟具爾怡怡以嬉其視車塵馬足擾擾奔走傭食僅三餐而紅朽且萬斛者未嘗不深爲之悲也聞其言者尚其操而[illegible]其名寔稱其情焉林先生曰稼軒之言非徒務焉而已力之云其世[illegible]者與時之云其術妙者歟力於所稱而

友其所同産[illegible]矣昔徐稚非其力不食世以高士稱之稼軒與其流也耶

烈婦翁氏傳

翁氏諱壽安奉訓大夫福寧貳守觀達之女幼慧知學好讀女誡女則等篇笄而擇配建安朱塡齊國文公六世孫也塡令長泰上甫三日以公事入郡寇卒起圍郡城塡不歸長泰遂陷翁方盛年而二女俱及笄有令姿度不能免禍則誡女曰女以貞潔爲節寧死不可辱長先赴井季繼之賊舁翁以出則長股以折翁氏知入井不得遂死卽引刀自刎壽絶賊相與駭嘆因全其子鎬贊曰淮汝盗起所在陷没固有綰符仗節屈膝臣賊者其於所天爲負多矣翁氏以一女子的然知不更二夫之爲義決一死於俄頃嗚呼其齊國流風之存歟抑知學明理之功也與噫烈矣

誄

櫟山張先生誄

士之生兮孰尚以貴德彌中兮外負材器禮以爲閑兮幹以義理之周兮責斯備人親二兮我有四均吾心兮孝畢至天造之屯兮余心之好貧忠余之志行兮不若古人彼獨之往兮爾且羽我徃其害兮不佉以武訶番堂之脉我兮隨忠信之無取人之窮兮我實悲苟有所濟兮何必於大施國之表兮閒家之規氣則正兮神則

怡康壽考兮理則宜雖隱猶顯兮子揚其輝爲仁有後兮天有知嗟嗟來裔兮尚徵誄辭

些

蒼峰宋先生些辭 宋濂溪之父也

惟天之生人賢一愚百些匪賢之敎愚曷師些些若德人德則碩些韶珠之光蘊白璧些爲鶴競飽鸞鳳飲舞些圭組之華章逢靡易些仁讓于里猶及國些有暴如虎我手扼些我經在堂惟聖則些賢于是承聲華赫些燁乎前先緒後澤些彼世之徃不務積些薄施巳窮敦厚克此暫榮萎茵槿朝夕些嗟若德人揚若抑些朝皆

爲豐野匪嗇些蒼峰頹矣哲人厄些懷仰人人曷其有極些墓門有栢文貞石些載搜哀詞六無泐些

祭文

祭前元嗣君文

百年運兮告終嗟朔漠兮遠土中隆替兮有時孰致語兮蒼穹赫大明兮中天知爝火兮自息命一去兮不復留君胡爲兮能國皇仁聖兮乖慈爾祖有祀兮繼宗者誰正首丘兮先陵是依心所安兮其亦曷悲

祭公使人陳明

身有庸役在官年方富不憚艱我使南汝所歡勤左右不欲離瘴癘起爲爾患竟爾夭良可嘆天萬里路漫漫歸汝骨魂其安

祭周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人貢生林某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告于故貢元宗濂先生周公之靈曰於虖道之明者文必華文之華者名必鉅世固有是言矣然而道雖明而不得行以經綸於聖治文雖華而不得試以黼黻於皇猷名雖鉅而不得實以縉紳於朝著愚於先生重有感焉髫齔知學弱冠明經極深研幾探幽索玄居家稱孝友接物過謙厚敎人先忠信先生之於道可謂明矣

上窮丘索下搜子史含英咀華出奇入恠有春秋會通以明褒貶有邊臣延鑒以訓忠義有知非稾以述志業先生之於文可謂華矣兩舉鄉薦一魁文闈聲名之起風馳雷奮閩老儒其畏才諸生仰其德望先生之於名亦可謂鉅矣奈何道明於中而未遂政理之施文華於外而僅膺科舉之選名聞於遠而獨區區於文教之官則所行所試與其所實者何者是其寞寥耶愚於造物者益有憾矣嗚呼哀哉時耶命耶文計

方奔而妻亡母制未終而身殁年僅中壽喪無主嗣箕帚有艾妾襁褓有幼女煢煢何恃孑孑相吊天其忍此也耶天其忍此也耶其自弱冠之年及門承教秋闈角藝忝聯榜末每念左右道途扶持疾病耳提面命情親心契涕泗交集不知所云先生已矣不可作矣唯當收先生之文以傳於世推先生之訓以淑諸人庶幾先生道之明文之華名之錐者猶存其萬一也心喪無期禮莫弗隆先生有靈尚鑒茲悃嗚呼哀哉

林登州遺集卷之二十二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說

宗澤字德濬字說

陳生名宗澤既冠賓友字以德濬求予說其義予告之曰子不見夫水乎濬則湊湊則有本有本則達而無窮所澤者遠矣然水之澤其濬之也以力宗之澤其濬之也以德德愈濬則澤愈長而不斬矣今夫祖宗生民之始本一人也猶水之源也子孫支分派衍有大宗焉有小宗焉則水之流也祖宗以德而導之子孫不以德而濬之則爾宗之澤不幾於泯乎賓友之命子若民有以也抑吾聞子朱子得濂洛淵源之學我北溪先生實涵泳之而接其派焉陳氏詩書之澤有自來矣雖君子五世而斬生能以德濬之期不斬者將不啻於五世也勉旃哉

士伯字說

監察御史孔君士伯謂弼曰某忝聖裔於世爲五十六名之行爲希故以希普名字之行爲士因字曰伯或病伯之義於普無所當而余不欲易也子幸繹而廣之庶有復於或者之言也予曰古人之於字代其名焉耳非必有求於深義也求深義而務美稱者後世之惑也生人無窮美稱容有旣也而可以一一得哉故伯仲叔季古人通字爲今夫伯之言長也苟究而言之則

在天之德曰元在時之行曰春在人之性曰仁在昆弟之次則居仲叔季之先者也元長於天而實統乎四德春長於時而實貫乎四序仁長於性而實兼乎四端譬則伯氏之長而首以若仲若叔若季也夫一元運於無朕而流行乎四時物之生生不窮皆其善之長者爲之也天之施可謂普矣循之人也以不忍人之心恒存乎中則內而親親外而仁民遠而及物皆是道也其所施者不旣普乎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然則欲普於施非天德之長不能與也於伯之義果無所當乎子之字也取之近則爲古人之通稱推之遠則合天德之奥義字無過此也士伯作曰字祝於友禮也子之言其庶矣請書以爲說

積中字說

蜀郡張君積中謂弼曰某不敏幼而父名以著而賓友命以今字敢求子言以廣其義庶知所以勉也弼曰有旨哉天下之理未有不積而能著者也未有著於外而不繇於中者也天之積氣極其高也故日月星辰著其明地之積氣極其厚也故山川草木著其文君子之德和順之積於中者有充實之美則英華發於外者有光輝之大夫學之積也則表裏如一矣南山之松其長千仞其始也尋尺而已耳幹而枝條而葉陰被數十畝繇其根之盤於地者深矣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充於外者睟面盎背而施四體易曰黃中通理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蓋君子之自修固不期於外見而自不能不見譬之衣錦尚絅雖闇然而日章焉君學優於時仕其所積者固已發於事業矣光明俊偉以無負於賓友之祝奚庸予言之贅哉姑述儒先緒論以爲說或杯水溟渤之一助云耳

友聞字說

吾友蜀郡趙君友聞謂弼曰直不敏幼而父命之名曰直冠而賓友字之曰友聞今既壯矣行已之道未得友直之要取友之道未盡友聞之益恒恐有愧若名與字而有負吾親與賓友之所以期我者先生幸有言以廣其義庶亦多聞之一助也弼竊惟吾夫子言益者三友友直爲首友諒次之友多聞又次之則直與多聞皆在取友今趙君之言則以直在已多聞在人不幾於戾聖人之旨乎噫吾固知君之有見矣夫朋友以信爲本苟爲不信則已不直吾恐多聞之士將不與之友矣是故夫子言毋友不如已者必先之以主忠信蓋在已者直然後取友必端而多聞之士樂告以善道此所以日進於明也然則直內以敬所以謹於已也友于多聞所以資於人也已既直矣繇是友於直而聞其過友於諒而進於誠友於多聞而進於明皆繇已有以致之也昔者子濯孺子庾公之斯其事無足

衍若孟子取其端人取友必端之言覩友之所以期友聞者益必先於是不待予言之贅也予姑勉一得之愚云爾友聞喜學能文辭不妄交游以才操舉湖廣憲使其祖若父皆歷官外郡世澤有自云

常平道人說

丹陽童先生以常平道人自號序而贊之者非一辭矣復質其說於弼弼曰噫平不易能也常平又豈易能哉夫無險無陂之謂平不低不昂之謂平無險無陂其體也不低不昂其用也是故其靜以宅心也湛然虛明如水之止險陂無自而生焉其動以制事也的然如權衡之稱物移前却後隨其輕重以爲低昂莫不適其平焉彼衆人者非不知平之足貴也溺於一巳之私雖能暫平而不能久故行險徼幸無不至君子則不然內有常也故心無時而不平外有常也故事無處而不平暫不足言矣蓋平而常平則內無城府外無町畦無適而非斯道之正譬之康莊九逵如砥如矢車安馬閑一驟而千里其視羊腸詰屈輪摧軸折跬步之間足跲而脅息其勞逸難易百相遼也噫夫洪範平康正直爲三德之首而三德實五福之本先生學以達政嘗仕郡幕其立心[illegible]制事持平以盡諸所積者

厚矣宜夫順坤葆和年及耆艾壽考康寧以享榮養其食好德之報葢未有涯也公名元善今以子克貴推恩爲吏部郎中云

天淵說

浮屠濟師自號曰天淵求予說其義予曰子以是號必知其說矣奚庸予之贅哉子之所知儒論耳子之教不能知也予不窮其所當知而求其所不必知能知而不自衍其說反求其說於不能知者焉何子之厭常而喜新也師請益力曰語教則有異語理無不同子姑以子所知者爲我言之未必無啟於余也則告之曰嗟夫高莫高乎天深莫深乎淵天淵之間邈乎相懸其

勢則然然道大無外雖天外之天淵外之淵亦無往而不在焉聖賢有見於道之流行上下昭著而不可以名言故仰而觀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而直指以示人予以見斯道妙用雖極天之高極淵之深初無間於兩間也至若聖人之德溥博淵泉葢其周徧而廣淵靜深而有本眞如天而如淵此吾儒所以論天淵者若此師之所論雖余不甚解然亦有聞其一二試爲子言之夫世界無邊法亦無邊天之可見者安

然蒼然淵之可見者泧然黝然夫孰度其高之極測其深之玄但見高虛洞徹無倪無端窕而言之均爲一空色相不足以擬議言語不能以布宣人知天之爲天而不知淵亦天也人知淵之爲淵而不知天亦淵也故謂天淵爲二故也謂天淵爲一亦然也萬象羣生均囿此天百川衆流悉納此淵譬則萬法歸一一歸自然師其然此言乎抑否乎溥曰是可廣吾意大吾觀矣請書以爲說

一齋說

盈天地間林林芬芬萬有不齊物之至衆也而一理足以混而同之接於吾身千端萬變大而父子君臣小而視聽食息事之至繁者也而一心足以妙而宰之盖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皆具一心若能窮一理之極則足以盡一心之量矣雖然是特於人而觀其一耳盍亦求是理之出於一原者乎原者何天而已一陰而一陽繼善而成性然必有不倚乎陰陽而爲動靜闔闢

之本是卽其原之一而爲體統一太極也故兩而爲儀四而爲象八而爲卦推而至於變化之無窮莫非一之所爲惟一故神惟兩固化邵子曰造化向一中分善觀天者固存乎一善論人者又孰外於一哉聖人全其天之一故能盡萬物之一理渾然於中而泛應曲當於外所謂一本而萬殊也未至於聖則理有未全其所以操存省察於動靜之頃當無時無處而不致其力於一也能持其主一之心則敬足以養之於始

能守其惟一之心則誠足以實之於終夫如是則天之一與夫聖人之一舉不出乎吾心之一所入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一而已南靖綜理剡公以一名齋或質其説於予予以聞於先儒者爲廣其義君聞而恐曰吾之所謂一齋不過古人一丘一壑之云姑以寓意吏隱而予推一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者以爲説眞足以發竅竊之蒙廓曾豹之見矣幸爲我書之將以爲座隅之警遂不敢辭

寓軒解

黄君子維以寓名軒人咸異之或曰天地逆旅也萬物過客也人亦囿於物者寓之説其有取於蒙莊氏乎或曰天地堪輿也人囿於中者也必有以盡並立之理寓之義其有則於聖賢者乎又有爲之中説者曰知吾身之爲寓當盡是理之所寓君之意或在於此乎悖陵林某解之曰君優學嫺仕所以自見者皆其積實之所發謂其有尚於淸虛之言陋也謂其有勉於聖賢之言固正矣然謂知身之寓故欲盡理之寓則亦未免於有爲而爲之焉宜爲君言哉其於軒之名均無所當也夫必有居而後有寓求寓於外孰與求寓於內之爲切乎軒者吾身之所寓也而身又心之所寓心又理之所寓者也理寓於心而爲心之主心寓於身而爲身之主譬則身寓於軒而爲軒之主也古之君子孳孳而夙興乾乾而夕惕非不知安其所安也夫亦動察

靜養以存是理於一心存是心於一身焉耳反
之於心而理之所存者明反之於身而心之所
存者正則內修矣內修則外無顧慮矣夫如是
故身之所寓用舍窮達夷狄患難無所擇而安
焉猶之軒也遠而山林近而朝市一隱一顯軒
固自若也綱柵甃牖丹楹刻桷或約或豐軒無
擇於是也是故吾觀寓者必明軒之所在則內
焉有以安其心外焉有以安其身矣君結屋讀
書古昕山中不以得於身心者爲己之槩而思

推其蘊於人遊宦江海壯而強矣是軒之寓與
其身之寓其地亦非一矣華顛之所歷夷阻之
所蹈而其所守之素曾不以之而或踰焉蓄其
中有確然者存其視世之轇轕雜揉一無芥蒂
猶游氣紛擾而太虛湛然也存是理之寓與是
心之寓而不卹吾身之寓廓焉大觀無適不可
則雖軒亦外物也寓乎寓乎豈徒寓目之云乎
軒乎軒乎豈徒軒庭之間乎君名譽方起將隨
所寓而澤於民以副朝野之屬望幸毋以軒之

寄傲爲可安而厭於游寓之久也作寓軒解

文

東岡洲定光堂上梁文

伏以紫霞丹嶼仙洲東去有三碧玉千峰佛國南來第一珠林改色錦里增輝恭惟碧玉堂頭王海大和尚法窟藩垣祖堂柱石玉麈尾劃成江海鈯斧聲飛動風雷一擔挑來淸淨地便張鋪席竿木隨去戲劇場儘作詼諧乃睠蘭若之精廬實在枌楡之近地手中神水孰云鄕關一滴之私眼底孤雲獨憶水丘數曲之舊信作事

須憑大願力況出世曾結好因緣是用廣其監而拔其卑庶可光於前而振於後幻出南蠮之勝槩永植東岡之福基寶殿暈飛對釋迦老子如在其上華堂風翥看定光古佛蹲以之中爰舉修梁敢將吉語　東海門初日曈曈雲近補陀蠮路地如㭗[redacted]

疏

法濟寺報恩塔疏

聖明地拓萬兵衛重鎭南荒隆壽峰高千佛臨遙瞻西土惟大臣不負靈山之付囑顧小衲敢忘廈屋之庇麻戴與禮與身盛揚淸德恭惟指揮副使相公詩書賢將耆勿舊臣佐興運於淮泗播威名於閩越封侯萬里班較尉之筆勇投起家五年魏將軍之戟森列旣申軍律之嚴整每念梵敎之陵夷解語鶴歸無復人民城郭聽經

鹿去多少烟雨樓臺坐令爲鵲之安棲喜看龍象之起舞兜率陀移來天上前長者幸爾側地布金窣堵波現在人間衆沙彌自能獻花酌水慈恩莫報善須具陳伏願城壑金湯河山帶礪成八萬四千功德明長壽於金剛領三百六十職員致隆位於冢宰謹疏

上元天官疏意

天官有命歛百福以錫庶民邑牧非才精一心以事上帝厥躬累職敷祖陳詞伏念臣某等質本樗蒲學多茅塞繆綴名於黼座叨出宰於劍江製錦以來尺寸莫循於卓魯垂衣而治涓埃曷禆於唐虞茲當賜福之辰敢控保安之悃伏願民生蘇息歲事豐穰衮李競春陽藹一堂之和氣桑麻滚雨露均百里之恩波普與蒸黎同綏繁祉謹疏

林登州遺集卷之二十三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題跋

書驪塘危先生墓銘後

驪塘危先生守吾漳多惠政其尤著者雖遠猶有徵也作龍江書堂今有祠存營義塚三則有石記存奏蠲無名錢又有郡志存然是特一郡之惠耳其論奏凡四十條皆所以惠天下者則施之未究也惜哉今太僕公以文章振家聲參閩政（太僕仕至中書遼陽行省左丞）其將有以究先生之未究者必矣昔之惜也又豈不足幸於今耶敢書此于舊銘之左

書虎溪待渡圖後

友生蘇用賓分教漳庠將歸虎溪之上石隱上人因徵林君梅隱作圖以贈之命曰虎溪待渡持以示余俾余傳所以畫之意余謂士君子

處斯世其所當自勉者脩身行己之要而已至於時之遇不遇亦惟靜以待之固不能汲汲躁競以自貽顚踣也在易水在天上象爲需陽剛欲進而坎險在前爲不遽進而有待之象故其辭曰有孚光亨又曰貞吉利涉大川盖必有孚于中然後光亨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矣斯爲善處需者也向使遇險不能有待而必勇往徑涉則覆溺之禍至矣虎谿雖小渡者必待舟以濟苟或馮焉其爲溺均也用賓年富學力方將自見於世必有以濟於人者然而不能必進而有需於時之流行而坎止也石隱亦可謂知用賓者矣用賓其尚佩服有孚之言以至於光而亨則將如初之無咎二之終吉五之貞吉上之敬之終吉矣孔子曰君子待時而動需於前而濟於後猶待渡而終渡也以是廣名圖之義不亦可乎石隱作曰可以教用賓矣請書于圖之左方

書徐永愚所得趙虞二公翰墨後

趙文敏虞文靖文翰近代稱絶眞徐氏家寶也

書西臺慟哭記後

宋相文信曰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尙多應者皐羽勉赴難踣而後奮所謂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洎公北上以死翺於燕臺越臺嚴臺九年凡三哭之盖深悲南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以卒聊以終德亦偉矣公不負國翺其恐負知己哉向使徵而激之則亦將如江東之爲矣予聞江東好論申包胥魯仲連事言輒奮歎欲身履之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欲竪張君孟燕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白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者徵於君言矣

書狄梁公進諫圖

武氏暴忍權數澂竊宗極親若二子猶不見容

府祀不絶如帶矣幸梁公特被信重而公周旋其間所以不忍引去者欲爲李氏地也他日折三思復廬陵卒於移周爲唐微公反覆進諫之力將何賴哉嗚呼忠矣

書丘孝子傳後

余讀宋太史作孝子丘鐸傳謂鐸廬母墓地多虎每發而虎輒避之不忍傷嗚呼純孝之感其神乃若是耶昔者白虎晝馴夜則豹環其廬而臥虎雖暴亦有母子也寧謂不知孝子之心哉

吁鐸亦可躋於古人矣

書張起鳴松楸圖後

右松楸圖張君起鳴所以寓其永思之情也起鳴幼失怙祖父母與母鞠敎之旣而祖父母相繼卽世兵饑相仍二柩十年始克葬不數歲復瘞母松楸霜露相望數里許而起鳴之兄弟子侄皆蚤世孑孑爲游宦于他境爲予言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吁起鳴仁孝人也仁孝之報如持券取償吾知起鳴必有以昌于後也故爲書此於圖左

書王氏所錄遺文後

士大夫世族履行以文章之傳而信蓋前代紀載皆直筆無一毫阿私也予觀益國周文忠公誌王李齋先生墓歐陽著作誌王遠叔先生墓知其系出瑯琊至宋沂公益大繇青徙儀眞而新喩而廬陵擢科躋仕代有其人李齋遠叔雖隱約未施而其學其德卓卓可稱宜夫二公詳述之弗置也聞孫與齡又能孝念厥祖而錄銘

文於兵革之餘其世族履行之懿益可徵于後矣繼自今若子若孫思以繩繩祖武者尚永寶於是集哉

書棣鄂軒記後

常棣之詩作于周公其述處兄弟之道最詳日切首取棣以爲興鄂則其華外見之貌後世兄弟之相友相親者取之以名其同居之堂故有取於其詩也夫詩人之托物興詞益深有味矣松陵徐熙幼失怙與兄本奉母甚謹兄愛之爲

敎以遠大期之願懋也弟子貞人曾監選於中
中書他日持棣鄂軒記示余余曰學莫先於孝
弟子之學可謂知所本矣本碩則枝蕃枝蕃則
華盛猶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繇其本之培也
吾知徐氏兄弟必顯於後矣書記左而歸之

書敬齋卷

昔尚父以鷹揚之姿翼亮周武成克商功而丹
書進戒拳拳於敬之一言指揮夏公以親臣提
重兵佐上取天下而能悅禮敦詩以敬名其齋

居可謂篤學古之志矣使得處尚父之任則豈
讓美前人哉

書倪仲遠山水卷

右倪隱君仲遠所藏雪山圖竹樹水石點染甚
精迥然有幽遠意餘杭隹山水隱君放情遊覽
得其眞趣故於畫亦能鑒賞其精他日或倦于
躋歷高深將出此圖一披玩焉則窓几之間雲
山佳致固在目也抑吾聞善隱者雖在市廛猶
林野焉蓋滋乎隱而心乎山水者噫吾於是而
知隱君之心矣

書平林煙雨圖

武夷神仙窟宅其景萬狀晦翁棹歌已盡其奇
烟雨平林五曲景也方壺外史寫而爲圖殆得
趣於登覽之餘者金華高士楊君南峰得而愛
之夫景在天地間隨寓而形無彼此也矧金華
洞天之勝有同於武夷者乎高士歸八詠樓日
對鰲山其有得於平林烟雨之趣亦云飫矣而
猶玩是圖不置焉蓋樂之深非惟愛其眞雖其

似者猶愛之也抑所寓古心無失者耶

書陳一欽小景圖

近世稱善畫不乏人然工於長幅者或拙於小
景得意於蒼古者或失趣于清潤過婉麗則氣
韻索然矣過枯率則精神蔑如矣餘杭張公師
夔翰墨之餘能于前代諸名畫集其所長自成
一家大幅小景布置各有法於蒼古之中而有
清潤者存故雖著色而不流于婉麗雖不著色
而不傷於枯率其精神氣韻與人迥異而未嘗

失古法公宦游閩中最久得其指授者往往知名陳君一欽未及張門而能默契其法下筆咄咄逼真是其敏慧所造也張公不可作矣一欽年方富藝富日進他年躡張公之躅人稱其青于藍者必一欽也夫一欽爲朱君文貞作小景因爲書此于圖上

書黄誠甫言志賦後

詩爲離騷之宗而離騷又爲賦辭之宗詩言志也騷若賦亦各言爾志也古之君子道與時違

志不獲遂率托於言以舒其憂而泄其憤自屈氏以來作者非一矣然惟知道者爲能不怨不尤以不失其志之正今觀黄先生誠甫言志賦其志皆古人之志其言皆古人之言其所以自勉自擇者莫非古道則其所趨之正非止於舒憂泄憤而已先生年將及頤而其詩若文愈雅健守古法予知是賦與詩文並傳於世也必矣敬贅書此于諸作後

書趙子昂馬圖

趙公松雪文翰名天下而畫亦並稱焉蓋書畫一筆法最近而書之勁者其畫必倩然善馬者不必善于人此卷馬既神駿而奚官莽悍側目極臻其妙蓋唐宋多以回齕習馬者爲閩人也於乎士生於治世不得以勳業自見所可見而傳者文章與翰墨耳公以文翰名家書特其緒而與二事並稱者蓋無所不詣其極也史稱鄭虔三絕公何讓焉因書此于徐君天祥所藏馬圖後

書馬拜說後

洊省理問官趙君元彬奉丞相河南王命訪求忠義之湮沒者于閩道泉驛馬見之而拜衆皆驚異莆陽吳性傳温陵謝雲從氏既錄而論之矣或訂其說於予予謂天之賦人物雖有偏全之殊然毛蟲之中惟畜爲近馬在畜物中又其最靈者宜其於訪求忠義之使而有以動其心也在易乾象爲馬於方爲西北馬之稟固忠義也天下多故馬努力我事於主恩每戀戀焉馬

之性固忠義也此以忠義感彼以忠義應故其低俛屈伏卑俯鞠跼蓋出於中心之誠服雖不可以諭而知猶可以揣而識也昔者孝感而白兎御政感而文雉馴恩感而蛇啣珠化感而虎藏罪至頑至暴尚可感學矧其近人而靈者乎惟聖天子中興相王以忠義倡天下其感人者至矣趙君周爰咨度猶能充其感人者而感物爲將以和感和而鳳儀於庭以仁感仁而麟瑞于郊豈特孚一馬而已故余贅書此于二説後

跋

題蔡端明手蹟後

習帖傳於世者多書牘而又多作草書前輩宗之蓋作草猶作眞也端明蔡公書法入妙此本於二王咄咄逼眞吁書心畫也古人謂心正則筆正端明立朝謇愕心一于正參政公所以寶藏乎此者余知非徒在於墨妙而已故因出示而敬識之

跋童中州和陶詩後

五言肇於漢蘇李相賦别一時之倡和也晉魏以來有傚古或曰擬某作則有追和前人也矣陶詩作于晉宋間不[illegible]能夐然絶出如殷盤周誥質素古雅益羞澁不可前陳後世若韋若柳多用其題模放步驟猶未和其韻也宋蘇子瞻氏始因韻爲和篇若干首金華童君中州善爲詩而獨于陶愛其蕭散冲澹有類于古人所謂溫柔敦厚之教者又因蘇詩篇數之舊而重和焉蓋其尚友古人百世上下猶神交焉非特

于陶于蘇爲然也嗟夫陶蘇二公之詩雖情達視而能委靡以樂其天者也黄魯直謂其出處不同氣味相似君子以爲知言中州蘊淩發茂方將爲世笙鏞以鳴治世之盛顧乃以山林枯槁自居夫苟得二公之所以樂則無入不自得于出處奚擇焉衡門考槃之詠尚毋爲太早計也

跋豐城曲江孫長仁族譜後

昔杜工部爲曹霸作歌首敘魏武之文彩風流

存今觀豐城曲江孫氏族譜自吳大帝以來詩書之澤綿綿不斬代有偉人其實於曹氏之後遠甚嗚呼豈長沙討逆忠義之長有非當塗之可擬者歟

書張師夔枯木圖

我如枯木久無春故寫枯槎寄上人護落不爲天外憂光明與佛鏡中塵　餘杭張師夔詩書董寄封崇堂頭時至正癸巳三月也右無醉翁作枯木圖寄泉封崇上人而識其上也翁以二

絕名世晩歲作畫多自題此幅蓋兵餘非封崇所能有故雪其題字似恐非主者所物色方君師凱偶購得之出示余余睎其字蹟故存也噫自古名書妙畫考其所傳或遠在千百載之上豈必專寶一家而以他人爲嫌哉慨先輩之不作感鄙人之無見幸是圖之不終於不遇知也誦其詩而書此于左

書靖上人隨住吟稾後

古人之詩作者不少而僧詩率多工緻清逸窮意方外之士其居其游雲巖風壑之間煙蓑雨榜之外景之所接者多情之所發者正其匠意幽深鍊辭精切有非泛然留連光景者所易及也若齊已貫休靈一輩皆在唐諸作者列近代詩僧所在輩出而温陵自越呂傳阮諸公詩派之傳厥有自來故業是者往往知古法今觀閑極靖師之詩律嚴而不刻語實而不陳殆有得前數公三昧者豈余所謂匠意鍊辭幽深精切者耶吾知異日集詩者必有取而傳之也因爲

書此于其稾後

書陳所翁畫龍

陳長樂畫龍得名宋季近時士大夫咸寶之然率多大幅鱗鬣跡尾少全其筆者蓋晩年倦於摹染而快於揮灑故也此卷幅小而身全神揚而氣逸豈其年壯力勤而意之專者爲之歟崇泉徐先生得於外舅雖使方公故家舊物而印識特異它幅其爲眞跡無疑兵餘物化先生子天祥君藏之獨存嗟夫物不易得而尤難於守

天祥思外祖之家珍感先人之手澤尚永寶之哉

書周君玉安患軒記後

古之所謂君子者以其能於憂患安樂一視之而已安樂地順處之易憂患境逆處之難處其易常人或能與處其難非君子不能及是故君子不以憂患視憂患而以安樂視憂患蓋惟盡在我之所當爲而外至者皆所不計則雖患猶安也易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亦曰寡其本

已者而已錢塘周君君玉善學篤義時睿特推先被命使西洋萬里涉海以按異域人皆難之而君不卹也因名其寓軒曰安患而自記之嗟夫世之懦夫曲士溺於所安足跡不忍離堂奧一過憂患失身喪氣無復人色然則周君之安以處患其可謂君子也已

書莊少師示兒語後

凡人克自樹立未有不儉而致然者蓋儉則謹謹則不縱縱則志專志專則勤勤則不逸不逸則慮周志專於內而理察矣慮周乎外而事立矣故曰勤儉者樹立之本也少師藻思齋莊公自弱冠遊鄉庠選太學清苦自將而性學是力雖速富貴猶如布衣時見其示兒語諄諄焉詳及乎是嗚呼此少師之所以爲少師而莊氏宦澤書種之所以濬且茂也後之子孫思所以襲芳趾美於百世亦勉於是而已矣公之五世孫師古錄以見示謹爲書此而歸之師古善學能文辭其諸父南堂菊堂二先生皆以儒世其家無忝祖訓云

書張師夔所藏康里子山書捕蛇者說卷後

康里文獻公眞草書入妙品此卷又得健筆佳紙之助故馳騁精神畧無蹇滯又妙中之尤妙者也師夔張公以翰墨爲僉憲趙公宗吉所重故特以此歸之嗟夫康里公之所以書趙公之所以重張公之所以寶而藏者得無意歟誠以是篇足以爲爲政者規非徒寓意翰墨而已也

原不作惜不多得數十本以規於人人也

書馬翰林易之楓亭女篇後

風人之詩譎諫以示戒猶足以感乎上矧使者之所采而陳者乎予讀楓亭女篇其辭苦如石壕吏其心仁如春陵行讀之令人掩涕昔白居易作樂府以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得爲翰林學士今君職翰林持使節行復聖天子之命又豈特流聞而已予既爲南民幸又嘉君之善於使也故爲書此于篇後

書王無息求傳後

王無息髫齔從師事不避勞幼而知義固異常兒矣既長而仕宦其於義益明不以遺金可利而汚其行也彼貪墨之儔猶將攫人之金而其心焉無息義不苟取若此學之力不可誣也

書高仲暉進齋卷後

進之名有二義焉勇往直前循序有漸之謂也君子之學固當力於進然不容於驟進也勇往而不知循序則銳而易退循序而不能勇往則將半途而廢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自強所謂勇往直前欤曰不息所謂循序有漸者欤天之行四時也非不能使之卽寒暑也而必以暄凉爲之漸焉其生草木非不能使之卽成長也而必孚而甲甲而拆漸而枝枝而條焉學之道猶是耳聖人之學自志學以至從心由善信以至聖神必孜孜致力以勇於進必循循有序以漸而進譬猶用兵雖鼓勇作氣而坐作擊刺之有節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固不敢輕敵深入以取敗退也國子助教高君仲暉齋以進名蓋其先府君所作以訓君於志學之日也薦紳先生爲繹其義無餘蘊矣予不敏輒以先儒緒論足其說焉

書何執中所藏趙松雪帖

余曩聞諸老言松雪翁神度散朗有晉人風故書翰於鍾王（元常　逸少）咄咄逼眞豈非心畫有千載神契者耶此帖於平易中間出奇妙又其精絶者寶之也宜

書栢齡字說後

五福必首壽人之福莫大乎此也指物而贊爲則壽齡之長莫松栢若也夫惟福之大人情之所同欲故物所愛必有以期之又必有以况之亦其情之不容已者也千夫長西爾氏生而父名之曰長壽冠而友字之曰栢齡名以是固見愛子之篤字以是尤見愛友之深詩人稱頌之詞曰如南山之壽其是名之意歟曰如松栢之茂其是字之謂歟予與栢齡雅相愛同一期而况之之情也故書此于易之先生字說後

書豐城周伯聞所藏周石鼓秦瑯邪二碑法帖後

字原於古不考乎古非知字者也鳥跡科斗遞不可詰矣周之石鼓古法猶存也秦嶧山碑已非故物詛楚文又最後出所可考而信者惟瑯邪石刻耳然則自周而降惟秦爲古也豐城周伯聞氏雅志好古於書法必考其原取石鼓瑯邪二刻合爲一袠蓋深幸夫未盡於磨滅而古意猶可識也因其出示書此而歸之

跋歐陽公與蔡君謨手帖後

歐蔡二公爲慶曆名臣道同心協相善之厚其書問宜多往來此帖稱端明侍郎蓋在嘉祐之前觀其筆力遒勁馳騁臻妙實自成一家法老蘇論其文曰歐陽子之文也予於是書法亦云

題豐城劉孝子仲安卷

漢緹縈以未笄之年贖其父淳于公之刑天下稱爲孝女劉氏子孫孫年十二能詣闕直其父秩之冤眞孝子也哉視唐杜審言子并刺父讎

以死抑有間矣林弼書

題豐城徐以觀卷後

昔徐孺子躬耕東湖非其力不食漢世高之以觀以耕爲樂蓋其餘裔聞其風而有立者歟

跋豐城朱光孚詩集後

詩本人情情眞則語眞故雖不假琱琢而自得溫柔敦厚之意豐城朱光孚所爲詩多平易無艱險語豈非情之眞而然歟使天假之年則進

於老成當未已也惜哉子公路出示舊集故爲書此而歸之

跋周伯温書圭齋所作揭曼碩貞文書院記後

近代以書名家者固多然善篆者唯二人焉若趙吳興與𨛦周鄱陽温伯是已此卷番陽所篆筆力遒勁深得嶧山石鼓之法劉本泉氏偶購得之因其出示故爲識此

題八雁圖

右畫雁八各有態乘者一宿者二仰而鳴者一回顧而鳴者一俛而啄者二雁奴警而鳴者又一識史寫生固求形似然以余觀之又有形外之意存焉夫春而北秋而南隨陽而往來有君臣之義焉或飛或止大小以次有兄弟之序焉羣處並食呼儔而命侶有朋友之好焉奴也晝夜食息非常惢聲不敢或怠有主僕之情焉畫史固不能無意於是矣戶部郎中張君嗣宗出此圖示予予知君於是數者必有得焉非徒形似而已不然畫之事愛者多矣君奚獨有取於此哉畫史其亦知所尚者歟張君之好其亦知所重者歟

題趙文敏公與袁禮部詩簡

趙文敏公詩書皆妙絶而世稱其書爲盛噫豈惟書哉雖稱三絶可也予嘗於詹伯玉推理家得其蘭雪琴帖公所與袁子方禮部者也今觀其子朝遂所藏詩簡數篇筆力遒健有龍騰鳳翥之態蓋公與禮部以詩琴相與最深朝遂追

念先輩尚永寶而傳諸

題東坡書

東坡先生文翰名百世書特其緒然其傳一也此本得善筆佳紙墨之助故尤精妙升寶其永寶哉

書姜德之墓銘後

予讀胡先生仲申銘姜君德之之墓知君以儒爲行非但所謂循良吏者先生之文足以傳信後世今子炳之賢有以顯揚前德之不亡者在

是矣

題羅稚川畫

右稚川羅氏畫一幅坡陀樹石綽有荊關風致
而山巒人物間類馬遠蓋兼用諸家法也舟中
褒衣幅巾坐者二人筆牀茶竈歷歷可指豈玄
真子之徒歟意稚川亦有得隱處之趣者矣

題王文壽族譜後

予嘗慼後世之序世譜者必遠求同姓之顯達
者而宗之吁是豈可學誣乎哉王文壽氏譜其

系自四世祖始以上無考者未嘗妄有所本也
斯可以傳信後人矣子孫繼承克大其家吾知
是譜之序未艾也

書黃閣中詩集後

彌與閣中生同年少同游而性坦易同嗜酒雅
相愛故恒相規益比以微宦故相別且十寒暑
今年夏獲會于京師示予近詩若干首率五言
蓋其陶情漢魏馳騖樂府出入乎陶柳陳韋諸
家其語温厚而雅贍若端人正士不事邊幅而
動容自暇裕若殷罍周卣不假琢刻而形製自
奇古於乎風雅寥遼猶於閣中之詩識其遺音
三復之餘喜閣中之進而重愧予之自退也故
書此于藁後

道伏龍虎圖

中書從事曾君仲英持畫軸一示彌彌展而觀
之一道人立撫馴虎蘢伯拱竢若聽命者蓋神
仙者流其功行旣高則能役使鬼物龍神虎君
呵護左右撫而畜之若犬羊然壺公以龍為杖

董仙使虎責杏凡此類也剡其養丹神鼎坎子
離午鉛兒而汞女其屬亦龍虎也是故畫師而
[illegible]得於形外之言雖然龍虎異於常物音也惟
心正者為能服之不必皆神仙也負舟視之而
逝倘人視之而服是豈有假於道術乎君生於
盛朝覩雲龍風虎之會大將起泥沙沛湋于人
著虎東渡江之異玫非徒區區道術之是尚也
故書圖左以竢

附錄

林登州傳　龍溪張燮

林公唐臣初名弼字元凱系出晉黃門侍郎穎穎生晉安太守祿卒官因家焉十餘世至評事大章徙居吾龍之文山遂爲文山人評事者公之六世祖也公父廣發爲世大儒任帥府參軍有聲公母陳夢北斗傍一星入懷中光耀襲人娠而生公公少秉異姿治毛萇氏詩弱冠舉進士高等釋褐爲郡幕然非其好也戊申內附

皇帝新定天下廣延儒術鵷鷺充庭公嘆曰此吾竭思康道時也己酉秋徵詣春官脩禮樂書拜吏部考功主事庚戌安南使者杜舜卿以其王日煃卒來告上遣編脩王廉祭之仍遣唐臣持詔封日熞爲國王既陛辭上以馬援昔討交阯鎮服蠻夷厥績良偉命二使臣就彼祀之公既詣伏波祠下加部致祭徘徊銅柱追憶爲飛墜水馬革裹尸之言結托爲異代交祠久頹命工脩葺而去此抵安南宣揚明天子威德三王

稽首願世世子孫爲帝外臣望海波而朝三譯也封事既竣王命中使夜攜五百金密投公榻詰朝使從官復餉五百金他物稱是公悉卻不受曰唐臣手龍節走萬里外帝愼擇而遣之豈自意陸大夫裝哉且境外義無私交王勿復言安南王度公不可強乃俾入貢使者武漢彈裝其金請於朝上曰王體中國使宜聽中國使不貪爲賢使遜與知漢官威儀宜郤賜可謂兩全前令還國蓋自是上心重公矣居無何奉詔賑

饑越中所全活至巨萬計出註豐城令以經術飾政如烹小鮮至就奸釐弊聽徵決疑廷侍立行一意吏有漁獵爲奸者度公將置之法遂誣公受傭黃金一鎰緩傭死事下司寇逮公繫詔獄司寇以安南卻金事白上遂直其冤初公舟次湖口夢一木人口眼皆動覺謂所親曰吾其危矣後刑官入奏上見君名援筆草書休問二字蓋休於字爲木人草書問字上下口眼皆動象也非忠誠素孚孰能預測河魁之柄使神先

爲授者乎已補饒州別駕佐刺逾見稱銜命改
垣曲令丙辰安南告變上遣使往視而難其人
廷議交章荐公公復銜命之國鎮撫其社稷以
歸擢禮部主事已未拜登州守訟理政平而祀
典學政尤多所振飭焉俄以疾卒於官所部惜
之公雅精臨池嘗與王太史談書法謂用筆須
偏正法兼備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書非不工
但側峰太多不能逃筆牀月旦識者言林公用
筆皆正峰有力非若他人只寫畫而已公所著

梅雪齋稿及使安南集宋學士濂序之王侍郎
褘清漳詩有云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蓋指
公也弟虞臣國子助教世稱雙璧云張燮曰元
凱當胡元末造枳棘棲鴉陸沈永嘆者哉逆夫
遭逢能趣委質清朝出壯皇華入稱循吏雖宏
轡未展盖亦光黼國章焉旁參文苑成其偁流
而大要歸於質行草昧多賢勝奉春稷嗣遠矣

中順大夫知登州府事梅雪林公墓誌銘

括蒼王廉

余爲翰林編脩時與公同使安南以洪武三年
夏四月發京師明年春二月還復命與公交際
以程計僅萬里遠以時計凡十閱月公學問之
該博官政之敭歷閱之習矣故知公者莫余若
也今公卒矣其仲國子監助教原功氏以余與
公爲知己乃自中都價公之狀來乞銘余不遑
遜公妣陳夢北斗旁星墮懷中娠而生公因名

弼又名唐臣字元凱時禁國號名字仍舊名五
歲能默書千字文長而岐嶷英發從鄉貢進士
周衎游專門毛詩丁亥領江浙鄉薦戊子登進
士第庚寅丁丑憂服除仕爲鄉幕官丁未值外
艱戊申內附爲洪武元年己酉秋八月以儒士
登春官脩禮樂書爲時推引拜吏部考功主事
稱能官奉使安南封其世子日煃爲王俾王其
地使還王命中使寄以五百金夜授公榻去翌
日安南從官復進金三百他物稱是公曰我等

爲中國使顧受外夷賂去國萬里卽不受何以自白迺俾其進貢使武漢碑棐以白于朝至日入奏上曰外夷敬中國使禮宜賂中國使去萬里外不撓國法兩盡其道亟遷其國上器重之將會試天下士命公爲受卷官遷豐城令錮𤄃梗革積奬吏關漁獵迺誣公受賣萊傭黃金一鎰緩傭死下逮刑官論報直其寃仍授江西饒州府通判佐政多所裨益士民稱之不寘事覺改山西垣曲令尋徙謫濠安南亂朝廷難其使

會薦公專對能起使安南靖其國還擢禮部主事已未拜登州知府階中順大夫百廢具興六事咸備而於祭祀學校尤致意焉登民方服公化俄以疾不起寔辛酉冬十月戊寅也享年五十有七公善草楷法嘗與予言用筆須偏正法兼備乃妙近世趙孟頫書非不精但側峯太多不能逃書家清議林泉生嘗言林公用筆皆正峰有力非若他人止寫畫也公所爲詩文皆雄偉迭宕語或清峻爰出塵表有梅雪文藁若干

卷使南集若干卷先是公使安南吏部以息隷吳從吳抵安南朋死公出巳帑歛焚其骨附行李挈萬里歸其所親人多義之豐城視篆甫浹旬朔例以欽錄赴京舟次湖口旦假寐夢一木人口眼皆動竊語人曰吾不祿矣及繫詔獄公具以𨚫安南賂金事告刑官入奏上援筆草書休問二字於名下休字木人也草書問字上下口眼皆動象也非公見知於上其吉徵能頳兆於精神恍惚之時耶公系出長林因以爲氏遠

晉黃門侍郎穎從下邳從中宗南遷入閩生晉安大守祿卒于官下子孫因家焉又十八世至評事府君脩遷漳之龍溪惠文山高祖桂曾大父敢大父舉皆潛德弗耀父廣發仕汀漳屯田萬戶府經歷公娶張氏生子文瑛助教命瑛發公喪以月日歸葬于先塋之側友人括蒼王廉謹爲銘曰　中順華裔翹長林黃門從邳從入閩十又八世宦沉沉屯田遺愛孚惠心臨漳大族衆所欽九牧十德同嶽音惟公學業名駸駸

考功使南却贐金天子嘉之示官箴居官趣歸
屢見禽日星晃明翳莫侵再使南國萬里悄五
馬出牧青海濤總榑奄忽天難諶青天白日生
須陰仲氏匍匐力不任踰年奉柩返故岑余銘
尔墓照后今

序

使安南集序　　宋濂金華人翰林學士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
稾一編授于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置九郡
交趾居其一唐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
五管而交趾亦隷焉其地本入殊方稱臣奉貢
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徵其重貨責其躬朝
蠻夷乃敢爲弗恭出不遜辭廷議債之後有儲
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而蠻夷心益離使者至

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輒庥庥攫之遂致其褻
傲燕于廡下君子舞爲之短氣方今聖天子御
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其國主陳日煃稽首上
表遂乃封爲安南國王未至日煃卒嗣子日煃
有請于朝復部襲爵加祕東庭臣颁封使者僉
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
爲宜上從之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
凱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威德與反覆
詰難援古證今口若懸河其君臣悅服乃北面

拜跪聽詔如藩臣禮將還以哭遣陪臣夜半持
黃金爲元凱壽元凱峻言卻之陪臣嘆息而去
肆惟皇上奄有四海宅居土中遠夷承化靡不
內嚮上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其境土而無所
利之淡兮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
憲萬世有若元凱之使安南慷慨特達受詔即
行瘴雨蠻烟曾無懼懾已能顏正辭嚴足以聳
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者而卒無所售舉手
加額稱爲賢使者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余

閱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小故特取蠻夷叛
服之由聖世明良之盛書之于首簡至於行役
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
得而畧也元凱名唐臣臨漳人今以時制所禁
更爲弼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人物謂元
凱在閩南如毛之有麟甲之有龜云

跋

先登州公以經術鳴盛於洪武間其詩詞
古文辭實爲明初閩南文苑之冠同時如
宋文憲公王忠文公皆一代大儒雅相推
許今見於志序者可考而知也崇禎中同
郡王中丞而弘先生曾爲校刊行世洎遭
兵燹遂失其版小子興於家傳故簏中搜
得一帙珍奉藏之久思重梓以傳焉適
節使大中丞長山李公來撫吾閩興幸隸麾下

公餘進見謹呈是編蒙
公一見嗟賞慨然作序兼爲訂其譌闕凡魯魚
亥豕一一釐勘不使有字畫之差我
公表章盛心亦良至矣小子興敬受而付剞劂
庶幾先人墜緒於湮沒之餘得以復耀皆
大君子嘉惠之德也豈特小子興有厚幸哉工
既竣不揣固陋謹盥手而識之末簡康熙
丙戌仲冬裔孫興恭跋